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一・子部・雜家類

- 丁戊筆記二卷〔清〕陳宗起撰……………一
- 讀書偶記八卷〔清〕趙紹祖撰……………二九
- 消暑錄一卷〔清〕趙紹祖撰……………一〇七
- 求闕齋讀書錄十卷〔清〕曾國藩撰……………一二三
- 南澹楛語八卷〔清〕蔣超伯撰……………二七一
- 思益堂日札十卷〔清〕周壽昌撰……………三七七
- 讀書雜釋十四卷〔清〕徐 夔撰……………四六一
-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卷一至卷十）〔清〕俞 樾撰……………五六七

丁戊筆記上卷

丹徒陳宗起敬庭著 男 克 劬 校錄

星度差

周世樟字章成 婁東人五經類編云新法詳算列宿每年東行

五十一秒積七十年十餘三有奇約七而差一度案梅氏

叢書恆星紀要康熙戊辰二十七年井宿距未宮日入未宮 即夏至

初度五十九分則夏至日在宵十一度分一內又斗宿距

丑宮日入丑宮 即冬至五度五十五分則冬至日在箕三度分五

內今算得道光五年乙酉夏至日在宵九度分四內冬至

日在箕一度分八內

此條錄於乙酉於次在丁戊以前以無所附入故列之此編之首

通

後漢書陸丹傳云作易通論七篇世號陸君通又儒林

傳序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

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注

云即白虎通義是據此則通論通義或止名通皆義也

雅樂四曲

晉書樂志云杜夔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

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案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

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

駒騶虞又有七篇商齊可歌及閭歌三篇當漢時古詩

可歌者有此至夔時惟鹿鳴騶虞伐檀三篇聲存也其

文王一篇非投壺所用故不見於大戴禮記漢時所存

當不止此

為偽

管子小稱篇云務為不久蓋虛不長荀子性惡篇云桀

紂性也堯舜偽也案管義當訓偽荀當訓為二字古通

六親

漢書賈誼傳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

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策以承

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今案此上以祖宗廟制言之則所云以承祖廟謂承太

祖也以奉六親謂奉三昭三穆也故曰至孝荀子禮論

曰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據釋文敘錄荀况以左氏傳傳

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本傳又稱誼故與李斯同邑

而嘗學焉此疏蓋即本荀子事七世之說以為親廟有

一

六故云六親也新書六術篇以父有二子為昆弟昆弟有子為從父昆弟又有子為從祖昆弟又有子為從會祖昆弟又有子為族兄弟此之謂六親此傳言六親雖若與新書異其實一也彼自父順數六世至其父之元孫之子此自父逆數六世至其父之高祖之父義得通也不自本身起數者新書以本身既有昆弟非六親所始此據天子事七廟以三昭三穆為己之六親故皆不自本身起數若應氏之說蓋以意言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孔疏引老子六親不和有孝子疏說謂是父子兄

筆記上

三

弟夫婦蓋本應說而小變之杜預又以左傳所云為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媼亞以象天明者為六親又是一義

顧成廟

漢書文帝紀四年作顧成廟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今案應劭據賈誼傳謂文帝自為廟其說是矣如氏解顧成之名尤有據今觀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皆

當是生時自為之名其他若長壽德陽陽池龍淵龍淵即陽池之義並有辟諱惡之辭當是臣下所進號然則列帝廟皆生存為之如諸陵矣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文帝生時陵廟見於二傳者如是

壹體

漢書章玄成傳元帝詔曰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劉原父曰以孝宣為孝昭後臣子一體也今

筆記上

四

案下言皇考廟親盡則後大宗之義自明儀禮喪服傳言為父後者與尊者為一體則壹體與繼體同義此詔又言孝景皇帝亦親盡則孝宣雖為昭後不易祖孫之班但為昭之嗣孫非為嗣子也喪服斬衰三年篇父為長子傳曰正體於上鄭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此詔云於義壹體蓋謂孫與祖為體即取喪服傳義

戰國策

劉向校中戰國策書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史記田儉傳

贊太史公曰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案戰國策不著撰人名氏疑卽徹所爲故有短長之名劉向校云除重複得三十三篇後漢書班彪列傳彪作後傳其略論曰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此篇數與劉向所校合亦不著撰人名氏今詳劉向又云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今書止於秦并六國之先而徐廣於史記淮陰侯列傳遂謝蒯通下載有蒯通說淮陰之辭索隱曰漢書戰國策皆有此文今皆無之蓋通所自著而後人削之

筆記上

五

其時正在楚漢之際秦并六國之後與班傳劉校本語合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與太史公合雋字从佳佳短尾卽短長之義其爲徹撰無疑

吳楚

三吳於七國屬楚唐人猶用作楚地王昌齡芙蓉樓在江城西

北隅送辛漸詩云平明送客楚山孤許渾京口聞居

寄京洛友人詩云鳳城宮闕楚江秋

平臺

漢書地理志濟南郡屬縣東平陵一鄒二平臺三梁鄒四以下共十四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濟南郡有臺縣有梁鄒縣有鄒平縣然則班志鄒平臺二縣平字當屬上爲鄒平今誤屬下爲平臺也豫州刺史部魯國別有騶縣

厭次

漢書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其來也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今案地志平原富平縣

筆記上

六

注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續漢書曰厭次本富平明帝更名依師古所據文選注亦據功臣表則富平本爲厭次明帝復舊名也班氏自用舊名非襲用後漢地名至晉夏侯湛作東方朔畫贊云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則是以今地命古人蓋錯解班書而誤效之故有此語

涉縣

水經漳水東過涉縣西注云案地理志云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之稱名案前漢志魏郡有沙縣後漢

志有沙侯國皆不作涉劉淵林魏都賦注云龍山在廣平沙縣廣平本漢國後漢省魏復分魏郡置晉書廣平郡又作涉縣此後皆名涉竊疑縣本名沙與沙鹿近元魏時有所諱改涉也

阜城或作成

水經漳水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又東北過阜城注皆成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寧池河會酈氏於扶柳縣下注云衡漳水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信都有昌城縣關駟曰昌成本名阜成矣應劭曰堂陽縣北

筆記上

七

三十里有昌成故縣也又於過阜城縣下注云經敘阜成於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於事為同勃海阜城又在東昌之東故知非也酈氏此注蓋謂阜成有二一為渤海之阜城一即堂陽縣北三十里之昌成故城經之阜城又在下博昌亭之間則阜城有三故曰考地非比於事為同蓋疑之而未能決也今案郡國志安平國即前漢之信都有阜城本注云故昌城關駟亦作後漢地志故名十三州志所云昌成本名阜成者當作阜成本名昌成傳寫誤倒耳二志所云阜城即經之阜城

筆記上

八

即前書地理志之昌城經之昌亭據酈注即前書之東昌阜城與昌亭相比宜矣應劭所云堂陽縣北三十里之昌城故縣此自是昌城之別城其地未嘗名阜城也何以言之前志之昌城其故城即後漢之阜城應氏所稱自是別城在堂陽者或嘗暫徙於是或先在是後乃徙近東昌如是則昌成有二一近堂陽堂陽於前志屬鉅鹿應氏謂之昌成故城酈氏誤指為阜城者是也一在下博東昌之間前志屬信都後漢改為阜城經之所云阜城者是也阜城亦有二渤海之阜城前漢縣也至後漢省安平之阜成後漢縣也即前漢之昌城蓋東昌阜城二縣後漢皆并入昌城故得蒙阜城之名據水經及酈注昌亭之東北為樂成屬清河樂成縣故城之南即阜城縣故城之北若是則阜城正在昌亭之東故得並入昌城也前書上黨郡沾縣下本注云大暉說文作要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北河對濕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此漢志文邑成蓋即昌成之誤水經言至昌亭入滹沱河經之昌亭即前漢之東昌志乃言至昌成入河者昌成之東即東昌之西故經云至昌亭

不云過昌亭明入河在其西也或以水經過阜城之文
謂即前漢渤海之阜城疑邑成是阜城之誤今案志云
過郡五以水經證之清漳水出上黨沾縣爲郡一過涉
縣武安鄴縣皆魏郡屬爲郡二又過列人斥漳漢書皆
廣平國屬後漢屬爲郡三又過堂陽鉅鹿郡屬後漢堂
平爲郡四又過扶柳信都下博昌城皆信都國屬後漢
平爲郡五若作阜城宜增渤海郡是六郡非五郡矣又
經敘阜城在昌亭之前明非渤海之阜城注雖譏經考
地非比未嘗遷就經文謂漳水先過昌亭後至阜城也

筆記上

九

經注敘漳水既與滹沱河會復歷弓高樂成阜成成平
建成諸縣乃與寧沱別河故瀆會疑若漳水實至阜城
者是又不然蓋經於漳水既會寧池之後即以寧池蒙
漳水之名以下所敘乃漳水挾寧池入海之道至元魏
時寧池既竭故酈氏以衡漳與滹沱故瀆分別言之與
班志無與也
酈注又云衡水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又
注云楊津溝水東逕阜城南地理志渤海有阜成縣王
莽更名吾城者非經所謂阜城也世祖更封大司馬王

梁爲侯國案前所謂阜城縣故城者即前志渤海之阜
城後所謂阜城縣者乃晉縣非漢縣也梁王所封即安
平之阜城酈氏不知後漢安平有阜成故推詳若此

昌侯差

水經漳水篇注云地理志曰信都有昌城縣此下疑非
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爲侯國案漢書王子侯
年表有昌侯差城陽頃王子本注屬琅邪地理志琅邪
郡下有昌縣據武帝詔云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
邑者令各條上若此則所分皆在封內城陽與琅邪之

筆記上

十

昌比近又是昌侯不是昌成侯酈注誤也別有西昌侯
敬魯共王子西昌之名與東昌相對疑若是封於昌成
者考魯共王五子寧陽節侯恬寧陽屬泰山郡瑕丘節
侯政瑕丘屬山陽郡公巨夷侯順公巨屬沛郡郁根侯
驕與西昌皆坐酌郁根未見所在膠東有郁秩縣稭秩
二字形近疑有一誤四國皆魯地西昌雖未知所在不
得至信都也因酈注附論之

青陽蒼林

晉語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

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祈已滕葢任荀偃姑偃依是也惟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史記索隱引舊解破四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而駁之云青陽當為元囂理在不疑無煩破四為三今案胥臣明云其同姓者二人而已若青陽夷鼓之外別有二人同姓則胥臣之言先後不應皇甫謐謂夷鼓一名蒼林者其說是也上云

筆記上

十一

皆為己姓下云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己亦當為姬誤為己爾索隱分青陽與元囂為二人各書傳並無其說不可從左傳昭十七年疏引世本云己姓出自少皞者世本亦據國語誤本為說至漢書律歷志以蒼林為昌意古今人表以蒼林為嫫母所生大戴禮帝繫及史記五帝本紀以青陽為西陵氏螺祖所生又皆無即帝位之事傳記久遠不可考矣

陰康氏

呂氏春秋古樂篇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畢

氏校本引孫說云顏師古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呂氏本文案李善注文選竟沿其誤惟章懷注後漢書馬融傳引作陰康

曾子

呂氏春秋當染篇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案史記吳起傳亦云嘗學於曾子俱不言曾子為何人惟左傳疏引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然則曾子

筆記上

十二

乃曾申也特未知受左傳之吳起與作兵法之吳起是一人是二人耳又案韓退之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朱子疑其無據今攷史記儒林列傳云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貢之倫云其倫者明不必皆子貢也或兼子夏說亦不可知

左丘明

史公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文選李注引漢書曰國語左丘明作困學紀聞引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又引傅玄云國語非丘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又

載葉少蘊曰古有左氏左丘氏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案左傳成十六年疏云先賢或以為國語非丘明作蓋謂劉傳之等

馮煖

國策齊人有馮煖者史記作馮驩案煖與驩非可通用之字以同聲致誤爾說文叩况袁切讀若謹據此謹與叩本一聲韻書作乃官切者非古音也驩亦音乃官切古音當與謹同煖字裴駙集解本音許袁反孫勔唐韻音况袁切至廣韻始有乃管切一音說文憲談蓋為一字

筆記上

古

可證煖本音營則知驩與煖古同聲也集解驩音歡復作煖音許袁反分別作音似已讀謹為呼官切者又案陸澹言分部元韻痕韻本與寒韻附近可知袁原等字本與寒韻聲近今讀與先韻近者聲轉也若讀入寒韻則許袁與呼官即一音之輕重

揚雄

漢書揚雄傳據雄自序謂其先出自周伯僑者以支庶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又楊脩答臨淄侯牋稱脩家子雲又云述衰

宗之過言或以楊與揚兩字疑是文人牽合之過今案班書於雄傳稱楊雄揚子揚子雲及其祖楊季字皆作木旁易惟篇首作手旁易蓋形近通寫之字左氏襄二十九年霍揚韓魏其字正作手旁易應劭杜預皆以為即平陽楊縣即所謂楊在河汾之間者是也應氏注雄傳引左傳即作木旁易則揚為楊之通用字明矣漢隸字源載熊君碑稱治歐羊尚書陽羊尚可假借亦何疑於楊之於揚乎

賈逵

筆記上

十四

漢魏之間有二賈逵律歷志元和二年於是四分施行行之未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識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歷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嚴勛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為月當先小元中復令逵論集狀儒林楊倫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又衛宏傳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又李育傳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又御覽引用書目有賈逵別傳此漢賈逵也晉書食貨志賈逵之為豫

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塌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此為魏之賈逵又案逵本傳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為左中郎將志於章帝元和三年即云左中郎將與本傳參互三年蓋追書也或達論成於為左中郎將之後故據後言之

堂谿典

漢嘉平石經後有堂谿典名案堂谿地名本作唐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楚封唐谿因為氏後漢書延篤傳少從穎川唐谿典受左氏傳注云先賢行狀曰典字季

筆記上

十五

度為西鄂長字通作堂魏志武帝紀有堂谿典為五官中郎將

何母班

魏志何母班後漢書獻帝紀作胡母何蓋聲轉也風俗通曰胡母姓本陳胡公後也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

姓氏

左傳且子氏未薨姓也而曰氏則史記稱高祖姓劉氏不為無本矣

縣官

史記平準書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漢書食貨志同案史漢凡言縣官猶今云公家也惟此語指言有司

學官

漢書循吏傳文翁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後書循吏傳延拜武威太守又遣立校官史記儒林列傳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官宇皆指官舍說

筆記上

六

疇人

史記歷書云故疇人子弟分散集解如瀆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索隱曰韋昭云疇類也孟康云同類之人明歷者也樂彥云疇昔知星人也案如氏據漢律有疇官其解為當周禮考工記注云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疏云官有世功則以官為氏若韋氏裘氏治氏之類是也族有世業則以氏為官若鳧氏臬氏之等是也今考漢書食貨志云居官者以為姓號本平如瀆注

云貨殖傳倉氏庾氏是也今貨殖傳無此二氏所謂官有世功者此也若疇官蓋所謂族有世業者矣漢有制氏能為容謂之疇者蓋亦取類義言其類父也故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鄭注云代父受國類猶象也東都賦農服先疇之畎畝如滄曰今隴西俗麻田歲歲糞種為宿疇也今案如氏此解疇與畎畝語意重複疑當作疇人之疇

市井

後漢書循吏劉矩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

筆記上 十七

市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爰田三則

左傳僖十五年晉於是乎作爰田疏服虔孔晁皆云爰

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漢書地理志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案說文爰古文以為車轅字轅與爰本通此所制轅田即服孔所謂易其疆畔是也故云制轅田開阡陌蓋所謂開阡陌者即是易其疆畔變古法以從權制張晏孟康之說俱非是

漢書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案此與爰田之爰不相涉蓋以田有一易再易之名嫌于受田之家同井互易故

筆記上 十六

云自爰其處言雖更耕之不出所受說文超超田易居也案此是周官一易再易正字聲義與爰俱同故亦可借用爰字

率更

漢書百官公卿表詹事屬官有太子率更師古曰掌知刻漏故曰率更案續漢書百官志太子率更令掌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又說文行部有衛字解云將衛也然則率更之率當即衛省言主更代宿衛之事即百官志所謂更直是也師古以意為說不足據

執金吾

本中尉秦官漢武帝太和元年更名應劭司馬彪並云吾者禦也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以除不祥

當馳道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小顏以為當高祖所行之道也或以馳道為秦之馳道又漢書劉原父刊誤曰馳道猶言乘輿耳史記評林凌稚隆案馳道即御前之比也今案馳道謂兩軍馳突之道所將卒當此

筆記上

九

而戰故於功為多漢書鼂錯晉灼音厝置之厝播岳傳西征賦讀錯雜之錯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音騶為馬驟之驟意即馳道之類也

擊陳豨

絳侯周勃世家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程武都尉高肆陳豨列傳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又盧縮傳漢使樊噲擊斬豨又高帝本紀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又漢書周勃傳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云較史記于斬豨下少得豨二字案

史漢樊噲本傳並無斬豨之事漢書高紀云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絳侯世家于後總計其功云從高帝得相國一人漢書亦如此此相國即是陳豨而于噲傳止云得丞相一人此謂代丞相馮梁皆不及相國又陳豨傳云噲卒追斬豨此上止云周勃入定太原代郡無樊噲之文卒追語無所承然則當從世家為正稱樊噲者蓋以噲數有破豨別將之功後又以燕相國擊盧縮遂移其事於噲爾

筆記上

三

世家又云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案索隱讀最從高帝為句誤也此云最者總敘其擊陳豨盧縮之功爾先云從高帝謂高祖自擊陳豨時後云別者別將謂高祖既還勃擊豨於靈丘及以相國代樊噲擊盧縮時所謂破軍二者此也得相國一謂陳豨得丞相二謂豨丞相箕肆程縱將軍三謂豨將軍乘馬豨將軍陳武又得將勳漢書作將軍博計三人也二千石三人謂雁門守國雲中守遼闕一人知三

人非二人之誤者以不與丞相二人並敘故也此皆擊
豨所得以初從高帝故合先後所得總計之其別將所
下城定郡縣得丞相大將軍在擊盧縮時惟破軍二有
陳豨也定上谷十一縣宜依別本作十二乃與最數合
漢書亦作十二

越人

絳侯世家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人卽丹
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
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爲越人也案東越列傳及吳破

筆記上

三

東歐受漢購殺吳王丹徒吳王濞列傳漢使人以利陷
東越東越卽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卽使人縱殺吳王東
歐徐廣曰今之永安也正義以爲丹徒人謬矣

從安國問

漢書儒林傳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施讎傳及梁丘賀
爲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
匿不肯見文義與此正同或讀問故爲句非也

魏建安

顏師古漢書敘例云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爲奮威將

軍封高樂鄉侯文穎字叔梁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

中爲甘陵府丞余嘗譏其不應稱魏及讀夏侯孝若東

方朔畫贊云魏建安中李善曰稱魏疑誤也分厭次以爲樂陵郡

晉書樂陵郡漢置乃知晉人已有此誤師古治之耳案潘元茂

冊魏公九錫文云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

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考郡

國志平原郡有樂陵厭次二縣而此贊云魏置樂陵蓋

以平原在魏封內魏自分置樂陵於文義當云建安中

筆記上

三

魏分厭次以爲樂陵因欲叶句遂倒其文文穎所官甘

陵亦在魏國封內鄧展所封鄉侯漢無此爵鄉侯亭侯

之屬皆魏武用事時所制高樂鄉疑亦魏封內地二人

皆仕魏故治此文法而未察其謬也敘例又云蘇林字

孝友陳畱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

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林于黃初

中遷博士則前此仕魏亦建安中也不云魏建安則得

矣前漢志渤海郡有高樂縣莽改爲鄉後志北海郡無其縣

讖緯

史記趙世家扁鵲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秦讖於是乎出矣據此則讖緯之學不自東漢也

除民租

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瘞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食貨志文帝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景帝紀元年五月令田半租書言文

筆記上

三

帝除民租至景帝復取其半也或謂文帝十三年所除田租止謂本年之租今謂其說不然有四證焉凡除租詔書皆明言某年租稅惟十三年詔直云除田之租稅景帝令田半租亦不云某年皆是久制一證也文帝詔稱瘞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無異其意直謂民田不應有租賦二證也志稱後十三歲是總計除稅之歲三證也志稱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景帝紀書於元年五月蓋以租除既久景帝將以二年收半租故豫於元年詔之四證也

脫亡名數

漢書王子侯年表胡孰丹陽郡頃侯下云元鼎五年侯聖人嗣坐知人脫亡名數以為保殺人免師古曰脫亡名數謂不占戶籍也以此人為庸保而又別殺人也今謂脫亡名數是有罪脫亡者以為保殺人以為保奸也故免胡孰史記作胡孰

流民法

漢書萬石君傳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朝廷特為流人法又禁吏

筆記上

三

之重賦也案此注非也蓋其先民多流亡而賦役故在苦累居者故為流人法使長吏核實不累居者此所謂禁重賦也非兩事故下文云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師古反不取蘇說未明書義也

師資

老子上篇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文選揚子雲解嘲云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子雖連蹇猶為萬乘師注引蘇林曰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

以爲資而已爲之師也言資以避下文也張猗谷即悔
不善此解而無證以爲之說余案漢書貨殖傳云商通
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
取世資據此則所謂取世資者取爲時用也衍嘗爲齊
卿故揚子云然資偶與師爲韻非用老子義也後漢書
儒林傳序云若師資所承云云則原本老子以資義同
師至今承用之

卻馬以糞

老子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河上公王弼注皆以糞爲

筆記上

五

糞田則卻爲驅退之義而張平子東京賦用此文云卻
走馬以糞車張景陽七命亦云卻馬於糞車之轅案國
策滴于鬘云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百不得一及之
畢黍梁父之陰則卻車而載矣其意蓋謂所載多車爲
之卻也二張氏解老子亦謂糞田之車載田器及糞田
所用物多馬不勝爲之卻也義亦可通

類

道德經云夷道若類釋文類簡文帝云疵也河上作類
今案作類者是也說文類絲節也淮南子汜論篇云明

月之珠不能無類然則夷道若類者謂至平之道如不
平也又左傳昭二十八年念類無期杜注類戾也釋文
類本又作類據此則類類亦可通用

蜚鴻

史記周本紀麋鹿在牧蜚鴻滿野案正義引詩鴻雁于
飛釋蜚鴻句最當惟以爲喻賢人君子見放棄則非當
即指言民之流散爾麋鹿在牧句案殷本紀帝紂益廣
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疑武王之言或即指
此

筆記上

五

頭會箕斂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頭會箕斂以供軍費集解引漢書
音義曰家家當作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漢書注引服
虔曰吏到其家人字疑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案說文
凶頭會蓋也又醫家書謂頭爲六陽之會然則頭會
者謂若蕭何爲主吏主進文穎曰主賦斂言賦民財有
吏主之若頭爲眾脈之會也箕斂者若詩云維南有箕
載翕其舌言若箕之斂物也

誰何

史記衛綰列傳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延訪也一曰譙呵責讓也案前說非也漢官舊儀即漢舊儀別名官司馬名門內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晉語章注云張羅闔去壘五十步周軍之前後左右橫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闔說文敦怒也詐也一曰誰何也皆與責讓義近

選蠕

史記律書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集解蠕音而哀反索隱曰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漢書西南夷傳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恐議者選爽復守和解師古曰選爽怯不前之意也爽人哀反案蠕爽音同蓋通用字二解雖若相反皆是進退前卻之義用者不同爾又案選者異也蠕者需也

籍甚

漢書陸賈傳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師古曰言狼籍甚盛案顏說非也江都易王傳魯恭王太后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師古於此注云籍籍喧聒之

意然則籍甚者亦言人口語籍籍之甚也文選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云籍甚二門亦言籍籍人口之甚其不得謂之狼籍明矣

不台

史記太史公自序五帝本紀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又序呂太后本紀云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為百姓所怡案不台皆讀若怡舜之不怡不以得天下為悅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諸呂之不怡以惠帝呂之自由帝

筆記上

天

早實故諸呂不怡也上方寺僧聽泉以是相質因為釋之

輓近

史記貨殖列傳序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評林引同時余氏有丁字仲丙鄞縣人曰言用此以輓近世之俗也案余說是也塗民猶言塗人言今人耳目若以此輓之幾不能行莊子外物篇且以稀韋氏之民觀今之世其孰能不波郭注隨時因物乃平民也釋文波高下貌史文與此正同義

謂輓為晚非也觀今之世讀若中
正以觀天下之觀

大氏無慮

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氏史記作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
氏讀曰抵歸也大抵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
計慮也史記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案
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鑄錢更無他慮也後漢書
光武紀寶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注云廣雅曰無
慮都凡也謂請園陵都凡制度也據此則無慮即大抵
意於文不屬當別訓

筆記上 三

乞活

水經澮水篇注其水水沙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晉世喪亂
乞活憑居削墮故臺遂成二層世謂之乞活臺案乞活
蓋即乞丐後漢書楊政傳詔曰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
范升也李注云乞讀曰氣前漢書朱買臣傳上計吏卒更
乞丐之又云買臣乞其夫錢顏注音氣字典引晉書謝
安傳謂甥楊曇曰以墅乞汝庾子山集周大將軍聞喜
公柳霞墓誌銘云吾以坐席乞汝據此則求于通謂之
乞

物故

漢書蘇武傳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
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
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
也余案或說蓋欲改物為物後又誤物為勿爾史記王
翦傳贊云偷合取容以至物身徐廣曰物音沒說文物
終也或从叟作殍今謂物即殍之別體物與物因形近
而訛或說是也

筆記上 三

丁戊筆記下卷

丹徒陳宗起敬庭著 男 克 劬 校錄

國家朝廷

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十五日國家居太守府舍又云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處數百幣帛案此與唐宦官稱天子為大家者不同北史酈範子道元傳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案朝廷與國家之稱同

筆記下

萬歲

史記封禪書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後世以萬歲頌君蓋始此案齊策馮煖為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收其券民稱萬歲又高祖本紀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則此二字古人不專以頌君亦不始於武帝時矣

明府

容齊隨筆云唐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太白集有錢王贊公賈少公序今案漢書龔遂傳王生

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後漢書吳祐傳安丘男子母長云明府雖加哀矜此皆謂太守為明府蓋龔遂渤海太守吳祐膠東相膠東郡國相如太守唐以稱縣令非古也吳祐傳注引濟北先賢傳曰宏戴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據此則府君者太守之定稱明府者稱太守之美名又漢書黃霸傳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府謂郡署

筆記下

則太守稱明府不得移而他屬矣

大人

古稱大人各有指家語六本篇曾子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為南陽太守云云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列女傳鮑宣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序云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此言大人皆謂其父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子厚泣曰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

此言大人則謂其母易文言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孟喜說易有君人五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言大人皆聖人之稱論語曰畏大人孟子曰說大人禮緇衣大人溺於民歐文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又梅聖俞墓誌銘云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則皆謂有尊位者至今人平等書啟概稱大人不知所本

足下

筆記下

文選四十一注引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事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據此則凡言足下者即指侍者而言後漢書鄭玄傳稱高足弟子亦即足下之義謂弟子為侍者宜也

骨肉連

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對曰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案楊雄方言末附答劉歆書曰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此云骨肉之連與彼牽連同義

通家

史記賈誼列傳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通家當即此義後漢書孔融傳我是李君通家子弟

傅奴傅婢

後漢書列女皇甫規妻傅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又陰瑜妻傅爽令傅婢執奪其刃前漢書王吉傳駿子崇為傅婢所毒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任席之事一說傅曰附謂近幸也案後說近是

僮

筆記下

四

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作麥秀之詩云云彼狡僮兮鄭風用此句作童案說文僮未冠也童字下云男有罪曰奴奴曰童當以僮為正史記下文所謂狡僮者字亦作童誤也

律令

漢書循吏傳丞相御史言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又杜周列傳周曰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據此則律若今律令若今例也師古曰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史記儒林列傳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

於令卽今之學令也今謂功令是漢令之統名學令選舉令特舉唐令之一篇耳今例字於古爲比禮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已行故事曰比釋文正義並云例也服問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釋文列徐音例漢書刑法志云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又云所欲陷則予死比食貨志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續通鑑綱目宋熙寧三年宰相言前無選人爲諫官之比皆是也

仰

筆記下

五

宋沈作喆字寓山寓簡云因觀劉中山即夢得集見有任同州刺史日謝表云伏奉制書以當州連年歉旱特放免也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并賜粟麥六萬石仰長吏逐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斂於百姓者宗起案今公家文書上官行所屬官吏皆有仰某官某人字樣據此則唐制已有此文

準

續通鑑綱目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云云趙向辰升朝野類要云正如避寇相名祇書此

准字也案今公家文移凡奉上官文書皆謂之准准卽準字易曰易與天地準然則准卽取效法之義謂奉行

賭

章弘嗣博奕論至或賭及衣物案賭賽之字前此罕見應始於此

啟白

史記曹丞相世家集解曰開避啟字謂有所啟白案後世用關白字恐因開字而誤

筆記下

六

二聲一字

青箱雜記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而已爲耳蓋起於西域二合之音也龍鍾切爲癘潦倒切爲老云云蘇鶚衍義謂龍種云云當如呼頭爲髑髏呼脛爲徽定案此說雖多巧合然如叵字本從反可與不可字各有義訓非若隨以一字呼爲二聲以二字呼作一聲者比又以徽定讀脛音類稍隔至謂起於西人則不然春秋桓十二年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左傳作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又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左傳

作吳子壽夢卒史記索隱引系本又作孰姑又左傳僖五年公晉獻

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祛國語初獻公

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公踰垣勃鞞斬其祛此皆

見於經傳者不起於西域也宋忘其人有以公羊穀梁為

姜姓者亦此類又案左傳宣四年楚人謂虎於菟亦是

二聲合呼但古今韻轉故今人讀於菟為隔類音耳記

曰必先有事於惡池鄭注謂即溱沔足徵虎於溱惡古

皆一聲

杜詩錢箋案荀子議兵篇觸之者角摧隴種東籠而退

耳注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狀或曰即鍾也新序作

隴鍾而退龍鍾似即隴種語轉而狀耳案此箋最為有

據惟楊倞注之迂曲則不可從耳當亦古之方言

申都

漢書高祖功臣表畱文成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劉貢

父曰張良傳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作申徒申徒者

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今案顏師古

云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義其說亦是但謂申都

即韓王信宜為貢父所駁耳

橫塾

後漢書儒林傳論游庠序聚橫塾者注橫又作營案營

本取義於橫故通作橫

桓表

漢書酷吏傳座寺門桓東如瀆曰舊亭傳於角面百

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高出丈餘有大板貫柱

四出名曰桓表案今桓桿即其遺制但無屋耳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

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尤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

表也案桓和華皆一聲之轉師古謂即華表華表又桓

碑之轉也本是墓側下棺之具後世縣治側亦立之

廁廡

史記萬石君奮列傳取親中裊廁廡蘇林曰廡音投徐

廣呂靜依窳音豆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窳行清也孟

康曰廁行清窳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

曹謂之廁今案玉府凡窳器鄭司農云清器虎子之屬

說文械窳窳器也今人謂之械桶即鑿木空中之器是

為受糞之具至內暨及葬執窳器後鄭以為振飾頽沐

之器此又一義不與此同蓋私窳常用之器皆得謂之

褻器也

直裾曲裾

爾雅極謂之裾郭注衣後裾也釋名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踞也案此裾之本制在後而直漢書雋不疑傳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稽褕著黃冒詣北闕師古注稽褕直裾單衣即謂此也史記魏其武安列傳武安侯坐衣稽褕入宮不敬索隱曰若婦人服也正義曰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今案說文稽衣蔽前褕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稽褕武安所衣

筆記下

九

當即直裾衣也正義所引未知所出

禮深衣續衽鉤邊鄭注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疏云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為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時朝服之曲裾也案此則古深衣之制漢唐以為朝服之制者其制自後曲而鉤向前以掩裳際也至雋不疑傳褻衣博帶師古注褻大裾也此自是當時之制倣古朝祭之服古者正幅之裳前三幅後四幅則後裾大矣

錢

漢書食貨志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孟康曰周市為郭文漫皆有案漫謂無文之一面也又上文云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案此謂周景王之制至漢武特因民易為好復修其法爾志曰周景王卒鑄大錢文曰寶貨

又曰秦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案古今注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史記平準書索隱曰顧氏案古今注

筆記下

十

云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也

志又曰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

又曰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案元狩五年鑄五銖錢此亦仍是五銖

又曰王莽居攝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

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員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尙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案張顏二家所見必有一偽

又曰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

筆記下

七

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又云天鳳五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錢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史記大宛列傳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曰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曰錢之文面作人乘

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漫案幕漫一聲之轉其錢則今洋錢之等

白選

史記平準書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今案漢書食貨志作白撰尙書大傳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饌形雖與撰選相近六兩之義與白選不相涉不得通也

籃輿

筆記下

七

宋書禮志後漢陰就外戚驕貴亦輦也并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邪然則輦夏后氏末代造也未知何代去其輪史記叔孫通傳索隱曰案輿服志續漢志無此文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芻豢職未詳至秦始皇去其輪而輿爲尊據此卽後世籃輿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輦輿前徐廣曰輦音鞭駟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何休注公羊笱音峻文釋笱者竹篾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爲笱案此見文十五年傳笱將而來也注說文篾竹木輿也晉書孝友傳孫魯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

又陶潛傳云向乘籃輿籃輿之名始見此杜甫送重表
姪王玢評事使南海詩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錢箋
引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高特勅
賜擔子者不在此例

繖笠

史記五帝本紀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索隱曰皇甫
謐云兩繖繖笠類今案虞卿傳躡躡擔笠集解引徐廣
曰笠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笠又吳志褚珍字孔
璉罷烏傷令而歸惟有笠繖據此則繖笠同製又得通

稱也

鍋

說文三秦名土釜曰辭讀若過今所謂鍋蓋本此

新雉

楊子雲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
夷聲相近案周官雉氏注雉或作夷釋文雉字或作雉
據此則夷雉雉古本通也又李善曰新夷辛夷也據此
則新與辛亦通注又引本草辛夷一名辛引此蓋由聲
轉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引本草作辛矧矧與引蓋所見

本不同字亦得通曲禮注齒本曰矧說文斷語斤齒本
也據此則矧有斷音亦得與引通也

居喪名服

士喪禮疏衰裳齊三年章繼母如母傳曰繼母與因母
同注云因猶親也疏云繼母本非骨肉故次親母後謂
已母早卒或被出之後繼續已母喪之如親母家禮三
父八母服制繼母條下元注云謂父再娶之母曰繼母
義服齊衰三年今律三父八母圖即用家禮注而無義
服字樣世人誤解律文謂凡是父所再娶之母雖其所

詳記下

括

生之子亦謂之繼母母與繼母之辨一以父之初娶再
娶為斷而不論其子為何人所生今以禮文繩之繼母
為本非骨肉之名繼母之服為義服世俗之誤不辨自
明試以律文論之三父圖曰同居繼父曰不同居繼父
曰繼母同居繼父家禮有元不同居繼父無服今律改此條出家禮原文己之父
不在此列則可知八母自嫡母至養母本非己母其出
母嫁母則本為己母而今不得正謂之母者總之三父
八母是於己父母而外別有此親服多以義起又律於
嫡母下注云妾子謂父之正室曰嫡母是則嫡母為妾

子言之繼母爲父初娶之母所生之子言之各自爲義
世俗誤以嫡母與繼母爲對待殊不知妾子謂父再娶
之母亦曰嫡母假如世俗所言將謂父所再娶之母不
得爲正室妾子謂父再娶之母不得爲嫡母而使再娶
之母所生之子視其母爲非骨肉服之爲義服且如是
則是三父八母圖列己之母不列己之父禮文律文會
若是之舛互乎何不思之甚也今謂父初娶之母所生
之子稱其母曰母曰妣與父再娶之母曰繼母繼妣父
再娶之母所生之子稱父初娶之母及其母皆曰母妣

律記下

注

或謂其母曰本生母曰本生妣今俗所稱父初娶及再娶之
母各有子同稱則直曰母曰妣妾子稱父初娶再娶正
室皆曰嫡母嫡對庶言之妾子謂其母曰生母家禮慈
母條下元注云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
已也同親母義服齊衰三年據此妾子稱其母亦得曰
親母今公家文書則曰生母生母亦不在八母之列生
母雖妾於其子則其母也故不列於八母八母有繼母
而無前母者圖本爲服制而作父必三年而後娶子服
已闕於前母不煩制服故不列也書傳稱初娶之妻曰前妻故本此義以前

母立爲人後者有其所爲後之父母與其父母俱不列
者皆其父母故不列又服制爲人後者爲其私親服降
一等此宜別爲一條與三父八母異也世俗爲人後者
稱其父母爲本生父母於義可從又或稱所爲後之父
母爲繼父母則大謬矣嫡子庶子稱父妾與自稱名俱詳家禮及今律

承重

家禮適孫爲祖母爲曾高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祖在
杖期今律無祖在杖期之文案儀禮父在爲母杖期故
家禮遵行之承重者祖在杖期今制父在爲母亦齊衰

律記下

注

三年故承重者祖在亦齊衰三年無疑也今人或未明
律旨而以家禮爲辭誤矣

承重孫婦服

今律喪服圖云適孫承重者婦從夫服與家禮同世有
適婦在而適孫婦服期者或疑其與禮律違案此條家
禮與今律皆無明文今據禮經斷之喪服齊衰章傳曰
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鄭注云孫婦亦如之有
適婦亦爲庶孫婦又齊衰三月章傳曰宗子之母在則
不得爲宗子之妻服也然則姑在之婦上不得爲適孫

婦下不得為宗子婦明矣

先君府君

後漢書列女傳劉長卿妻桓鸞曰昔我先君五更謂桓

學為儒宗尊為帝師又孔融傳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

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案此二人稱先君皆

不謂其父克劬謹案孔安國尚書序稱孔子亦曰先君吳祐傳遇父故人曰

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延篤傳

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此則專為父稱朱文公集先

妣祝孺人壙記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又焚黃文云

恭惟先君天賦異質歐陽文忠云先公少孤力學與稱

先君皆專以稱父今遵用之又漢魏碑誌稱府君三國

志有孫府君華府君之等後漢書列女傳問曰袁隗南

郡君馬融南太守學窮道奧文為辭宗云云對曰融女家君

獲此固其宜耳蓋郡府通稱觀袁隗之問融女之對竊

疑人稱其父宜曰郡府君自稱宜曰家君歐陽文稱

其曾祖及祖朱文公稱其父皆曰府君恐亦沿誤謂府

君家君為通稱又如先君之可通稱祖父也

顯祖顯考

家禮考證引朱子曰焚黃近世行之墓次未知於禮何

據張魏公贈諡止告於廟疑為得體但今世皆告墓恐

未免隨俗耳又引楊氏復附注曰先生文集有焚黃祝

文曰告於宗廟亦不云告墓也案公文集焚黃文有二

其一稱恭惟先君不言所告之地其一云祇奉命書以

告於寢廟惟我皇考云云檢文集於遷墓記壙記題曰

先考先妣文稱先君先府君先妣孺人其他告廟之文

則稱皇考皇妣則知公焚黃文有稱先君者蓋告墓之

文所謂未免隨俗者此也後乃依魏公止告寢廟故特

著于篇公又有告遠祖墓文稱顯祖以遠祖故不以墓

與廟異稱也又案家禮於祠堂祭告及題神主則云顯

高祖顯曾祖顯祖顯考某官封諡府君至告於喪主及

墓誌墓碑皆無顯祖顯考之文則知顯祖顯考專為在

廟之稱今人於赴告稱之誤矣家禮錄司馬溫公書儀

所載父母亡答人慰疏云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

先考可以為式家禮餘注上文莊案家禮舊本於高曾

祖考妣上俱加皇字今改作故字故字近俗不如用顯

字蓋皇與顯皆明也其義相符余謂文公集告遠祖墓

文稱顯祖者以別於近祖也今人概加顯字則始於文莊

太夫人

後漢書列女傳永鮑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案此稱祖母也今猶遵用之

太君

歐陽文忠文集張子野墓誌銘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又云妻劉氏長安縣君又瀧岡阡表太夫人云云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案今人啟赴

筆記下

之文於妣稱太君皆沿宋法宋封號於婦人有君稱今則無之宜直言孺人安人之等不沿君稱其於君上加太未必封號本有此字當是尊其母以別之爾子野皇考敏中尚書北部郎中歐公父歷仕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泰州判官皆嘗自有封號故表言初封福昌縣太君此必其父仕時所得封號也而與子野妣皆稱太君子野妻則止稱君太字非封號可知明丘瓊山家禮考證引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伊川母夫人封郡君也不稱太君可見封號

本無太字

朱文公先妣祝孺人壙記云先妣孺人祝氏家禮附錄

李氏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案公

文集有焚黃文而云先夫人家禮餘注丘氏案無官者妣曰某氏夫人蓋婦人稱

夫人猶男子之稱公也亦膺顯號李氏稱祝令人蓋從其追贈之

號文公集又有告考妣文云皇妣孺人贈碩人祝氏此

贈蓋卽第二次焚黃所贈其焚黃文云使我皇考未躋

極品而先夫人亦未克正小君之號據此則知宋制郡

君縣君封號在碩人令人孺人之上歐陽文忠母先封

筆記下

郡縣君後封夫人則夫人封號又在郡縣君上也

墓誌銘

文選墓誌題下注引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案謝惠連宋元嘉七年祭古冢文其序云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謝與顏同時其序已云銘誌不存則知銘誌之由來久矣後漢書延篤傳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此墓誌之見於後漢者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此雖假設之詞必其時已有此

制乃得假以為喻也祭古豕文云追惟夫子生自何代
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
氏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觀此
可知其體製

畫像

漢書金日磾傳曰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
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蘇武傳甘
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
麟閣凡十一人後漢書列傳卷十二中興二十八將論

筆記下

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雲
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延篤傳
南陽犍人也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郡國志河南尹
下注引應劭漢官曰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
訖于陽嘉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其序有云俳佻
路寢見先生之遺象其贊有云俳佻寺寢遺像在圖文
選卷六十注引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
物名畫錄郭令公壻趙縱嘗令韓幹寫真後又請周昉
寫之裴度有自像贊歐陽文忠文集有王彥章畫像記

宋史張乖崖守蜀及代去畱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止希
曰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開封乃公畫像蘇允明集
有張益州畫像記云相告畱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
其詩有云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陳
后山云歐陽公像公家與眉山家皆有之今案米元章
蘇東坡皆有
畫像明董尚書摹以勒石據此則畫像自漢以來有之
困學紀聞有王伯厚像
而家禮用書儀說初終卒襲設魂帛不聞用畫像蓋其
時畫像不人人皆有雖有之不用於喪也楚詞像設君
室顧炎武以為像事之興始此日知錄云唐元宋於別

筆記下

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原注云見
冊府元龜
城門即獨孤及奏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案今人家設影
堂又有所謂影亭者蓋始於此每見鄉黨間有明時先
祖像蓋至明時始人有一像近世緣此遂設於喪以依
魂禮緣情制終不可廢矣克劬謹案楚辭王逸注像法
也法像穹廡意不主言畫像
蓋謂漢以前未聞有此也然漢書蘇武傳李陵曰顧古
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據此則畫像西漢前已有
之丹陽賀拓庵飲驛注云楚俗
人死設其像以祀蓋非無據矣

喪樂

晉書禮志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函簿皆有鼓吹新禮

文帝命以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時已議除吉駕

荀顛撰凶服之鼓吹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瀆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樂喪殯若樂人也據此則喪家用樂起於戰國之末乃亂世薄俗至今沿之不能改異哉

輓歌

晉志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

之禮雖音曲摧慘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

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摯虞荀顛撰新禮大康初尚書僕射朱整

全哀此亦以感眾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

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詔從之案輓歌禮經無出左傳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

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注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疏

引賈逵云虞殯歌詩下引舊說稱田橫之臣所為歌及

荀摯二氏議史記田儋傳正義引崔豹古今注云薤露

蒿里送葬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

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

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

俗呼為輓歌輓歌之名蓋始於此今據史記宋微子世

家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

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詠之公孫夏志在死敵哀哭非軍中所宜乃令其徒歌

虞殯當即軍中悲歌當哭之歌故譙周法訓亦云田橫

至尸鄉自殺從者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文選二十人注引此

然則輓歌者麥秀之遺法也後人君友之間何所嫌忌

而乃以歌代哭耶詩人作歌告哀自是告民之窮與喪

葬何涉若以哀中不嫌有歌名則哭日不歌何義耶摯

氏謬為立異孔氏復取之非矣又案虞人掌山澤之官

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歌名虞

殯者言兵死則君上將使虞人殯之原野不得歸葬所

以哀之正義釋為日中而虞之虞虞反在殯先於文不

次

道光甲申鑄

讀書偶記

古墨齋藏板

讀書偶記目錄

卷一

五經正義

十三經註疏

見龍在田時舍也

師出以律否臧凶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武人爲于大君 否初二三爻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舜典

五子之歌 西伯戡黎

武成 康誥之康當爲謚

旅獒 古文尙書

讀書偶記

卷二

卷二

詩序非國史作 序作於毛傳後

讀詩 衛宏傳馬融作毛詩傳

吳楚杞宋無風 列國之風非獨備於魯

陳恒公方有寵於王 公矢魚于棠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檀弓 大功廢業

今月令 胥鼓南

賢賢易色 十室之邑

緇衣羔裘 素衣麤裘

黃衣狐裘 吉月必朝服而朝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彼哉彼哉 知好色則慕少艾

早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卷三

祥禫

喪服不為高祖制服經有闕文

四世而總 高祖之父

出妻之子為母期 慈母如母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繼父同居

讀書偶記 卷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經不為族曾孫族孫制服

卷四

重黎義和 顏懿姬

費惠公 聶政刺韓傀

曹交 扁鵲

五諸侯 百年之間見侯五

王陵 馮無擇馮敬

灌夫 杜周

術陽侯建德 成安侯韓延年

褚先生

卷五

史家歲首書元

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韓姬弑其君悼公

顏師古註漢書不引周書諡法

王嘉為南陵丞 三國時有兩劉岱

陳琳為袁紹作檄 三國志別有微意

晉書不當為嵇阮立傳

讀書偶記 卷

束皙傳述紀年 陶淵明傳誤

魏書自序 北史

南史 房元齡

韋宏機傳 唐六臣周三臣

趙韓王 陳舜俞

王曾初相時錢若水已卒

虞允文采石之戰

卷六

相國丞相 公主

連敖 官

官家 相王相公公相公王

明府 三元攷

膏梁 卿

姊妹 姨

堂兄弟 奴

卷七

荀子非相 王莽曹操皆同姓為婚

雲臺二十八將及王常等四人次序

三國志註所引書名 陶詩書甲子

東坡用事之誤 睢陵家丞

讀書偶記 卷

古文孝經孔氏傳 孟子外書

至游子 李鄴侯傳

古文苑 用韻

圍棋

卷八

天下縣名相同 虞書十二州

秦郡 漢郡

侯國二百四十一 光武省并十三國

讀書偶記 卷一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五經正義

唐五經正義皆孔穎達撰序奏上今通謂之孔疏然攷其序與新書藝文志註則作者非一手也舊書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譌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新書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

讀書偶記 卷一

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今攷新書云凡百餘篇則未成之書也何以即詔改名正義此可疑者一也舊書云凡一百七十卷攷孔序易十四卷書二十卷詩四十卷禮記七十卷春秋三十六卷則一百八十卷今汲古閣毛氏刊本易祇九卷書二十卷詩二十四卷又每卷分二三四五卷不等為七十一卷

禮記六十三卷春秋六十卷則為一百七十六卷并詩之分卷數之則為二百二十三卷新藝文志又云周易十六卷全不同此可疑者二也孔序周易即與馬嘉運等奉勅撰何以嘉運駁正其失其覆審時何以嘉運但列名於春秋且五經全是貞觀十六年對勅使趙宏智覆更詳審始成序奏上新書何以言功未就也此可疑者三也孔序自云為之正義全不言及詔賜更名此可疑者四也新書藝文志所注始撰及覆審人姓名詩書禮外易與春秋全與孔序詳畧不同志於周易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

讀書偶記

卷十

乾叶王琰于志寧同撰而孔序惟嘉運乾叶著名春秋則孔集尚有谷那律對共參定而藝文志注又無其名又新書永徽二年詔考正者志惟于尚書下注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褚遂良柳爽谷那律賈公彥范義頽齊威柳士宣孔志約趙君贊薛伯珍史士宏鄭祖元周元達李元植王真儒與王德韶隋德素等刊定而易詩禮春秋則不著名今本尚書前亦無此二十二人姓名孔序有王德韶李于雲乃前奉勅同撰者此可疑者五也意書雖奉勅同撰者多而孔氏實獨主其事十六年雖詔覆審其實亦無所更改永徽二

年雖詔加考正其實亦無所刊定不過虛列名銜以塞責而已五經正義浩如煙海十六年覆審當年而畢其草率可知然則史所言皆未必得其實而自唐至今所以但謂之孔氏正義而諸人不與也

十三經註疏

日知錄曰自漢以來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曰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為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而十三經之名由此而立余案六經始於經解

讀書偶記

卷十

三

其後樂亡而漢猶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至唐而易用魏王弼注繫辭用晉韓康伯注今本繫辭前列康伯名而孔序但言王弼不及康伯惟疏中引繫辭韓康伯注以見其名書用漢孔安國傳詩用漢毛萇傳鄭康成箋禮用康成注春秋左氏用晉杜預注而皆孔穎達為之正義是為五經儀禮周禮則全用康成注而賈公彥為之義疏公羊用漢何休學而徐彥為疏穀梁用晉范甯集解而楊士勛為疏是為九經又至於宋而孝經用唐明皇注論語用魏何晏集解爾雅用晉郭璞注而皆邢昺為之疏孟子則用漢趙岐注而孫奭為之音義其疏不知何人亦託名

於孫奭迨前明十三經監本出而汲古毛氏復校而刊之故至今謂之十三經注疏也又按蜀相母昭裔所刻石經爲周易尙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及孝經論語爾雅爲十經宋皇祐中田元均補刊公羊穀梁宣和間席升獻又補刊孟子似當時十三經之名十三經之義深已定待注疏各行未有總輯之本耳於江海學者寢食其中各得其一知半解而已謂前人已盡其藏而後人必無所更得者吾亦不信也溧陽史恒齋炳名嘗爲余言十三經注疏宋時皆有刊本及今求之尙可湊集此不能無望之好事者

見龍在田時舍也

乾文言曰見龍在田時舍也虞翻曰二非王位時暫

讀書偶記

卷一

四

舍也程傳與朱子本義皆因之王輔嗣曰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謂龍必因時爲通塞何妥曰此夫子洙泗之日開張藝業教授門徒自非通舍孰能如此蓋本王說而暢之然增一通字既與本文不合而仍不離乎用行舍藏之旨近世豫章沈某著易研謂舍當如出舍於郊之舍語亦未明惟孔穎達正義釋舍爲通而其說未伸則訓詁不合余友婺源戴補庵名大曰乾取象於龍時位各異而如程朱所釋時舍之義將視二之見龍卽初之潛龍矣其說誠是第其釋舍爲施以求合於德施普也之義又引彖雲行雨

施品物流行文言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以証之二既非王位安能雲行雨施而天下平象與文言蓋通論乾之德而非專爲九二發象所謂德施普者卽文言所謂君德言其德博而化以爲君而德施普而時猶未爲君則亦與時舍異義是亦有未安者晉干寶曰潛龍勿用文王在羸里之爻也見龍在田文王免於羸里之日也此似得其意矣然泥於一人一事其說不明余謂乾之六爻皆當就身之所歷講不必泥於外以釋之如程傳謂隨時而止本義謂未爲時用皆以時字屬外故不得不釋舍爲不用而義近於潛龍

讀書偶記

卷一

五

蓋初之勿用者確乎其不可拔當此純陰之後陽氣在下決於潛而不可求用於世二之時舍者則陽氣漸進時已可用於世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謂當時舍其潛而見以待用如太公避紂而歸文王伊尹處畝畝以樂道而翻然改皆是也故曰時舍也王輔嗣謂龍必因時爲通塞合初二而釋之則可矣

師出以律否臧凶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王輔嗣曰失律而臧何異於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理非不足也然須於師出以律下作一轉語本義釋否臧爲不臧於文義爲長李鼎祚易傳云出必

以律若不以律雖滅亦凶蓋以否字作一頓較王說為圓矣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虞翻曰長子謂二弟子謂三荀爽宋衷皆無異說孔穎達引莊氏之義亦同本義曰弟子謂三四四字恐是衍文顧亭林日知錄云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則仍是輔嗣否滅皆凶之說又云以湯武之仁義為心以桓文之節制為用斯之謂律湯武之仁義即是律耳湯武豈宋襄之仁義哉顧氏為後世用兵者言則可耳

武人為于大君

讀書偶記 卷一

六

王弼曰行未能免于凶而志存于五頌之甚也孔疏曰志剛者陵武加人欲為大君以其志意剛猛以陰而處陽是志意剛也本義曰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余按註疏所言若晉之王敦元魏之爾朱榮是也本義竟以秦政項籍當之則不獨志存于五而直居五之位矣恐於爻義有未合也至虞翻謂乾象在上為武人三失位變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為于大君則雖小而言之亦劉裕楊堅之屬愈失之遠矣日知錄曰非武人為大君也如書子欲宣力四方汝為之為六三才弱志剛雖

欲有為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啞人之凶也惟武人之効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為之而不可避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若然則是成仁取義者之為又不當以成敗論豈志剛之武人所可當也余謂武人為于大君正如後周之宇文護後漢之楊弼史宏肇以之當國雖有小補而無大濟故有眇能視跛能履之象而以志剛之故履虎而無戒慎之心是以終為虎啞於此爻之義為合

否初二三爻

讀書偶記 卷一

七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三陰在下連類求進志在于君此豈可使之得君者故泰初六曰征吉言在上者引而進之征則吉也否初六曰貞吉亨言在上者抑而退之使不得征貞則吉亨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二已漸進矣善承者小人也喜其承而包之者君子也如司馬溫公之于蔡京是也如此則小人吉而大人否矣然大人終不與小人伍故雖否而有亨道其能傾否亨也不能傾否而全身以退亨也其甚或至為小人所害殺身成仁亦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也六三包羞位不當也六三則俱進而位

通於上矣大人非不心知其姦內懷羞忿而以前之包承之故包其羞而優容之如此則終無亨道矣故小人得位爲位不當大人包羞亦爲位不當也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京房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虞翻曰謂二已變離離爲罔三乘二故君子用罔王弼孔穎達因之皆釋罔爲羅蓋卽君子懷刑之意自宋以來諸儒盡遵京氏釋罔爲无觀小象除去用字但云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則釋爲无者近是然諸儒亦意各不同本義本程傳以爲

讀書偶記 卷一

八

視有若無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則仍是用壯非京氏意郭氏雍謂先儒或爲羅網之罔失之余謂不以象言不言罔可也若以象言則羝羊觸藩羸其角正小人用壯而麗於罔之象虞王之意未嘗不可用也

舜典

古文尙書分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後世攻其謬但據孟子放勳乃殂落爲堯典一語足破矣固無煩許辭也然顧亭林竟謂古時有堯典無舜典非也漢志明云得多十六篇鄭氏所述爲二十四篇者分九共爲九篇而首云舜典諸儒旣信此爲真古文則不得

謂無舜典也惠定宇謂陟方乃死以上皆爲堯典而別有舜典一篇者亦非也自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言舜之事盡矣更以何者爲舜典乃引罔百詩舉孟子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不及貢與使舜完廩數節語以當之夫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猶之可也至祇載見瞽瞍卽堯典烝烝乂不格姦彼爲舉舜之辭則無嫌耳若禹謨引之以爲益贊于禹之言諸儒已非笑之况完廩浚井鄙誕不經故孟子但闕僞喜之說而不答其事之有無史遷好奇載入史記今乃欲盡援以入舜典是其智又出分慎徽以下爲舜典者之

讀書偶記 卷一

九

下也竊意堯典當終于四海遏密入音而月正元日以下當爲舜典其月正元日以上或有闕文則未可定耳

五子之歌

五子之歌自太康尸位至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與墨子非樂篇所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一段類也定字乃引以闢古文之謬而云此逸書叙武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也又引周書嘗麥與紀年以証武觀之卽爲五子而云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安有淫佚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

余按紀年云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似是王之少子非昆弟五人也紀年又云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五子或是言王之第五子又云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是作亂在啟時其來歸後率行爲善未可知也定字又引楚辭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卽墨子所云淫佚康樂萬舞翼翼是也然此正是言太康非言五子安得以前疑後以君疑臣以兄疑弟以季子疑衆昆弟而謂之淫佚作亂之人不能述戒乎要之墨子周書竹書古文尙書皆不足盡信而

讀書偶記

卷一

十

西伯戡黎

日知錄曰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吾不意亭林竟作此等議論以度聖人之舉事也戴補庵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故孔子稱爲至德蓋爲紂討其不庭而祖伊恐而奔告者恐天奪紂之鑒而益其疾不然紂何以恬不爲怪而自謂有命在天也余按補庵此說誠爲周密而於當日情事亦恐未合紀年紂四年大蒐於黎作炮烙之刑紂之黷武淫刑實始於此是黎本助紂爲虐者文王特正其罪以討之而豈可以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一

據形勢之說論也

武成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武成在孟子時已不可信何則記事之辭有純駁鋪張之言或過實况藏諸金匱史臣取而纂之刪繁就簡以辭害意俱所不免今不敢謂古文武成卽孟子所見之武成而諸儒之攻其僞者則未足爲武成病也朱竹垞曰丁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余按古一二三四字皆積

畫竹簡殘蠹易於錯誤此不足以疑古書惠定宇曰中庸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康成注曰齊人言殷聲如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于武成仍用中庸之語余謂壹戎衣義自可通中庸之壹戎衣必欲讀爲殪戎殷則讀武成亦如之而可矣何嘗梅氏也閻百詩曰維有道曾孫周王發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廵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惠定宇曰閻說良是時紂尙在武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興則知伐紂以前無稱王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二

之事也橫渠張子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敗哉斯言蔑以加矣余謂上文明云大告武成則自是事後追述之言故篇前皆稱王王朝步自周王來自商皆見於漢書志且古書於此等何可勝紀卽如湯誓書今文也而首稱王曰格爾衆庶時未滅夏也堯典今文也而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時舜未封虞也定宇舉維予侯興以証閻說之是大明之詩豈武王伐紂所自作而前云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後云涼彼武王又當稱王與惠氏因此而言易王用亨於西山王用亨于岐山必非文王爻

辭周公所作何礙於指文王豈必文王作象之時公卽作爻而疑其不可稱王與

康誥之康當爲諡

閻百詩四書釋地續曰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左氏傳命以康誥而封以殷墟既有誥文卽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三

以爲良然後讀括地志曰括地志已亡于宋不知閻氏所見何書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無不可攷者余友左春谷三餘偶筆謂文王諡文周公亦諡文易名之典不嫌相同而既有誥文卽有篇名不待身後之諡取以冠篇則其說爲是又謂康叔一稱衛叔周書克殷解衛叔傳禮曰康叔者從其始封之國而名之曰衛叔者從其徙封之國而名之白虎通亦以康爲叔封采邑固知鄭氏以康爲諡者疏也余謂典謨訓誥誓命書體固然若篇名則必史臣錄其書而自後以冠之初

未必有堯舜禹湯之名與典謨詰誓相通而以名其

篇也其最顯著者古文與顧命分出康王之詰史記周本

紀嘉禾後次康詰此命康叔詰也後又云作顧命太

子釗遂立作康詰此即康王之詰也有脫字耳康王

初即位書篇名曰康王之詰今文古文皆有文侯之

命左傳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則平王之命文侯與文侯之卒相命並稱諡不應於康

去二十五年而篇名曰文侯之命命並稱諡不應於康

詰而疑之至逸書克殷解則并其書為後人作時方

克殷即使康為地名則封尙未封康而已稱衛叔何

得以衛配康而證其皆以地稱耶史記周本紀記克

殷事多同逸書獨衛叔傅禮句易為衛康叔封布茲

讀書偶記 卷一 十四

若謂兼兩地名而稱之尤不成語况康詰本為衛作

何不曰衛詰而沿其舊封知不然矣命以伯禽稱名

命以唐詰稱地名以康詰稱諡非有例也

旅葵

書小序曰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馬季長作豪酋豪

也正義曰鄭云葵讀為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

為酋豪國人遺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

妄為此說惠定字以為馬傳古文而得之鄭學於馬

而述其說孔冲遠據梅氏葵為大高四尺而斥馬不

見古文何其悖也余按周本紀燕世家皆不載旅葵

之事既無以証明而據文義求之則獻葵不得為葵

獻戎無君而酋得政即君也恐非國人所得遣是亦

有可疑矣

古文尙書

古文尙書唐人最所尊信故作為義疏立之學官而

自宋以來疑之雖朱子嘗用危微精一四語作中庸

序而亦疑其為假書至明梅鶯沿吳草廬之說而始

大放厥辭 國朝闕百詩惠定字又本梅鶯之說而

扶摘摭擄幾于身無完膚矣然諸儒疑信相參所言

亦各有罅漏今畧舉之不能詳盡亦不復詮次也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五

王伯厚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拚詰今本闕焉余按序

自有嘉禾但闕拚詰耳

孫寶侗曰書序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

左傳命以伯禽命以康詰命以唐詰今惟康詰存而

二篇亡為書序者不知不列于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余按仲愚所云似言作偽之不善爾非能攻其偽也

史遷多取書名以入史記而周本紀魯世家不載伯

禽之命唐叔世家不載作唐詰是其書亡久矣非作

書序者之罪也

梅鶯謂古文多竊諸經論孟字句而緣飾之遂并詆

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心腹等句成文蓋忘益稷
為臯陶謨分出本是今文又不知史記亦載之也此朱
竹垞經義考所載蓋引李豫亨推遷寤語所記梅鷟
之言今按梅氏本書無此一條或已知其誤而刪之
朱竹垞曰最誤人者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
文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左傳益以周字改時改月其
義甚明乃孔安國忽主夏時冠周月之論皆由此文
亂之余按班固律志載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
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故
謂古文伊訓為偽則可謂此十有二月之文為偽則

讀書偶記

卷一

十六

不可也

顧亭林曰泰誓朕夢協朕卜伐君大事而託之夢其
誰信之余按左傳國語皆有此語謂泰誓為偽則可
謂此語為偽則不可也

顧棟高有苗論引元儒王耕野之言而斷之曰若說
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
而遭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
苗已丕叙于三危流竄之地即有不卽功亦使臯陶
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乃惠定宇既引
之以闢古文之謬又引汲郡古文夏后征有苗有苗

氏來朝又引墨子禹誓云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又引
淮南子禹執干戚舞于兩階之間又引韓非子執干
戚舞有苗乃服以見古文之勦襲他書既而自覺其
矛盾乃著一語曰此事亦未可信其用心亦苦矣余
謂來格者民竄而分北之者有苗之君與其用事之
臣豈必胥一國而遷之則竄與分北自當在徂征之
後

定宇引顧亭林之說曰詩云虞業惟樞傳曰業大板
也所以飾柶為縣捷業如鋸齒爾雅大板謂之業左
氏學人舍業檀弓大功廢業金謂此也縣者常防其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七

墜故借為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
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為事業之業易
進德修業禮記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金
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古文尙書其不可
信也明矣余按顧氏此說本論司業官名而無末一
語顧於古文攻者半不攻者亦半故惠迪吉從逆凶
五子之歌嗣征微子之命等皆為之演其義而惠氏
必欲一一攻其偽故借顧說發之而增入不可信之
語也仲虺之誥言仁之始湯誥言性之始太甲言誠
之始說命言學之始此四字皆出古文欲攻之而憚

於發口乃借業字以影射之余謂詩書之文能載幾許字使古文竟無業廣惟勤一語則將并進德修業而疑之耶爾雅舒業順叙也舒業順叙緒也烈績業也其文在業廣惟勤之前矣且即以詩書論兢兢業業見於虞書而虞業始見周頌安知不是兢兢業業借為虞業之業顧氏之言本未的耳

定字又云劉勰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亦梅氏之漏義也閻百詩曰案論道經邦乃本考工記坐而論道來余欲問二君古無論字則論語之論究從何來不謂孔門弟子門人取一時讀書偶記 卷一 十八

之俗字俗音以名其師之書也 閻百詩曰愚嘗謂偽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為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為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誇冒白刃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為之主摹擬聲口以為之役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耶余謂百詩此說亦祇是譏其作偽之不善考書大傳有九共篇云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使古文果一手所成亦何難從此二者參酌而敷衍之馬鄭注序今見於正義者十

六篇之外亦間有所說何以九共在十六篇之中但有共法也一訓而無一語及之太史公親從安國問故何以五帝本紀之末絕不載九共一語并不見其篇名是皆有足疑者未可以之議古文之偽也要之古文有可信有不可信余疑當時必有所傳或如伏生口授或私相傳抄脫畧譌誤而梅氏上書時為之牽合補綴俱所不免如禹謨中臯陶曰都帝德廣運一段益贊于禹一段又如嗣征中每歲孟春每字蔡仲之命中率乃祖文王之攸行乃字誠如諸儒所譏至若微言大義遠過荀楊醇古淵雅超越賈董魏晉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九

六朝之文具在有能一篇幾於此者否梅氏何人乃能及此故百篇之序可偽孔大序孔傳可偽而古文不可盡偽也 陸德明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穎達曰書序康成馬融王肅金云孔子所作程子亦曰書序夫子所為惟朱子以為決非夫子之言今考百篇共六十三序率皆淺易之言如首一篇若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似為堯所自作又似尚未遜位時所作此分堯典慎微以下為舜典者之所為非馬鄭所見之序也第二篇虞舜

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使諸難作舜典祇說得慎微五典一段當爲舜典尤爲無理其他則書每篇之首本已序明者不過屋上架屋又如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但言所作之人不增一語如此則安用序此朱子之識所以遠過於古人也近世諸儒力攻古文而不攻序但以馬鄭會爲之注意存回護亦不思耳

朱竹垞曰書小序西漢孝武時當卽有之此史公据以作夏殷周本紀初不與安國之傳同時而出也余按史於五帝本紀引堯典舜典之文矣於夏本紀引

讀書偶記

卷一

二十

禹貢臯陶謨益稷之文矣而於大禹謨汭作九共橐飶不見其篇名於殷本紀不載釐沃伊陟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而別有大戊一篇爲序之所無於周本紀不載旅獒燕世家亦無之旅巢命成王政將薄姑亳姑君陳君牙又殷本紀言作大甲訓三篇今序無訓字又言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與序說不同蓋別有所据非取今所傳之小序也

讀書偶記

卷二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詩序非國史作

詩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正義曰不必要其史官所爲鄭康成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故小序或謂孔子作或謂子夏作人皆疑之惟程子本大序以爲國史所作後儒多以爲然而余亦竊疑其非也國史既是本國之史則采詩時自能

讀書偶記

卷二

得其世次今曹詩四篇序一篇言昭公兩篇言共公而魏詩七篇檜詩四篇序無一篇能指爲何君之世者豈曹有史而魏檜皆無史與正義曰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史伯云檜仲恃險檜之世家既絕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豈史遷不載而孔穎達不知當時之國史亦不知與魏檜旣不能指爲何君之世則衛鄭齊唐秦陳曹之確然指其世次者其必有不可信者矣

序作於毛傳後

鄭氏謂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

首本義以為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畧故不為傳則序似出毛公之前余觀詩傳而知其不然也今不能徧舉但據鄭衛兩篇言之碩人為莊姜作見於左傳若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序皆以為莊姜而毛傳祇有燕燕一篇傳云仲戴嬀字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裳裳序皆以為刺忽而毛傳祇有山有扶蘇一篇傳云狡童昭公也狡童一篇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餘皆未嘗直指其人而序似依傍前後而推而廣之至於鄭箋乃盡據序為言而孔疏不敢背也則序宜在毛傳後在鄭箋前後

讀書偶記

卷二

二

漢書儒林傳謂序為衛宏作當得其實

讀詩

作詩者在當時或為一人而作或為一事而作聖人錄之則不為此一人一事也故善讀詩者莫如聖門諸賢其後莫如孟子可也未若之論夫子不言詩也而子貢忽有會於切磋因悟而及詩也繪事後素以釋素絢夫子本未泥於詩也而子夏遂有會於禮後因詩而生悟也孟子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皆從詩外指點而意味深長令人玩之不盡漢去周末遠作序者或有

所聞而必不能詳者亦勢也且即如其說而泥於一人一事以求之亦欲少味矣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衛宏傳言馬融作毛詩傳

衛宏傳云中興後鄭眾賈逵傳詩後馬融作毛詩傳康成作毛詩箋何義門曰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據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言之矣余謂此義門好奇之過也班藝文志明云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正義引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

讀書偶記

卷二

三

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正義又引鄭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此鄭氏自言為箋之意蓋箋毛也而何氏以衛宏傳有馬融為毛詩傳之語乃謂今所傳詩傳為馬作亦言之不審矣

又按漢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傳與詩皆別行二十九卷者詩之次第篇什也三十卷者毛所為之故訓傳也朱竹垞經義考先書毛氏序故訓傳而云漢志三十卷次書毛氏詩傳而云漢

志二十九卷似兩毛公皆有傳亦誤也

吳楚杞宋無風

吳楚無風而江漢先被文王之化知世變風移由於在上者捷矣杞宋無風而正考父獨得五篇之傳見世家賢士繫於一國者重矣

列國之風非獨備於魯

十五國之風除二南與豳外皆東遷以後之詩何也天下有道詩皆貢於天子而諸侯不必備也至於王室之政令不行諸侯皆各採其所聞以垂為國典世儒見季札來聘魯為歌詩以為魯獨備列國之詩者

讀書偶記

卷二

四

非也蓋觀於當時之士大夫聘問燕享無不賦詩而可見矣韓宣子之來聘也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而不言詩則晉之有詩可知也鄭六卿餞韓賦詩宣子曰二三君子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則鄭不獨有鄭之詩可知也其他如晉衛齊鄭諸賢遇事託諷而出於口入於耳了然於心善者拜之不類者譏之非所素習何以能此則國皆有詩可知也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是時列國之詩尙未備也然可知者如渭陽株林之類而已雍容於贈答矣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其去狄入衛之時亦未遠也而已形之於諷諭

矣則隨作隨採隨採隨習可知也陳人作株林而後更無詩忌諱深而禁防已嚴矣昭子賦車轄而後更無賦詩者風雅衰而縱橫將盛矣

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此石碣口中語也左傳叙事名字謚號錯出從未有其人尙在而於時人口中舉其謚者是年為隱之四年而陳桓公卒于桓之五年蓋後十二年而後卒而石碣口中遂稱其謚為左傳他篇之所未有是偶然失檢點處

公矢魚于棠

讀書偶記

卷二

五

螢雪叢說云闕三十六家春秋解若註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為觀非也使其以矢為觀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自臯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類推余謂俞氏自云闕三十六家春秋解其實公穀亦未看見公穀經文本皆作觀魚于棠也若左氏經文作矢魚于棠矢者陳也故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經文不同而其意一也緣魚非可陳而觀故正義曰說文魚捕魚也使捕魚之人陳設捕魚之

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此唐人說經最的當處又案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以魚為漁其意本明第傳文簡畧正義正本此意而申明之以釋左耳又案傳首公將如棠觀魚者註有云一本作漁者則更簡而明矣史記魯世家亦去隱公五年觀漁于棠云螢雪叢說何足論近有極推其語為詁經最切者故偶及之至書大序所云臯陶矢厥謨矢字亦欲釋之為射愈支離不可通則人易知之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讀書偶記 卷二

六

左傳記趙同趙括之死史記與之不同後人多是左傳而非史記其說自正義先發之余謂史記本全取左國成文獨此事不以左為然而別取一說蓋必有所見非漫爾操觚也特其年月錯誤為後人所攻今考史記趙世家云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即云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使同在三年事一行之中何須兩見此其必有誤可知而韓世家亦云三年者又沿趙世家而誤也案經晉殺趙同趙括魯成公之八年晉景公之十七年也成公二年晉與齊戰於鞏樂書將下軍註以為代趙朔然

朔之死不見於春秋傳其或疾或老而書代之不可知未可以以是年而斷朔之卒也晉殺三郤不過數嬖人聚謀其殺同括亦猶是耳樂卻與嬖人合謀而滅趙氏樂中行與嬖人合謀而滅卻氏不可謂晉於是時君明國強而斷屠岸賈之不敢滅趙氏也晉之下大夫有司空司馬司士雖司寇不見於傳或以司馬兼之故魏絳為司馬揚干亂行絳戮其僕正義云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不可謂屠岸賈為司寇而斷晉無是官遂無其人而并謂程嬰公孫杵臼之無其人也史記既與左傳不合又多自相矛盾其不為後儒

讀書偶記 卷二

七

所信固宜然謂史遷鑿空為說亦必無之事也左傳立武而反其田即在殺同括之年徐廣註史記以為不在是年傳終言之此又泥於杜預之說也余疑朔本老而終牖下非與同括并誅也而朔之死同括之見殺武之生與武之匿武之立皆一年中事惟其為時不多故朔死而難作乘原屏之多咎也趙滅而武匿倉卒不及知也韓厥一言而武立滅趙本非景公之心也記載之言張皇傳會抄寫傳譌誠所不免耳

檀弓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

故著姓名以顯之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陸氏釋文亦云檀弓魯人以其善於禮故以名篇余案此篇之首載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事亦如經解首言經教緇衣言好賢如緇衣故以名篇非檀弓之所記也仲梁子見今所輯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詩定之方中正義亦引此作先師魯人無說字竊謂鄭隨問作答仲梁子即六國時人豈必以檀弓為六國人而孔氏乃據以定之似以鄭目錄中以其記人讀書偶記

卷二

八

善於禮之句謂此篇為檀弓之所記而竟忘却本節有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何也此篇中稱曾申為曾子或是曾申門人所記其已至六國時而與仲梁子同時不可知若檀弓明與孔子子游同時何得謂為六國人也

大功廢業

日知錄論司業官名因唐歸崇敬所上言而廣其義曰詩虞業維樅即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左氏昭九年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余謂左傳此本屠蒯酌以飲工之辭樂正為司業

之官則學人舍業自當為虞業之業若檀弓大功廢業下明云大功誦可也天下無無大功之人天下豈盡隸樂正之人則此業字自指其所習然亦必不指讀書故曰大功誦可也陳氏謂所廢如習舞習射習干戚之類語最的當蓋祇言其可以造情而忘哀者若農人豈可廢耕工人豈可廢技惟當喪之時諸事皆所當廢耳

今月令

禮記月令鴻雁來鄭康成註曰今月令鴻皆為候孔氏正義曰今月令鴻皆為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

讀書偶記

卷二

九

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為候也余案呂氏春秋多不與鄭註所云今月令同疑孔氏之說為非今備取而註其異同於下鴻雁來鄭註曰今月令鴻皆為候呂氏春秋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鄭註曰今月令無罟罟為弋日以今月令之本云田獵置羅網畢弋與此經不同余案呂氏春秋作田獵畢弋置罟羅網餒獸之藥與正義所引并不同母悖于時母或作為淫巧鄭註曰今月令無于時作為偽禮記無此文淫雨蚤降鄭註曰今月令曰泉雨呂氏春秋王瓜生鄭註曰今月令云王荳生呂氏春秋母躁鄭註曰今月令母躁

為欲靜呂氏春秋作百官靜事毋刑鄭註曰今月令

刑為徑呂氏春秋命漁師鄭註曰今月令漁師為榜

人呂氏春秋命四監鄭註曰今月令四為田呂氏春秋

民多瘡疾鄭註曰今月令瘡疾為厲疫呂氏春秋

執弓挾矢以獵鄭註曰今月令獵作射呂氏春秋

射乘元路鄭註曰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軫字之

誤也呂氏春秋命太史爨龜策鄭註曰今月令曰爨

祠祠衍字呂氏春秋固封疆鄭註曰今月令疆

或為璽呂氏春秋淵澤井泉鄭註曰今

月令淵為深呂氏春秋水澤腹堅鄭註曰今月令無

讀書偶記 卷二 十

堅呂氏春秋及百祀之薪燎鄭註曰今月令無及

百祀之薪燎呂氏春秋然則鄭註所謂今月令

者非呂氏春秋也

胥鼓南

文王世子胥鼓南鄭註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

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

南以箛不僭陳氏從其說余案周禮旄人掌教舞散

樂舞夷樂若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六樂謂六代

之樂也金無以鼓節夷樂之文鄭氏不能通其說綠

詩以雅以南毛傳以南為夷樂故引以明之其實毛

傳亦非是也雅者正雅也南者二南也不言風者南

非一國之風也若衛鄭各國之風非但周公教世子

時未之有即鼓鐘之詩三家以為昭王毛詩以為幽

王其時亦未之有也二南者文王之化王業所基用

之鄉人用之邦國今教世子不鼓二南而鼓夷樂非

理也且四夷皆有樂何以獨鼓南毛傳於南並舉四

夷之樂正義以為言南以總四夷此亦知其不通而

為之說也後漢書陳忠曰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則四夷之樂自在雅南之外毛詩脫去此句而相傳

有此說遂誤以南當之而強指為夷樂也朱子於詩

讀書偶記 卷二 十一

不從毛傳而指二南識高千古矣故余於此亦從朱

子而通其說於胥鼓南

左傳季札觀樂見舞象箛南箛者正義曰名之曰南

其義未聞又曰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非

不見及此也而此疏但云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

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較鄭註添得數虛字毫不能

言其義依樣葫蘆可笑後之言義理者寧背經而不

敢背朱言考据者寧背經而不敢背鄭皆是類也

賢賢易色

何氏集解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集註用其意

亦未明言所賢之爲何樣人也講章家多以賢爲同儕中之有德有行者余友梅抱村以爲如此則與下朋友句相複故其所著然後知齋答問中首論此句當指夫婦言余甚賞其說之新穎或有疑夫婦之不當先親與君者余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其序正當如此衆皆首肯遂記之

十室之邑

周禮曰四井爲邑四井有三十二家此云十室者極言其小耳非必恰十室也曲禮入里必式鄭註云不欺十室知古有此語其實邑無有小於四井者皇氏讀書偶記

卷二

論語疏近出其論十室之邑分別公侯伯子男卿大夫采地之大小以方二里半爲男之大夫采而云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余案周禮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一井當是九家八家同井而虛其中國中與野之別耳若以中間百畝計算其數相合也今其疏乃云井有三家是

不以一夫爲一家而以一屋爲一家也果爾則何以言八家皆私百畝也若果夫三爲屋而爲一家則四井爲邑得三十二夫合之正是十室又何必以方二

里半爲小采而尙爲十八家有餘哉

緇衣羔裘

邢疏云緇衣羔裘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註不言色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元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緇之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是羔裘用緇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故知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先君子曰邢疏言緇衣未兼祭服於義不備王制三公一命卷疏云諸侯大夫士自祭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大夫祭朝服

讀書偶記

卷二

十三

少牢饋食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故知祭服卽朝服也

素衣麀裘

邢疏云素衣麀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麀裘故聘禮云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麀裘青犴褻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麀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曰臣用絞君用素皇氏曰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近出皇氏論語疏曰麀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

檀弓曰鹿裘橫長祛是也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氏註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註云素服衣裳皆素也余案皇氏此疏何以不言素衣為視朔聘享之服且邢疏所引皇氏素衣為正之說正是論聘享之服而此顧遺之耶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正義曰天子素服與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鄭註曰素衣縞冠則非皮弁服也皇氏不應引此凶荒之服以釋素衣麤裘也余疑此疏非皇氏讀書偶記

卷二

十四

之舊本也

黃衣狐裘

邢疏曰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時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與息民異也先君子曰黃衣狐裘兵事用之詩羔羊章孔疏詳引裘制及此云若兵事既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定九年傳云哲憤而衣狸製是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何氏集解曰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邢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先君子曰孔曰朝服皮弁服邢疏知其誤乃云視朔之服然本文言朝服何得云視朔服也玉藻云孔子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疏謂朝服緇衣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是此節的註紹祖按邢疏云云所謂又從而為之辭也天子視朝皮弁服周禮

讀書偶記

卷二

十五

司服文及玉藻皮弁以日視朝是也諸侯則元端緇衣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玉藻又云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視朝則天子皮弁而諸侯元端聽朔則天子元冕而諸侯皮弁者皆下天子也視朝聽朔君臣同服孔子魯臣若服皮弁服以朝是意欲感君之廢禮而自蹈非禮之譏何以為孔子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先君子曰此九字當作一句讀與上君子質而已矣相針對

一 彼哉彼哉

子西之阻孔子與晏嬰之阻孔子一也孔子稱平仲之善交而不以為嫌獨嫌子西哉於齊則聞不能用之言而行不以季孟之待而小滯也於魯則三日不朝而行不以司寇一官而繫心也楚不能用書社之封夫子自不肯受何關於子西之阻不阻哉楚之僭王久矣子文叔敖皆賢相也而不能改夫子於子文稱其忠而獨以此薄子西責人以難不至是也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其事亦非孔子所及見但召以致亂葉公會知而諫之孔

讀書偶記

卷二

十六

子親至楚必逆觀其事也一身之死何足惜以召亂而幾覆國則其不知甚矣彼哉彼哉之外之者或以此與余友婺源王經大名元嘗語余曰吾聞諸鄉先輩夫子適楚接輿歌而過孔子曰已而已而戒其無至楚也今之從政者殆而言子西之將見殺不可至楚而罹其禍也其言似亦有理附記之

知好色則慕少艾

陳定宇集有曰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朱子曰艾美好也陳文簡攷古編孫季昭示兒編皆云艾字徧考載籍金無美好之說曲禮魯頌荀子皆訓艾為老孟

子艾字解不通孟子之意即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少艾之少上聲言少時慕父母及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衰甥吳彬問曰屈原九歌云竦身長劍兮擁幼艾非以艾為美好乎答曰慕父母慕少艾慕妻子慕君一樣文勢安得第二句獨為慕父母之心少衰以楚辭為證則據朱子之說為是余按朱子本用趙氏註則漢人自有美好之訓張衡東京賦曰齊騰驥而沛艾薛綜註沛艾作姿容貌也則亦有美好之意

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讀書偶記

卷二

十七

趙邠卿註曰毀社稷而更置之朱子曰毀其壇壝而更置之蓋申邠卿之意如此語簡而明孫氏疏乃曰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勾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之變置有見於湯之時然也此等異說本沿於孔冲遠禮記正義而近世王梨洲全謝山乃主之何與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鄭康成註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國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章昭

註曰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爲厲山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余按章註雖分夏祀商祀而與鄭氏皆大概言之非有變置之說惟孔冲遠疏云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此本以臆言之非有所徵而又曰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則亦不敢決也余謂祀農及棄卽稷神矣而云以配稷神此亦臆說當是前專祀農而夏以後始以棄配農也全謝山曰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

讀書偶記 卷二

十八

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然其所黜者乃配食之神而非其正神也則是兼孔氏之兩臆說而爲之辭而抑思當孟子之時爲共主者不猶是棄之子孫乎棄不且郊祀以配天乎而謂孟子言旱乾水溢欲使其子孫變置其祖宗之祀而更立一神有是理與故吾之釋此必趙氏與朱子之言爲斷

讀書偶記 卷三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祥禫

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據之以爲喪當二十五月閒傳曰知錄誤以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也與大祥閒一月鄭康成據之以爲喪當二十七月日知錄謂鄭氏之說後儒所不敢議蓋懼短喪之譏意以王說爲是也余謂儒者議禮貴其是爾豈必有

讀書偶記 卷三

所畏避夫父母之恩厚矣服喪者豈斤斤計較於年月日之間唐王元感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使遵而行之亦不爲過喪服父在爲母期父卒爲母三年在爲母三年從之然猶齊衰而不伸斬明洪武七年始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今遵而行之未而要非聖人制禮之意故張東之一議有以爲過者而其說卽廢也但反覆思之終當以二十七月爲是而所謂二十七月而禫則不敢信蓋檀弓之是月禫謂祥後之月也閒傳之中月而禫亦謂祥後之月也鄭氏王氏似皆有所未盡鄭氏釋中月爲閒一月至二十七月而禫如是而徙月而樂則二十八月也王

氏釋是月禫爲祥禫同月如是而徙月樂則亦當二十六月而非二十五月今按喪豈能有定日凶事先遠日祥當卜於月之下旬假如晦日遇喪將何卜勢不能不卜於二十六日且又如遇喪之晦日爲大建再期之月爲小建豈可先一日而大祥則愈不可不卜於二十六日如是雖祥禫同月可也徙月而樂則二十七月也假如遇喪之日在上旬中旬祥卽卜於再期之月則祥禫斷非同月當於二十六月禫徙月而樂則二十七月也中月者謂祥之月與免喪之月之中釋中爲間可也言不同月也何必釋中爲空一

讀書偶記

卷三

月以求合於喪服小記之文乎禫後猶綬冠黃裳踰月吉祭則禫非免喪之月可知後儒伸鄭說者於此說不能通則曰禫當從吉事先近日既未見有明徵而喪二十七月實據月數非謂二十七月之日數如下旬遇喪至二十七月之盡而卽除卽上旬一日遇喪亦必至二十七月之盡而始除禫雖在二十六月之中旬徙月而二十七月未盡其餘日不得計算必至二十八日之一日而始可樂也如鄭之說祥後空一月而禫則徙月而樂須至二十八月之盡而喪二十八月矣如云徙月祇是匝月而二十七月二十八

月之月疑矣如云禫後之徙月不必匝月則是禫卽免喪假月盡而禫初一而樂且吉祭則祇可謂之徙日踰日而不得謂之徙月踰月矣王肅非欲短喪者也但泥於三年問之語而不詳核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耳喪三年者二十五月言其正二十七月言其加至于朝祥暮歌而謂踰月則善與祥之日鼓素琴孔子旣祥五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皆記禮者之浮辭異說更何所取伸鄭說者亦何必周旋辭費於其際乎

讀書偶記

卷三

魯人朝祥暮歌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而已之祥十日而成笙歌有是理乎此亦說之不攻自破者也鄭云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伸其說者曰十日而成笙歌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然則魯人之歌獨不可謂之省歌而謂之正歌乎辭費而且勉強此不足以闢王肅之說也吾故曰此皆記禮者之失也杜氏通典曰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其言明白宋史禮志因一終字而致疑謂如此則是二十八月用鄭說而失其義夫君卿明言二十六月而禫二十七月吉而除何得有二十八月而鄭言二十七

月禫乃不疑鄭之說不明而疑君卿乎

喪服不為高祖制服經有闕文

喪服齊衰三月但有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鄭注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賈疏曾祖宜小功也者據為父期而言三年問云至親以期斷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然則何以三年也曰讀書偶記卷三

四

加隆焉爾也使倍之故再期也為父期則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總麻加隆為父三年則祖期曾祖大功高祖小功故鄭云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疏又云減其日月恩殺也者謂減五月為三月因曾高於已非一體恩殺故也敖繼公曰曾祖之父本服在總麻以義推之亦當齊衰而經不言之者蓋高祖元孫亦鮮有相及者也沈括曰高祖元孫服先儒皆謂同曾祖曾孫故不言或云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非也會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之服喪三月故雖

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無遠近皆曰曾孫顧亭林曰詩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禮記郊特牲稱曾孫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賸宗廟之中無稱元孫者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之父自注云後人謂之高祖非經文之脫漏也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可以見曾孫之子百有餘歲而曾孫之孫亦可見矣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近歛人程瑤田作通藝錄有曰曲禮三十曰壯有室此周公緣人情以制節度所以絕人凶短折之極而讀書偶記卷三

五

斬人致壽考之福也是故三十有室踰年生子則三十一歲見子六十二歲見孫九十三歲見曾孫七年曰悼則曾孫出悼入殤之年尚不能備禮於曾祖至可備禮而曾祖年百十歲矣若夫元孫得備禮於高祖則高祖之年百四十矣而謂得見之乎不見其人為制服此喪服之精義也後世二十娶婦八十外當見元孫後世聖人緣小功月數以制齊衰五月之服以服曾祖而以齊衰三月之服服高祖亦未始非稱情而立文也余謂喪服齊衰三月之曾祖父母當作高祖父母而曾祖父母經有闕文故諸儒於此展

轉相釋而皆不能無勉強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然則總麻獨非兄弟之服而可以其日月服至尊與鄭註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既可以齊衰加於總麻獨不可以齊衰加於小功與即曰恩殺而自大功減至小功日月足矣必減之而至於總麻之日月與賈疏引三年間加隆之說此本記禮者之失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然則三年必是正服非加隆也今即據而釋之則加隆會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不加則會祖宜小功高祖宜總麻而同為三月之服何與賈疏又云會高於已非一體故恩殺此

讀書偶記 卷三

六

尤無理此體不自會高而來將自何來蓋雖萬千百世而一體也况會高乎敖氏云高祖元孫鮮有相及故不言夫曰鮮相及則必有相及者矣而竟可不言乎沈氏之言較為近理然自會孫以下至百世可以統曰會孫自會祖以上至百世不可統曰會祖也衛太子曰會孫蒯躄敢昭告於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但稱會孫而不云會祖此於經無所據則豈可以會祖統高祖而不言也亭林顧氏申沈說而又失之者也其言曰齊衰三月但言會祖父母而不言會祖父之父母自注云後人謂之高祖是并欲沒去

高祖之名不知亭林所謂後人者指何世之人乎鄭注與賈孔之疏無論已大傳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而遷者也爾雅興於中古隆於漢氏釋親曰會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將以為後於何人乎瑤田程氏申敖說而又失之者也三十曰壯有室蓋言至三十而必當有室非謂必待三十而後可有室也瑤田以此為周公制禮之精義則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矣制禮莫如周公行禮莫如孔子則孔子十九而娶於并官氏俗作開里志作元皆非是二十而生伯魚矣而謂高祖之見元孫必百數十年而不必制服

讀書偶記 卷三

七

乎夫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斷無高祖不制服之理服以尊卑親疏遠近為差亦斷無會高同服之理故吾謂唐人議禮一切皆舛而獨增齊衰五月以服會祖而以齊衰三月服高祖為深得聖人之意蓋以其能補經之闕也此經會祖父母當為高祖父母固已又當在此章之首斬衰首父雖諸侯為天子不先也齊衰三年首父卒則為母齊衰期首父在為母齊衰不杖期首祖父母總麻三月首族會祖父母而齊衰三月會祖父母在寄公為所寓大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為舊

君君之母妻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之後舛矣猶可言也乃并在繼父不同居者之後不可言也聖人制禮其輕一本之親固如是乎嗚呼孰謂經之無闕漏無舛舛乎而謂此必爲曾祖父母而非高祖父母乎而謂此曾祖父母已可以該高祖父母乎

或曰如子之說則總麻章何以但有曾孫而無元孫曰余固言之矣曾孫而下可以曾孫之名統也夫五服者據三年期大功小功總麻而言也然而斬衰齊衰分爲二矣期大功小功皆有分矣且齊衰三月自

讀書偶記 卷三

八

以齊衰爲次而不次之小功之後則不得以總麻疑也其增之爲齊衰五月自不次於小功之前則不得以小功疑也不特此也大功無受章忽出其中殤七月之文喪服小記曰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夫殤者未成人者也七月之喪何所屬也經不當爲未成人者特制七月之服小記不當爲此一語而出七月三時之釋明矣又不特此也總衰牡麻經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夫天子七月而葬此亦似七月之喪而經次小功之前者以其非齊衰也吾疑經有齊衰七月之章以服曾祖而今闕之也

四世而總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鄭云四世共高祖此語不可易也近有因喪服不言高祖元孫便謂服窮於曾祖曾孫殊不思族曾祖爲高祖之子族祖爲高祖之孫族父爲高祖之曾孫族昆弟爲高祖之元孫而我皆服總豈反於一本之高祖而無三月之服乎我所服總皆同出於高祖故因高祖而謂之四世言與之同此四世之祖也不然族父祇一世族祖祇二世族曾祖祇三世故知四世之必指高祖今其說以已爲一世上數之至曾祖而四世下數之至曾孫而四世則是

讀書偶記 卷三

九

以五爲九者易之爲以四爲七也上殺者由父而上殺之下殺者由子而下殺之旁殺者由同父而旁殺之至於四世而服窮亘古未有易之者也今其說乃云由已而上殺之下殺之殺者何殺其三年而期殺其期而或大功或小功殺其大功小功而總麻也由已而上殺下殺則已必有服已之服而後可也說之不可解者未有如此之甚者也

高祖之父

元陳定宇集有其甥吳仲文問高祖之父當何如稱定宇答曰程伊川嘗論此矣祇當就始祖數起爲第

一世次爲二世祖以次而下吾竊以爲士庶之家不比王者諸侯如經傳所云皆是自吾身推上去如云四世而總五世祖免四世爲同高祖五世謂同高祖之父左傳載孔子家事弗父何正考父杜注金是自孔子數上去或六世七世金不是自上數下則謂高祖之父爲五世祖高祖之祖爲六世祖甚當縱伊川有此說惟從其的余按杜注左傳云孔子六代祖孔父嘉至弗父何注曰孔父嘉之高祖正考父注曰弗父何之曾孫定宇亦祇是大概說耳然其言高祖之父當稱爲五世祖則甚確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

出妻之子爲母期

日知錄曰出妻之子爲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余按賈疏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連上文爲舊傳而以傳曰以下爲子夏釋舊傳之意傳中引傳本以證已意豈反引舊傳而釋之賈疏非是然亭林之說亦可

商經皆言服爾未有言無服者也言服而無服者可知故傳每推言無服以足經意若以此二句爲經非惟與通經體例不合而章首期者二字亦貫不下竊意出妻之子爲母期二句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施服二句此子夏引舊傳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此又子夏傳也不言傳曰者蒙上文且文勢不便捷此二字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二句此又子夏引舊傳也復言傳曰者亦文勢當然且子夏作傳時宜無傳曰二字當是後人所加若引舊傳而着傳曰二字此則子夏原文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一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賈疏曰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者案內則云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彼終其身爲終孝子之身此終其身下乃云如母死則喪之三年惟據終慈母之身而已余案如疏所言則是子生養其庶母此子既能生養其母何取於去其死母而母他人又何以謂之慈母竊意生養之終其身句內兼

有此慈母生之養之之意故子報其生養之恩死則喪之三年如母也

喪服小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也蓋妾母生子而死而他妾生子而子死或庶祖母生子而子死皆可以乳此子而生養之又或子雖已不須乳而尚甚幼不能自生自養而庶母無子者庶祖母之無子者亦可以生養此子死則皆當喪之如母小記之所謂爲後卽喪服傳之所謂爲子非立此子以爲庶母庶祖母後也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一

喪服大功無受章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鄭注以日易月者謂生一月哭之一日也賈疏若至七歲則八十四日哭之又云此於子女子子下發傳則惟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蓋亦自疑於八十四日哭爲日太多而爲此說也余謂傳雖於子女子子下發其實通論長殤中殤下殤無服之殤年數之差故

下叔父姊妹昆弟之長殤中殤小功章叔父遺孫昆弟之下殤皆不復發傳况鄭注亦明云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恐不得以此爲專據父母之於子也其傳自子生三月以下自應專據子而言耳王肅馬融以爲以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期親以旬有三日哭總麻之親則以三日爲制賈疏辨之而宋劉敞亦同王馬之說近世吳江沈彤亦以爲是余謂經爲殤制服長殤中殤皆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則總麻雖長殤已無服何得於無服之殤而有哭若從賈說則叔父姊妹昆弟等皆不哭而情不能已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三

若從王馬之說則總麻孩子皆哭而情已不屬也蓋諸家皆泥於八十四日哭之文不知鄭意祇謂八十四日之外不應復哭非謂八十四日之內日日哭之也

傳曰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復申言之者蓋懼後人不知此義而謂以日之服易月之服也而豈意後世因漢文之遺詔而有以日易月之說竟至有二十七日釋服者

繼父同居

喪服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芻也傳曰夫死妻穉子

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喪服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鄭注小記曰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孔疏曰異居其別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其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顧亭林曰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

讀書偶記

卷三

十四

勸天下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余以爲鄭注孔疏及顧氏之說皆非也小記所謂同財而祭其祖禰卽喪服傳之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皆謂其繼父之財非謂其子之有財也子有財則母可不更適卽不能安其室雖無大功之親其小功以下亦不肯使其子從而以其財適人安得有同居而異財者鄭注孔疏皆誤看同財二字故非是然母所更適之人本是路人何以生繼父之名而且爲之服則以其能盡繼父之道而能盡繼父之道莫過於爲之築宮廟而使之祭其

祖禰官廟祇是築室於外使之自祭於室中耳不可泥看廟字蓋不奪人之子以爲子而不使其祖父乏祀其恩不可以不報是以爲之服爾亭林以爲後儒爲之辭者非是然則同居異居必以有主後無主後爲斷繼父既無大功之親而後終無子則爲之齊衰期雖子已長大自有財而異居猶同居也繼父後有子是已有主後則爲之齊衰三月雖見同居猶異居也若僅僅依之飲食而不肯使之得祀其先則此子豈宜舍己之父而父路人如是則雖同居與未嘗同居者等耳此先王所以教孝而亭林所謂勸人不獨子其子者其義亦未精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五

亦是大義然此本論喪服須從內推出不可自外說入所以必言無大功之親者古者大功同財後世兄弟異財有期親而不能收恤者况大功乎如是而從母更適其繼父苟能生之養之爲之娶妻生子則亦當爲之服矣亭林蓋有慨於後世而爲此說耳或問子從母嫁可以從其姓否余曰今人母有數子以其幼子適人所適者無主後或可以從其姓若禮則斷無是傳曰母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則此子別無兄弟豈可從他姓而使己之父無後乎若已後有數子而繼父無子可以使一子嗣之若已

祇有一子則斷不可以為之嗣但繼父既盡其道而為築官廟亦當為之築官廟而別祭之并祭其嫁母亦可也此經之所不言而可以意推之者也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鄭注善之也孔疏皇氏以為原憲字子思鄭既不注皇氏非也余按曾子子思之師師不當以字稱弟下章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呼其名者是也此恐當從皇氏不然子思之哭嫂也以下是記禮者之辭非曾子之善之也又

讀書偶記 卷三

十六

不然此曾子是曾申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是曾申人亦稱之為曾子也

或問曰喪服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似可為嫂服其叔之證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下即言子思之哭嫂也為位似可為叔服其嫂之證余曰不然且如喪服記言妻降一等則應為叔服大功檀弓子思之哭嫂為位而上所言乃斥小功不為位豈有叔為嫂服小功而嫂為叔服大功之理是以知此兩節不足以證此也檀弓明言婦人倡踊此小功自

是娣姒之服喪服注兄弟者族親也如世叔父母則父之兄弟從祖父母則祖之兄弟是也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推而遠之也奔喪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叔嫂記文重叠正恐人之誤會於此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喪服大功章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祖父母是正尊不得言報然自有服至世父母叔父母其下當有報字或其文別見而經並不見者逸也鄭於此無注賈疏從夫而服故大功也若然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為此妻著何服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七

案下總麻章云婦為夫之諸祖父母報鄭注謂夫所服小功者則此夫所服期不服報夫夫服小功而妻從服總麻則報之夫服期而妻從服大功則不報有是理乎王肅曰父為眾子期妻小功為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以其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明妻同可知其言未必無理但引而進之一語不可通耳近吳江沈氏彤詳引賈疏王肅之說而斷之曰昆弟之子婦與夫之世叔父母相為服大功至於夫之祖父母則以正尊而不服報又與世叔父母不同余案總麻章有庶孫之服賈疏庶孫之婦總以其適子之婦

大功庶子之婦小功適孫之婦小功庶孫之婦總是其差也沈氏近時人其不能據此以辨賈疏夫之祖夫母爲此妻著何服之語或一時讀不貫蓋因庶孫之婦文連庶孫之中殤而忽之乃賈自釋之而自忘之何也且其所謂適孫之婦小功者其文亦不見於經惟齊衰期章有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或可以此推而得之然鄭注賈疏亦未言及也敖繼公曰世父母叔父母不言報者文畧也小功章不見適孫之婦文脫也其說近是而亦未密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八

案夫之二字直貫下三項人祖父母爲孫婦服總非報也若於世父母叔父母下增一報字則於上祖父母三字有碍若以夫之祖父母另爲一行而於世叔父母下增報字則世父母叔父母上又不可無夫之二字反覆思之其文必當別見而非此畧也攷父母爲適婦服大功爲庶婦服小功今昆弟之子婦無分適庶而一概爲之大功則是昆弟之子婦其服過於已之子婦而於旁殺之義不明故吾疑王肅之說不爲無理但從王說而爲昆弟之子服期其妻服我大功而我報以小功於義亦未有安意古人必有道以

處此而今不可以臆說要其文必別見而今逸之則無疑也

齊衰期章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注疏反覆言之祇是推得有適婦者無適孫婦耳適子在立適孫則孫皆庶子之妻在是適孫之母在也適子死而立適孫而適孫雖立其妻祇同於庶孫之婦不得謂適孫婦也祖父母亦祇爲之服然而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適子死而總不服小功

立適孫矣有適婦者無適孫婦則適婦死而有適孫婦矣但適孫雖立而祖祇爲之服期不得同於適子之三年則雖爲適孫之婦亦不得同於適婦之大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九

而又不可儕於庶孫之婦之總而祖當爲之服小功也此經傳之所未言而可以推而得之者也則謂之其文未脫亦可也

經不爲族會孫族孫制服

總麻章云族會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賈疏曰此四總麻與已出同高祖已上至高祖四世旁亦四世下文惟有從祖昆弟之子鄭注曰族父母爲之服而族會祖父母無族會孫之服族祖父母無族孫之服何以服我而不報也則喪服之有逸文可知也近有力主喪服無逸文者爲之說曰服會孫總麻

三月今服昆弟之曾孫如已之曾孫不見旁殺之節所以不報族曾孫者此也若服從父昆弟之孫如已之曾孫其何以處昆弟曾孫轉不為之服乎所以不報族孫者此也若然則服從祖昆弟之子如已之曾孫又何以處此兩種人而不為之服也且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其妻服大功經亦未有報文而諸儒推之曰必報以大功若以服庶婦小功言之則豈獨無旁殺之節而未有說以處此也則無逸文之說不可信也總之服曾孫之服五月則服族曾孫三月同於元孫理自宜然此後世之法之可行者而不必瑣瑣執

讀書偶記 卷三

經以訾其妄也

讀書偶記卷四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重黎義和

堯典乃命羲和孔傳曰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孔疏引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民世叙天地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

讀書偶記 卷四

國之祖故東晉譏其并兩人以為一孔疏又謂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通掌之故嗣征云羲和涸滂廢時亂日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余按重黎固出二帝而義和祇是一官未必義為重之後和為黎之後法言不足據也上古天事恒詳故堯典總命羲和之後又重之以分命申命然觀欽若昊天數語非專命重而分命申命中各有天地之事如寅賓出日天也平秩東作地也亦何嘗言義掌天和掌地哉及至夏商以後人事詳而天事畧周則馮相保章屬於太史其職愈微觀嗣征之義和已是一人不然則不應共在

一邑而同涵淫而廢時亂日也史遷以重黎爲楚國之祖索隱引劉氏云對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顧亭林以爲順非而曲爲之說然史遷自本鄭語楚語言之鄭語上言楚爲重黎之後下言黎爲高辛氏火正楚語言重黎氏世叙天地卽言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蓋重黎自是天地分司義和則實天地共掌後世因義和承重黎之後其官同義和可以并言之因并重黎而連言之此在周時已然楚之先吳回爲高辛氏火正而楚自是吳回之後

讀書偶記 卷四

二

司馬氏爲程伯休父之後程伯休父自是火正黎之後而國語乃連言重黎而史遷因之者祇是因義和而并重黎爲一官非并重黎二族爲一人也亭林於國語不甚究心故亦從東哲而議史遷之失耳協朕夢出左傳國語非古文泰誓憑空撰出故謂泰誓爲偽則可謂朕夢協朕卜爲偽則不可也余是以云亭林於國語不甚究心也東坡嗣征傳云義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故羿假仲康之命征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以爲其言甚當陳經尚書詳解亦以爲其論甚高仁傑遂因此謂嗣征之義和卽斟灌斟尋而以爲汲冢書有之不知竹書

明言仲康五年命嗣侯帥師征義和二十六年寒泥使其子澆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尋且左傳言澆是泥因羿室而生何可并此兩事爲一事也東坡本以意言之想當然耳乃仁傑既謂汲冢書有之而其誤如此不可解矣

顏懿姬

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其姪鬻聲姬注曰顏鬻皆姬母姓姓當日氏漢後多混爲一此本不誤日知錄引之亦未以注爲誤也而乃以證顏之當爲姬姓爲魯族不知何以自誤懿姬爲姬姓爲魯族懿姬之母

讀書偶記 卷四

三

顏氏何以得爲姬姓魯族乎子女繫之以母姓漢書多有之如栗太子衛太子史皇孫淳子紀翁主之類卽元帝爲許后所生亦嘗稱許太子亭林非不知之而欲傳會姓譜以顏爲伯俞後乃下筆鹵莽如此不思顏乃懿姬之母氏非懿姬之父氏若以懿姬爲顏氏則與鬻聲姬又姑姪異氏乎

顏魯公自作家廟碑云其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日知錄引公羊傳邾婁顏穢事以爲不知何取於若人而爲祖而引顏懿姬以證

顏之爲姬蓋欲魯公祖伯禽也且無論公羊不盡可據卽令如傳所云子孫亦不應耻祖宗之不肖而求祖他人大禹郊鯀鄭祖厲王不謂亭林而有郭崇韜梁師成之見是狄武襄之所笑也

費惠公

金仁山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有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顧亭林曰春秋時有兩費左傳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在子思時滑

讀書偶記

卷四

四

國之費亡已久矣疑卽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余按滑都於費則此國本不各費亭林無須引此曾子書所稱費君費子據儀禮喪服臣爲君三年則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况子爲男子之美稱更不必爲爵則或季氏之費或秦滅滑之費邑凡有爲其地之宰者皆可稱君稱子而不可以此釋費惠公也然則此費惠公孟子稱爲小國之君自爲季氏亡後而據地自君者但仁山謂季氏自據其邑在三家分晉之前亭林從之以爲此季氏之後則恐不然當魯昭公欲逐季氏而齊晉不爲助至哀公乃如越以謀之而不

克者齊晉之臣惡傷其類而助之也至於田氏篡齊三卿分晉而季氏專魯自若則又齊三晉之所惡而欲亡之者也觀史記魯世家哀公之子悼公悼公時三家勝魯爲小侯卑於三桓之家下卽言韓趙魏分晉而此後更不見有三家意皆爲其陪臣所逐而其

聶政刺韓傀

戰國策韓傀相韓章曰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

讀書偶記

卷四

五

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又謂鄭王章曰鄭卽韓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感哀侯而殪之注蓋使立以爲鄭君之伴死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今本有改哀侯爲烈侯者非是太史公史記韓世家於烈侯三年書聶政殺韓相俠累俠累卽於哀侯六年書韓嚴弑其君竹書紀年作韓山堅卽韓嚴也與使聶政刺俠累之是兩人嚴遂自是國策未嘗言聶政殺哀侯而太史公所載其年不同自是兩事也惟刺客傳云嚴仲子事哀侯與相俠累有隙此句實誤而韓仲子所事乃烈侯也

索隱謂傳聞異辭太史公欲兩存其說者非是觀傳
下文政刺殺俠累殺數十人並不言刺哀侯可見此
侯傳寫之誤又年表書此亦在烈侯三年後十年而
烈侯始卒是國策所謂兼中烈侯蓋傷而未死後一篇言
刺相兼君即兼中故又有謂後一篇之哀侯當作烈
侯言許異使烈侯佯死故終烈侯在位之十年而許
異為相案是時烈侯立三年矣如所言而下文立以
為鄭君不可通烈侯時韓未滅鄭亦不可稱鄭君意者東孟之會君
相皆在而哀侯為烈侯之孫時或相從在會當聶政
奮擊之際將及哀侯故許異蹙而使之佯死以避其
鋒國策蓋舉其謚而終言之其實此時哀侯不在君
讀書偶記 卷四 六

曹交

趙氏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也而朱子從之按左
傳宋滅曹在魯哀公八年故王伯厚云曹亡久矣而
闕百詩毛舉集注之失有曰曹交以國為氏非君弟
也然百詩又著辨以駁王氏謂越滅邾魏滅中山皆
復見於紀傳安知曹滅於宋到孟子居鄒時百七十
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觀交願因鄒君假館而受業
儼然有滕更挾貴之風則朱子之從趙氏不為無見
是百詩亦未有定說也余謂邾中山復見而曹未嘗
復見趙氏避難匿於壁中而注孟子忘曹之已亡耳
非他有所據也今按曹交雖不知何國人當是邾之
讀書偶記 卷四 七

遠族而與邾同姓者攷圖稱陳留風俗傳云顓頊之
後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其裔孫挾周武王封邾
葛洪要字顏魯公家廟碑皆同是邾也邾也邾也顏
也皆曹姓也今人但知曹為文昭而不復憶有此曹
矣曹交與邾為同姓故有見君假館之說而百詩疑
其有滕更挾貴之風觀其詞氣之間亦是有此意
扁鵲

漢書高帝紀注引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桓
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渤海人也魏無桓侯師
古曰瓚說是也余按史記扁鵲傳云為醫或在齊或

在趙在趙者號扁鵲正義於在齊下注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班志盧屬泰山郡是韋昭之說亦不誤特史記為齊桓侯昭云魏桓侯疑傳寫譌齊為魏耳今攷史記載晉昭公時趙簡子專國政一事又載號君太子及齊桓侯二事傅元曰是時焉得有號又曰是時齊是桓侯裴駟曰謂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而亦無以為無號解也余據六國表簡子卒於定王十一年歲在癸未齊桓公午卒于安王二十三年歲在壬寅相距八十年况所紀者非簡子卒時事而自晉昭公卒至簡子卒又六十五年

讀書偶記 卷四

八

蓋一百四十餘年而裴氏謂相當何耶余又攷韓非子書亦引此事謂為蔡桓侯蔡桓侯時有號君矣而又不能下及趙簡子意太史公故為荒幻之辭而云或在齊或在趙不必其為何方為盧醫為扁鵲不必其為何名或在春秋之初或在春秋之末不必其為何時以見扁鵲之為非常人一如其師長桑君耳而師古執臣瓚之說斷之亦泥矣

五諸侯

漢書高帝紀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應劭曰雍翟

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五諸侯者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漢出關而東之時已得三秦矣時雖未得常山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叔孫通傳謂從五諸侯入彭城時雍王在廢邱被圍非五諸侯數也劉貢父曰常山安得有兵陳餘其一也吳仁傑曰去常山而取陳餘是也然申陽之降即置河南郡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并陳餘所遣兵是為五諸侯兵且史稱劫五諸侯兵則以兵為主故趙以遣兵助漢在五諸

讀書偶記 卷四

九

侯之數而常山不與叔孫通傳言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不言兵者省文也近又有謂塞翟既降即置隴西北地等郡與申陽同而淮陰侯傳云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是魏河南韓齊趙也又有謂當據七國言之故項羽入秦亦云將五諸侯漢即秦地項即楚地則五國者齊趙韓魏燕也猶言率天下之兵耳余謂諸家之說互有得失後說得其大意然當漢入彭城時齊燕實無兵從也韓信傳云令齊趙共擊楚彭城但言令齊耳非實有其事其時齊方與楚戰無暇從漢且既言塞翟置郡與申陽同申陽即河南而又言河

南在五諸侯之數是舛也况塞翟是時實未置郡據高帝本紀置郡在雍滅後而是時欣翳有國如故則吳仁傑之說是雍方在廢邱被圍不與此數則顏師古之說是然陳餘所以遣兵以漢誑之以張耳死則常山非獨無兵即張耳以誑餘故亦未嘗身從餘雖遣兵助漢而實未自來則皆不在五諸侯內而師古貢父仁傑之說俱非也余按叔孫通傳所謂從五諸侯者以諸侯為主仁傑謂不言兵省文恐非塞王欣翟王翳此二後復韓王信此常以兵從者魏王豹敗後謁殷王卬敗後此五王者從入彭城皆有明證申陽鄭昌降後不復見

讀書偶記

卷四

十

於紀傳或前死知不與也此章昭所舉五國是而雍時已敗一語殊不得其要領則蛇足也帝紀所謂劫五諸侯兵者以兵為主塞翟魏殷其王皆身從則固以其兵從矣鄭昌雖前死河南雖已置郡而其兵必從此五國者非心服故曰劫若韓王信本漢所立陳餘兵亦其自遣非漢劫之知不與也此如淳所舉五國是而其意未申不知與余同焉否也此舉諸侯從魏殷韓也諸侯之兵從者七國塞翟魏殷河南韓趙也若項羽滅秦所將五諸侯吳仁傑亦言此當舉六國而是時魏豹燕臧荼趙張耳齊田都皆從獨韓不從然韓成本項梁所遣畧

定韓地者則亦不啻身從矣此則可以大意得之者也

百年之間見侯五

史記功臣侯年表云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張守節正義曰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其仁戴侯祕蒙穀陵侯馮偃也班氏漢表云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溫公通鑑載其事於太初三年睢陽侯張昌國除之後史表作睢陽而云至是見侯裁四人胡三省注曰鄴侯蕭壽成繆侯酈世宗汾陽侯斬石封并睢陵

讀書偶記

卷四

十一

侯張昌爲四人耳今按漢表太初時國存者曹宗酈終根其仁張昌斬石封祕蒙六人史云五人蓋不數張昌又馮偃於建元四年嗣侯史漢二表不載國除之年而下卽云元康四年詔復家則太初時必已絕此正義之失通鑑之意亦不數張昌而不知史遷已不數之故曰至是見侯裁四人若蕭壽成以元封四年已國除矣而胡三省乃并與張昌同數爲四人此胡三省之失至酈終根於元鼎二年已嗣其父世宗爲侯而三省尚以爲世宗終根實嗣爲繆侯非復曲周舊封其仁於元鼎四年嗣其父章爲埤山侯非復

陽河舊封靳石封於元鼎五年更封江鄒侯非復汾陽舊封則守節三省均有未詳今靳以史遷見侯五為定平陽侯曹宗繆侯酈終根埤山侯其仁江鄒侯靳石封戴侯祕蒙則史公之意得矣若曹宗於征和二年國除酈終根祕蒙於後元二年國除其仁於征和三年國除靳石封於太始四年國除故班氏漢表云靡有子遺耗矣而太史公叙事則至太初而止猶有五人也

王陵

漢書高祖記秦三年七月南陽守齧降引兵西無不讀書偶記 卷四 十二

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晉灼曰功臣表戚鯁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王陵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戚鯁初從即為郎以都尉守蕪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者晉說非也韋氏改襄為穰者蓋亦穿鑿也司馬貞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時所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余謂師古之說是也而其言畧故小司馬索隱不從而從臣瓚然未攷耳按王陵傳高祖

入咸陽陵居南陽不肯從及還擊項籍迺以兵屬漢高祖紀元年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通鑑亦云王陵至是始屬漢是自此以前陵尚持楚漢兩端也且陵本與漢同起金屬楚亦不必言降而陵之見漢王實在南陽未下之先陵傳雖不言觀張蒼傳可見也蒼傳云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迺言沛公赦勿斬是陵與漢共攻南陽既下而西遂留南陽而不從烏得云至丹水而始降乎然則此兩人者皆別一人而此王陵非安國侯更明矣臣瓚謂韓成時封穰侯此亦非也項梁已立成為韓王時王而非侯也至項王主封乃始廢而侯之耳何索隱尚以其言為是耶

馮無擇馮敬

漢書高帝紀問魏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敵灌嬰賈誼傳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史記正義同誼陳政事疏中有曰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造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如淳曰馮無擇子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余謂此或敬遭刺而未死故賈

讀書偶記 卷四 十三

誼據而言之不則有兩馮敬而注誤為一也攷淮南

厲王之死在文帝六年賈誼之疏上於七年通鑑及綱目俱載之六年余以賈誼傳作服賦後百官公卿表下文歲餘之言徵之似當在七年也

帝七年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其奏淮南王時以典

客行御史大夫事十六年申屠嘉為御史大夫則馮

敬始遷景帝紀後二年春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與

戰死則敬雖為淮南所刺而未死明矣然魏豹反於

高帝二年丙申而馮敬已為之騎將高帝且賢之非小

弱也至景帝後二年己亥凡六十四年而戰死其事已

可疑又賈誼傳為長沙傅三年作服賦有單閱之歲

讀書偶記 卷四 十四

四月孟夏之語則在文帝六年其謫長沙當在四年

時馮敬未為御史大夫百官公卿表四年而絳侯周勃

三年十二月就國時以十月為歲首灌嬰薨於四年十二月

似賈誼之謫不關此數人故楚漢春秋謂別有絳灌

而余亦疑別有馮敬也功臣表博成敬侯馮無擇亦

當別是一人非敬父也高帝紀謂敬父無擇為秦將其父諡

灌夫

夫傳云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故蒙灌氏姓

為灌孟其後又云宗族橫潁川又云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族皆得棄市罪不應孟一人蒙灌姓而張

氏一族從之姓灌又不應蒙灌姓者一人得罪而真

灌氏一族因之皆棄市此亦史之可疑者也

杜周

漢書杜周傳云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

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

此蓋沿史記之誤也案百官公卿表周為御史大夫

在天漢三年癸未居位四年薨在太始二年丙戌而暴勝

之代之至征和元年己丑巫蠱始起衛皇后弟子長平

侯伉坐誅周時死已四年矣若桑宏羊與上官桀等

讀書偶記 卷四 十五

謀反在昭帝元鳳元年壬寅周死十七年矣不知史漢

何以誤至此也攷史記逐字下本有盜字疑為逐盜

刻深而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十字為傳寫者誤

增班氏不檢而又削去盜字乃愈惑矣

術陽侯建德

漢功臣侯表云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侯元鼎五年

三月壬午封四年坐使南海逆不道誅案元鼎五年

或為三年之譌攷南粵傳不載建德封及使之年惟

云相呂嘉反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立明王長男

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時王粵者名與為明王嬰齊次子其母中國膠氏女

也故武帝紀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意
嬰齊自漢歸粵為王後遣其長子建德入宿衛封高
昌侯嬰齊死而次子興立漢迺更封建德為術陽侯
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與王太后入朝而使
建德歸國與俱也史雖不言而尋其始末封在三年
使在四年建德歸而為呂嘉所立在五年漢討而誅
之則在六年也表年月皆不明而胡三省注通鑑於
反而僭王時迺云建德降後始封術陽侯史蓋追書
之建德反而伏誅何曾降真無稽之說耳

成安侯韓延年

十六

讀書偶記 卷四

表云父千秋以校尉擊南越死事子侯元鼎五年三
月壬午封余案呂嘉以五年四月反擊殺韓千秋則
表三月封必為五月封之譌可知摻安樂表亦同此誤表又云
坐為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與入穀贖
完為城旦攷李陵傳成安侯韓延年以校尉隨陵戰
死則似未嘗失封不知史舉其舊封或復封及死事
皆表所當書也

褚先生

太史公三代世表後褚先生忽綴一篇設為張夫子
問而褚答之索隱曰褚先生蓋腐儒也設主客引詩

傳曰契棄無父及據帝系皆帝譽之子是也而未引
蜀王霍光竟欲證何事而言之不經蕪穢正史輒云
豈不偉哉一何誣也余謂褚先生非腐儒且不端之
士耳此篇必作於孝昭之時疑霍光時有異志故為
此語以自結即王莽時甄豐等援引讖緯之心耳引
蜀王者故為迷亂其語以自文也索隱曰褚先生元
成間博士韋稜曰褚顛家傳宣帝時博士余謂韋說
是也漢書儒林傳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
石渠至淮陽中尉論石渠在宣帝甘露時其為郎必
在前矣而此篇云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下為

讀書偶記 卷四

十七

臣言故余以為必作於孝昭之時也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史家歲首書元

舊唐書歲首書元必書前元至某月某日書改元新
唐書歲首書元必書後元亦至某月某日書改元司
馬溫公作通鑑辟范夢得為屬嘗以手帖論之云凡
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
唐高祖更不稱隨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
稱唐天祐四年蓋自來史家多書後元惟新舊唐書
讀書偶記 卷五

各異故溫公特與范言之以范專任唐事也容齋洪
氏極論其非然如舊唐書之書前元至明年歲首突
書後元二年竟似無元年者亦不便於觀覽若至某
月某日提書某元元年又恐觀者誤為兩年而非一
年事然則不善讀書而但嗤著書者之例不善亦過
矣愚意不論書後元前元若書後元則即註其下曰
自某月某日以上仍某元幾年某月某日改元若書
前元則即註其下曰某月某日始改某元如此則意
明而無窒而不通之事矣
一朝之君或數年而一改元或一年而改數元故余

言之如此至若改革大事也如隋恭帝何妨直書義
寧二年五月戊午遜位於唐隋亡於分卷前直書唐
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位改元溫公貫千七百
年為一書欲其例之畫一故有是論然如此書之亦
不嫌於例不畫一也

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溫公通鑑
考異曰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
解止在明年耳秦本紀惠文王十年公子卬與魏戰
虜其將龍賈後二年事耳竹書紀年顯王三十八年
龍賈及秦師戰於離陰與

讀書偶記 卷五

秦本紀魏世家皆合考異雖引此事謂在後二年而
通鑑本文則載於三十六年朱子綱目亦然皆在蘇
秦方合從而未說韓此出於遊談之士誇大蘇秦而
魏齊楚前不知何據云爾今不取余按張儀以連衡說趙有云大王收率
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蘇秦傳正
用此語儀方短秦而欲敗其約豈肯誇大之者考蘇
秦合從在顯王三十六年歲在戊子張儀連衡始說
魏在慎靚王四年歲在甲辰中間正十五年此十五
年秦趙未嘗交兵雖齊魏受秦之欺一伐趙而秦不
自出師惟顯王三十九年秦伐魏四十年又伐魏四
十五年伐魏四十七年又伐魏慎靚王二年伐韓亦

非不出函谷關者韓魏鄰秦秦易侵之而自畏諸侯之約未嘗深入實不敢加兵於趙十五年也

韓姬弑其君悼公

史記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小司馬索隱曰姬亦作玼姬是韓大夫李斯傳若韓玼之相韓安也索隱曰即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余謂索隱之言非也按昭侯十年韓滅鄭已二十七年矣鄭固不得有嗣君即有之亦與韓大夫比肩事韓不得為弑其君且韓姬韓玼自是兩人不可混而為一李斯傳明云若韓玼之相韓安也

讀書偶記 卷五

韓安是韓亡國之君而韓玼為之想必是盡惑其君以擅其政而亡其國者故李斯援以比趙高也按秦滅韓安歲在辛未秦政之十七年也若韓昭侯十年歲在壬申周顯王之二十年也又壬申六十年而至周赧王二十六年又五十九年而至辛未為秦滅韓安之年相去一百二十年而可以混而為一乎但是時韓之君為昭侯何得復有君為悼公六國表於是年亦註韓姬弑其君又非史之誤書余細心推之而知悼公為晉之君也考竹書紀年周烈王六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是韓趙共遷之也顯王

十年鄭取屯留尚子是時韓改稱鄭是韓獨取之也自是不見晉事而晉之君為韓所虜則可知晉雖不成為君而固韓之君也悼公其晉桓公之子與韓姬其即韓昭侯之名與不書昭侯而變文書名史所以正其弑君之罪者嚴矣

顏師古註漢書不引周書諡法

漢諸帝紀註引諡法皆應劭說師古不增一語也其於諸侯王功臣侯王子侯諡皆不引諡法以釋之惟燕刺王傳引云暴戾無親曰刺廣川繆王傳引云蔽仁傷善曰繆而周書皆無此語江都易王傳引云好

讀書偶記 卷五

更故舊曰易與周書小異周書好更改舊曰易諸侯或改字誤亦未可知王表中山穰王引云好樂忘政曰穰或者疑其誤記荒諡周書好樂忘政曰荒不知師古所引皆非周書也又泗水勤王下註云勤諡也不引諡法元帝紀長沙煬王下不引諡法而云讀作供養之養諸侯王表王赧下註云諡也一日名也而赧非諡非名項王后下註云諸諡為傾者漢書例作頃師古註頃字非一皆作如字讀按頃與慎通周書諡法解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非惡諡也漢以後或有傾諡而漢諸侯王之諡為頃者不盡傾覆未可概諡為傾也隋志有魏晉諡法十三卷何

晏撰不得為晉唐志有何晏魏明帝諡議二卷晉
諡議八卷晉簡文諡議四卷未知顏師古所取何家
也

王嘉為南陵丞

漢書王嘉傳云察廉為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
宣州此非師古之言也按班志丹陽郡屬有宣城而
無宣州安得有宣州所屬之南陵縣也意傳寫時無
識者闖入之而妄稱師古否則師古本云屬京兆造
京兆字破損漫漶而為後人以意改之也今註有云
御名有云淵聖御名知此本為宋高宗時傳寫本其

讀書偶記 卷五

五

誤必始於是時也班志京兆尹所屬有南陵百官公
卿表蔘侯孔臧為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是
也南陵下班氏自註云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
霸水師古註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言霸水本各茲
水蓋文帝葬霸陵薄太后葬南陵故南陵橋為廟中
衣冠月出遊之道

三國時有兩劉岱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曰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按三
國志魏武紀兖州刺史劉岱裴松之注云岱劉繇之
兄事見吳志紀又云劉備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

之不克裴松之引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
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又按吳志劉繇字正
禮東萊牟平人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兖州刺史
此兩劉岱皆字公山而顏所引乃東萊之劉岱非沛
國之劉岱也當遣擊劉備時兖州刺史東萊劉岱已
見殺於黃巾事亦見魏武記裴註雖云事見吳志其
實吳志但紀官位名字而事皆見於魏武紀耳

陳琳為袁紹作檄

昭明文選此文標題曰為袁紹檄豫州李善註引魏
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

讀書偶記 卷五

六

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今案魏志陳
琳傳全無作此檄告劉備以下數語皆善妄增又案
後漢書及魏志袁紹傳宣此檄時已在備奔歸紹之
後然則非獨善註妄也即昭明標題亦不當云為袁
紹檄豫州宋胡三省註通鑑知善之說非也乃泥於
昭明此題而云蓋帝都許許屬潁川郡豫州部屬也
故選專以檄豫州為言此似但見文選之題而未細
看陳琳之文檄首一行云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
相守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非劉備而誰乃以為指其
地言耶此檄末云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全進書到荆

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
羅落境外則非專檄豫州可知裴松之魏志註云魏
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此為得其實故余謂此當
題為陳琳為袁紹檄州郡討操左將軍領豫州刺史
下郡國相守上當有告字如魏檄吳將校部曲云尙
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也操檄吳託之或紹檄
操託之備皆倚以為重二檄俱出陳琳之手其體例
同可知也或名而備不名者尊帝室之胄又或本有
而傳寫遺落未可知也近有重訂文選者見此檄首
一行不甚可通乃為之註云蜀志先主歸陶謙謙表

讀書偶記 卷五

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故稱郡國
相又稱守者郡守也左將軍既非郡國相豫州刺史
亦非郡守何得強紐而合為一耶

三國志別有微意

陳壽身為晉臣晉受魏禪偽魏是偽晉也故不得不
紀魏而傳蜀者勢也然不曰魏史魏書而曰三國志
者是已為等夷之說矣魏武紀首云桓帝世曹騰為
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
審其生出本末何等煩細輕薄先主傳首云漢景帝
中山靖王勝之後也何等謹嚴慎重魏紀後評云抑

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而先主傳後評云蓋有
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而猶恐觀者之未知其意也
於是於蜀志末特收楊戲之季漢贊而大書之曰贊
昭烈皇帝此其用意微矣而後世不察猶以不知正
統譏之過矣

晉書不當為嵇阮立傳

晉書阮籍傳景元四年冬卒景元是魏元帝年號籍
雖浮沈於魏晉之間其人品遠遜嵇康然身歿於受
禪之前實未嘗入晉也至嵇康死於鍾會之譖又在
籍死之前晉書立此二傳失於限斷矣若以魏志所

讀書偶記 卷五

載簡畧欲存二人之梗概則或於山濤王戎傳後述
竹林之遊因而及之可也否則於阮咸傳內云叔父
籍嵇紹傳內云父康云云亦無不可也

東晉傳述紀年

東晉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
所滅以事接之事字上當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
王之二十年或據此謂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於
黃帝為後人偽託之一證案今本紀年非晉時汲郡
所出之本此何待言然謂紀年實始夏后則非也山
海經大荒西經郭註引竹書帝產伯鯨是為若陽海

內南經郭註引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羅泌路史
黃帝紀引汲書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語
皆與今本小異此可見自宋以前之本非今本亦可
見紀年之實始黃帝而非始夏后也左傳引虞書皆
曰夏書或者東晉傳之所謂夏亦兼上古而言荀勗
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
惠成王子其語與今本合知東晉傳所謂至安釐王
二十年者亦不足據也

陶淵明傳誤

梁昭明太子有陶潛傳云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
讀書偶記 卷五 九

稅曰吾得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稅乃使二頃
五十畝種稅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
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吾豈能爲五斗粟折腰
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宋書南史皆
同惟晉書作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今案
淵明集歸去來辭序云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
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
情由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
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
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義熙三年歲在

丁未而乙巳爲義熙元年則晉書之說非矣淵明集
有祭程
氏妹文云惟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
周余初疑淵明既託妹喪解官則祭妹當在元年何
待再周意乙巳或不果去至丁未方送歸來之情晉
書後修考訂或得其實然序云命篇曰歸去來乙巳
歲十一月也而晉書云義熙三年解印考序明云仲
去縣乃賦歸去來亦不合知其誤耳
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仲秋八月稅稅正在獲時冬
十一月又未及播種之期何緣令吏皆種稅妻子又
固請種稅乎反覆觀之殆因序中公田之利足以爲
酒而昭明求其事以實之史家沿而不察故皆誤耳
或者淵明求官時先有是言因見其意於序而繫之
於爲彭澤令之下則所言皆虛矣

讀書偶記 卷五 十

魏書自序

容齋隨筆曰魏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
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子子建建子收
無知于收爲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
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事業可知余按收穢史騰譏
其人品固無足道然自一代才也若果謬矣如是當
時何以專以史屬之考自序云歆幼孤有子操成帝
時終鉅鹿太守是無知至歆五代僅一百七十年而
歆至收三代乃五百數十年北齊書魏收傳云曾祖
緝祖紹父子建是自序中歆子悅以下大有闕文可

知宋劉攽范祖禹等表上魏書云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此卷於目錄為列傳九十二魏書一百四下註闕字不必因其人而加之罪也北史作魏收傳漫不加考即取收闕本序其家世此則延壽之過然其

闕亦必在唐前可知元和姓纂云無知五代孫歆歆

五代孫慶唐書世系表作宣宣孫統統長子儔為東祖次子

植為西祖植生虔虔生攀攀元孫子建生收是收為

無知十九代孫然唐書世系表云歆二子愉悅愉生

宙宙生紹紹曾孫宣宣孫統統二子儔植而不詳悅

之世系似收為愉後非悅後而元和姓纂但言歆五

讀書偶記 卷五

十一

代孫慶又不言歆之子愉悅而分叙之是所未能明耳

北史

隋開皇九年歲在己酉平陳至大業十三年歲在戊寅隋亡混一天下者凡三十年未可但以北概之也李延壽作南北史於南史不列東晉于前而於北史殿隋于後斯為贅耳

南史

錢竹汀攷異曰湘東弒君自立子勛舉兵討之義也南史於明帝紀書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其

黨皆云同逆並據宋書舊文事隔數朝不當猶狗曲筆余謂袁粲宋室忠臣而南史褚彥回傳云傳避唐諱稱字及袁粲懷貳與此正同信乎作史之難也

房元齡

舊唐書房喬字元齡新書元齡字喬蓋據元齡墓碑也然宰相世系表又云字喬松竊怪表傳何以自相抵牾洪容齋謂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據此則元齡有兩碑一字喬一字喬松表傳各識其一欲以廣異聞也余後見張溟雲谷

讀書偶記 卷五

十二

雜記又謂竇苹唐書音訓云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跡房元齡字喬年莘既嘗見圖贊必不妄音訓刻南監本唐書後余初所藏新書汲古本也故作金石跋時未見圖贊亦未見溟之雜記因再記之以俟博識

章宏機傳

新唐書章宏機傳曰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孫岳子岳子孫阜別有傳錢竹汀攷異曰按章阜傳六代祖範有勲力周隋間不言為宏機之後若依此傳則阜為宏機之元孫阜之六世祖即元禮也此傳云祖元禮

不名範兩傳必有一誤又此傳岳子乃兩字名舊書
良吏傳單稱岳亦未知孰是初余作新舊唐書互證
時亦以錢氏之言爲然故備載其語於宏機傳下未
贅一言而於韋臯傳六世祖範下有云世系表有韋
範後魏高平男亦不言六世孫臯後得權載之全集
有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銘載其世系最詳有云六
代祖範字元禮以字行於代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入
隋爲沂州刺史實生孝恪爲洛州別駕生司馬府君
諱機爲第一室生坊州府君諱餘慶爲第二室生贈
太子少保府君諱嶽子爲第三室生贈太子太保府
君諱賁爲第四室乃知範卽元禮特以名字錯見生

讀書偶記

卷五

十三

疑深悔觀書不多下筆成誤特識之以見余過而世
系表中之韋範終不知是一是二其傳云爲沂州刺
史碑文爲沂州刺史以字形相近而誤亦未知孰是
也左傳敘事往往各字謚號前後錯出如子封之爲
公子呂子魚之爲大司馬固士會之卽隨會士季
隨季范武子趙武之卽趙孟趙文子荀首之卽知季
知莊子惟所用之最難領會第古人事少文簡可以
推尋後世則事多支繁此法不易效也

唐六臣周三臣

唐六臣者書唐以示貶周三臣者書周以示褒

趙韓王

宋史趙韓王普卒於太宗淳化三年歲在壬辰年七
十一則上溯其所生當在壬午梁龍德二年也太祖
生於後唐天成二年歲在丁亥是普長於太祖六歲
容齋隨筆引孫公談圃謂藝祖生西京甲馬營前
有趙學究聚徒課學卽普也宣祖遣藝祖從之此殆
非矣計童子入學當在六七歲太祖知讀書普僅十
二三歲而已聚徒課學稱學究必不然矣東都事畧
稱太祖幼受學於鄉先生辛文悅此必有所傳王明
清揮塵錄言太祖攻滁兵阻清流關時韓王教材童
於山下訪之乃用其計取道關側蘆子坑遂以入滁

讀書偶記

卷五

十四

當得其實又世稱盧多遜與普不協乾德建元太祖
謂古所未有韓王稱譽盧曰王衍在蜀曾有此號太
祖大驚以筆塗韓王面曰爾怎得及他韓王經宿不
敢洗此又非也開國勳臣豈必與儒生爭博洽且大
祖卽位後嘗勸韓王讀書豈不知其所長之不在此
又傳記載此事或曰竇儀或曰陶穀而太祖發宰相
須用讀書人之歎今雖不知其爲陶爲竇而必無塗
面之事審矣余後見孫公談圃乃是營前有陳學究
聚徒講學藝祖從之後得趙普卽館於
汴第且備述卽位後趙相而陳不見齒錄遂屢遭坎
壘以死容齋記事不清乃使余饒舌不置亦自笑多
事也以篇內不
獨言此故不刪

陳舜俞

明薛方山續資治通鑑於宋神宗熙寧三年載越州山陰知縣陳舜俞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南康軍稅竟卒於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四年又載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前迷不知爾識者笑之舜俞宋史有傳無後上書事而方山所載前後矛盾竟不知其所採何書是未可以厚誣君子也按 國朝厲太鴻所輯宋詩紀事載舜俞烏程人

讀書偶記

卷五

十五

嘉祐四年登制科歷都官員外郎坐詆新法謫監南康酒稅赦還卒又載其騎牛歌註引梅礪詩話云陳舜俞令舉嘉禾人中制科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行青苗法上書力詆時政謫監南康軍酒稅到官與劉太傅凝之日跨雙犢以窮康廬泉石之勝此歌世爭傳之後遇赦還鄉絕意仕進卒塋於吾鄉之蘇灣過者必式焉攷所載雖小不同而要為人所敬重因備書之以俟博識者攷焉

王曾初相時錢若水已卒

韓澆澗泉日記云王曾罷相章聖諭近臣曰曾廷辭

既退矣遂巡郤立戀冀復用衆皆唯唯若水挺身出曰王曾以道去國未見有持祿意陛下料人何薄耶顧臣等乘此如土芥耳憤而出即日毀裂冠帶被道士服伴狂歸嵩山上大駭累召之不起以終其身余謂此無稽之言也按錢若水本傳太宗至道元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太宗崩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以母老上章求解樞務詔不許請益堅遂以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修太宗實錄又重修太祖實錄從幸大名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咸平六年因疾俾歸京師卒是若水未嘗一日

讀書偶記

卷五

十六

釋官也又按真宗本紀及王曾本傳曾凡三入相其初相也在真宗天禧元年即於是年辭會靈觀使罷是會之初相罷相時去若水卒已十四年而其他不必論矣澗泉所記非獨漫無考據即其土芥之言憤出之狀裂冠歸山累召不起之野何其重誣前賢也日記又云王曾張詠錢若水微時謁華山陳希夷求相欲以學仙者按若水於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史不載何年然雍熙祇四年也咸平六年卒年四十四王曾於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是若水卒時曾方及第又曾於寶元元年卒年六十一寶元元

年去雍熙四年凡五十四年是若水登第時曾方六七歲無緣若水徵時與王曾同謁希夷也惟張詠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至雍熙元年凡五年可與若水同時相及耳

虞允文采石之戰

采石破亮虞允文功也當時未有異言者惟王明清揮塵三錄云逆亮以二十七萬侵淮東敵劉信叔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王權相遇權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死諸將請過江不許諸將曰太尉欲以諸軍死此却將甚軍馬與

讀書偶記 卷五

十七

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乃叫船渡軍馬保江統制官時俊殿後護聖馬軍統制王琪先渡諸軍次第而濟遂就采石上戰艦以備權爲樞密行府押詣朝廷竄於海外逆亮自執紅旗麾軍渡江時俊令軍士以寸札弩射敵盡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適虞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於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尙書王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獲賞最輕壹鬱而死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按明清所言似允文未到而功已成且其語多微辭

余竊疑之考宋史允文傳謂王權已去李顯忠未來允文受命犒師遂激以忠義而衆請戰旣以捷聞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敵至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是兩戰也高宗本紀十月戊申王權自廬州退屯昭關丙辰自昭關遁退保和州己未自和州遁歸屯於東采石十一月壬申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乙亥金主亮期以翌日南渡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王琪時俊戴阜以舟師拒却之丁丑允文遣水軍統制盛新以舟師擊金人於楊林河口又敗之是與

讀書偶記 卷五

十八

允文傳合皆是兩戰而明清所云止是一戰非矣且楊林之戰紀明載盛新之功而王權違劉錡節制臨陳退縮於軍法不爲無罪又劉錡傳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使允文果冒王權時俊盛新之功錡其肯作是言耶第以當日情事論廬州旣不能守則退兵保江不爲無見故劉錡聞王權自廬州退亦自淮陰退歸揚州又退軍瓜州又退歸鎮江衆寡不敵誠知其不可不如保江之有險可據且用我之所長也乃臨敵易將顯忠未

來而王權已去非有天幸事其尙可問耶方是時李寶別以舟師大敗金人於膠西亮聞之大怒召諸會期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故我友胡玉樵以爲此戰當以李寶功爲第一觀金史本紀阿隣諸傳可見宋史高宗紀不足爲據然高宗本紀未嘗不叙李寶之功而寶傳謂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則亦不待觀金史而可見也

讀書偶記

卷五

讀書偶記 卷六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相國丞相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按文帝元年八月右丞相周勃非起於元年或謂丞相爲相國之佐誤補遺創爲此說近有誤引其書謂秦惠王拜張儀爲相又以樛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今攷史記張儀本無相國之稱且儀相惠王樛里疾甘茂相武王或謂相國卽丞相時儀已相楚共說謬妄不足論

讀書偶記

卷六

非有丞相又有相國其說引蕭何自丞相拜相國更不置丞相爲證論亦未盡也案史記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其以丞相爲相國不知始於何時呂不韋傳莊襄王元年以不韋爲丞相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通鑑載秦以蔡澤爲相國攷秦本紀與蔡澤傳及戰國策皆無之而范雎列傳謂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似秦人本以相國稱丞相至呂不韋而始爲官名也然曰尊爲相國宜若無與並者而嫪毐之反命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秦竟有三相國耶蕭相國世家上聞淮陰侯已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漢書蕭何傳同功臣表元年爲

丞相九年為相國通鑑從表然嗣後何薨曹參代之

參薨孝惠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高后時

王陵罷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然表固有

不詳樊噲傳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周勃傳以相國

代噲將先是諸侯之相多稱相國韓信為趙相國彭

越為魏相國曹參為齊相國又陳稀為代相

國功臣侯表作趙相國通鑑直書為相是相國或不

居丞相之職而將兵高后紀八年七月高后崩遺詔

以梁王呂產為相國時陳平審食其為左右丞相是

有丞相又有相國要之丞相相國皆宰相之任而相

國同尊於丞相樊噲周勃事或一時則謂丞相為佐

讀書偶記 卷六

相國者諺謂丞相即相國非有丞相又有相國者亦

言之不盡也

公主

書稱釐降二女易言帝乙歸妹詩詠王姬之車春秋

書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其在魯女經稱伯

姬叔姬傳有曰女公子是春秋以前天子諸侯之女

未有稱公主者春秋莊二年單伯送王姬杜註天子

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孔疏公羊傳曰使我

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

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

行禮必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親昏

者尊卑不敵故也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謂之公主

漢書高祖紀詔曰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如淳曰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故謂之公主徐堅初學記曰周中葉天子嫁女於諸

侯不自主婚必使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

之亦曰公主今案公羊傳祇如杜註孔疏所引曷嘗

有謂之公主之語如淳語本未明徐氏不考便謂周

始謂之公主誤矣李林甫唐六典亦同徐堅之語林

甫無學術蓋所取者即初學記更

不足且即孔穎達謂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為公

讀書偶記 卷六

主者亦是臆度之辭史記李斯傳諸男皆尚秦公主

又曰十公主死於杜秦固稱公主矣然公主之名

實始見於吳起傳傳云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

起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是篇中凡起之奔楚在周

安王十五年其事前於李斯百數十年而魏已有公

主之稱其時魏得為諸侯纔十六年耳然則其名始

於戰國而秦漢因之其女稱公主猶男稱公子而秦

漢以來始專以稱天子之女固非周有是稱亦非以

三公主之而因有是稱也

連敖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客也功臣侯年表為連敖典客漢書表為連敖票客師古曰高紀及信傳金云為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周竈表云以連敖入漢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號案表廣嚴侯召歐隆慮侯周竈柳邱侯戎賜祁侯繪賀阿亭侯郭亭漢表作河亭侯朝陽侯華寄煮棗侯革赤俞侯呂佗父嬰其初皆連敖而不言典客且秦漢官自有典客而徐廣合而一之非矣莫敖楚官位最崇連當是襄老所尹之邑合為一

讀書偶記 卷六

四

號既無此理况煮棗侯革赤以越莫敖入漢是不獨楚之有是官也表云為連敖票客傳但云為連敖文不備耳其為治粟都尉自是後事不得以此而疑其參錯不同是師古如淳之說亦皆非也余謂史云典客漢云票客典票字形相近而誤當以票客為是而票客或連敖之屬或即一官未可知後世多謂倉為厥疑秦漢時本有此說司倉厥者不一人故名其官為連敖傳云同輩十三人皆斬而功臣表以連敖起家者甚多是可証也袁質甫曰秦以敖地為倉故曰敖倉今所在竟謂倉為敖蓋循習之誤余攷唐會要

轉運門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言請依舊法敖倉於河口立輸場以受米元和二年李巽增置河陰敖倉又倉及常平倉門咸亨三年於洛州柏崖置敖倉唐書裴耀卿傳亦云度三門東西各置敖倉則唐人已皆謂倉為敖其沿誤究始於何時故余疑秦漢本有此說惟連敖票客為司倉治粟之末秩故滕公言於高帝而高帝以信為治粟都尉乃就其本職而超遷之

官

漢人稱天子為縣官晉宋六朝以來乃多稱天子為讀書偶記 卷六

五

官三國蜀志馬謖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曰亮南征謖送之曰彼知官勢內虛其叛必速此猶言公家爾南史孔琳之在晉時作議曰官莫大於皇帝亦是大概言之晉書陶侃復慕容廆官屬書曰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則直以官稱天子矣宋後廢帝欲醜陳太妃左右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齊王敬則謂宋順帝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齊高帝為太尉時謂褚淵曰我夢應得官又荀伯玉王敬則皆呼高帝為官蕭坦之對東昏曰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戴法興謂廢帝曰官所為若此華願兒謂帝曰官為曆天

子梁元帝議遷都武昌太守朱買臣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往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陳毛喜傳司馬申對後主曰終不爲官用又魏書幽皇后馮氏之死走呼曰官豈有此是南北朝皆稱天子爲官也學記大德不官注謂君也故王制正義凡王者不得稱官然樂記云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則天地且可官也又晉宋人呼其父亦曰官南史袁君正年數歲父昂疾晝夜不眠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婢妾呼其主亦曰官沈攸之反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私屬呼其

讀書偶記

卷六

六

上亦曰官海陵王休茂爲雍州刺史左右張伯超說休茂曰主帥密疏官過失王敬則傳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王子林曰官詎不更思是上下又通稱之也

官家

宋人多稱天子爲官家會三異同話錄云五帝官天下三皇家天下故曰官家按說苑載鮑日令之對始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三異之言蓋出於此然據此則皇當爲王而胡三省註通鑑亦云三皇家孔平仲珩璜新語云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建平王大球見武帝禮佛謂其母曰官家尙爾兒安敢辭余按晉書載記石季龍屢責

其子遂遂私謂中庶子李顏曰官家難稱通鑑採此事胡三省註曰稱天子爲官家始見於此西漢謂天子爲縣官東漢謂天子爲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皇家天下故兼稱之又案晉五行志童謠云官家養蘆化成荻齊張敬兒泣高帝之薨曰官家大老天子則皆在蕭梁之前也然當時亦不專以稱天子南史羊元保傳子戎爲江夏王義恭布牀王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則又以之稱王矣疑三異三省之說亦未必然當是其始祇如公室王家之義爲天子諸侯王之通稱其後乃專

讀書偶記

卷六

七

以稱天子耳

相王相公公相公王

魏晉以來宰相封王者稱相王三國魏志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曰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今日使當相率而拜謂司馬昭也相王之名始見於此晉琅琊王道子爲相車允王緒庾楷劉牢之等皆稱爲相王殷浩欲去位以避桓溫王彪之曰且當靜以待令相王與手書相王謂會稽王昱也宋殷景仁稱司徒彭城王義康曰相王權重齊廢帝紀高帝爲相王魏司馬子如云從夏州策杖

授相王謂高歡也唐高祖入關立代王為帝高祖為相進封唐王故温大雅創業起居注下卷中屢稱高祖為相王舊唐書屈突通傳亦云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或者不知改相王為代王非也其以宰相封公者則稱相公劉裕伐秦沈林子曰相公志清六合是也又或稱為公相宋政和七年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京改都堂為公相廳是也日知錄曰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之名似始見此余又案宋朱氏或萍洲可談有一則云

讀書偶記

卷六

八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蔡京首以太師為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父子入侍曲宴上曰相公公相子京對曰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是宋時之相公不必封公而亦得稱之也張仲文白獺髓有一則云秦申王秦檜封晚年軍國大事悉委其子熺處決後因會楊和王楊存中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曰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處是宋時宰相

封王不稱相王而祇稱公相也又有稱公王者晉書愍懷太子傳云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通鑑載其事胡三省註曰諸公王公室諸王之為公者公相公王之各可謂異矣

明府

左春谷曰漢人稱太守郡國相為明府唐人以為縣令之稱而今人承襲用之非也余案通鑑唐高宗欲用周興或以為非清流罷之而周興不知也日於朝堂請命魏元同曰周明府可去矣胡三省註曰唐人謂縣令為明府春谷之言蓋本於此其實稱縣令為

讀書偶記

卷六

九

明府不始於唐而自漢以來亦不僅稱太守郡國相為明府也隋有大業七年陳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仲孝俊撰有云則曲阜陳明府其人也蓋陳叔毅時為曲阜令是隋已以明府稱令又攷齊書褚淵為司徒沈文季曰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徐孝嗣為中書監永元初與沈昭畧同死昭畧無懼容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則是齊時尚以之稱司徒中書監其為尊重之辭非有所專屬可知

三元攷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蘇州錢棨以己亥解元連掇會狀爲一時盛事翰苑諸巨公同作三元喜讌詩秀水盛春谷名復初來爲涇書院山長喜爲詩爲余誦其佳句有今古纔看第八人之語余曰何謂八人春谷曰曰唐張又新宋王曾宋庠馮京孫何楊寘明商輅七人合錢君爲八人也余曰明初不有貴池黃觀乎春谷默然蓋亦習聞有此說而忘之翌日來言曰君言誤矣昨從學宮借得明史但言觀貢入太學不言鄉試第一殆非三元也余曰若但以史爲據則張又新唐書亦祇言其及進士高科亦未見爲三元也春谷

讀書偶記

卷六

十

又默然久之旣而曰吾旅次攜書甚少不足訂其是非君試攷之果詳盡傳之四方亦一韻事余笑曰正恐不能詳盡爲人所笑耳然因是時加檢閱則張又新事見五代王定保摭言中本傳所未詳也若黃觀之發解竟不知在何年明選舉志王世貞明盛事言三元皆云止商輅一人耳亦疑傳聞之誤而悔其失言矣然於宋五人外又得一人焉曰王巖叟見宋史本傳於金得一人焉曰孟宗獻見金史楊伯仁傳亦見元好問中州集於元得一人焉曰王宗哲見陶宗儀輟耕錄旣爲之攷而春谷已去涇遂置篋中不復省自乾隆辛丑至嘉慶庚

辰凡五十年而廣西臨桂陳繼昌以癸酉解元復連掇會狀乃取而書之冊凡十二人

唐張又新字孔昭深州陸澤人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進士狀頭宏辭勅頭京兆解頭時號張三頭性傾邪初黨李逢吉後黨李訓位終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辭再以諂附敗喪其家聲云見新舊唐書及摭言宋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淳化三年舉進士開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官至起居舍人判太常禮院知制誥卒年四十四事詳宋史本傳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

讀書偶記

卷六

十一

廷對皆第一官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諡文正事詳宋史本傳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邱天聖元年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初名郊後改焉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莒國公改鄭國公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諡元獻事詳宋史本傳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官宣徽南院使以太子少師致仕薨年七十四贈司徒諡文簡事詳宋史本傳

楊真字審賢廬州合肥人慶歷二年舉進士京師
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啟封
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真也遂擢第一授將作監
丞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先是其友夢真
作龍首山人真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
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見宋史文苑傳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嘉祐初仁宗患詞賦
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年十八鄉與省試
廷對皆第一官至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以救劉
摯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徙河陽卒年五十一

讀書偶記 卷六

十二

贈左正議大夫 事詳宋史本傳

金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初楊伯仁見其發解程
文以為當成大名大定三年府與省試廷試果皆
第一號孟四元供奉翰林丁母憂哀毀卒 見金史
傳中州集

元王宗哲字元舉不知何地人至正戊子科三元
進士官湖廣憲僉不知所終 元史無傳見本紀及
名見於元順帝紀其詳具於陶宗儀輟耕錄第
五卷中今備載之錄曰平江一驛舟中有題第
狀元詩者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
死公守提三尺威不見元戎用六翰元舉何如
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

時為湖廣憲僉兼善哈布哈字也時為高郵府知府子
達魯噶齊公平李齊字也時為高郵府知府子
李輔字也時為江州路總管此四公者或大府
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若論其優劣則江
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憲僉不足道也攷元
史本紀李輔死於徐壽輝哈布哈死於方國珍
李齊死於張士誠忠義傳云三大魁無愧科名則
王宗哲之事可知也

明商輅字宏載淳安人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
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
除修撰官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少保致
仕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毅史臣曰科名與王
曾宋庠埒德望亦無愧焉 事詳明史本傳

讀書偶記 卷六

十三

試第一四十六年會試殿試皆第一除修撰官至
內閣學士早卒

陳繼昌字蓮士廣西臨桂人嘉慶十八年鄉試第
一原名守壑二十五年改名繼昌會試殿試皆第
一除修撰

論曰以余之孤陋寡聞而稽之史冊旁徵傳記其
自唐訖明為三元者蓋得十人而當時喜譙賦詩
惟云有七何與宋獲是異數者實有六而史於馮
京傳論僅舉其三又何怪乎後之人與豈以其名
位之不顯與然王巖叟之忠言讜論震於同僚孫

何楊寘孟宗獻雖遇不副才亦何歉於科名也至如排正黨邪辱身喪節又新既已不類宗哲殆又甚焉則科名又何加於毫末也哉

膏粱

國語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杜甫詩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柳宗元柳渾行狀味道腴以代膏粱卽孟子飽乎仁義之意大約多以膏粱比乎統袴故世俗語人爲膏粱子弟未有不勃然起者而余欲爲之解嘲也唐書高士廉傳帝語士廉等修天下譜牒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

讀書偶記

卷六

十四

寒峻以膏粱配忠賢宗室舊望其重膏粱可知然此猶是大概言之南史宋荀伯子自矜藉蔭之隆謂王宏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王曇首與從弟球詣宋武帝帝曰金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魏李孝伯語張暢曰君南土膏粱何爲着屬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是南北朝皆以膏粱爲美談或以爲譽或且自謙非惡語也故柳芳世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粱然則膏粱豈易得哉夫惟膏粱而能飽乎仁義乃益可貴耳

卿

宋許觀東齊記事云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爲君上以呼臣庶不復敢以稱謂矣余攷之殊不爾三公稱公九卿稱卿古之制也漢以後習俗相沿乃始爲彼此之稱然大約多以公爲尊重之辭若以卿相呼雖同輩亦間有之而忽畧之意多矣以卿呼臣自漢已然不始於唐光武謂馬援曰卿遨遊二帝間彼此相呼亦不始於晉宋蜀龐統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吳魯肅謂關壯繆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是已然齊陸慧曉見士大夫未嘗卿之曰貴

讀書偶記

卷六

十五

人不可卿賤者乃可卿故常呼其官位世說庾子嵩卿王夷甫不置夷甫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北齊祖信年少時父遜爲李庶所卿信欲報之乃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合此數事觀之則輕薄之情見矣又唐宋璟答張易之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鄭杲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此雖以正答亦似有輕薄之意然亦可以見唐人亦未嘗不以卿呼人也

姊妹

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娣後生爲娵同出謂俱事

一夫此以已之長幼言也猶姊妹也既有姊妹可稱何以稱為姊妹在母家當從姊妹之稱在夫家當從姊妹之稱此可以意釋之者也爾雅又云長婦謂稚婦為婦婦婦婦為長婦為婦繫之曰婦則婦人從夫此以夫之長幼言也然左傳曰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則以姒稱其婦故杜元凱註曰兄弟之妻相謂曰姒蓋分言之則兄妻曰姒弟妻曰娣通言之則兄弟之妻可以相謂為姒是也孔穎達疏曰相謂者幼者謂長為姒也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遂引爾雅二文為長為姒幼讀書偶記

卷六

十六

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已後來也此亦非也郭註爾雅云猶先後妯娌也娣姒可以呼為先後見於漢書顏師古註曰今關西呼為先後然不以先後來為義唐書李光顏先娶其兄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藉財物歸於其姒則不以先來為義可知也

姨

爾雅母之姊妹為從母妻之姊妹同出為姨說文妻之女弟同出為姨郭註同出謂俱已嫁與娣姒之同出同文異義也詩邢侯之姨左傳息媯過蔡蔡侯曰讀書偶記

卷六

十七

為娣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姒之名不由夫之長幼也此其說非也兄弟之妻可以相謂為姒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于容之母曰長叔姒可以証矣然決不可以例相謂為娣也兄妻可以稱弟妻為娣弟妻必不可以稱兄妻為娣也此娣姒之名當由夫之長幼不當從身之長幼爾雅二文各有其義不可混而為一明矣毛晃胡三省皆泥於孔氏之說謂俗以兄妻為娣弟妻為娣不知此本古訓非俗稱也賈公彥疏儀禮云假令兄妻年少呼之為娣此其說尤為無稽不足論也釋名云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

吾姨也皆指妻之姊妹言也則郭氏之註是也古未有稱從母為姨者南史何尚之傳父叔度姨適沛郡劉璩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魏書釋老志仙人成公興至寇謙之從母家備賃謙之嘗觀其姨上言從母下言姨是此姨為謙之從母也然則稱從母為姨始於南北朝而後人沿之耳又今人或有稱母為姨者南史齊衡陽王鈞五歲時所生母區貴人病左右以五色餠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晉安王子懋七歲時其母阮媛病篤有獻蓮花禮佛者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此花竟夕不萎

二王皆呼母爲姨是亦始於六朝時也或曰姨者姬侍之稱二王皆庶出故呼其母爲姨耳

堂兄弟

爾雅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兄弟儀禮喪服大功九月者從父昆弟賈公彥疏曰緣親以制服故云從也古未有稱從兄弟爲堂兄弟者有之自晉宋始晉書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而愷造太傅楊駿第傳咸因劾奏愷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方隕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余按同堂卽同居之義古者大功同居同財何以見之喪

讀書偶記

卷六

十八

服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鄭註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可見有大功之親必同居同財同堂二字從同居生出堂兄弟之稱卽從同堂生出雖非古語亦自有本非俚俗也魏書元顥入洛廣陵王遙欣集衆議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舊唐書中宗以堂兄千里爲成紀郡王蓋自晉宋六朝以來相沿至今矣

奴

錢氏養新錄曰婦人自稱奴始於宋時朱翌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爲美稱宋季二王航海楊太后垂簾對羣臣猶稱奴此其證矣以余攷之則非也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鄭註男女同名天官酒人女酒三十人鄭註女奴曉酒者其他女漿女邁女醯女祝女史註皆曰女奴是則對言之則男曰奴女曰婢通言之則男女皆曰奴自周漢

讀書偶記

卷六

十九

以來然矣唐宮女名念奴元微之詩內苑傳呼喚念奴楊妃亦稱玉奴東坡詩玉奴絃索花奴手是唐婦人亦稱奴矣但奴是賤稱故婦人對人自謙則曰奴而以爲美稱則亦誤矣如錢所引楊太后稱奴亦是謙詞

讀書偶記 卷七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荀子非相

荀子非相篇曰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楊倞註相今之世梁有唐舉楊倞註相李兌蔡澤蔡澤案荀子之言雖正然謂古之人無有又謂古者有姑布子卿是言自此以前無相人之說矣呂氏春秋有云臣嘗聞相人之師又曰荆有善相人者莊子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

讀書偶記 卷七

祥歎曰相也為祥莊子呂不韋所言固姑布之後若國語左傳所載則在姑布之前矣國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王孫說言於王曰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左傳楚巫裔似謂成王子王子西皆將強死令尹子上謂商臣蠡目而豺聲子文謂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叔向母聞叔虎之聲遂不視申叔跪遇巫臣而知其竊妻以逃其尤明著者公孫敖聞內史叔服能相人見其二子曰聞其能相人則相人之法必又在前矣荀子歷舉長短大小美惡以非相是形狀之末固未足以服相

人者之心而屈其說也

王莽曹操皆同姓為婚

王莽自以為黃帝後自姚而媯自媯而陳自陳而田自田而王故禁元城王氏不得與姚媯陳田四姓為婚而自娶王咸女為妻案王訢傳咸即訢之孫濟南人也莽傳遣騎都尉囂等分治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註曰莽高祖名遂字伯紀會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元后傳伯紀處東平陵翁孺與東平陵終氏有怨徙魏郡元城據師古註東平陵為濟南地則莽之曾祖方自濟南遷於元

讀書偶記 卷七

城王莽不禁濟南王氏與四姓為婚而獨禁元城蓋自諱其娶王咸之女也魏志云曹騰為中常侍養子嵩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裴松之註曰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頌世語金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與惇為從父兄弟而惇之子楸尚清河公主淵之子衡從子尚皆娶曹氏女蓋操自諱其為夏侯氏之子也承祚雖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而首傳曹氏之臣乃以夏侯及曹雜叙而評云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此明示其用意而曹瞞傳世語之言信矣張晏註王訢傳譏莽之娶同姓而師古為辨其誣近世何義門

亦謂裴松之註取敵國傳聞之語其意近厚而實諱之無可諱也

雲臺二十八將及王常等四人次序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其末云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讀書偶記 卷七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案上下兩列其次序係橫看觀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俱在下列之末可見通鑑依此為叙本不誤而王伯厚玉海上下直叙將王常等夾於其中反謂通鑑之次為誤殊不細也

三國志註所引書名

陳壽三國志過簡得裴松之註始詳而古書之名賴以傳者不少余嘗逐卷鈔出後見錢竹汀先生攷異

讀書偶記 卷七

已有之便欲不存洪穉存太史曰錢氏不能無遺或據而補之可也因取原鈔增註錢有錢無字以示不相襲之意

王沈魏書 錢司馬彪續漢書 曹瞞傳 吳人作

世語 班一作頌 隋志有 張璠漢紀 孫盛異同雜語

書中或引作異同 錢又作 司馬彪九州春秋 隋志曰

異同記又作雜記 錢有 謝承後漢書 張超

事 錢英雄記 隋志作漢末英雄 謝承後漢書 有張超

有 錢魏文帝典論 有 韋曜吳書 錢袁曄獻帝春秋 有

獻帝紀 隋志曰劉 魏武故事 吳蜀舊事八卷或是共

中一書 魏畧 唐書藝文志有魚象 孫氏魏氏春秋 有

錢有 魏畧 魏畧五十卷 錢有

習鑿齒漢晉春秋有獻帝起居注不詳撰人錢有褒賞令不詳

撰人傳子元撰錢有先賢行狀不詳撰人唐書藝文

行狀三衛恒四體書勢序有錢皇甫謐逸士傳有錢山陽

公載記隋志曰樂虞溥江表傳有典畧撰錢有疑與

魏畧為劉艾靈帝紀有錢孔衍漢魏春秋有錢王粲序無錢

獻帝傳不詳撰人錢有司馬彪序傳續漢書王隱晉書有錢

三輔決錄注岐撰摯虞註錢有王昶家誠無錢張華

博物志有錢袁宏漢紀有錢干寶搜神記有錢曹植集有錢魏

郊祀奏丘三卷或即此書錢無胡冲吳歷有錢魏末傳

不詳撰人錢有干寶晉紀書錢有顧愷之啓蒙註有錢魏名臣

讀書偶記 卷七 五

奏隋志有魏名臣奏事母邱儉志記隋志有母邱儉

人錢異物志一卷皆楊孚撰疑本一卷又有交州異物志

孫盛魏世籍諸籍一作魏高貴鄉公集有傳暢晉諸公

贊有錢楚國先賢傳隋志作楚國先賢鄭康成別傳有錢

蔡邕明堂論無錢華嶠漢書有錢風俗通儀應劭撰錢有

漢末名士錄不詳撰人錢有司馬彪戰畧有錢零陵先賢傳不詳

撰人摯虞文章志別一作文章流徐衆三國評隋志曰

今案本書言徐衆非一唐晉陽秋盛撰錢有陸機晉

志亦作徐衆當為是錢有晉陽秋盛撰錢有陸機晉

惠帝起居注有錢文章叙錄隋志有雜撰文章家集張

隱文士傳隱錢有夏侯湛魯芝銘無錢皇甫謐列女傳

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錢無或所引荀綽冀州記有

兖州記皆綽九平原彌衡傳有錢潘勗荀彧碑文無錢

融與章康父端書孔融集此當在荀彧別傳有錢荀氏家

傳有錢何劭荀彧傳有錢荀勗別傳有錢袁氏世紀有錢邴原

別傳有錢皇甫謐高士傳有錢庾氏譜有錢晉百官志卷十

百官名志卷十六又作晉百官名隋志陸氏異林不詳

有晉百官名志卷十六又作晉百官名隋志陸氏異林不詳

河說如此則陸雲之猶子也錢有華嶠譜叙無錢列異

傳帝撰錢有王朗家傳有錢王朗集有錢何晏論語集

解無錢晉武帝中經簿隋志曰荀程曉別傳有錢王弼傳

卷二十八注云何蔣濟郊議稱曹騰碑無錢魏武家傳

讀書偶記 卷七 六

無孫資別傳有錢孫氏譜有錢山濤啟事有錢金谷集無錢

氏新書有錢阮氏譜有錢孔氏譜有錢王隱蜀記有錢陰澹魏

紀有錢曹志別傳無錢嵇氏譜有錢曹嘉遺石崇詩無錢曹翁

解寒食散方隋志作曹袁子論袁準撰錢有摯虞決

疑要註有錢嵇康譜嵇氏無或即虞預晉書有錢山濤行狀

無嵇康別傳有錢嵇康集有錢吳質別傳有錢潘尼別傳有錢

潘岳別傳有錢劉廙別傳有錢劉氏譜有錢王彪之與殷浩

書隋志有晉光祿王彪之集二繆襲仲長統昌言表

隋志有魏散騎常侍繆襲集無錢廬江何氏家傳有錢晉公

五卷當是其中所有錢無

卿禮秩故事隋志曰晉太康三年地記有錢陳氏譜

錢傳咸集有錢盧謀別傳有錢汝南先賢傳隋志曰周王
氏譜有錢陳留耆舊傳隋志曰蘇夏侯湛辛憲英傳隋
有晉散騎常侍夏侯湛集十卷此應璩書林有潘岳
與魯芝銘皆當是其中所有錢無
集無郭氏譜有胡氏譜無郭林宗傳無任嘏別傳有錢
母邱儉文欽表無錢文欽與郭淮書無錢文欽降吳表無錢
以上三事當出鍾會為其母傳隋志有司徒鍾會九
一書今無所攷鍾會為其母傳卷當是其中所有錢
無咸熙元年百官名與晉百官名當別是一書傅元
馬鈞序無華佗別傳有管輅別傳隋志曰管左思魏
都賦無錢陳壽益部耆舊傳有錢益都耆舊雜記錢有唐
日陳壽撰錢氏曰蜀陳術魏臺訪義隋志作魏臺雜
撰字申伯益據華陽國志魏臺訪義訪議高堂隆撰
讀書偶記 卷七
錢華陽國志隋志曰常諸葛亮集有錢蜀本紀隋志曰
錢葛洪神仙傳有錢孫盛蜀世譜有錢崔氏譜有錢襄陽記
不詳撰郭冲五事錢無或在王諸葛氏譜有錢晉泰始
人錢有郭冲五事錢無或在王諸葛氏譜有錢晉泰始
起居注隋志曰李晉百官表有錢張儼默記有錢趙雲別
傳有錢張勃吳錄有錢蔣濟萬機論有錢曹公集無錢帝王世
紀隋志曰皇甫傳暢裴氏家紀有錢孫綽評有錢費禕別
傳有錢殷基通語有錢左思蜀都賦有錢虞喜志林有錢會稽
典錄隋志曰虞王範交廣二州春秋有錢庾闡揚都賦
有錢葛洪抱朴子有錢會稽邵氏家傳有錢三朝錄有錢陸機
顧譚傳無錢環氏吳紀唐藝文志有環濟虞翻別傳有錢

姚信集有錢陸氏世頌有錢陸氏祠堂像贊有錢機雲別傳
有錢胡冲答問無錢禮論唐藝文志有任預王隱交廣記
有錢諸葛恪別傳有錢凡一百八十餘種錢氏曰其與史
家無涉者不在數內今案書內所引諸經及前代史
與諸子字書等類用以釋文義攷舊典者又四十餘
種固可畧而不道也
陶詩書甲子
汲古毛氏所刻摹宋蘇文忠手書淵明集近丹徒魯
太守子山銓來為寧國府知府重刻於郡齋余得一
本其後有宋治平中思悅跋思悅虎邱僧也見其第
讀書偶記 卷七
三卷首思悅題云文選五臣註陶淵明辛丑歲七月
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題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
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
以異之思悅攷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
丙辰凡十七年間祇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中有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
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
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
明傳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之出
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云耻事二

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
晉年號者首所題甲子但偶記一事耳後人類而取
之亦非淵明之意也世之好異者多尚舊說今因詳
校故書於第三卷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來者之惑
焉前明宣城梅禹金所刊六朝詩乘於淵明詩首極

推思悅之論為是梅氏在汲古毛氏前其所見當是宋本又宋景濂集

中有淵明像跋亦見及此而王漁洋池北偶談引傅

平叔辨其意亦同而漁洋盛稱以為發前人所未發

蓋未見思悅之論也余謂淵明文章晉標年號宋書

甲子宋書實為此說南史亦同惟晉書刪此語而李善取以

讀書偶記 卷七 九

注文選五臣更引伸之即如思悅之論亦非五臣之

失但沈約工詩既去淵明不遠李善最博未必耳食

為言此二公當非不見淵明集者使淵明集中書甲

子者僅此九首又皆在晉時而無標晉年號者此亦

開卷可得而何作此言余意集中所書年號甲子轉

相傳寫必為後人所刪去而此數首者特刪之未盡

耳且淵明未必首題年號甲子不過於一年所作

甲子飲酒讀山海經成何等語耶此數首特記一事

故書甲子於題首而是歲中所標年號必在前矣後

人刪而去之而此數首之甲子以在題未可便以為

宋書文選註之失也若後人習用舊說陳陳相因誠

不免為思悅所譏而黃魯直詩甲子不數義熙前與
註不合其用意更晦至謝疊山謂劉裕自庚子得政
淵明書甲子始此蓋逆知其末流所必至此固強為
之說而何義門欲改文選註以為當云自永初以來
不書甲子鑿空為說尤可異也

東坡用事之誤

甕牖閒評云東坡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

已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攷之乃為呂臣非得臣也

又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于求舊書人惟求

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余老友曹懷吾名世曰

讀書偶記 卷七 十

昔人謂眉山每有所作雖爛熟典故必令兒輩檢閱

然後出之然作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

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

驕士攷二疏去時三人尙無恙也甕牖閒評曾載其

數條不知何以錯誤若此余案懷吾所言二疏贊誠

誤若呂臣誤為得臣此必傳寫之譌至仁人二字則

古人多通用之中庸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論語井有仁焉後漢書吳祐傳引論語觀過斯知人

矣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論語皆云孝弟也者其為人

之本與唐契苾明碑先仁而後已書人為仁人場德

宇又書仁爲人足見二字通用東坡未嘗誤也
余後見張溟雲谷雜記有云陳君舉史評二疏出關
於趙蓋韓楊駢死之際案元康三年廣受去位獨趙
廣漢之死在元康元年餘皆去後始誅然東坡亦有
殺蓋韓楊之語其誤不獨陳也是懷吾所說前人已
有言之者

睢陵家丞

錢氏養新錄中有云翁氏兩漢金石記載一印文曰
睢陵家丞無印字漢郡國志睢陵不言侯國翁亦疑
而不決予攷晉書王祥封睢陵公公國有家丞一人

讀書偶記

卷七

則此印必是晉時物案印之爲漢爲晉不可知然謂
漢郡國志不言睢陵侯國而決其爲晉物則未可定
也班地理志所載侯國皆是孝平時見存之國若睢
陵至孝平時國爲縣矣攷張耳傳元光中復封偃孫
廣國爲睢陵侯功臣侯表作廣孫藁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
敬免功臣侯表作太初二年坐爲大常乏祠免史表雖作睢陽與傳不同
然亦未可定不當以續漢書郡國志不言侯國而決
兩漢之無是物也

古文孝經孔氏傳

近有得孝經孔氏傳於日本者前有其國太宰純序

末稱享保王子梓行欵鮑君以文考定爲康熙十一
年而首梓之以冠其知不足齋叢書一時諸儒翕然
信之余案聖治章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先
儒亦有疑此句之未順者然語自可通今改爲是故
親生毓之以養父母日嚴何等俗惡而語反不可通
又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卽在此章今乃增爲父母生
續章而改爲續莫大焉父母生子以功績論何等可
笑而父母生績是何語言其孔安國序稱先君孔子
又稱夫子又自言諸儒反云孔氏無古文孝經一切
夢語更爲鄙俚所當削而投之不可置之案上以汚

讀書偶記

卷七

几席也

孟子外書

李贊庵函海吳稷堂藝海珠塵皆刻有孟子外書四
篇近崇明施彥士集逸文一卷以附其後而總刊之
其用心可謂勤矣然於此亦可見此四卷之非真本
而爲後人之所收輯而增益者也古文尙書之疑實
始朱子然人心道心四語本無大弊故朱子用以作
中庸序近世閩百詩惠定宇本旌德梅氏之說以爲
出于荀子而攻之不遺餘力亦可謂多事矣後世學
者欲闡而明之何患無辭不可更作僞以益其僞也

此書卷二中有一章云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使書中無此四語而孟子不知則子上於何書得之使書中有此四語則孟子讀書豈有不知而待子上之獨舉此而語之也前既無所因而發後又無所闡而明而曰子其識之亦索然而寡味矣其為偽也決矣

至游子

余於金陵市上買得舊本至游子二卷凡二十五篇不知其誰所作也吳稷堂藝海珠塵中亦有是書但

讀書偶記 卷七

十三

云不著撰人其前有嘉靖丙寅姚汝循序亦不言為何人所著後以他事檢陳直齋書錄解題於卷十二中見道樞二十卷直齋云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煉般運之術為百二十二篇初無所發明獨黜採御之法以為殘生害道云始知至游子為曾慥而是書即其所作但不知此即道樞中之一種或另為一書也姑記於此以示知者又案此書內有容成篇正闢採御之術則此書或即道樞未可知其中引清靈真人曰吾見行此而死者矣未見其生者也其言有理附識之

李鄴侯家傳

陶宗儀說郛所載李鄴侯傳文筆亦簡淨然取通鑑考異所載較之其文義全不相符竟不知誰所刪改如此則無取乎刻古書也

古文苑

近陽湖孫淵如觀察重刻古文苑余取以校前明張天如所刻百三家則揚子雲蔡伯喈二集多有未收者誠可以補其闕矣然王伯厚玉海謂子雲有龍骨繡補靈節三銘見古文苑而此本無有則亦非全書矣

讀書偶記 卷七

十四

用韻

四聲起而詩道微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音始可言文又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嗚呼豈知妙達此旨者潘陸顏謝追之無從張蔡曹王不復嗣響乎

自宋以來言古韻者兩家門徑之開實始於吳才老

韻補一書朱子從之以釋詩凡補入一字旁徵博引必使其信而有徵此其得也然亦有不可從者且以二南言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家字叶音谷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家字叶各空反雀角屋自成韻塘訟自成韻此句本可不韻而一詩之中何紛紛乃爾也騶虞首章虞叶牙二章虞叶五紅反其紛紛者猶之家也古人爲詩豈有律令之當遵哉此詩首二句自以葭犯蓬蹤爲韻末句自以兩虞字爲韻猶麟趾章以三分字爲韻皆不與上二句韻也此其不可從者也明陳第因韻補而作毛詩古音考刷宋古

讀書偶記

卷七

十五

音義顧亭林又因之而作音學五書其曰凡吳氏所稱叶者皆古人之本音此其得也然分韻爲十部以平聲爲部首而上去入從之既嫌泛濫又以一韻之字移入各韻割併分合尤苦糾紛如東韻之弓雄熊馮改入蒸韻風楓改入侵韻余非謂弓雄熊馮之不可入蒸風楓之不可入侵也然謂本韻必無此字則不敢信也尤爲韻首而割入支車家等字但入魚虞而不可入麻亦不敢信也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必以華爲專以家爲姑不多事乎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豈不可自爲一韻而下文瑤都又

爲一韻乎詩文不知用古韻固嫌其薄然亦當擇其的確不移者而用之二家之論皆不可盡從又况毛西河五部三聲兩合兩界之說愈汗漫而無所歸乎古無韻書其出之口者皆天籟自然其間亦未必無方音今韻本於切韻而切韻祇陸法言等所定耳其間亦未必無方音詩騷用韻有限今以其四聲中曾有數字同用而舉其全部以從之則仍是信今音處多非能專信古音也故余謂用古音必當擇其信而有徵者

圍棋

讀書偶記

卷七

十六

韋宏嗣博奕論曰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註引邯鄲淳藝經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是古之棋局與今之棋局不同也然使棋道果二百八十九則圍棋者道非填實亦安用黑白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耶棋手勢記唐宣宗大中時日本王子來朝與顧師言奕有雙解征勢今尙有其圖而棋訣有九三十三下子之說棋經有局路三百六十有一之言則唐宋以來與今之局不異意者藝經去其四圍而言然耶後世事事不如古人獨奕棋之精則古勢非今勢之比或謂機智以漸

而開是固然矣然能此者質或庸下絕無他必其
專心致志有不同於人者故得成其技如此世之
明自負而役於名利碌碌焉以終其身者可不鑒於
此而自返哉

讀書偶記 卷七

十七

讀書偶記 卷八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天下縣名相同

安徽廣西皆有太平府直隸雲南皆有趙州直隸江
蘇皆有通州廣西山西貴州皆有永寧州而惟縣名
相同者最多養新錄於歷代州縣相同者考訂最悉
而於

本朝獨未詳焉今據嘉慶二十二年縉紳全書備列
之

讀書偶記 卷八

新城	直隸保定府	東安	直隸順天府
新安	山東濟南府	西寧	直隸宣化府
清河	直隸廣平府	宣化	直隸宣化府
廣昌	直隸易州府	建昌	直隸承德府
唐縣	直隸保定府	廣寧	直隸承德府
寧海	直隸保定府	華亭	直隸承德府
山陽	直隸保定府	桃源	直隸承德府
甘泉	直隸保定府	建德	直隸承德府

會同	興寧	安化	永福	長樂	山陰	昌化	興安	長寧	龍泉	永寧	懷遠	太平					
廣東瓊州府	湖南嘉應州	貴州思南府	廣西桂林府	湖北宜昌府	福建福州府	浙江紹興府	江西桂林府	江西贛州府	江西吉安府	河南吉安府	陝西榆林府	安徽鳳陽府					
咸寧	寧鄉	新寧	寧遠	永安	海豐	石門	石城	樂安	安福	德化	東鄉	新昌	安仁	太和	鳳臺	定遠	
陝西西安府	湖南長沙府	廣西梧州府	湖南永寧州府	廣東惠州府	福建延平府	山東武定府	江西高安府	江西撫州府	江西九江府	江西吉安府	江西撫州府	江西瑞昌府	湖南衡州府	江西饒州府	安徽蕪湖府	安徽鳳陽府	四川重慶府

讀書偶記 卷八

讀書偶記 卷八

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九州之名遠矣虞書肇十有二州蔡傳本孔安國馬融為說謂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也然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伯厚曰舜典肇十有二州而後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為定余按漢志本據谷永之說永待詔公車對云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

讀書偶記 卷八

難之而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禹時祇九州其說固然矣但志又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周既克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以為幽并說亦未盡爾雅九州冀豫離荆揚兗徐幽營郭璞注曰此蓋殷制雖古無明文而與禹貢職方金異則為殷制無疑然則殷改夏制而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也至舜流共工於幽州或者據此以為分十二州在治水前之證此則不然孟子作幽州尚書作幽州州固可同用然幽州之地大矣此幽州當與崇山三危羽山一例不可以此為證也

秦郡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裴駢注曰三十六郡謂河南上中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鄆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余按漢書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師古注曰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然則三十六郡不當數內史明矣又史記始皇三

讀書偶記 卷八

四

十三年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又廢無諸搖爲君長爲閩中郡此四郡在二十六年後自不在三十六郡之內胡三省曰秦置楚郡班志不見按史記楚世家王負芻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負芻滅楚名爲楚郡夫曰滅楚名何得置楚郡又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王翦擊荆正義曰秦號楚爲荆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然則所以滅楚名者以諱楚故其必不置楚郡明矣史記注引孫檢云秦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是楚世家楚郡爲三郡之譌胡氏緣此而誤也攷漢志東海郡高帝置師古引應

劭曰秦郟郡高帝紀六年以碭郡薛郡郟郡立弟交爲楚王酈道元沂水注郟縣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爲郟郡則刻郡爲秦置而高帝改爲東海何疑故三十六郡當去內史而數郟郡以足之也其秦南海桂林象郡皆漢武帝元鼎六年始開南海仍秦舊名改桂林爲鬱林象郡爲日南至閩中郡則漢武元封元年虛其地而有屬會稽者班志會稽郡屬治下師古注曰本閩越地是也此四郡不在漢初三十六郡之內

漢郡

班志曰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讀書偶記 卷八

五

目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今按漢郡之仍秦舊名者河東 太原 上黨 東郡 潁川 南陽 南郡 九江 鉅鹿 齊郡 琅邪 會稽 漢中 蜀郡 巴郡 隴西 北地 上郡 雲中 鴈門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長沙國 志云高帝凡二十七郡其仍秦郡而更名者河南 秦 沛郡 秦泗水 東海 志云高帝置師古引應劭志云故郟郡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楊按續漢志丹楊郡下劉昭注云秦郟郡又於故郟下注

之為三十六郡其高祖所增者京兆尹... 更初元南郡武帝建元六年分右內史左馮翊... 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更名河上郡武帝建元六年分...

讀書偶記 卷八

乘泰山 東萊 豫章 桂陽 廣漢 定襄... 中山國 帝志三年為郡... 復故按續漢志注云高帝置郡而班志但言宣帝復...

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城陽國... 是為文帝所增六郡景帝所增者山陽... 元五年別為郡建濟陰志云故梁景帝六年別...

讀書偶記 卷八

東平國 元鼎元年為大河郡... 廣陵國 屬吳景帝四年更屬江都... 六郡武帝所增者宏農 陳留... 臨淮 零陵 犍為 越雋 益州郡 牂柯 武...

西河 朔方 元菟 樂浪 南海 志云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武

帝元鼎六年開鬱林 志云故秦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元鼎六年開蒼梧 交趾

合浦 九真 日南 志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真定國 泗

水國是為武帝所增二十八郡其為昭帝所增者金城一郡合之為一百三郡按諸侯王表尚有廣德廣

世廣宗三國而班志不列者以其為平帝元始二年所封出於王莽之意也王子侯表云王莽擅朝偽褒

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不錄此不列三國者即此意也

晉書地理志云秦凡四十郡漢祖分內史為三部更

讀書偶記 卷八

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初置十七後增十四昭帝又增其一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

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顯與班志牴牾後儒雖知其誤而亦不信班志欲為之彌縫以求其合是益

之誤也今金不錄而但疏晉志之失焉晉志秦四十郡數內史而不數郟郡乃數東海郡於高祖所置之

內故多一郡其失一也秦閩中郡漢虛其地而仍數之故多一郡其失二也既於秦郡數碭又於漢郡數

梁既於秦郡數南海桂林象郡又於漢郡數南海鬱林日南故多四郡其失三也珠崖儋耳沈黎汶山皆

漢已罷之郡而仍數之故多四郡其失四也漢有真定泗水二國而反不數其失五也凡較班志多十郡

少二郡故為一百一十有一而多八郡焉其他於各帝所置不能深攷而參差違失不可勝數又不足論

侯國二百四十一

班志云侯國二百四十一而自注者一百九十有四

余以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恩澤侯表參攷以補之雖不能合二百四十一之數而所得者亦多矣後

乃見錢竹汀先生漢書攷異先得我心欲盡刪棄而但取錢氏所遺及與錢異說者存之弟繩祖曰天下

讀書偶記 卷八

能聚書者或不能觀能觀書者多不能聚使後有觀書而不能得錢氏攷異以証之則反致憾於所說之不詳矣但仍其舊勿沒其善其可乎余然其言因備錄之

河東郡 一

騏 駒 幾

東郡 一

陽平 王禁錢云志失注

陳留郡 一

長羅 常惠

潁川郡 三

成安

郭忠

周承休

姬延年

陽城

平干項王子田按志有兩陽城一屬汝南一屬潁川不知田所封果在何郡今姑注於此而以汝南者注劉德所封錢氏不從表作陽城而以廣平國之陽臺當之蓋以頃王子多封廣平而又平干之舊其說自長但攷諸王子不盡在郡而頃王之子其廢絕者亦多在他郡故不欲而易表之陽城為陽臺也雖然此陽城班未自注侯國博雅者當更攷之耳

汝南郡 九

陽城

劉德

安成

王崇

宜春

王訢

弋陽

任官

歸德

先賢撰

安昌

張禹

讀書偶記

卷八

安陽

王音

博陽

丙吉

成陽

趙臨按臨之子訢免從遼西在哀帝建平元年班志云迄於孝平似不當數錢云志所書侯國蓋終於成帝元延之末然頗參差不合今姑從之而說見後

南陽郡 九

鄧

蕭何

博山

孔光按班自注侯國哀帝置故順陽則元延之末但有順陽且王子侯表自有膠東項王子參差不合矣且王子侯表自有膠東項王子共封順陽至王莽時始絕則哀帝但分順陽置博山以侯孔光而順陽故在應劭曰漢明帝改曰順陽師古曰順陽名應說非然由古難知應說之非而不知順陽之封自在由此言之則班志闕順陽一國矣

安衆

長沙定王子丹

春陵

長沙定王子買

新都

王莽

紅陽

王立

樂成

許延壽

博望

許舜

復陽

長沙頃王子延年

南郡 一

高成

長沙頃王子梁錢云志失注表作高城勃海有高城與長沙大遠余按表兩見高城節侯梁其子孫嗣者名皆同惟一於始元五年封一於元康元年封為異疑表之復出也

江夏郡 一

鍾武

長沙頃王子度

廬江郡 一

松茲

六安共王子霸

讀書偶記

卷八

九江郡 三

當塗

魏不害

博鄉

六安繆王子交

曲陽

王根

山陽郡 十二

城都

王商錢云表作成都

黃

梁敬王子順錢云表在濟陰

爰戚

趙長年

郃成

王奉光錢云封郃成侯宋祚曰郃當作郃聲近不應為郃又續漢志濟陰成武下有郃城蓋省郃成入成武亦一証也然傳作郃則郃成自稱郃成皇太后疑傳與表皆誤不然見于表也

中鄉 梁敬王子延年

平樂 梁敬王子遷

鄭 梁敬王子罷軍

瑕邱 魯共王子政志失注按表作瑕邱而錢氏不從欲以沛郡之敬邱易之余亦不敢從也

留鄉 梁敬王子就錢 栗鄉 東平思王子護

曲鄉 梁荒王子鳳錢 西陽 東平思王子金

沛郡 十六 云表在濟南 錢云表在東萊

廣戚 楚孝王子勳 公邱 魯共王子順

敬邱 表未見 汶 趙敬肅王子周舍

建成 黃霸 建平 杜延年錢云表在濟陽

栗 趙敬肅王子樂 扶陽 韋賢

讀書偶記 卷八 十一

高 梁敬王子舜 高柴 梁敬王子發

漂陽 梁敬王子欽錢云 平阿 王譚

東鄉 梁敬王子方 臨都 梁敬王子未央

義成 甘延壽錢云志失注余按胡三省通鑑注云地理志沛郡有義成侯國則宋本注較詳也

祁鄉 梁夷王子賢

魏郡 卽裴 趙敬肅王子道錢 邯鄲 趙敬肅王子仁

平恩 許廣漢 邯溝 趙項王子偃錢

鉅鹿郡 八 象氏 趙敬肅王子賀 新市 廣川繆王子吉

安定 燕刺王子賢 歷鄉 廣川繆王子必勝

樂信 廣川繆王子疆 武陶 廣川繆王子朝

柏鄉 趙哀王子買 安鄉 趙哀王子喜

常山郡 五 桑中 趙項王子廣漢 封斯 趙敬肅王子胡傷

樂陽 趙項王子說 平臺 史元

都鄉 趙項王子景錢 清河郡 二

東陽 清河綱王子宏 信鄉 清河綱王子豹

涿郡 十三 讀書偶記 卷八 十三

廣望 中山靖王子忠 州鄉 河間獻王子禁

樊輿 中山靖王子修 成 中山康王子喜

良鄉 志未見錢云趙共王子交封梁鄉侯或卽此以當此是自亂其例也

利鄉 中山項王子安 臨鄉 廣陽項王子雲

益昌 廣陽項王子晏 陽鄉 廣陽項王子發

西鄉 廣陽項王子容 阿武 河間獻王子豫

高郭 河間獻王子睦 新昌 燕刺王子慶

勃海郡 七 定 齊孝王子越 參戶 河間獻王子免

柳齊孝王子陽已 臨樂 中山靖王子光

脩市 清河綱王子寅 景成 河間獻王子雍

章鄉 鍾祖錢云表作童鄉余按元始元年謝殷封章鄉侯疑表作童鄉者誤

平原郡 七 王無故 羽 濟北式王子

平昌 張安世 合陽 梁喜

富平 訾順 龍領 韓增

樓虛 濟北貞王子樂錢曰表作安陽侯坊曰陽應作安陽謚也余按錢說是也

千乘郡 五 王舜錢曰表作安平史記將相各臣表本作平安漢表誤也余按錢說是也

平安 王舜錢曰表作安平史記將相各臣表本作平安漢表誤也余按錢說是也

被陽 齊孝王子燕 高昌 董忠志失注

繁安 齊孝王子忠 延鄉 李譚錢云志失注

濟南郡 三 廣陵厲王子聖 琥 趙敬肅王子忠

朝陽 燕倉錢云表作宜城在濟陰余按南郡有宜城未著侯國始從錢說

宜成 泰山郡 七 柴 齊孝王子代 寧陽 魯共王子悒

柴 齊孝王子代 寧陽 魯共王子悒

桑邱 東平思王子頃表 富陽 東平思王子萌

桃山 城陽孝王子欽 桃鄉 東平思王子宣

式 城陽荒王子憲 錢云志失注

齊郡 五

廣 苗川孝王子便 廣饒 苗川靖王子國

北鄉 苗川孝王子譚 平廣 苗川孝王子服錢云封平侯當即此

臺鄉 苗川孝王子珍 錢云志失注

北海郡 十七

劇魁 苗川懿王子黑 輒 城陽項王子息

平的 苗川懿王子彊 平望 苗川懿王子賞

樂望 膠東戴王子光 柳泉 膠東戴王子彊

平城 膠東項王子邑 饒 錢云膠東戴王子表有饒侯饒當為饒侯成也

密鄉 膠東項王子林

羊石 膠東項王子回 樂都 膠東項王子訢

石鄉 膠東項王子理 上鄉 膠東項王子欽

新成 膠東項王子根 成鄉 高密項王子安

膠陽 高密項王子恁

東萊郡 五

平度 苗川懿王子行 錢云志失注

臨胸 齊郡亦有臨胸志亦未注 陽樂 錢云膠東項王子獲

牟平 齊孝王子濼 陽樂 錢云膠東項王子獲

徐鄉 膠東共王子映錢 云志失注表在齊

琅邪郡 三十一

虛水 城陽項王子禹 臨原 菑川懿王子始昌表

被 表未見 餅 菑川靖王子成

零段 城陽項王子澤表 雲 齊孝王子信

稻 齊孝王子定 皋虞 膠東康王子建

魏其 膠東康王子昌 茲鄉 城陽荒王子宏

箕 城陽荒王子文 高廣 城陽荒王子勳

高鄉 城陽惠王子休 柔 表未見

卽來 城陽荒王子俊 麗 錢云高密共王子賜封

武鄉 高密項王子慶 伊鄉 城陽戴王子遷

新山 稱忠 高陽 薛宣

讀書偶記 卷八 十六

昆山 城陽荒王子光 參封 城陽戴王子嗣

折泉 城陽荒王子根 博石 城陽荒王子淵

房山 城陽荒王子勇 慎鄉 錢云表未見

駟望 洽廣 安邱 膠密項王子常

高陵 翟方進 臨安 膠東共王子閔

石山 城陽戴王子元

東海郡 十九

蘭陵 廣陵孝王子宜志失注 按表作蘭陵而錢氏

良成 魯安王子文德 蘭祺 魯安王子臨朝

南成 城陽共王子貞 山鄉 魯孝王子綰

建鄉 魯項王子康 容邱 魯安王子方山

東鄉 魯孝王子彊 建陽 魯孝王子咸

于鄉 泗水勤王子定 平曲 廣陵厲王子會

都陽 城陽戴王子音 陰平 楚孝王子回

邵鄉 魯項王子閔 武陽 史丹

新陽 魯項王子永 建陵 魯孝王子遂

昌慮 魯孝王子宏 都平 城陽荒王子邱

臨淮郡 八 云表在泰山

西平 于定國 錢云志失注 余按汝南亦有西平志

高平 王逢時 開陵 成婉

讀書偶記 卷八 十七

昌陽 泗水戾王子霸 廣平 廣陵孝王子德

蘭陽 表未見

襄平 廣陽厲王子疊 劉攽曰廣

樂陵 史高 陽無厲王當為廣陵是也

豫章郡 二

海昏 昌邑哀王子賀 安平 長沙孝王子習 錢

桂陽郡 二 錢云志失注 云表在鉅鹿誤

陽山 長沙孝王子宗 陰山 錢云表未見

零陵郡 三

夫夷 長沙定王子義 都梁 長沙定王子定

泉陵 長沙定王子賢錢云表作泉陵誤是也

廣平國 七

南曲 清河綱王子遷錢云志失注 曲梁 平千頃王子敬錢云表在魏郡

廣鄉 平千頃王子明錢云表在鉅鹿志失注

平利 平千頃王子世錢云表在魏郡志失注

平鄉 平千頃王子王錢云表在魏郡志失注

陽臺 志未見 城鄉 平千頃王子慶錢云表作成鄉志失注

信都國 六

樂鄉 河間獻王子佟錢云表在鉅鹿鄉誤作卿

平隄 河間獻王子招錢云表在鉅鹿 桃 廣川繆王子良錢云表在鉅鹿志失注

讀書偶記 卷八

西梁 廣川戴王子闕兵錢云表在鉅鹿 昌成 廣川繆王子元

東昌 清河綱王子成

以上班注一百九十四錢補二十六余增四焉然錢以為志所書侯國終於成帝元延之末而班注博山為侯國哀帝置則亦未必然也且如錢說亦當去博山而增順陽錢誤以順陽為項陽注於表有而志未見者蓋所見本不同也餘詳博山下今以表有而志未見者參攷之則利昌侯嘉代共卑梁侯都高密項懷昌侯高遂苗川懿昌鄉侯憲項東子陵石侯慶膠東共都成侯金安上安遠侯鄭吉表爰氏侯便樂成表在單父樂昌侯王武表在南頓凡九又以

讀書偶記 卷八

綏和元年所封參攷之安國侯吉趙共王子中襄山國有安國襄鄉

侯福容鄉侯強緝鄉侯固皆趙共廣昌侯賀都安侯

普樂平侯永皆河間方鄉侯常得廣陽惠殷紹嘉侯

孔何齊表在沛汜鄉侯何武傳云以犍之博凡十其哀

帝即位以後則不錄而終不可合於二百四十一之

數縣邑遷改并省又如汜鄉祇是鄉非邑不可注故

不合然所失亦僅矣

光武省并十三國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國廣

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

讀書偶記 卷八

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陸安屬廬江廣

陽屬上谷章懷注曰據此惟有九國云十三誤也晉

書地理志云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

并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

玉海謂晉志廣陽當作廣平續漢書郡國志光武省

郡國十而晉志言八蓋後復河間廣陽余按續漢志

北海國下注云建武十三年苗川高密膠東以其縣

屬是高密在省并之內其文當云淄川高密膠東屬

北海而云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者誤也是為十

國又長沙王興降為臨淄侯中山王茂降為單父侯

長沙爲郡中山於三十年復爲國則是時亦省爲郡
皆十三年中事共十二國十三乃十二之誤章懷注
未晰也至帝紀言十二郡國志言十帝紀所言者國
志乃兼郡國言之故不數長沙中山之省爲郡者而
言十耳諸家言畧有所未及也

道光元年春鐫

消暑錄

古墨齋藏板

琴士先生味道之腴汲古得綆貫串百代斧藻羣言
所輯金石文鈔新舊唐書攷證通鑑注商古墨齋筆
記等書凡數十種驅墨如飛不脛而走美矣博矣庚
辰之夏溽暑太甚火雲閣雨枯岸蒸霞 先生則息
蔭書林遊神藝圃醇醇古味索諸室中蟲蟲蘊隆驅
之簷外因取昔人所聚訟不決者覃思幽討釐而辨
之得若干條彙為一帙名曰消暑祇以自娛思簡解
滯連環識同膠柱九變復貫知與義之難探一隅反
三幸迷途之可指得片言之悟腋欲風生析千古之
疑胸真冰釋珠能記事無非照夜之光瓜可鎮心先
序

得清涼之味雜誦循環煩襟盡滌不覺梧蔭之移晷也

嘉慶庚辰年七月愚弟潘恩簡拜跋

消暑錄

涇川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孫同璋全校

庚辰之夏天旱甚熱無避處不得已於室之西偏
屏擋簞盎得方丈地設二几一椅取說部詩話等
數十種拉雜觀之偶有所得輒筆記之七月二十
一日雨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大雨條條然爽
矣孫同璋有田十餘畝焦枯之後繼以愁霖佃者
刈其餘數石愜而來納遂傾於几下余笑而起乃
止焉凡得五十二則

消暑錄

天寶十三載劔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宓被
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新舊書皆同
容齋隨筆云高適集中有李雲南征蠻詩一篇序云
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兼節制之寄
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往復數萬
里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
李公效節予忝斯人之舊因賦是詩雖詩人之言未
必皆實然當時所賦不應虛言則宓歸長安未嘗敗
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余按高適所賦是十一載十
二載事史失記耳至十三載復往擊之乃敗死非有

誤也宓十一載為雲南太守十三載為劔南留後當
是以十一載有功而遷也

容齋隨筆云歐陽公好稱誦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
花木深之句余按歐公詩話並無此語且詩是常建
所咏何以誤為楊衡疑容齋誤記若雲谷雜記謂風
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也而歐陽公誤以
為周朴此則誠然

亞父軍細柳天子不得入而軍中有夜驚相攻之事
容齋譏其不能持重余謂夜驚相攻亞父堅卧不起
頃之復定此正其能持重處若天子不得入軍門祇

消暑錄

是預令以示整矯情以沽名試問亞父之用軍何如
韓信而漢王敗於彭城晨馳入韓信壁而奪其軍及
楚滅又入其軍而奪之信固若是之不能耶亦曰吾
君而已然則高祖亞父皆以其偽而韓信獨以其誠
乃容齋又謂信之終叛高祖之偽啟之是亦未深知
信者也

隨筆云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
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至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七十五年又十六
年而卒姑以始侯之年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余

謂洪氏之說甚泥文侯師子夏見於記傳甚明如泥
侯字爲說則文謚也又將謂文侯卒後而師子夏乎
攷竹書紀年考王元年已書魏文侯立至威烈王二
十三年凡三十八年則子夏當考王元年年六十五
史記索隱引紀年文侯之立在考王七年則子夏是
時亦祇年七十二又况文侯之師子夏不必在已立
之後乎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者周始命韓趙
魏三家爲侯也文字侯字皆是後人追書容齋何泥
之甚也

杜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
消暑錄

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此專言宋公之直
若婁公唾面自乾豈能語者正所謂少似朱雲人也
因婁公亦係正人尙不能語故借以陪起容齋疑婁
不語何以得爲直臣又疑婁宋不同時而別無顯人
在開元間皆泥也

荷覺寮雜記云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圓齒頰已輸
崖蜜十分甜王立之詩話云崖蜜櫻桃也出金樓子
坡意正謂蜜爾言餘甘者甘味有餘非果中餘甘也
立之見餘甘爲果遂以崖蜜爲櫻桃余謂新仲意是
而言非也諫果味美於回故諺云喫橄欖思回味東

坡蓋言其餘有甘非謂其甘有餘也夔隔開評載東
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嘗謂以蜜煎糖而
食之可也至別子山詩云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
想見冰盤中石蜜與糖霜則此必言蜜何疑餘甘之
未之見羣芳譜云一名菴磨勒生二廣諸郡閩之泉
州及西川戎壩蠻界山谷皆有之如川棟子形圓味
類橄欖黃山谷集云戎州蔡次律家軒外有餘甘樹
余名其軒曰味諫附錄於此
一歲中二十四氣並見逸周書荷覺寮雜記乃分舉
見於經史子類者如管子月令注詩箋國語南史初
學記所載而尙不能備也新仲豈未見周書與
真宗眷待寇準之衰容齋謂由於王欽若城下之盟

消暑錄

之一言余謂澶淵之役萊公本欲戰不欲和而帝實
欲之豈得以此爲準咎也欽若特借此開端而驚心
動魄深入真宗之隱者祇是孤注二字蓋帝本不欲
親征渡河而準強之其心至是猶悸也故一聞言而
意遂移容齋不舉此而舉彼未爲得其情矣

元微之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
關風李商隱詩云薛王沉醉壽王醒容齋以爲岐王
薨於開元十四年薛王薨於開元二十二年而天寶
三載太真始入宮二詩皆誤余按薛王之子瑁嗣封
薛王岐王無子天寶三載以薛王之子珍爲之後嗣

封岐王正當太真入官時雖不知當日作者之意若何然是時自有岐薛也

容齋因馬周之薦自中郎將常何而云常何事不概見後亦不顯乃考得一事云李密傳與張須陀戰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遂殺須陀然此為常何未入唐事余按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八年征遼東刑部尚書郎國公張亮為平壤道大總管左領軍常何瀘州都督左難當副之新書在遼東傳而未載其官此是薦馬周以後事

岳珂愧鄉錄曰范參預成大攬轡錄言金本無年號消暑錄

自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正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

小本歷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金無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寧咸雍大康太安各十年壽昌六年乾統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天輔珂按此年號皆遼故名女真世奉遼正朔以其紀年為歷固其所也豈范未之見耶余按珂所言意是而語未詳收國本今年號在天輔前餘雖皆遼年號而壽昌史稱壽隆大慶本是天慶范固失之而岳亦未為得也遼易州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稱壽昌四年七月當是史誤朱弁曲洧舊聞曰晁以道讀舊唐書謂予曰杜甫論

房瑄肅宗大怒崔圓等皆營救顏魯公為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余嘗謂魯公忠烈而老杜八哀獨不及之豈此時魯公尚無恙耶將詩人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余按少陵以大歷五年卒而魯公以興元元年為李希烈所害則杜卒後十五年顏始遇難何從得而哀之讀書不細攷輕以私意疑古人亦可笑也

葉少蘊避暑錄話曰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渠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饌鶯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為戲傾白墮得母與食右軍為消暑錄

偶耶余謂作詩別有韻致不可一概論傾白墮自可食右軍自不可也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李善注引博物志杜康作酒東坡故自有本容齋隨筆引孫公談圃謂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有趙學究聚徒講學即普也宣祖遺藝祖從之游余嘗作一條辨其非是累累數百言今在讀書後見孫公談圃乃是營前有陳學究聚徒講學藝祖從之後得趙學究即館於汴第及即位趙遂為相而陳屢遭坎壞以死容齋記事不清乃使余多此一番饒舌可笑也

夢溪筆談曰予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有方璵者其
高祖方虔爲楊行密守寧國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
訓代守寧國故世爲寧國人璵有楊溥與方虔從訓
手教數十紙紙札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
吳王內一紙報方虔云錢鏐此月內已亡歿紙尾書
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錢鏐以長興二年卒楊溥
天成四年已僭卽僞位豈得長興二年尙稱吳王溥
手教所指揮甚詳悉是當時親述天成四年歲庚寅
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余按沈氏於此事若有
不釋然者殆考之不審也錢鏐於長興三年三月始

消暑錄

七

卒而此教紙尾書正月二十九日則是溥未卽僞位
時誤聞鏐死而以告其邊將非長興三年事也溥於
天成二年十一月卽位歲丁亥鏐以長興三年三月
卒歲壬辰前後相去六年而沈氏所稱年月皆誤也
至方虔爲吳越所擒而曰爲吳人所擒此校刊之誤
張端義貴耳集云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
彖睽車志始出洪景廬夷堅志繼之唐已有此集三
卷夷姓堅名也余按張氏說夷堅太畧蓋未嘗見列
子妄以意言之爾攷列子湯問篇說冥靈大椿菌芝
蠓蚋而及於窮髮北之溟海鯢鵬而曰世豈知有此

消暑錄

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洪氏蓋沿唐舊取此以名其書夷豈是姓堅豈是名
耶列子借禹益以實其說而夷堅則猶莊子齊諧之
意而已

敬齋古今註曰左右二字從上聲則爲兩實從去聲
則爲從已此甚易辨今人皆混而爲一不惟不辨其
聲音之當否至於禮數儀制亦復倒錯而世俗悠悠
皆不恤也余按左右二字古人本有二義然未必有
兩音如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天左旋日月五星
右轉此一定之左右楚人尙左君必左無與王遇此

消暑錄

八

從已之左右古人豈有上去之分而謂不辨其音乃
倒錯一切耶今韻書中上去固各有此二字愚意亦
不必拘敬齋之說押之推之遠近高深視聽上下之
類皆是有四聲反切之後細細分別古人祇是一概
用

杜牧晚晴賦觀八九之紅菱古今註曰菱菱屬也菱
花色黃而不紅杜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蓉也
杜誤以菱爲蓮余謂杜正言菱耳亦不指菱之花也
余涇川鄉村池塘中多產菱花色白而菱甚小且纖
色後至江寧見市上所賣菱極大而色殷紅土人卽

謂之紅菱敬齋似未見此種囊牖閒評亦云秦少游詩紅菱秋開鑑水香誤以菱荷爲一物皆非也梁武帝詩云堆盤菱熟臙脂角其紅可知

宋九嘉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於孔氏前二恨詞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古今註謂佛老異端固當恨至於譯經潤文本諸故訓開釋與義亦儒學所先務余按九嘉之說雖不知其究竟如何然疑敬齋誤會其旨蓋此三者皆是恨異端釋經指釋佛經耳唐世釋經多學士大夫爲之潤色宋人習氣又好以佛經中語入詩文雖荆

消暑錄

九

公東坡恐亦未免故九嘉云然若釋九經以潤色文章焉可恨耶

韻語陽秋曰顏魯公書跡冠當代有千祿字樣行於世者畏學書者不識字爾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豈非貶之之詞耶又按擇木以八分受知於明皇固與蔡有鄰顧文學並直供奉故老杜有分日示諸王鈞深法更秘之句而謂之不識字可乎以是二說校之則知阿買非擇木明矣余按千祿字書魯公之叔顏元孫作公爲書之立方固已誤矣且誰謂阿買爲韓擇木者而勞

辨之如此自矜精鑒耶昌黎卒於長慶四年年五十七則生於大歷三年歲在戊申也而擇木於天寶元年歲在壬午書祭華嶽文今存於世則下距昌黎之初生已二十七年昌黎蓋未必能見擇木而云詩成使之寫耶

韻語陽秋曰縣字有平去二音官縣之縣州縣之縣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獻終襲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回鑿獻爵擬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掌縣二人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愛方休杼皇慈更徹縣

消暑錄

十

則當作平聲讀余謂立方操筆作詩話乃不知古韻今韻之別并不識古詩律詩之分而一概論之何其可笑若如此論韻則自三百篇來皆悉以今韻疑之可也何獨舉一縣字耶

韋蘇州睢陽感懷詩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韻語陽秋云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蓋當時物議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余按當時誠有此說至應物過其地而感懷則其事當自矣且遠亦儒者非宿將應物此詩有句云空城惟白骨同往無賤貴正謂遠等皆同死義而安得以此

爲遠耶然則宿將正指哥舒翰許叔冀之徒豈得泥
睢陽二字而必謂指守是地之人乎

韻語陽秋歷引古今人賦碁詩而獨愛王荆公贈葉
致遠之作其畧云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摩或羸形
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
閒暇或事先和變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
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界欲并包總攝或慙如
告亡或喜如獻捷諱輸寧斷頭悔誤乃披頰可謂曲
盡圍碁之妙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余謂荆
公必低碁也其所賦者盡是低碁之態而安得云曲

消暑錄

十一

盡圍碁之妙耶黃魯直有一聯云心似蛛絲遊碧落
身如蟬殼抱枯枝近之矣今就立方所引惟劉夢得
雁行布陣人未曉虎穴得子人始驚較有理致而立
方反以爲語意無所取又所引有鄭谷數局賭山果
一先饒海僧此真索然因憶江寧人有口號狀高手
饒人七八以上者有句云始竭蹶以圖存繼從容而
中道漸游行以自如終退讓而恰好蓋高手不欲多
上人適可而止末句尤有味也

韻語陽秋云杜子美柏中丞除官制詩舊注以爲柏
耆又以爲貞節按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

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方是時段子璋徐知道反
於蜀貞節爲邛州刺史有功則是貞節無疑杜集又
有柏學士茅屋柏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爲貞節
之居然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爲學讀書
爾疑是邛州立功之前余按柏耆死於大和時去子
美之卒幾六十年其妄不足辨然此詩題云覽柏中
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因述父子四美載歌絲綸則
柏中丞當指柏茂琳而云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
又云子弟先卒伍則兼及貞節與柏大兄弟也攷唐
書崔旰之攻郭英又茂琳與之戰而敗而貞節以邛

消暑錄

十二

州牙將起兵討旰杜鴻漸入成都請旰爲西川節度
行軍司馬茂琳爲邛南節度使貞節爲邛州刺史以
兩解之則是必指此事而非段徐反時可知也杜集
有陪柏中丞宴將士詩又有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詩
時茂琳爲節度故稱中丞疑茂琳貞節爲昆弟而柏
大柏二則二人之姪也故柏大兄弟山居詩云叔父
朱門貴郎君玉樹高而是題云父子四美可無疑矣
若柏學士則不知爲何人貞節旣以牙將起不得以
學士稱未可臆斷以爲未立功之前也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引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

無法去取失當今觀淵明集可取者甚多而獨取數首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余謂古今篇什何限豈可盡收亦各從所愛爾昭明不收閒情亦未足為文選病且如古文苑後出所載多文選所不及平心觀之恐未足以肩隨也第既取兩都則兩京三都可以從畧然猶日以脩地誌也至七與連珠等但取一以脩體足矣符命取封禪典引而并及劇秦美新則真贅矣韻語陽秋謂王維以畫而奉崔圖不欲言故集中無畫詩余按王維與鄭虔同陷安祿山而得罪然維自消暑錄

十三

以凝碧池詩得免而以畫奉崔圖而獲免者鄭虔也葛氏固知而言之矣何忽作此語韻語陽秋云歐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朶插畫屏中又命坐客傳花飲酒故答李通判詩云千頃芙蓉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屏圍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然維揚芍藥妙天下可以奴視荷花而不聞有芍藥勝會何耶東坡在東武有芍藥之會惜歐公不出此余謂揚州多芍藥葛氏疑歐公無會可也何乃云可以奴視荷花因笑時人作文字方欲言此則極力推重而鄙賤一切謂之尊題葛氏想亦

用此法歐公有荷花之會而無芍藥蘇公有芍藥之會而無荷花皆適然耳要之蘇自祖歐意何分優劣也

夔牖閒評云世有孃惜細兒之語陟岵之詩曰母曰嗟予季行役季少子也不獨今人為然古亦有之余按國策趙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左師對曰君聞婦人此其明證若詩則尚是從上父曰予子下見曰予弟而生出季字也

東坡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於求舊夔牖閒評云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余按仁人

消暑錄

十四

二字古多通用中庸仁者人也孟子仁也者人也論語井有仁焉後漢書吳祐傳引論語觀過斯知人矣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皆云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唐契苾明碑先仁而後已書人為仁人場德字又書仁為人足見二字通用袁氏好言字義何不一考而遂謂誤也

姚寬西溪叢語云說文念呼介切忽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念今所傳孟子為不若是慈恐當以念字為正又云說文引孟子澆淅而行澆其兩切澆乾漬米不待炊而行也接字殊無理夔牖閒評云說文

兼水長也從永羊聲引詩江之兼矣不知何故後改
作永字余按說文引經字不同者何限或所見本不
一非必彼爲是而此爲非也近世南城吳照南輯說
文字原考畧從說文寫出者四百有餘不知其已盡
與否暇日當爲一校之

夔隔間評云白樂天好以俗語作詩改易字之平仄
如雪擺胡衫紅此以俗語胡字作鷓字也燕姬酌蒲
桃此以俗語蒲字作勃字也忽聞水上琵琶聲此以
俗語琵琶字作弼字也余謂胡之爲鷓蒲之爲勃則聞
命矣若琵琶之琵琶在此句中何以不可作平聲讀吾

消暑錄

十五

未敢以爲信也

容齋亦有此說吾所未解將更質之高明

韻語陽秋云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
置五里一墩奔騰阻險死者堆路張九齡作荔枝賦
序云南海郡荔枝瓊瑰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
莫有知者惟舍人劉侯知之作賦以誇大以爲甘旨
之極則是九齡乃創見也議者謂楊妃酷好安知非
九齡有以啟之余按曲江以開元二十四年罷相二
十五年以薦周子諒謫荊州而卒而楊妃於天寶三
載始入宮則卒已七年矣而乃以此爲曲江罪耶若
謂因是賦而人始知有荔枝則葛氏又非不知後漢

之事攷此賦是曲江遷桂州都督時在郡所作蓋自
傷懷才見遠而葛氏以爲作賦誇大又誣之以創見
不謂生則遭讒累謫而死後數百年復以文字爲著
書者所疑詆何不幸也文人之不足以語古信哉五
總志云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枝死亡無數唐羗伯游
爲上林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而唐明皇乃用李林
甫之排驛傳進以媚妃子鄙哉此說得之

吳炯五總志曰唐崔協美風骨而少文字人呼爲無
字碑五代趙光隆風神秀異而性不喜書時號玉界
尺余按五代時有趙光逢無趙光隆且歐史稱其以

消暑錄

十六

文行知名薛史稱其幼嗜墳典故有玉界尺之譽五
總志恐是誤記又述曾誠之言張曲江爲牛仙客作
誌銘余按張所作者牛仙客父之誌銘非仙客也亦
是誤記

趙德麟侯鯖錄載東坡言云杜甫詩張公一生江海
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云用之則爲
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迂叟耳余按此帖今刻陳眉
公晚香堂中然攷新舊唐書蕭嵩張鎬傳皆不見此
事惟新書蕭昕傳言薦張鎬來瑱竊疑昕當天寶時
名位尙淺非能薦人者而嵩卒於天寶八年鎬尙未

用或者蕭嵩嘗薦之而明皇未聽史誤以為听耶東坡當有所據

吳可藏海詩話曰蘇州常熟縣破頭山有唐常建詩刻乃是一徑遇幽處上句既拘下句亦拘所以對禪房花木深注云歐陽修詩話亦作遇幽處余前因容齋洪氏之說檢歐公詩話中無此語至此復疑而檢之實無有豈余所得本脫此一節耶因其言拘句有理存之冷齋夜話亦云歐陽公愛此二句西溪叢語曰諸本皆作通熙寧元年承叔守青題解字後山齋作遇有以構杜石本示邢和叔初疑其誤反覆味之亦覺其佳不知別有本或承叔改之也余按二人皆不言出詩話又不言作楊衡如容齋之說不知何者為誤詳記之以俟考

消暑錄

十七

吳禮部詩話載方岳巨山詠史云堪笑張華死不休漫矜象緯古無儔中台星坼何曾識祇識龍泉動斗牛堪笑平生血濺衣但知忠義未知幾命關鬼質緣何事年及懸車自不歸余按張華貪寵戀位以致亡身固可笑若顏魯公當國步艱難之日豈是臣子自安自逸之時而乃與華同類而共笑之耶且使為人臣者不知忠義而但知機天下事尚可問耶語意紕謬而昧者尚津津道之可笑也

西溪叢語曰東坡濁膠有妙理賦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僕謂我也或以為奴僕誤矣余謂東坡

語本明白而令威以僕為我是此句為濁者以飲我也為之一笑

夔牖閒評云洪慶善謂魯人因閔子騫之言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然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欲逐季氏而昭公居於長府則是已嘗作長府慶善失之余按魯當本有長府故閔子云仍舊貫何必改作春秋之不書因閔子之言而不改作非無長府而欲創為之也洪氏言是

捫蝨新話曰歐公言漢人碑云鷹擊虛搏是以人比犬也山谷言徐浩詩云法士多瓌能能三足鼈也乃消暑錄

十八

是僧是鼈耳人比犬僧似鼈正好一對余按徐浩會稽詩於來字韻中用能字故山谷云爾西溪叢語引後漢黃琬傳中謠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注能乃來切夔牖閒評又引荀子成相篇世之災如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潘正叔送王元貺詩游鱗萃雲沼翔翼希天階濟川用舟楫致治由賢能以為山谷之誤不知山谷祇是一時戲僧之言不料諸公費力認真如此

蘇東坡奉敕撰上清宮儲祥碑記後磨去之命蔡元度別作紹聖中有人過臨江驛舍題二詩其一云晉

公蘇書作准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

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茗溪漁隱叢話袁文夔牖

閒評皆以爲坡所自作余謂東坡恐不若是之淺侯

鯖錄載之注云乃江鄰幾子我作或云張文潛作

費衮梁溪漫志曰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

言之而身自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

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

以犯仁宗嫌名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謚也余按補

之言是而未盡古未有謚文正者正本非謚皆文貞

爾李昉王旦卒於仁宗未卽位之前故謚文貞而追

消暑錄 十九

改之若王范司馬三公在後故皆謚文正自是以來

遂有此謚其實初祇以正字代貞字非文正之謚美

於文貞也

梁溪漫志謂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眼目不到處

別有見地因歷舉數人而及於汪遵之讀秦史且謂

胡曾詠史一編只是史語上轉耳汪遵吾涇唐進士

余向甚薄其詩不過與胡曾等讀此瞿然亟檢遵詩

則無此題蓋逸者多矣遂識之讀秦史三字亦不甚

吳禮部詩話載吳履齋琴溪琴魚詩云仙人藥苗化

爲魚身雖纖細味豐腴土人涉溪如採苻以布爲網

猶恐疎不比吳王耽嗜鱸松江萬古留腥滓好似春

茶槍與棋俯視銀條不足數人生所樂在家鄉何必

定食河之魴琴高仙游不可躡自向崑崙朝玉皇玉

皇一笑倚天末乞與五湖任囊括扁舟煙雨歸去來

卧聽漁槎聲濺濺余讀之而悲公之竟以讒死不得

遂其歸來之願也因記之詩爲涇志所未載

捫蝨新話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

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

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

篇而已余按前二說世傳出於六一東坡故陳善繼

消暑錄 二十

之要爲傳者之妄也夫文章有理有氣有事有情豈

可一概論昔鄉先輩亦有操是說者謂王右軍蘭亭

序韓文公祭鱷魚文蘇東坡喜雨亭記皆足冠冕一

代余謂蘭亭序歸去來辭等耳晉宋六朝靡靡成風

此二篇特爲翹楚然豈足以盡文章之道也祭鱷文

較之盤谷序則勝矣祠堂喜雨二記謂之不佳則不

可然諸家之文若是者可勝數耶必欲言之晉可闕

也唐則韓文公原道宋則朱子大學序其庶幾可以

當之而無愧乎

梁溪漫志曰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唐詩人

猶以名相呼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曰白也詩無敵是也又一條云古人文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余猶父者則名之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間有達官著書於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予見某言又曰予見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於六一東坡既非行輩恐不當名其子也余按二說正相反不知何以自相矛盾如此若以世情論之則後說為近人情然觀杜子美詩其名人處甚多如巢父掉頭不肯住岑參兄弟皆好奇端復得之名譽早

消暑錄

二二

畢宏已老韋偃少皆是贈送其人而作初不以名之為嫌又一李白也時而名之南尋禹穴見李白汝與山東李白好是也時而生之不見李生久是也時而爾之終朝獨爾思是也時而侯之李侯金閨彥李侯有佳句是也時而君之君今在羅網是也竊意古人此等處祇是縱筆自如非有輕重於其間而以施之今人則宜慎之
冷齋夜話曰洪駒父曰柳子厚詩勢靄一聲山水綠勢音奧而世俗乃分勢為二字誤矣西溪叢語曰柳子厚欸乃句欸音襖乃音靄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

二字合為一余按二說正相反攷元結次山集有欸乃曲駒父之誤明矣然觀漁隱叢話引駒父之說謂欸音靄乃音襖為反其音不言合欸乃為一字駒父詩話吾未見不知冷齋漁隱所云何者為誤

猗覺寮雜記曰世謂射一箭為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詩一發五犯非一箭射五犯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之作薛助教誌云三發連三中的亦誤也余按新仲之言可謂泥矣漢書禮射三而止射必四矢三則十二矢故十二矢謂一發為禮射言之也若田獵之射車驟馬逸弓亟獸駭而可以禮射

消暑錄

二二

概之乎攷詩傳詩箋詩疏皆不引此說但云虞人翼五犯以待射犯雖有五射祇取一已覺索然無味固不若朱傳猶言中必叠雙之為渾成也唐人詠御箭連中雙兔詩云一發遂雙連若作十二箭中兩兔可以噴飯矣

夢溪筆談曰盧氏雜說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當作凌母邱儉諸葛誕輩皆自廣陵散散言魏散亡始廣陵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余攷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

陵之清散或者康借此名以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為義耳余按沈氏謂散為曲名者是也而仍欲附會韓臯之言則攷之不審王凌母邱儉諸葛誕等皆為揚州都督魏揚州治壽春與廣陵無預李善文選注云劉潛琴議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則廣陵散非嵇所作也且應璩卒于嘉平四年時王凌已死而母邱儉諸葛誕尙未發難儉死於正元二年後三年沈氏能引應書而尙作此疑何耶

消暑錄

二三

大顛而後作答孟簡書似無持操者余按文公與孟簡書其言大顛相與事甚明白而陳善乃引宗門統要之陋以證之彼釋子且欲以孔子為儒童菩薩而何有於退之然此等語言雖累千萬亦何足為退之免天下後世亦必無有信之者惟服硫黃一事多見於諸儒之書原其始皆由於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而不知樂天所謂退之乃衛中立之字而非韓也退之於長慶三年作李公墓誌痛言服藥致敗明年退之卒其遷移未必如此速而硫黃禍人亦不如此速也硫黃不能服者一服而即知其不可必不再服矣苟服之無他則其毒或

消暑錄

發於數年數十年之後非能死人於頃刻之間如砒石也退之作衛中立墓誌刻本但言諱某字某不知其字退之據其所言中立亦厭其無效而勉強服之亦前後五六年而死也李公墓誌歷言六七人亦或前後數年或十餘年又其藥多雜用水銀諸物所煉者非專服硫黃也

消暑錄

二四

亦有過人者余請其故乃曰三思之言曰我不知天下何者為好人何者為惡人但與我好者為好人與我惡者為惡人此等直言後人不肯道也時余以初見不之辨亦不敢答今觀容齋之論與此何異天下不盡皆聖賢而人心所以不死人類所以不絕者正賴有禮義以閑之故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君子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小人也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亦是畏禮義而心之不死處今乃以悍然遂惡為直則將指止乎禮義者為偽而其禍何可勝言也無忌憚之小人其下於掩不善而著善之小人其等豈止

一二數哉

陳鵠耆舊續聞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有大宋乾德四年字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余按宋太祖改元乾德後見蜀官人鑑背以問諸臣竇儀對王衍曾有此號或以為陶穀或以為盧多遜已發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矣此必南唐偽造以笑宋之無人而當時無識者遂以筆之書也攷輔公祐之叛在武德六年國號宋建元天明僅二年而為唐所滅即使不號天明而號乾德亦安得有四年之文此為偽造更何待言

消暑錄

二五

封氏聞見記曰垂拱三年桂子降於台州臨海縣界十餘日乃止司馬蓋誥安撫使狄仁傑以聞編之史策月行南北道假令此月上當台州之分則他年月桂豈無子何至此日始降且月行一月一周天十日之間月行已遠何得常留此處又月徑千里周回三千里桂子若下彌漫三千里內不當專在台州桂子得下蟾兔之類何能不落或者台嶺與嶺南地接山多桂樹桂子因風而至時人不知詳攷謂之月桂郭景純云桂樹葉似杞大白葉而不著子按郭爾雅注云桂樹葉似杞杞其注山海經亦同此恐以杞字似杞而誤據此則桂樹無子台州所見

其他物乎宋之問台州作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文士尚竒非事實也余按封氏謂月中之桂不當落子且不當專在台州是也又引郭氏以為桂樹無子非也郭但據桂之一種言耳桂自當有結子者若謂台州所見別是一物則桂既無子人所未嘗聞見何以當落時而人即謂之為桂子且以之聞於朝而編之於史乎余城東舊有小墅嘗與諸弟姪讀書其中前後有桂五株秋時花過結子大小如蓮實歲收數斛後以家落售於族某今猶憶此桂不置也閩部疏云凡桂四季者有子此真桂也江南桂八月盛開

消暑錄

二六

無子此木樨也此亦不然埤雅云桂有菌桂葉似柿葉而尖滑有牡桂葉似枇杷而大余舊墅中所植似柿葉而尖結子姪倩朱蘊山家塾有桂一株葉似枇杷却不結子或者菌桂有子而牡桂無子乎湧幢小品云紹定間舒岳祥讀書館中會中秋月色皎然聞瓦上聲如撒雹其祖拙齋啟門視之曰此月中桂子也我嘗得之天台山中然則台州常有此異物理不易知未可以所習見者決之

舊唐書房喬字元齡新唐書元齡字喬蓋據墓碑為定然宰相世系表又云字喬公竊怪表傳何以牴牾

一第 171 / 冊 黃卷 日 之 卷 第 7 頁 下

洪容齋云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册于志寧撰
乃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
伯志西齋據此則元齡有兩碑一字喬一字喬松表
傳各識其一所以廣異聞也余後見張溟雲谷雜記
又謂竇苹唐書音訓云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
蹟房元齡字喬年苹既嘗見圖贊必不妄然不應墓
碑而有妄也余作金石跋時未見溟書因再記之以
俟博識

求闕齋
讀書錄
目錄

光緒二年丙子
冬傳忠書局槧

求闕齋讀書錄 目錄

求闕齋讀書錄目錄

卷一

周易

周官

儀禮

禮記

卷二

左傳

國語

穀梁傳

讀書錄卷一 目錄

爾雅

詁訓雜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卷四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通鑑



文獻通考

卷五

管子

莊子

淮南子

卷六

楚辭

陳思王集

阮步兵集

陶淵明集

謝康樂集

參軍集

宣城集

卷七

李太白集

杜少陵集

陸宣公集

卷八

韓昌黎集

昌黎外集

讀書錄卷一 目錄

二

柳河東集

卷九

白氏長慶集

李義山集

杜樊川集

嘉祐集

元豐類稿

東坡文集

東坡詩集

卷十

山谷詩集

劔南詩集

朱子文集

元遺山詩集

陽明文集

望溪文集

孫文定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駢體文鈔

讀書錄卷一 目錄

三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經上

周易

晉 上九罔孚裕无咎 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

家人 上九有孚威如 有孚威如即論語望之儼然意要使房闈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

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睽 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猶如自矜明察我之於某君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

中孚 讀中孚卦因思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无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

無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中孚咸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寂然不動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子貞之固也乃所以為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為啟

讀書錄卷一

二

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為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為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仁心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但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姑記於此以俟異日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劉念臺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

周官

天官大宰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注弊斷也 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秋官大司寇以邦成弊之小司寇以輔眾志而弊謀弊皆斷也士師斷獄弊訟弊與斷字平列弊亦斷也蔽亦有斷義小爾雅蔽斷也論語一言以蔽之左傳蔽罪邗侯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 謂一歲之大計也我

讀書錄卷一

三

大清五月各省進奏銷冊即歲會也小宰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

小宰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傅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如今之合同中字裁分各執其半又如兩聯票矣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此即今之兩聯票也一札而左右兩書皆同其中別之處作數大字即今之編號也

宰夫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鄭司農云復請也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 按復白事也孟子有復於王者曰曲禮願有復也大司寇

凡悍獨老幼之欲有復於王者皆謂白也先鄭於司士注云逆獨受下奏於宰夫注云逆謂迎受王命者後鄭於宰夫注云逆謂上書自下而上曰逆國藩謂復逆一也復者有白於上也逆者有干請於上也亦即白也宰夫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司士曰諸侯之復逆小臣曰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曰羣吏之逆庶民之復皆以達下情也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注辟名詐為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按名猶俗曰認呂后本紀詐取它人子名之此亦無其物而偽作文書以詐名之也賜之殮牽與其陳數注殮牽客始至所送禮殮客至而送酒

讀書錄卷一

四

席也牽則兼送豬羊矣左傳餼牽竭矣亦有餼有牽也

內饗 烏曠色而沙鳴注沙漸也按病人失音者可謂之沙聲

鼈人 凡狸物注自狸藏伏於泥中者按自遁藏伏之物皆可名曰狸物猶曰鼠伏曰狙伺

地官大司徒 其民專而長注專團也按專徒丸反讀如團謂面團也

鄉大夫 五物詢眾席注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眾席甯復有賢能者按上文已獻賢能之書於王矣鄉大夫退而再詢此外更有賢能者乎使眾席更舉之

外更有賢能者乎使眾席更舉之

塵人 總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為僂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按今世手持貨物者若抽取釐稅則苛矣

遂大夫 屬其地治者注屬猶聚也史記屈原屬草稟未定左傳屬有宗祧之事猶值也

春官大宗伯 以鬻辜祭四方百物注鬻牲胷也鬻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按鬻猶破也拆也謂破牲之胷也所以禳災詩不拆不副副即鬻也

肆師 及果築鬻注築煮築香草煮以為鬻按鬻煮同字香草鬱金也築如今俗云擣碎擣而煮之以和于秬鬻之酒也

鬻人 崇門用瓢齋注齋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

按割去柢剝去瓠中之瓢子也即莊子之剖瓠以為尊

天府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注釁謂殺牲以血血之此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字法相同

典瑞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四圭有邸者於一玉之中中央琢為璧四面各琢一圭圭之末四出其本為璧邸者本也柢也兩圭有邸者中央琢為璧兩頭各琢一圭邸如足之相對也

司服 厥衣服注厥衣服所藏于椁中疏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罽師厥晉鼓籥師厥羽籥典庸器厥筭虞司干

厥干盾眡瞭厥鍾磬司兵厥五兵皆明器也

典同 高聲硯注高鐘形上大也高則形上藏袞然旋如裏
按硯聲在鐘裏旋轉不散也硯即聲之硯硯然

取蔽 三日鑄注謂日旁氣刺日也 按氣如錐之直刺也漢
書翟方進傳故使掾平鑄令亦謂刺取其劣蹟也

大祝 三日禴注禴祭名告有災變也 天官女祝有禴亦除
災害也春官大宗伯有禴禮謂同盟有喪失財物者謀補救之
也

辨六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 古者凡物皆立之名辨
號即正名也

來替令皋舞注皋讀為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
來替令皋舞注皋讀為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

按來讀為徠東坡志林謂若優施來之趙高來之是也左傳魯
人之皋皋緩也禮運皋某復皋引長聲也

巾車 錫樊纓注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鄭司農
云纓謂當胸元謂纓謂馬鞅 按錫即莊子之所謂月題當胷

在腹之上即鈎膺之處也鞅則夾馬頸者
疏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為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為行於

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 按王之五
路玉路金路象路木路革路皆大之也載匱之車曰匱路亦大

之也又鼓人有路鼓亦與路車路馬同一尊大之稱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注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

日之屬作之有功有沽 按凡日功日攻日工日堅日緻日精
日良皆器之善也凡日苦日窳日楛日沽日鹽日粗日麤日疏
日散皆器之惡也

司常 通帛為旛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 按
九旗之帛皆用絳特中畫他色耳此不畫者即曰通帛

夏官序官 環人注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按環人掌察軍
憲巡邦國搏謀賊蓋周環巡視之意殆如今之巡捕矣

羊人 賓客供其灑羊 此法字義與法駕法從法官相同
司兵 掌五兵五盾注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司戈

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注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
與說文盾蔽也所以捍身蔽目揚子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

蔽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說文櫓大盾也玉篇櫓城上守禦望
樓韻會戰陣高巢車亦為櫓太公六韜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

櫓提翼小櫓是干也盾也櫓也其制不可得而盡見然大抵干
盾形製較小一手執之可以衛身蔽目藩盾則形製自大或二

三人執之不等城上望樓之櫓則一方倚城三方必有遮蔽戰
陣巢車之櫓則一方出入三方必有遮蔽與盾之僅蔽一面者

異矣至六韜之大櫓小櫓則亦僅蔽一面差同干盾也通鑑晉
義熙八年劉裕至荊州伐劉毅軍人擔彭排戰具注彭排即今

并鋒矢孫愐曰櫓彭排釋名梁普通五年北魏將崔延伯等既
日彭旁也在旁排蔽禦攻也

讀書錄卷一

六

讀書錄卷一

七

一書二二一 丹黃多日長 三書 0 文之四

破莫折天生進擊方侯醜奴於安定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唐代宗初立僕固懷恩等破史朝義於洛陽馬璘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注牌古謂之楯晉宋之間謂之彭排南方以編楯賈禰蓋北方竹爲之以捍敵北人以木爲之左傳樂祁以楊之用木也久矣國藩按劉毅之彭牌馬璘之牌卽古之盾也崔延伯之排城則較大矣殆與周禮之藩盾六韜之大櫓相類田僕 設驅逆之車注逆衙還之使不出圍 衙還謂遮列之職方氏 其畜宜六擾 此卽左傳擾龍之擾 擲人 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此面字與書之面積天若謀面用丕訓德均不甚可解

讀書錄卷一

八

獄官大司寇 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赦之 此卽今令人取保乃釋放犯人也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注邦成若今決事比也 今六部皆查成案刑部又有比案卽邦成也士師掌士之八成疏八者皆是斷事成品式 朝士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家室宅 按家人卽庶人也魯世家爲家人晉世家遷爲家人皆庶人也 野廬氏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注比猶校也 按比猶言展省也今世曰稽查也

司儀 不朝不夕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 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卽以朝夕爲山名也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卽以朝夕爲祭名也

冬官考工記 車軫四尺注軾輿後橫木 按軾當在車箱之底輿底之軾駕於軸上其閒惟有兩伏兔貼之耳

軾崇三尺有三寸注鄭司農云軾專也元謂軾轂末也 按軾者轂上眾鑿所以內輻者

加軾與鞮焉注鞮謂伏兔 按鞮卽輶也漢時謂之伏兔唐時謂之車展在軸之上軾之下兩頭各施一鞮中空見光也

眡其纒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 按輻

讀書錄卷一

九

之一頭壯者入轂謂之軾一頭纖者入牙謂之蚤 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 戴氏曰蓋斗謂之部部廣六寸厚一寸中隆一分國藩按二十八弓共一部猶三十輻共一轂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 阮氏曰騎立木達輒謂之較國藩按阮君之意以較爲車旁之板凡板必有柱以維之柱在三尺三寸以下則直立其三尺三寸以上則勢向外曲如角之張則較也同一車耳也在板謂之輒在柱則謂之較兩角外張有開張寬廣之象故詩美武公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 參分軾圍去一以爲鞮圍 戴氏曰式下人所對謂之鞮陸氏曰鞮橫軾也國藩按軾者車箱兩旁午交之木直者曰軾橫者

曰鞞輪如窗之格鞞如窗之紙無鞞則鞞板無所附矣

任正者十分其鞞之長以其一為之圍 戴氏說任正即鞞也

阮氏說在後軫之下別有一任正木為鞞所植根之處其說甚

長國藩謂任正即後軫其圍較左右三軫更大耳

十分其鞞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 戴氏曰兩鞞之間謂

之當兔阮氏曰當伏兔者謂之當兔國藩按當兔亦一橫木也

後軫前軫與中間之當兔凡三橫木如三字鞞午貫其中則如

王字當兔之下正與軸相值二鞞上銜當兔木下銜軸之處如

展形可銜可脫銜當兔之處則連為一體一成而永不脫耳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戴氏曰鞞後謂之踵阮氏曰鞞

後投任正謂之踵國藩按阮氏以任正為後軫下之一大木鞞

所植根之處是踵者猶云柄也猶輻之有苗也

治氏 胡三之注胡其子 戴氏曰戈戟下垂者曰胡國藩按

戈之胡如半月戟之胡如腰鎌其曲刃處名胡者象領下垂胡

之形也名子者象子字偏曲之形也

亮氏 銑閒謂之于注于鍾脣之上祛也疏以于為祛者鍾脣

厚猶寒祛然 按寒祛猶云振袂也鍾脣微揚若袂之微舉也

鉦上謂之舞 今俗稱舞曰鍾頂

鍾帶謂之篆注帶所以介其名也 按鍾之周圍橫痕一道謂

之帶于之上 一道曰鼓鼓之上 一道曰鉦鉦之上 一道曰舞帶

形如楔入然故曰篆也

于上之攓謂之隧注攓所擊之處攓弊也隧在鼓中窒而生光

有似夫隧 按今鍾上受杵之處往往窪深如圓月形即隧也

玉人 終葵首注終葵椎也 按珽玉以椎為首長六寸當是

圓首自六寸以下則方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

瓚以圭為柄曰圭瓚以璋為柄曰璋瓚前有黃金勺勺端有鼻

鼻下有流所以注酒故詩曰黃流在中

矢人 鏃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

在前三在後第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一在前者前有鐵重

與二在後者亭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

前則鐵更輕矣

刃長寸圍寸 矢之匕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匕

則長二寸矢匕中有脊微高圍寸竝脊計之博則不滿寸矣

梓人 願脰注願長脰貌故書願或作脰鄭司農云脰讀為鬮

頭無髮之鬮 按莊子而視金人其脰肩肩與願同音通用

匠人 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四面皆有雷也 按四

面垂雷曰阿吾鄉謂之天井因而一面垂雷亦曰阿

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

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按一夫受田百畝兩夫之間必有一溝方里而井方十里為成兩井之間必有一洫一成則九洫矣方百里為同兩成之間必有一同一曰則九澮矣又按遂人百夫有洫千夫有澮匠人則十井九十夫即有洫界之千井九千夫乃有澮界之大同小異弓人 凡呢之類不能方注呢或作櫛或為黏黏也 按黏正字呢晒借字

冰析澮 按澮漆紋也有似水波鱗鱗之紋

夫筋之所由檐注檐絕起也 按檐與輪雖敵不敵之敵同義

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 菱解謂隈與簫相接之處弓幹之

端析為兩歧而以簫刺入幹勢向內簫勢向外形制有變故抗

讀書錄卷一

三

弦有力是以校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 下柎謂柎不高而力弱也興謂把處有

搖撼之患

儀禮

士冠禮 抽上鞮注鞮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鞮丸

也 按鞮以韋為之下鞮自下韜而上上鞮自上韜而下

有篋實勺解角柎注柎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也 按柎與

匕其狀皆如今之羹匙但少牢及公食大夫之柎用以扱羊與

豕於銅以木為之其柄宜長故舊禮圖云柎長尺橫博三寸曲

柄長六寸橫即葉也士冠禮之柎用以扱醴於爵中以角為之

其柄宜短想葉博不過一寸許曲柄不過三寸耳禮圖無士冠禮之柎無可考證以意擬之耳

三醯有乾肉折俎 乾肉之醯三醯皆用脯醢惟末醯有乾肉

折俎特殺之醯始醯亦薦脯醢再醯加兩豆兩籩三醯加俎鄭

注二醯時徹去始醯之脯醢張爾岐云三醯不徹再醯之豆籩

國藩以為末醯既不徹豆籩則再醯亦不宜徹脯醢

爵弁纁履黑絢縹純博寸疏云爵弁尊其履飾以纁次者案

冬官畫纁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纁以

為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

之黻纁以為裳是對方為纁次比方為黼次 按東青與西白

讀書錄卷一

三

對北黑與南赤對天元與地黃對三者纁以為衣故曰對方為

纁次也東青與南赤相比近南赤與西白相比近西白與北黑

相比近北黑與東青相比近四者纁以為裳故曰比方為黼次

也

士昏禮 姆加景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

衣鮮明也景亦明也 按吾鄉嫁女在輿著布青衣如上或亦

景之遺意歟隋書禮儀志作加幘

皆祭舉食舉也注舉即脊與肺也 按凡祭禮有祭肺有舉肺

脊祭肺專祭而不食祭時亦不舉舉肺脊則祭時舉之既祭又

食之故名此肺此脊曰舉祭舉者祭此肺脊也食舉者食此肺

春也

執皮攝之內文注攝猶辟也 張爾岐曰執皮之法襲積衣使
文在內國藩按攝斂也辟與襲通謂褶疊而斂之使文在內耳
士相見禮 凡言非對也注凡言謂已為君言事也 按凡言
該下與君與大人與老者與幼者與眾與居官者六等不必專
指為君言事

鄉飲酒禮 賓坐奠爵與辭 疏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與
辭降此賓辭降之位也上節云主人坐奠爵於階前辭此主人
辭降之位也均云階前者主人與東階相直賓與西階相直耳
實則去階稍遠將近碑前非降階即辭也張氏惠言之圖云如

讀書錄卷一

此

北面 按北面二字指主人也若循上文西北面獻賓東南面
酢主人之例則此當云北面酬賓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按張爾岐云席次賓介西介字衍文
也三賓席次賓之西介席則在南耳與三賓席不相次

執觶興 按執觶者之導飲與主人之導飲略同但彼則主人
阼階上奠觶此則執觶者西階上奠觶彼則賓於西階上答拜

此則賓於席末答拜彼則賓降辭洗此則不辭洗彼則賓奠觶
於薦東此則賓奠觶於薦西茲數節為異耳

立飲 即導飲也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按觀經文受酬者降席句似司正於
贊堂上三賓受酬之時則在西階北面之位其於贊堂下眾賓
受酬之時則在序端東面之位如疏之說則賓首一人受介酬
者司正則於西階位贊之其餘則皆於序端位贊之矣疑疏與
經注微有不合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
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 按二人舉觶與上節一人舉觶
悉同皆拜送者二人皆於西階上拜送也奠於其所者賓仍奠
於薦西介仍奠於薦南也

讀書錄卷一

音疏又云有脯肫而介不用明無此字也石經亦誤

注後脛骨二膊也 按後脛骨亦三髀膊也髀近竅賤不
登於俎故僅云二骨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按樂正與立者之位皆有脯醢故曰
薦於其位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按三
作注說未安即盛氏郝氏方氏之說亦均未確惟儀禮正義楊

大培之說差為近之其言日記言舉爵為經一人舉觶言也云
凡者兼二人舉觶言也經文一人舉觶於賓云實觶於西階上

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是一作也又云坐祭遂飲執觶興是二作

也又云坐奠解遂拜執觶與是三作也不徒爵者謂其必賓解也二人舉觶之禮亦同

鄉射禮 乏參侯道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禦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爾雅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云居則設張容負屨而坐楊倞注容如小曲屏風施此於戶牖負之而坐國藩按射者去侯三十丈設乏之北十丈西三丈去射者約二十丈之狀類曲屏唱獲立於其中名曰容者可以容身也名曰防者可以防矢也名曰乏者矢力至此已匱乏不至傷人也若如荀子之言則燕居亦有容不獨射時然矣

讀書錄卷一

共

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 張爾岐曰鄉飲酒此處注異彼於東字句此於進字句國藩按鄭注雖有一於東字句一於進字句之別經文實無分別

主人卒洗 鄉飲於卒洗之上有曰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此亦當有沃洗者

賓席之前 按此句當如鄉飲作賓之席前石經亦誤注進於賓也當從宋本作進酒於賓也此錢氏儀吉所校定者 賓反奠于其所 鄉飲鄭注云所薦西也

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 張爾岐曰言若有者或有或無不

定也按鄉飲酒於篇末略言尊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謂如介禮者也國藩按如介禮者拜至也辭洗而不拜洗也主人於西階之右拜送爵也不啻肺不啻酒不告旨也授主人爵於兩楹閒也主人實爵自酢也再拜崇酒也餘少異 鄉飲酒記云尊者席於賓東實亦在尊東也

卻手自弓下取一个 按對下覆手言之則卻手者仰手也與進者相左 進者次耦也次耦退時三耦方進亦與相左俎與薦皆三祭 張爾岐曰脯之半脰俎之離肺皆三也國藩按將以脰肺祭神因名脰肺曰祭 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按張惠

讀書錄卷一

七

言儀禮圖獲者之薦俎凡設六處初設於侯之正北次執而設於右个次執而設於左个次執而設於中次立飲時設於左个之西北三步次復位後辟設於乏南後五處皆與經合初設一處不知確否經與注皆不甚明大射儀曰卒錯獲者適右个是薦俎先已錯矣或即張圖之所本與

卒北面摺三挾一个注亦於三耦爲之位 按注兩曰三耦爲所爲者摺三挾一之事也賓主人爲此事亦於此位大夫爲此事亦於此位

注自若畱下 自若者猶云如故也霍光傳曰霍山自若領尙

賓觶以之主人主人之觶長受 按之往也以之主人猶云送往主人所也大夫之觶送往眾賓長所也

其中蛇交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帶為之 張爾岐曰韋當者以韋束幅之中央如人心背之衣國藩按瓦當及玉卮無當皆謂兩頭為當此謂心背為當猶曰前面後面耳

燕禮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注言更觶卿尊也 張爾岐曰膳觶本非臣所可襲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國藩按上文云公有命則不易不洗此不定之辭也若公無命則易觶洗矣前果易觶乎則今賓酬大夫不再更觶前果用膳觶乎則今賓酬大夫當更觶實散注非張

讀書錄卷一

本

說正之是也

奏南陔白華華黍 按注自今亡以下至此其信也與鄉飲酒禮之注同後文注閒代也至其義未聞一節周南召南國風篇也至笙閒之篇未聞一節與鄉飲酒禮之注同特數字小異耳君曰以我安 張爾岐云當為我安坐以畱之國藩按張說辭意微有不合安即畱也非安坐之外別有所為畱也直云以我意畱之耳

司正命執爵者爵辭卒受者與以酬士 按命之之辭止爵辭卒受者與以酬士九字執爵者三字非命辭也上文云唯公所賜統堂上之孤卿大夫言之孤卿大夫坐行皆有執爵者以代

酌酒送觶至士相旅酌則執爵者不代送觶矣故特以詔告執爵者

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 按前三次辭酬卿大夫皆用二人所賸之觶皆公與至西階親賜受君酬者皆降拜酬人者皆拜送此禮之最隆者也第四次賜卿大夫而徧及於士用賓所賸之觶亦公與至西階親賜受君酬者亦降拜但酬人者不拜授而由他人代酌以授受酬者亦不拜受是禮漸殺而歡漸洽矣此為第五次賜卿大夫而徧及於士不用膳而用散君不親賜而僅命執爵者賜之受賜者不降階拜而僅降席拜是禮尤殺而歡尤洽矣

讀書錄卷一

九

小臣以巾授矢稍屬 按稍屬者矢不竟授之君手稍與相近耳

大射儀 膳尊兩甌在南 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又云在尊南此云膳尊兩甌在南詞異而實同甌即瓦大也

尊士旅食于西鑄之南 燕禮云尊士旅食於門西亦西鑄之南也

公命長注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 言大夫則無尊卑之殊但有長幼之分故於大夫中選之

長致者 燕禮長致致者有兩致字此少一致字誤也

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注鼓北西縣之

北也考工記曰鼓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 張爾岐曰注鼓北西縣之北也句可疑國藩按注引考工記曰皋陶長六尺有六寸西縣之鐘磬鑄等皆不如鼓之長鼓之面在前其北與太師少師上工立處相齊鼓之尾在後其北與磬鐘鑄等相齊鼓之中一段其北卽羣工也張惠言氏之圖與注相合張爾岐氏之疑乃未明鼓長六尺有六寸一句耳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注稍屬不搢矢 按稍屬者不遽近君之手俟君自接取也

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 卽篇首所云大侯之乏東北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 稍屬者公射之儀與樂之音稍相連

屬而不盡能應節也與上文小臣授矢之稍屬不同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 獲者退薦俎而釋獲者未追鄭注補之鄉射則皆鄭注所補

司馬正升自西階燕禮無馬字燕禮膳宰徹公俎此用庶子正司正命執爵者爵辭卒受者與以酬士 按司正之命命執爵者非命大夫也爵辭以下九字卽命之之辭

聘禮 釋幣制玄纁束注純四咫制丈八尺 咫長八寸四咫則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疏引鄭答趙商云四當爲三三尺則幅廣二尺四寸

從其出請受 請受二字疑羨文也

士介入門右奠幣 再拜稽首注終不敢以臣禮見 賓與上介以臣禮覲時皆入門右以客禮覲時皆入門左士介則兩次皆入門右似以入右爲敬謹入左爲抗禮亦猶奠幣爲敬謹受幣爲抗禮也此注云終不敢以客禮見得之上注云私事自闌右似失之矣後注賓面卿節云入門右爲若降等然引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最合經旨矣

米百筥筥半斛 按經云筥半斛而記云四秉曰筥則六十四斛矣蓋筥之大小不同隨時命名耳

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注賓殊拜之 張爾岐云殊拜者分別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也國藩按張云成拜訖又

降拜似失經之序當云降拜訖又成拜也

大夫揖入注入者省內事也旣而俟於宁也 按注俟於宁恐當作俟於宇門屋宇卽廟門之內齋也

大夫還璋如初入賓楊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 按注賄用紡禮用玉與帛與皮此一事也還璋又一

事也二事皆如還玉之儀不得分賄紡與禮玉爲二事還璋亦如還玉禮賄紡禮玉亦如初入互相備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旣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 上介死則將命時不以柩造聘國之朝士介死則覆命時不以柩造本國之朝

幣之所及皆勞 幣之所及即賓請有事之所及也當是時尙未用幣請有事既及之則幣將及之矣知賓之幣將及於我則我宜先勞之矣

又拜送 記之首節云明日君館之鄭注以為特聘宜加禮一節宜在其下國藩按首節記卒聘報書之速謂報書在前一日館賓尙在後一日也首節以記卒聘為主此節以記館賓時釋詞為主不可相蒙

公食大夫禮 寡君從子 按從猶及也與也聘禮亦曰寡君從子左傳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 張爾岐云蓋執豆兼蓋而執之也國藩按蓋字別為一句謂皆有大皆有蓋也張氏解屬下句讀則不辭矣

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一一受之而兼一祭之 張爾岐云一以授賓者品授之也兼一祭之者總祭也國藩按一與壹同一以授賓謂總合授之也上文贊者坐而辯取庶羞辯取之後又與矣十六羞之大必有一器盛之乃能執之以與賓之所受總受一器也非分受十六大也故一字當與壹同義若一一授之則以字為不辭矣張氏解上節壹以授賓為總合授賓而解此節為品授之是但知上注猶稍也之誤而不知此注一一受之亦誤也

喪服 衰三升注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 按升登成三字古人多互用樂記則亂升論語新穀既升及衰縷之升升皆訓成也曲禮年穀不登詩登是南邦春秋傳不登叛人之黨登皆訓成也

菲屨菅菲也疏云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 按菲字疑與扉字通左傳共其資糧扉屨杜注扉草屨

喪服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 按禰即庶子庶子之長子可以繼禰但不得繼祖以其父固庶子耳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張爾岐云所後者之妻即其母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即其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為之著服也國藩按所後者之昆弟即其世父叔父也所後者之昆弟之子即其從父昆弟也張氏謂即舅與內兄弟恐非經意願氏炎武盛氏世佐已詳辨之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 方觀承氏以經所云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皆非貴臣也故降其服傳所云公之卿及大夫之室老士皆貴臣也故不降其服其說亦舛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以功冠其衰也 按齊衰之受服衰七升初喪之冠亦七升大功之受服衰十升初喪之冠亦十升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以功冠其衰也 按齊衰之受服衰七升初喪之冠亦七升大功之受服衰十升初喪之冠亦十升

故云衰其受也小功之衰十升冠亦如之緦麻之衰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亦如之故云冠其衰也餘皆可以類推疏稱引稍多僅引一條似更簡明又按郝氏敬謂緦麻以小功之冠為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為衰盛氏世佐謂小功冠衰之升數有別二說皆與疏異與經文亦似不合侯考

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按子必隨母適人而後名曰同居即上齊衰杖期章內所謂繼母嫁從也異居者若范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歸於范氏當文正在朱家時謂之同居及還范家之後謂之異居若其初本未嘗從母適朱家則並不得以

六讀書錄卷一

書

異居名之是無服矣傳意重在三者皆具經意則專重同居經傳似微有區別至傳言為築宮廟亦與貧窶之孤子情事不合願亭林氏已譏之矣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注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為者皆六命夫六命婦按注六命夫者世父也叔父也子也昆也弟也昆弟之子也六命婦者世母也叔母也姑也姊也妹也女子子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于天子盛世佐曰既為大夫雖未嘗聘問於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疏云不聘即不服非國

藩按張氏以傳注為諸侯使大夫來見天子適有天子之喪故其服如此似與傳注之意不合傳注云以時者猶云大夫有時接見天子爾盛說是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古者五十而後爵無大夫而殤死者亦無既為大夫而有兄若姊之殤者敖氏繼公盛氏世佐皆以此為疑疏謂或有盛德少年即為大夫欽定義疏謂亦有公族高勳世為大夫者適子年雖未冠已為大夫者理或然與

六讀書錄卷一

書

從母丈夫婦人報按此丈夫婦人四字從鄭氏說則似既服母之姊妹又並服母之姊妹之子從馬氏說則似從母報服於婦如之子男女並報以小功二說皆於先王制服之條理不合從敖氏繼公說則丈夫婦人即為從母服者也又於經文之例不合至通典引晉袁準之論謂從母者母之姊妹從母而嫁為已庶母者也則又與從父從祖之名不合此條殊多可疑姑闕之

總者十五升抽其半姜氏兆錫曰十五升抽其半者謂十有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盛氏世佐秦氏蕙田皆從姜說足正相沿之誤

貴臣貴妾鄭注賈疏及雷次宗顧炎武專指大夫言之馬融陳銓盛世佐通指大夫以上至天子諸侯言之敖繼公張爾岐

秦蕙田及欽定義疏皆專指士言之詳考禮意自以指士者為正下文乳母敖氏亦以為蒙上士為二字言之

從祖昆弟之子與其父同曾祖則子稱吾為族父母矣故注曰族父母為之服

小功以下為兄弟此句愚意兼上三節及下君之所為兄弟夫之所為兄弟二節言之則妻降一等之語尙可強通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妻於夫之兄弟無服此所謂兄弟者疏謂是夫之從母敖氏謂是夫之祖父母欽定義疏謂是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皆不可信也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削猶殺也按此削字之義如考工記掣爾而下迤也之掣

衣帶下尺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張爾岐曰用布高一尺上綴衣身繞要前後據疏衣帶言其物下尺者向下量之一尺言其度也國藩按下尺注指廣言張氏指長言張氏是也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按王夫之喪大記章句云冒殺之制皆如囊縫合一頭與一旁其一旁則綴帶以維結之所謂綴旁也張爾岐謂綴質與殺相接之處是質則綴下殺則綴上不得名曰綴旁矣恐當從王說

既井椁按椁大不以全者昇送宅兆先在殯門外構成一試

觀之然後析為散木昇送宅兆待窆後再於壙中構成全椁也椁成有似井形試構之故曰井椁吾鄉聚木板四方婁空架之亦曰一井

作龜興注作炮也周禮卜人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按古人名步馬曰作馬易雜卦為作足也作龜之意略同

既夕遷于祖用軸注軸狀如轉麟刻兩頭為軹軹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輶天子畫之以龍按淮南子說林訓注楚人謂戶限曰麟此注云如轉麟者當謂如戶樞之轉也軹者軸頭之專內於程上之穿者

士之軹牀亦應有四周但大夫諸侯以上則程彌厚彌大天子則尤大故畫龍耳蜃車之輪曰輪高三尺三寸此軸行於中庭當尤低矣

設披注披輅柳棺上張爾岐曰注文輅字當是絡字國藩按左傳僖十五年輅秦伯注輅止也宣二年狂狡輅鄭人亦訓止也輅有繫止之義不必作絡

夷牀軹軸饌于西階東注夷牀饌於祖廟軹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廟亦供軹軸焉國藩謂雖有二廟軹軸似不必兩具士虞禮苴刈茅長五寸束之注苴猶藉也張爾岐曰苴刈

茅者藉祭之刳茅也國藩按下文洗茅設於席上取黍稷祭於苴是此苴實為虛祭棲神之物矣

既井椁按椁大不以全者昇送宅兆先在殯門外構成一試

尸取奠 張爾岐曰尸取奠取祝所反奠於劍南之解也國藩
按解久奠于劍南因名此解曰奠下文曰祭奠祭此解也特牲
饋食禮曰嗣舉解舉此奠也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按祝有薦有席有俎薦席
則徹入於房俎則自執以出

升左肩臂臑肱胛脊脊離肺 正字通今謂自肩至肘曰臑自
肘至腕曰臂國藩按肩臂臑前在前足肱在後足脊在中體
之岡脊在中體之牆臑在胡此十者皆取諸左肺則取諸腹內
祝反入門左 此下尚須入徹陰厭重設西北隅之陽厭事畢
祝自執其俎以出乃復庭中北面之位記不詳者經文已言之

讀書錄卷一

天

也

在西塾 以上記饌尸之饌尸出以下則記卒哭禮畢行饌尸
之禮也

死三日而殯注異人之閒其義或殊 按異人之閒四字不辭
疑當作異同之閒

俎入注入設俎載者 按鄭注入設俎載者言入而設俎於室
之人即在庭載牲體於俎之人謂執事也

食舉主人羞所俎于臘北至反黍稷于其所 按食舉之舉讀
如五旬而舉之之舉牲體有骨者肉離骨曰舉肺以提心曰舉
脊以離骨曰舉佐食之舉幹舉骼舉肩皆從俎中分出少許以

授尸將盛於所俎以歸尸也尸自舉之肺脊雖主人立進所俎
尸不遽入於所俎而整入於菹豆者謙也至九飯畢佐食乃取
肺脊加於所俎併以歸尸焉

柎禁 按柎禁上有四周無足者為柎方木槃當與吾鄉茶槃
相似有足者則當與俎相似矣論形制則柎無足禁有足論等
秩則大夫用柎士用禁其常也然至鄉飲鄉射則雖大夫去足
者亦得名禁至此饋食禮則雖士之有足者亦得名柎
少牢饋食禮 放于西方 放猶檀弓吾將安放之放

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肱胛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
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

讀書錄卷一

堯

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肱胛在兩端脊脊肺肩在上 凡牲體
有豚解有體解豚解者解為七體一脊兩脊兩肱兩股也脊者
肋骨亦謂之胎肱者前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脊肱
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胖故為六體合脊則七體矣此豚解也體
解者即七體而折解之為二十一體折脊骨為三前為正脊中
為脰脊後為橫脊折脊骨為三前為代脊中為長脊亦名正脊
後為短脊折肱骨為三上為肩中為臂下為臑折股骨為三上
為髀中為膊下為胛脊與肱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胖共得十八
體合脊之三體則二十一體矣兩髀以近竅之故賤之不升於
俎故凡十九體而牲體之數備矣此外正脊之前當頸處謂之

脰亦謂之臙後足之末近蹠者謂之骹皆不在正體之數此秦氏蕙田之說而國藩微有刪改

主婦被錫衣侈袂 欽定義疏云錫衣當是緣衣緣字一譌而為錫再譌而為錫又云士妻助祭於公則服緣衣自祭於家則服緇衣大夫妻助祭於公則服展衣自祭於家則服緣衣秦氏蕙田云漢樂府云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布滑易如錫也以細布為衣而侈其袂即緣衣也國藩按據此二說則錫衣乃身服之衣非首服之次也服緣衣者首即服次不必更言首服矣食舉三飯 此下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略之也 特性禮佐食舉幹之上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蓋

讀書錄卷一

羊

敘於舉獸幹魚一之下也

有司徹 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 如尸禮亦當

橫一燔於俎上以進又橫執俎以降也

次賓羞七涇如尸禮 如尸禮亦當縮執七俎以升縮七於俎

上以降

司空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一節 主婦獻爵猶初獻

之主人獻爵也設兩銅糗修猶初獻之薦豆籩也此外如羞七

涇羞肉涇羞燔皆與初獻相同其不同者不授几不載俎設俎

耳

受爵酌獻侑一節 於獻爵羞糗修之外有羞豕胾羞豕燔二

節較之主婦之獻尸則已為少殺蓋無羞七涇及兩銅也然較之主人之獻侑則尚為少隆蓋彼於正俎之外僅羞羊燔無七涇竝無肉涇也

次賓羞羊膾如主人之禮 尸酢主婦較之酢主人時少羞七涇羞肉涇二節

宰夫洗解以升一節 此節六爵字皆宰夫新洗之解非上文之酢爵也

皆若是以辯 謂眾兄弟皆由洗東升阼階上拜受爵坐祭立飲也

尸作三獻之爵一節 上文賓三獻之禮未畢即暫停而別行

讀書錄卷一

羊

主人酬尸及均神惠之禮至是乃補三獻之禮又上文初獻載尸正俎時已歷說十一俎未遽載也至尸酢主婦時八俎載畢

尚有三魚俎未載至此載之

司士羞一涇魚 侑及主人之涇魚有一字尸無一字上文已

著五魚也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 尸酬主人在東楹東主人酬侑侑酬

長賓長賓酬眾賓眾賓酬兄弟兄弟酬私人皆在西楹西

兄弟之後生者舉解于其長注古文解皆為爵延景中詔校書

定作解 延景漢諸帝年號無此稱釋文改作延熹張爾岐從

之盛世佐以為當作熹平

亦遂之於下 遂之於下者當亦遂及主人侑賓兄弟私人注
不著主人侑似與經如初二字不合

佐食受牢舉如儻 少牢十一飯之末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
加於所也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
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 儻尸者薦豆則非

菹醢醢昌本糜糲加籩則饗贊白黑此較殺故注云下儻尸
于尸祝主人主婦 儻尸則羞於尸侑主人主婦不儻則羞於

尸祝主人主婦 禮記

讀書錄卷一

檀弓 子疇昔之夜 鄭注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史記疇人子

弟分散樂彥注云疇昔知星人也國藩謹按二者解疇昔皆誤
也書疇咨若時登庸注疇誰也謂于眾人之中不知當屬何人

乃疇字引申之義也史記於疇若子工作誰能馴子工疇若子
上下草木鳥獸作誰能馴子上下草木鳥獸謂眾人之中何人

能若子工何人能馴草木鳥獸也疇昔猶云誰昔謂不知曩者
何時也詩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訓誰昔昔也皆不記何

時之義也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終

求闕齋讀書錄卷二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經下

左傳

隱五年 宋人使來告命 九年宋不告命告命猶今言告急
也奔命似亦有危急而奔救也成七年一歲七奔命

叔父有憾于寡人 舊事有不能釋然者謂之憾非怨也李廣
傳將軍自念有憾者乎亦非悔也

隱六年 從自及也杜注從隨也 從猶將也行也
隱十一年 傳於許 謂兵薄於城下也宣十二年遂傳於蕭

襄六年傳於堞襄九年聞師將傳襄二十五年傳諸其軍義皆
同又凡物附著者謂之傳如毛將安傳及傳藥於脂傳毒於矢

之類
桓三年 公子則下卿送之 公所生女亦稱公子昭三年以

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其公子即公女也謂以己女更公女嫁
晉乃以公子別嫁於人昭二十七年子重之子曰重重亦魯公

子愨之女也
桓十二年 覆諸山下 覆謂設伏兵隱十年為三覆以待之

邲之戰師七覆於敖前成三年使東鄙覆諸鄆
莊八年 公問不至杜注問命也 問即音問也三國志有定

問外問王基傳有凶問

莊三十二年 見孟任從之闕注闕不從公也 今律曰調姦

不從又按史記西南夷傳謂道不通曰闕

傳七年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注總領也 此總字猶今用率

字持字

僖十五年 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應入租稅改換與眾

此爰字有換字之義三國志陸瑁傳少爰居會稽鍾離牧傳

同郡徐原爰居永興

僖十九年 欲以屬東夷 此屬字有聯屬懷來之意下文以

屬諸侯哀十三年屬徒五千哀十四年屬徒攻闔與大門哀二

十七年屬孤子三日朝皆同

僖二十二年 鼓儻可也 此儻字有孱弱不整之意

文二年 廢六關 家語作置六關按莊子廢一於堂廢一於

庭亦以廢為置

文四年 曹伯如晉會正注會受貢賦之政也 後文諸侯朝

正於王注朝而受政教也又書無逸惟正之共正亦與政通

文六年 陳之藝極注藝準也傳曰貢之無藝 藝謂貢事皆

有定則也昭十三年藝貢事昭十六年而共無藝義同

宣二年 三進及濶而後視之注前進而及於屋濶也 濶即

中雷

宣四年 汰斬及鼓跗注汰過也斬車轅跗所以架鼓 汰斬

猶貫革之貫穿過也周禮有足鼓足亦跗也

宣十二年 略基趾注略度也 昭二十五年楚子為舟師以

略吳疆

成二年 匱盟也 猶云力竭而請盟也

成九年 使稅之注稅解也 稅駕之稅亦解也

成十三年 略其武夫注略取也 按今刑律有略賈亦強取

之也襄四年季孫曰略注不以直取為略

成十六年 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注承賂也 今通用

盛字襄二十五年承飲而進獻昭十三年子產爭承注承貢賦

之次

成十八年 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注披分也 昭五年

又披其邑注披析也史記披其枝者傷其心

襄九年 使華閱討右官注討治也 誅責曰討修治亦曰討

襄十三年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此農字猶厚也呂刑農殖

嘉穀亦厚也

襄十四年 今官之師旅 此師旅猶曰徒眾非軍旅也襄二

十五年百官之政長師旅

襄十七年 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 殺吳乃華臣所使幽

妻索璧則六賊所自為也故曰遂

襄二十二年 寡君悉其土實 二十八年則以其內實遷於
盧蒲癸氏三十一年則君之府實也義皆同二十五年豈爲其
口實注口實祿養也

襄二十三年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注貳廣公副車也 宣十
二年楚子爲乘廣廣隊不能進襄二十四年使御廣車而行注

皆云兵車也廣爲兵車故貳廣爲副車
襄二十五年 并衍沃 釋文下平日衍有流曰沃國藩按取
其田而并之也

襄二十五年 朱也當御 當御猶今言值班
天下誰畜之注畜容也 史記太后兒子畜之弟畜灌夫

襄二十七年 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 春
秋時大夫有私朝襄二十八年慶氏國遷朝焉三十年伯有氏
朝至未已

僕賃於野 僕賃猶今俗言傭趁也
襄二十九年 處而不底 底滯也猶沈滯拘泥也昭元年勿
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昭元年 弗去懼選注選數也 數賁也詩不可選也
邑姜方震太叔注懷胎爲震 生民詩載震載夙昭三十二年

始震而卜爾雅釋詁娠動也注娠猶震也
昭三年 辱收寡人 按收恤也存也撫而有之也史記多用

昭七年 若屬有疆場之言 按屬謂值其時也昭十六年
屬有讒人交鬪其聞史記屈賈傳屬草稿未定

昭十二年 惟蔡於感 按此感字與憾字同謂惟於蔡不能
釋然也

朝有著位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昭十二年則固
有著矣注著位次也十六年已有著位

昭十八年 弗良及也 猶今諺云不得好好看見
昭二十五年 生宋元夫人注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 外姊

猶今俗云表姊也成十一年有外弟外妹謂同母異父者也漢
高祖有外婦謂私通者也

昭伯問家故焉盡對注故事也 按文王世子有國故儒林傳
有掌故

昭二十六年 將亢子 下文曰母乃亢諸又曰何敢亢之此
亢字與禦字同與抗字相近

昭二十九年 官宿其業注宿猶安也 宿猶久也
定八年 桓子咋謂林楚曰注咋暫也 咋猶乍也

定十二年 與其素厲甯爲無勇注素空也厲猛也 謂無實
而空猛也猶無功而爵曰素封無能而祿曰素養此素字與乾

字白字同意

哀元年 如子西之素 此素字猶云計畫素定也宣十一年不愆於素

哀九年 吳子使來傲師 此傲字猶禮經戒賓之戒

哀十七年 太子又使極之 此極字猶今京師諺語軋也諧語也詩大夫是極昏極靡共亦有傾軋之意

國語

魯語上 越哉臧孫之為政也韋注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也 按越過也言臧孫祀爰居過乎禮法之外也

吳語 天王豈辱裁之韋注豈能辱意裁制之 按豈字語意猶云儻也漢書丙吉傳豈宜尊顯亦猶儻也

穀梁傳

六

文十八年 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云有子則喜樂之情均貴賤之意等緩帶優游之意也 按國君取女九人欲以廣嗣也故夫人之於姪娣媵妾皆誼屬一體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云者言眾人皆歡賜而優游不獨生子者一人私喜也宣公但知奉其所生之母敬嬴而不知奉夫人姜氏使姜氏大歸則與三人緩帶之義相悖故春秋譏之緩帶二字猶云開襟歡賜云爾陶淵明雜詩云緩帶盡歡娛正得其解三國志諸葛亮傳云遂解帶寫誠深相結納示開襟歡賜之意推此以觀凡言襟抱歡賜皆可稱曰緩帶而方望溪氏文集有曰

夫人急緩帶之思若以緩帶專為夫人望妾媵生子之稱如隱語然亦為誤也方氏於修詞號為潔淨而此等猶為未諳斯亦好藻飾者之過也

爾雅

釋詁 擊固也 下又云擊厚也國藩按擊者堅持安重之意堅持即固也安重即厚也莊子徐無鬼擊好惡謂堅持其好惡使不妄發也說文引詩曰赤烏擊擊謂安重也

屈聚也 注引詩云屈此羣醜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聚眾國藩按法言漢絀羣才羣才絀羣力絀字亦與此屈字同義謂收聚人之才力而為我用也

讀書錄卷二

七

痛病也 邵晉涵曰漢書注引韓詩云熏胥以痛痛病也通作鋪大雅江漢云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國藩謂淮夷來鋪之鋪訓病毛傳本不甚諱此引以為痛通作鋪亦未當也 戮病也 邵晉涵云戮以恥辱為病鄭注秋官掌戮云戮猶辱也左傳文十年傳云國君不可戮也國藩按莊子山木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戮亦辱也 恙憂也 邵晉涵云楚辭九辨云遺及君之無恙國藩按公孫宏傳亦云何恙不已 稅舍也 左傳成九年鐘儀南冠而縶晉侯使稅之杜注稅解也即舍也之意郭引召伯所稅國藩疑其與舍字微有不合

歷傳也注傳近 按此歷字當讀如離麗也之麗凡人所經歷之迹猶附麗也猶傳著也凡物附著者謂之傳如傳藥於膚傳毒於矢之類左傳毛將安傳謂毛當附著於皮也兵薄於城下曰傳亦謂軍士附著於城身也左傳隱十一年傳於許僖二十五年昏而傳焉宣十二年遂傳於蕭襄六年傳於堞皆是也郭氏訓近得之邵氏微有不合襄九年聞師將傳聞師將近城也在存也 邵晉涵引左氏僖九年傳云其在亂乎杜注在存也國藩按左傳襄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在存問也釋言 怒飢也 怒以思為正訓怒如朝飢苦思而如飢也怒焉如擣苦思而如擣也此等恐非本經後人屢亂者與

讀書錄卷二

九

釋宮 秩謂之闕 匡謬正俗曰問曰俗謂門限為門藉何也答曰按爾雅秩謂之闕郭景純注門限也音切今言門藉是秩聲之轉耳字宜為秩而作切音國藩按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沓冒注切門限也切當是秩之假借字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樞以為固也 按門持樞之木持上樞者即梁持下樞者即闕也若達於北樞則極長矣今上樞之梁長或如此 境謂之玷在堂隅 按玷有二明堂位崇玷康圭論語有反玷此玷皆築土為小方臺以戾物也若堂角之玷則初無上臺但有其名耳

錫謂之朽 說方錫鐵朽也或作楊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楊孟字毀瓦畫墁王肅注論語朽墁也國藩按錫本塗牆之器而塗之亦曰錫有用鐵者有用木者故或從金或從木或從土異同字也

楹在牆者謂之樨 內則疏云植曰樨橫曰施國藩按植非立於地也但著於牆壁耳吾鄉俗曰釘子可以挂衣

植謂之傳注戶持鑲植也 按鍵門持鑲之木有橫鍵者有直鍵者此曰植蓋直不也

宗廟謂之梁 韓文大木為宗本此國藩按梁施於南此兩楹之上堂之東西凡兩梁四楹

讀書錄卷二

九

開謂之楸注柱上榑也 按侏儒短柱之上或施方木如版或施直木如笄上以承棟如花房之有蒂所以斟酌厚薄之閒也榑謂之棗注即櫨也 說文櫨柱上柎也國藩按說文以櫨為柱上之柎則與榑榑等字相同郭氏謂榑即櫨也則是短柱而非柱上之柎釋名云櫨在柱端顏注漢書亦云薄櫨柱上柎也是櫨以指柱上之柎為正解

棟謂之梓注屋樑 按凡承檁之橫木京師曰棟子 棟音亦謂其餘曰梓 說文梓棟名邵晉涵云棟一名梓是梓者中棟之危其危曰梓也櫨之橫梁為榑從中棟之名而亦稱爲榑耳 日棼 說文棼榑屋棟也國藩按兒棼皆可名棼其在復屋者曰棼曰望 說文棼棼也

也所以隱栢也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西京賦列栢栢
棟是極即棟也或謂之阿士昏禮鄭注阿棟也
以布翼指棟之小者言之荷棟梓而高駟指棟之大者言之至
士昏禮訓阿為棟則指其地言之耳非累名為阿也劉熙偶有
未察耳

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閎不受檐謂之交 穀梁釋文云方
曰桷圓曰椽國藩按北五省椽有方者有圓者吾鄉則以薄版
為之名曰椽皮椽長者從棟直達於檐曰閎椽短者不能直達
於檐須換他椽續之曰交若吾鄉之椽皮則有三續四續者矣
檐謂之檣注屋椽 邵晉涵曰椽又謂之宇士喪禮置於宇西
注宇椽也國藩按眾椽之頭參差不齊故施橫木以齊之吾鄉

讀書錄卷二

於椽皮之當掩以橫版名曰落檐亦其意也其名曰檐曰檣曰

楹曰椽 釋名椽旅也連旅也或謂之椽椽椽也椽椽頭使

木曰椽 說文椽秦名屋椽也齊謂之椽楚謂之椽

九歌蕙櫨 曰櫨 說文櫨櫨也櫨櫨也徐鉉曰爵頭釋名連櫨

爵頭也 實一物也凡檐之上皆曰宇鄭氏訓宇為椽指其地

言之耳非謂椽端之木果名曰宇也邵氏失之

槩謂之闌 闌者門中所豎短木臬者植一直木以為之表也

與檝代之在地者無別但檝代或有欹斜臬則正直耳

釋山 小山宮大山岌 此宮字與莊子德充符而王先王之

王字字法相同

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
嶽 邵氏曰冀之霍山與泰衡華恆唐虞之五嶽也華嶽泰衡
恆周之五嶽也泰衡華恆嵩高漢初之五嶽也泰華霍恆嵩高
武帝所定之五嶽也國藩按邵氏以此數語為定論頗為武斷
釋畜 騶踠踠善陞馱注騶踠踠如踠而健上山秦時有騶踠
苑 國藩按若以騶踠為獸名則踠下當更重一踠字踠踠與
下枝踠踠為一例郭注有兩踠字是也若以騶為獸名則讀騶
為句踠踠為句李巡顏師古之說亦自可通邵晉涵遠駁小顏
未見其審

詁訓雜記

讀書錄卷二

經典形容之字約有三端 一曰雙字 一曰駢字 一曰疊字

一曰單字 依依杲杲泄泄 亦作泄泄 泄泄 亦作泄泄 泄泄

芬芬 逸周書騷騷折折鼎鼎縱縱此形容之用雙字者也窈窕

阿難倭遲踟躕此離判渙彊禦倉兄殿屎此形容之用駢字者

也檐如翼如勃如躍如退然 穰然確然 賁然 儼然 儼然

然頽乎頽乎 均禮 幘爾掣爾 均考 變彼倬彼 倬彼 倬彼 倬彼

彼於論於樂於皇於赫於鑠於昭於粲於緝熙 均見 有飶其香

有椒其馨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有噴其饁有觶其角有饒其殮

有倅棘匕有洌沈泉有覺其楹有墳其首有莘其尾有頗者弁

有截其所有實其猗有鶯其羽有厭其傑有倬其道有倅其城

扶蘇 旁薄 一曰旁九 耀虞 一曰歡娛詩集 雍障 一曰離

障九 雞斯 一曰并纜 淵淡賦 一曰汀澄詩 殷麟 一曰

隱麟 麟瑞 一曰璘玢 膠葛 一曰膠葛 傑僂賦 一曰差

池 愴悅九 一曰倉兄詩

一字略轉而異義者索居之索訓散索綯則義別矣離麗之麗

訓附別離則義別矣招攜之攜訓離攜手則義別矣亂臣之亂

訓治亂世則義別矣第厥豐草之第訓治道第不除則義別矣

我車既攻之攻訓善環而攻之則義別矣彊禦之禦訓守孰能

禦之則義別矣擾龍之擾訓馴擾亂則義別矣我且柔之矣之

柔訓服柔弱則義別矣天明畏之畏訓威聲畏天下則義別矣

又如來即往詩適追來孝太史自序自今以來亦略轉而異義

者也

經典顛倒字惟詩最多如家室裳衣衡縱稷黍瑟琴鼓鐘下上

羊牛樂豈息偃孫子家邦備鼎中谷中林中河中路中原中田

之類皆是書無逸之四三年祭義孟子之祿爵亦閒有之見於

史者惟後漢王丹傳之嬗嬗羊續傳之病利餘不多見

古今雅俗異同字 顧即雇財以顧其民 躡即舛但

擊即擘同赫 赫即嚇莊子 醉即釋張儀傳 雍即壅衡

辜塞即賽河 橫即鬻顯 隔堰即埵皇甫 夾即俠後漢

即接校漢西 柳即蕞稽 隊即墜說文 潘即雷左傳 音

即蔭左傳 徧即辨左傳 匡即恒器 噤即噤

瀉即鎬功即攻致即緻胡填池即奠撒

俚俗字有所本 斗絕見後漢竇融傳什物見後漢宣秉傳什

器見鮑昱傳上司見楊震傳司官見陳寔傳底裏見竇融傳細

弱見杜林傳文書見鮑昱傳人事見章和八王及黃琬傳人事

禮曾子問 小使見張湛傳及絕交書折見東夷傳折猶今言 公館見

古人於陵京阜墳冢邱等字皆取山阜高大厚實之義以象凡

物之高大厚實大抵皆稱美之詞如天保詩如山如阜如岡如

陵是善頌善禱之證也左傳有肉如陵謂大而實也荀子致仕

篇節奏欲陵注陵峻也峻即高也禮記檀弓喪事雖遠不陵節

學記不陵節而施陵越也西京賦陵重巘注陵升也皆升高之

義也詩傳京高邱也又曰大阜也左傳莫之與京言莫與比高

也西京賦燎京薪謂積薪極高也左傳收晉尸以為京觀謂積

尸極高也漢曰京兆後世曰京師兆眾也師亦眾也京則大也

釋名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詩駟鐵孔阜以阜比馬之大也火烈

具阜以阜比火之盛也爾雅既阜以阜比殺之多也古歌可以

阜君民之財西京賦百物殷阜以阜比財物之富也土之高且

大者謂之墳詩牂羊墳首言其首極大也周禮司烜氏共墳燭

庭燎言其燭極大也三墳五典言三皇之書其義極大也列子

庭燎言其燭極大也三墳五典言三皇之書其義極大也列子

天瑞篇墳如也亦形容其大也冢子冢適皆謂長子大子也冢婦大婦也冢卿冢宰謂六官之長大宰也友邦冢君言大君也乃立冢土言大社也漢書楚元王傳邱嫂謂長嫂大嫂也易頤頤拂經於邱頤征凶謂於高處求頤養也以邱爲高也孟子得乎邱民爲天子謂成聚之民也以邱爲大也推此以論凡物之高大厚實者皆可以陵京墳阜冢邱等字擬議而形容之末世綴文之士但知阜字有高天厚實之義而不知墳冢等字與之同類而並稱又或以陵爲帝王所藏京爲帝王所居而於墳冢邱壟等字指爲不祥之文蓋古字古義之不講久矣

續書錄卷二

去

條交互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禁架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暢疏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是三者皆以本義引申之者也朋友曰交游男女曰交媾商賈相通曰交易陰陽相合曰交孚木之枝格兩相交際亦猶是也論語有恥且格謂民之心與上相交孚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萬物相麗相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書曰格於上下格於皇天詩曰神之格思皆訓至也皆交孚之義也書曰格汝舜詩曰神保是格皆訓來也皆引之來相交接也舟與舟相觸則必忤枝與枝相拒則不入素問陰厥且格注格拒也周書窮寇不格注格鬪也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注謂相捍拒

也後漢書劉盆子傳注相拒而殺之曰格通鑑王賁攻齊莫敢格者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皆謂莫能拒禦也凡謂扞格不勝曰格格不入曰廢格不行曰沮格不進皆相拒之義也至於枝格相交長短合度疏密停勻儼然若有規矩木工爲窗格有曰冰梅格有曰屯字格即取象於樹條之格也曰體格曰風格曰格律曰格式皆從此而引申之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格正也家語口不吐訓格之言注格法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後漢書傅燮傳注猶標準也凡皆規格之義也書罔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爲義而孔疏曰格謂檢括斯則望文生訓有乖古意矣論語有恥且格當以交孚

續書錄卷二

七

爲確義集解曰正也亦不免望文生訓之弊至大學格物之說聚訟千年迄無定論愚以爲心當麗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說文枝木別生幹也按幹直而專枝分而雜有歧雜之義焉凡木之枝斜挺旁出如相扶持有撐持之義焉杈枒森布粹不可近有拒禦之義焉周秦古書凡用枝字大抵不出此三義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荀子解蔽篇心枝則無知此歧雜之義也漢書叔孫通等傳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莊子師曠之枝策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漂嶢峴而枝拄此撐持之義也史記項羽本

紀云諸將誓服莫敢枝梧魯仲連傳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此拒禦之義也漢書地理志漢中淫泆枝拄與巴蜀同俗注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歧雜者枝字之本義撐持與拒禦者枝字引申之義後人不知引申之義每疑枝當作支蓋古訓久不明矣

說文柴小木散材楚辭注枯木為柴按小木枯枝雜縛一束謂之柴世俗之通稱也由柴字而引申之有枯槁阻塞之義焉莊子柴立其中柴立猶枯坐也所謂形如槁木也外物篇柴生乎守柴謂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者由於拘守太過也天地篇趣舍聲色以柴其內謂梗塞於胸中也莊子篇中柴字皆取

大讀書錄卷二

式

枯槁阻塞之義通鑑漢紀收楊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謝賓客胡身之注曰柴塞其門也又魏紀朱桓言於吳王曰曹休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胡身之注曰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國藩按柴即塞也以兵阻塞此路非更以柴塞之也胡氏於漢紀注近之於魏紀注失之

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以東或謂之梗按凡木之粗枝無碎枝零葉者世俗通謂之梗在樹而生者謂之枝斫伐在地而枯者則謂之梗謂之柴矣梗字有粗直之義又有阻塞之義爾雅釋詁梗直也方言梗略也吳都賦注梗槩粗言也東言賦注梗槩

不織密也此粗直之義也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鄭注梗禦未至也謂未至之凶災先梗而禦之此阻塞之義也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謂蕩蕩王道而政化不能流行忽致梗塞也毛傳梗病也此望文生訓非其義也杜注左傳曰病也廣雅亦曰病也此承毛傳而誤者也格枝柴梗諸字在後世以為死字在古人常引伸其義而活用之苟明乎死字活用之法而周秦古書故訓之不可通者寡矣

大讀書錄卷二

式

廢者棄也去也不用也而經典亦多用為置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注云廢置也不去也莊子徐無鬼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廢置也廣雅小爾雅皆云廢置也古人屬文措字多有旋相為用之妙如亂字本訓變訓反而亦多訓治如皋陶謨曰亂而敬論語曰子有亂臣十人是也第字本訓草穢塞路而亦訓治如生民篇第厥豐草是也除字本訓除去除惡蕪除皆以去之為義而亦訓為除授如詩曰何福不除是也凡茲之屬可以類推則屬文措字熟於古訓正爾變動不居矣

漢書賈誼傳以能誦詩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國藩嘗就屬字旁稽故訓說文云屬連也廣雅云屬續也文選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云屬猶綴也莊子駢拇篇音義云屬謂屬著也合散者觀之則連屬之通義耳凡本為一物則無所謂屬雖別為二而仍聯為一則謂之相屬小雅不屬于毛不離于裏

謂子於父母形骸雖隔而氣則相屬屬文者謂以文字相連綴成章也史記屈賈傳云屈平屬草稟未定此屬字則與屬文字有別屬者適也謂當此際也左氏成二年傳屬當戎行謂於此際在戎行也昭四年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謂於此際有事於武城也漢書李尋傳屬者頗有變更謂近此之際頗有更改也屈平屬草稟云者謂平於此際草創憲令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草創蓋初始之謂亦未成之稱然則草稟二字之義謂草創其文同於禾之稿秆未甚整理云爾今人不察或稱屬草交朋中用屬草字者往往而有失之遠矣又禮記經解篇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鄭氏注屬猶合也謂此事與彼事相提而論此辭與

求闕齋讀書錄卷二

三

彼辭相合而觀或事同而辭異或辭同而事異而等差出焉褒貶見焉故曰春秋之教辭者謂已成章句聖人之書法屬辭者此章與彼章合併而觀文者一字之稱屬者此字與彼字連續而成句今人或以屬字與屬文等視無復區別亦為悞也顧亭林先生為音學五書據唐人以正宋代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判為十部折衷一是可謂有條不紊矣然其間有不可強齊者如詩之興與音林為韻戎與務父為韻易之禽與窮終為韻實與巽順為韻之類顧氏亦宛轉其詞而不敢強通難解之結蓋多聞闕疑善學之君子宜如是也厥後江慎修永戴東原震段茂堂玉裁諸人遞相祖述其說日密其窒礙亦

日多至吾友河間苗仙路夔為說文聲讀表於凡文字皆決以一定之音讀其不可齊者亦強之使齊於是臆為斷頗傷專輒於古無徵動成瑕疵偶記一則將以詒之

不也否也音也此三字者不則指事之字也否音則會意而兼形聲之字也先有不次有否又次有音此文字孳乳相生之次第也說文否从口从不亦聲音从、从否否亦聲然則否音皆从不得聲矣顧亭林曰不字見于經者有不跌二音詳唐韻正不字然則否音之从不得聲者亦應有不跌二音不在支齊部跌在魚虞部否偏旁之在支齊部者如五旨之痞語是从不有平音之類及者也否偏旁之在魚虞部者如十虞之茅是从不有

求闕齋讀書錄卷二

三

跌音之類及者也音偏旁之在支齊者如十五灰之楛培稻陪陪陪陪陪是不有不音之類及者也音偏旁之在魚虞部者如九虞之髻劓劓劓十姥之部是从不有跌音之類及者也凡从不否从音之字或入魚虞部或入支齊部是亦可稽之經訓而不悖合之廣韻而不紊矣苗君則欲以不入魚虞部否入支齊部音入魚虞部加、於不字一畫之上而曰从、得聲擅改叔重不至二篆不一象天至一象地之義是一失也謂音無跌音遂於廣韻十虞之韻十一模之昔十九侯之陪陪陪陪陪九虞之髻劓劓十姥之部四十五厚之陪陪陪陪陪陪陪將盡改音為否數十百字悉指為謬誤是一失也據漢碑之孤證謂不

上可以施、而於詩箋常棣之鄂不改榭集韻十虞之榭重不皆推之以不信是又一失也凡此皆欲強齊而一之過也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滄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按服如二說皆望文生訓非本義也沒者沒入人之財物也凡財物入官者曰籍沒入官子女入官者曰沒入為奴為婢或曰沒入奚官乾沒者謂無故而沒入人財物晉書潘岳傳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謂無故而取高爵厚祿當知止足也韓愈乾愁萬斛漫自解謂無故而自愁也乾死窮山竟何俟謂無故而枉死也又有曰白者與乾字義略相等通鑑晉劉毅上疏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胡氏注曰

讀書錄卷二

主

白素也又陳頴遺王導書曰先白望而後實事胡注白望猶空名也又劉裕有白直隊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又元魏爾朱榮乞追贈亡者白民贈郡鎮胡注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猶言白丁也又唐元載取民間粟帛什取八九謂之白著高雲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國藩按白望謂無故而獲譽望也今世俗諺曰白說謂無故而空說曰白饒謂空饒此一語也又有曰素者與乾字白字義略相等詩不素餐兮注素空也謂無故而空餐也史記命曰素封注素空也謂無故而自得比於封爵也又有曰坐者與乾字白字素字義亦相等通鑑後出師表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此謂無故而自致強大也

蕪城賦驚沙坐飛此謂無故而自飛也此四字注家多失之

古稱人皆有所指如稱曰人以職言則如周禮之牛人犬人雞人龜人酒人漿人醢人鹽人是已以地言則如春秋之魯人齊人晉人楚人宋人衛人王人周人是已名之美者則曰聖人賢人至人天人完人全人見莊子美人詩簡佳人通鑑曹子名之惡者則曰小人匪人讒人佞人儉人奸人傲人邪人亂人見莊子無又有隨事而命名者曰亡人曰義人曰叛人曰降人曰官人韓愈王曰軍人又有承上文而稱之者史記歷書曰疇人子弟此承上文言明於歷算之人也通鑑魏紀典章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此承上文

讀書錄卷二

主

言應募陷陣之人也漢書傳不疑傳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此承上文言詐稱吳太子之人也通鑑宋紀曰內人皆紀宏微之讓一無所爭宏微曰內人尙能無人豈可導之使爭乎此承上文以妻妹及伯母兩姑為內人也凡此皆臨文立義非有一定之主名也今世俗以內人專指妻妾蓋失其義又或以疇人專指明於歷算者言之亦為失考阮芸台相國作疇人傳殆襲譌而承謬耳

家人白衣皆如稱庶人也漢書汲黯傳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高祖本紀不事家人生

產作業光武紀劉續不事家人居業皆謂不學庶人家之操作也外戚傳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游俠傳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亦謂庶人家之寡婦也通鑑劉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注家人謂庶人家也漢書董賢欲求蕭咸女為婦咸曰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通鑑魏文帝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謂以庶人之禮祭之也柳宗元文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邪國藩按此亦謂凡民父子猶買誼之言布衣昆弟也書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竊亦謂當指庶人百姓言之各傳注皆訓不能齊家失其義矣白衣

讀書錄卷二

書

猶言布衣即齊民也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皆謂以齊民而為天子為三公也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纘傳薦白衣南安朱沖可為師傳皆謂布衣無職者也晉書胡奮傳宣帝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通鑑薛訥以灤河之役免官以白衣為防禦使破吐蕃劉仁軌以征遼免官以白衣從軍五代南唐宋齊邱歸第白衣待罪皆謂落職之後與庶人無異也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亭長掌故之屬此亦望文生訓非通義也三國志呂蒙傳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此亦謂齊民

不著兵卒衣也通鑑山陽曹偉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帝聞而誅之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望見白衣人送酒皆謂平民也歐陽公送田晝序曰及衣白衣顧甯人日知錄引李泌衣白及趙世家願得黑衣之缺若別有所謂白色之衣者皆非確義甲乙丙丁古來皆以記事物之次第有以為宮館之次第者如曰甲館漢書外戚傳曰甲第漢書張放傳曰甲觀庾信哀江南賦曰丙舍王義之墓曰丙殿後漢書元是也有以為帷帳之次第者如曰甲乙之帳漢書東是也有以為科目之次第者如唐明經本有甲乙丙丁四科而其實唯有丙丁第進士本有甲乙科而其實唯有乙科明經以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是也有以為藏書之次第者

讀書錄卷二

書

如唐四庫書以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部隋於東都觀文殿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是也有以為卷帙之次第者如李善注文選分賦甲賦乙以至賦癸詩甲詩乙以至詩庚司馬溫公通鑑分漢獻帝為十卷甲乙至癸晉安帝亦十卷甲乙至癸是也有以為律令之次第者如曰令甲令乙令丙後漢書章帝是也有以為算法者如句為甲股為乙弦為丙高為丁高對衝為乙地平為丙北極出地為丁南極入地為戊是也有以為官名者如漢之戊校尉已校尉明之甲字庫大使及乙字丙字丁字戊字庫大使是也有以為姓氏之次第者如南朝王謝北朝崔盧皆稱甲族是也有以為假名者如史記萬石君傳長子

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及獄吏田甲史記齊宦者徐甲齊書
高五罪生甲禍歸乙韓非張甲王乙李丙趙丁梁范瑱等是也
有以記夜時之晚早者如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
正月戊午乙夜漢書天自甲夜至五鼓曹爽四月三日丙夜
一籌晉書趙是也推之凡物有高下品第者皆可以甲乙區之
凡人等子虛烏有者皆可以甲乙區之溫庭筠詩往日樓臺非
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則失其義矣

讀書錄卷二

美

求闕齋讀書錄卷二終

求闕齋讀書錄卷三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史上

史記

今上本紀 孝武本紀自初即位尤敬事鬼神以下至末皆封
禪書之文決非褚先生所補也 孝武紀篇中於是字凡二十
二見又有用而字者又有用其後者文氣亦與於是字相承接
太史公行文閒有氣不能濤舉處韓公故當勝之

三代世表 豈不偉哉 偉與詭同侷亦同猶云異也

律書 西至于注 注即柳下文西至于弧孤狼即井鬼西至

讀書錄卷三

于濁濁即畢北至于雷雷即昂

歷書 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如淳曰家業世
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韋昭曰疇類
也孟康曰同類之人明歷者也樂彥曰疇昔知星者也 按韋
孟說是也說文疇耕治之田也本以田疇為正訓而各載籍用
疇字多與僖通北海相景君碑英彥失疇議郎元賓碑朋疇宗
親此疇與僖通之證也僖類也書洪範不畀洪範九疇國策夫
物各有疇比比訓類也可知疇人為同類相聚以明歷算之人
矣文選東督補亡詩注云督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則凡
同術相聚者皆得稱為疇人又不僅推明歷算者也

平準書 平準即管子輕重之法也唐劉晏亦用之

亨宏羊天乃雨 是時宏羊固未死也借卜式惡詈之言作結

若宏羊業已亨殺者此太史公之編衷耳

齊世家 殺之郭關 田氏之殺子我與孫綝殺諸葛恪略相

似

陳涉世家 懷王入秦不返天下之公憤屈原之私憤而太史

公亦自引為已憤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子長時時不忘此二

語故於陳涉之張楚項羽之楚皆所嚮慕即於襄彊之楚呂臣

之楚景駒之楚黥布之楚懷王孫心之楚亦縷敘而不敢忽

外戚世家 通篇注重命字首段呂后末指明天命後薄后實

讀書錄卷三

二

后王后衛后亦俱含命字之意在言外

楚元王世家 前兼敘羹頡侯及代王後兼敘趙王河間王不

僅楚元王也

荆燕世家贊 豈不為偉乎 王念孫說偉異也欒布傳西京

賦豈不詭哉詭亦異也劉澤以疏屬封王故歎其異

蕭相國世家 蕭相之功只從獵狗及鄂君兩段指點其餘却

皆從沒要緊處著筆實事當有數十百案概不鋪寫文之所以

高潔也後人為之當累數萬言不能休矣

曹參世家 敘戰功極多而不傷繁冗中有邁往之氣足以舉

之也

留侯世家 觀從容言天下事甚眾數語則子長於子房事不

書者多矣敘留侯計畫亦不出戰國策士氣象未知子房尚有

進於此者否

陳丞相世家 陰謀奇計是陳平世家著重處末段及贊中點

出

絳侯周勃世家 太史公於不平事多借以發抒以自鳴其鬱

抑此於絳侯父子下獄事卻不代鳴冤苦而以足已不學守節

不遜二語責條侯故知子長自聞大道或以謗書譏之非也

梁孝王世家 自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以下一氣噴薄而出

見梁王所以怨望欲為不善者皆太后景帝有以啟之

讀書錄卷三

三

五宗世家 方望溪謂歸熙甫文於人微而言無忌者蓋多近

古之詞吾謂子長五宗世家等文乃更進於敘述賢哲功臣之

作抑所云瓦注賢於黃金也

伯夷傳 首段至文辭不少概見止言古來高節之士惟吳太

伯伯夷可信許由務光之倫未經孔子論定者不可信第二段

至怨邪非邪止言伯夷叔齊實事惟孔子之言可信傳及軼詩

可信第三段至是邪非邪止言天道福善之說不足深信第四

段至末言人貴後世之名不貴當時之榮因慨已不得附孔子

以傳

管晏列傳 子長傷世無知己故感慕於鮑叔晏子之事特深

老莊韓非列傳 以申韓為原於道德之意此等識解後儒固不能到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太史傳莊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讀史記亦大抵率寓言也列傳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據一以寓不得依聖人以為師非自著書則將無所託以垂於不朽次管晏傳傷已不得鮑叔者為之知己又不得如晏子者為之薦達此外如子胥之憤屈賈之枉皆借以自鳴其鬱耳非以此為古來偉人計功簿也班固人表失其指矣司馬穰苴列傳 末敘高國之滅田齊之興文氣邁遠獨子長有此

讀書錄卷三

四

孫子吳起列傳 傳言世傳孫臏兵法而贊言世俗稱十三篇及吳起兵法則知臏兵法當時已無人稱道矣

伍子胥列傳 子胥以報怨而成為烈丈夫漁父之義專諸之俠申包胥之乞師白公之報仇石乞之甘蕙皆為烈字襯託出光芒

仲尼弟子列傳 太史公好奇凡戰國策士詭謀雄辯多著之篇此載子貢之事特詳亦近戰國策士之風

商君列傳贊 贊最明允而深厚

蘇秦列傳贊 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母令獨蒙惡聲焉觀次其時序一語則知當日有並非蘇秦時事而附之於秦者

班固次東方朔傳指意亦頗類此

張儀列傳 子長最惡暴秦故謂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實則兩人之傾險亦相等耳特秦挾最勝之勢故張儀尤為得計

樗里子甘茂傳贊 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讀此等贊知子長胸中自具遠識

穰侯列傳 首言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之權侈末言范雎奪四貴之勢皆簡潔無枝辭

少割而有質 少割者謂少割梁地也有質者謂取秦之質子也

白起王翦列傳贊 未為精當言王翦之短尤非事實

讀書錄卷三

五

孟子荀卿列傳 自秦焚書以後漢之儒者惟子長與董仲舒見得大意

魏公子列傳 公子二字凡百四十五見故爾顧盼生姿跌宕自喜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為趙將最久戰功最多故以廉頗為主敘藺相如趙奢父子皆以廉頗經緯其間即敘李牧亦插入廉頗已入魏句此子長裁篇之本意也惟功績雖以廉頗為最而子長所佩仰者則以相如為最故贊中專美相如且以廉藺目其篇

田單列傳贊 魏武帝好以勁兵鍊騎畱於後故注孫子以後

田單列傳贊 魏武帝好以勁兵鍊騎畱於後故注孫子以後

出者為奇兵實則孫子所謂正奇者非果以先出後出分也處女脫兔四語子長玩味極深敘趙奢李牧戰功亦暗含此四句在中不獨贊歎田單為然

魯仲連鄒陽列傳 仲連高節似非鄒陽可擬上梁王書亦拉雜無精義子長特以書中所稱有與己身相感觸者遂錄存之屈原賈生列傳 余嘗謂子長引屈原為同調故敘屈原事散見於各篇中懷王入秦不返戰國天下之公憤而子長若引為一人之私憤既數數著之矣此篇尤大聲疾呼低徊欲絕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 聞之聞屈平作離騷 呂不韋列傳贊 孔子之所謂聞者實與呂子不侔子長讀論

語別自有說

讀書錄卷三

六

刺客列傳 聶政傳之後數行荆軻傳之首尾各十數行其蕩漾疏散吞吐處正自不可幾及

李斯列傳 李斯之功只從獄中上書敘出與蕭何之功從鄂君語中敘出同一機杼李斯之罪從趙高反覆熟商立胡亥事敘出與伍被說淮南蒯通說韓信同一機杼

蒙恬列傳贊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至固輕百姓力矣 始皇紀曰二十七年治馳道六國表曰三十五年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也蒙恬未治馳道止治直道築長城二事子長責其輕民力可謂定論

張耳陳餘列傳 子長尚黃老進游俠班孟堅譏之蓋實錄也好游俠故數稱堅忍卓絕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橫侯嬴田光及此篇之述貫高皆是尚黃老故數稱脫屣富貴厭世棄俗之人如本紀以黃帝第一世家以吳太伯第一列傳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贊稱張陳與太伯季札異亦謂其不能遺外勢利棄屣天下耳

魏豹彭越列傳贊 獨患無身耳 五字古來英雄所爭在此子長烈士也故道得到

黔布列傳贊 以坑殺人為首虐遂以身為大僂此亦後世因果之說如韓彭英布之智力自有不能與高祖並立之理即贊端發自愛姬亦不足論此等贊子長似不甚厝意

讀書錄卷三

七

淮陰侯列傳 彭城敗散而後信收兵至滎陽破楚京索之間下魏破代而後漢軋收信精兵滎陽距楚成臯圍急而後漢王至趙馳入信壁此三役皆高祖有急賴信得全子長於此等處頗為用意

韓王信盧綰列傳贊 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王信盧綰陳豨皆計事不孰此句蓋兼三人者言之

田儋列傳 田氏王者八人益以韓信凡九人敘次分明一絲不紊筆力極騫舉也

樊鄴滕灌列傳 樊噲夏侯嬰皆沛人灌嬰雖非沛人而雖陽

去沛不遠且終身為騎將與夏侯嬰終身為太僕略相類三人同傳宜也酈商不入食其傳又不入傅靳等傳而列之此傳頗不可解 夏侯嬰傳太僕字凡十三見奉車字凡五見以兵車趣攻戰疾字凡四見灌嬰傳將騎兵凡九見

張丞相列傳 夾敘周昌趙堯任敖事與蒙恬傳夾敘趙高事機杼略相類

酈生陸賈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此一節應別行寫正傳中既載酈生誡騎士以進沛公踞牀洗足見之矣此又載酈生按劍以叱使者當時傳聞不一聊記於傳後以廣異聞又有傳酈生書者謂漢王定三秦至鞏洛酈生乃始

來見則贊中辨其非是

傅靳蒯成列傳 子長於當世豔稱之功臣封爵者皆不甚滿意常以不可知者歸之天命如於蕭何則曰碌碌未有奇節依日月之末光於曹參則曰以與淮陰侯俱於樊酈滕灌則曰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於傅寬靳歙則曰此亦天授於衛青亦曰天幸皆以成功委之於命雖要歸有良然者然亦由于長編表不能忘情於功名故時時以命字置諸喉舌之間若仲尼則罕言命且不答南宮适拜稟禹稷之問茲其所以為大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贊 智豈可專邪 此語是子長識力過人處

季布欒布列傳 狀季布季心欒布諸人俱有瑰瑋絕特之氣質贊中仍自寓不輕於一死之意子長跌宕自喜之概時時一發露也

袁盎鼂錯列傳 宦者趙同嘗害盎盎兄子種說盎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 使其毀不用者謂廷辱之後趙談雖進毀言文帝將不聽用也

贊 鼂錯隋直刻深袁盎天姿亦頗近之故兩人相忌嫉特深子長以好聲矜賢譏盎亦互文見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贊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季布欒布袁盎鼂錯皆激烈隋直

非和平之器張馮為得其平故引書洪範贊之

萬石張叔列傳 子長生平風旨不與萬石建陵諸人相近而此傳曲盡情態亦自具有大度後世卿相老成醇謹者託義於此則有所摹擬而為之為文者亦純事摹擬矣

田叔列傳 不別為貫高立傳而別為田叔立傳子長與任安田仁善也

扁鵲倉公列傳 太史公好奇如扁鵲倉公日者龜策貨殖等事無所不載初無一定之例也後世或援太史公以為例或反引班范以後之例而譏繩太史公皆失之矣

吳王濞列傳 先敘太子爭博鼂錯削地詳致反之由次敘吳

誂膠西膠西約五國詳約從之狀次敘下令國中遺書諸侯詳聲勢之大次敘量錯給誅袁盎出使詳息兵之策次敘條侯出師鄧都尉獻謀詳破吳之計次敘田祿伯奇道桓將軍疾西詳專智之失六者皆詳矣獨於吳軍之敗不詳敘但於周丘戰勝之時聞吳王敗走而已此亦可悟爲文詳略之法

魏其武安侯列傳 武安之勢力盛時雖以魏其之貴戚元功而無如之何灌夫之強力盛氣而無如之何廷臣內史等心非之而無如之何主上不直之而無如之何子長深惡勢利之足以移易是非故敘之沈痛如此 前言灌夫亦持武安陰事後言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至篇末乃出淮南遺金財事此亦如畫龍者將畢乃點睛之法

韓長孺列傳 壺遂田仁皆與子長深交故敘梁趙諸臣多親切

李將軍列傳 初廣之從弟李蔡至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十餘行中專敘廣之數奇已令人讀之短氣此下接敘從衛青出擊匈奴徙東道迷失道事愈覺悲壯淋漓若將從衛青出塞事敘於前而以廣之從弟李蔡一段議論敘於後則無此沈雄矣故知位置之先後剪裁之繁簡爲文家第一要義也 匈奴列傳贊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 敘武帝時事不實不

盡故贊首數語云爾

衛將軍驃騎列傳 衛青霍去病傳右衛而左霍猶魏其武安傳右寶而左田也衛之封侯意已含風刺矣霍則風刺更甚句中有筋字中有眼故知文章須得偏驚不平之氣乃是佳耳 平津侯主父列傳 平津亦賢相而太史公屢非刺之蓋子長編衷於汲黯董仲舒既所心折即郭解主父偃亦所深許遂不能不惡平津耳

南越尉陀列傳 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五世九十三歲越國必有善政趙光趙定居翁之屬漢必有事實茲皆不書略人之所詳也太后之淫亂置酒之坐次詳人所略也故知記事之文宜講剪裁之法

東越列傳 莊助發郡國之兵不從田蚡計楊僕韓說等之道並進居股多軍之封侯俱足發明武帝之英風俊采特不於贊中揭出耳

朝鮮列傳 事緒繁多敘次明晰柳子厚所稱太史之潔也 西南夷列傳 通二方置七郡敘次先後最爲明晰 司馬相如列傳贊 漢書春秋二字上有司馬遷稱四字蓋自春秋推見至隱下至風諫何異司馬遷之言也自靡麗之賦下至不已虧乎止揚雄之言也後人將漢書論贊屢入史記內太史公而引揚雄之言遂不可讀矣

淮南衡山列傳 伍被既造謀徙民朔方以怨其民與詔獄逮諸侯太子幸臣以怨其諸侯則所以為淮南反計者亦甚深至前此所為雅辭引漢之美者當不可盡信也太史公素惡丞相弘廷尉湯故欲曲貸伍被或不無增飾於其間耳

循吏列傳 循吏者法立令行識大體而已後世之稱循吏者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為仁者當之與太史公此傳之本意不倫汲鄭列傳 汲黯傳處處以公孫宏張湯相提並論此太史公平生好惡之所在景武閒人才以此傳為線索

儒林列傳 子長最不滿於公孫宏風刺之屢矣此篇錄公孫宏奏疏之著於功令者則曰余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歎於轅

讀書錄卷三

主

固生則曰公孫宏側目視固於董仲舒則曰公孫宏希世用事於胡毋生則曰公孫宏亦頗受焉蓋當時以經術致卿相者獨宏子長既薄其學又醜其行故編衷時時一發露也

酷吏列傳 通首以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二語為主序中天下之網嘗密數行指秦言之即以諷武帝時也

大宛列傳 前敘諸國從張騫口中述出最為朗暢後敘兩次伐宛亦極雄偉中間敘烏孫和親及西北外國之俗筆力尙未

騫舉

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 得烏孫馬得大宛馬皆後此之事茲附錄於前

出此初郡 初郡者初置之郡

游俠列傳 序分三等入術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憲

獨行君子二也游俠三也於游俠中又分三等入布衣閭巷之

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側錯綜語

南意北騷難覓其鍼線之蹟

佞幸列傳 以本朝臣子而歷敘諸帝幸臣此王允所謂諂書

也

滑稽列傳序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言不特六藝有益於治世即滑稽之談言微中亦有裨於治道

也

讀書錄卷三

主

日者列傳 周秦諸子著書及漢人作賦多設為問答之辭此

篇與東方朔諸文略相類

龜策列傳 褚先生在長安求之不得故後世皆知此傳為偽

貨殖列傳 自桑孔輩出當時之弊天子與民爭利平準書議

上之政貨殖傳議下之俗上下交征利孟子列傳序所為廢書

而歎也中惟家貧親老數行是子長自傷之辭餘則姚惜抱之

論得之

太史公自序 論六家要指即太史公遷之學術也託諸其父

談之詞耳姚惜抱以為其父之辭蓋失之

上大禹遂日 設為壺遂問答即解嘲寶戲進學解之意

漢書

景帝紀 元年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 故官屬及所將所監所治而獨無所行者故時巡行之處其官屬未必更送財物也僅奪爵為士伍而不以坐臧為盜論者前任之官其罰稍輕於現任也 所將謂所攜以自隨之人也若將雛將子將軍之將

武帝紀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 自此以前雖皆以建亥之月為歲首然皆稱冬十月冬十一月冬十二月

求闕齋讀書錄卷三

古

春正月未嘗以建亥之月為正月蓋漢初稱建亥月為正而班氏追改之故師古曰史追正其月名

宣帝紀 地節四年詔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掠辜而死一端也飢寒而瘦死一端也師古分作三端蓋失之下文掠筴若瘦死者亦只二端

天文志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 維者謂周圍如圍若籠星天津天錢天壘城天苑之類句者謂其末如鉤若天鉤卷舌天譏大陵積尸之類維者欲圍不欲散句者欲曲不欲伸否則地動不專指極後之四星與斗杓後之三星言

五行志 言之不從從順也 貌之不恭傳曰之下有說曰此

言不從句上亦應有說曰二字

視之不明是謂不慈慈知也 視之不明句上當有說曰二字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鸛鶴來巢至繼嗣可立災變尙可銷也

以上六事皆禽鳥視之不明當有羸蟲之孽此羽蟲六事不知何以列入

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 思心之不睿上應

有說曰二字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 皇之不極句上亦應有說曰二

字

求闕齋讀書錄卷三

古

地理志 京兆尹南陵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

子孫視讀曰示 視讀曰示師古不應自為作音疑有誤也

溝洫志 於是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國

藩按洛水此今之北洛水也中隔渭水不知何以能至商顏

陳勝傳 行收兵 行收兵云者且行且收兵也

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 田儻立為

齊王之時未嘗請命於陳勝故云

項籍傳 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 國

藩按適主也本毛傳之訓然經典中如誰適為容奚其適歸莫

適為主我安適歸矣吾誰適從等語皆詞氣相類若皆訓為主

則莫適為主當訓為莫主為主矣若各處望文立訓參差互異則古書之例又不爾也適蓋願安之詞孟子云寡人願安承教謂心願而意安之也莊子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亦願而安之也如上所引五語及此無適用皆可以願安之意通之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闕以市於齊 國藩按師古訓市字極精當矣然以市於齊四字乃兼楚趙言之本求齊出兵俱西者楚也若楚自殺假又令趙殺角闕是賣此三人以買齊兵也今皆不殺是不以此三人市齊之兵也不得專指角闕

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

六讀書錄卷三

去

期山東為三處云者本由山上四面分馳而下既下則皆聚會於山之東面也分為三處者為疑陳使漢兵不知羽所在猝不敢前也皆會於東者東面濱大江甚近將渡江也

贊曰賈生之過秦曰 史記錄賈生過秦三篇於秦本紀後賈生本為秦而作也班氏錄過秦一篇於此則似專為贊陳勝而錄之同一錄賈生文而意各有當也

張耳陳餘傳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呂張大楚王陳師古曰旨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 旨讀曰已張大楚謂張而大之也不宜以大楚連讀

餘曰吾願呂無益 顧猶特也本傳顧其勢初定吾願呂無益

顧為王實不反皆宜作特字解漢書中此等顧字甚多王念孫皆作特字解師古訓為思念皆失之

韓信傳 蕭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 國士謂其才智足伏一國也又等而上之則曰天下士管仲天下才是也莊子此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義與國士天下士同師古注失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 其實不能云者雖名為數萬實尚不滿數萬也

彭越傳 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 還歸歸彭城也 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擅者謂雖為魏相國而

六讀書錄卷三

七

兵事不由魏豹調遣越得專主之也

燕王澤傳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畫奸澤 莊子天運篇以奸者七十二君奸求也

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弗與矣者怨望之詞言既得金去遂不復顧我矣猶饑則依人飽則颺去也厥後田生以計為澤求得封王以明身雖不在澤所而無日不為澤畫策報恩之深也

吳王濞傳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買自行而踐更者定例也出錢而過更者寬政也過更者既選寬政矣而踐更者又子之以備直是富者出錢而不自行貧者

雖自行而得備資此吳王之欲得民心也服說是晉說非也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言楚趙王削地之罪不至於膠西王賣爵之罪之甚楚趙尚削地則膠西恐不止於削地而已言其當滅國也此以危言怖膠西王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注師古曰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越蜀及漢中平定呂訖使報南越也國藩按師古說非也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地方數千里此非幼弱之長沙王子所能定也南越最時最强盛故吳王以此屬南越王長沙與南越相直王子可為內應故曰因王子也告越者言已將此指告南越矣

八讀書錄卷三

六

削奪之地之疑作封

楚元王傳 德厚寬好施生 易曰天施地生此施生字之所本也

劉向傳

民萌何以勸勉 萌與毗同力田之民曰毗

用紕絮斷陳漆其間 陳施也以石為槨又以紕絮斷陳爛

而施漆於其間猶今世之以糞灰和漆封棺口也

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其高可隱謂人隔墳而立可隱肘也不能遮蔽全身不甚高耳

石槨為游館

游館以石為離宮別館於地下

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

上封事諫曰 奏疏惟西漢之文冠絕古今西漢前推賈誼後

推匡劉賈誼以才勝匡劉以學勝此人人共知者也余尤好劉

子政忠愛之忱若有所甚不得已於中者足以貫三光而通神

明是故識精而不炫氣盛而不矜料王氏之必篡思有以早為

所而又無誅滅王氏之意宅心平實指事確鑿皆本忠愛二字

彌綸周浹而出吾輩欲師其文章先師其心術根本固則枝葉

自茂矣

行汗而寄治 汗亂也寄亦託也行本汗亂而託為澄治

根垂地中 垂當作甬甬與插同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 指明梓柱之微果為王氏篡

八讀書錄卷三

九

漢之兆向之忠直出於至誠故其道可以前知讀至王劉不竝

立等語至今如觀其涕泣之狀如聞其嗚咽之聲

劉歆傳 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 曰萌芽曰頗出言

不完不備也

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詩或以相合而成書或以後得而

集亦言其不完不備也

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 內者祕府之

藏也外者柏公賈公庸生之學也兩者皆同故曰相應

季布傳 布之官辯士曹邨生數招權顧金錢 劉攽曰招權

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

愚按招權歸已劉說是也其訓顧曰念非也本書量錯傳注顧
讎也後漢桓帝紀注顧酬也曰讎曰酬云者皆謂此有所往彼
有所反無德不報之謂也曹邨生既招權歸已矣因以其權轉
而假人人乃以金錢報之我以權往人以金錢反故曰顧也後
世有曰招權市利者義正與此相同謂既招得貴人之權歸已
因轉而以權假人人即以利報我故曰市利也

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顧反也師古訓念非也
齊悼惠王傳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乃
汝也汝父謂高帝也 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
父直謂王肥耳 國藩按劉說是也古人謂孫及兄弟之子兄

讀書錄卷三

手

弟之孫及他年輩幼小者皆可稱兒子本傳下文云齊王自以
兒子年少可證
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 丈人尊長之稱謂
先告家長而後往救火猶先讀詔命而後靖諸呂之難也史記
作大人亦謂家長也

贊 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 愚按附益亦解在諸侯王表師
古於表解云背正法而厚於私家於傳解云欲增益諸侯王自
相矛盾

蕭何傳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辦之 劉攽曰此句先題目
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辦之愚按劉說

是也凡監郡皆然不獨泗水郡為然何給泗水卒史即泗水郡
之從事也

曹參傳 度之欲有言復飲酒 度之師古讀為大各反則是
以為籌度之度也度人復欲有言則又從而飲之酒是度之之
字為羨文矣國藩按度之史記作閒之義相同也猶曰頃之曰
少閒曰少頃耳

至朝時帝讓參曰與密胡治乎 胡治云者謂在家幹治何事
諷其笞子也不便面責以無罪笞子之笞乃詰以在家幹治何
事云耳

王陵傳 史記王陵周勃等事皆列入陳平世家中始平曰以

讀書錄卷三

主

下我多陰謀云云按上文何坐略人妻棄市皆陳平事也漢書
別分為王陵傳以周勃陳平問獄訟錢穀事闌入陵傳已失其
義矣而何坐略人妻棄市之下始平曰之上又闌入王陵審食
其後嗣一段遂使審平與陳平之名混淆

周勃傳 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陘 盧縮起事至微薄未嘗
置丞相之官而其尊貴略如漢之丞相故曰抵丞相也

適顧摩左右執戟皆仆兵罷 仆者棄兵衛於地也罷者散去
也左右皆執兵衛少帝者故滕公令其仆兵而各散去師古訓
頓未安

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 滕公以

少帝非劉氏不當立不以少帝為君故稱之曰足下謁者不知少帝已廢代王已立不以代王為君故亦稱曰足下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注設裁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憾之也師古注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上有豈不二字按孟注恨讀為很違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齷也漢書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文夏侯常連恨勝兩恨字皆當讀為違戾之很此孟注云嫌恨之也者言明示以不足滿於君所之意嫌有意與亞夫相違戾也

樊噲傳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愚按中酒之中當讀如字文

讀書錄卷三

三

選上林賦於是酒中樂酣郭注中半也此中酒之中亦當訓為半也師古音竹仲反解為不醉不醒失之矣凡竹仲反之中有兩義皆從射中之中引伸而得射有用之於禮射者則以中為合度有用之於克敵者則以中為殺傷從合度之義而引伸之則中訓為得也應也合也當也如封禪書與王不相中是中訓為得禮記律中太簇是中訓為應穆天子傳味中糜胃而滑是中訓為合司馬遷傳其聲中其實者是中訓為當凡此皆從射以中為合度而引伸之者也從殺傷之義而引伸之則如趙王彭祖傳云持詭辨以中人何武傳欲以吏事中商之類皆從射者以矢傷人而引伸之者也中酒之中亦從矢傷人之義而引

伸之謂酒力足以傷人之生伐人之性如受中傷於矢耳師古訓中酒為不醒不醉抑又非也

夏侯嬰傳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愚按重難也坐傷人則罹刑罰故高祖難之

高祖初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嬰自高祖初為沛公時即為太僕常奉車及至事孝惠呂后孝文終身皆為太僕奉車也故史記歷歷數之或曰以太僕奉車或曰復常奉車或曰因復奉車或曰以太僕從擊某或曰以太僕擊某終高祖之世凡十一見而於末總之曰嬰自上初起常為太僕竟高祖崩其後又四見合之凡十五見雖史公磊落自喜不厭其

讀書錄卷三

三

復然究嫌煩贅也漢書刪去八處僅七見可謂得體然獨於從攻定南陽之上著因奉車三字殊為不類又於號昭平侯之下著復為太僕四字亦為自亂其例嬰自始至終固無日不為太僕所有攻戰之功固無一不因奉車以從也

傅寬傳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韓信破齊之時曹參以左丞相屬焉寬之破歷下擊田解固隸屬信之麾下其殘博時雖專屬參猶不出信之麾下也蓋參是時若次將尚屬信耳

周昌傳 趙人方與公 秦漢閒尊稱人多曰公有以官名稱公者如曹參傳中之秦監公是也有以土人稱公者如高祖為

沛公膠西有蓋公是也有以縣令稱公者如曹參為成令曰戚公夏侯嬰為成令曰滕公王武為柘公是也此方與公亦以縣令而尊稱之耳孟說非也

任敖傳 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 史記周昌任敖申屠嘉皆附入張蒼列傳中通首以蒼為主而以昌敖等事緯之漢書既各為標目昌與敖各為立傳矣而乃以蒼事入敖傳中斯為不倫

申屠嘉傳 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迺請之為錯所賣師古訓先斬而後奏是以迺請之屬上為一句讀今按當斷為二句言悔不先斬而乃先請出於下策致為所賣也史記作乃

讀書錄卷三

西

先請之是分爲二句矣 贊 張蒼文好律歷 師古訓為名好律歷殊為不詞今按好者學字之誤史記本作文學律歷漢書偶有譌字師古不及糾正之耳

酈食其傳 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當云為里監門吏班固書誤倒寫然字於吏字上史記不誤

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 愚按或本是也此涉下殺義帝之負句而誤耳史記無負字

陸賈傳 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

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母久溷女為也 史記云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母久溷公為也國藩按他客謂親族僚友也數見不鮮二語賈與他客約之辭上文六語賈與其五子約之辭與五子約稱曰女與他客約稱曰公區以別矣孟堅改為數擊鮮母久溷女二語並此亦似與五子約之辭此孟堅未深究子長之文義而改之也又過他客不過再三過者賈常傳食於其子故無暇過他客也孟堅改為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似賈在他客處往來之時多而其諸子處反僅再過矣此又與子長之文意相戾也

讀書錄卷三

差

淮南厲王傳 而殺列侯以自為名 自為名者自以為報母仇以孝為名也 大王欲屬國為布衣 屬國云者以國屬之人而不復欲自有之也

衡山王傳 王日夜求壯士於周郎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東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閒而有之望如是 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者壯士等之所稱引也衡山王非敢以下而有之以上皆壯士等私相計畫之辭淮南已西云者言淮南王起兵西入長安則衡山王發兵定江淮閒據淮南王之地而有之

淮南朝發則衡山夕起庶不爲淮南王所并也所望不過如是而已

伍被傳 須士卒休乃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呂賞賜 軍罷二字若屬上句讀則無義可尋若屬下句讀則踰河之處不必適在軍罷時也此處當有二飲字文云穿井得水飲軍罷乃敢飲轉寫脫一飲字又誤置軍罷二字於上耳

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凡男子之死於一言者約有數等與人爭很一言之忿不顧而死者是死於忿也氣誼相許一言之約借軀以相酬報者是死於要約也要事同計異人同情

讀書錄卷三

美

因旁人一言之感觸遂以激發欲死者是死於激切也厲王遷死淮南賓客多以此感激安或安以一言而激發欲死耳師古二義解一言甚當而於王安未合也

天下勞苦有閒矣 有閒謂有隙可乘也如說是師古失之孟子曰連得閒矣文氣略同

王曰此可也雖然吾已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史記作吾以爲不至若此言不至如伍被之說如此其難耳漢書少一爲字義與史記同師古之解非也

周仁傳 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爲不潔清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在旁終無所言劉奉世曰袴非

小袴能藉則近潔矣此常袴溺瀝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 愚按劉說常袴不洗濯是也其說人惡遠之非也仁之衣弊衣溺袴言其不好修飾不事容悅也溺者甚之之詞猶曰不澣云耳以其慎密質樸是以得幸雖後宮祕戲亦得在旁取其謹愿之至不漏洩禁中褻語非取其垢汙而爲人所惡遠遂與宦者同視也劉說蓋爲張說所誤亦陋甚也

賈誼傳 弔屈原賦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自鳳縹縹其高逝兮至篇末皆責屈原不能引身遠遁自取尤辱其切責之乃所以深痛之也師古之說非是

讀書錄卷三

美

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奏疏以漢人爲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尤莫善於治安策故千古奏議推此篇爲絕唱可流涕者少一條可長太息者少一條漢書所載者殆尙非賈子全文賈生爲此疏時當在文帝七年僅三十歲耳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澈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蓋有天授非學所能幾耳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爲要後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其用字甚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人人慣用之字即人人所能解也即以稱名而論其稱淮南濟北如今日稱端華肅順也其稱匈奴如今日稱英吉利也其稱淮陰侯黥布彭越韓信張敖盧縮陳豨六七公猶

今日稱洪秀全李秀成石達開張洛刑苗沛霖奮匪回匪也其稱樊鄴絳灌猶今日稱江塔羅李也其稱郡國猶今日稱府廳也其稱傅相丞尉猶今日稱司道守令也又以用字而論其用厝字猶今日用置字也其用虞字猶今日用乎字也其用慮字猶今日用大致也其用執字猶今日用勢字也其用亡字猶今日用無字也其用宜字猶今日用但字也其用幾幸猶今日用冀倖也其用險字猶今日用踰字也其用縣字猶今日用懸字也由此等以類推則當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斷無不共論者然則居今日而講求奏章亦用今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可矣首尾衡決 衡決猶橫決也古人言直皆曰縱言橫皆曰衡於

讀書錄卷三

末

事之忤亂無條理者則橫字作去聲讀如曰橫逆曰洪水橫流是也此處若作橫決亦當讀為去聲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 此疏陳於文帝時便謂文帝死後廟號應稱太宗足見當時風俗近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 樹獨立也於京師之外又樹立宗室多國勢必相疑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 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之子與居皆謀反也 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 淮南謂上文親弟謀為東帝也 濟北謂上文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也

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 仄室之勢猶曰寸土半階之勢 席猶曰憑藉也

動一親戚 古人稱父子兄弟曰親戚

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 在讀如纔猶曰僅也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以數償之 諸侯之地前頗有削而入漢者猶今云入官也仍當移徙

界址歸入侯國境內待封其子孫時全數還之

一二指搗身慮亡聊 搗集韻類篇竝云牽制也一二指搗云

者謂偶然有所指或有所牽制也慮猶云大氏也謂脛與指大

齊平居不可屈伸偶然牽動則周身大氏皆痛甚亡聊矣

讀書錄卷三

末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 斥遠也候候伺也斥候猶今之放哨者也

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 漢之匈奴南北二千里東

西五千里而曰不過抵漢一大縣此賈生閱歷之淺也

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典屬國之官專主

外國事後蘇武嘗為之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 偏諸即牙條今之闌干

縷子之屬近之

縷以偏諸 偏諸即縷子縷謂縫於衣之領緣也

其慈子者利 慈子者利猶云溺愛貪利

遂利不耳 利不耳即利否耳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 以刑法與禮教層層比較勸漢帝宜學

周不宜學秦

故貴大臣定有其學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尙遷就而為之

諱也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者逮繫長

安獄故賈生以此譏之

夫將為我危 夫猶彼也左傳則夫致死焉亦謂彼致死也

故可託以不御之權 不御之權謂全授以權柄不復制御之

也

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 卒破

七國言誼策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其言果應也厲

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言誼策淮南四子為父報仇其言果應

也

袁盎傳 盎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盎曰君眾辱之 古稱尊長

多曰君自稱多曰臣此君眾辱之是稱其叔父曰君也王章傳

我君素剛是稱其父曰君也秦漢閒談說之際自稱曰臣者不

可枚舉

鼂錯傳 呂便為之 猶云以暇時為之也

詔策曰悉陳其志母有所隱愚臣竊曰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

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 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

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曰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云云又曰

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

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

也 按清光即才智也莫能望謂遠不能及也五帝才知過於

其臣則自親政事三王才知與臣相等則共謀政事五伯才知

不及其臣則以政事委任臣下鼂錯之意以當時盜則不衰邊

竟未安文帝之才知既不足以濟事而諸臣之才知反不能望

文帝之清光是臣下亦不足以備任使也則政事必有闕遺而

不舉者矣錯自度其才知過於文帝又遠過於在廷諸臣隱在

以五伯之佐自命欲帝之舉國而任已也故以對詔策中悉陳

其志母有所隱二語

神明不遺賢聖不廢謂神明之所照者無遺棄之事賢聖之所

通者無廢闕之端師古說非也賢謂過人之智聖謂通明之才

不必皆成德而後稱曰賢曰聖也

錯父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

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 固也云者言乃父所責固當師古

訓非也

汲黯傳 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 鹵獲得匈奴之財也

因與之亦賜從軍死者之家也

竇嬰傳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無如嬰賢 凡與

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酷吏傳周陽由以宗室任為郎謂其父趙兼為淮南王之舅與國為戚屬也本傳後文廷辨時史記曰俱外家宗室故廷辨之亦謂外家為宗室也

所賜金陳廡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 財猶曰少也王念孫解財察財幸財畱念等語其說甚詳

灌夫傳 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 與語言者即蚡為太尉時迎淮南王於霸上相對之語言也

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避席者一身去位離席而起立也膝席者半身已起立其半尚膝倚於席也

讀書錄卷三

韓安國傳 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

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呂支胡之常事其藝不相權也 胡射獵逐徙以用兵

為常漢久廢耕織以用兵為變以變而支常故輕重不鈞 江都易王傳 與其後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 下神猶

云降神迎之而使來臨也 廣川惠王傳 昭信謂去日前畫工畫望卿舍 畫望卿舍謂

作畫於望卿之室也 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 前云會諸姬謂去與昭信擊

二王令諸姬皆會而觀之也此云從諸姬謂去與昭信擊望卿

令諸姬皆從而觀之也

常山憲王傳 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 自言訟訴也下皆獄辭

李廣傳 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屯及出擊胡 將兵屯田胡來則出擊二者皆邊太守之事也

是時廣軍幾沒罷歸宋祁曰浙本及越本竝無罷字 罷歸二字當為句

廣從弟李蔡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集韻率計數之名凡言大率者猶云大

數也中率猶云中程中謂有一定之程課一定之科則也上文云中首虜率此云中率封侯皆謂其功合於漢家科程也

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

東道 書中所載仍令廣從食其出東道書若今之札飭 李陵傳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

車輻而持之 愚按徒徒步也棄車而徒斬其車輻持以為兵也

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 天命不遂下當更有二語云姑隱忍不死少畱

匈奴中下乃云後求道徑還歸詞意乃備漢書多簡字簡語往

往然也

期至遮虜部者相待 意以入塞之際當相聚少蘇計數得脫 歸生入者果幾人也

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 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 老將出塞不見令陵見沒也 陵之見沒由於兵少無救兵之 少由於使路博德別出西河遮他道而使陵以孤軍出塞故敗 沒也武帝至是深自悔以為向使待陵發出塞之時乃令博德 迎其軍而隨往則博德必同出塞無所施其姦計矣事機之所 以失由於當陵未發出塞之先預詔博德迎陵軍致令博德上

讀書錄卷三

書

書稽行反疑陵不欲出故迫陵以孤軍出塞也陵之以無救而 敗由於博德姦詐上書致武帝疑陵而逼令分軍各出博德之 所以能行其姦詐由於武帝預詔先示以疑陵之隙此武帝所 以悔也孟說失之

董仲舒傳 仲舒為博士時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 久者為之師其次久者從而受業次久者為師新來者又從 而受業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武帝之問以為作樂即可致治何以後世樂器雖在而治不 可復仲舒之意以為欲作樂必先興教化欲興教化必先疆勉

行道能行道則治可復教化可興而樂可作皆自人力主之非

天命之所能主也 武帝之問以為何修何飭而後可致諸祥 仲舒之對以為修飭德教則姦邪自止而諸祥可致若修飭刑 法則姦邪愈生而諸祥不可致矣中言正心正朝廷數語是修 飭之本末言仁義禮智信是修飭之目致諸祥必由於止姦邪 任刑罰則姦邪不止任教化則姦邪止於問中何修何飭而致 諸祥最相鍼對 武帝之問本以力本任賢對舉以親耕籍田 為已能力本矣勸孝弟崇有德為已能任賢矣而以功效不獲 為疑仲舒之對則略力本而專重任賢一邊以為賢才不出由 於素不養士下以興太學為養士之要大臣歲貢二人為選賢 之要

讀書錄卷三

書

司馬相如傳 子虛賦觸穹石至衍溢陂池一節 子虛賦言 水始終不外有力自然兩義如穹石四句言水之盛怒有力渾 弗五句極言其有力穹隆四句言其自然批巖二句言其有力 臨坻二句言其自然沈沈二句言其有力滴滴二句言其自然 馳波十句皆言其自然脈絡極分明也 泝漑瀨沛隆盛沸為 韻懷歸回池為韻而一韻之中上有數句又各私自為韻如汗 折洌私自為韻整浥私自為韻也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此敘南有平原廣澤似最宜畋獵之地 而下文敘獵但在東西北三處而不及南之廣澤蓋虛實互相

備也

雙積至谿谷三句紛紛至垂髻三句皆下二句用韻

舞干戚 干戚疑當作干羽此處當用韻不似四句乃韻者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

迫隘兮揭輕舉而遠游 前六句總以輕舉遠游四字為一賦

之指

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一止 以上游行至是始止息也

壹止云者如鳥之飛歛然而止也

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大山建顯號施

尊名 可考於今謂奇絕之功迹至今猶可考見者言自古莫

盛於成周然周亦未有奇絕功迹猶且封禪也豈有漢之功迹

奇絕如此尚吝於封禪哉

於是大司馬進曰 大司馬之位號武帝特置以寵衛霍者

亦各竝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濟猶度也越也竝時而榮猶

當時則榮越世則屈絕無稱也

以浸黎民 浸言澤潤也

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 猶兼若猶復之謂也

既舉其事猶復著之藝文以垂後世也

不已戲乎 猶云不太輕視相如乎

張騫傳 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 以下皆言漢使至西域往

來不絕事皆史記大宛列傳內之文此錄入張騫傳不可解又

末段亦大宛傳之文明所以伐宛之由茲入騫傳失之未又忽

入騫孫猛云云亦未當也

李廣利傳 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 史記作

以空其城徐廣曰言空者令城內渴乏此言遣水工備至宛時

徙水道之用下文決其水源移之乃其事也

司馬遷傳 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 蘇林曰而猶如也謂

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

燕刺王旦傳 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 老虜曹謂上官桀輩

也且怨桀等謀事不滅自取族滅也

廣陵厲王胥傳 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 下我云者神降而

見於我前也

歌曰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詔命 二卿

謂廷尉大鴻臚也亭驛謂駐於驛館也此以千里馬喻二卿也

國藩按此語極狀其急言命在須臾不能少待之意不必指

二卿也

昌邑哀王傳 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

昌邑帳在是關外馳道北 且至將至也是關遂遙望東闕而

指稱之辭下文曰到者至闕也

嚴助傳 大為發興遣兩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

淮南王安收養文士著淮南子亦猶呂不韋好客養士著呂覽

一書也此篇益亦八公輩所為陳義甚高摛辭居要無淮南子

允蔓之弊班史載入助傳中與主父偃徐樂嚴安賈捐之諸篇

并列以見務廣窮兵之害均為有國者所當深鑒後世如蘇子

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亦可與此數篇方軌并駕

天下攝然 攝者收斂之意攝然猶安然也

輿驕而險領 領即嶺字自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東皆共此

嶺古嶺內為中國嶺外為百越今之嶺內為湖南江西浙西三

省嶺外則黔廣閩浙五省

讀書錄卷三

美

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暴露謂骨霑漬謂血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 今湖南之郴州河江西之贛州河皆領

水也此領水當指建昌河廣信河言之故下文言至餘干界中

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不能即不耐也猶今言不服水

土

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來同徠內同納謂招徠收納之也

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山東之難謂秦二世時陳涉等作難皆

在太行山以東也

如使越人蒙死徼倖 蒙死猶冒死也徼倖越人自知不能勝

中國而徼求幸勝也

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 聞之屬上句

讀言既聞之矣

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 言

王所居既遠而漢廷之事又薄遽不及與王往反熟計以抵和

同也

輒遣使者罷屯母後農時 後農時謂以兵事稽之而失農時

也急罷屯則不稽矣

賈捐之傳 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

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

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崖內屬為郡久矣今背

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

捐之對曰 賈君房在宮世有文名故楊與曰君房下筆語言

妙天下昔亡弟愍烈公溫甫好語言妙天下五字尤好讀罷珠

崖對大抵西漢之文氣味深厚音調鏗鏘迥非後世可及固由

其措辭之高胎息之古亦由其義理正大有不可磨滅之質餘

也如此篇及路溫舒尚德緩刑書非獨文辭超前絕後即說理

亦與六經同風已

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本一年供役一次因天下民多

故三年僅供一役也事即役也

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 古文中

讀書錄卷三

美

五字句極少此連用四句聲調悲壯可歌可泣 亭鄣邊塞屯
宿之所猶今城上之更柵也

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 珠厓隔海即今之瓊州也故曰擠
之大海之中

興曰縣官嘗言興瘼辭大夫我易助也 我易助云者謂天子
既許我愈辭大夫是天子已器我矣若更得旁人一言之薦則
天子必從故易助也

楊傲傳 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糞數者也 言鼠已不見於
穴矣而又銜糞數則愈以自妨終不為世所容耳

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母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 謂富平
既不肯為我廢前語則當直言證實我必得族罪矣但此次我

讀書錄卷三

早

戒飭富平之語母得再泄令太僕聞之更與前事參伍相亂彌
增罪狀也母泄憚語云者謂此次戒飭富平勿證實之語非謂
前番奔車抵殿門昭帝崩之語也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 車千秋傳始元六年詔郡國舉
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鹽鈇之議興焉傳未明鹽鈇之議
云何故於贊申明之

成同類長同行 同類者則順成之同行者則比長之長猶長
君之惡之長

楊王孫傳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 終生猶曰畢生曰一生曰

終身也

讀書錄卷三

四

求闕齋讀書錄卷三終

求闕齋讀書錄卷四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史下

漢書

霍光傳 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眾樂
泰壹宗廟樂人祀泰壹神之樂人及祭宗廟之樂人也召樂
人而內之由輦道而同遊牟首之地以鼓吹歌舞悉奏眾樂也
牟首孟康說是也

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 於冢上開莫府典治葬事也

金安上傳 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 綠車

讀書錄卷四

皇孫之車也待幸常設以待臨幸不俟倉卒再駕也待幸之車
非一有天子之乘輿有太子之車有皇孫之綠車此以待幸之
綠車載送金涉欲其速至且示榮寵也

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
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竝聽 白令竝聽云者莽白於
太后令公卿朝臣竝聽鳳說也

趙充國傳 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能獨
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
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
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

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
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

王曰恐怒宜作怨怒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國藩按
恐怒者且恐且怒也信者投誠之謂嚮者向慕歸義之謂諸降
羌本欲歸順於漢今漢使不分善惡一切皆斬之降羌且恐且
怒靡所適從故曰亡所信嚮也安國此次使視諸羌本重在分
別善惡無令其混合為一乃安國不分善惡不分降者與逆者
一概斬之此所以激諸羌背畔也充國之心總不欲其混合為
一惟在擇罕开誅先零堅持此議始終不改故深以安國此行
不分善惡多殺激變為咎下文充國歎曰丞相復白遣安國竟

讀書錄卷四

二

沮敗羌即歸咎於此役也又太开小开曰得亡效五年時不分
別人而并擊我亦即指此役之不分別善惡也

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 罕一種也开一種也
劫略者他小羌種之為先零所劫略而俱畔者也

此殆空言非至計也 非至計與東方朔傳非至數也之至同
有通谷水草 通谷謂窮山深谷中往往有徑路與匈奴相通
也

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 欲以歲數而勝云者謂
決勝之期欲以歲計不特以月計也故下充國復奏曰恐國家
之憂繇十年數謂且以十年計尚不止於歲數而已

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 快太守之名也

將軍其引兵便道西竝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竝來

雖不相及云者謂武賢快等軍從北而南充國兵從東而西

兩路兵雖不能同時相會聚但使虜聞聲震懼亦自佳也

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以下數句

解說難明蓋前安國復使視諸羌時天子曾有賜書告罕許以

不誅罕故充國使雕庫還告开亦許以不誅是推廣天子告罕

之意也故曰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 戊申至甲寅凡

七日長安至金城往返三千餘里

讀書錄卷四

三

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

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 卬意以兵

出而果有破軍殺將傾國家之禍則將軍固宜守不出兵之議

所爭者大所全者多猶之可也今則為利為病所差無幾又何

足爭

竟沮敗羌 諸羌本有意投誠因安國不分善惡而汎殺之諸

羌遂以亡所信嚮而背畔故曰沮敗

倅馬什二就草 就草猶今之出青今官馬以四月出察哈爾

擇水草處牧放謂之出青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王曰今大司農今當作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令國藩按屯

田自有穀不必更令大司農轉穀矣今字未誤也蓋謂目今已

經轉至之穀不復煩大司農轉矣謹上田處及器用簿謂所田

之地及應製之器用分爲二簿呈上也

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亡

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

卽元康五年未改神爵以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

所信嚮卽是 國藩按元康五年改元神爵羌人不深悉故至

今尙以五年呼之也安國不分別善惡召誅先零而汎殺罕开

故大开有此言

讀書錄卷四

四

畔還者不絕 謂罕开莫須各種背畔先零而來歸於漢者往

往不絕也

燒火幸通執及并力 并力疑當爲力并言營壘相次燒火相

通則聲執聯絡矣故曰執及執既聯絡則眾力合併也

不足以故出兵 王曰故上宜有疑字漢紀正作不足以疑故

出兵國藩按此言大小开雖有得亡效五年之疑詞然有臨眾

往宣明諭終當亡他心不必因此小故而出兵也不著疑字亦

可

陳湯傳 而康居副王抱闕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

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 漢軍從北道入赤

谷卽西行不由赤谷之東路故經過時不與康居副王之兵相遇迨漢兵既西去而康居副王之兵亦還恰尾漢兵之後故得相及也

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騎兵卽百餘騎往來馳城下者也步兵卽夾門魚鱗陳者也騎步兵皆入則城外無郵支兵矣故漢兵遂薄城下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 中人郵支兵也乘城而呼者欲助軍威亦以見其譁然不整也康居兵與之相應和者所以戲之明

讀書錄卷四

五

其助漢也 夜過半木城穿與上文夜數百騎欲出同爲一夜也平明火起卽上文云發薪燒木城者也

殺會宗傳 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以無喻劉放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以相喻也 國藩

按谷永之意以爲邊事雖子之所長而朋友相戒則以母求奇功爲善

終更卽還 謂三年之期得代卽速歸也

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 言豫告昆彌若漏洩使番邸得以逃匿則昆彌有負漢之罪若昆彌飲食漢兵助誅番邸則昆彌又傷骨肉之恩是

使昆彌進退爲難也故不先告

于定國傳 後貢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駁義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 議可者天子可其議也丞相與御史大夫駁議不合天子可丞相議而不從御史大夫也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 王曰連宋祁說作遠是國藩按作遠而下無方字亦爲不詞

韋賢傳 諫詩云致冰匪霜致隊靡媢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謂致冰豈不由於霜致隊豈不由於媢我王在昔應亦閱歷既多知之熟矣

黃髮不近 言黃髮之人今豈不近在目前乎蓋孟隱以自謂也

讀書錄卷四

六

懼穢此征 恐玷汗王朝將於此而遂行也

在鄒詩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云云所以輕去鄉里而絕祖考者將以寤楚王而反朝也至於夢中與王違戾於是決王之終不悟旣不能諫正君王又忍於輕絕祖禰二者並傷所以涕泣也

韋玄成傳 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 感風憲王欲其仍安宗藩之分不得覬覦儲貳也故以禮讓之臣輔之

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 京

師七帝竝太上皇悼皇考凡九廟合郡國之百六十七所故為百七十六也

魏相傳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 獨恨者相私自揣懼非必對人為此語也

丙吉傳 豈宜褻顯先使入侍 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錢大昕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為不可為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王念孫曰豈猶其也言有美材如此其宜褻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竝與其同義國藩按說文豈一曰欲也登也段氏以為當作欲登也欲登者欲引而

讀書錄卷四

七

上也凡言豈者皆庶幾之詞言幾至於此也故曰欲登愚竊以為豈字古義段氏之說近之今京師俚語謂事之相去甚近者則曰穀得上其相去遠者則曰穀不上豈字詞意蓋在穀得上穀不上之間未定之詞也亦重難之詞也明知其近於此矣然審重而未敢深信則曰豈周漢人文字曰豈者往往然也曾子問周公曰豈不可豈不可云者明知其不可而姑為審重之詞也此丙吉曰豈宜褻顯先使入侍豈宜褻顯云者明知其宜褻顯而姑為審重之詞使大將軍裁決之也如大將軍果以為可則先使入侍尚不遽即尊位此外古人文字稱豈皆有重難未定之意後人文字稱豈則有相反之意若今俚語之難道是於

古人詞氣不盡合矣

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 犇命犇走之極急也發犇命若今言發急足警備言邊塞有警告戒嚴也事猶狀也此馭吏習知其狀也犇命與亡命字詞意略同亡命謂逃亡極急今俚語謂犇走之極急者或曰不要命亦其類也不必作命令解矣左傳一歲七奔命亦奔走救應之義

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 公車因公事而馳至京師者謂之公車其所戾止之地亦謂之公車漢制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此邊告警備亦上事之屬也

讀書錄卷四

八

京房傳 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 毋以還臣為難而以逆天意為易難謂遲疑不決易謂不足畏也

趙廣漢傳 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尉薦猶尉藉也尉者以火尉繒從上按下也薦草之深厚者可以為席從下藉上也皆體貼人心曲意安撫之詞如消說近之師古以薦為薦達非也韓延壽傳云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胡建傳云尉薦士卒得其歡心皆無薦達之義

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 質蘇回也兩卿劫回之一人也

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立庭中賊在堂內

丞印堂戶曉賊故賊即開戶下堂就庭中向廣漢叩頭也

不詣屯所乏軍與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 乏軍與謂以乏軍

與之律罪之也訟罪訟理其子之罪告廣漢告禹之劫賢乃廣

漢風使之也

又坐殺賊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與數罪 賊

殺不辜謂殺榮畜也斥除騎士謂劾蘇賢也廣漢於摧辱魏相

之外又坐此數罪

韓延壽傳 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

百姓遵延壽之教市中夙賣偶車馬等物者至是無人購買

故棄之也

漢書錄卷四

九

人救不殊

殊死也不必身首絕而後為殊

張敞傳 盜賊竝起至攻官寺 寺者法地也宮禁之內謂之

省寺百姓治事之署謂之官寺自浮屠入中國凡藏置佛經之

地亦謂之寺蓋竊取法地之意而名之

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有足大者與有足多者有足稱者

詞意相類

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

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 立春以後則不復行刑舜意既以

敞為五日京兆不足復案事又以冬月僅餘數日終不能復置

已於死舜懷此二端故了不復畏敞也敞竟置之死臨刑之際

故為二語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意以汝

料我五日京兆不復能案事今竟能案事否汝料我冬月將盡

不復能行刑今竟能延命否蓋作詰問之詞以鑄誚之也師古

之解未當

王尊傳 少孤歸諸父 歸猶投也若歸誠歸命歸義歸罪之

歸

問詔書行事 行事猶故事謂已往之事若今言成案也詳見

王氏念孫解陳湯傳

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 宋元人詩詞往往用斷

送字今世俚語有葬送字此云適足以葬謂彼之多錢適足以

漢書錄卷四

十

斷送其身命乎

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慢嫺上威信日廢

暴虐不改謂當春而繫者干人也外為大言謂尊自奏強不陵

弱四語是大言誇謾也倨嫺嫺上謂對放之詞也威信日廢謂

許仲家殺人吏不敢捕也

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 是時王氏用事尊為

王鳳所薦罪尊過重則鳳之坐罪亦不得輕冀朝廷投鼠忌器

所以深救尊也

孫寶傳 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

即度穉季而譴他事眾口謹謹終身自墮 度越也若一無所

問吏民亦不敢謗毀若有所問則當先其大者後其小者必自
穉季始也儻越穉季而問他事則吏民謗毀眾口謹謹終身剛
直之聲以此一事而墮壞矣

何竝傳 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 建鼓謂高懸之
鼓也莊子若負建鼓而求亡子是也

蕭望之傳 令天下共給其費 共讀曰供上文既有天下字
則此共字不應又訓作同共也

馮野王傳 收捕竝不首吏 首之云者猶誠心投向之謂曰
首塗謂誠心投向將趨前途也曰首公謂誠心投向治公家之
事也曰首罪謂誠心投向自歸於司敗也此曰首吏謂誠心投

讀書錄卷四

向從吏收治也

東平思王傳 治石象瓠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劉攽曰立石
屬上句 國藩按謂象瓠山之立石也并祠云者謂瓠山所有
之石與宮中所治之石二者并祠祀也

匡衡傳 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 三代以下陳奏
君上之文當以此篇及諸葛公出師表為冠淵懿篤厚直與六

經同風如情欲之感無閒於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等句
朱子取以入詩經集傳蓋其立言為有本矣

王商傳 商部屬按問 部屬謂行部所屬
宜以為後 猶云且徐觀後效也

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
日蝕咎下朝者 朝者即近臣匡願對近臣面陳故令近臣受
其所陳對之辭也

史丹傳 臣竊戒屬母涕泣 屬者謂進見之頃也
薛宣傳 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中丞相史
謂堪為丞相史也禮曰用器不中度幅廣狹不中量木不中伐

禽獸魚鼈不中殺中義皆同此中猶合也
責義不量力 謂責人以義而不量其力之不逮
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 簡策記也猶今考功稽勳兩司記歷
官功過也

讀書錄卷四

不相較丞化 敕戒也丞輔翊也謂宣父子不能相戒輔翊聖
化

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
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瘡
人之罪鈞惡不直也 鬪則曲直均賊則曲專在傷人者故同

一傷人也鬪則為城旦賊則加罪一等無以詆欺成罪謂罪不
至此而以詆欺強入人罪瘡亦痕也見痕與痕人之罪同論起
事之曲直也先引律次引詔書次引傳後斷本案應此三者

朱博傳 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 自言謂自訟理若今赴訴
呈狀也外戚傳有王翁須自言

呈狀也外戚傳有王翁須自言

呈狀也外戚傳有王翁須自言

杖拭用禁能自效不 杖拭猶瀕被謂棄瑕錄用也今人亦多用照拂字

翟方進傳 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 察吏有

不法應科條者輒即舉發無所依違徇隱也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

劾自道行事猶今自行檢舉也以贖論謂已所自劾之事其罪

合贖猶今之公罪准抵銷也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謂即在

甘泉宮定決也尚書猶今之內閣票擬也

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 謂此等小事疾

遲無定多有忘去滯留月餘不決遺也今此自劾之事尚書難

讀書錄卷四

三

當即日持來決遣然尚書或偶忘之今日不決亦未可知言此

以見己所犯過失甚微薄也

豫自設不坐之比 謂慶自言以贖論也

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 謂慶言忽忘之留月餘意謂

小事遲疾無定也

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虧損聖德之聰明云者

謂贖不贖當斷於聖心不應豫自擬於不坐也奉詔不謹云者

謂應奏之事而忘之月餘也此二條皆不敬

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 不道賊謂浩商也

欲必勝立威 必勝者謂慶劾方進方進亦劾慶以求勝勳劾

宣方進助宣劾勳以求勝

呂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 二者皆死罪義以深文誅立不必

實有其事也

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 埋猶死也謂死於國事埋於功名

也

谷永傳 二而同月 謂黑龍與日食同九月星隕與日食同

二月也

何武傳 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

死 謂服罪者則減除其罪狀僅令免官不服者則盡法處治

之也

讀書錄卷四

四

有所舉以屬郡 謂囚徒中審擬不當有所舉發仍令太守更

自平反也

王嘉傳 做收殺之其家自寃 自寃謂自以為寃抑而更訟

理之猶朱博傳中之自言也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 民吏猶云民牧良民吏謂民吏之良

者

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 暴平其事云者謂暴露其事而使

在廷諸臣共平決之也廷臣既多故必有言當封者嘉意不重

為天下分咎重在宜暴露其事蓋賢本無章奏可暴露也

揚雄傳 反離騷辭曰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虜皇波 淑

善也雄自謂襲先人之善慶故云周楚豐烈離歷也謂已遨遊於濬江之邊周歷此大波因投支於下游而弔屈原也

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 階水中邱蓬階謂枉階之生蓬茅者鳳皇宜翔於千

每名山今不幸而翔於蓬階則曾不得與駕鵝爭捷驊騮宜騁於天衢今不幸而騁於曲躡則且與驢騾齊足矣解鳳皇二句應晉說竝誤

固不如篋而幽之離房 篋大徐以為篋積如辨蓋有分劈之義謂不如分散眾香而幽之使不揚也

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本欲留日反縱日使速

逝雖鸞皇亦追之不及而飛廉雲師無論已不屬謂追不及也甘泉賦迺搜迷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 徒冠倫魁云者謂同

為皋伊之徒而更選其冠同為皋伊之倫而更選其魁也 儒林傳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 謂太常所擇

之弟子若干人與郡國所察令其計偕之受業者若干人皆勿歲輒課也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俟不次遷擢又不僅以為郎中也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罷之 謂罷黜不復得為博士弟子也詔書本命子博士弟子故宏奏自諸能稱者以上皆遵詔書置弟子

及如弟子者兩等人之事自臣謹案詔書以下則又因詔書所言而推廣之也

比二百石以上及更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為大鴻臚也

比二百石以上及更真百石者此兩項人之通一藝者其遷擢同也 右內史後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後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後更名右扶風師古誤也

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吏皆各二人 比百石以下亦宜有通一藝以上句文簡省也皆各二人謂內史之卒史大行之卒

史郡太守之卒史皆各二人也

循吏傳 簿書正曰廉稱 簿書正當是馮翊之屬官其職主簿書者也漢制廷尉之屬官有正南北軍之屬官有正則三輔之屬官或亦有亦有正也霸所補卒史無專掌故以署簿書正之職也

米鹽靡密 靡密謂纖靡而周密也史記天官書云米鹽凌雜謂雜亂無敘次也此用其語而謂其有條理

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 言既不得去而陽狂又恐為人知徒然身死為世戮辱也

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籩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 榆籩葱韭足供一口彘雞足供一家

籩葱韭足供一口彘雞足供一家

酷吏傳 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 舉邊猶云舉家舉室盡邊之人皆爲引去也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 加緩猶孟子加少加多之謂言早歲酷急晚節寬緩遂得其平名爲平者當世號爲公平也

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 謂其治較禹更嚴峻也

少溫籍縣無通事 溫籍讀曰醞籍通事謂廢失不治之事

重足一迹 謂前足所履之迹後足復踐之蹈踏恐懼之至也縱至掩定囊獄中重罪二百餘人 掩謂出其不意而突入掩之也

讀書錄卷四

七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 受告緡云者民有告人不出緡者楊可受其辭也部吏部勒胥吏捕爲楊可所使之役也

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 名曹謂諸曹掾史之名手自疏記寶物謂諸官物由曹史經理者若鹽鐵之類寶物史記作寶物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謂今此三千萬即使縣官出此錢給與之亦何不可之有

通往就獄 光欲延年歸誠投已卻爲道地惡延年之飾詞拒已故使之就獄也

於是覆劾延年闕內罪人 闕內謂失闕而內入之也王嘉傳云坐戶殿門失闕免

以結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 怨望謂徵爲左馮翊不果而憾一也坐察吏不實貶秩而笑二也非謗謂謂黃霸一也譏壽昌二也義所上十事不出此等矣

賞親閱見十置一 十置一謂十人之中才一人脫免置不問也

賞所置皆其魁宿 所置卽上文所謂十置一者也魁宿謂渠魁宿姦也魁宿貫之善家子之失足脅從者亦貫之故曰皆貫甘者姦惡 甘者云者猶云欲得而甘心也

讀書錄卷四

六

游俠傳 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 揚子雲作文無一不摹仿前哲傳稱其仿論語而作法言仿易而作玄仿凡將急就而作訓纂仿虞箴而作州箴仿相如而作賦仿東方朔而作解嘲姚惜抱氏又謂其諫不受單于朝仿諫伐韓長楊賦仿難蜀父老是皆然矣余獨好其酒箴無所依傍蘇子瞻亦好之當取爲子雲諸文之冠

佞幸傳董賢 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 孫寵息夫躬誣東平王本爲作姦而賢扶翼之三人同封侯故云翼姦獲封也

匈奴傳 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故塞在河南蒙恬前收河南地以河爲塞凡河套以內皆秦適戍

所居之地也至是適戍復去故匈奴得南度入河套內仍以故塞為界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 左右單于之隨侍者也疏記說教之分條記事也計計簿也人眾畜牧以計簿識其數目也

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 以溫厚之衣齋送行者以肥美之品飲食行者詰漢俗未嘗不貴壯而賤老也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 巫者往往託神言以惑人故託為先單于之言欲殺貳師以祠社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 謂誅虎牙將軍田順祁連將軍田

廣明也

讀書錄卷四

固已犁其庭

犁讀曰勞勞剝也劃也犁庭猶云剗刃匈奴之庭也

三垂比之懸矣 三垂謂東西南三邊比之北狄相去懸絕

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 將至者挾以俱至也

西南夷傳 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 謂以蜀之故徼為關閉而塞之不復通五尺之道也

今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 多絕謂往往隔絕如湘灘之間當時無李渤之斗門即隔絕也

誠曰漢之強巴蜀之饒 漢強則夜郎畏威巴蜀饒則夜郎貪

利

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 不下謂八校尉擊且蘭而不能下也適有郭昌衛廣之兵因並擊且蘭

滇王始首善 首善猶云嚮善言滇至是始內嚮也師古失之南粵傳 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 不反謂漢留之而不遣也

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 明王長男者言嬰齊之嫡子也粵妻子者言其母家在本國異於中國摎氏女也術陽侯其封邑建德其名 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 故字疑行文

讀書錄卷四

閩粵傳 因立餘善為東粵王 東粵已舉國徙江淮之間其地空虛故復立餘善為東粵王

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 繇王居股當是繇王丑之後傳中漏未敘明居股後封為萬戶侯則是粵閩亦比於內諸

侯兩粵皆墟矣傳中亦漏未敘明 朝鮮傳 朝鮮王滿燕人 滿姓衛朝鮮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準始稱王衛滿擊破準而自王也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 不能與猶易與耳之與

西域傳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南山中隔大沙漠度漠又數千里始抵漢南山疑不屬也

漢度漠又數千里始抵漢南山疑不屬也

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 南山即今云哈

朗歸山尼葬依山

百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 北山今云

騰格里山即天山也

都護治烏壘城 烏壘城在今哈喇沙爾之西地名策特爾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 今喀喇沙爾之正南不過四五百里即

大戈壁矣漢精絕國在烏壘之正南二千七百餘里意漢時固

無戈壁抑度戈壁而南在今青海之西北與

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

解憂同母弟之子名相夫者姪從姑也

讀書錄卷四

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 健強盛也亦猶上

文云大昆彌弱師古注曰弱幼小也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 和翁歸靡時爲句則甚不詞和當爲

如字之誤也

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 合於討賊云者謂合於春秋討賊之

義胡侯能爲其君報仇故褒之大祿等不能護衛其君故貶之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 言破車師城因敵

之糧其食本至多然苦於道遠士卒自載者無多歸塗未竟而

糧已竭

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

縛馬書即軍候弘所上之書也

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

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 引牛羊詛軍馬裘巫祝二事

以明縛馬亦不過以詛軍而已上文或云句馬或云不祥或云

見彊皆非也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

募人送使以還匈奴若所募之人不辱命則歸來宜受封侯之

賞漢與匈奴本積忿怨是以封侯之賞報忿也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補邊狀者繕

修邊備之狀也有能進畜馬之方略及補邊之狀者郡國上其

讀書錄卷四

名於京師

外戚傳 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所爲 爲所爲

者謂彼殺吾母吾亦殺彼也

還幄坐而步 還讀若旋

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 貞長兒妻名師遂從者二

人名也

其母將行卜相 謂將其女同行而出卜相也

上宿供張白虎殿 宿供張者先期供張也

柰何令長信得聞之 猶云安得令太后聞之也後吾郎遵諸

意亦同

許氏竟當復立邪 成帝前后本姓許後被廢今許美人生子恐又立為后故曰許氏復立

是家輕族人 是家私語指斥官家之詞輕族人者言動輒族滅人家武有子恐被族滅故不敢斥言也

元后傳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自本當是莽別有一篇書自敘其本系也如司馬遷傳揚雄傳馮奉世傳傳首皆有系亦皆諸人自為敘述之詞

土山漸臺西白虎 西白虎云者天子之白虎殿在東今曲陽侯之土山漸臺其制儼與白虎殿等是西又有一白虎也

王莽傳 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一日振張起也

振前說是修整車騎自往勞遺以明敬禮其師也

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 一劾董宏一徹坐故曰重怨恚

上應古制下準行事 行事謂已行之事言故事也古制謂周公行事謂霍光也陳湯傳薛宣傳皆有行事字解說創於劉敞

而王念孫暘之 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 謂謁對之時間其舊日曾歷何

官有何政績今新履何職宜以何為治雜問以知其稱否也 克身自約糴食遠給 糴食者家無儲粟買之於外亦印市之

一端也

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 比近也謂近時成哀平之世皆為三公也成哀大喪皆預其事故曰送大行

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 在讀若才謂公孫戎之位始得充郎選耳

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已聞不能得什伍當被無益之辜 太后聖

詔中有德意莽代為傳宣不能盡達其德意僅能得其什一羣賢籌畫中有忠悃莽代為上聞不能盡寫其忠悃僅能得其什

五也師古失之無益之辜言無益於國當蒙其罪 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傳籍 凡出入安

漢公之府第者皆著於籍不在籍者不得擅出入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南山東自商顏西至蟠冢橫亘千餘里杜陵在山北子方也漢中在山南午方也於山腰

通一徑故曰直絕 今攝皇帝背依踐阼 背依即負辰也

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 前漢時諸劉皆復世世無有所與今王氏受命諸劉仍復其身勿解者不解除

其復籍也但終其身而已其子則不復 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炭以熾火鼓鑄故禁不得挾

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

讀書錄卷四

書

門 四關之職主皆各在策命中故此立言司命中城一將軍
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 繞雷疑亦地名也四將軍之所
守皆在關中如曰繞雷曰羊頭曰肴澠曰汧隴皆去長安甚近
其所當者則甚遠如曰荆楚曰燕趙曰鄭衛曰戎狄皆使之扼
險以禦外

劉氏當復趣空宮 趣空宮云者令王莽急走出空其所居之
宮已得入居也

漢氏高皇帝比箸戒云罷吏卒爲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
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 比
近也箸戒者王莽以漢高之事箸於戒令也罷吏卒爲賓食六

讀書錄卷四

五

字即戒令之辭誠欲二句建推闡戒令意其宗廟三句又建以
以已意奏請者也師古以爲高祖頻戒失之

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 成帝葬姑元
后之子故曰異姓兄弟

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 正猶云正令字亦作政

今猥被以大罪 猥猶云乃也師古訓多未是

誅貉之部先縱焉 誅貉之部猶云誅貉之師縱謂縱師也

太官齋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 內者官名也如宦者謁者之

屬與太官爲對文

莽即真尤備大臣 備大臣謂設禁防而備之

敕曰非但保國將闔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
尤甚 非但保二句莽之敕詞諸公皆輕賤句班史之詞言莽
屈抑大臣輕賤諸公而哀章尤其所賤也

卽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 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國
藩按率者計數之名趙充國傳有中率字今算學家亦以定數
爲率以十計數十害一則減膳一分十害二則減膳二分率上
不必增計字也

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
前七部 劉奉世曰七部當爲七郡王念孫曰當爲十郡國藩
按當云中部左部洎前十郡

讀書錄卷四

五

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 謂太官膳備則官吏之祿亦備膳

損則官吏之祿亦損也

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 國藩按師古或五或

十之下當云或三或兩或三十

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劉

攷曰以給當屬上句國藩按此疑有錯簡當云倉無見穀以給

傳取辦於民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

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

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 臨或見葬於王路堂則設帷帳於西

廂及更衣室臨或來侍皇后之疾則舍於西廂及更衣室臨之

妃妾則在東永巷

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

劉攽曰建章與宮名同疑當是字誤 國藩按建章承光包陽

臺儲元五宮名也平樂當路陽祿三館名也

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 對猶對簿對狀之對詰對猶詰責

也上官歸咎於郡縣而詰責之郡縣竭力以事上官思所以應

答而塞責也 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賊 迫急也措謂料理收拾之也

敘傳 班彪幽通賦云恐罔蝮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師古

訓引莊子云景曰吾有待而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 按吾有

待而然者景為形所使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形為氣所使

也皆有所因賦引此言人之禍福皆有所由來也

羸取威於百儀兮 王念孫曰威德也言伯益有儀百物之德

而羸氏以興國藩按王說非也取威定伯出左傳僖公二十七

年言秦所以伯由於益有儀百物之功

既仁得其信然兮叩天路而同軌 求仁得仁既可以人力信

其不差矣而天道亦巧與相助若合符節故曰同軌

媯巢姜於孺筮兮 詩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言姜有國而為媯

所奪故曰巢 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不忒 履之咎雖移於盈然履

之理究不忒也

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輜德而無累 孔約謂孔氏之誠約也上

文有欲不居有惡不避即孔門之訓師古訓孔為甚失之

侯草木之區別兮至李虎發而石開 有其實必有其榮有其

感必有其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為其事而無功者未嘗

親也孔之契韶漢之衰孔養李之精誠通神皆一貫之義

德薄位尊非非惟殃 按非福祚字段氏玉裁以為古無祚字

即用祚字耳言數人之處尊位非所以福之適所以殃之也

如台不匡禮法是謂 言國家無以匡正之將禮法之謂何

後漢書 鄧彤傳 謀夫景同 景同猶云景從景附

景丹傳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

賈復等從擊破五校於蕘陽降其眾五萬人 以遷固文法推

之六司馬吳漢五字均應有不得但云吳漢也

劉隆傳 趣吏不肯服 趣下當有對字

吏乃實首服 實字當在首服二字下

竇融傳 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注守猶求也

守無訓求者日往守謂常至萌處也辭讓鉅鹿屢次辭之圖

出河西亦屢次圖之也 謂留子何 留子謂伯春留於漢也

帝將自西征之 將自當作自將

竇固傳 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 固在極西一

路去天山僅千餘里故有功

趙憲傳 更始笑曰爾栗憤豈能負重致遠乎 下文更始大

悅謂憲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按爾栗憤曰家駒俱不似更始

口中語為其失之過文也司馬遷之文古人稱其能質正謂此

等不妄著浮詞耳

桓譚傳 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隻偶猶奇偶也猶隻雙也

郵暉傳 暉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

能為賊 引責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也注引孟子

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云云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

云失之

孔奮傳 徒益苦辛耳 劉攽以為益當在徒字上按益字在

下為叶劉說非也

鄭宏傳 四遷建初為尙書令 建初下當更有一初字

法雄傳 燒宮寺 宮寺疑當作官寺

劉般傳 因值王莽篡位 值字上不合更有因字

趙咨傳 徵拜議郎抗疾京師 抗疾者累起召而固以疾辭

也

班固傳 詔以譴責競 詔以當作詔書

第五倫傳 亦宜所以安之 宜字下疑脫去一思字

乃召羽具告之謂曰 告之下不當更有謂字

爰延傳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 為當作二

章帝八王傳 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竝任俠通剽輕數與

俚交通 按剽輕剽悍疾躁之人颯騰與之通也

種暉傳 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 殿本攷證曰

監本無相字臣會汾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為太尉皇甫規歷

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為相也相字舛誤無疑若從監本

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為字亦誤今姑從宋本國藩按稱職相謂

種暉也以其推進名臣故曰稱職非謂玄規為相也

臧洪傳 辭行被拘 觀此語則洪於請兵之後復有隻身赴

難之請為袁紹所拘留也上文敘紹竟不聽之下少有疏脫

左周黃傳論 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前書公孫宏卜式傳

贊備言武宣兩朝得人之盛故此言武宣之軌

甯煩傳 思為永甯之算 按前言揚雄疏云不暫疲者不永

甯煩前疏引其語故曰永甯之算

袁紹傳 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 斃應作蔽

三國志

后妃傳文昭甄皇后 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為平原懿公主

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

弟子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淑以幼女天亡而追封以邑黃以幼子天亡因嫁殤之故而追封以爵惠以郭氏因后族之故而襲甄姓封爵重紀馳終於斯極矣董卓傳 終敘李催郭汜張濟胡才張樂韓遂馬騰馬超後事文勢邁遠有似史記

夏侯淵傳 自首至汧氏反淵引軍還所敘十三事而字數極少有似史記曹參世家

曹仁傳 將騎兵數點出傲史記濯嬰傳

諸夏侯曹傳 援至良才 謂薦引賢才以輔爽也

樂進傳 自首至別攻雍奴破之敘戰功十五事極簡明

讀書錄卷四

三

王粲傳 因粲而兼敘徐陳阮應劉事略仿孟子荀卿列傳之例

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例當作列此疑當作六人合曹植乃為七人謂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儀丁廙楊修荀緯七人不得與王徐陳阮應劉六人並列也

諸葛誕傳注 喪王基之功 喪疑當作表

鄧艾傳 便居民表猶云在民之外也

諸葛亮傳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古人絕大

事業恆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關中北

伐曹魏其志願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而此文不

言其艱鉅但言志氣宜恢宏刑賞宜平允君宜以親賢納言為務臣宜以討賊進諫為直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標度遠大

思慮精微始也 前漢宮禁尙參用士人後漢宮中如中常侍

小黃門之屬則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與府中有內外之分

大亂朝政諸葛公鑒於桓靈之失痛憾閹官故力陳宮中府中

宜為一體蓋恐宦官日親賢臣日疏內外隔闕也公以丞相而

兼元帥凡宮中府中以及營中之事無不兼綜舉郭費董三人

治宮中之事舉向寵治營中之事殆皆指畱守成都者言之其

府中之事則公所自治百司庶政皆公在軍中親為裁決焉

張疑傳 又令離姊逆逢妻 離姊二字疑衍冬逢之妻為狼

讀書錄卷四

三

路之姑即狼離之姊也下文並見其姊即見逢妻也上文當作

令離逆逢妻明矣

費禕傳 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 上

伯字疑當在父字之上下伯字疑衍也

呂範傳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云云 國策之長者拒之少者

報之高祖之封雍齒而斬丁公略與此節旨趣相同

周勰傳 譎挑曹休七牋此等可不必全錄於傳

胡綜傳 代吳質作降文三條此等亦可不錄入傳中

滕胤傳 作未了之勢猶有史記意度

孫峻傳 以後事付緜 峻雖已死文亦作未了之勢

孫綝傳 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屠取據 此處應將據自殺敘出或曰語在據傳或敘於殺滕胤之後亦可

通鑑

漢紀五十七 權謂瑜曰卿能辦之者誠決避道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決疑當作快瑜能辦此誠為快事如不能辦則權自往決戰上決因下文決字而誤耳

魏紀二 濟更鑿地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 國藩按豚陸地一也亦可作墩當有水之地而築之則謂之隄謂之埽當無水之地豫築之則謂之豚謂之埽地亦可謂之墩謂之埽

讀書錄卷四

帝所也

初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 愚按東興堤成湖內之船不得出湖外之船亦不得入吳寇淮南自毀其堤納船以入湖內敗毀也內讀如出納之納胡注失之

晉紀八 皇輿東返俊彥盈朝 吳中是時尚未知惠帝已崩故第言皇輿東返

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 大江北流故謂金陵為江東歷陽為江東

晉紀九 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

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 疾六眷務勿塵之子也疾六眷即疾陸眷朝語音同字異者皆同也

晉紀二十六 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 盱眙在淮南玄等已追及於淮北非盱眙之君山也胡注失之

晉紀三十七 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 巨蔑水今日巨瀾河

於是眾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邱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國藩按添築小城一段謂之越城謂越出大城之外也今運河正閘之外往往加一越閘

讀書錄卷四

宋紀四 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 何苦猶云何害何傷也

梁紀三 魏主聞邗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 魏命英趣義陽英自至懸瓠助攻故曰輒輒專也

梁紀八 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擬撥常調之絹不復可收唯仰府庫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下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 既失冀定常調之絹又失鹽稅故同再失

念生梟戮寶寅就擒費穆破蠻 三句略有事實醜奴請降絳

蜀漸平二句則為誇言以拒爾朱榮耳

梁紀九 顥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 主上梁主也朝寄梁朝所委寄也胡注失之

梁紀十四 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秦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邨山與秦合戰秦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秦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秦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秦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云云 此處當書西魏之敗下文如獨孤信李遠趙貴等之棄卒

讀書錄卷四

委

先歸宇文泰之燒營而歸王思政之重創閔絕蔡祐之發矢枕股關中之聞敗作亂王羆之固守河東高歡之攻破金墉皆因西魏大敗後事也至於高敖曹之死宋顯之見殺万俟洛之勒兵則西魏兵復振東魏小挫時事也通鑑不先書西魏之敗故前後節次不清

陳紀四 滄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于白螺 今岳州下四十里有白螺磯又下五十里有

螺山

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 衛公直在魯山亦在西岸惟元定一軍在東岸故無

路可歸也

陳紀六 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 上文云齊主自晉陽趣晉州是聞急奏時正在途次也或別有一天池歟

陳紀八 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胡注漢河之地在中南太華諸山之南中南當作終南國藩按自古言山南皆專指終南山而言不及太華也

陳紀九 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

讀書錄卷四

委

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為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齋幣賜奚霫契丹 元暉之出所謂通使玷厥使攝圖備西也長孫晟之出所謂遣連奚霫使攝圖備東也

陳紀十 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 六合橫度也襄陽漢水之上游也永安江水之上游也廣所出之途與晉伐吳王渾之任略同俊所出之途與賈充略同素所出之途與王濬略同

隋紀五 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死亡蕩盡 上文云至薩水軍半濟今又云衛文昇一軍獨全觀此則三十萬

人中得脫免者決不止二千七百人也雖沿途多有逃亡而史文亦不可盡信

隋紀八 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 此山東謂終南山之東南雒等處耳

唐紀五 先是汪華據歙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至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云云 前云甲子遣使來降拜歙州總管此云窘迫請降事在十一月當有一誤宜刪併一處

唐紀十三 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國藩按負荷也無力謂恩重難荷

讀書錄卷四

七

也庾信謝表所謂鼇戴三山深知其重亦有難於負荷之義

唐紀十五 既而反譖遺直遺直自言 自言訟訴也見漢書朱博東方朔外戚等傳

唐紀十七 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 破勳者有勳可紀因坐他事而削除之猶破國破產之破

唐紀三十三 屯武牢以拒賊 武牢即虎牢唐諱虎改爲武牢在今汜水縣西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 按德州平原

治也真卿在德州去清河二百餘里故胡注引九域志以釋之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 當云知泰兵大敗茲云魏兵大敗不合通鑑之例

唐紀四十一 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 田承嗣之玩侮李正己李寶臣與石勒之玩侮王浚劉崐略同

唐紀四十二 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 卽字漢書多用之此文出於韓退之曹成王碑與漢書諸用卽字者同胡注訓就也非是

讀書錄卷四

美

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爲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爲之杖昔遠流之 昔本流人也因告崇義而更加罪流之遠州故曰遠流之胡注非是

唐紀四十三 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 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令賊知我軍已出趨魏州也匿其旁不使賊踰橋時得見之也焚其橋使賊敗無路可歸也乘風縱火賊燒附近民居以助勢燄與上文百騎持火不相涉

文獻通考

序 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 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為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為之並不預宮中之事

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 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為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

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官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 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

讀書錄卷四

堯

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臣當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從

則星辰之遲留伏逆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 按漢哀帝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時不言日無精光

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

田賦一 趙過能為代田田一畝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注代易也 按今年之剛在彼明年之剛在此播種不在原處也

田賦二 民賦曰調晉平吳制戶調唐賦入之制曰租曰庸曰調調者令民輸絹布也 按征入曰調斂散出曰調發曰調遣

征入曰貢賦散出曰賦政於外曰賦工曰賦鹽皆分頒於外也即詩賦之賦亦敷陳於外也趙充國傳賦人二十畝賦田於入也

田賦三 唐代宗時察民有粟帛者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 按白著猶今俗言白當差也

讀書錄卷四

罕

唐大歷中國用急苗方青則征之號青苗錢 按宋王安石以苗方青時貸錢與民至秋收息亦謂之青苗錢

後唐有稭場院今天下納稭草每束約一文 按說文稭束稭也即今之稻草也

田賦四 五季暴政食鹽則輸鹽米 按每正供米一石另輸鹽米四斗官給以鹽一斤

五季時供軍需則有鞋錢 按今征調官兵亦有草鞋錢之名五季時民輸米入倉則有麩錢 按麩籩條也所以藉米今漕

米上倉亦有蘆席錢之名宋時雜賦亦納蘆麩 五代周顯德中有逃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 按射

猶曰占也猶曰認耕也

宋開寶中輸納錢帛每貫收七文每匹收十文曰頭子錢 按

耗錢耗米名目歷代不同頭子錢亦一名也近世賭博者百錢

取五文入公亦曰頭子錢宋末葉水心疏言每貫取頭子錢五

十六文

李椿年言經界不正之弊七曰倚閣不實 按倚閣猶今俗停

閣耽閣也

李椿年措置經界言已打量者四十縣未打量者展期一月

按打量猶曰估計也今世俗有此語

田賦五 人煙田產在此處而稅在彼處謂之寫佃 按吾鄉

讀書錄卷四

有居宅在此而耕作在彼者謂之寫作田

建炎四年詔物帛非紕疏濫惡不許抑退 按紕繒欲壞也繒

疏也

官收物而給印信文憑曰鈔即今鈔關宋紹興中凡賦稅必具

四鈔曰戶鈔則人戶收執曰縣鈔則關縣司銷籍曰監鈔則納

官掌之曰住鈔則府庫藏之 按今收錢漕者曰串票征關卡

者曰三聯票皆鈔之類也

朱子正經界疏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 按俵分

散也無田者或被他人以其稅分寄名下

田賦六 李冰為蜀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

以通舟楫因以灌溉諸郡 按作壩以穿二江猶云斷為二渠

也壩猶水中之潭也

江東水鄉隄河之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圩者圍也內以圍田

外以圍水葑河高而田在水下故以隄禦水隄中通斗門引水

入港以澆田 按今皖南如甯國太平皖北如廬州潁州六安

州滁州和州皆有圍田民多築圩以居

田賦七 當屯之內有輦有硬 按當猶該也今世曰該存該

州縣六朝唐宋曰當道當郡當州當縣當屯今京師諺亦曰當

街當院

時規土 按規字或書作覓俗作覓音莫狄切又音脈規土

蔡士之脈也

漢昭帝元年上畊於鉤盾弄田注帝年九歲在鉤盾近畧試耕

為戲故曰弄田 按鄧通為弄臣與此弄田皆當時偶爾立名

稿 按吾鄉呼稻草曰菅草之去皮者曰菅心草之編為席曰

稿薦

取民間田契根磨 按唐宋公牘中考究事實或曰根括或曰

磨勘或曰根磨今日根究曰磨對曰勘驗

錢幣一 周禮泉府買者各從其抵先鄭注抵故賈也後鄭注

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為錢引 按引亦鈔券之類也宋世有茶引有鹽鈔近世亦有茶引鹽引

戶口一 宣王料民於太原 按謂料數之也

漢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 按今世謂之著役

戶口二 北周破江陵盡俘士民為奴曰官口 按靖康之役

金人虜宋之貴族士庶盡沒為奴婢即官口之類也諸葛武侯拔西縣千餘家還蜀

國初收山東直隸降人為漢軍亦官口之類也其私家奴婢如卓王孫家僅八百程鄭數百又如晉代王公貴人有佃客有典計

有衣食客

國朝王公府各有包衣旗之類則私屬也

職役一 公人百姓決配 按俗稱在官人亦曰公人

職役二 部送綱運 按宋時以輸送官物為綱有茶綱有鹽

綱修良岳有花石綱南宋市舶有綱首見市糶一今黃河渡船有綱頭 又按國用亦有米綱銀綱錢綱絹綿綱

蘇轍論復差役之弊敷錢太重 按敷錢猶今云派錢也

征權一 自晉至陳石頭津置津主十分稅一 按津主即今

水卡卡員抽釐者也石頭津在今龍江關矣 後魏稅市入者人一錢北齊顏之推奏立關市邸店之稅後周

除市門稅 按此即今之門釐矣

唐崔融議曰江津河口置鋪此津纔過彼津復止 按此鋪猶

今之設局設卡也今俗曰鋪則市店之通稱

征權四 椿 按宋世日月椿庫曰防椿庫曰封椿錢如今之

銀錢曰存項曰某項又有曰椿發曰椿辦曰椿管則為活字

征權六 宋時勘合錢每貫收十文 按即今之稅契司尾也

宋時亦名曰鈔旁定帖錢鈔即契也旁帖即粘尾也

市糶二 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注謂謹守穀價不使流

散 按粟有所濼之濼與此流字為類

玉篇蠻夷以財贖罪曰賧 按今賈布賧布概稱蠻夷之財賦

國用一 並不給幹 按南齊仕宦皆給以僮幹亦祿賜之類

卽僕役也

刑二 景四年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頌讀曰容容寬不

桎梏 按頌繫即今刑部之保外不收繫也

楚王英之獄每上彭考注彭即榜也 按今刑具俗稱為上彭

字

鈔鑽之屬慘苦無極說文鈔鉞也玉篇鉞拔髮也類篇鉞箝也

與鐵同 按鉞與鐻同則鈔者亦有兩股夾取物如今之夾剪

矣

刑五 枷研榘穀唐書索元禮傳以鍤龍穀囚首加以楔玉篇
穀急束 按鍤龍如鍤枷然囚首既入則以穀束之以楔轄之
也

兵九 候將來袞同再試 按袞亦或作滾袞同今雅語或作
策同俗語作連同

兵十一 豪右辜權注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
其利 按障塞他人之買賣而已獨專之豪右辜權猶今奸商
把持

職官五 六部監門條仍今六部踏逐奏差序位 按踏逐猶
云日逐蒸隨時奏請更換也

讀書錄卷四

墨

職官十 大理卿篇左右各五案如左廳曰詳刑案詳讞案右
廳曰左推案右推案之類 按宋時諸司治事分案如中書省
五案吏部尚書十五案侍郎十五案戶部左曹三案右曹六案
禮部五案兵部十案工部六案刑部不分案大理寺分十案即
刑部之職事矣此外又有分案者分房者與案異名而同實今
六部諸司不分案而分股而具稿猶曰某司案呈循古稱也
職官十九 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
人 按力者若今挑水夫之類淳化閣帖有耒力字

求闕齋讀書錄卷四終

求闕齋讀書錄卷五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子

管子

牧民第一 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 璋
者障之假借字悟疑誤以與神不韻也

形勢第二 有感斯有應有往斯有來有實斯有名有形斯有
勢故為政者當盡其在我者務其遠者大者

飛蓬之問 聲聞之無根者也
主功有素寶幣奚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

讀書錄卷五

一

巧非斲削也 寶幣非享神之具羿非射造父非御奚仲非斲
削別有尸之者也

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召之不在於使親之不
在於言亦別有尸之者也

警食者不肥體 警食者計警而食猶云數米而炊
立政第四 右五事 此管子經國之大略即後世保甲之法
所自昉

宙合第十一 進傷為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 按
此即揚雄傳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之義

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

得不以小缺為傷 莊子謂行小變而不失大常亦此意

法禁第十四 故曰絕而定 絕而定猶董子皆絕勿進之絕

重令第十五 此篇言令不違即商鞅之所本

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

死而不赦 按五不赦商鞅之所本也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 按法禁篇首三句曰

法制曰刑殺曰爵祿三者并重亦即此三器也

法法第十六 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 按倨傲即

私議自貴也易令即怪嚴也錯儀即雜俗也畫制即異禮也作

議即私議也

讀書錄卷五

兵法第十七 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 按始乎

無端者陰陽之循環隨所遇皆可為端也故曰道卒乎無窮者

人心之變化既極而又以苦思得通也故曰德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 按因便而教准利而行者兵無

常形因勢合變

大匡第十八 士處靖 按處靖謂居止有定也下出入無常

是反面

小匡第二十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左傳正義云夫鮑叔

之不忍僂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王云應從正義為是不

忍上應更增一仁字與智字相對

兼正之國之謂王 按兼正之國疑當作兼

正四國

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伐不謂

貪王云伐字當為我字之譌國藩按伐字當為世字之譌唐諱

世凡世字皆改作代代又譌為伐耳

問第二十四 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按以上總提以下分條

考問

徒負勿入 謂不收其稅入也

君臣上第三十 此篇言為君者專重求人不侵臣下之職

君臣下第三十一 故曰德侵則君危 按侵過也猶淫也溢

也侈也故下文云審禁淫侵上溢分則下亦越分上禁淫侵適

如其分故下無冀幸也

小稱第三十一 此篇多精深語大約畏民以自修反己以自

責

操名從人無不彊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注謂君自行善持名

使之延譽故彊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也

按操名者民操之也操名以從我則我彊操名以去我則我

弱注失之

聖人得利而託焉 按聖人行善宣之於氣達之於目是心中

之善託於氣與目以出也故曰得利而託聖人有善則託可好

我有過則託可惡

四稱第三十三 此篇言有道君無道君有道臣無道臣四者

侈靡第三十五 此篇多不可曉

心術上第三十六 故曰上離其道 按此故曰二字涉下文

解中而衍

莊子

養生主 莊子自以為遊方之外不嬰世凶余讀養生主人問世等篇其持身涉世用心亦何苦也其曰虛舟不忤雖有忤心不怨飄瓦與齊偕入與汨俱出反復言之豈誠忘機哉使誠忘機則不復言機矣越世家載其不救陶朱公之子亦機心之為

讀書錄卷五

四

之也姚惜抱氏責之非過也

庚桑楚 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蠓能苦之 按碭水中石水

涸而見沙石不得津潤失所憑依之象通鑑客謂靖郭君曰君

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以

蕩為碭失其義矣王介甫和王微之高齋三首蕭條中原碭無

主崛起又此憑江淮俗本誤作蕩亦為失之

淮南子

倣真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

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 數句襲莊子大宗師篇

天文訓 右背德 按背即後也孫子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太以書與前為對

覽真訓 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 君形主宰乎形骸者也

本經訓 句爪居牙 庾信賦作鉤爪鋸牙

凡人之性節 此段雜襲儒家者言與本篇大旨不合

主術訓 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六反者小與大反方與

圓反多與鮮反

繆稱訓 要略云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故此篇嘉言兩集妙義

雲來皆短章零節無長言繁稱者也

道應訓 此篇雜微事實而證之以老子道德之言意以已驗

之事皆與昔之言道者相應也故題曰道應 每節之末皆引

讀書錄卷五

五

老子語證之凡引五十二處

太清問於無窮曰節 此段襲莊子知北遊篇

齧缺問道於披衣節 此段本莊子知北遊篇蠢乎若新生之

積莊作瞳焉瞳焉者目灼灼不瞬之兒此作蠢乎亦近之

四累之上也 注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

上也 按累者層累也刺不入擊不中一層也弗敢刺弗敢擊

二層也無其意三層也歡然愛利四層也故曰四累之上高注

失之

太王直父居邠節 太王事本莊子讓王篇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節 公子牟事本莊子讓王篇

桓公讀書於堂節 輪扁事本莊子天道篇

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節 捶鉤事本莊子知北遊篇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 本莊子胠篋篇

光耀問於無有曰 光耀事本莊子知北遊篇

柴箕子之門 按後漢書楊震傳柴門謝客三國志以萬兵柴

道與此柴字義同即塞也

詮言訓 此篇大指不以功名自章不以賢智先人即莊子無

成無虧之義

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

無柰何 四句本莊子達生篇

讀書錄卷五

六

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 莫字疑誤

方船濟乎江 虛舟事本莊子山木篇

兵略訓 而勝亡焉 按勝亡焉猶云勝不係乎此也全不係

乎此也

將者必有三隱四義五行十守節 三隱四義五行十守三隱

八善皆不足貴惟獨見獨知審量虛實為足貴

說山訓 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二句本荀

子勸學篇

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常

數句本莊子田子方篇

人間訓 單豹倍世離俗節 本莊子達生篇

脩務訓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雖未有利福

將在後至 言美成在久後世當有知者猶揚雄言後世有子

雲則知之矣

秦族訓 按族聚也羣道眾妙之所聚萃也秦族者聚而又聚

者也始之又始曰泰始一之又一日泰一伯之前有伯曰泰伯

極之上有極曰泰極以及泰山秦廟秦壇秦折皆尊之之辭

求闕齋讀書錄卷五終

讀書錄卷五

七

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



集一

楚辭

惜誦 欲遭回以干祿兮 祿當作際謂際遇際會莊子仁義之士貴際

涉江 文選獨選此篇無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以下一節

惜往日 自吳才老疑古文尚書為贗作朱子語類亦數數疑

之明宣城梅氏崑山歸氏復申其說我朝自閻百詩後辨偽

古文者無慮數十百家姚姬傳氏獨以神氣辨之曰不類柳子

讀書錄卷六

厚辨鸞冠子之偽亦曰不類余讀屈原九章惜往日亦疑其贗

作何以辨之曰不類

懷沙 史記屈原傳於子何畏懼兮之下多四句

陳思王集

筮篋引 此篇言盛時難恃樂不可極其末歸於知命而無憂

也

緞鮒篇 按解題云謂長歌行者以芳華不久當努力行樂無

至老大乃傷悲也此則有遠志而思立功於世者殊與長歌行

不類

豫章行 言賢才得知已而用之則達則福無知已而棄之則

窮則禍

蒲生行浮萍篇 塘上行或以為魏武帝所作或以為文帝妻

甄后所作歎以讒訴見棄此篇之意亦同

門有萬里客 門有車馬客其客多敘市朝遷變朋舊凋落之

事此門有萬里客其客自敘行役之苦

怨歌行 子建蓋以周公自喻

美女篇 美女如此容華而安於義命不輕於求遇合以喻士

不求苟達也

白馬篇 此亦求自試表中之意

盤石篇 詩意大抵言生於帝王之家處於風波之地常有性

讀書錄卷六

命之憂

盤石山巔石 上石字有誤當用連綿字與飄飄字對

驅車篇 此亦輕舉遠遊之意

種葛篇 恩紀曠不接 謂已見疏於文帝猶婦見棄於其夫

也

棄婦篇 子建見疏於文帝屢遷國邑有才而不見用自嗟屏

逐之臣故以棄婦自喻

公讌詩 此在鄴宮與兄丕讌飲時武帝在故稱不為公子

贈徐幹 和氏植自喻謂已有獻寶之責而已遭別也知已植

自指謂徐幹俟已而已之冠亦被敝棄也

贈丁儀 首四句賦景物朝雲四句喻用才則民被其澤棄才則國無所獲在貴四句譏時之貴臣不以薦賢下士為意末四句自矢不棄良友

贈王粲 鴛鴦喻粲我願二句喻已思引粲而無良會重陰句喻太祖王粲最為太祖所重故末四句云爾

贈丁儀王粲 從軍謂建安三十年曹公西征張魯皇佐指魏太祖權家謂兵法之權謀家也君子謂丁王也丁時為太子掾位卑故曰怨在朝王時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歡怨皆有所不平故勸之以中和

贈丁廙 君子義休侍小人德無儲 侍待也一日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休侍謂美而有餘也

贈白馬王彪第五首 同生指任城王彰桑榆以日之將落喻人之將老影響雖捷尚不如將逝之年光其去更速也

第七首 言有司逼迫太甚時虞不測之禍變生斯須閒事耳誰能保百年哉

遊仙詩 此亦升天行五遊篇遠遊篇仙人篇等作之旨

雜詩第一首 之子遠人當有所專指之人若徐幹之類易小過飛鳥遺之音謂欲託之寄音信於故鄉也轉瞬而雁之形影已不見矣

第二首 轉蓬游子似皆子建以自喻者本根指京師也

第三首 良人我君皆喻思君之意

第四首 此首自惜有才而不得及時見用也

第五首 此即求自試表願身分蜀境首懸吳闕之意

第六首 此亦求自試表之意

閨情 此亦與棄婦篇相近

七哀詩 按樂府詩集所載又有一首晉樂所奏凡二十八句較本辭多十二句

情詩 此代述久役不歸之情游魚二句言得所也眇眇二句言不如魚鳥也

阮步兵集

詠懷第六首 此首阮公以邵平自比膏火二句亦譏趨附權勢者

第九首 首四句阮公以伯夷自況鷓鴣似亦刺趨時附勢之小人

第七首 魏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司馬昭立常道鄉公在月之三日陳沆謂此詩即指此事三句將欲移云者謂過三句即移秋節也願覩卒歡好云者恐其復為齊王芳高貴鄉公之續也

第八首 陳沆以罄折忘歸為譏黨附司馬氏者未知然否至謂末四句為阮公自命之詞鑒黃鵠之失路甯燕雀以卑棲則深得本指矣

深得本指矣

第十首 陳沆謂此章譏黨附司馬氏者愚謂前六句似譏鄧
颺何晏之徒後四句則自況之語言雖不能避世高舉猶可全
生遠害耳

第十三首 求仁得仁猶云求禍得禍蘇李之誅死自取之耳

第十五首 此首自述其抗志自修遜世無悶千秋二句言榮
名不足稱羨門二句言長生不足慕但求有自修之實耳

第十八首 首四句言魏祚將傾朝爲二句指前此被魏之恩
澤者豈知六句言夏侯之屬云亡殉國之人未見景山松似有
所指之人可信其勁節不改者

第二十首 陳沆以此首與二妃游江濱昔日繁華子二章同

讀書錄卷六

五

類并觀皆以妾婦譏司馬氏也國藩按歧路染絲言變遷不定
翻覆無常不特燕婉之情如此卽國之存亡亦不過一反覆閒
耳

第二十一首 阮公自況之詩

第二十八首 首四句謂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互有屈伸不相
讎怨人生有達卽有窮有得卽有失又何怨哉豈效二句言不
學世上小兒營營干求朱鼈阮公以之自況亦遠遊遺世之意

第三十二首 此亦汲汲自修之意

第三十四首 揚雄傳云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
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孫卽屈也此詩畏高

行之見傷必言孫以自屈龍蛇之道也

第三十五首 願攬二句有魯陽揮戈駐景之意白日不移光
云者欲使魏祚不遽移於晉也天階二句言手無斧柯無路可
以迴天也

第三十六首 無形言無生之始也莊子溯其始而本無形非
徒無形也而本無生翳華樹日中時也至真則夕矣

第三十七首 天之道陰求陽陽求陰氣也人之道男求女女
求男情也古人以不遇爲不偶詩騷之稱美人皆求君求友也
此詩之望所思亦求友之意似有所指言天時旣嘉道路無塵
而美人不來能無感慨

讀書錄卷六

六

第三十八首 此首有屈原遠遊之志高舉出世之想

第三十九首 此首似指王凌諸葛誕母耶儉之徒

第四十一首 首四句謂晉氏網羅人才庸庸者皆見錄用生
命無期度以下阮公自喻其遊於世網之外

第四十二首 首四句言魏三祖時多良輔賢士陰陽四句指
齊王芳以後之事園綺八句阮公以自喻也上世士卽園綺伯
陽之倫

第四十三首 此首亦遠遊遺世之念

第四十四首 焉敢二句當有誤字凌風樹亦阮公以自況者
有託根霄漢終古不凋之意

第四十五首 幽蘭四句喻當世之賢士葛藟二句喻當世之在勢者

第四十六首 此首藝文類聚所載與今本不同而義意近優觀李善文選注江文通擬詠懷詩所引與藝文同亦一證也今從藝文定正國藩按此首似以鸞鳩自比以明不慕高位不貪遠圖之意

第四十八首 按上林賦注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此與鳴鳩竝舉殊覺不倫末二句與前四句尤為不倫疑後人所附益也
第四十九首 喬松冀有國楨扶魏祚於將傾者高鳥自喻其遺世外也末二句謂有伯夷之心而不學伯夷之迹也

讀書錄卷六

七

第五十首 明達似指一死生齊彭殤者言之

第五十一首 首四句言曹氏施厚澤於司馬而遭其反噬末二句言司馬氏機智可怖

第五十三首 大要不易方云者謂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有自然之理雖智巧萬端不能逃出範圍之外末二句言花有榮必有落人有盛必有衰也

第五十四首 前八句有遠遊遺世之志末二句言已雖生於濁世豈其玉石不分隨眾人之混混而昧於時代之變遷邪

第五十五首 按日夕將見欺似用季平子曰入厯作事
第五十六首 鶴鳴且飛且鳴詩小雅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以

喻汲汲自修之士此則似譏附勢之人

第五十七首 首四句有時移勢異舉目山河之感翩翩二句言時移勢殊我亦遺世遠舉不效世之聾瞶貪戀祿位茫然不知玉步之已改也

第五十八首 此首亦有高舉遺世之意末二句似譏拘守禮法之士

第五十九首 二三者似亦刺魏臣而二心於晉旋盛旋敗者
第六十一首 少年欲從軍立功而晚節悔恨者念仇敵不在吳蜀而在堂廉之間也

第六十二首 此首或指孫登嵇康之流

讀書錄卷六

八

第六十三首 此首自述其韜精匿志觀物自怡之素

第六十四首 首二句與第九首相似而基字不如岑字之穩末句思妖姬語尤不倫疑非阮公詩後人附益之耳

第六十五首 以王子晉比曹芳以浮邱比司馬懿

第六十七首 此首似譏司馬懿厚貌深情善自厲飾

第六十九首 明珠句似用鄒陽明珠闇投之意于即投也并一餐即并日而食也將損彼之有餘益我之不足而愁毒已生公道不可持也

第七十二首 此首有冉冉將老修名不立之感

第七十二首 首四句刺馳騫於名利之途者勢路有所由譏

趙孟能賤之也更希句即致方瓦合儉德避難之意末句疑有誤字

第七十三首 前六句似刺賈充鍾會之徒

第七十四首 甯子二句謂甯戚非全不知道者而飯牛之歌果爲何事而肯以身殉之也薄甯戚而慕巢由阮公之志事著矣咄嗟猶須臾也言榮來辱去辱來榮去不過須臾閒事吾但味吾道真而已

第七十六首 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 秋駕作稅駕者誤

莊子逸篇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註曰秋駕法駕也國藩按秋駕二句言

讀書錄卷六

九

有才終至蹉跌東野稷馬力已竭事見莊子

第七十七首 此首謂死不足憂但恐有平生親好迫之死於非命同始異支流謂少年相好之人中道異趣也讎怨非他人乃平生親昵朝夕聞見之人一旦異趣談笑之際睇眄之間已成胡越此有憂生之歎矣末句疑有誤字

第七十八首 終身履冰下學上達皆嗣宗吃緊爲人處

第七十九首 鳳皇阮公自況也處非立三字疑有誤

第八十首 望佳人而不見招松喬而不來將抱孤芳而長逝耳

第八十二首 此與四十四首七十一首語意重複別無精義

疑亦後人附益之也

陶淵明集

神釋 日醉二句辨形贈影之言立善二句辨影答形之言

九日問居 時運傾指易代之事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之謂事業則無所成於道德豈無成邪

游斜川詩序 淮南子崑崙山有層城九重陶公因目中所見之層城而遙想崑崙之層城觀上文臨長流望曾城句當是斜川有山名曾城故愛其佳名與崑崙同耳駱庭芝云曾城落星寺也然云獨秀中舉則是指山非指寺矣

中鵠縱遙情 中鵠猶大謝詩之中飲卽酒半也

讀書錄卷六

十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時三人皆講禮校書

相去不尋常 言不近也

祖謝響然臻 薦禰表羣士響臻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古今樂錄載怨詩始於卞和繼以班婕妤好蓋傷不見知之意此篇之末亦傷世無知己也

答龐參軍詩序 本既不豐 謂素癯瘠也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回復遂無窮 去復來來復去也

晨色奏景風 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

移居 相思則披衣 言起往相訪也此理二句言此樂不可勝無爲舍而去之也

於王撫軍座送客 王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西陽太守時被徵還京謝瞻為豫章太守時將赴郡王撫軍於湓浦餞之或邀陶公預宴

懸車斂餘暉 淮南子日至悲泉是謂懸車

與殷晉安別 良才句指殷江湖句陶公自指

贈羊長史 劉裕破秦以後霸業已盛王步將更故前者思遊中都而九域未一今者九域已一而世代將改但當從綺角游耳駟馬不費憂患貧賤或多歡娛亦公之素志也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謂無心遇之也觀一苟字明其為適然相值非有意就此參軍也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邊阻風于規林第二首 巽坎難與期 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坎水也

讀書錄卷六

士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平津二句言苟不慕公孫宏之丞相封侯則栖遲山林亦未為拙也不由謂不由其道也

責子 舒儼宣侯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飲酒第二首 榮啟期事見列子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老當年之飢寒不可勝述矣

第七首 此首文選錄入雜詩中

第十一首 顏生稱為仁榮公歸有道 歸猶稱也論語天下歸仁焉稱其仁也曹植詩眾工歸我妍稱其妍也此歸字與上

句稱字對舉互見

第十三首 晉宋間以同居為同止兩人同居一醉一醒淵明以醒者規規為愚而醉者傲兀差穎耳

第十六首 孟公不在茲 孟公陳遵也

第十八首 末句用柳下惠事蓋以揚雄柳下自比陶公與親舊亦好縱言密論但不言禪代事耳

第十九首 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

止酒 首六句止字俱不貼酒說末二句止字亦不貼酒

述酒 按湯文清公漢註述酒詩定為度詞隱語蓋恭帝哀詩

讀書錄卷六

士

重離照南陸 司馬氏出重黎之後以離為黎故為錯亂也

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 修渚指長江即江左也此二句言氣數衰謝已上言晉室南渡國雖未亡而勢已分裂矣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 劉裕初封豫章王重華謂恭帝禪宋也

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 因恭帝之弒故流淚長歎而達曙神州獻佳粟西靈為我馴 義熙十四年鞏縣人獻嘉禾西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有四靈效徵之語

諸梁董師旅芊勝喪其身 葉公殺白公勝喻裕翦宗室之有才望者

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 諡法不勤成名曰靈二句以魏降漢獻為山陽公而卒弒之喻裕廢帝為零陵王而卒弒之也

安樂不為君 安樂公蓋以劉禪比恭帝 平生去舊京 卜生句平生八句不甚可解湯公之說亦不可通

我我西嶺內 偃息常所親 天容自永固 彭殤非等倫 西嶺當指恭帝所葬之地 謂偃息邱山天容自固豈與尋常之壽夭并論哉

擬古第二首 聞有田子泰 節義為士雄 田疇字子泰 事劉虞 虞為公孫瓚所害 誓為報讎 不遂 陶公蓋以疇自比

讀書錄卷六

七

第六首 稷下多談士 指彼決吾疑 稷下決疑亦詹尹問卜之類 淵明不仕之志 久定 姑託為訪卜 稷下之辭耳

第七首 前六句公自詠 後四句歎趨時附勢之人

第八首 首陽易水 伯牙莊周 陶公之志 事可見矣

第九首 兩晉立國 本無苞桑之固 干寶論之詳矣 末二句似追咎謀國者之不臧

雜詩第一首 落地為兄弟 言隨處相逢皆兄弟也

第三首 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第四首 不知老句 貫下六句 謂自少至老 祇在一邱一壑之中 與親戚子孫相聚 正與四海句相反 末四句 謂死後縱有空

名而生前冰炭滿懷 已不勝其苦矣

第七首 素標插人頭 前途漸就窄 素髮在頭 若標識然 前途漸窄 猶云來日漸短也

第八首 代耕祿也 既失其方 則寒餒乃其理也

第九首 淵明未嘗有遊行之役 似因故國已亡 譬若遠行在外 無家可歸 託為之辭 後二首 亦有行役之感 不甚可解

詠貧士第一首 雲見而隨滅 鳥出而復歸 皆喻已之甘守故轍 早賦歸來也

謝康樂集

述祖德詩 弦高搞暗師 暗舊作晉呂氏春秋載秦三帥對

讀書錄卷六

八

弦高之言曰 暗之道也 迷惑陷入大國之道 高誘注曰 暗國名也

明哲垂經綸 明哲指祖玄也

第二首 河外謂洛陽西 晉一失不復反正也 江介謂金陵東 晉疆宇日蹙也 賢相謂祖玄也 舜分十二州 東晉時有其七 故曰七州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 時哲歸客皆指孔令也 毛詩序曰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此云隆所缺 謂尚有鹿鳴之意 孔以養素為榮而已 以戀位為辱 故云愧將別

從游京口北 固應詔 玉璽黃屋二事 皆因辨名教而立之等

威也若道則有超乎二事之外者矣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始得傍歸路靈運之

永嘉必塗經始甯故宅及祖父耶墓皆在始甯故曰傍歸路

鄰里相送至方山資寡欲之理為幽棲之道豈止年歲之別

將有終焉之志

富春渚外物徒龍螭徒龍螭云者聽其或屈或伸於己心

了若無與也

七里瀨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物外物也期襟期也

晚出西射堂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言鳥含情尚知勞

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讀書錄卷六

五

登池上樓 剌以深潛而葆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以嬰俗網

故有愧蚪鴻也

新陽改故陰 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游赤石進帆海 永嘉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仲連句明海上之可悅子牟句言雖悅海上仍不忘朝廷

游嶺門山詩 威摧三山峭瀨汨兩江駛 威摧瀨汨皆疊韻

連綿字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樵隱俱在山絲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

養病亦園中 樵者在山隱者亦在山老圃在園吾之養病亦

在園所以在園者亦不同故曰不同非一事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 解

作升長用二卦名 還舊闕作見顏范二中書 聖靈句謂宋高祖微尚句謂歸隱

之志未遽宣陳也事蹟句言媿不似史魚兩如矢之直也心愜

句言慕孫叔敖三去相之賢也兩如三遊歇後語究未穩愜盛

明二句指宋武帝殊方二句謂已昔蒙召用

酬從弟惠連 首章喜惠連之來會次章喜其聚而慮其離三

章敘別後得其來詩

初發石首城 日月句指宋太祖也成貸句貸施也既貸其性

命又予以官職故曰兼茲晨裝搏曾颺會颺猶層層也搏字用

讀書錄卷六

六

莊子搏扶搖羊角字再與句前之永嘉今適臨川故曰再與朋

知辭

道路憶山中 越客靈運自謂楚人指屈原存鄉句亦指屈原

自已為誰纂 已止也纂繼也莊子曰夫吹萬不同而使之自

已也言情已止矣不解因何復纂也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第二首王粲 秣馬赴楚壤粲至荊州也

上宰指魏武帝雲騎二句謂平劉表也

第三首陳琳 相公指魏武帝明德指魏文也

第四首徐幹 中飲顧昔心 說苑晉靈公欲殺趙宣孟而飲

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國藩按中飲猶曰酒半也鄭註天官

小宰中字別之三國志周瑜傳中江舉帆兩中字與中飲略同
第五首劉楨 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鳴 括揭鳴疑當作時
揭鳴揭與築音義同時揭鳴卽雞鳴謂晨也朝遊則至於夕暮
坐則達於晨也

鮑參軍集

採桑 陌上桑本秦羅敷拒絕挑者之辭樂府解題謂採桑亦
出於陌上桑國藩按陌上桑謂夫不在而拒人此則似與夫同
處者

代放歌行 放歌行一曰孤兒行一曰孤子生行言孤兒爲兄
嫂所苦難與久居也鮑照此詩則言榮利之場不宜輕入也

讀書錄卷六

七

此詩首四句以蓼蟲之習苦喻世之習於榮利應仕沈溺而不
反者雞鳴八句極言榮利之場眾所共趨夷世十句蓋反言以
見意向使君非愛才嫌猜不斷則不能不臨路遲迴矣

代陳思王京洛篇第一首 春吹回白日四句言時移事異盛
極必衰

代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皆言問訊其客備敘市朝遷
變親友彫落之意也鮑詩則并敘此客旋又別去篤行李猶云
珍重道塗

代東武吟 東武吟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此專言苦戰老
將傷時事之移易始隨張校尉張壽也後逐李輕車李蔡也密

塗二句密近也近塗猶萬里則遠者可知甯歲猶七奔則多事
時可知

代出自薊北門行 出自薊北門行大致與從軍行同而兼言
燕薊風物此則并及忠節矣

代陳思王白馬篇 埋身守漢境沈命對胡封 埋身沈命皆
堅志赴敵之意

代昇天行 昇天行本求仙之意而此詩窮途二句似亦譏學
仙者

松柏篇 行女游歸途 行女已嫁之女
代苦熱行 前言苦熱瘴毒末言從軍死地勞多而賞薄

讀書錄卷六

八

茵露夜沾衣 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卽潰爛
代結客少年場行 結客少年場行本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
功名者此則兼言晚節坎壈之狀

答客 對客自陳素炮而終問之亦屈原卜居之旨
從臨海王上荆初發新渚 首二句襲王粲從軍行調

詠史 寒暑在一時 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痂勢利所在變
態須臾故曰寒暑在一時

擬古第一首 自傷不遇不如魯客之宦成名遂
第二首 前十句以舌端筆鋒跌宕自喜晚節四句僅以和戎
見長悼本志之變化末二句言今之事已異於昔之志則後之

遇當又異於今之事矣

第三首 志在立功邊郡

紹古辭第七首 憂來無行伍歷亂如覃葛詩女子善懷亦各有行似為明遠此句之所本

學劉公幹體第三首 以朔雪自比其歲寒皎潔之性以桃李比側媚之子希世取寵者茲晨冬也豔陽天春也

白雲 此亦輕舉遠遊之意

行藥至城東橋 此詩亦感春之屬前十四句言眾人爭名爭利擾擾不休末四句言容華銷歇不勝感歎

開芳及穉節含采吝驚春 二句以草喻人也吝惜也草始而

讀書錄卷六

九

開芳既而含采草極茂則有驚春之象盛極則必衰故可惜也

謝宣城集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驅車鼎門外思見

昭邛陽 成王定鼎於邾鄒其南門名定鼎門此借用以指建

康之南門昭邛指荊州

郡內高齋閒望答呂法曹 若遺金門步 若字有儻能之意

新亭渚別范零陵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野水

還江漢流 洞庭瀟湘皆范赴零陵經過之道蒼梧則更在零

陵之南故曰雲去零陵之水必須由江漢金陵以東入於海故

曰水還

廣平二句 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已當居茂陵之下將於彼而求見

忝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 下車遽暄席 暄席即暖席也後世所譏虬戶銑溪亦此類耳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以灞陵河陽比三山以長安洛陽比石頭城

始出尚書省 眺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眺為諮議領記

室故出尚書省也逢休明謂齊武帝時也宸景句謂武帝崩也繼體句指鬱林王昭業也英袞二句謂明帝廢鬱林王海陵王而即位也明帝即高宗也輕生似眺自稱之辭猶自稱微生小

讀書錄卷六

十

生也辭宮闕出尚書省也陪旌榮為諮議領記室也

和王著作融八公山 西距孟諸陸 周禮曰正東曰青州其

數曰孟諸亦在八公山之東而云西者避上文耳 素景淪伊

穀陷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翦 素景晉也伊穀洛

陽也淪者謂懷愍陷於賊庭宗袞指謝安明牧指謝玄

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春秀句謂年華已逝秋場句謂終

當歸田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北拒句謂周瑜破曹操於赤壁西龕

句謂陸遜破劉備於西陵下揆崇離殿下揆用詩卜云其吉揆

之以日指吳相宅於武昌也茂宰指伏鼻容幽客眺自謂也

求闕齋讀書錄卷七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集二

李太白集

古風第二首 蟾蜍句暗指楊妃 蟬螻句指祿山陷京師 兩耀謂元宗在蜀 肅宗在靈武

第六首 蟣蝨生虎鵠 按上林賦 蒙鵠蘇綺白虎 蓋畫鵠蘇以為冠畫白虎以為袴也 此云蟣蝨生虎鵠 蓋蟣蝨生於衣袴之上也

第十二首 君平騶虞鸞鷲皆太白以自比

讀書錄卷七

第二十首 此首亦志在學仙

第二十一首 此首言曲高寡和

第二十二首 此首有倦遊思歸落葉糞根之意

第二十三首 此首悲年光之迅駛

第二十六首 美女求偶皆喻賢才求主不獨此首為然亦不獨公詩為然

獨公詩為然

第二十七首 此首亦傷時光之易逝

第二十八首 此首亦欲高舉出世

第二十九首 大儒二句用莊子儒以詩禮發冢事

第三十一首 此首亦感時節之早謝

第三十二首 此首自况即賦大鵬之意也

第三十三首 此首似諷天寶末徵兵討閻羅鳳即白太傅新

豐折臂翁之詩意

第三十四首 此首刺當時文士之以雕飾奪天真者即第一

首綺麗不足珍之意

第三十五首 此首戒懷材者不宜自炫宜以老子魯連為法

也

第三十六首 前六句言積誠可以回天後六句言眾口可以

鑠金理有定而事無定反覆感歎

第三十七首 此首喻賢才處幽谷須有汲引之者

讀書錄卷七

第三十八首 此首言萬事反覆波瀾千變

第三十九首 此首亦自况之辭

第四十首 此首即屈子遠遊之意

第四十二首 此即郭景純所譏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之意

意

第四十三首 此歎華士不能久榮

第四十四首 此首志在高舉出世亦自况之詩

第四十五首 此歎承平時權門之盛今已衰歇

第四十六首 末二句自况即陶公凝霜矜異類卓然見高枝

之意

第五十一首 此首亦歲不我與之意

第五十八首 此首即翟公署門之意老杜貧交行亦同此慨古朗月行 按蟾蜍蝕影陰精淪惑等句似亦諷讒諂蔽明之意

上之回 渭川老文王訪賢也襄野童黃帝問道也瑤池宴穆王佚遊也未四句似有所諷

門有車馬客行 北風二句言兩京俱陷借古題以傷時事東海有勇婦 魏鼙舞五曲中一曰關中有賢女太白作此代之

白馬篇 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也鮑照沈約

之作則言邊塞征戰之事 秦女休行 左延年辭言秦女休為燕王婦為宗報讐殺人都市遇赦得免傳元詞言龐娥為報仇殺人以烈義稱太白此辭擬左延年但左傳俱用長短句太白但用五言為小異耳

東武吟 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 短歌行 魏武帝短歌行有身世多憂汲汲求賢之意各家多及時行樂之意

空城雀 按空城雀自鮑照以下皆有含辛茹苦守分安命之意

紫驢馬 郭集以紫驢馬為從軍久戍懷歸而作此詩末二句

反之語愈沈痛

豫章行 按豫章行陸機謝靈運之作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傅元之作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太白此作則似從軍之辭

對酒 按魏武帝賦對酒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民和萬物咸遂范雲以下則言但當及時行樂

去婦辭 按自從二字疑衍通首皆五言不應著此一七字句按此顧况棄婦辭也後人竄入太白集中

長歌行 按長歌行言人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贈徐安宜 浮人若雲歸 浮人猶流人也 遊子滯安邑

遊子太白自謂也 贈任城盧主簿潛 海鳥知天風 海鳥太白以自喻也 早秋贈裴十八坦 撫琴發長嗟以上十句太白自詠也

贈范金鄉二首 前一首自述次首頌范觀枉清暇相招攜等句似范有書邀太白東遊也桃李二句謂縱無書信人猶願攀附而來那能二句言况復有書相招也

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第二首 前路備陳苦雨愁寂之狀末八句自露英雄振奮之概

贈韋秘書子春 首八句論賢者宜濟世不宜高隱惟君八句言韋門第甚盛不宜久於秘書且復八句敘韋暫歸山中末八句

句敘兩人交誼卻顧女兒峯句女兒山在河南府宜陽縣韋

書此時當暫歸山中行將復出也

贈何七判官浩 五字句中跌宕乃爾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用崔州平影
入少府鉞線痕跡宛爾可尋

贈崔侍御 楊齊賢本無末二句似以無之為是如有此二句
赤草使必有誤字

贈新平少年 搏擊申所能 亦有李廣斬霸陵尉之意太白
千古英豪度量亦殊不廣

書情贈蔡舍人雄 首八句自敘夙有用世之志遭逢十句敘

讀書錄卷七

五

被讒去國皇宮十句敘讒謗得雪再被恩寵夫子四句頌蔡將
得志乘時我縱句至末自述逸然高蹈之志

贈別從甥高五 三朝謂歲朝月朝日朝即正月元旦也見漢
書谷永傳觀貧家羞好客六句益高五至公家辭別而公愧款
接不能豐腆耳

贈裴司馬 通首皆用比體愁苦不窺鄰於人無怨也泣上流
黃機反身修德也天寒四句動心忍性也容華世中稀增益其
所不能也

贈從孫義興宰銘 元惡謂安史之亂疲人即疲民也因避諱
而作人應桑林用莊子庖丁解牛合於桑林之舞事謂李銘與

而作人應桑林用莊子庖丁解牛合於桑林之舞事謂李銘與

亞相投契如響斯應也

贈溧陽宋少府陟 首四句以李宋二姓引入嘗聞四句喜相

見而披豁情懷也威蕤四句指宋由京而至江南早懷四句自
敘遭讒失志末四句敘投分之意

贈張相鎬第一首 昔為管將鮑以下皆自述也

第二首 首二句自敘家世本出李廣想像六句借晉事以喻
明皇幸蜀

獄中上崔相渙 太白坐永王璘事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
與御史中丞宋若愚驗治以為罪薄宜貫

繫尋陽上崔相渙 毛遂不墮井曾參甯殺人 毛遂曾參皆

讀書錄卷七

六

有兩人同名事見西京雜記太白引此以自比其遭讒之枉
贈劉都使 此向劉都使借貸之詩下語極有斟酌

贈常侍御 周秦保宗社 周秦謂東京西京時尚未收復也
經離亂後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章太守良宰 自
首至白日落昆明三十句自敘少時以謫仙之才講匡時之略

曾承韋太守餞別於長安自十月到幽州至榮枯異炎涼三十
四句自敘薄流燕齊知祿山之必反而未敢言又與韋相見於

昌樂親見韋秩滿歸朝之事自炎涼幾度改至兩京遂邱墟敘
安史之亂自帝子許專征至何由訴蒼昊二十六句敘永王璘

東巡已因迫脅賜金而獲罪自良牧稱神明至天然去雕飾三

十句敘至江夏後章太守顧遇之厚並贊其詩句之工自逸興橫素襟至末三十四句敘與章綢繆日久得聞赦書仍思見用於世破賊立功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首十二句太白自敘高潔之性昔攀十二句自敘平生有滅胡之壯志蹉跎十六句自敘功名不遂薄遊江南流連宣城之狀君從二十句頌宇文太守之賢光祿至末三十句敘太白與宇文交誼兼及崔侍御

贈宣城趙太守悅 首十二句敘趙世胄之盛憶在南陽十二句敘昔相見之早並頌太守之賢遷人十六句謝趙款接之厚仍冀其汲引也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 黃鶴久不來子安在蒼茫 子明子安俱於陵陽得仙黃鶴棲於園即子安之仙蹟也

讀書錄卷七

七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首六句以蕭曹耿賈引起陽冰不甚精切浮雲三句言邑中艱難瘠苦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 此等詩似謝宣城

聞丹邱子於城北山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僕離羣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敘舊以寄之 敘嵩陽一會旋別向雁門洛陽一會旋別向故園脈絡分明而行間一種跌宕飄逸之氣獨

運羣賢

淮陰書懷寄王宗成 前十二句言昔在梁苑與王相會聚後十二句敘近至淮陰心懷

禪房懷友人岑倫南遊羅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不返僕旅江外書情寄之 自首至白日凋華髮敘岑在嶺南自春氣變楚關至出望黃雲蔽敘已在尋陽末八句敘懷想之殷

自金陵泝流過白壁山翫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 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 謂雖有懸賞而隔絕不得與同咫尺萬里如胡越也

留別西河劉少府 閒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 阮籍與王戎飲酒不與劉公榮謂其相知甚深無所疑忌也

讀書錄卷七

八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 首十句敘李氏本老子貴胄至唐而宗支蕃衍自哲兄以下二十八句敘徐王事自兄弟八九人以下二十二句敘延陵與已交契之厚自鴻蟬至末十四句述留別之意時方枯旱也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瓊 疑烏江及宗字誤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首十六句敘魏萬邈然獨往高臥王屋 入剡尋王許句 王許謂王羲之許邁也大江自三峽以下直至濡須口皆楚境也故稱曰楚江

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鷺峯舊居 首八句自敘曾遊黃山亦聞六句敘溫歸白鷺峯鳳吹八句送溫去而又約相訪也

送楊少府赴選 首十句言吏部選政之平山苗二句用左思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之詩而反其意夫子四句送其赴選
之正文也衣工句以下太白亦有用世之志冀時有山公者甄
拔及之耳

送族弟凝至晏堦單父三十里 金鄉單縣等處村莊多名堦
者如今日定陶之冉堦鉅野之龍堦皆巨鎮也其字亦作固通
鑑有薄旬固涑水在單縣西南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第一首 風吹句謂賢人遭讒毀日沒
句謂小人鳴得意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君王縱疏散雲壑借巢夷二句太白自
謂供奉翰林不合詔賜金還山也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 已過秋風吹 言事過之後略無形迹
猶云如浮雲之過太虛如東風之射馬耳也

五松山送殷淑 仲文了不還 猶云仲文去已久也
登黃山凌敲臺送族弟溧陽尉濟充汎舟赴華陰 靜者伏草

閒公自謂也空手二句極言處貧約者不得自伸
酬王補闕惠翼莊廟宋丞泚贈別 荒溪波浩然津皆太白所

命之名猶莊子稱建德之國無何有之鄉耳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汎洞庭 石頭驛

在嘉魚之上白螺磯之下去岳州百五十里公時在江夏裴以

月之初三四至石頭驛約公速行將以十五同汎洞庭公答此
詩時當已過十五矣原注稱石頭驛在金陵失之矣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 自詠
猛虎辭 古來猛虎行多言不以艱險變節太白之猛虎行則
自傷不遇耳

金陵鳳凰臺置酒 天老坐三台 天老力牧黃帝之相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 首十句敘元帝中興都金陵西秦

八句敘謝安破秦兵事治城句以下述登覽之懷 胡馬風漢
草 馬牛其風謂奔逸也胡馬奔至漢地因曰風漢草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 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羣
按杜公譏四皓為局促太白譏淵明為齷齪自是詩人一時豪
語非定論也東坡極稱局促商山芝為杜公傑句過矣若謂其
辭雖譏之其意實欽之乃為窺見古人深處耳

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登城樓覽古書懷 相如廉
頗程嬰杵臼平原毛穎三端乃趙事之最大者

效古第一首 此太白因晚節窮困回憶昔年遇主寵榮之時
末二句反言之凡寓言類多迷離其辭

第二首 此晒妬已謠詠者都無才望皆碌碌庸流耳
擬古第一首 此託為思婦望征天之辭

第二首 此託為貞婦不二心之辭陌上桑羅敷作以自明其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七

心齋

第三首 此託為痛飲者及時行樂之意

第四首 此香草以詒美人之意

第五首 此卷舒自由坦懷行樂之意

第六首 此首指安史之亂六龍頽西荒喻明皇幸蜀也鴛鴦

二句太白自喻而在江南為永王所汙染也惟昔二句謂諸將

不過鷹犬之材忽躋侯王之尊也

第七首 此首言仕途險巇非已所可干當立名於身後耳

第八首 此首欲飲酒學仙以遺愁思

第九首 此與十九首中之迴車駕言過去者日以疏二首同

讀書錄卷七

十一

意

第十一首 此亦採芳以詒美人之辭

第十二首 此亦託為貞婦思夫之辭

寄遠第一首 寫水落井中同泉豈殊波秦心與楚恨皎皎為

誰多 寫水即瀉水也本鮑明遠瀉水置平地寫水四句謂彼

此兩地同一相思未知情恨孰多耳

第十二首 朝共琅玕之綺食 琅玕玉也謂玉食也

蜀道難 按樂府題解曰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阻與蜀國

絃頗同尚書談錄曰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後陸暘作蜀道

易以頌章皋而公所自注則白諷章仇兼瓊或故亂其辭邪

梁甫吟 按李勉琴說言曾子思其父母撰梁甫吟郭茂倩謂

梁甫吟者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諸葛武侯之梁甫吟似弔

賢士之冤死太白此詩則抱才而專俟際會之時

烏夜啼 按郭集所引唐書樂志教坊記皆云宋彭城王義康

聞烏夜啼被赦而作此曲今郭集所錄諸詩殊無及赦事者

春日行 鮑照春日行言春日泛舟飲酒張籍春日行言春日

入園賞花太白此詩言泛舟而不願學仙

前有樽酒行 此題郭集錄者七家大抵及時行樂之意

北風行 鮑照太白皆言北風雨雪而行人不歸

鞠歌行 按鞠歌行言知已難逢之意郭集古今樂錄曰王僧

讀書錄卷七

十一

虔技錄平調又有鞠歌行今無歌者陸機序曰按漢宮閣有含

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

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

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已終不見重願逢知已以託意焉

中山孺子妾歌 郭集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曾及孺子妾冰

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瀉曰孺子幼少稱孺子妾宮人也顏師

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妾王之眾妾也冰其名才人天子

內官按此謂以歌詩賜中山王及孺子妾未央才人等爾累言

之故云及也而陸厥作歌乃謂之中山孺子妾失之遠矣藝文

志又曰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

三篇亦皆累辭也國藩按如郭之說則靖王子噲也孺子妻冰也未央才人也三者平列陸厥及太白辭皆失之然則古辭之鄧書燕說者亦多矣

設辟邪仗鼓吹稚子曲辭 鼓吹曲皆軍中之樂耿介死不求四句亦烈士報國之志也

白頭吟 郭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行歌古體如山上雪篇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解題曰古辭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水之上敘其本情終言男兒

讀書錄卷七

三

重意氣何用錢刀為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陳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氣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玷玉之謗君恩以薄與古文近焉一說云白頭吟疾人相知以新聞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為名唐元稹又有決絕詞亦出於此臨江王節士歌 漢書藝文志云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是臨江王也愁思節士也二者平列陸厥及太白之辭皆失之庾信賦云臨江王有愁思之歌亦失之矣

司馬將軍歌 按劉曜之將平先破陳安於隴上安部下為隴上歌太白作此擬之而無悲傷壯士戰死之意未詳何說結襪子 按漢書王生使張釋之結襪而釋之名愈重太白此

辭大抵言感恩之重而以命相許也

來日大難 郭集所錄諸家題皆曰善哉行太白題曰來日大難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見親友且永長年術與王喬八公遊焉

猛虎行 按猛虎行多言不以艱險改節太白此詩則自傷不遇耳旂旌以下八句敘述安史之亂頗似楚漢以下十句借張韓以自喻有策不敢犯龍鱗以下則自敘其落魄不偶宣城溧陽皆其所經之地也

玉壺吟 鳳凰以下八句皆自贊之辭西施四句傷不遇也笑歌行 此首與悲歌行二首皆非太白詩也郭茂倩樂府以

讀書錄卷七

四

悲歌行錄入雜曲歌辭以笑歌行錄入新樂府辭不知有何區別殆亦強作解事不辨其為贗作耳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四句言安祿山破東京我亦東奔四句自敘避亂來吳因至扶風豪士之家扶風豪士當亦秦人而同時避亂於吳者扶風豪士天下奇以下十句專贊其豪俠奇偉撫長劍以下九句自述其高懷逸志

梁園吟 玩詩指蓋公沂黃河而西赴長安過梁園時懷古而作也不知定在何時或祿山未亂以前耳

鳴皋歌奉饒從翁清歸五崖山居 鳴皋山在河南府陸渾縣故曰伊陽公此時與從翁俱在梁園故從翁歸鳴皋應由嵩少

經過也

勞勞亭歌 既以康樂自比又以袁宏自比但恨無邂逅相知如謝尚者致寂寂獨宿空簾耳

東山吟 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稽康詩也太白之意謂不戀戀於王畿耳

峨嵋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觀黃鶴樓前二句太白時在江夏見僧晏也我滯吳越句當指前事言之耳

和盧侍御通塘曲 結句似與起句相應言會稽雖有耶溪尚不如尋陽之通塘會稽之梁孟尚不如尋陽之盧侍御也

江夏贈韋南陵冰 苦心不得申一句以上喜遷謫後相遇繡衣當即指潘侍御南平指從弟之遙也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五年建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君留洛北以上洛陽相會旋即相別我醉橫眠以上漢陽相會旋又相別歌曲自繞以上晉州相會旋又相別鄴臺之北以上關中相遇旋又相別四會四別統名曰憶舊遊

魯郡堯祠送寶明府薄華還西京 自蛟龍盤以上均敘堯祠風景自君不見以下詼詭跌宕變化離合不可方物矣

高陽小飲真瑣瑣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賒蘭亭雄筆安足誇 賒遠也謂竹林諸子去道甚遠也四句評貶古人

之豪飲嘉宴不足尚也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况之秦時凝弟在席 目長安宮闕九天上至末皆太白自傷曾為近臣有流落天涯之感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銅井炎鑪敲九天 秋浦有銅有銀南陵有銅官治即梅根冶也

杜少陵集

送高三十五書記 國藩按王師句窮荒句慎儀二句皆不滿於哥舒之辭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奮飛既胡越 按奮飛句言為雨所阻咫尺千里不能奮飛若胡越之相隔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按昔賢謂以王母比楊妃瑤池日晏比淫樂忘返在杜公之意或有之至謂虞舜蒼梧以二妃不從比楊妃之從遊又謂黃鵠比賢人遠引陽雁比小人懷祿則失之鑿矣黃鵠蓋公以自喻謂已有大志而卒無所遇不如碌碌者多得溫飽耳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按首十四句敘玄宗常以十月幸驪山湯泉初聞以下十六句敘龍移湫之事陂陀以下六句錢箋以為指安祿山入朝之事似未必然末四句言郭給事有詩也

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 陶謝不枝梧 枝梧謂格格不

也

入互相撐拄不相投契也漢書朱雲傳連拄五鹿君拄即枝梧不相讓之意不枝梧則相契合矣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按自首至頗愁絕自述生平大志勁節自歲暮至難再述因過驪山而歎君臣歡娛憂其荒淫兆亂自北轅至末敘涇渭改道至奉先及到家情事此詩作於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而安祿山即於是月叛亂詩中極究君臣歡娛岌岌有亂離之憂或祿山反叛已略有所聞邪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按是時安祿山已陷東都而關中無恙故因見華嶽而言林巒皆有兵氣川光亦雜鋒鏑也相公軍謂哥舒翰守潼關之師也

讀書錄卷七

七

晦日尋崔戢李封 按阮籍等即公自指並指崔李等也熟醉高其翔句皆謂只謀一身之樂不恤天下之憂也長鯨三句指今天下之亂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義動修蟄虺 修蟄虺不知所謂

塞蘆子 按扼兩寇者謂東扼高史等窺太原之寇西則扼昆戎之寇塞者所以遮塞而扼守之也錢氏謂塞蘆關而入直擣長安殊非塞字之義亦非詩旨杜公以書生談兵未必有當於事理然公之意以延州爲秦之北戶在長安之臂扼此兩寇則長安或可收復耳末言胡行速如鬼言我不疾驅塞之胡將連行而入則長安之守益固援益厚不復可克矣

北征 憂虞何時畢以上將歸而戀闕不忍遽去殘害爲異物以上敘途次所見景物生理焉得說以上敘到家後情形皇綱未宜絕以上回憶至尊在鳳翔而憂回紇不可恃末節追頌戡亂之功而極抒望治之懷

遺興第三首 按時來二句謂天下多事但展材力早晚皆可致富貴也鹿皮二句公以自况謂不思乘時自奮於功名但忘機觀物耳

幽人 按此遊仙詩之類洪濤以下八句自思一旦飄然長往造此境界以自適其適知名二句謂不欲學四皓留名於世也五湖二句自歎束縛塵中不能出世也

讀書錄卷七

六

佳人 按此詩不可解當有一賢者曾居高位後遭屏棄公敬慕而傷悼之故作詩以歎美之耳關中昔喪敗四句當是實賦其事前後皆以美人喻賢者迷離其辭使人驟難尋求與阮公詠懷詩相近在山句謂賢人隱居未仕者出山句謂賢人已仕而因事爲時所棄則愛憐之者少矣如李陵房瑄雖爲史遷與杜公所重而終不爲時論所許亦出山泉濁之類也

前出塞 按錢箋謂前出塞爲徵秦隴之兵赴交河而作刺主上窮兵開邊其說近是謂後出塞爲徵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譏祿山逆節已萌而人主不悟其說尙有未當兩詩皆公在秦州追憶前事而作前出塞追咎天寶閒徵兵開邊後出塞追咎

至德間徵兵赴薊以討安史觀坐見幽州騎二句則所憶者乃安史已破兩京以後之事非憶未亂以前之事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吳君因論賊謀分別真偽酌予原宥而見黜敘事雖潔極不易學

青陽峽 末八句謂登隴阪時氣象寥廓眼界已為之一曠矣不意茲山又突兀趁人信造物之冥冥難測也

鹿頭山 登鹿頭山則成都沃野千里如在目前故云始喜原野闊俯見千里豁

贈蜀僧閻邱師兄 按嗚呼先博士以下十六句均詠閻邱均晚看作者二句指僧也不獨卿相尊者謂主上亦重之也

讀書錄卷七

九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自首至扁舟落吾手自敘居蜀已久將赴吳楚眷眷八句敘飲餞末十二句敘別意

寄題江外草堂 自首至數能同釣船謂至成都經營草堂數年乃成自干戈未偃息以下謂因亂至梓州遠離草堂思憶之也

南池 自首至富喬木敘南池景物自獨歎至一川瀆敘漢主淫祀末六句唱歎作收

草堂 按自請陳喪亂初至自及梟獍徒敘寶應元年嚴武入朝徐知道反旋為其下李忠厚所殺也自義士皆痛憤至此又

足驚吁敘徐逆雖誅而成都無主紀綱大亂誅殺無辜但所謂一國三公者不知指何人耳自賤子且奔走以下敘廣德二年嚴武再來鎮蜀公自梓州復還成都

營屋 不願剪伐殘 按不願疑當作不願謂前此甚好此竹愛惜六載不願伐之茲晨將營屋乃伐去千竿耳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敘事得雄直之氣韓公五古多學此等

杜鵑 黃鶴本載舊本題注云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愷愷而崩此詩感是而作錢箋以是說為然國藩按望帝禪位於開明而自隱於西山與明皇幸蜀而內禪於肅宗其事略同此詩及杜鵑行皆為上皇而作殆近之矣

鄭典設自施州歸 列郡句以上敘鄭自施州歸北風句以下敘公亦思南行也

七月三日亭午以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按歎思以下八句蓋公回思少年時

清秋射獵之樂公他日有詩所謂放蕩齊趙閒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邱旁者也

牽牛織女 末句不可解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空牀難暗投云者謂蝮蛇出於牀間不敢於暮暗時投身寢臥也而執燭入室又惡其炎熱種種

間不敢於暮暗時投身寢臥也而執燭入室又惡其炎熱種種

可憎况乃心懷故鄉乎公詩拙處往往如此不可學也
贈李十五丈別 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 李十五之父當
有名位於時故以韋賢庾肩吾比之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自採擷接青

春以上敘散病種秋菜之事自飛來兩白鶴以下書觸目也

八哀詩贈左僕射鄭國公嚴武 受辭劍閣道謁帝蕭關城

武自劍閣受元宗之命謁肅宗於靈武亦與房琯張鎬相同

八哀詩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自學貫天人際以上渾贊其

才與學自干謁走其門以下敘其多作碑版鬻文獲財自往者

武后朝以下敘其風骨峻峭勁直獲罪自伊昔臨淄亭以下公

讀書錄卷七

主

自敘獲交於李公而記錄其論文之語論文以下述李公評論
諸家之文是非張相國謂李於張之文有褒有貶因此兩賢相
厄李爲張所排擠鍵猶機也謂李之機鋒警捷一發不能自閉
也例及吾家詩四句謂李評論杜審言之詩賞其嗣真之作比
之玉山之桂也鍾律句贊李論文法律之細鯤鯨句贊李才力
之大以上皆就論文言之陂陀以下十句則哀之耳
八哀詩故祕書少監武功蘇源明 蔡夢弼以肅宗復兩京辨
別逆順諸署僞官者皆伏誅故有范曄李斯之句獨源明以臨
難不變其節得知制誥故有茂松之况云云國藩按肅宗收京
之後汙僞職者以六等定罪殊不類范曄李斯之事不知公詩

竟何指也又虜庭悲所遣句似蘇公會奉命出使虜中諭賊使
反正而不效者胡爲投乳贊句似蘇公會櫻奸權之怒摧折以
死者其事均不可考詩旨亦難盡明

八哀詩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春深泰山秀六

句追憶昔在長安與虔宴遊之樂所謂懷曩也原注著作與祕

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八哀詩故右僕射相公張公九齡 自寂寞想玉階至諷詠句

敘張公仕宦出處雖一生翱翔雲路而不忘江湖之思也碣石

句指安祿山天池句指李林甫二人者乃張公之榛梗也自詩

罷地有餘至未缺句敘張公詩文之美

讀書錄卷七

主

往在 自首至私泣百歲翁敘述祿山陷京師焚毀宗廟之事
自車駕既云還至翠恩行角弓述肅宗收京重修廟祀而以末
四句敘吐蕃再毀宗廟之事自安得自西極至末懸想中興致
治之盛而以結二句自抒不得還鄉之悲豪邁蒼涼之氣跌宕
變幻之節皆臻絕詣
昔遊 自是時倉廩實至起黃埃指祿山釀亂之由思滅胡謂
祿山討奚契丹也望三台謂祿山領范陽節度使求平章事也
隔河云者杜公時遊單父在黃河之南祿山領范陽在黃河之
北當日見祿山之煩費驕貴隔河長眺不勝感歎至今猶憶之
也

壯遊 俗物都茫茫以上述少年意氣之盛忽如攜葛強以上敘歷遊吳越齊趙引古惜興亡以上敘至京師豪氣漸衰時事漸變鼻酸朝未央以上敘祿山亂後肅宗至鳳翔公以拾遺諫爭獲罪末節述暮年客蜀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唐十八流配施州在夷陵舍舟登陸時有書與公公寄此詩酬之

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 自盛事垂不朽以上述祖姑國初識英雄事自鳳雛無凡毛以下敘珣昔日避亂之情今茲送別之感

詠懷第一首 按督有司以供軍儲取民之財多有不堪問者
高賢二句如今日釐金局之類雖賢者亦知其病民而不能遽去疲茶二句杜公自歎有策而不得施也

第二首 按公蓋有意為嶺表交廣之遊既而不果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自首至鈎深法更祕句贊其八分之工自文學與我遊至時危話顛躓句敘前後交誼之厚我甘多病老至末送別也

宿花石戍 罷人不在村 罷人即疲民也罷與疲同民字避諱故作人周禮日以嘉石平疲民西征賦收疲民於西夏文選亦因避諱作疲人

奉贈李八丈判官 泛愛惜衰朽句言李待己之厚以下即自

歎其窮老也

入衡州 首十二句言唐自安史之亂紀綱一失兵端遂多自嗟彼苦節士至明徵天莽茫句敘潭州刺史崔瓘清謹守法將吏多不便之兵馬使臧玠為亂瓘遂遇害自銷魂避鋒鏑至通郭句敘避亂入衡州自華表雲鳥埤至蚊蚋句敘衡州刺史楊濟及其客蘇渙討賊必勝自橘井舊地宅至末言將往郴州依其舅崔偉及其掾張勸

白絲行 首六句言白絲之美自喻其材質美人六句言製衣之精自喻其技能末四句言汙壞棄置自喻其不見珍於時

哀江頭 按哀江頭弔楊妃也憶昔八句極言昔年貴寵奢麗明眸四句敘貴妃縊死明皇入蜀生死去住彼此心傷末四句言其悲感

洗兵馬 按錢箋謂此詩刺肅宗而作句句指摘雖未必盡然然成王六句係指收京者乃二三豪傑非靈武之從臣也鶴禁二句譏肅宗之有虧子道攀龍四句譏靈武諸臣之驟貴皆詩旨之顯而易見者

石笋行 石犀行 按兩詩皆前六句立案後半乃譏議之石笋則議其不實也石犀則議其無益也趙氏以為石笋譏李輔國恐未必然

杜鵑行 按此詩錢箋以為哀上皇遷居西內幽鬱孤寂之狀

似爲得之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韓公學杜與此等最相似

短歌行 瓌瑋頓挫跌宕票姚可謂空前絕後

丹青引 首八句贊其書畫開元八句敘其畫凌煙功臣先帝

十六句敘其畫馬末八句敘其寫真

寄韓諫議 按鄴侯外傳平生多遇異人頗修真仙之術此詩

至京以下六句蓋隱約指其事似聞四句指鄴侯於元肅間有

定社稷之功國家二句言已雖位卑而不忍不言周南句杜公

自指南極句仍指鄴侯耳

釋悶 按湖城在今閬鄉即漢之湖縣後魏之湖城縣也代宗

由長安幸陝必過湖城錢箋引晉元帝至湖陰事失之矣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如鉞水英雄弭俱不可

解

王兵馬使二角鷹 將軍玉帳軒翠氣 甘泉賦屬翠氣之宛

延李善注曰言宮觀之高故翠氣宛延在其側 崑崙虞泉入

馬蹏 虞泉即虞淵唐諱淵字也

白鳧行 按黃鵠自喻其少年之遠志白鳧自喻其老年之貞

節中四句自喻其窮困贈贈末二句言志士仁人贈贈者多非

僅我也

朱鳳行 按此詩與鳳凰臺一首用意略同均以鳳自况而思

有濟於世彼言鳳之心在致君此言鳳之心在澤民耳螻蟻黃

雀皆民也鴟梟虐民之吏也

清明 金鐙下山紅粉晚牙檣淚拖青樓遠 二句謂舍馬登

舟也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 按自首至

費鐙燭極寫得書歡怵之情自憶子初尉句至吹青春敘遷官

甚速冀其大用末四句憶其聚會燕語之時宴筵二句因裴公

曾語及蘇因敘與蘇交情之密茅齋四句與蘇往還親密也無

數三句言羣小得志蛟龍句言蘇不見用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第三首 萬里戎王子 本草日華

子云獨活一名戎王使者此花當是其類

第四首 碾渦深沒馬 按碾渦當是舊時水磨今碾磴未必

尚存而其渦漩之水猶深可沒馬也

第七首 棘樹寒雲色 吳若本注刊作棟爾雅云棟赤棟白

者棟山厄切注云赤棟好叢生山中白棟圓葉而岐爲大木國

藩按本句云寒雲色下云陰益食單涼自當作棟樹非棘樹也

元日寄韋氏妹 此至德二載元日作妹嫁韋氏即同谷七歌

所云有妹有妹在鍾離者也鍾離即今之鳳陽府戰國時屬楚

地詩中郢樹句指妹在楚境也婦人稱其夫曰郎曰伯詩自伯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遺補諸公 二閣老賈至嚴武也杜公

家寓鄜州彌年艱窘詔許自往視此將北征之時所作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閒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

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按公以至德二載疏

救房琯獲咎賴張鎰救全之至次年出為華州司功或為當事

者所排擠非肅宗意也故曰移官豈至尊

獨立 按草露喻讒謗汙染也蛛絲喻網羅罟罟也天機雖自

淡泊無奈與人事日日相近動輒得咎故因有所見而感歎

觀兵 按末二句言不宜老師於鄴下當直取燕薊賊巢也

秦州雜詩第三首 州圖領同谷 同谷今在甘肅階州之成

縣境去秦州約二百里

懷錦水居止 柴門豈重過 謂此生不復能經過成都草堂

也

將曉第一首 巴人二句應作一氣讀謂巴人之往成都者常

被梗阻不得還歸也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疑第一首 竹枝歌未好 竹枝歌巴渝

之遺音惟峽人善唱

洞房八首 按此八首當為一時所作可作一章讀洞房風昔

能畫鬪雞四首追憶開元盛時宮中淫樂之事歷歷一首自歎

今日在夔淒涼之狀洛陽驪山二首弔明皇之不終提封一首

懲前而思所以誌後也

不離西閣第一首 肯別定留人 言不知西閣之意肯別我

乎抑定留人乎

東屯北峽 浮生杜公自言平生為盜賊所困異俗謂居巴蠻

異俗之地亦多貧民也

朝第一首 病身終不動 終不動者謂鵲與烏皆以晨而動

萬物皆靜極而動惟己因病終不動也

宴王使君宅第一首 首二句謂韓信被追之際謝安未起之

日皆泥蟠而未大展其才之時也若吾徒則自漂泊耳自逆旅

耳自朽質耳豈復泥蟠者比尚有飛騰變化之時乎

贈田九判官梁邱 使節將軍指哥舒翰也阮瑀田郎始及梁

邱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按末二句因裴

蜀州東亭之梅而言己之成都草堂亦有江梅垂發也

秋興八首 按此八首皆居夔州而懷長安前三首對夔州景

物而增悲秋之感後五首雜憶長安今昔之事第四首懷遠官

第宅第五首懷宮殿第六首懷曲江第七首懷昆明池第八首

懷漢陂也

詠懷古跡第一首 羯胡以侯景比安祿山庾信杜公以自比

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按詩中莫出者猶云無出其右也相國指杜鴻漸以大歷二年六月入朝鴻漸本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故稱曰黃門從叔

解悶十二首 後四首專詠荔支不知何以與前八首同爲解悶之詩

陸宣公集

駢體文爲大雅所羞稱以其不能發揮精義並恐以蕪累而傷氣也陸公文則無一句不對無一字不諧平仄無一聯不調馬蹏而義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氣勢之盛亦堪方駕韓退之本爲陸公所取士子瞻奏議終身效法陸公而公之

讀書錄卷七

无

剖晰事理精當則非韓蘇所能及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 四句見左傳昭七年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 以上四句不知有所本否

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道則精微 數句言天子理財之道極大極精

而諸方曲獻 曲獻猶云私獻

天衢尙梗 言世亂也猶皇路清夷言世治也

試詢候館之吏 公時奉使出外故詢候館之吏今之馳驛者

州縣皆至公館迎候

果如所虞 卽果如所慮也不作慮者調平仄馬蹏耳

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譎節 敘軍士怨讟之興款款入情婉婉

動聽此等處最不易及

奉三無私以壹有眾 壹對三有眾對無私開後世借對之法

究不宜學

求闕齋讀書錄卷七終

讀書錄卷七

三

求闕齋讀書錄卷八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集三

韓昌黎集

復志賦 甘潛伏以老死兮 將跌入佐汴先出潛伏一層筆

勢跳躍而志之所以復亦必先有此志為張本

南山詩 西南十句賦太白山昆明八句賦昆明池清瀕為微

瀾所破碎故猱猱躁而驚呼呀而不仆此述昆明池所見前尋

下二十二句言從杜陵入山因羣峯之擁塞不得登絕頂而窮

覽也惡羣峯之擁塞思得如巨靈夸娥者擊開而析裂之以雷

讀書錄卷八

電不為先驅終不能攀遂有攀緣踳躓之困因緣以下十二句

因觀龍湫而書所見前年以下十二句謂謫陽山時曾經此山

不暇窮探極覽也昨來以下至蠢蠢駭不懋謂此次始得窮觀

變態前此遊太白遊昆明池遊杜陵遊龍湫本非一次即謫貶

時亦嘗經過南山俱不如此次之嗚心悅目耳

謝自然 灼灼信可傳以上敘謝自然白晝輕舉事以下論神

仙事不足信

秋懷第一首 此首因聞脫葉秋聲而生感

第二首 此首言四時運行百物雖有早晚長短貴賤之不同

要皆稟氣自然不足異也

第三首 此首言已之所嗜與時異趣雖舉世不好而無怨也

第五首 此首即陶公今是昨非之意若新有所悟者以浮名

為恥以薄味為幸知道之言也

第六首 此首本思遺世高舉不復願伺候於塵埃之中而為

生事所累尚須勉以從王事也

第七首 此首言本不能逐時趨因石甌謀生之故難遽舍去

與上首之指略同

第八首 此首因落葉而感觸生平之志事甚遠且大

第九首 此首因葉落而疑為月實志士固有非常之感觸也

第十首 此首因仕途嶮巇動觸陷穿思委蛇以逐時趨而此

讀書錄卷八

心終以為恥不敢自違其本志也強懷本志也弱念時趨也詰

曲時趨也冥茫本志也

第十一首 此首有安貧知命致死不變確乎不拔之意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

林三學士 行行詣連州以上因上疏而貶連州對案輒懷愁

以上敘道塗及連州之苦旅泊尚夷猶以上敘順宗即位大赦

公量移江陵法曹末節憲宗即位朝政清明有望於三賢之借

籌援引

江漢一首答孟郊 王褒云有其具者易其備舟馬裘燭皆禦

物之具也忠信履險之具也韓公與其徒黨固常常以自立相

勛矣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諒知有所成以上籍與公相見於
汴州籍中進士決若驚冕朝以上公送董晉之喪至洛中途聞
汴州亂至洛東還將赴徐州中開一謁李元於河陽由洛赴徐
本應行黃河之南是時或因汴州之亂避行河北歟窗戶忽已
涼以上由河陽經汜水陳許而至徐州子豈知我情句謂望其
來而籍竟來矣末敘籍來月餘而又別

歸彭城 見待頗異禮未能去皮毛 謂不能披肝瀝膽豁露
天真猶今諺云客氣也

送惠師 自遂登天台以下十八句敘天台觀日出禹穴以下

讀書錄卷八

三

十二句敘會稽觀禹穴浙江觀潮廬嶽以下十二句敘江州觀
廬山南海觀羅浮自來八句敘惠至連州徧遊諸勝昨日以下
十八句惠別韓公之辭吾言子當去以下十句韓公送惠之辭
送靈師 首八句論佛法為世大害靈師八句敘其少時事軒
騰句謂其棄俗而為僧矣園碁十二句敘其博奕詩酒之能尋
勝以下二十二句敘其遊黔蜀及在瞿塘落水得生事昨者以
下十句敘遊林邑十月以下十六句敘其在連州久聚韶陽以
下十四句敘其由連至韶
縣齋有懷 首十六句敘少年中進士試宏博時事人情以下
二十句敘出都從董晉張建封幕事求官以下十四句敘為御

史上疏被謫事湖波以下十四句敘道塗及陽山之苦嗣皇以
下十六句思得赦宥而歸故土

合江亭 邦君指齊映初建此亭者也老郎繼齊而樹蘭栽竹
者也庸懦指元澄被楊憑劫去者也君侯指鄒君款接韓公者
也鄒君逸其名老郎并逸其姓

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 陪賞句
以上敘陪杜侍御同遊幸逢以下十六句敘獨宿珥貂以下頌
楊常侍

岳陽樓別竇司直 軒然大波以下十四句狀其洪濤壯觀朝
過宜春以下二十二句狀其風息波恬自主人孩童舊至末公

讀書錄卷八

四

於竇氏兄弟最為契好故於歡宴之餘追憶前事言之沈痛
送文暘師北遊 自言本吳人以下十八句皆述文暘在四門
館之言出其囊中文以下十二句敘前作送文暘序贈別之事
三年竄荒嶺以下十四句敘貶陽山及回京再見文暘自當今
聖政初至末送文暘北遊而自擬歸耕
答張徹 自肝膽一古劍至懼衝城書局皆敘貞元十五年雖
岸連居與張徹相從之樂自及去事戎轡至淚皆還雙熒十六
句敘公以徐州從事朝正京師與徹同行之事塵祛二句公先
出京徹後出京又與途中相見而再別也洛邑得休告以下十
二句敘登華山事峨豸忝備列以下二十四句敘為御史上疏

貶陽山事赦行五百里以下至末敘入為國子博士因答徹詩
苦寒 寒旒去耳纒 旒垂目纒塞耳寒旒去纒謂明白達聰
也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 又言致豬
鹿此語乃善幻三年國子師腸肚習藜莧况住洛之涯魴鱒可
罩汕 國藩按崔詩必言將以豬鹿野鮮餉公公詩辭之善幻
猶云善戲漢書西域傳有善眩之語顏注云眩讀與幻同况住
洛之涯公時以國子博士分教東都謂但食藜莧魴鱒不勞致
豬鹿異味也

招揚之采 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 國藩按柏移平地謂
去荒陋之邦而漸染雅化馬入廐中謂去野駕之習而範我馳
駘皆裁成之采之意

雙鳥詩 朱子以雙鳥指已與孟郊而作落城市者已也集嚴
幽者孟也韻語陽秋已有此說

題炭谷湫祠堂 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蹏殷 國藩按退之剛
正傲岸不信神道如衡山詩則曰神縱欲福難為功記夢詩則
曰乃知神人未賢聖此詩則曰血此牛蹏殷皆凜凜有生氣
送陸暢歸江南 悲號車上女骨肉不可分 國藩按董晉家
洛陽觀悲號上車女句陸自董府攜婦歸吳而公在洛時送之
也

嘲魯連子 國藩按此當有與公爭名者而公甘以名讓之禪
讓也鴻聲大名也

贈張籍 此是黃金產黃當作萬至文章紹編刻十一句皆張
籍之辭我身疑當作君身蓋籍稱公不應我之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 自往歲戰詞賦至無人稱雄雌三十二句
敘崔技能之高科名之震自由來人間事至那用分高卑二十
四句敘崔登科後仕宦不遂所如不偶鷲鳥子駒馬子麋鹿子
皆喻新進少年不得自由處處為世法所束縛自憐我還好古
至譬彼鳥黏鷄四十八句敘與崔交誼之厚諸毛方氏以為筆
也朱子以為必是為毛穎傳而發國藩按韓公毛穎傳柳州曾

贊歎之崔之來書及詩當亦贊毛穎傳之奇偉蛟螭雷電等或
即來詩中語邪敦敦凭書案敦敦即敦彼獨宿之敦謂癡坐不
動也賈捐之傳中有所謂顛顛者義亦略同自且吾聞之師至
相待安眾第三十四句言名位不足戀當以文章傳後約崔同
歸偕隱自我有雙飲觥至末二十四句敘公以雙醜之一遺崔
亦所以報百尺綵也鯨月草花芙蓉皆醜上所畫者

示爽 汝來江南近二句不可解韓公本貫在河內之修武又
曾遷居洛陽爽自江南赴長安二處皆其經過之地或謂其過
河內洛陽與里閭相近二句作一句讀邪不然則上句有譌誤
邪公作女孥銘云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是河陽亦可以

河南稱之洛陽則自古久稱河南妄意此句當作河南近侯質之博聞君子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元十八蓋將裴行立之命以書及藥物勞公於途次者

第一首 何人識章甫而知駿蹏蹏 章甫適越不為時用駿蹏歷險或致蹉跌二端皆公以自喻者識知二字則謂元能知之亮之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妙不調鹽醢 調鹽醢似寓韓彭蒞醢之意

鳴雁 此在幕府不得志之詩欲遠舉而他適也

條山蒼 波浪句喻世人隨俗波靡松柏句喻君子歲寒後凋亦自况之詩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署 自洞庭連天至難追攀句皆張署之歌辭末五句韓公之歌辭

憶昨行 自首至淚落句敘張與裴帥賽社之宴酒後臥病自念昔從君至眉方開句敘與張同貶南荒而俱幸北歸自今君

縱署至末祝張病體康復將耦耕於嵩山之下上公禮罷句上公方以為當作社公敘荆帥裴均罷社而享客也朱子云上公

即社神也不必改為社公今君縱署二句張在江陵雖經邕管經略使路恕奏署為判官而可以辭謝不往故勸其投檄北去

投檄猶投紱投劾之投

劉生詩 劉在廣南當有名妓聲價甚高而遇劉獨厚者美酒二句劉之治遊也倒心句傾情於名妓也千金句聲價高也綢繆句待劉厚也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自首至孰飛奔渾寫野燒之盛自祝融告休以下至頽目暖設為祝融宴客儀衛之盛賓從之

豪笑語之歡告休猶休暇也卑尊即客也周禮小司徒云使各登其鄉之眾寡鄉大夫云率其吏與其眾寡此云卑尊猶彼云眾寡耳自頽其收威至末皆水火相剋相濟之說拳肩跟者謂

肩與足跟拳踠相連極言顛頭玄冥君臣失勢之狀洪曰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女而為婦於壬故曰女丁婦壬自

火行於冬至囚之崑崙九句皆上帝勸慰水神之辭言不必與火結誓時至行將勝之也

和虞部盧四 酬翰林錢七 赤藤杖歌 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 東坡以鐵柱杖壽樂全詩有句云欹壁蛟

龍護晝眠融化此兩句而為之也 石鼓歌 自周綱陵遲以下十二句敘周宣蒐狩鐫功勒石自

公從何處以下十四句敘搨本之精文字之古自嗟余好古以下二十句議請移鼓於太學自中朝大官至末十六句慨移鼓

之議不遽施行恐其無人收拾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首十四句敘昔至盤谷訪李愿事天井關之水被風吹灑洛陽語則誕而情則奇歸來辛苦以下十句敘盧寄示詩篇知李已入山矣末六句敘已將歸耕

射訓狐 斗柄行挂西南隅 謂天將明也 意欲唐突羲和鳥 謂侵陵主上也

城南聯句 自首至鞞妖藤索紉六十四句雜敘城南所見景物迴平按平者地之平處也如華山有青柯平種藥平之類卷鬱不舒放也見莊子自荒學五六卷至幽蠹落書棚二十四句敘荒郊瑩域淒涼之狀自惟昔集嘉詠至風期誰復賡三十八

讀書錄卷八

九

句言城南乃昔日文人詞客遊詠宴集之地今無復往時雲霞之興風期之盛矣餘晶日光也凝猶退也謂其聲能遏日光使不動也自皋區扶帝壤至鵠鷓攢瓊橙五十八句歷敘土壤之美因及人才之俊物產之富治遊之盛自鷺廣雜良牧至抑橫免官評二十八句敘簪纓世族之豪橫自殺候肆陵剪至惡嚼嘽腥鯖二十二句敘射獵之樂自歲律及郊至至恩熙完別剌十六句敘郊祀之禮自宅土盡華族至眼剌強盯颯三十句敘民居寺宇之麗因及遊寺之人蹠繩覲娥姝蓋美女為秋千戲者亦遊寺所見也 會合聯句 念難須勤追二句憶往時之艱難悔出言之輕易

也自念難須勤追至謫夢意猶恂十八句敘韓公以言事謫貶陽山還朝為國子博士郊籍徹三人皆在弟子之列詩意仍以韓公為主

納涼聯句 自長菱倦還捉以上皆敘煩熱之狀幸茲得佳朋以下乃敘納涼之事

秋雨聯句 醜薄也氛醜句謂雲氣稍薄雲亂句謂旋又擁塞也陰旌謂雲氣如旌旆流猶周流也帝鼓謂雷魯儒二公以魯兩生自比也以秦人好言利故魯儒無可丐貸

征蜀聯句 奔與駭同廣韻軍戰石也砲墮者奔石之聲熱堞燒其城也抉門啟其門也愾歎焚城之聲疊韻字呀拗門關之

讀書錄卷八

十

狀雙聲字邊雄虓令將帥無多殺也漢棧罷囂聞者謂自秦至蜀征人漸少不甚囂聞也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 目再入更顯嚴至達志無隕穫句皆敘裴相破賊還京後遷官宴客之事似非事前所作之詩雪下收新息亦非事前語豈在郾城時作此詩而還朝後更潤色之邪

醜顏傾鑿落 鑿落飲器白樂天詩銀杯傾鑿落 生堂合鑿

鑄 爾雅大磬謂之鑿大鐘謂之鑄注亦名鑄 原性 此實與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義理之性

氣質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說之無失亦自言各有當要之韓公之言固無失耳

原毀 言在上者須明斯世所以多忌多毀之由而後可以知人篇末說明作意 聞古之人有周公者節 通篇德藝平列 周公原不僅有藝就藝中引一尤不可幾者故舉周公 行難 以行難命題所以表陸先生之賢也爲文之意則欲存此理使有用人之責者知之耳句法瘦鍊王荆國多師此種 雜說一 此段未經人道舜武得五臣十亂而益彰其神聖所謂得雲益靈者也名師賢相亦能廣植徒黨旁求俊彥亦有所謂雲者其義甚大 雜說四 謂千里馬不常有便是 不祥之言何地無才惟在善使之耳

讀書錄卷八

十一

讀荀 此與讀鵝冠子讀儀禮讀墨子四首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氣類史公各年表序 讀鵝冠子 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正者正譌也乙者上下倒置也減者塗去也注者添綴於旁也 師說 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 末幅云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 進學解 倣東方客難揚雄解嘲氣味之淵懿不及而論道論文二段精實處過之 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

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同工異曲 韓公於文用力絕勤故言之切當有味如此

諱辭 此種文爲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韓公上乘文字

伯夷頌 舉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指此自况之文也

釋言 才高被謗爲文自解仍不減其峻峭之氣

汴州東西水門記 誕置聯鎖于河宵浮畫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 誕寘猶云大寘也宵則使鎖浮於水面不使通舟楫也汴州之有河水猶襟抱然無門以關之故虧疏宣洩也

讀書錄卷八

十一

燕喜亭記 柳公山水記以峭削見奇固非韓公所能比並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此等文雖公爲之不能奇也

畫記 桐城方先生以爲此學周人之文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斯立之爲人必有奇崛之才而又天趣橫溢與公相見必彼此善謔而又相敦以古誼者如西城員外丞一詩前路謔且爲虐矣而後半絕沈痛則足獻玉一書絕沈痛亦帶謔聲藍田十月雪塞關一詩亦然此文則純用戲謔而憐才共命之意沈痛處自在言外

新修滕王閣記 反復以不得至彼爲恨此等蹊徑自公闢之

亦無害後人踵之以千萬乃遂可厭矣故知造意之無關義理者皆不足陳也

科斗書後記 敘述無一閒字

鄆州谿堂詩序 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 生此波瀾 然而皆曰鄆為虞巢且六十年節 著此一段議論便爾壯闊蹊

徑獨闢若先陳新立之難又陳不肩而變之難便無此奇警

公私掃地赤立 能造難狀之語 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

僕射 接法本史公

貓相乳 敘事絕善而所以為文之意固不免人之見者存故

收處過諛 夫貓人畜也 謂畜於人

爭臣論 逐節根據經義故盡言而無吝氣 夫天授人以賢

聖才能節 此段陳義甚高

太學生何蕃傳 善用縮筆紆餘頓宕如將不盡

重答張籍書 觀此書則韓公當日之於二氏亦未敢昌言排

之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數篇文章斥之遂爾炳如日

星識力之大令千世人肅然起敬 非我其誰哉 自任處絕

沈著

與孟東野書 真氣足以動千歲下之人韓公書札不甚矜意

者其文尤至

答尉遲生書 傲兀自喜

答楊子書 尚須驗以言 公已深知楊子恐楊不之信也故

須驗以言

上襄陽于相公書 諛辭累牘固不能工

上甯守鄭相公啟 愈無適時才漸不喜為吏 凡為文必視

乎其行能棄官如屣而後氣壯而文無沮詞

上宰相書 連用三抑又聞義層出不窮然究是少年才思橫

溢欠裁鍊處故文氣不道也若刪去洪範曰至廉於自進也則

格老而氣適矣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二書皆可不上宰相能知我前書

足矣其不知十上何益公少年時蓋閱世尚未深而自守未定

也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

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 魯同姓

禮義之邦故次周後齊大國次之宋鄭小國次之秦楚戎蠻又

次之非率爾泛指也

答侯繼書 含意連辭將發復已 含意辭不能申其意也連

辭欲陳此說復牽彼義裁度不能遽當也凡文家經營為文時

有此二難 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 所

陳數事皆專家之學函莽者多棄置不講觀韓公此書然後知

儒者須通曉各門乃可語道孔氏所謂博學於文亦此義也

將試學焉方不足而後止 凡人於右數事皆未試而先稱力不足所謂畫也

答崔立之書 韓公命世之英自位不在文中所稱五子下其試於禮部吏部蓋深用爲恥立之乃以獻玉再進相勸所謂鷓鴣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倚夫藪澤也篇中前半述已隱忍就試之由夫所謂博學者一段鳴其悲憤後幅方今天下一段寫其懷抱視世絕卑自負絕大極用意之作 君子小人之所憫笑 君子小人猶言人人周禮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眾寡者言鄉人或眾或寡無定也此言人人憫笑無分君子小人也 夫所謂博學者節 博學宏辭美稱也惟公足以當之而顧

八讀書錄卷八

五

不能中選甚羞與今世之中選者比倫而又不能不隱忍與之同試甚願與屈孟五子同志而又不能效其不與斗筭者同試心所恥而行不能從已所恥而人不能諒層層感憤迸露紙上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 謂懷慙之極至於自甘終不進取乃已 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 極自負語公益奴視一世人 重答李翊書 韓公文如主人坐於堂上而與堂下奴子言是非然不善學之恐長客氣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筆端大峻嶒若出他手代盲人干有位者氣必不能自振矣

答李秀才書 義深而文淡永

答陳生書 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 陳生必求俯仰趨時之術故告之以此所謂對症下藥也不然專信已則足以長傲王介甫云時然而然眾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語弊亦似此 與李翊書 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 能達難白之情

答亂生書 不知者乃用是爲謗節 言不惜稱道揄揚之愛惜也彼輩自有可合之人吾不因其可以干澤而思與之苟合若能如此則可孤行而不恤眾謗而生又不能生離鄉遠出本爲求仕非徒求韓公之知也是者指上文相知稱道云也

八讀書錄卷八

六

與崔羣書 風土不竝以北 不與江北比竝也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節 悲感交集王荆公與段縫書中段爲曾子固代鳴不平文氣脫胎於此 人固有薄卿相之官節 憤激出奇想沈痛至矣 僕無以自全活者一節 後路絕深痛 與陳給事書 衣食於奔走 造句奇 與馮宿論文書 以此而言節 自負語絕沈著 與祠部陸員外書 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節 稱人之長造句俱極跌宕 應科目時與人書 其意態詭詭瑰瑋蓋本諸滑稽傳干澤文字如是乃爲軒昂他篇皆不能自振

與孟尚書書 此為韓公第一等文字當與原道並讀

答呂盤山人書 絕傲兀自負

答渝州李使君書 李蓋有所干於要路求韓公為之道地故

答之如此 傳曰君子侯命節 既以安命埃命之說進又言

李君亦爛熟安命埃命之說如常御之飲食屢飢久矣無益於

事故增愧 答元侍御書 斥其餘以救人之急 斥遠也揮而遠之謂散

去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 文氣絕勁

與鄂州柳中丞第二書 就令如是節 書然入人之肺腑故

足以作忠孝之氣 夫遠徵軍士節 論事之文不遜賈晁

送陸欽州詩序 我衣之華兮節 洒然而來

送孟東野序 天擇物之善者而假之鳴其為鳴盛與鳴不幸

惟天之所命耳文之立意止此徵引太繁頗傷冗蔓

維天之於時也亦然 通首按住天字

送許鄧州序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 四字並用

措語過重 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 轉換處痕

迹未化便可直接本事不須為二語組合也 故其贈也不以

頌而以規 收句俗筆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和雅淵懿東京遺調

送齊暉下第序 入題連用三平字俗調篇末一二回繳前文

俗調 送陳密序 閒淡有體

送李愿歸盤谷序 別出奇徑跌宕自喜

送董邵南序 沈鬱往復去膚存液

贈張童子序 前半志選舉疏健後半勸童子簡宕

送浮屠文暘師序 闢佛者從治心與之辨毫芒是抱薪救火

矣韓公言若無中國之聖人則彼佛者亦如禽獸為物所害莫

能自脫如此立說彼教更從何處置喙立言有本故真氣充盈

歷久常新

送何堅序 前半磊落而含遊戲之聲收復奇情幻出合讀之

但覺狡獪不測 送廖道士序 磊落而迷離收處絕詭變

送王秀才序 淡折夷猶風神絕遠

送孟秀才序 敘述緊訓詞當

送陳秀才序 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 祇此一意再作往

復亦復傲兀自喜

送王秀才序 讀古人書而能辨其正偽醇疵是謂知言孟子

以下程朱以前無人有此識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骨峻上而詞瑰瑋極用意之作

送區冊序 送區宏南歸詩傲兀跌宕此文當是一時作故蹊徑與句之廉悍竝與詩相類

送張道士序 立言絕善 詩甯當不埃報 述上書不報事立言飄洒不著痕迹

送高閑上人序 事之機括與心相應事不如志則氣挫所向如意則不挫於氣榮辱得失不糾纏於心此序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者姚氏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公之于文技也進乎道矣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八

送殷員外序 字字峭立儻軒偉

送楊少尹序 唱歎抑揚與送王秀才序略相類歐公多似此

送權秀才序 酬應之作亦自不俗

送湖南李正字序 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 有無猶多寡也檀弓稱家之有無言盡家之財無問或多或寡罄用之也此言侍御盡家之財皆費於朋友也

送石處士序 唐時處士聲勢足以傾一世韓公頗不滿於石溫二生觀寄盧仝詩可見此文前含譏諷後寓箴規皆不著瘦迹極狡獪之能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此種起法創自韓公然不善為之譬若唐人為官韻賦往往起四句峭健壁立施之於文家則於立言之體大乖漢文無起筆峭立者按之固自有序也不可不察

送鄭尚書序 氣體似漢書匈奴傳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此即條議時事之文鋪敘處絕警聳 吾以為為邊軍皆不知耕作 接筆絕遒緊

石鼎聯句詩序 傲兀自喜此等情事亦適與公筆勢相發也歐陽生哀辭 前半敘述矜當後半就父母老矣反復低徊絕耐紉誦 詹閩越人也 油然而人情

祭穆員外文 瘦折奧峭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八

祭郴州李使君文 亦不出六朝軌范不使一穠麗字不著一閒冗句遂爾風骨道上通首不轉韻古無此體宋人為長短句祭文則皆一韻到底

祭河南張員外文 以奇崛鳴其悲鬱慶戰神鬼層疊可愕

祭薛中丞文 無俊健之骨不似韓公手筆當是同僚所為而薛氏託公名為重耳

潮州祭神文第二首 別出才調岸然入古

祭柳子厚文 峻潔直上語經百鍊公文如此等乃不復可攀躋矣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置身千仞之上下視昧昧者但覺可憐

憫也公詩如謝自然誰氏子文如孟尚書書及此等當觀其卓然不惑處此篇弔辭亦絕古勁

李元寶墓誌銘 誌中不稱元寶之長而銘詞著才高乎當世

行出乎古人二語故爾可貴若通首贊頌不休不足取信矣

崔評事墓銘 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 盡禮也凡崔

君栖止之處族賓皆來歸也 雖不肖收之如賢 王介甫敘

人之長皆學此等

施先生墓銘 或先敘世系而後銘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後及

世系或有誌無詩或有詩無誌皆韓公創法後來文家踵之遂

援爲金石定例究之深於文者乃可與言例精於例者仍未必

知文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

爲浙西觀察使 起筆逆此處接筆逆以下得勢矣 以老故

自任者以千百數 老故猶稱老成故舊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此非其耶 狐死正耶首不忘本

也權殯於此終當反葬故曰非其耶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率所事所言皆從

儀法 家世可詳則詳之行誼無可詳則祇二語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樸老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謹飭畏慎 稱其賢祇四字 子與晉

兒次卿游 古者兄弟之子亦稱子故曰吾兒稱姪俗也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京兆尹符縣割界之 下符於萬年

割田與之也 以崇文幕府爭鹽府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

或因以鹽井與之或遂革之二者孰便命使者往治也 遷

蘇州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 公未遷蘇李錡已先反於

鎮海公至蘇十二日賊始至蘇也 皆斂兵立不逼 新書言

賊釘公於舫誌爲飾詞 錡命械致公軍 致於鎮海軍也

錡適敗縛 錡敗爲其屬所縛故曰敗縛 民抱扶迎盡出

抱幼扶老皆出迎 柰何乎公 奇句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石處士之名殆能傾一世人而韓

公不甚許之觀銘詩可見寄盧全詩亦寓諷刺卒之籍湜郊島

輩皆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而溫石二公僅見於韓公之文而已

盛名足據乎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他文提振處絕聳矯此稍遜之

不足張職 觀察使位高祿厚則所職宜鉅三州職事無幾故

云不足張職 人去渫污氣益蘇 既爲南北市又爲長衢故

人去卑溼而氣蘇也 馬以不連死 馬多無經年不一死者

不連死謂不相繼以死 前走七州刺史 謂七州刺史奔走

於前也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尚書生塢家破時塢生始四

歲 此處入主位不清後並混淆謹以公他文之法準之妄易
數字云君之父也君諱焯字某家破時君生始四歲 聞君篤
行能官請相見 上文不易則此處君字無胎

襄陽盧丞墓誌銘 常最其列 於同列中居最也 今年實
元和六年 奇句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
有賢佐曰孔君此等起法維韓公筆力警聳矯變無所不可若
他手爲之恐僨張而長客氣故不如樸拙按部之猶爲近古也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
路公神道碑銘 割餘零都作縣安遠 割零都縣之餘地析

讀書錄卷八

重

置安遠縣 陶甃而城罷人屢築 土城易崩故屢築甃城一

勞永逸也 人不歲苦 以草覆屋每歲易之故曰歲苦有陶

瓦故不歲苦 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 句酷鍊

坐牢江東心 坐鎮以堅江東士卒之心

烏氏廟碑銘 最善取勢左領君中郎君尙書君三世同廟不

敘左領中郎事蹟專敘尙書大家之文所以道簡也低手三世

各鋪敘幾句便無此勁潔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削四鄰之交賄

省姘媵之大燕 偶句傷氣 施罷不竣日 或行或罷

魏博節度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起最得勢樸茂典重近追漢

東遠法尙書 序文疏簡著意在銘詩而終不稱其先世功德
一字可謂有體

劉統軍碑銘 公由游寄 因游浮寄於蜀也 蓋古有云人

職其憂無事于職而與固謀 四言詩中有此收束疲勁之筆

蔡卒幸喪 幸許有新喪 新師不牢 士卒心不固 助

勳將通 幕府諸人也 聲駕元侯 駕其上 脫權下威

不攬權也下弛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 衢州有徐偃王廟其事本支離漫誕文亦

以恢詭出之命意甚遠其神在若有若無之閒想亦營度既久

而後得之 藩拔級夷 藩籬撤階級平也

讀書錄卷八

重

袁氏先廟碑 莫不官稱 能稱其位

曹成王碑 貶潮與降良事小振平李希烈事大振凡敘事皆

分大小爲主賓驟看乃似直敘漫鋪 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

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爲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爲偶張署

張徹兩篇爲偶推此而全篇可以爲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而

稱量而配合之耳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以蔡伯喈碑文律之此等文已失

古意然能者遊戲無所不可末流效之乃墮惡趣矣 妻上谷

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

吏再怒去通首寫奇崛疏狂之態皆因此事而引伸之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克受成福母有多子 金石文造句正軌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愈追占其夢日節 敘占夢事與

前敘推算事首尾兩相映發餘俱不甚著意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戴美世令而年再

不羸 上戴前人之美世有令德父子俱不永年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傷也已

澹岩遽收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殊不敢以不

見舍望公 舍謂開城次舍之也望怨望也

讀書錄卷八

重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集中有與衛中行書交誼絕厚而

銘其兄墓專敘其合藥一事極愚可憫若中行存世俗之見只

肯稱美而不稱惡公或俛從之而夾敘其善事一二則文不能

如此之奇警矣自歐王已不能行此直道於人後世更無論已

趾美進士續聞成宗 趾美猶踵美續令聞成大宗也 君

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 二句襲封禪書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無敢闌入 闌猶防也張君有防範諸

曹不敢參入一語也凡稱闌入皆越入定防之內漢書戶殿門

失闌亦失防守之義 棘棘不阿 促促棘棘他書不經見所

謂已出 君獨疏言治迫嶺下 他手摘錄疏言必數句乃了

此僅一句故適 尚書有經數 經常也經費字出平準書 雷噤不敢從 雷雷牒不下民間也噤不應觀察之求亦未聲言與之爭也

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 觀集中祭張十一文

張與公往還情事最密而此僅一句故知文各有裁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守卒出 天子蒙塵故守卒

弛而放出罪人也 隨走所幸 走德宗所至之地 不宜規

小利起事盜恩 起事起邊釁也盜恩每有小獲報捷朝廷輒

子以恩是盜竊也 販者負入褒斜船循渭而下 褒斜不通

舟車肩負以入西上也船循渭東下也 首尾相繼不絕 此

讀書錄卷八

美

句兼承上二句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使人自京師南走入千

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

曰 三十四字為句岸然自喜 遭讒府介 介紹皆佐人者

也魏公開府鄭滑以胡為佐故曰府介 不配其有 言官不

稱其能

故相權公墓碑 矜慎簡鍊一字不苟金石文字之正軌也

公在相位三年節 敘事先其尤大者簡當 其所設張舉措

節 敘權公相業專述用人一節大抵嘉善而矜不能和而不

失其正二句該之而文特矜鍊祇此是敘名臣之法若一一敘

列事蹟則累牘不能盡矣 以幾教化 冀以教化遷人於善
多所助與維匡調娛 不能者助之能者與之維持匡救正
也調停娛樂和也 不為聲章 不為嚴刻之條教 其在山
南河南勤於選付 選付選擇事之要務即與分付不繁瑣無
留滯也 鳳鳥不至 奇句 半途以稅 稅止也用稅駕字
出入屏毗 出為藩屏入為天子所毗也
平淮西碑 大憲適去 謂安史也 又况一二臣同節 敘
諸將皆述皇帝詔言故文氣振拔異常通首得勢在此
南海神廟碑 筆力足以追相如作賦之才而鋪敘少傷平直
故王氏謂骨力差減也然古來文士並以賦物為難蓋藻繪三
才刻畫萬態而不可剽襲一字故其難也後人雖綴前人字句
為文又不究事物之情狀淺矣
處州孔子廟碑 太史公孔子世家贊數十語文外有無限遠
神遙韻此文前半贊歎孔子無復不盡之味不無遺恨也 自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
切定祀事不泛作孔子頌是文家定法
羅池廟碑 此文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情以
生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
不能自已庶可漸入佳境 光顯矣已而擯不用 不敘一事
文各有裁 荔子丹兮蕉黃 九歌嗣響

黃陵廟碑 此等題以高簡為要百數十言足矣若與剖晰考
證必且闕疏不當 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 此
等故無確據如此說亦自可從 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
為死也 既以陟代死字則下文死字為複而方乃二字不可
解說矣 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帝王
之死皆可稱陟則生時所至之處皆稱陟如後世之稱幸者亦
無不可必謂南去不得言陟亦未然也且自大別至零陵皆泝
江水湘水而上泝逆流二千餘里亦不得稱下方 二妃之力
宜常為神食民之祭 謂二妃有功於舜遂宜為神受祭其說
亦疏且何以立專祠祀於湖北亦宜有說
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軍息之不已掌
吏壞產猶不釋囚之 貸錢於軍而取其息息日增加取之無
有已時既破產則囚追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桐城姚郎中云
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女子間撓光顏事與誌正相反
退之諛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奕然
指付必堪其事 指意指也付委以事也 又首變兩河事
河東河內 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 由鄆至河東故
北過河汴在鄆西故東兵 歸財與糧以濟諸軍 歸輸也

師道之誅 若他手為之則曰誅李師道也與上文對舉矣退之則隨手變換無所不可 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 掠亂兵掠去也賞亂時重賞購募也 贊元經體 經野體國也 汴之南則蔡北則鄆節 敘次既畢復摘其尤大者著議以最其功筆端大廉悍亦其位置裁布有以顯之也 察其嘖呻與其睨眴 其所苦也其所伺也 三年而墟 謂三年之內蔡鄆竝為墟也 天施不留其討不逋 天之所施不慙留謂魏博也天之所討不稽逋謂蔡鄆也

柳子厚墓誌銘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節 此段為俗子剽襲爛矣然光氣終自不滅

讀書錄卷八

无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為不死藥 妄人韓公於事後貶之之名也 當薦時固不以為妄矣 大支於今其尚有封 言太宗之支久不當有封矣賴成王特起故尚有封也 誰黜不復 誰猶云誰謂也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皆家歸之 歸之如自歸其家也

楚國夫人墓誌銘 又太尉劉公甥內外尊顯 夫人於韓氏為內家於翟氏為外家韓宏稱母之族劉氏又外家也 司徒公曰節 兩層意相配而詞不對王荆國於此等則皆置對停

勻矣 高陵相漢義以家酬 翟方進封高陵侯其子翟義傾家以酬國恩 孰盛與夷 等夷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比四代仍襲爵名 謂同昌以上四代皆封西河公 佐六府五公節 五府六公而僅敘崔縱鄭餘慶餘皆不敘文所以簡貴正在此而敘事簡直有法故文氣適而不冗 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 兩層意對立而詞亦漸相耦已開王荆公誌文法 錙 酷鍊然傷雕琢足以開茁軋之習矣 聖愕旋河憤引比 謂孔子聞竇鳴犢死臨河而返 相嬰撥漢納孔軌 謂竇嬰撥漢亂納之於正大之軌也

讀書錄卷八

丰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通首得勢在前半敘去官事前半得勢又在首句筆愈提則氣愈振 臣與孔幾同在南省節 疏文絕似漢書諸雜奏記 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 他手為之必不足以治四字 自海抵京師節 敘事絕狡獪 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 海外諸國商中有海隔絕也 盡沒有之 沒入官而據為己有也 厚守宰俸而嚴其法 不許守宰沒海商之貨故嚴立法令也 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 待之厚而緩其禁則從待之薄而操之急則叛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 謂與淮西河南北等類也 嶺南 嶮然 敘諸黃事住此不申言孔公料事之明最為簡裁 銘

謂吾不得見孔子而見其孫云云其或尙與孔子類也銘詞絕奇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以江南西道觀察使特敘一段於中以爲主峯餘則敘官階於前敘政績於後章法變化 爲王公作神道碑又作墓誌銘二文無一字同觀此知敘事之文狡獪變化無所不可 神道碑於敘官階逐段敘其政績此篇首先將官階敘畢然後申敘居某官爲某事 徵命拜中書舍人 拜中書舍人與除江西南道觀察使事蹟卽敘於官階之下與神道碑同一位置有變有不變也 丞相聞問語語驗 聞其言而問之也 以其誑旬漁利奪

求讀書錄卷八

至

編人之產 誑欺也旬求也以二者漁利編人謂戶口編列版籍相如傳云非編列之民 錢餘於庫米餘於廩 二句同神道碑 公之爲拾遺 篇首已敘官階此下再申敘事蹟 此等蹊徑於文體爲已卑王介甫多學之 旬歲皆稱其便 旬徧也周一歲也旬月周一月旬日周天干之十日也 銘用韻法創見 我最其迹 考成有殿最最字本此韓宏碑最功定次亦如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情韻不匱凡誌墓之文懼千百年後谷遷陵改見者不知誰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也語氣須是對不知誰何之人說話此文少乖似哀誄文序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句 謂山水泉石諸古蹟皆可爲銘 然而必出於已節 退

之言屬文皆親切有味 於辭於聲天得也 若敘知聲如敘其於辭則冗長不警拔矣前半敘其文辭銘辭亦專贊其辭而此言其於聲云云警絕 後皆指前公相襲 公心之所安而昭彰無疑者也詩公然來思左傳賄賂公行意皆如此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 天潢族屬 景融親益疏不王 於親屬益疏遠也 魯公貞卿 不稱姓古法 尹慚其廷中人曰 言對廷中人有慚色 拾掇三年無所得 言摭拾其罪過不得 是與其

求讀書錄卷八

至

故故得用 言與宰相爲親故 詞愈下而微既極復飛 言王封後累世式微也言窮極無家 故幽州刺史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奏君名迹中御史選 謂聲名行迹也 發半道 謂張君行至中途 轅蹙我事無庸殺 戒張御史戒其徒 君出門罵眾曰 著語極精神 其友侯雲長佐郵使 郵於范陽相去不千里 世慕願以行 東有所慕西有所願猶瞻徇也 噫啗猶囁嚅不敢出聲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其族世所謂甲乙者 崔盧唐世所稱巨族甲乙猶云第一第二也 有攜有

嬰 攜牽以行也嬰在抱也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李翺善為文故公此首尤矜

慎稍變其豪橫之氣而出以瘦勁 壙於丁巳 掘坎也 墳

於九月丁酉 四周圓卑中隆起也 窆於丁卯 下棺也

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收處絕疏古化去筆墨

痕跡 處士盧君墓誌銘 貴今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 材應得之

貴富不足數也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凡墓誌之文以告後世不知誰何

之人其先人有可稱則稱之其身無可稱則不著一語可也此

文合法 女挈壙銘 愈之為少秋官 替代語破文體 言佛夷鬼

自然沈痛 乳母墓誌銘 銘者自名也自述先祖之德善行義刻之金石

長垂令名故字從金從名不必有韻之文而後為銘也觀孔惺

銘可見亦有先敘事蹟後更為銘詩者欲使後世歌頌功德故

詩之也別有銘相警戒者如金人銘十七銘之類為數語便於

記誦亦昭著使垂不朽既自警亦警人也又六朝人遇山水古

蹟多為銘亦刻石使眾著於耳目之義總之銘也者垂後著名

之通稱不分詞之有韻無韻亦不分文之為頌為箴也

瘞硯銘 復其質非生死類 歸於土故曰復質 全斯用毀

不忍棄 謂全時則用之 毛穎傳 東坡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凡韓文無不狡

獪變化具大神通此尤作劇耳 送窮文 傲數與名 名數皆學之粗迹 文窮不專一能怪

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 四語足盡韓文之妙不可時施 言不可施於時 企足以待真我警寃 言我企足以待彼而

彼寃我於寃警也 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 四句錯雜成文驅我令去句當在凡我所為之下 惟乖于時

乃與天通 精語驚人 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于肥甘慕彼 糠糜 琬琰肥甘謂百世不磨之名羊皮糠糜謂遇時之浮榮

也 鱷魚文 文氣似諭巴蜀檄彼以雄深此則矯健 出貢賦以

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長句聳拔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

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 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

行狀 著意在諭回紇諭李懷光及入汴州三事餘皆不甚措 意惟有所略故詳者震聳異常 爾之馬歲至節 微有描摹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左傳痕蹟

論今年權停選舉狀 此首與下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請復國子監生徒狀當時奏議文字如此雖以韓公爲之氣體仍自不古

復讎狀 柳子厚此議最爲允當

錢重物輕狀 頗似賈生博禍七福疏

爲韋相公讓官表 韓公爲四六文亦不廁一俗字歐王效之

遂開宋代清真之風

論捕賊行賞表 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節 引用太爛漫蘇

長公文多似此

潮州刺史謝上表 苟非陛下哀而念之節 求哀君父不乞

讀書錄卷八

美

援奧竈有節概人固應如此 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

如奏議文字及試禮部吏部之文 東巡泰山 此則阿世

取悅韓公於此等處多信道不篤

論孔戣致仕狀 孔公墓誌銘中節錄此狀數語絕古茂而此

文亦平平耳所謂於當世之文亦未有以過人也

論淮西事宜狀 難處使先 凡有艱難之處使先冒其鋒也

悉令卻牒歸本道 以客軍各歸本道而以其兵器給召募

人 臨城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從前各處堡柵皆置兵馬則百姓倚以無恐今兵馬聚爲四

道則各處無聲援不免散失故無兵馬屯聚之處則作行縣以

主領之

論變鹽法事宜狀 積數雖多不可遽算 每斤失利七八文

積至百千億斤則失利無算也 及至院監請受 車牛到官

請受而用之 不用門戶皆被停畱 不用之車牛皆暫停住

輪納之時人事又別猶今俗稱交卸 凡是和雇無不皆然

載鹽時須輪次交納時又有規條不得自由

昌黎外集

芍藥歌 太爛漫不似韓公詩

海水 層折不窮

與少室李拾遺書 敦諭隱士之文以六朝駢文爲雅若散文

讀書錄卷八

美

則三四行已足如兩漢中諸小簡可也

答劉秀才論史書 且傳聞不同節 退之實見史不易爲爲

之者皆不免草草率爾言及此則雖遷固亦不免自心慙愧也

假令遷固同傳一人同敘一事其傳聞愛憎仍各不同也欲不

謂之草草得乎退之不爲史正識力大過人處

郭人對 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 然或二字接法不古

矧非是希免輸者乎 矧字不法

題李生壁 低徊唱歎深遠不盡無韻之詩也 昔時無度量

之心 度量謂爲之限制如布帛之有幅也無度量謂不爲限

制爛漫而無所不可也

祭董相公文 雨水于雲瀆水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天睽

唐邦錫之元臣 雨瀆比元臣雲坤比唐邦

順宗實錄 爲張薦令狐峘立傳俱不宜闕入實錄中若張萬

福陸贄陽城爲一時偉人王叔文王伾韋執誼爲一時姦回自

宜詳敘顛末然張陸陽皆德宗朝人尙不宜闕入順宗實錄獨

三奸爲與順宗相終始耳

柳河東集

零陵三亭記 昌黎誌東野則做東野誌樊宗師則做宗師其

作羅池碑似亦做此等文爲之然如裨諶宓子等句實未脫唐

時駢文畦徑昌黎不屑爲也

讀書錄卷八

對夕月 柳子厚對夕月開洪容齋王伯厚及近世顧亭林錢

辛楣王懷祖之先故知古人讀書非鹵莽者

關齋讀書錄卷八終

求關齋讀書錄卷九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集

白氏長慶集

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太賈二十四先輩昆

季 自首至月夜句敘昔年與劉及張賈兄弟同居符離自我

年漸長至駭人句敘公與張賈先後登科而劉未得科第自元

和運啟至才微句公自敘遭際明時得官禁近自晚松寒竹句

至末敘重與劉君相聚劉有贈詩而公酬之

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 自首至長引聲句敘元和時曾於內

讀書錄卷九

宴時見霓裳舞自當時至各星散句敘在杭州時曾教妓學霓

裳舞自今年五月至圖寫出句敘在蘇州以書問元元以霓裳

譜答之自我愛至末言將取蘇妓教之

池上作 西池南潭皆池中勝處也

李義山集

重過聖女祠 聖女祠集中凡三見程氏以爲皆刺當時女道

士者萼綠華降羊權家杜蘭香數詣張碩皆以仙女而與男子

交際所以深譏之也

題僧壁 集中有贈田叟詩第六句云交親得路昧平生程氏

謂此篇亦是彼詩之意窮途以求故人頃身納交而棄我如遺

猶之捨生求佛而卒無所得 琥珀初成憶舊松 按舊松似指令狐楚謂已少時賴以獎借成名

潭州 大中元年鄭亞廉察桂州義山為從事是年李德裕貶潮州程氏以為義山經過潭州時聞德裕之貶而作是詩

贈司戶劉贇 程氏以為義山為桂州判官時嘗自桂林奉使江南又使南郡贇貶柳州司戶當在此時或道途舟次相遇而贈此詩

飲席戲贈同舍 同舍蓋妓席惜別者 令狐八拾遺綯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二十中郎用謝萬事

邠方回為王羲之妻舅謝道韞為王凝之妻裴十四當是攜家

讀書錄卷九

同行但不知與令狐氏是何等姻親耳

寄令狐學士綯 唐書史綯夜對禁中燭盡帝以金蓮華炬送

還夜吟句美其恩遇之隆也

少年 此刺當時勳戚子弟

藥轉 程注云此篇淫媒之辭朱竹垞以為藥轉字出道書如

廁之義也

隋宮 唐人諱淵紫泉即紫淵謂長安也蕪城揚州也刺隋鎖

長安之宮殿而欲家於揚州

杜工部蜀中離席 朱鶴齡以為擬杜工部之詩雪嶺松州等

俱切老杜肅代朝事程夢星以為柳仲郢鎮東蜀辟義山為判

官檢校工部郎中詩作於是事題當為辟工部國藩按工部郎中京朝之官非幕府之官也檢校工部則可辟工部則不可朱說近之

梓州罷吟寄同舍 五年從事霍嫖姚 霍嫖姚喻柳仲郢無題二首 二詩言世莫已知已亦誓不復求知於世託辭於貞女以自明其波瀾不起之志

昨日 此治遊惜別之詩

子初郊墅 集中又有子初全溪作朱氏程氏未著子初何人并絡 第七句是作意預警奸雄輩無恃蜀中之險而圖割據也

讀書錄卷九

宋玉 此詩用宋玉所以自傷也當係自桂林奉使江陵時作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 楊敬之兼太常

少卿二子戎戴同日登科朱注太原公王茂元也第三句送戴

四句招戎

臨發崇讓宅 西谿叢語洛陽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元

宅臨發者將由洛陽王宅赴京也

野菊 朱氏云此詩又見孫逖集題作咏樓前海石榭程氏云

此詩與九日詩詞旨皆同野菊命題即君子在野之歎國藩按

程氏說是也義山以官不挂朝籍為恨故以未嘗移栽御筵不

能不致怨於令狐氏耳

過僕射舊宅 伊慎充州人大歷間以軍功封南兗郡王歷官
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大將軍末二句朱氏以為義山時自
桂林奉使江陵故有此語程氏以為伊慎立功初在嶺南後在
湖襄惠意當從朱說

聞歌 程氏以此詩為宮妓流落在人間者而作考唐德宗嘗
命陸贄草詔使渾瑊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其事可證觀細
腰句似在江陵時所作

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 此詩朱氏以宋真人為女
道士程氏謂義山以劉比周史而自比於徐甲推復至矣義山
文集有云志在玄門宋真人必道侶也

讀書錄卷九

四

重有感 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變宦官既
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等時鄭注為鳳翔節度使為監軍所
殺王茂元在涇原蕭弘在鄜坊勒兵以備非常昭義節度使劉
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義山欲茂元入清君側之姦故有
此詩

春雨 此借春雨懷人而寓君門萬里之感朱云玉璫緘札猶
今所云侑緘

楚宮 宋申錫為宦官所誣貶開州司馬卒於貶所開州屬山
南道本楚地程氏以為此詩弔宋申錫而作
宿晉昌亭聞鶯禽 長安圖經自京城啟夏門北入東街第二

坊曰晉昌坊國藩按末四句言失羣之胡馬掛木之楚猿與此
鶯禽之心相同即與義山之羈縶亦同也

安定城樓 涇州保定郡本安定郡此義山在王茂元涇原幕
中時作

利州江潭作 武后自冊為金輪皇帝父士彥為利州都督生
后此詩在利州咏武后也三四句即潭中之景寓懷古之意五
六七句均以龍比武后

淚 前六句淚凡六種固已可傷末二句以青袍寒士而送玉
珂貴客其淚尤可悲也

讀書錄卷九

五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程云集中有七月二十八日夜
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夢後作七古一首敘見知於王茂元而歸
結悼亡之意此詩僅後一日所言亦復悽惋疑七月二十八日
為義山悼亡之日

贈從兄闓之 魚標鹿跡言處處有機事機心也

九成宮 送荔支者而被天書恩幸亦一騎紅塵妃子笑之意
詠史 此篇朱氏以為因文宗而發今按三四句詠文宗之儉

如史所稱衣必三澣是也五句以馬喻賢才傷時無良臣也六
句以蛇喻宦官盤結而不能去也未句言己為文宗開成二年
進士曾與眾仙同詠霓裳也

無題 此篇程注以爲出秘書省調去農尉時所作三四句出爲外吏而不忘禁省也五六句言省垣朋游之樂末句蘭臺朱氏以爲義山爲王茂元所辟得侍御史事

赴職梓潼畱別畏之員外同年 畏之名瞻韓偓之父開成二

年與義山同年進士觀前四句似韓與義山同時娶妻同年登第而義山旋即悼亡朱云義山與畏之爲僚壻意或然與時韓

畱京師

曲池 此似治遊惜別之詩

畱贈畏之 程云此必將赴梓潼往謁畏之值其朝迴而不一見故有慨乎言之耳朱云左川即東川國藩按此必自東川奉

使入京一次故自

日歸客與前畱別畏之詩非一時也

玉山 程注此詩亦望恩干進之意國藩按此人蓋居勢要而

有才望者三四句皆就山取譬山能回日馭謂其能回天眷也

山有上天梯謂其接引甚易也神仙言其居要地才子言其負時望也

牡丹 程云此豔詩也以其人爲國色故以牡丹喻之首句原

注典略云夫子見南子在錦幃之中

一片 程氏以此爲幽期密約之詩國藩按此當致書友人求爲京朝一官如陳咸致書於陳湯得入帝城死不恨也前四句言帝城風景可望而不可即後四句言春去秋來日月易逝時

事變遷無使我更失望也

促漏 此詩高棟以爲擬深宮怨女而作程氏以爲託於閨情亦怨令狐綯之不見答耳

可歎 此詩程氏以爲歎彼姝所遭非耦起句結句蓋曾與義山目成而不及亂也愚謂此亦刺戚里之爲女道士者

富平少侯 此亦譏勳戚子弟

贈趙協律哲 吏部相公令狐楚也時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故曰賓館徒在安平公崔戎也以太和八年六月卒故曰妓樓

已空第四句原注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又謂爲故尙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

曲江 太和九年正月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工厭之乃興

曲江之役是年十一月因甘露之變遂罷曲江亭館此詩所以

慨也天荒地變王室之公憂也傷春義山之私感也當別有感耳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 回中在安定高平其中有宮程云此二首乃歎長安故妓流落回中者牡丹特借喻耳

杜樊川集

長安雜題長句第二首 韓嫣四句言勳戚豪家之盛末二句言不游權貴之門也

第三首 此首言方春景物之麗士女治遊之盛而已甘陋巷

猶諺稱金不換也宋世有博馬司謂以茶易蕃馬也

元豐類稿

序越州鑑湖圖 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 湖不必復前八說所無益隄壅水刁約張伯玉之言也

宜黃縣學記 則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 夫疑固然四字似當作固然無疑

越州趙公救苗記 末段文氣平行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氣體頗近退之但少奇崛之趣

東坡文集

石鐘山記 自咸豐四年十二月楚軍水師在湖口為賊所敗

求闕齋讀書錄卷九

自是戰爭八年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巖與下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彭侍郎玉麟於鐘山之頂建立昭忠祠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酈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東坡之文其長處在徵引史事切實精當又善設譬諭凡難顯之情他人所不能達者坡公輒以譬諭明之如百步洪詩首數句設譬八端此外詩文亦幾無篇不設譬者此文以屠殺膳羞喻輕視民命以箠楚奴婢喻上忤天心皆巧於構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讀之而適為人人意中所

有古今奏議推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人為超前絕後余謂

長沙明於利害宣公明於義理文忠明於人情陳言之道縱不能兼明此三者亦須有一二端明達深透庶無格格不吐之態

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 數句非儒者之言亦失陳奏之體 此豈為善之報也哉 武氏之禍謂由太宗窮兵所致亦非事實

譬猶屠殺牛羊刳鸞魚髓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 姚姬傳氏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方平並未入奏蓋在黃州時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故追作是文以發揮已意

其以屠殺膳羞為喻亦是黃州戒殺時議論也國藩謂東坡好佛以好殺喻續兵理自可通惟首段言冥謫尤重則失體耳

圓邱合祭六議劄子 按秦氏蕙田錄此疏於五禮通考中極辨其謬蓋主天地必宜分祭之說雖依經據古確不可易而蘇氏酌時勢以立言亦自不可廢也

上皇帝書 奏疏總以明顯為要時文家有典顯淺三字訣奏疏能備此三字則盡善矣典字最難必熟於前史之事蹟並熟於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顯淺二字則多本於天授雖有博學多聞之士而下筆不能顯豁者多矣淺字與雅字相背白香山詩務令老嫗皆解而細求之皆雅飭而不失之率吾嘗謂奏疏能如白詩之淺則遠近易於傳播而君上亦易感動此文雖不甚淺而典顯二字則千古所罕見也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

求闕齋讀書錄卷九

長沙明於利害宣公明於義理文忠明於人情陳言之道縱不能兼明此三者亦須有一二端明達深透庶無格格不吐之態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 數句非儒者之言亦失陳奏之體 此豈為善之報也哉 武氏之禍謂由太宗窮兵所致亦非事實譬猶屠殺牛羊刳鸞魚髓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 姚姬傳氏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方平並未入奏蓋在黃州時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故追作是文以發揮已意其以屠殺膳羞為喻亦是黃州戒殺時議論也國藩謂東坡好佛以好殺喻續兵理自可通惟首段言冥謫尤重則失體耳

上封章言買鹽事 篇首三百餘字失之冗漫漢唐制科對策
 往往如此今京曹奏疏首段亦多浮詞若督撫奏疏宜就事論
 事閒語不可太多 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
 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
 網罟而人自信 善言事者每於最難明之處設譬喻以明之
 東坡詩文皆以此擅長 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陞
 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 四句有傾軋王介
 甫之意 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 王荆公新法惟雇
 役為善政當日諸君子亦爭之不已厥後司馬溫公改雇役仍
 為差役東坡又力爭之雇役猶今軍中雇募民夫給與飯錢也

續書錄卷九

主

差役猶今擄人當夫不給錢文也 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
 衙前雇直 衙前猶差總之名也凡縣有大役如運送官物錢
 糧之類則責成衙前為夫役之總故宋時派充衙前者鄉之富
 民立即貧窮韓魏公司馬溫公皆有疏論之王荆公以坊場為
 衙前雇價較之前此全不給錢者已稍優矣 且東南買絹本
 用見錢節 買絹之初本發見錢後亦失信揀刺義勇之初本
 言永不戍邊後亦失信以喻王介甫放青苗錢之初本言不許
 抑配不久亦必失信也東坡言事或引古事以譬之或引近事
 以譬之取其易曉 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
 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 今之領常平倉穀者亦皆孤貧

不濟之人况宋領青苗錢須還利錢乎 頃在陝西見刺義勇
 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
 民盡樂為 又以刺義勇時民怨而帝不聞喻青苗一事亦民
 怨而帝不聞 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
 均輸猶官運之鹽也商稅猶各下之抽釐也官運多則釐稅少
 自然之理 使天下常調 循資按格者謂之常調官 許以
 風聞而無官長 無官長猶云無上司也今都察院之總憲副
 憲雖稱臺長亦非堂官之體 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
 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 執政私人等
 句亦有傾軋之意 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存紀

續書錄卷九

主

綱一節事實太少議論亦淺與前二條殊不相稱不足平列為
 三

東坡詩集

和子由踏青 前八句敘踏青後八句就道人賣符生波
 石鼓歌 下揖冰斯同穀穀以上推尋字體豈有名字記誰某
 以上敘石鼓為周宣王時作以下至末論鼓不為秦所培擊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助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欲出已被蒼鷹遮以上言狐兔歲歲藏葦中敘獵之地野人以下
 正賦獵事末言獵罷置酒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

蜀中以詩賀之 未引六事作收別是一種章法

續麗人行 心醉二句拙孟光二句腐

次韻答劉涇 前嘲劉之苦後敘已之樂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前八句自敘閒適之趣後八句敘梁來徐兼憶子由

次韻孔毅父八早已而甚兩三首 第一首專詠久旱第二首前半喜已得雨後半將謀作塘第三首詠甚雨而及楊道士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蒼髯白甲低瓊戶以上敘石曼卿種桃我來四句敘公嘗攜家一游有婢彈胡琴爾來十句因蔡寄詩復念及胡琴婢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龍劍易之 此等為後世惡詩所藉口最不宜學

寄勸簞與蒲傳正 翻從寒冷時倒映出炎熱得簞之妙亦自昌黎卻願天日長炎曦句脫胎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三老當謂東坡與程六德孺之祖為二老又加石氏一老也諸孫即指程六及坡自謂耳前十句敘少時故鄉聚處後十句敘暮年京師送別

送王伯敷守虢 爭入峭函句謂行人爭入函谷關而至長安不肯久留虢州也

武昌西山 前十二句敘昔在黃州往來西山浪翁六句敘鄧

曾作窪尊銘當時六句敘會宿玉堂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前六句敘會在三館見二王真蹟後八句羨米得此本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前十二句狀畫中勝境使君四句點明題目君不見十二句言樊口勝境亦不減於途中之景但人自欠閒耳

喜劉景文至 前十二句喜劉至後八句念蘇杭舊遊以劉自杭來也

在潁州與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 首四句辨杭潁之雌雄我在六句敘在杭

修隄揭來四句敘在潁治湖末六句敘見官揚州 遊博羅香積寺 首六句敘麥禾之美誰言六句因見麥禾溪水而謀及日磨末八句豔說飽食麥禾之味收麩句麥也春穰句禾也雲子句禾也瓊肌句麥也牢九句麥也真一句禾也

荔支歎 後八句因荔支而歎貢茶貢花之弊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 首八句言被塵俗所纏縛欲為物外之遊首參十句敘自到嶺南備歷諸勝朱明八句言自羅浮遊白水故人至末十句有飄逸出世之想

仙山一見五色羽 此句謂有五色雀曾一至僂耳庭中公後有五色雀詩

歐陽晦夫遺接離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首六句白敘至嶺南後冠服見君六句敘送冠枕末十句有懷歐梅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第二首 去年梯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 按映雪堂刻東坡帖有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

金剛般若經一事亦與此詩相合

與麥寒行園中得黃耳草 蕭然放箸東南去 東南去者公此時將離徐州改官湖州矣

不讀書錄卷十

末

求闕齋讀書錄卷十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集五

山谷詩集

送范德孺知慶州 德孺名純粹元豐八年八月除知慶州山谷以次年春為此詩贈之乃翁謂范文正公阿兄謂忠宣公純仁也

次韻李之純少監惠硯 汝州葉縣有黃公山山谷熙甯閒嘗為葉縣尉當迎候之純也猛獸最願借以言石之狀仙伯謂李之純蓬萊謂見李於京師也與清流者山谷以哲宗初除館職也黃山即黃公山謂前此見石不知其可為硯材

詠李伯時摹韓幹三馬次蘇子由韻簡伯時兼寄李德素 太史當謂子由作起居郎左史之任雲雨垂謂如在天上也馬官二句言其馴伏如此必非新自西極來者任注詩意若曰老於中朝之士與來自釣築者其英傑之氣固自不同如仗下馬與渥洼之驥也士或句言五殺皮已自輕其身矣而今乃有并不須此價者

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 翰林謂東坡也坡詩云少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言少陵評幹不畫骨李侯亦不以爲憑也

求闕齋讀書錄卷九終

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 錫谷寒泉撻石俱 撻音安圓而

長曰撻撻石所以澄水也

次韻錢穆父贈松扇 銀鉤字也玉唾詩也憤溝婁高麗城名

權穢謂不曉事人山谷以自道也

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 山谷有猩毛筆詩蓋亦穆父高麗所

得文潛體肥故有肉山之譏黃閒弩名

次韻王炳之惠玉板紙 董狐南史一筆無二句山谷時為史

官自謙云爾

送鄭彥能宣德知福昌縣 冠氏縣屬大名府鄭由冠氏遷福

昌故稱之曰鄭冠氏猶稱王元之曰王黃州稱范德孺曰慶州

稱孫賈曰孫陽翟耳

雙井茶送子瞻 雙井在洪州分甯縣山谷所居也

和答子瞻 山谷時病目故首二句云云東坡謝山谷餽茶詩

云明年我欲東南去故曰貽我東南句

子瞻以子夏邱明見戲聊復戲答 上清虛皇對久如句謂奏

對久之詩箋曰丞然猶言久如也軒轅謂神宗時山谷修實錄

故云

省中烹茶懷子瞻用前韻 文德殿東上閣門之東有井絕佳

陸羽復州竟陵人著茶經三篇以廬山康王谷水簾為天下第一

一爭名句謂眾人爭名於烈燄之中東坡則以水沃其焚如之

燄也

戲呈孔毅父 校書著作頻詔除 山谷以元豐八年四月為

校書郎元祐二年正月為著作佐郎

以團茶澆州絲石研贈无咎文潛 元祐元年十二月試太學

錄張耒試太學正晁補之竝為祕書省正字所謂道山延閣所

謂此地并指禁省館閣言之也思齊指宣仁太后紫皇及訪落

并指哲宗也

次韻答曹子方雜言 山谷在京寓居醵池寺首五句山谷自

敘近狀時持戒律甚嚴故有齋盂之句冷卿如稱詞部為冷廳

廣文為冷官之類謂光祿卿也或云冷姓也國藩按冷卿以姓

為是往時以下八句山谷昔在冷宅始知曹之名誰憐四句敘

與曹相遇時曹貧而冷亦不如昔矣末七句招曹偕隱張侯似

是張仲謀

次韻子瞻武昌西山 元次山因石頭有窾因修之以藏酒命

為窪樽而銘之鄧聖求在武昌嘗作元次山窪樽銘東坡在玉

堂與鄧同夜直話及此事因作武昌西山詩請鄧同賦山谷和

之首四句敘次山作窪樽平生四海以下十二句敘東坡在黃

州尋次山之遺蹟鄧公四句敘東坡摩挲鄧公之銘謫去至末

八句敘東坡還京與鄧同直玉堂

謝送屨賜壑源揀芽 熙寧末神廟有旨下建州製密雲龍建

州茶以北苑壑源為上沙溪為下第一春謂元豐元年睿思蓋神宗便殿也橋山謂作神宗裕陵也右丞謂李清臣邦直校書郎山谷以元豐八年召為校書郎也春風謂茶

以小龍團及半挺贈无咎并詩用前韻為戲 佳人謂无咎其局謂團茶下隱隱有此文蓋篋痕也雞蘇胡麻俗人煮茶多以此二物雜之晉有羌人姚馥但言渴於酒羣輩呼為渴羌

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 謝公謂師厚公定蓋其子也竟陵與襄陽皆在漢水之濱四海句以習鑿齒比公定才行之高挂笏句以王徽之比公定襟懷之雅

僧景宗相訪寄法王航禪師 首二句山谷自敘近狀三四句指智航一絲句謂智航無罣無礙脫離世網萬古句慨世人為物所牽如蟻之旋磨末二句謂智航能以法力致雨熟其田園不須令小僧景宗乞化也

次韻子瞻詠好頭赤圖 精神權奇汗溝赤 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

觀伯時畫馬 元祐三年春東坡知貢舉山谷與李伯時皆為其屬故試院中作數詩儀鑿司掌奉供帳之事翰林司掌供御酒茗湯果及內外筵設太極老君與傅先生木鑽使穿一石槃厚五寸許積四十七年而石穿遂得神丹

記夢 洪駒父詩話謂山谷見一貴宗室攜妓女遊某寺此篇

記其事也僧惠洪冷齋夜話謂山谷晝臥醮池寺夢與一道士遊蓬萊覺而作此詩二說未知孰是

次韻子瞻送李豸 豸字方叔東坡知貢舉而豸不第有詩送之巨浸二句言其所成者大風蟬二句勸其不求速化

次韻子瞻寄眉山王宣義 王淮奇字度源蜀之青神人東坡叔丈人也東坡有王丈求紅帶詩 林間醉著人伐木 聞伐木喧噪之聲猶以為追呼也

聽宋宗儒摘阮歌 翰林尚書當是宋景文公耆域天竺高僧也嘗以淨水一杯楊柳一枝起滕永文之病

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揚休 王戎封安豐侯善發談端此引以比揚休秋月澄江言詩之清絕如此夜堂句不知何指

再答冕仲 春溪蒲稗沒鳧翁 急就篇顏注曰翁鳧頸毛也他日過飯隨家風 漢書鮑宣傳俱過宣一飯去 走謁鄰翁

稱子本 稱子本謂稱貸於鄰家以治具韓文字本相俾戲答陳元興 元祐二年八月陳軒為主客郎中軒字元興陳汀州亦猶稱鄭冠氏孫陽翟之類任注云東門拜書當是拜誥

於東上閤門小人山谷自謂也迎笑句謂少婦也夜窗句謂寒宵也秋衣句謂侍妾薰衣也謂元興雖甘枯淡恐有少婦寒宵薰衣意根復動耳

再答元興 牛鐸山谷自比黃鍾以比元興也邂逅不期而

得之補袞謂名位也謂名位倉卒可得不如不忘其本也

演雅 釋蜂趨衙供蜜課 唐食貨志有課戶今猶以賦稅為

國課此謂蜂以釀蜜為課也

黃口只知貪飯顆 黃口小雀也

戲答趙伯充勸莫學書及為席子澤解嘲 平生二句言不好

飲我醉二句言不好色崔謂崔瑗杜謂杜度長沙僧懷素也自

言得草書三昧任注席君蓋京師醫者與山谷寓舍相鄰山谷

書帖中所謂席三即其人也杭州永明寺智學禪師延壽著宗

鏡錄一百卷

戲書秦少遊壁 微服過宋謂少游過宋之南京今之歸德也

讀書錄卷十

六

宋父以喻所盼者之父百半喻百兩之禮鸚鵡喻此女也秦氏

喻少游之夫人兄喻少游之子已長矣憶炊句喻少游昔年與

妻同貧苦未肯句喻妻意不欲少游納妾莫愁句勸少游妻無

怨其夫但願句言富貴後不妨廣置姬妾也任注云觀此詩意

當是少游過南京時有所盼主翁待少游厚欲令從歸而其家

難之也

送少章從翰林蘇公餘杭 卽如常在郎罷前 顧况詩曰隔

地絕天直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便糴王丞送碧香酒用于瞻韻戲贈鄭彥能 王詵晉卿尙蜀

國公主其家酒名碧香彥能名僅漢賜丞相上尊酒言貧者無

此骨相不能邀給賜也應憐二句皆謂王憐山谷憐其坐則無

檀出則被謗也

再答景叔 賜錢千萬民猶饑雪後排簷凍銀竹 元祐二年

十二月以大雪寒出錢百萬令開封府賜貧民銀竹謂冰柱也

次韻李任道晚飲鎖江亭 任道名仔梓人寓江津二十餘年

鎖江亭在戎州之東今敘州也唐改豫章曰鍾陵山谷自思鄉

里也

送石長卿太學秋補 漢文句謂徽宗初立也

題榮君祖元大師此君軒 王師四句敘其善鼓琴神人四句

讀書錄卷十

七

敘其善推命程嬰句狀竹之勁伯夷句狀竹之瘦霜鐘二句因

竹而及琴回顧篇首

戲贈家安國 安國字復禮眉山人初以武進後入左選二蘇

謂東坡黃門亦眉山人皆有贈安國之詩

和王觀復洪駒父謁陳無已長句 九鼎句謂無已有前輩典

型足為士林之重一角以無已比麟謂如學士中之瑞也砥柱

句言無已獨立於頽波之間

送密老住五峯 密老蓋法昌之嗣螺螄吞大象法昌法身頌

中語也美酒無深巷古語也謂酒之美者雖在深僻之地人必

就沽山谷之意以為密老但解法昌宗旨何患不為人所知哉

一年辛巳死矣故曰東坡道人已沈泉文潛時謫黃州安置尙未到黃故曰何時到眼前

次韻文潛 凌江卽凌雲凌波之類韓詩遂凌大江極東陬任注云三豪當是東坡先生及范滂夫秦少游於時皆死矣有人二句謂安民修政自有廟堂諸人身任茲責吾輩政可隱几學道息諸妄念爾末二句言賢愚邪正久而自明猶水清而石自見

次韻元實病目 首二句言爲道者惟恐心之不灰爲學者惟恐見之不博各異趣也

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思兩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歎因花光

八讀書錄卷十

八

爲我作梅數枝及畫煙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末 仲仁蓋衡州花光山長老夢蝶真人用莊子事離落逢花用陶潛事以比秦少游逢花便醉也法融禪師入牛頭山幽栖寺有百鳥銜花之異少游卒於藤州其子處度窆殯於潭故有長眠橘洲之句霜前草言喜尙未死也

太平寺慈氏閣 元結在零陵尋得巖洞名曰朝陽巖結爲春陵刺史死已久矣故曰不聞卓蓋下愚溪懷柳子厚也

題淡山巖第二首 徵君謂周貞實零陵人居淡山石室秦始皇三徵不起遂化爲石元次山有大回中小回中詩言樊水之回湫也此借用以言巖洞之回環

明遠菴 淵明好眠空瓶亦好臥故曰同此趣瓊頭初熟酒也梨花酒杯樣製如此

戲答歐陽誠發奉議謝予送茶歌 歐陽昔年曾爲東坡所賞餽之以酒茲又與山谷往還餽之以茶歐陽君必多髯故用宋華元于思事

和范信中寓居崇甯遇雨 慶旻蓋崇甯兩禪僧徽宗崇甯三年詔天下置崇甯寺觀爲上祈年

還家呈伯氏 強趨手板汝陽城更責愆期被訶詬 山谷初到汝州時鎮相富公以到官逾期下吏

流民歌 熙甯二年河北於旱後又遭水災流民南渡就食襄

八讀書錄卷十

九

葉開所云疏遠之謀老生常談者山谷是時必陳救荒之策也答和甫虛泉水 此邦雖陋有佳士 當指德平言之

贈趙言 北門六句山谷時在北京謂他人不顧而趙言獨來相尋訪也

次韻晁補之廖正一贈答詩 晁无咎集云及第東歸將赴調寄李成季又云復用前韻答明略并呈魯直頃隨計吏西入關以下七句俱言其不得志輕裘句言其登科也

再次韻呈廖明略 君旣不能如鍾世美函上書動天子元豐元年十一月鍾世美以內舍生上書稱旨得官世美蓋黨附王安石者山谷此言特戲之耳

走答明略適堯民來相約奉謁故篇未及之 省庭無人與爭
長 唐宋進士曰省試韓公詩下驢入省門此云省庭皆指試
進士言之 比鄰著作相勞苦 指堯民也

答明略竝寄无咎 已得樽前兩友生謂堯民明略更思一士
濟陽城謂无咎時在濟州也嗣宗謂无咎之諸父以无咎比阮
咸也

次韻呈明略并寄无咎 一夫鄂鄂獨無望四句言舉世混濁
不清是非不明故但當拄笏看雲不問榮枯耳後忽幻出一夢
夢與二子對酒奇甚

再答明略第一首 讀書餽口言不能有為於時也南箕北斗
讀書錄卷十

言故人各在天一方也當時四句言良友遠別不復向時入索
知音也

次韻孔著作早行 但問無恙者言過家不遠久處也何意句
言更不能過訪親長也韓文以孔戮之白而長身類孔子山谷
此詩以孔著作之好古發憤類孔子史注云先言明經使者又
言北行河決蓋比之漢平當也平當以明經為博士又以明經
禹貢使行河

次韻无咎闔子常攜琴入村 山谷嘗寫梁父吟跋云武侯此
詩乃以曹公專國殺楊修孔融荀彧耳此用梁父吟亦跋中之
意也村村四句咏入村也晉石崇及衛瓘傳皆言飯化為螺殼

成螺句借用以言殼已堅栗也公子謂晁氏之羣從也

贈張仲謀 首二句山谷自言近狀也平日出門極少今張君
遣騎來迎故往張氏盡醉極歡

送薛樂道知鄖鄉 首八句敘昔年交好重以婚姻近年同居
京師也城頭四句敘送薛出都史注云無玉佩以贈送而徒折
柳與千里駒不相稱也國藩疑不字有誤或作慚對千里駒耳
念君以下九句論其到官後飲酒奉親行孝至末六句囑其過
南陽問訊謝家也南陽漢之南都宋之鄧州山谷繼室南陽謝
師厚之女諸謝謂公靜公定輩

對酒歌答謝公靜 南陽城邊十句言雨雪嚴寒小民貧餓可
憂而又以不居其位憂亦無益故作寬解之詞青童之辭蓋有
勸以枉尺直尋致身通顯者而答以但當飲酒詭辭謝之也

謝公定征南謠 熙甯八年交趾入寇陷欽廉邕三州神宗以
趙高為招討使郭遠為宣撫使討平之而費錢帛甚多二廣之
民大困標槍大楯南蠻所執之軍器也合浦廉州也晉興邕州
也後漢永和二年日南徼外蠻反李固薦張喬祝良為刺史太
守募蠻夷自相攻嶺外悉平

送劉道純 劉格字道純劉恕道原之弟為司馬溫公蘇東坡
所知道純時當為銅陵主簿故首四句云爾七八句謂道純對
眾人自神王而眾人則以白眼向之皆朱顏句謂長醉不省事

也阿翁謂劉凝之子政謂道原也諸兒曰義仲曰和叔曰秤
次韻子瞻春菜 蕁絲色紫菰首白 菰與苽同彫胡也 驚
雷菌子出萬釘白鷲散掌髓解甲 萬釘喻菌子之形鷲掌髓
甲喻菌子之色與味 軟炊香粳煨短茁 短茁筍之初出者
次韻子瞻與舒堯文禱雪霧緒泉倡和 老農年饑望人腹
按說文聖字从臣月滿也望字从亡望其還也莊子無聚祿以
聖人之腹謂無祿以滿人之腹當取盈滿之義不取盼望之義
當从臣不从亡山谷曰年饑望人腹蓋誤用莊子耳閔雪用穀
梁閔兩字豈云猶曰豈止得微猶云得無也甯當罪繫葛陂淵
句後漢費長房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出之使作兩

讀書錄卷十

十一

於是兩立注齊博士指舒堯文時為教授請天二句堯文告龍
之詞爾指龍也從公指東坡也

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甯山水圖 首四句敘昔在京師見許
作畫異時至非筆力十四句敘許曾在黃家作畫先君我君似
皆指山谷之父史注云張京兆疑是張乖崖自言以下至市
盡傾敘許自言在蜀畫八幅山水而黃家在汴梁以十萬錢購
得也

聽崇德君鼓琴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氏尚書公
澤之妹能臨松竹木石等畫山谷有姨母李夫人墨竹詩又有
觀崇德君墨竹歌

次韻答揚子聞見贈 首六句敘昔在京師宴遊之盛第七句
元注云太和縣古白下分吞聲猶云甘吞聲以其獨唱無和故
甘吞聲不復道及也

答承新宗令寄石耳 自荷眷私以上贊石耳之佳自吾聞以
下言不以石耳難得之物累民

奉答茂衡惠紙長句 征南謂索靖為征南司馬黃門謂史游
也梵語伽佗此言諷誦

長句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 枕椰葉風溪水碧 枕椰
木廣南所出南雄亦隸廣南

追憶子泊舟西江事次韻 按山谷以元豐六年十二月移監

讀書錄卷十

十一

德平鎮此詩題曰追憶當在已離太和之後

次韻郭明叔長歌 鵬翼句指郭燕巢句山谷自謂也山谷時
自太和還家故云見社

奉送時中攝東曹獄掾 時中蓋太和同官將赴廬陵郡城攝
事首四句山谷自述近狀遺騎句山谷遣人邀時中來同飲也

昨日句時中甫自外歸又將赴郡也

次韻和答孔毅父 六年國子無寸功猶得江南萬家縣 六
年國子監謂作北京教授也萬家縣太和也

更用舊韻寄孔毅甫 湓浦庾公樓香鑪峯均指毅甫時在江
州也

寄朱樂仲 故人昔在國北門 國北門謂北京大名也

戲贈曹子方家鳳兒 棟芽蠟茶名也鳳兒當是子方侍婢末

句恐其以閩語而變嬌音也

和曹子方雜言 龜藏六謂首尾及四足凡六皆藏也六用又

借用楞嚴經字

奉謝劉景文送團茶 鵝溪蜀絹也以絕細之絹為羅使茶如

雪落也粟面蓋茗花也

謝景文惠浩然所作廷珪墨 蘇家謂蘇浩然墨也用高麗煤

雜遠煙作之李成營邨人有驟雨圖

戲答仇夢得承制 秦少游作任師中墓表云元豐中朝廷治

讀書錄卷十

古

西南乞第之罪至於斬將帥絀監司兩蜀騷然四年而後定黃

口兒指夏主乾順方幼也

玉京軒 前六句賦山後六句賦軒

宮亭湖 史注引神仙樂巴一事又引高僧傳安清一事山谷

似專指樂巴事

一官四十已包羞 山谷以乙酉生至元豐七年甲子去太和

而北行恰四十歲

別蔣穎叔 蔣之奇字穎叔新法行屢為福建通判淮東運副

江西河北等運副又為陝西運副後為淮南轉運使江淮荆湖

等路發運副使此詩當在蔣為陝西運副時也金城千里謂秦

中三品句蔣於元豐六年奏計賜三品服鑿渠句蔣在淮南始

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

書石牛溪旁大石上 石牛洞在三祖山谷寺之西北其石

狀如伏牛因以為名初李伯時畫魯直坐石上因此號山谷道

人題此詩於石上

岩下放言 史注文選陸士衡有連珠五十首山谷效其體而

更其名曰放言國藩按冠鼈臺池亭之末不用偶句靈椿之首

不用韻語又不與連珠體相合此體篇無定句句無定字蓋雜

言之類耳

二十八宿歌贈別無咎 有心謂虎犀與蜜無心謂藥材同一

讀書錄卷十

五

死也神龜為江使漁者豫且網得之宋元王問衛平而知之見

史記龜策傳無南箕云者謂衛平之口更大於南箕也此二句

言神龜以慧而死與上六句同意皆鱗龜也謂等著龜耳歲晏

張弓二句不知所謂

再和公擇舅氏雜言 自覩文字以上感其教養之德自更蒙

著鞭以下專謝其贈研

贈鄭交 山谷以元豐六年解官太和過武甯聞惟清上人當

至延恩寺因謁鄭交問消息題此詩於鄭交草堂之壁大士指

惟清也丈人指鄭交也壞衲句謂惟清尙未來延恩也白頭句

謂交也老禪指延恩長老法安師也

和游景叔月報三捷 元祐二年八月禽西蕃首領果莊青宜
結檻送闕下蓋游師雄與种誼所定之謀而誼與姚兕所攻破
者師雄有絕句四首七律一首山谷并和之景叔師雄字也

王聖美三子補中廣文生 襄書句當是饋以書籍故曰當贈

錢舍中犢子句晉書石勒之母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

次韻王定國揚州見寄 元豐中導洛水入汴河謂之清洛首

二句云者謂山谷在汴京晝夜思主猶清洛水之晝夜流下揚

州也

同于瞻韻和趙伯充團練 金玉句指趙謂宗室富貴之家而

能自處於寂靜也仙班句謂東坡與趙同在朝列也兩宮指宣

讀書錄卷十

未

仁后及哲宗也老臣指文呂諸公

送顧子敦赴河東第二首 青牛謂老子乘青牛車也句當謂

功成名遂身退之語

第三首 行臺無妾護衣箒 漢官儀尚書郎入直臺中女侍

史二人執香鑪燒薰以從入使護衣服此句謂顧未攜家往耳

次韻宋林宗傲居甘泉坊雪後書懷 馬瘦三山葉打門 元

稹望雲騅歌曰騰聳三山尾株直山谷此句用官清馬骨高之

意

次韻宋林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觀翰林公出遊 還

作遨頭驚俗眼 蜀人好遊樂謂成都帥為遨頭此借用

次韻張昌言給事喜雨 第五句謂朝廷以旱故減常膳第六
句謂徧走羣望以禱雨

次韻奉酬劉景文河上見寄 歸鴻用雁寄書事石友指劉潛

郎山谷自謂

和答元明黔南贈別 紹聖二年山谷年五十一歲以國史事

為蔡卞所中傷謫黔州安置與其兄元明出尉氏許昌出漢沔

趨江陵上夔峽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後元明別去

贈黔南賈使君 春入二句任注謂皆言故園無主之意國藩

以為此詩蓋送賈出行者山谷放臣既少歡悰賈又出巡城中

無主故待賈征還日鶯花梨棗皆有主耳

讀書錄卷十

七

次韻奉答少激紀贈第二首 少激登元祐三年進士第時東

坡知貢舉山谷為其屬頗有師友淵源自紹聖改元東坡謫竄

時去而勢移矣三四句言蜀國悽愴五六句言交舊彫疏少激

與坡皆蜀人故因坡貶而言蜀中蒼涼之狀

次韻馬荆州 馬城字中玉山谷自館閣遷貶故以劉向自比

荆州即漢之南郡故以中玉比馬融也

贈李輔聖 三句謂將逐冥鴻而遠引四句謂不復浮沈京洛

風塵間也

和高仲本喜相見 南浦山谷自蜀放還過萬州曾見仲本萬

州即唐南浦郡

和中玉使君晚秋開天甯節道場 徽宗以十月十日降誕爲

天甯節開啟蓋九月十日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山谷以崇甯四年四月省元明

於萍鄉同住十五日而去任注以爲別後所作然穫稻殊不類

四月閒事未知其審末二句指元明送山谷至黔中時事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東坡先生銘曰壺中九華竝爲作

詩云云 末二句言壺中九華石雖爲人偷取而石鐘山則不

能偷去猶可聽其音響

次韻德孺五丈惠貺秋字之句 三四句言未應鬢髮遽白豈

不見有卻老之丹砂邪末二句言區區憂國之心徒過計耳

讀書錄卷十

六

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 老大永思堂下草 明月灣永思堂

皆在雙井堂在先墓之側故以永思爲名

再次韻兼簡履中南玉三首 第一首鎖江主人第二首江津

道人李侯皆謂李任道也任道名仔本梓人寓居江津第三首

經術二句指當世誦法王氏之學者抱關用蕭望之事

罷姑熟寄元明用觴字韻 追隨富貴勞牽尾 太玄經勤首

日勞牽不於其鼻於尾弊范注曰牽牛不於鼻而於尾故勞弊

送劉季展從軍雁門第二首 伐州五臺山有仙人跡石巖出

美石金剛窟出藥草三句五句皆承石言四句六句皆承草言

送徐隱父宰餘干第一首 贊堦句用唐書張允濟傳事長官

句用唐書馮元淑傳事 第二首 江南生賢句謂徐穉生於

南昌也第三句承首句言徐陵第四句承次句言徐穉

池口風雨雷三日 池口卽今池州府江口山谷之官太和縣

自此經過

思親汝州作 富鄭公以前宰相判汝州山谷爲葉縣尉九月

至汝州吏責其愆期拘留至歲晚五六句言丞相不以爲罪吏

或譏之三人成虎耳末二句言事本極小而傳播故鄉老母懸

念也

次韻戲答彥和 傳燈錄布袋和尚形裁腰股蹙額皤腹此借

以喻彥和之肥偉

讀書錄卷十

七

和答孫不愚見贈 五六句謂因奉台相之筆牘而困於簿領

因迎使星之鞍馬而困於風埃也

世弼惠詩求舜泉輒欲以長安酥共泛一杯次韻戲答 舜泉

河北酒名

閏月訪同年李夷伯子真於河上子真以詩謝次韻 十年不

見猶如此 自治平丁未與李同唱第至是十一年矣

次韻元日 前一歲十二月山谷謫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故

此詩有霜威嚼蠟等語

衛南 白鳥自多人自少 此句用杜詩江湖多白鳥人少豺

虎多二句之意

題落星寺嵐漪軒三首 三詩非一時所作故語有重複

次韻胡彥明同年羈旅京師寄李子飛三章 看除日月坐中

銓 唐制三銓選士曰尚書銓曰侍郎中銓曰侍郎東銓宋有

侍郎左右選胡彥明隸左選故曰中銓 第二首 丁未同升

鄉里賢 胡與山谷以治平四年丁未同登第

次韻奉寄子由 山谷之兄元明寄子由詩云鍾鼎勳名淹管

庫朝廷翰墨寫風煙管庫謂子由監筠州鹽酒稅也子由思東

坡山谷思元明故曰春令各有恨也

寄黃從善 渴雨芭蕉心不展 渴雨見雲漢詩箋

廖袁州次韻見答并寄黃靖國再生傳次韻寄之 干寶作搜

讀書錄卷十

神記徐鉉作稽神錄廖君當有小說

觀王主簿家醱醪 冷齋夜話云詩人詠花多比美女山谷詠

醱醪獨比美丈夫

登贛上寄余洪範 二川來集南康郡 二川章水貢水也

同韻和元明兄知命弟九日相憶二首 第二首阿熊阿秦當

是山谷兄弟小字山谷兄弟五人長大臨字元明次庭堅字魯

直次叔獻次叔達字知命次仲熊字非熊即此詩所謂熊也阿

秦可類推已

子範徼巡諸鄉捕逐羣盜幾盡輒作長句勞苦行李 乃兄本

是文章伯 子範之兄李觀字夢符為清江尉其文嘗為歐陽

公所稱

喜太守畢朝散致政 萬夫爭處首先回 萬夫爭處即功名

富貴也

次韻君庸寓慈雲寺待韶惠錢不至 馬祖峯前青未了鬱孤

臺下水如空江山信美思歸去聽我勞歌亦欲東 馬祖峯在

太和鬱孤臺在虔州時君庸在虔山谷在太和皆有思歸之意

趙令許載酒見過 買魚斫鱸須論網 論網謂數網而論價

言其賤也

初望淮山 想見夕陽三徑裏亂蟬嘶罷柳陰陰 三徑亂蟬

指雙井家林也

讀書錄卷十

漫書呈仲謀 不然吾已過江南 過字疑當作返

曹村道中 首句嘶馬蕭蕭蒼草黃第三句瓜田餘蔓有荒隴

蒼字有字疑誤

食瓜有感 蘇井筠籠浸蒼玉金盤碧筋薦寒冰 食瓜者先

以井水浸之或以竹籠置井中蒼玉喻瓜之皮寒冰喻瓜之瓢

也

講武臺南有感 有感者哀逝也

七臺峯 後六句以七人比山之七峯

靈壽臺 何時暫取蒼煙策獻與本朝優老成 蒼煙策謂竹

之根節可作杖者優老成用孔光靈壽杖事

劍南詩集

望江道中 此由判建康府改判隆興府道出望江隆興今江西南康府也

送劉改之東歸 五六句言跡今雖在斜谷情已若出玉關也

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閱 王炎辟先生幹辦公事是時當隨

王至嘉州

六月十四日宿東林寺 遠客豈知今再到 先生自蜀歸遷

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出峽後舟過荊州武昌自九江登岸

赴南昌故經過東林寺先生昔嘗判隆興府故曰今再到

過采石有感 先生至江西不久即召還與祠又出江自小孤

讀書錄卷十

三

金陵至浙江還家故過采石

歸雲門 微官行矣闕山去 宋史先生本傳但載自江西召

還與祠即起知嚴州不載闕山微官之事

奏乞奉祠畱衢州皇華館待命 先生自建安至鉛山至玉山

常山遂達衢州

行至嚴州壽昌縣界得請許免入奏仍除外官感恩述懷 先

生自蜀歸山陰後一出官於建安再官於撫州自撫州謝事後

至高安一行又還至嚴州得免入奏之命從此又歸山陰矣

臨安春雨初霽 先生還自蜀中一為江西常平即歸山陰數

年今始入朝旋即還山此詩之末句已決矣考其時當在孝宗

淳熙十三年丙午之春

縱筆第三首 行省當年駐隴頭 行省謂蜀帥王炎畫開幕

府於隴蜀

感憤秋夜作 此時已自嚴州謝事還家矣

舟中大醉偶賦長句 三句謂初離嚴州四句謂已歸山陰也

醉中浩歌罷戲書 此時解軍器少監之職又回山陰矣

自局中歸馬上口占 先生自紹熙元年還山家居十有三年

至是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同修

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明年書成致仕

舟行錢清柯橋之間 逾年夢想會稽城 先生以壬戌六月

讀書錄卷十

三

十四日入都門癸亥五月十四日去國中有閏月相距恰及一

年至是又歸山陰

和高子長參議道中二絕 共憶扁舟罨畫谿 罨畫谿在越

州思鄉也

思政堂東軒偶題 喚起十年閩嶺夢 先生嘗為福州甯德

主簿故曰閩嶺夢

遊仙 羅澗谷選放翁詩有游仙七古一首即飄飄初珥玉殿

三絕句合成者

贈道友 凡遊仙及學道詩都無事實縹渺恍惚語在可解不

可解之閒太白最多放翁亦屢為之此末二首又似先生自述

之詞

朱子文集

戊申封事 此篇正文一萬一百一十字公之自注夾行書寫者又二千九百一十四字北宋之萬言書以蘇東坡王介甫兩篇為最著南宋之萬言書以公此篇及文信國對策為最著文章則蘇王較健義理則公較精篇中約分四節第一節言所以不上殿入對而僅陳奏封事之故第二節陳大本一端第三節言急務六事第四節辨駁當時士大夫四說第三節所指各務皆切中時政之得失其懇直殆過於汲黯魏徵其氣節之激昂則方望溪氏以擬明季楊左者庶幾近之他人諫其事公則格

讀書錄卷十

書

其心他人攻君之失公則竝糾大臣近臣之過第二節第四節所論皆本其平日讀書學道深造有得之言實有諸已而後以獻諸君初無一語取辦於臨時者此非文士所可襲取也惟過於冗長似一筆書成無修飾潤色之功故乏勁健之氣鏗鏘之節其逐段夾行分注以達未盡之意似不可以為訓第四節辨駁四說似不宜屢入此篇之內學古者不可不知往者淵觀說林之徒 龍大淵曾觀張說王抃皆以近習而參卿相

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 所面奏者即內侍甘昇也 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 方望溪謂朱子封事雖明季極

左之忠直敢言無以過之當即謂此等處耳

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已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非

第一流矣 此等語實甚懇直孝宗以其為賢者而優容之耳

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 體究具析皆宋時公牘字樣猶今日

徵究曰查辦也

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

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

還版曹 窠名猶今日款目版曹今之戶部也必可指擬者猶

今日有著之款不可催理者猶今日無著之款

徒使經費闕乏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

讀書錄卷十

書

法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

曹亦置不問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免自曾懷用事

始除此法舊欠悉行拘催

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

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有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

牘而言之陛下 今軍中士卒稟保而後具奏當時蓋有此例

咸豐十年王有齡令軍中將士具呈公保何桂清請免治罪或

亦倣其例與

夫將者三軍之司命節 理直而氣剛

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

以典治之而屯兵之眾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
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往 屯田
之眾須由軍中撥交屯田使者不得不令參與其事占護猶今
言霸占袒護也

屯田不立漕運煩費 水路輸送曰漕陸路輸送曰運曰轉凡
物皆然不獨米糧也

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 因循奮勉
老莊管商即上文所駁之四說也

元遺山詩集

寄希顏二首 希顏時在徐州粘合幕兩首殆非同時作故再

讀書錄卷十

天

用元龍事

橫波亭自注為青口帥賦 青口帥即移刺粘合初帥彭城雷

希顏在幕楊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門時望甚重金亡降宋

葉縣雨中自注時崧前旱尤甚 遺山僑居崧山故以家鄉旱

為憂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 圍城天興元年元圍汴京也文舉白華

也

永甯南原秋望 永甯即今河南府永甯縣天興元年遣帥守

永甯元村寨十一月為元兵所破遺山此詩蓋在未設防戍以

前

甲午除夜 金亡以甲午正月遺山是年在聊城度歲
出都 元之中都即今順天府也遺山於金亡後曾至燕京四

次

衛州感事二首 金哀宗自汴京突圍出走河北令白撒攻襲
新衛州為史天澤所敗哀宗單舸走歸德遺山此詩蓋國亡後
過衛州而憑弔也

贈馮內翰二首序中云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將展墓於鎮陽
以某在冠氏枉駕見過 冠氏縣宋金屬大名府今曰冠縣屬

東昌府遺山自金亡拘管聊城旋即寓居冠氏馮公蓋真定人
寓居東平鎮陽即真定也還家省墓故過冠氏一訪遺山丙申

讀書錄卷十

老

之夏金亡已三年矣

陽明文集

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而可貴如久雨初晴登

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俯大江獨坐明窗淨几之下而可以遠

眺如英雄俠士楊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此三者皆光

明俊偉之象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於天授不盡關乎學

術自孟子韓子而外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最

多陽明之文亦有光明俊偉之象雖辭旨不甚淵雅而其軒

爽洞達如與曉事人語表裏粲然中邊俱澈固自不可幾及

也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 與敵也左傳襄二十五年一與一謂一人敵一人也吾鄉諺語曰个打个史記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謂易敵也此與字之古義也陽明云不彼與猶俗云官府不敢惹他也

題封欽依備行前來 欽依今日欽遵備行今日行知或曰咨行移行

夫任不專權不重節 自請旗牌恐人疑爲貪權故又自明其脫屣名位之素志

望溪文集

送左未生南歸序 而孫之死二句承接牽強

讀書錄卷十

夫

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望溪先生古文辭爲 國家二百餘年之冠學者久無異辭即其經術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爲一代大儒雖乾嘉以來漢學諸家百方攻擊曾無損於毫末惟其經世之學持論太高當時同志諸老自朱文端楊文定數人外多見譁迂闊而不近人情此疏閱歷極深四條皆確實可行而文氣深厚則 國朝奏議中所罕見 兵部之實在戢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 此條立論太高多不切於事實今之兵部與將校並不相接何能戢其驕氣

孫文定集

三習一弊疏 乾隆初鄂張兩相當國蔡文勤輔翼 聖德

高宗聰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 詔諭頒示中外識者以比之典謨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聖德可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 純廟御宇六十年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進呈至道光三十年 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寯藻亦抄此疏進呈余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爲本朝奏議第一余以其文氣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年細加紬繹其所云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

讀書錄卷十

夫

文選

揚子雲長楊賦 飢屬而還注善曰委屬而還謂委擇其事連屬而來還也飢古委字 按飢飢美也屬連屬也飢美者欲斜聯翩之狀謂翩然相引而還善說非也

拈隔鳴球 拈隔與尙書之夏擊音義同

潘安仁西征賦 稅駕西周 對洛陽之東周言則長安爲西

周對鞏縣之東周言則洛邑爲西周

古文辭類纂

桐城姚姬傳郎中甫所選古文辭類纂嘉道以來知言君子羣相推服謂學古文者求諸是而足矣國藩服膺有年竊見

其中亦小有疵誤茲摘舉於左

論辨類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司馬遷自序中述其父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諸家互有得失而終以道家為本此自司馬氏父子學術相傳如是其指要則談啟之其文辭則遷之為之也在自序篇中僅文中之一段故無首尾裁成之迹今姚氏割此為一篇而標其目曰論六家要指失其義矣遷作五帝本紀夏本紀所引堯典禹貢等書尚多改經文之舊此述其父之語豈獨無所刪改且如管晏列傳中管仲自述感鮑叔之言豈得遽錄以為管仲之文准陰侯傳中韓信說高祖定三秦一節豈得遽錄以為韓信之文邪

讀書錄卷十

手

奏議類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此疏凡分三段首段言遵祖次段言治性末段言正家姚氏目以治性正家則首段無所附麗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疏 漢書匡衡傳成帝即位衡上書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云云國藩按此疏凡三條妃匹一也經學二也威儀三也自妃匹之際至遠技能止第一節言妃匹也自竊見聖德純茂至宜究其意止第二節言經學也自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至末第三節言威儀也今姚氏錄此文標其目曰戒妃匹勸經學疏是於三條獨遺其一而於班書所敘若未之深究者亦一失也

書說類 樂毅報燕惠王書 應人奏議

駢體又鈔

蔡邕陳畱東昏里庫上里社碑 漢碑多酬應諛頌之文此碑亦專為虞氏而作 王延壽桐柏廟碑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蹊徑似倣此文而青勝於藍不啻百倍

附廣韻

一東 衷 左傳楚辟我衷按謂楚邪而我正也 二冬 農 呂刑農殖嘉穀王念孫曰農勉也廣雅云農勉也左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讀書錄卷十

三

三鍾 從 左傳昭五年以亂大從杜注亂大和順之道從順也左傳吾所問日食從矣按謂子之言皆驗矣

五支 披 左傳又披其邑注披析也按謂分析之也 離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設服離衛注離陳也

九魚 居 左傳民其居乎注民將有事不得安也 如 左傳昭十三年則如違之以待所濟則如與之以濟所欲按如猶云不如

二十一欣 勤 書周公咸勤謂勞勉也

二十二元 藩 左傳昭元年貨以藩身按猶衛也

二十三魂 敦 莊子使士敦劍注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截斷

也莊子敦杖蹙之乎隕注敦讀曰頓豎也

二十五寒 奸 莊子以奸者七十二君注犯也

二仙 鮮 左傳昭五年葬鮮者自西門杜注不以壽終為鮮

四宵 橋 莊子欲惡去就于是橋起按橋讀上聲謂昂起勁

挺也禮記奉席如橋衡莊子又云橋運之相使並同

十一唐 傍 莊子求禪傍者斬之注棺之全一邊者謂之禪

傍 禪音膳

十七登 能 書不能厥家人按相處久而安也左傳不能其

大夫至于君祖母書柔遠能邇與此義同又左傳昭十一年而

不能其民

讀書錄卷十

壘

十八尤 由 左傳昭八年猶將復由按謂將萌弊滋長也

十九侯 鉤 莊子一君無所鉤用注鉤取也

二十一侵 淫 左傳淫芻蕘者按謂縱淫之

二腫 壅 左傳昭十一年楚將有之然壅也注乃所以壅積

其惡也

六止 以 左傳昭三年君求以貪按以與已同 理李 左

傳昭十三年行理之命注即行李也按司理亦作司李漢書有

黃帝李法與理同

八語 圍 莊子其來不可圍按與禦同

二十八獮 選 左傳昭元年鍼懼選按謂指數其罪也詩云

不可選也與此義同

六至 自 左傳昭五年不敢自也按猶云不敢從也

九御 著 左傳昭十一年朝有著定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

表著左又曰則固有著矣

十遇 寓 莊子寓而政于臧丈人寓猶付託也

十一暮 故 莊子證曩今故注今故猶古今 胙 左傳以

胙乃勳舊 布 禮記季氏旅歸四布按謂四方貨財也莊子

千金之布多矣

十三祭 際 莊子仁義之士貴際按言交際也左傳云爾未

際饗大夫以落之莊子又云不應諸侯之際 蔽 書不蔽要

讀書錄卷十

壘

囚按謂蓋覆也猶易言冒天下之道之冒論語一言以蔽之呂

覽功名蔽天地皆當以此訓通之一訓決也斷也

二十六恩 恩 左傳主不恩賓按謂主不以賓為恩擾而安

之也史記無久溷子與此恩同

二十一欄 閒 左傳閒晉而取諸杞按候晉之閒隙也

二十七号 奧 左傳昭十三年國有奧主按謂在內也

四十一漾 曩 莊子證曩今故注曩明也

十七辟 說 左傳子產立伯有後公孫洩何為曰說也杜蕢

飲酒之役晉侯立荀躒以說焉 徹 左傳昭二年徹命于執

事按猶達命也

十九鐸 落 莊子絡馬首穿牛鼻與絡同

二十陌 莫 莊子莫然有閒注定也 擇 呂刑敬忌罔有

擇言在身王引之曰擇讀曰斃斃敗也

二十二昔 昔 莊子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注昔夜也

二十五德 國 莊子未得國能按曰國能者猶士曰國士馬

曰國馬奕曰國手琴曰國工耳

二十八盍 闔 莊子闔胡嘗視其良注闔語助也按與曷同

讀書錄卷十

音

求闕齋讀書錄卷十終

1 2021/11/17 10:00 AM

辛未秋鑄

南齊楷語

兩廬山房校集



序

著書體例逮典午而益歧傅子一書至百二十卷之多即孔
 衍所撰述亦百餘萬言之多下至明堂孔穴之圖洛陽宮殿
 之簿誇多關巧蕪陋極矣其間最名博洽者祇張茂先干寶
 數人已耳南齊王儉因為七志彙之分經典諸子文翰軍書
 陰陽術藝圖譜等目梁阮孝緒又為七錄一經典二記傳三
 子兵四文集五伎術六佛七道然儉書淺近阮錄不經隋志
 均力詆之叔起同年今之張司空于常侍也是編乃平日隨
 筆所綴不名一門其徵引瑰奇類多俗儒未見之籍其證佐
 精審不為調人兩可之詞在通齋各種中此其尤勝已抑又
 聞之叔起之守高也始與將軍崑壽戮劇寇陳金釭而拔其
 城迫將軍行叔起以計擒斬金釭偽太尉李可中高民歡然
 南齊楷語序
 如再生如早極而雨其去也攀號呼戀之聲數十里不輟甫
 至潮潮人曰此殺陳金釭者也恃君為長城其豐順境中樟
 樹凹諸山君悉斬斷之及汪海洋黨棄梅州自小路趨言嶺
 關賴山徑先斷失道不得出遂乞降其權廣州及提刑也判
 牘決事細如牛毛寓目輒不忘更無敢溷君者文學政事叔
 起蓋兼有之非專壹於帖墨不知權度之輕重短長者余與
 君同譜卅載又同里居相近故知之也詳丹徒李承霖

自序

歲商橫由郡城丁家街徙南河下里面城而居漕渠一綫如帶繚其外戲自目為南溥翁云階除巨石人立羅生松桂桐篠之屬濃青淺騰浸人衣背風晨雨夕琤琮作響瑟音其後別有連籜數椽地亦幽潔園隸移植若榴罌粟紅藥甘蕉均楚楚有生趣與客箕坐鄙絲岸巾據梧高譚務罄其說而後已然儒墨相糅齟差疊見錯雜靡次軒輦或乖此孫卿子所謂楛耳第山澤之叟戴其膏簪河濱之兒腰其苦瓠姑且錄之云爾江都蔣超伯敘

南溥樹語

自序

五十自述

通齋居士

少年通倪世情疎結習於今一未除嬾向蠅須營別館肯從鼠壤覓餘蔬安心只鍊無求訣養目慵披有注書若問半生歎歷狀略同甌北暨淵如子曾直樞府曾守廣州與甌北先

先生

夢中歷歷舊巢痕幾歲簪毫右掖門臺省趨踰雙鬢禿弟兄凋喪一身存虛名速謗曾何益套語知非且漫論一事邇來

差快意酒杯新得漢島尊

陰陽度數兩俱歧正是將尋柱下時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

見莊溥落形骸明鏡笑陸沈心事槁梧知尙羞錄錄趨牛後

何忍頻頻逐鷓斯豈有朱坡狂杜牧低眉長奉沈傳師

俯仰千秋瞬息中太倉一米孰雌雄拈毫偶作鯁鯁賦閉口

南溥樹語

附錄

十

差談蟻螻功悶極着靴行曠野狂來操管問虛空赤松漫以延年待問舍求田總未工五祖演云將須彌山作一管筆向虛空作祖師西來意五字

南齊楮語卷之一

江都蔣超伯輯

羿禹並稱

淮南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獫狁
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
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澤上射十日
而下殺獫狁斷脩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
以為天子于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
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民皆上邱陵赴樹
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關伊闕導澶澗平通溝陸流注東
海洪水漏九州乾萬民皆甯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由是
觀之則羿功與禹相等此堯時之羿非有窮后羿也

南齊楮語卷之一

左慈

神仙傳東吳徐墮有道術居丹徒左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
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
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客報徐公有
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云公不在後須臾
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
欺之又云葛元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章懷於
慈傳注未引此二條特為錄出

鑪竈也

後漢書左慈傳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
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
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章懷

太子承史記相如傳注之誤云鑪猶肆也殊不知鑪即竈耳
爾雅釋言焜炷也註今之三隅竈疏若今之火鑪也行視諸
鑪謂起視從者所攜一切炷竈若遠在市肆豈能頃刻間行

三老

章懷太子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
象也宋均注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
者漢官儀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養三
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
年者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超按永平中
充此選者李躬桓榮明帝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
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

南齊楮語卷之一

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建初中充此
選者伏恭馮魴伏恭傳建初二年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
馮魴傳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此外
則袁逢嘗為三老見袁安傳李充年八十八以為國三老安
帝嘗特進見見李充傳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
十卒見楊厚傳士孫瑞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
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見王允傳與逢充統瑞同時為五更者
蓋不可考充僅郎將似不必定用三公充曾因婦離間白母
出之亦不必定有首妻也三老又稱三德大戴禮曾子本孝
篇任善不敢臣三德盧辯注三德三老也

劉尚

後漢書馬援傳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

深入軍沒光武帝紀則云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尚討之戰于沅水尙軍敗沒但其事在二十三年爲小異耳尙亦建武中名將後漢書巴郡蠻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潯山蠻雷遷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滇王傳云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樸榆棟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尙軍遂渡瀘水入益州界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諸夷悉平又光武帝紀十九年越嵩太守任貴謀反劉尙襲貴誅之以邛都夷傳攻之緣尙路由越嵩貴聞之疑卽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以勞軍因襲擊尙尙

南齊書

卷之一

三

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都掩貴誅之徙其家屬于成都當時越嵩滇池皆尙一人戡定襲斬穀王任貴其功尤偉故尙沒而伏波慷慨請行也任貴邛都夷傳作長貴

段志

與馬伏波同定交南者有樓船將軍段志見後漢書南蠻傳與蒙恬同築長城者有秦將楊翁子淮南子人開訓秦皇按錄圖見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高誘注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與李冰同導蜀江者有王

人螭

崔琦外戚箴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章懷太子注甲子日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

劍也又引左傳杜預注螭山神獸形以比紂之惡超按螭當作蚩蓋螭古作离與蚩字相似而訛後爲人蚩謂後爲人所輕侮廣韻蚩輕侮也後漢書明帝詔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尙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詔子蚩也又華嶠書崔瑗救妻子曰無爲諸子所蚩是其證也

關雎

謂關雎之詩意在子刺者凡二家韓詩則主應門失守之說原本緯書後漢書明帝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嘆章懷太子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

南齊書

卷之一

四

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寔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馮衍顯志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此一說也魯詩則以爲刺康王晏朝之詩前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又後漢書皇后紀序云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注仍用前書音義並云見魯詩此一說也至張超謂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則不但以爲刺康王並定爲畢公作矣近代經聚訟臆說橫生如宋謀璋詩故以小

星為替御入直之詩何指舒窈窕兮為夏徵舒以草蟲為
南陔以菁菁者莪為由儀以綉裳為崇邱嚴虞惇據左氏祭
仲有寵于莊公指為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狡童當
之謂仲雖為卿詩人醜其進身之始陸奎勳謂燕燕為衛君
悼亡之作謂邱中有麻之子國為鄭武公字其子嗟當作子
多為鄭桓公字謂小麻之共人為二相共和謂鼓鐘為穆王
作而淑人為盛姬諸錦以儉負羈之
妻證季女斯飢似此甚多不可枚舉

雷擊人

郭青螺謂雷之擊人皆治其宿生之業此小說中語非儒者
之言也按京房易傳云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
殺人亦象暴政見蔡邕傳三事注
郎中張文疏語

里語

畫虎不成反類狗畫龍不成反類狗皆漢時里語惠氏補注
于畫虎類狗下引漢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捕豺
一購錢百爾雅釋獸曰熊虎醜其子狗也意謂畫虎類狗之

兩潯楷語 卷之一

五

狗為虎子也如是則孔僖傳畫龍不成句作何解乎狗為賤
畜所以鄰房生告崔駰及僖誹謗先帝惠氏于伏波傳援引
漢律失之泥矣

伊尹

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泉陶
釣于靈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章懷太子注伊尹名摯負鼎俎
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信音申韓
詩外傳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又
楚詞天問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注后帝謂殷湯言伊尹
始仕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于湯湯賢之遂以為相凡
此等說皆近不經然尹語云甘而不餽肥而不饒二語精極
千古知味者莫如尹傳休奕瓜瓞食之
不餽用尹語也

同年

三國志吳步騭傳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注引吳錄曰旌字
子旗官至尚書其後隲督西陵條列諸葛瑾陸遜等及衛旌
李肅十一人行狀則旌亦當時名士廣陵耆舊也古以同歲
生者為同年又見周瑜傳注江表傳權母曰公瑾與伯符同
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

西亭

錢大昭後漢書補表西亭鄉侯蔣澄建武時封陽羨西亭侯
蔣通澄之亦建武時封大昭係據成凡江南蔣氏皆出西亭
吳時蔣修名與虞仲翔相亞孫登臨終疏云蔣修虞翻志節
分明見吳主五子傳楚粵諸蔣則恭侯之胄也蜀志恭侯疏
傳云零陵湘
人西亭侯碑乃唐天寶中裔孫列建至宋時之奇登侍從之
翰守蘇州又重立焉自宋以來吳中之蔣分為三派一居長

南潯楷語 卷之一

六

洲一居常熟一居宜興明季兵興土寇蜂起六世祖自常熟
來揚僑寓以廖家湖東水深土厚遂定居云公有隱德土人
愛之名所居為
蔣家

來敏

裴松之蜀志來敏傳注引諸葛亮教云將軍來敏對上官顯
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
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
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
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于知人遂復
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
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按敏家世
三公長子文學傳稱其尤精倉雅善左氏春秋為當時耆宿

學士卽或語言不節何至目為狂悖福哉亮也所以亮卒而李邕上書詆為身仗強兵狼顧虎視也其後敏與孟光壽俱近百當千戈俶擾之際而成都二老九十不衰可云人瑞矣

鹽賦

三國時吳蜀皆資鹽賦吳有司鹽校尉見孫休傳永安七年章武亦設是官蜀志王連傳云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迨連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利權一而信任專此蜀之所以能立國乎其以典戎之官管牢盆之政隨地巡緝盜無所容尤權時之要策也晉時以都尉司鹽亦兼武職

梓棼

棟謂之梓何平叔景福殿賦雙枚既修重棼乃飾是已又謂之棼廣韻棼復屋棟也吳志太史慈傳云嘗從策討麻堡賊

南游楷語 卷之一

七

賦于屯裏緣樓上行晉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

高涼

孫吳時高涼不靖盜賊數起三國志陸敬宗傳云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又鍾離牧傳注引會稽典錄云高涼賊帥仍弩等破略百姓殘虐吏民又呂岱傳云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部都尉又薛綜疏云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凡此皆高州郡志所漏而未述者也

蔣氏顯于吳

三國時蔣氏之顯于吳者甚多與虞翻並稱者有蔣修與韓當周泰相亞者有蔣欽張溫傳中有蔣康同陸瑁游處者有

蔣襲

通家

魏氏春秋太傅薨夏侯元嘆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則漢魏之世已重通家

著簪

虞玩之答齊高帝賜新展云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履復不可遺帝善之簪著二字本韓詩外傳也

舌箴

李文饒舌箴伯陽之戒柔存剛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勿以寤一言而取卿相勿以三寸舌而為帝師徒見其敬掉而獲爵不知魏其齟而可悲嗟爾君子念茲在茲馮道詩云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則俗甚矣然馮道亦有不可及處舊五代史胡饒傳清泰初馮道出

南游楷語 卷之一

八

鎮同州饒時為副使道以重臣稀于接洽饒忿之每乘酒于牙門誦道道必延入待以酒醕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為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饒後果為王建立所殺

青瑀

張平子思元賦左青瑀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鈺注青瑀青文龍也捷豎也芝蓋也佛經稱帝釋麾幢羽蓋皆有龍王司之蓋本于此

頽

史記索隱解孔子垓頂云頂上窻也乃廣韻頽字釋云孔子頭也此說不知何本

白起

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敢斷行也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

轉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嚴九三晉
書嵇康謂趙至曰君頭小而銳有白起風本此

播州

播州楊氏自唐季據有其地歷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明萬
歷初為總督李化龍所滅置遵義平越二府其負嶠之久視
晉宋間仇池楊氏更為過之此亦不經見之事已

明人集

李濟川太守官比部時寓內城一舊家藏明人集及明末稗
乘頗多余曾假十數種讀之內如釋德祥桐嶼集朱升楓林
集皆失之俚鄭本忠安分齋集徐階世經堂集皆近于平孫
需冰菜稿楊一清石淙藁均有累句曾榮西聖集柯暹東岡
集亦不耐看儲懽柴墟集蔡鑿汶濱集悉多平易黃省曾之

南澹楮語

卷之一

九

五岳山人集尤饒枝蔓蔣道林陳白沙俱近禪宗茅鹿門老
年錄愈形拖沓至如盧五鵠朱天馬名制字必東盧少樞胡少室
大都客氣未除無餘味曲包之妙又如項元汴蕉窗九錄陳
繼儒巖棲幽事屠隆游具雅編唐樞轄圖窩雜著查伊璜敬
修堂出處偶記或評量骨董或純蹈空談益覺纖佻瑣碎矣
出處偶記有云世傳余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
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葛如者吳六奇別字也然絳珠佩
賦斷非憑空結撰吳六奇拜經樓詩話謂伊璜以六奇既貴故為之諱其說為近之

江永

江永數學補云泰西人謂開闢以來至今只五六千年按中
國有載籍始于唐虞之世距今四千餘歲伊祁以前雖略有
傳聞而難于徵信計有人物之初距唐虞之世其年當不甚
遠豈有遙遙五六萬載晦冥如夜竟無載籍可考耶天地儀

書謂自開闢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則
云六千八百三十六年以理推之疑西說為近也

高銓

菽園雜記云高憲副宗選曰今人于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
當譬之觀戲庸夫孺子一遇優人打諢作無恥狀莫不歡笑
蓋此態固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可謂長于譬喻矣
按高公宗選名銓吾鄉耆舊也歿葬仙人掌西至今人呼高
尚書墳石馬如故其隧道相傳即秦少游冢云

金粟牋

金粟牋有最長印至五十八字者其印稱許咸熙妻陳五娘
等捨藏經紙七千幅云云是物近日已不可得况澄心堂所
製紙乎

南澹楮語

卷之一

十

唐人多工文者

唐人周夔以英州碧落洞山水奇麗賦到難篇云滇陽之石
室兩崖捲束勢合如屋孱顏百間開待朝旭羽容霞色霏繞
瑤局峭然嵐壁宛矣仙躅夔不以文名而詞意之適拔如此
觀音巖壁立千尺碧落之亞也樓閣皆安石縫中蟬
旋而上巖腹有國初廣督李棲鳳摩崖書字頗豪宕張讀宣
室志語多奇峭王保定撫言稱讀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位
至禮部侍郎又按李觀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云孟之
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雄健宏
深度中文質雖宏禮誤述今世罕傳然觀非妄語者蓋唐世
工文之士多矣

千文

胡致堂敘古千文語多費解如賊莽竊璽冠佩豨豸白水龍

翔榮取青瓊其意以莽比猥而青瓊隱語為舊物也小兒誦之如何能曉總之千字文以周興嗣為第一次則許魯齋次則待其良器詞采皆有可觀即卓珂月膳樵素木夫男秉把究欠自然之妙

府署

直省府署較道署為宏敞者蓋府治多前明之舊明太祖定府治深七十五丈闊五十丈州縣次之見陸容菽園雜記容所云蓋據其時之温州府志也第明朝知府有上中下三秩從三品正四品從四品之不同見張懋修大岳雜著跋

金鯉

吳萊南海古蹟記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金鯉于此有釣鯉臺云朱竹垞峽山寺詩澄潭

南瀛楮語 卷之一

七

犀去沈金鎖古洞猿歸帶玉環上句不的若用釣鯉事則較為典切矣

慶馬

許有壬和弟有孚獨坐投壺詩綠陰清晝矢鳴壺慶馬何煩用酒娛有主無賓聊一笑却呼僮僕煮舉盧大戴禮投壺篇三馬既立慶多馬馬算也小戴亦同經語入詩究嫌腐耳

相駝

相駝之法峰暨則行速以鼻完者為佳餒駝之法飲畢少飼以鹽牽時謹護其鼻恐擁擠壞其鼻則力減見張文端駝駝以鹽牽時謹護其鼻恐擁擠壞其鼻則力減凡馬八歲一變語云七驄八白言馬至八歲驄變而白也

說馬子蒸其母則生駁馬孔平仲

客傲

郭景純客傲泉壤為悲欣之府蝴蝶為物化之器又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駢語極奇峭

黨禁

黃太沖曰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為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亦心疾之也乃蔡京立元祐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為之列傳韓侂胄立慶元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元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原小人心以為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道以榮之耶

岳王

宋南渡四大將惟岳王一軍最苦食嘗不繼趙鼎狀云岳飛一軍月支錢一十二萬三千餘貫米一萬四千五百餘石數

南瀛楮語 卷之一

七

目浩大去年錢糧缺乏轉運司應付不繼有誤指揮致本軍殺馬剪髮賣鬻妻子轉易米斛幾致生事其疏甚悉具載鼎集乃宋章穎作南渡十將傳首劉錡次岳王真不可解

張浚

趙鼎建炎筆錄云建炎三年五月十五日真州報云樞密使張浚為高郵賊薛慶拘留浚自鎮江徑渡往彼撫諭慶欲邀厚賞故脅留之三日乃以兵衛之而出上初聞憂甚遣統制官王玘提兵往平其事玘始渡江浚已歸矣元鎮所記當是實錄其丁巳筆錄尤多形容魏公擠陷之詞

沈作喆

沈作喆寓簡云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為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茂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

存息壤之盟會之請不_與沈固鄂王僚佐朱仙鎮廟庶當
補題其姓氏也

貴悟

天下事多從悟入張旭自言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後
見公孫氏舞劍器其書益進劉元塑岳廟侍臣像久而未就
偶見秘閣所藏魏徵像遂應手而成見黃梨洲集徐積讀史記貨
殖傳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賈生鵬賦木于鷗
冠柳子厚說亦如此漢書之雅馴者多本管子張嶠管子序范文正公為
岳陽樓記尹師魯曰此傳奇體耳傳奇者唐裴劍所著小說
也從古作者未有不從悟得信乎劉勰之論曰言微實而難
巧意翻空而易奇

十八侯

南齊書語卷之一

圭

班固十八侯銘鄼侯蕭何與何字叶舞陽侯樊噲留侯張
良絳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戶牖侯陳平南宮侯張敖曲陽侯
酈商穎陽侯灌嬰汝陰侯夏侯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
安國侯王陵襄平侯韓信不日淮陰侯不可解棘津侯陳武曲成侯蠡
達汾陰侯周昌青陽侯王吸其次序如此與漢書注不同不曰贊而
曰銘孟堅創格也蟲達事蹟僅見功臣表銘云晏晏曲成與
從龍騰安危從主赤曜以升赫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
流及後萌呂溫狄梁公贊從此生出據表達孫柔元鼎二年
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
用赤側錢為賦為鬼薪其曾
元孫不復嗣侯僅襲三世

中涓

漢初以中涓得侯者十人師古曰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
人之類也涓潔也主居中掃梁也
平陽懿侯曹參信武肅侯靳歙清河定侯王吸廣嚴侯召歐

絳武侯周勃穎陰懿侯灌嬰樂成節侯丁禮堂陽哀侯孫赤
紀匡侯陳倉張節侯毛釋之以舍人得侯者二十三人陽陵
景侯傅寬廣平敬侯薛歐博陽嚴侯陳滂舞陽武侯樊噲成
敬侯董濞費侯陳賀都昌嚴侯朱軫武彊嚴侯嚴不職魏其
嚴侯周止平悼侯工師喜魯侯奚涓昌武靖信侯單究東牟
敬侯劉到斥邱懿侯唐厲臺定侯戴野辟陽幽侯審食其鄒
成制侯周緜朝陽齊侯華寄倚氏敬侯陳遯甯嚴侯魏遯慎
陽侯樂說告韓信反者甯陵夷侯呂臣祝茲夷侯徐厲詳功臣表

連敖

漢興悉用秦時官制亦間有循楚舊者如合連尹莫敖為一
曰連敖是也隆慮克侯周竈以連敖入漢以長鉅都尉擊項
籍侯柳邱齊侯戎賜以連敖從起薛河陵頃侯郭亭以連敖

南齊書語卷之一

南

從起單父蕭棗端侯革朱以越連敖從起薛俞侯呂它父嬰
以連敖從高祖破秦

吞二周非始皇

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
滅西周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則吞二周乃始皇之祖若父
非始皇也

芻

宋子京曰我與之生故能為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為吾憂芻
于場者雞至嗟于牢者豕集惠于國者天下治白堯漢淵靜
語俗以舌音
祝祝致大唇音汁汁致猶雞朱朱豕盧
盧廣韻屢字注云屢屢吳人呼狗聲

吳枋

南宋吳枋字方木著宜壘野乘議論多有可采其謂舜為黃

帝八代孫於堯為四世姪孫則大誤也貳室館甥斷非同姓
舜為幕後此萬不能參以臆說者又其序云遭畢方之禍延
燎數萬家西山經云章莪之山有鳥如鶴一足名曰畢方見
則其邑有譌火是畢方為妖鳥詎可以代火災字乎

天狐策

温飛卿乾牒子中有應天狐超異科策文有云五行七曜成
此間餘上帝降靈歲且涖涂蛇蛻其皮君亦神權九九六六
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保霞袿雲袂哀爾浮
生擲此荒墟吾復浩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吳聿
觀林詩話亦錄其語

劉跂

劉跂與孫秀才書云詞章之變隨世損益賈生峻發文潔而

南齊書

卷之一

五

體清子政簡易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志隱而味深平子淹
通慮周而藻密柳菴云文章以氣為主

皇甫湜

皇甫湜論業云燕公之文如榭木楠枝締造大厦上棟下宇
孕育萬象可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
如應鐘鼗鼓笙簧鐸磬崇牙樹羽考以宮懸可以奉神明享
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元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龜有
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
立于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羽儀咨以道義李員外之文
如金輦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肌體不充獨狐
尚書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溪壑然而
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匡州之文如長橋新建鐵騎夜渡

雄震威厲動心駭魄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戒權文公之文
如朱門大第氣勢宏敞廊廡廩廩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
規盛概令人悚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颺
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溉或寡于用湜評如此並非心
折于昌黎也其韓文公銘云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
不可窺校及其耐放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震耀天下然而栗
密竊眇章安句適精能之至出神入天自姬氏以來一人而
已矣與長江秋注之評後先矛盾蓋諛慕之文耳

蔣說

蔣虎臣先生著書名蔣說亦有所本後漢酈炎誠子止戈遺
令云我十七而作酈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七平矣
古文苑章樵注酈篇州書皆字學之書七平蓋效枚乘七發

南齊書

卷之一

六

體蔣說猶酈篇耳

學士

宋時甲科出身便稱學士許叔微紹興二年進士醫家謂之
許學士是也助貴多稱太尉李煜歸朝只為特進而徐鉉往
謁語聞者云願見太尉神諤官知延州而趙起列其行事作
神太尉傳蓋流俗之通稱矣

金樾

四品以上長官以塗金雙瓜前導五品以下則塗銀俗謂金
瓜其實當作樾字楊基詩云錦襜繡帽列金樾

善狀竹梅者

張羽竹深亭記云每清風激林驟雨倏至飄蕩播洒萬葉交
振鷗鵲鳴鵲之類翔萃其中鳴聲啾啾與天籟合有大仁細

聽之無窮故吾知是亭于風雨為宜窮陰之夕雪霰交墜玲瓏蕭條坐聽既久心寒耳淒則就枕而臥中夜聞折竹聲如裂帛如櫟敵清迅激越出人不意乍寐復寤旦起視之高者竦峭下者披靡琅玕翠碧化為瑤林變眩洞射暗牖皆白故吾知是亭于雪為宜烟霏朝斂黛綠搖翳日光穿漏影布窗上翕忽推移偃仰開合雖善繪者莫能窮其態投林之翼與暝色偕至流霞倒影晃搖其顛久而後沒故吾又知是亭于晴為宜厲樊榭謂得竹之情狀東城雜記全錄之近讀程侍郎恩澤香雪海記云昇者譚曰欲觀梅乎須至菖蒲潭及潭西乃至菖蒲潭彌望十數里若明雲屯積時驕陽乍升芳馥漚鬱中人如醇酒至潭西鐵幹架立丹者碧者縹者靛者色相糅者如以錦綺裹虬龍愈攫拿愈媚媚香益酷烈順風聞

南瀛楷語 卷之一

七

數里外是役也攬湖上之山佛螺帝青若烟點著明鏡則蟠螭最自萬梅影中掬湖光于掌上則六浮閣還元閣最天然而夥則菖蒲潭最畦瑰珍寶各競殊麗則潭西最其文亦盡梅之情狀矣惜不令樊榭見之

曹輔

曹輔顏文忠公廟銘祿山一呼逆焰熾天炎于崑岡沸于百川屹屹魯公忠誠是仗大義凜然奮裾首唱一清土門數斬偽將十有七州聞風順嚮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博酒演擴充孝友施家發為公忠直道以行執願我躬讒口狃狃往齒其鋒屹屹魯公不戒于剛婉變媚嫉假手虎狼公在跪跪得困之義有嚴分守卒遂吾志屹屹魯公風于百世碑乃秦淮

海書有二王意神陰則米南宮記陶八入授刀圭事

峰聳如槍攀蘿捫壁疲獲城不滅支潛少游輩也

楊敬之

楊敬之華山賦醜雞之往來周東西矣蜂蝎之聯聯阿房成矣見若繭栗祖龍藏矣小皇燁燁咸陽焚矣李太尉擊節稱賞其實襄小杜阿房耳

小將

唐闕史裴晉公見皇甫湜文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因以寶車名馬繪絲器翫約于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怒擲書于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小將者蓋即今巡捕旗牌之類此稱自漢以來已有之漢書灌嬰傳攻黔布斬其小將十人吳志丁奉傳少以驍勇為小將高彥休此條贊甚佳其詞云參寥子曰稱衛時才名

南瀛楷語 卷之一

六

風山高水深之量較之古今懸殊風矣

七說

桓麟有七說傅毅有七激張衡有七辨崔瑗有七蘇崔駰有七依鄴炎有七平王粲有七釋左思有七諷傅休奕有七諷顏延之有七釋梁簡文帝有七勵皆本于枚乘也東方朔七諷係騷體不以七論也

石佛

苻秦時于敦煌城南四十里鑿山為佛多至數千龕宋元以還圯者數百沙壅而失者數百梯壞不可登者又數百其現存者尚不可以數計苻秦沙門樂傳建元二年所立碑乾隆中土人尙見之後為沙壓無由復得僅存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其紀年用武氏又睡佛洞外有開元時李府君功

德碑又如來窟顛有大宋乾德八年歸義軍節度使西平王曹元忠建摩厓大字乾德只五載而云八年者豈其時道途偶阻朝命有未通歟許玉年先生敦煌千佛巖歌敘其事甚悉歌有云就中一佛聳百丈天外昂頭出雲上人入耳輪倚藤杖彼鎮州大像不足言矣玉年先生集于西域事最詳有詠物詩二十首上雨明霜樹高鹽池紅柳白楊夏草雪蓮沙菓胡桐孔雀天鷲紫柳菊白桑葦茂草莎莎柴沙雅梨哈密瓜蒲桃酒普爾錢又謂月牙泉即古渥注水云佛說四十二章經云視大千界如一訶子視阿耨池如塗足油固宜有此詭異觀也

張王

京口賽張王會丹徒令必躬扶神輦否則徒陽河涸漕運維艱廣州右翼都統壁間供一羅漢像署中奉之加虔否則咎徵見

南齋楮語卷之一

九

蟠龍丈人

海州雲臺山來自蒼梧上有南方草木極高處曰青峯頂金牛頂呼吸可通帝座陶文毅公詩云黃流一氣而三元宮澗包淮海青頂雙峯夾雨雷側一松尤怪鬚拂地若常山之蛇曲折回環不可思議黃海之蒲團倒挂不足奇矣陶文毅公爲之下拜呼曰蟠龍丈人

章陸

左道刻章陸根爲人形咒之能知休咎名章陸神見高庵話蓋卽爾雅之蓬蕩馬尾也郝疏言其狀甚詳並云一名王母柳

游都

大壬書云元女言甯可與人妻孥不可示人游都蓋課中見游都卽思所以豫防故也

樗寮

張卽之書世言可辟火其所寫華嚴經冊久歸天府因缺一卷裴文達公曰修爲摹補之方宋盛時石曼卿肇書最爲雄偉張文潛詩云煌煌三佛榜鈔貫金石紐非過譽也其次則王才叔兄弟才叔名廣淵弟臨字大觀皆工大字魁梧擁腫治平初價值千金今才叔曼卿遺墨絕少而樗寮真跡購獲者什襲而藏真有幸不幸耳

星命

星命之書以李虛中爲祖以萬民英星學大成及三命通會爲大備其玉照定真經則託名郭璞者也星命溯源則託名張果者也或云瑤瑤子卽陶宏景然梁時無所謂八字則其說非也星命總括出于遼之耶律純玉管照神出于南唐宋

南齋楮語卷之一

十

齊邱齊邱本溫姓避南唐義祖諱改爲朱氏太清神鑑出于周之王朴人倫大

統賦出于金之張行簡注三命消息賦者王廷光李全曇堂徐子平凡四家焉

圭勺

王元之詩行年過半百功業無圭勺宗忠簡爲兄汝賢墓誌未嘗以圭撮干親舊亦未嘗以點墨擾州縣按隋志論嘉量引孫子算術云六粟爲圭十圭爲抄十抄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

手勢

皇甫崧論手勢云差其指如鸞欲翔舞柔其腕如龍欲蜿蜒飛其袂如魚躍大浪卽今觴政之拇戰也元人姚文奐詩云

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曰不賭空則拳中有物如近日猜花之類

補心丹

明人鄧苑一草亭眼科全書云合天王補心丹用人參元參丹參天冬麥冬各一兩五味子柏子仁酸棗仁遠志肉白茯苓當歸身各二兩白桔梗生地黃各五錢煉蜜為丸如椒目大白滾湯吞服三錢治心血不足神志不安超按疲倦就枕神志不安有似怔忡者細嚼南棗二三枚即可成睡余親驗之

九卿

後漢書虞詡傳注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然此漢制也咸豐戊午夏會訊故相耆英

南濬楷語

卷之一

三

一案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主稿者樞堂時焦大僕佑瀛領班徧檢檔冊並無指定何項衙門為九卿阮葵生茶餘客話所云六部都通大為大九卿實亦得自傳聞非確証也焦君與家幼竹太守錫綬議請于樞堂除六部及四品以下衙門外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順天府尹宗人府丞理藩院九項衙門當之其議遂定

三鉉

春秋時楚稱上卿為三珪景瑳大招三珪重侯聽類神只六朝時或稱三公為三鉉徐孝穆文秩愈三鉉任總百司

太傅

潘文恭公思補齋筆記云本朝大學士贈太傅者八人馬齊謝陞張英朱軾劉統勳蔡新董誥朱珪加大傅者六人鄂爾

泰范文程金之俊曹振鏞阮元暨臣世恩而六超按大學士明珠亦加大傅見朱竹垞詩注宰輔錄云加太子太師恐非其侍郎生加大傅者咸豐初有杜太傅塲其它未聞至提督遷制府者凡六人趙良棟及子宏燦梁鼎岳鍾琪楊遇春近有楊制軍岳斌

三公

韓詩外傳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司馬主天之說它書未聞僅見于此

樂記逸文

白虎通引樂記曰墳坎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敬乾音也今樂記無此文宋廣韻鶴字注云韓詩云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鶴兮鶴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

南濬楷語

卷之一

三

長兮今外傳亦無此

方湖

道光中應童試時作曲江濤閣賦用員嶠方湖字李方赤師疑湖字誤後檢拾遺記云員嶠山上有方湖周回千里方信非筆舛也公喜甚告沈蓮叔都轉師云城中有書籠我公請試之

古人用字有極奇者

王子淵洞簫賦幸得諡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謚猶稱也謂匏底曰魁潘岳笙賦云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

相心

虎鈴經相人篇云心圓者上也鈴次之破地者主奸詐心如月形者盜如弓形者非命夫心藏于腹欲見無由許洞此言

得毋齊東野人語乎

駟介

詩衛風清人在彭駟介旁旁傳介甲也箋駟四馬也朱子集傳駟介四馬而被甲也古時馬皆有鎧榕堂續錄所引失之眉睫矣又古時馬亦有衣白廷玉湛淵靜語引左傳注云褐馬衣

小棠

詩甘棠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小棠二字從未有引用者此詩據韓詩外傳謂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詩人追思召伯而作而焦氏易林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茂盛鸞鳳以庇召伯

南嶺枯語 卷之一

游暑又似召伯避暑憩于其下非聽訟矣

焉

埤雅引師曠禽經曰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鶡黃鳳謂之焉白鳳謂之鶡紫鳳謂之鶡又云鳳神鳥也俗呼鳥王愚按東漢太尉桓焉字叔元義取于鳳鳳為鳥中元首故字曰叔元

孝廉

後漢書丁鴻傳以鴻行太尉兼衛尉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漢世孝廉之選慎重如是

苞棣

陸佃埤雅唐棣一條云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檉苞棣以况可與權之臣樹檉以况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數語不知何本埤雅旨宗王氏不無穿鑿然所援古書甚多猶可貴耳

支祁

陳士元江漢叢談引古岳瀆經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與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柏干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彭商氏兜氏廬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無支祁善應對言語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

南嶺枯語 卷之一

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彪水靈山妖石惟犇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其文淺顯雖故作聾牙詰屈之態而一覽了然迥異周秦諸子如逸周書嘗來解述禹功云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雖僅十數字而孔晁不敢妄為注矣

南齊楮語卷之二

江都蔣超伯輯

大招

文選取招魂未登大招今錄之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遠只冥凌決行魂無逃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今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弱水激激只螭龍並游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兮無東湯谷寂寥只魂兮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涎只山林險隘虎豹蠃只鯁鱗短狐王虺鴛只魂兮無南域傷躬只魂兮無西西方流沙滌洋洋只豕首從目被髮鬢只長爪鋸牙談笑狂只魂兮無西多害傷只魂兮無北北有寒山連龍絕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顛顛寒凝凝只魂兮無往盈北極只魂魄

南齊楮語卷之二

歸來間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兮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臠盈望和致芳只內鴿鴿味豺羹只魂兮歸來恣所嘗只鮮蟪甘雜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直尊只吳酸蒿蕪不沾薄只魂兮歸來恣所擇只炙鴿蒸鳧粘鶻嗽只煎鱗雁雀遠爽存只魂兮歸來前以光只四耐並熟不盈隘只清馨凍飲不歡役只吳醴白蘗和楚瀝只魂兮歸來不遠惕只代秦鄭衛鳴竿張只伏戲鴛辨楚勞商只謳和陽阿趙簫倡只魂平歸來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兮歸來聽歌謔只朱唇皓齒嬈以嬉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兮歸來安以舒只嫵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兮歸來靜

南齊楮語 卷二

以安只姱修滂浩前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姱前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兮歸來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兮歸來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媚只醫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兮歸來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棠秀只南方小壇觀絕霄只曲屋步欄宜擾畜只騰駕步游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茵蘭桂樹鬱深路只魂兮歸來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鷓鴣羣農雜鶯鷦只鴻鵠代游曼鷓鴣只魂兮歸來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延爵祿盛只魂兮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兮歸來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

南齊楮語卷之二

威後文善美明只魂兮歸來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兮歸來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陞誅讒罷只直羸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兮歸來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三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兮歸來尚三王只招魂未及收游大招指歸諷諭縉采不逮意則駕之

昌黎之誦

昌黎釋言云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詞意誦甚至其示兒一詩

誇屋廬之新述基槩之樂羨玉帶金魚之貴殊不類其為人宜乎見謂于朱子也瞿佑歸田詩話欲為剖辯陋哉

書伴苞苴

明世苞苴盛行但其醜遺必以書為副尤以新刊之本為貴一時剞劂紛如豕魚罔校如陳植木鐘集宏治中温州知府鄧淮重刊都穆南濠詩話乃和州黃桓所刻其序云捐俸繕梓用廣厥傳似此不一而足

十八學士

十八學士之目唐時凡再見一太宗朝間立本畫像褚亮作贊其人為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後薛收卒補以劉孝孫此貞觀文學

南齊格語卷之一

三

館十八學士也一明皇時董萼畫像上自為贊其人為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唐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真趙元默毋張呂尚咸業李季釗東方顯陸去泰余欽孫季良此開元含象亭十八學士也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晉元帝時由豫章內史梅賾奏上自云太保鄭冲以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此書從無師說蓋即賾偽為也至南齊姚方興又增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時梁武帝為齊博士駁之不行古文之偽其理本不難推凡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即晉初未有此書之確證無如孔冲遠等為作正義又並姚方興二十八字錄之公然與伏生二十九篇混而為一此六經中之一

大異事也迨吳械始生異議朱子亦稍疑之吳澄梅篤諸人相繼抉摘偽迹益著然尚未窮形盡態也本朝閣百詩惠定宇兩先生援經據古一一攻其癥結如老吏斷獄不容復有遁詞雖毛西河極口呼冤不能翻案此又我朝漢學重興之一大快事矣開著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惠著古文尚書攷二卷

二劉

孔穎達之尚書疏原本二劉六朝以來為尚書正義者凡六家蔡大實集荀勗顧彪劉焯劉焯以二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昶疏而廣之其說非也毛詩之學自王肅後或申毛難鄭或申鄭難王至唐貞觀十六年穎達等因鄭箋而為正義聚訟始息然冲遠于毛詩雖主鄭箋實取材于劉焯之義疏劉焯之述義如二劉者固毛鄭後之類瀾砥柱也其功偉矣穎達之禮記正義原本皇侃問采熊安生之說

南齊格語卷之一

四

鄭而別為新義自歐陽永叔始逮程大昌王柏之徒出變本加厲愈為怪誕不經已

賈公彥

賈公彥洛州永年人永徽中官太學博士事蹟具舊唐書儒學傳周禮儀禮二疏皆出其手與鄭康成注歸然並列亦唐初一鉅儒也注荀子者楊倞汝士之子注法言者有侯芭宋衷李軌辛德源柳宗元宋咸吳祕及司馬光集

戴東原

汪容甫論大學

戴東原先生十歲就傅塾師授以大學章句讀至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朱子云爾先生曰朱子何時人師曰南宋曾子何時人師曰東周問周宋相去幾何時師

曰將二千年矣先生曰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見漢

學師承記戴震小傳汪中曰門人記孔子之言必稱子曰子言之孔子

曰夫子之言曰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為孔子終

嫌無據也又曰周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

後備言之凡逸周書管子韓非子皆然戴記祭統之十倫孔

子閒居之五至三無皆是也今定為經傳以為一人之詞而

首末相應實出一口非所以解經也總之大學一書其文平

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乃孔氏之支流餘裔儒家之

緒言記禮者之通論爾汪中大

大戴禮以王氏述聞為當

大戴禮一書在漢時統稱禮記後漢書桓郁傳竇憲疏所引

禮記即大戴也楊終與馬廖書所稱禮制亦大戴也第後周

南濬楷語 卷之二 五

大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則呂即齊矣有謂呂非兩口

神仙不識字者然宮無上道人亦有所本管子曰者二君之

在臺上口開而不闕是言莒注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

即知其言莒

黃度等

王西莊曰漢儒說經必守家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

法亡自宋元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絕由是黃度楊簡之徒

壞尚書有尚書說葉時俞廷椿壞周官時撰禮經會元

擣黃樵鄭樵王質之徒壞毛詩傳德為毛詩集解李杞程大

昌之徒壞周易杞作周易詳解大穿鑿傳會破碎支離雖一

代中疊起鉅儒而此風已不可挽斯蓋世運為之豈獨王介

甫一人悍然不顧而已

南濬楷語 卷之二 六

力攻陳澧

洪稚存督學貴州時會奏陳澧禮記注凡說空言絕無師法

宜易以鄭康成注借格于部議然前此成容若已有禮記集

說補正三十八卷力攻陳澧集說之疎矣其書據理推求隨

文駁詰詳明賅博在方靈皋禮記析疑之上第容若擅長詞

曲傳唱朝鮮朱竹垞等奔走其門哀挽詩中未及著書之事

或出門客幕僚之手未可知耳漢學師承記云方侍郎苞自

昏禮數事為問承從容答

高祖乃通稱

古人于遠祖多稱高祖左氏郊子曰我高祖少皞是也遠孫

多稱曾孫左氏蒯賁曰曾孫蒯賁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孟

朱注公劉后稷之

曾孫也亦此例

三堂

明時鎮守太監總兵官及巡撫號為三堂見菽園雜記司禮太監自稱內翰馮保經書音釋跋尾其私印曰內翰之章見四庫書目

十二疾

韓詩外傳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按所謂支者四支之病也支即肢字易坤卦美在其中

南齊書語卷之二

七

而暢于四支

張蒼乃儒相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張蒼十二篇列鄒奭子閻邱子之上蒼固儒相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然則蒼乃荀卿高弟賈生之師也江中曰武威當作陽武順帝時翟酺上言云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意其時張蒼柄用博士之置當由于蒼雖班史弗詳然淵源有自己

詩異文

詩周南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詩外傳作抽觴以女不可求思召南之行露亦不女從外傳作亦不爾從秦風顏如渥丹

外傳作顏如渥頰大雅下民卒瘁外傳作下民瘁瘁周頌自羊祖牛外傳作自羊來牛齊桓公設庭燎一條未小雅以雅以南以簡不僭後漢書陳禪傳作目雅目南秣任朱離注以爲齊魯之詩此外齒如瓠棲見爾雅郭注或寘寘居息或盡領事國見漢書五行志贈弁如星參髮如雲見說文宋廣韻所引猗嗟頭兮見玉篇包有三枿見漢書敘傳注劉德引詩彙編窺豹集曾引各條茲不贅錄

葵丘盟詞

穀梁紀葵丘之盟與子車氏說胎合第彼繁而此簡耳其經云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注壹猶專也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

南齊書語卷之二

八

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州黎止

爾雅釋止淮南有州黎止注今在壽春縣劉端臨經傳小記云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止即此蓋哀公二年蔡遷于州來州來即州黎孔子自陳適蔡絕糧于是郝疏亦以劉說爲允余蕭客以郭璞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舍人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並成注雅別鈔八卷攻陸佃等

揚子

伊川曰荀子極偏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是程子于子雲尙無甚貶詞也張衡耽好元經以爲妙極道數孫明復以子雲爲模範徐積史稱卓行譏賈誼而重揚雄司馬溫公于孟子致疑乃爲法言作集注最惡揚子

者只朱子耳綱目書之為莽大夫然朴學之士至今重之劉端臨既為荀子補注並為方言補校云

神巫

逸周書鄭保解以神龜敗卜列十敗之條次佞說鸞獄之下成開解以神巫動眾繫九功之五次任利敗功之下蓋師巫左道王法所必誅也

六枳

馮衍顯志賦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捷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術章懷太子注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按周書呂刑篇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

南齊書語

卷之二

九

維在國枳為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今載汲冢周書小開解章懷云呂刑謨矣逸周書多用醜字其義有可通有不可通此條枳字亦然疑敬通別有所本非用汲冢書語且數亦不合也

詹何

韓非子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而白在其角使視之果黑牛而布裘其角也則何亦葛盧之亞

殷高宗殺孝子

後漢書鄧暉傳暉乃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織介放逐孝子注引家語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是武丁有廢立之事

關尹子之謬

古人著書必遠摭旁徵以引申其緒論大學一篇述及盤銘荀卿之書多同戴記韓詩外傳引荀子之說凡四十有四條汲冢周書於夏箴開望之詞亦皆採及文傳解引夏箴曰中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孔晁注夏禹之箴戒書也開望古書名班固之志地理禹貢職方通篇入小戴之編禮記月令取呂覽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沈約之說見隋書樂志信都太傅

神巫

之訂禮經亦然有采賈生說者有用周禮全文者蓋古人體例無不如此莊列雖汪洋恣肆然遺文祕典亦往往見于其中若關尹子一書創侷異之篇名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炁爐鼎之未技八篇篇青蛟白乃羽流之餘唾非諸子之訓言矣焦竑以文始經史非關尹作其說當矣又贊為諸佛之密因無死無生惑矣哉

游蹟

朱穆絕交論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蹟蹂稼而莫之禁游蹟卽郊特牲所云田疇也

南齊書語

卷之二

十

魯論子夏之門人一章蔡邕說獨異其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是以子夏子張所云皆聞之夫子也

經書創解

禮記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皇侃以九齡為鈴鐸謂天以九箇鈴鐸與武王魯論周公謂魯公曰一章皇氏疏引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漢時臣下亦稱顧命見崔寔趙谷等傳

十四博士

十四博士

後漢書徐防傳防疏曰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注引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大戴在十四經之列本此嚴顏皆治公羊之學者

奏記如古箴銘

功曹張敞奏記諫王暢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隨會為政晉盜犇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此十數語宛然一則古箴

飛遁

張平子思元賦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章懷太子注引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惠定字曰九師

南溥楷語 卷之二

道訓唐時已亡此衡集之原注也曹子建七啓亦云飛遁離俗

苟慈明

慈明之學深于易其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漢為火德火生于木其象在周易之離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又曰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引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又曰今觀法于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于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荻屬地又引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皆本易以為說也其貽李膺書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

而未融虹霓揚輝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為恨也亦本易以為說也陳長孫鄭仲師馬季長鄭康成均傳費氏易慈明之傳亦宗費氏由是京氏頓衰

臣隸

隸者臣僕之通稱三國志陸凱疏云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猶言家臣也薛道衡隋高祖頌柳室瓊裘之長皆為臣隸猶言臣僕也後漢書劉梁傳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碾礫豈以其為老聃之役故曰隸乎亢倉子九篇王士源偽作

稽古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姚方興南溥楷語 卷之二

偽書云濬哲文明即本乎此

精習出吟

或云氣出精列古歌曲名馬融長笛賦序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郿平陽嗚中有雒客逆放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出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注以為古歌曲名殷芸小說則云笛聲一發感得精習出吟有如相和其說較允

麋

左哀二年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杜注麋束縛也按麋字當為麋宋廣韵引左傳此文作麋之

荀將

公羊文公十有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不言來內辭

也替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將送也程春海游香雪海記云遂乘筍將誤矣

羈貫

穀梁昭十九年冬葬許悼公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注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為飾成童八歲以上也梁書武帝紀數東昏罪云挺虐於髻躬之年植險於髻躬之日髻躬義與羈貫同

支解

邾婁人戕鄆子于鄆公羊傳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故

南溥楷語

卷之二

五

變殺言戕邾婁小邦未必上應天象乃漢書五行志云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邾支解鄆子晉敗王師于質戎董劉皆治公羊者也穀梁傳則云稅殺也注稅極打也

塗裘

左菟裘公羊作塗裘其傳云隱曰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齊人澁于塗左菟皆作穢公羊傳則曰澁者何穢積也眾殺成者也注齊人澁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成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與左穀飲成者酒說異

公羊文筆尤妙

張賓王曰左氏之為言也敘儀節也典而方敘兵戎也森而武敘諫說也若為刺若為幾敘辭命也藻而嫺于度奕奕乎備哉而公羊氏不然無之而不游浪焉無之而不灑宕焉無

之而不肅廷焉繫繫乎如貫珠之聯而澤也澹澹乎如蔗漿萍實之不五味而味也致足樂也晉劉兆以左公穀三家異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

公穀源流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于子夏四傳而至董仲舒及胡毋子都胡毋生再傳而至嚴彭祖顏安樂是為嚴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有治獄十六篇又數傳而至何休休作公羊墨守晉初劉寔精于公羊王接父子尤多新義其公羊論一篇乃庾翼問王愨期荅也其後高龍孔衍徐彥邢昺或注或疏此公羊之源流也穀梁亦亦子夏弟子一說名喜以春秋傳孫卿顏師古說卿傳申公申公傳江翁至尹更始始為章句其後有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等十餘家范武子以其膚淺復為之注至今宗之此

南溥楷語

卷之二

六

外如石趙聶熊之注唐楊士勛之疏今皆不傳此穀梁之大槩也漢書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今不可考矣近世惟王文簡公引之深于公穀如公羊傳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援說文及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詞赫汝軀為解穀梁傳之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援風俗通過舉篇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及魏志高堂隆傳晉書荀勗傳為解它如寔之為電採京房之說無公之當作譙公引管子形勢篇譙巨者可與遠舉使兩賢見之必粲然曰吾之說固如是惜邵公武子未及此耳

魚殮

物產有時而絀今山右得魚甚艱有魚龍鴨鳳之說春秋時不然也公羊宣六年傳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

人聞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闕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
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闔則無人
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
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以是推之疑
古時汾澮多魚矣

孟堅深於易

班固漢書敘傳多用易義述哀紀云彫落洪支底劇鼎臣大
過之困實燒實凶述禮樂志云上天澤春蠶奮作先王觀
象爰制禮樂述刑法志云靈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
則是敘述五行志云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
敘述陳勝項籍云上媪下暴惟盜是伐述魏豹田儋韓信云
枯楊生華易惟其舊述荆燕吳云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申

南齊書語 卷之二

五

屠嘉云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朱婁叔孫云或哲或謀觀國
之光述爰益朝錯云錯之瑣材智小謀大述賈枚鄒路云榮
如辱如有機有樞述竇田灌韓云安國壯趾王恢兵首述嚴
朱吾王主父云六世耽耽其欲洩音潑師古引易云虎視耽耽其欲洩洩述
眭孟京房等云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述
薛宣朱博云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皆用
周易語也其幽通賦云震鱗祭于夏庭兮而滅周翼
羽化于宣官兮彌五辟而成災又似習聞京氏說者

金不從革

劉宋劉敬叔異苑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于城內見金鼎
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超案此金
不從革也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

從革金失其性而為災也自王景畧亡鼎鉉非才而堅猶日
謀南伐師出無功敗不旋踵是其應已

白雉

嘉慶乙丑冬吉林將軍觀明獻白雉一籠表請宣付史館時
黃尚書鉞直南齋賦白雉來樂府三章

朱寵

阮太傅嵩山三石闕歌嵩岳三闕同高低左右離立八尺齊
啓母一闕距其北太室峙東少室西誰其建者漢朱寵曰
誰其始者由堂谿漢潁川堂谿按朱寵字仲威事迹附見後漢書
鄧隲桓郁張奐傳中與楊震皆郁門人奐其弟子也傳郁歐
陽尚書以授于奐累官潁川太守大司農順帝初擢太尉錄
尚書事其上疏追訟鄧隲云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

南齊書語 卷之二

六

文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其所陳說皆
援經義不但精于尚書之學而已蓋亦一代經師

洎子孟姜

肆中盍高敦虞廣托居多然如阮氏之齊侯魯奮黜而堅篆
當腹內雖黠賈不能為也其文有曰齊侯受命天子曰爾期
璧玉樂舞壺鼎鼓鐘用綴爾大舞鑄爾善斫用御天子之吏
洎子孟姜用祈眉壽云云洎桓假借字也太傅歌云雲雷總
帶交陸離獸面兩耳雙鑲垂篆在腹內難揚槌一十九行列
銘詞璧玉樂舞鐘鼓司聽命天子曰爾期萬年眉壽為爾祈

崔氏至唐大顯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蓋不得于其身者必于其子孫也
卽以博陵崔氏言之亭伯子五世濟其賢而讒忌紛如厥身

弗顯後亭伯孫烈為漢太尉子王會孫洪為晉大司農洪之子孫凡六房除仕于魏周齊者不計唐相元暉損鉉沆出六房敦禮祐甫珙植造出二房日用出三房洪之後凡十相云其它如元綜知温慎由安潛垂休神慶龜從鄆圓仕至卿相者則漢司隸崔忠之後意忠必厚德人也崔忠後分三祖雙為東祖即為西祖

寓為南祖云

崔州平

崔烈雖名銅臭州平可云幹蠱古今姓氏書辨草廬人自比管樂時人未許州平謂為信然李太白詩云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其為詩人推頌如此唐宰相仁師乃烈之十一世孫中書令湜又仁師孫也

漢律

南瀛楷語 卷之二



漢書功臣表慎陽侯樂買之坐鑄白金棄市程侯商邱成坐為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大不敬自殺山都侯王當坐闌入甘泉上林免然則漢律私鑄金銀者死侍祠大不敬者當誅離宮禁籟入者皆有罪也淮南說山云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幾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然則漢律殺牛大辟也光武建武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孔融議馬日磈不宜加禮云律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蜀志衛繼附傳云法禁以異姓為後以上皆漢律其嚴如是然科條雖峻究多忠厚之風應死罪囚在獄自殺吏無譴責後漢書吳祐傳安朝廷遇有大事掾屬皆許陳奏後漢書西南夷傳蓋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

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嵩建策討伐乃拜嵩益州太守其守令薦士不拘流品如李善本李元家符頭鍾人見善本傳又將作大匠公孫志節之蒼極貧之戶官有施棺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此又後世之所不及者已

督

後漢書郭躬傳軍征校尉一統于督注督謂大將三國時吳蜀置督甚多蜀有門下督馬忠殿中督張郃中部督典宿衛兵向龍吳則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孫皎甘甯前部督凌統右部督陸凱巴邱督陸式柴桑督蔣欽濡須督虞授廣州督魯淑夏口督武昌督肅之遺腹孫鄰繞帳督後為夏口沔中督孫貴步闡西陵督召為繞帳督蔣欽譽徐盛云一好

南瀛楷語 卷之二



萬人督也其時又稱大督見孫皎傳

老子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竟舌本木強按歷代注老子者漢河上公母邱望之嚴遵王弼鍾會孫登袁真盧景裕鳩摩羅什陶隱居唐明皇宋徽宗呂大臨葉夢得劉涇呂惠卿王安石王雱陸佃蘇子由此外不可枚舉道藏別有老子西升經老子存一經老子戒經老子脩身經老子中經老子鎮元靈經老子青囊經尹喜老君內傳宣虞老子出塞記梁簡文老子總記又有老子化胡經老君家令老子內觀經老子五禽六氣訣等書皆托名柱下非出于伯陽也

揚子雲逐貧賦云三省吾身謂予無營處君之家福祿如山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怨字讀平聲與山叶韻禮儒行篇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釋文怨旋元反亦讀平聲與親字叶也

龜屋

放翁詩鸞樽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自注鸞樽卽皮囊美所云訶陵樽也某近以龜壳作冠高二寸許

頭責子羽

晉張敏頭責子羽文云太原温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列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沾而無善賈爲之慨然又恠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無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

南齊書語卷之二

九

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並嘲六子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時髮膚置鼻耳安鬚眉插牙齒眸子摘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遊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踈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嘗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父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詞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遜耶則當如樂期之帶索漁父之澹澗樵遲神邱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

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則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教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蟻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温融穎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吃無宮商或疋陋希言語或淹伊多恣態或驛駭少智諍或口如含膠餈或頭如巾齧杵而猶以文彩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唇口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奔之虎

南齊書語卷之二

十

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窮蹙到老無所希也三國志裴注畧引數語非全文

朱庫

雲笈七籤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忽云應得仙與親友別云當有迎者須與有兩黃鶴下庭中庫便度世又有三黃鶴相隨飛向東郭外成三黃衣道士攜手東行則黃鶴仙人當是朱庫而聞伯里黃鶴樓記引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此費禕爲蜀之費禕乎又一禕乎蓋不可考其謂爲荀瓌者恐非述異記云荀瓌憩江夏黃鶴樓上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乃駕鶴之賓也則非瓌明甚

朱鷺

南史劉遵傳皇太子令云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

從容坐首鷓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則竟以朱鷺代鼓用矣

褐

褐亦畫中一色輟耕錄載王思善采繪法有艾褐茶褐檀褐鷹背褐珠子褐藕絲褐麝香褐葱白褐棠梨褐鼠毛褐蒲桃褐丁香褐等色方岳詩野服染成駝樣褐山花開到雁來紅褐字正與紅字對耳

須知

今世官吏赴任胥徒上所辦事宜謂之須知古已有之宋人有北鄙須知解鹽須知池州永豐錢監須知治圃須知等編

戒石

戒石碑采孟昶爾俸爾祿十六字各府州縣悉立之聞康熙

南濬楮語 卷之二

三

中廬陵縣令陸在新晨起設香案令人誦此四句跪而聽焉亦近于沽譽矣

交趾

吳黃武中雖定交南迨孫休使察戰調孔爵大豬交趾遂反屬晉毛昃等守之孫皓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等分道往擊建衡三年汜璜始攻破之晉書吾彥傳云將軍薛珣仗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想見當日軍聲之壯唐宋以降中國士大夫貌交土如彈丸或致討僅偏師或擇帥非上將遂使日南諸郡淪為左衽惜哉

龍王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

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徧滿在此又佛本行經云時難陀跋難陀二大龍王身繞須彌周圍七匝山動雲布以尾打大海浪冠須彌則五龍王中又以此二龍王為巨

浮虛山記

鄧光薦浮虛山記凡形於太虛皆浮也地在中故地有四游水包天外故天曰六幕人于其間蚊蚋其起滅蜉蝣其生死也數語可謂名言

陳阿平

羅浮志載陳阿平詩數首雅近松陵筆意朱明洞云洞天居上真朱明乃其七天地自內生下湧月與日左右列璇房東西盡瑤室四時無冬春萬劫若倏忽元化此根柢眾靈所駢

南濬楮語 卷之二

三

集世人本醜雜所見物中物那知蓬萊宮不自石壁入大塊在括囊真氣自噓吸偶遇餐霞人相從守吾一華首臺云神僧駐錫時天人來五百華冠何葳蕤列坐在盤石爾來二千年復得建法席創之自天公塵公繼經畫雙溪夾寺流一逕穿雲直危磴時斷續懸崖或崩折松門逐地成石扇自天關猶猗獅象形屈曲龍蛇迹寒花散石牀靈藥嚼山屐冥坐合掌巖恍然悟吾昔黃龍洞云清曉騎黃龍下瞰雙瀑布天風吹怒濤飛落西山去觸石轟雷一往不可禦人生亦有初我欲求其故無形天地始有形萬物母訪舊矚天華荒烟滿中路水簾洞云昔持九節杖三度登羅浮不用羽翼生飛上二石樓水簾何玲瓏青天垂玉鈎長嘯瑤石臺西望崑崙邱萬里止一氣沆漭空雲流常恐遂冲舉一往不可留

黃石公

兵書多托名黃石公不但素書而已另有黃石公兵書黃石公祕經黃石公記黃石公五壘圖黃石公北斗三奇法黃石公陰謀行軍祕法等書

團營

隋之騎兵十隊為一團團有偏將唐之府兵三百人為一團團有校尉

彈子磯

黃巢就戮具有明徵榕堂續錄已為辯之前年過彈子磯巢賊經過處也虎牙架立蒼翠刺天余感而作歌云猶肝剖破烟蒼蒼蝦蟆金色驅羣狼傳宗時童謠金色蝦蟆爭南從閩徽窺五羊飛丸所竊千軍僵我輪石瀆水陽到今彈迹遙

西齋楷語 卷之二

三

相望當時賊勢疇敢當奇兵只數沙陀疆絳虹竟天起西方倏見黃腰升御牀可憐盧瑑與崔沆一一垂頭膏劍鏑瑑瑑

相見我英江蕞爾雖炎荒破賊尙有夫人槍請樂將虞夫人我來弔古增彷徨危境業已一再嘗寶州隅負何陸梁盜魁

幸戮南興王陳金紅賜信宜督梅南興王旁獲十數梅州狎

陷尤披猖大慙有如金統狂千窟萬隄劄羊腸喜傳捷報來

程鄉汪海洋陷嘉應通余守潮州飭豐順知縣勿勿瘦馬馱

歸裝絕口不言戎事忙夢中鳳水與高涼歷歷猶如眉睫旁

從來劇賊皆誅亡豈得逃禪雪竇深山藏

荀子成相篇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尙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為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

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尙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契立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卜隨舉牟光道古聖賢基必張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為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

西齋楷語 卷之二

三

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主惡正直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

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宥悔

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

忌妬功毀賢下歛黨與上蔽匿上壅蔽失輔執任用讒夫不

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箕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

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衷對言不從恐為子

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

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俛俛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尙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

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
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
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廢愚以重愚闇
以重闇成爲桀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
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
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劊箕子累武王
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
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
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
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
復後王慎墨李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

南齊書語卷之二

三

之心如結眾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
如此象聖人而有執直而用拙必參天世無王窮賢良暴人
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
君子以修百姓甯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執
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
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治之道
美不老君子由之役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
竭辭不撓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成相之
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治亂以相相乃樂器請成相言請奏
此曲也其音節如後世彈詞抑揚反側大招天問之外別成
一格荀子世少佳本且卽有其書者亦多不讀因爲錄出以
見周秦之際文體之變有如是者

南齊書語卷之三

江都蔣超伯輯

古以荀孟並稱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孫卿子三十三篇以荀次孟其曰
孫卿子者緣漢宣帝諱改荀爲孫也至楊倞爲注更名之曰
荀子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
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
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死時卿年一百三
十餘矣于理恐未必然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年五十爲年
十五之訛卽如公武言卿亦百餘歲人矣其性惡篇曰枸木
必待曠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待礪礪然後利今人之性惡
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

南齊書語卷之三

一

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是以爲
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
性而道之使皆出于治合于道云云大指與魯論道德齊禮
之意相合其善者僞也之僞訓爲人爲楊倞注意甚明近世
劉端臨先生補注于儒效篇其衣冠行僞句云台拱案荀子
書言僞者義皆作爲其于荀子全書可謂渙然冰釋矣後儒
闡于訓詁以爲作僞之僞遂詆卿爲偏駁冤哉至其非十二
子一篇俗儒藉口無論子思孟子與卿先後同時猶之朱陸
詆譏不足深訝况韓詩外傳所引祇非十子而已並無子思
及孟子也王應麟定爲李斯等羸人讀書得間矣總之荀子
淵源出于孔氏尤有功于諸經謝夷吾薦王充疏云前世孟
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亦孟荀並舉是去

孟子不過一間即以孟子言之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自周易以至老莊爾雅皆有釋文獨遺孟子且有議其書類乎呂覽者矣有駁益避箕山之說為無稽者矣明人賀祥史取之說馮休刪孟晁說之詆孟鄭厚叔藝圃折衷尤以排斥孟子為事豈獨荀子一書被人指摘哉漢書鄭食其傳為里監門然吏縣字誤倒史記吏字在然字上以此例之則年五十為倒字可無疑議矣

孟子逸文

孟子逸文散見于經史者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見康成坊記注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知之耳見桓寬論人皆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見說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記又按後漢書鄧暉傳暉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今孟子無此語亦逸文也

南齊書語卷之三

莊子逸文

藝文類聚第九十卷引莊子逸文云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云云太平御覽所引亦同郭璞注山海經亦節引之而衍與珩琪子四字子張為武世罕知者為錄出之

官寺

漢魏皆臺寺連言內而門下省外而州縣統稱為寺門下省日侍中

寺見後漢書靈帝紀尹賞傳便與今宗人府古宗正寺也欽天監古天文寺也變儀衛古虎賁寺也戶部古司農寺也工部古將作寺也國子監古國子寺也詹事府古率更寺也家令率更太僕並稱三寺儀曹一稱禮寺大理寺或改稱祥刑寺焉唐龍朔漢時雖遠在蠻方均稱府寺後漢書南蠻傳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是也官舍皆稱寺舍楊厚傳注引袁山松書曰楊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于寺舍

太微經等書

自揚子草元紛紛蠶效北周衛元嵩撰元包五卷其體例略近太元以太元義本連山元包遂襲歸藏首坤而次乾詰屈其詞加之僻字術家從無用以占卜者然其人則列北史藝

南齊書語卷之三

術傳矣有參兩者不知作者為誰似仿太元元包益加詭異其中曰粵者猶易之有爻元之有測也曰諛者猶易之有象元之有贊也又有太微經者明太僕少卿文翔鳳撰分四經十二贊十六圖六十四緯四表一曰晷經以律天道二曰離經以律王道三曰堯經以律聖道四曰顯經以律神道詞極支離潛虛差勝亦不盡出温公之手今世所行朱子所謂泉州本也

六帖

香山作六帖孔傳又續六帖以繼之楊伯巖又作六帖補以繼之要以白書為鼻祖唐蘇冕撰九朝會要宣宗時敕崔鉉等續之宋初王溥重輯之實非溥一人之力也

西銘

先是橫渠西牖書訂頑東牖書砭愚伊川曰是啓爭也乃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見近思錄

蔡茲

朱子十八舉于鄉考官蔡茲奇之曰此人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它時必非常人見文公年譜

閻相畫

朱龍圖蔣璨之奇猶子其跋懷素自敘稱之奇爲伯考少師也跋閻右相畫蕭翼賺

蘭亭云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狀書生意氣揚揚有歸

全璧之喜想見其畫之妙然翼事距立本甚近且關涉昭陵

何敢公然圖繪此五季畫師偽作耳本朝乾隆中蔣文敏溥

購得古本孔子弟子像五十九人進之中秘確爲右相筆也

尙書異文

南齊書語卷之三

四

班固地理志引禹貢多異文如烏夷皮服海瀕廣瀉瑤瓊篠簜烏夷卉服被盟豬至于倍尾又東至于醴四與既宅宅如劉愷長吏行服議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俗平辯古通也朱寵嵩山石闕銘九山甄旅甄乘古通也其堯典之文思安安漢儒均讀晏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今揖稷契與爲朋注尙書考靈曜曰放勳欽明文塞晏晏范書郵壽傳何徹疏曰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塞晏之化注引康成尙書考靈曜注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今盤庚篇云今予其敷心腹腎腸乃大誤也當作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見文選魏都賦注下句歷字當屬上讀此外六經古義與今異讀者如吳志陸績傳注魏志劉靖傳晉書劉宏傳皆以舉善而教爲句東觀記序論章帝云書云孝于惟孝友于

兄弟聖之至要也包咸論語注孝于惟孝者美孝之詞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潘岳閒居賦亦然唐王利貞易州石浮圖頌亦然但于作乎耳利貞詞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若曾子固讀朔南暨聲教爲句則不知何本耳錢唐有丁傳者著魯爾述得辨之

蹇驚

枚乘兔園賦若乃附巢蹇驚之傳于列樹也章樵注附巢蹇

驚皆水鳥鷗鷺之屬

戎昭

陳世官名有戎昭將軍果毅將軍顏師古匡謬正俗駁之曰

左傳戎昭果毅克敵爲果致果爲毅此言理戎之體須明果

毅警易稱師出以律豈可便稱師出將軍乎匡謬正俗非完草才半部未終見其子顏楊庭進匡謬正俗表

南齊書語卷之三

五

木棉

種棉之法以褚華譜爲最詳謝疊山有謝人惠木棉詩詩中

言江東無木棉乃角齒不兼與之理則朱季三吳猶未植也

據邱濬大學衍義補木棉至明世始徧布天下宋元間雖傳

其種民間尙不多云

丁斐

東坡烏喙本海葵詩中有云盜肉雖小疵鞭筆當貫汝語有

所本三國志裴注引魏略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太祖

嘗謂左右曰我之有斐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

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

木禾

郭景純木禾贊崑崙之陽鴻鷺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

植匪藝自然靈播播讀平聲叶波

次山集序

李玉溪元次山文集後序略云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狗孫競于跳走翦除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緯長河不知其載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摩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顯如墜地碎若大咽餘鋸取朽蝨機蟒出毒刺眼楚齒不見可視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辨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南濬楷語卷之三

樊川集序

裴延翰樊川集序云竊觀仲舅之文高騁負厲旁紹曲摭絮簡渾圓勁出橫貫滌濯滓穢支立欹倚呵摩駁疾如火煦焉爬梳痛癢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聾迅發不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裂噎暗憂切韶護其砭疾害隄障初終若濡橐于未焚膏癰于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瘠堯醜舜薰斯有意趨買馬劉班之藩牆者耶其餘述論讚誡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綿遠窮幽醜腴魁鼻筆酣句健窅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

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掇斯治本綱幅道義鉤索干經史舫禦于理化也延翰名不甚顯而文之適拔如此李林評唐人云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履謂收文尚在劉夢得之下

口箴

姚梁公崇口箴曰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譏斯言不善千里遠而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謹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搖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曷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章弦文子微明篇有云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較口

南濬楷語卷之三

箴尤簡切也又按傅鶴觚有口誠其詞云勿謂何有積怨致谷勿日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亦不如文子之聖快

枝

枝非美德乃顏魯公離堆記頌鮮于仲通云卓爾堅枝毅然抗直魯公蓋本後漢書桓嚴傳云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枝若此

釋即釋字

漢李翁析里橋郁閣銘醉散關之峭潔徙朝陽之平慘醒即釋字峭潔即潮濕慘與燥同漢碑之農夫醉未解醉醒俱命訓解以辨純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即敬字也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貌有繁露並冕

沈瀼

沈瀼梁武帝時洗馬到沈字茂瀼張平子思元賦喻青岑之玉醴兮餐沈瀼以為糧沈瀼北方

夜半氣也出陵陽子明經見王逸詞注俗以為露華者非

墜形

淮南墜形訓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邱陵為牡谿谷為牝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癩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谷氣多痺邱氣多狂等語即千古地師之祖堪輿家以地脈之旺衰決人丁之多寡祿命之休咎疾痛之顛連大指悉本乎此

地理四則

地理之說凡二宗一宗廟之法宋時王汲傳之今世習之者甚少一江西之法肇于顏人楊筠松其說主于形勢以龍穴沙水為要至今學者師之筠松一稱楊救貧見宋史藝文志

南溥楷語 卷之三

八

相傳唐末人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黃巢亂後往來虔州所著有撼龍經謂言山龍脈絡分貪狼巨門等九星子於並甲申王卯乙未坤五位為巨門乾亥辰巽巳連成武曲名酉辛丑辰丙天星認破軍寅午庚丁上右弼四星臨廉貞歸五位諸星順逆行詳疑龍經則上篇言枝幹中篇論尋龍下篇論結挨星圖訣穴附以疑龍十問又葬法倒杖一卷臚二十四沙葬法又天玉經內傳三卷外篇一卷近潘公思架為箋崑言理氣曾文迪者筠松之高弟著青囊奧語廖瑀者陳希夷弟子吳克誠再傳之徒著星穴法今地師培築賴布衣者名文俊嘗官于建陽自號布衣子楊會廖賴是為地理家四大宗焉此外如朝鮮鳩林大師道誥一行之徒其母崔氏南唐之何溥撰靈城宋之蔡牧堂及子元定郭璞葬書發微論元定崩晉元之劉秉忠玉尺經明之劉青田撰披肝露膽經或疑筆架科名應有分

侯皆稱巨眼並號大家上中下三元其說出子何溥以甲子六十年為一元配以洛書九宮歷上中下三元為一周歷三周五百四十年為一運與皇極經世相仿佛豈邵子曾見其書歟

明人李國木輯地理大全初集三十卷凡郭璞葬書唐邱延翰天機素書楊筠松撼龍經等書並列焉而附以自撰之遯庵彙古二集二十五卷凡曾文迪青囊序吳克誠天玉外傳等書並列焉而附以自撰之索隱元宗專論理氣地理之學備于是矣

此外如萬曆時羅珏地理總括黃慎堪輿類纂人天共寶徐之鎮羅經頂門針沈昇羅經消納正宗蔣大鴻地理古鏡歌梅自實定穴便覽等篇其論二十四山陰陽局勢及特生墩

南溥楷語 卷之三

九

阜剪水裁局俱有可採而葉泰山法全書大旨以楊吳二家為主其論巒頭理氣悉本筠松在諸家中尤為翹楚若無名氏之寸金穴法則妄謬不經矣寸金穴法稱汀州王氏墓如定穴于龜眼又安一穴于蛇頭子孫富貴不絕可為噴飯矣陸氏埤雅引五姓秘要曰相山之法欲如生蛇之渡水欲如斲木之飛翔又引葬書曰若龍若鸞或駕或盤又云小頓大起宛轉如盤龍奮迅如舞鶴謂之住岡今五姓秘要等書多佚按虎鈴經有山勢一篇其文云山如盤龍旺案數重宛轉斜曲首尾相從山如鳳凰翅翼開張羣隊十萬挾隴帶岡前銜印綬後有回翔山如飛龍支翼遠通或驚或躍乍橫乍縱山如母狗頭拳尾就腹內乳兒項上連首山如生蛇或曲或斜後岡前合隱若藏車山如麒麟仁立仁蹲羣從數萬朝者

數人山如臥牛屈膝拳頭三光照覆兩水分流旁帶林隴依附土邱山如伏龍四方無缺清泉東流亢陽下歇三門起高一戶雙闕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美草茸茸前如雀躍後如雞籠剛柔順俯八卦皆通山如舞鶴翹翼仰搏開拓胸臆首尾盤礴如此者皆可居也愚謂似此地形可以屯軍可以圖墓勝與地師黃撥沙輩語也

空青

黃庭經惟待九轉八瓊丹注八瓊者朱砂雄黃空青琉黃雲母戎鹽硝石雌黃按此八物中空青最不易得本草云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庚辛玉冊云空青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効會青形如黃連會空二青皆寶物也又按淮南子墜形訓黃埃五百歲生黃頰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青會

南海棧語 卷之三

十

八百歲生青頰青頰八百歲生青金會青即青會耶

碧玳

乾隆以來玉器中之翡翠碧璽二種為尤貴金樓子碧璽似玉倚頓別之白骨似牙離異別之碧璽豈即碧璽類乎例文作碧璽璽而思補齋筆記作碧玳玳云例文者謂兵律私越關津一條

玳瑁

玳瑁以明景泰年製為最佳錢虞山餽王師禮單有玳瑁銀壺一具玳瑁鼎盃一對玳瑁鶴盃一對

洗

黃山谷詩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按洗之為器古矣山左金石志有漢永元鷺魚洗口徑七寸文震亨長物志述洗式尤多曰葵花洗磬口洗四捲荷葉洗捲口蔗段洗雙魚洗菊

花洗百折洗梅花洗方洗魚藻洗葵瓣洗鼓樣洗凡十餘種

瓶瓠

爾雅之康瓠李巡本作光訓為大瓠埤蒼作瓠字林作瓶

硯二則

伊墨卿先生守惠州以歸善奸民陳亞本事忤制府吉慶劾成軍臺後督臣倭什布平反之吉公自盡墨卿事既白擢守廣陵近得一硯上有先生銘云惟硯作田咸歌樂歲墨稼有秋筆耕無稅字極奇古端溪硯譜云端石外有黃鸞胞絡硯段紫玉磨之無聲不以眼為貴紀文達公第九十九硯銘云西洞殘石今或偶有其出雖新其生已久譬温太真居第二流之首

九客

百榘枯語 卷之三

十一

沈括夢溪自誌琴棋禪墨丹茶吟談酒謂之九客

九曜石

九曜石本在廣東學使池中歐陽方伯借其一安藩署東齋上有藥洲二字旁書米黻元章題又有時仲公誦積中同游元祐丙寅季春初八日題十八字趙公慎畛作小團焦蓋之命之曰借石亭

米公獲硯帖

米南宮獲硯帖云僕今日獲天下奇硯石佳發墨眼大如錢今歲有此奇獲真丙辛天地合也蓋公以辛卯歲辛丑月生獲硯之年為丙戌故云然也宋史米芾傳誤稱芾卒時年四十八而真跡流傳在四十八歲後者甚多惟張青父名五號米庵考證為詳云米公以皇祐二年辛卯生以大觀元年丁亥卒

年五十七足糾史誤茲硯獲于丙戌其年蓋五十六歲云因
得米公寶章待訪錄墨跡名其室曰寶米軒凡清河書畫
真跡日錄法書名畫見聞錄南陽法書表南陽名畫表清河
書畫表皆其所撰收藏之家多資以別真偽視未存理之
瑚木難越奇美之織網瑚郭多資以別真偽視未存理之
之瑚木難越奇美之織網瑚郭多資以別真偽視未存理之
永譽之式古堂書畫彙考倪濤六藝之一錄皆過之而無不
及丑初名謙德瓶花譜乃
其少作故題曰張謙德編

韻趣

書畫皆以韻為貴山谷云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
越皆渠儂胸次之罪也病韻謂少韻也唐志契云作畫以氣
韻為本讀書為先紀文達公輝南田云瀟灑風流謂之韻盡
變窮奇謂之趣有韻有趣斯謂之筆墨皆本山山谷語耳

論畫十則

帝王工繪事者魏則高貴鄉公曹髦畫史列其新豐放雞大

南溟楮語 卷之三

三

圖二疏圖黃河圖盜跖圖凡四卷晉則明帝畫史列其史記
烈士圖息徒蘭圃圖洛神賦圖穆天子宴瑤池圖漢武回中
圖政游圖瀛洲神仙圖雒川風土圖凡八卷梁則元帝畫史
列其文殊像一卷游秦苑圖二卷芙蓉湖醜鼎圖一卷鹿圖
一卷鶴鶴弄波澤圖一卷共六卷李嗣真畫品列髮於下品
之上晉明梁元並下品之中此後則宋宣和明宣德俱極精
能並臻絕詣矣
嵇叔夜亦畫中高手裴孝源公私畫史稱康有師子擊象圖
巢由洗耳圖李嗣真續畫品下品上凡四人為高貴鄉公毛
惠秀史絜暨叔夜也馮衍顯志賦意堪而滄兮侯回風
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今過許由干負
黍李賢注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
南世人知洗耳事者多負黍有墓世罕知者為附記之
唐書李嗣真傳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為祝文

郎中雷少頴文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嗣真天才開敏
鑒古尤精其續畫品錄一編臚上中下九品漢魏以來作者
粲然在目在唐人說部中最高為可貴者已畫學秘訣語多冗
皆斷非出于王右

郭恕先絹本岳陽樓圖高僅一尺五寸濶只一尺四寸而界
劃精細樹石蒼古尺幅間具洞庭偉觀燕文貴匡廬清曉圖
色澤醇古山巒重疊皆用重墨渲染而樓觀橋船界畫殊覺
謹嚴阮文達公曰以此知北宋人筆墨皆極工緻尺幅寸紙
非數旬不成後人妄稱潑墨頃刻而辦豈得謂之畫哉
宣和畫譜有黃居寶架上銅觜圖唐忠祚柘枝銅觜圖趙昌
芙蓉銅觜圖即今蠟觜雀乎

南溟楮語 卷之三

三

工墨竹唐有史瓚工鞍馬人物詳歷代此此外如宋旭董旭馬
麟莊麟徐熙郭熙林良楊良和岳顏岳戴嵩李嵩戴嶧顏嶧
不一而足
黃荃雖刁光允之弟子然荃之著色青黃紅白若堆漆然以
手摹之色與絹平較之刁生大有出藍之勝高房山雖師二
米然水墨中間用泥金以肖朝霞落日之態金墨相間古今
所無張蛻庵詩云前身朱方老於菟非過譽也馬和之鄭風
唐風幽風陳風等圖尤為逸品揮壽平山水草樹全出和之
南田於人少許可而王石谷十萬圖冊南田贊不容口並題
其萬卷書樓云此即雲林清閨閣也十萬圖者萬竿雨萬
雲起萬松疊翠萬卷書樓萬樹秋聲
萬峯飛雪萬橫香雪萬里晴光也山西通志麓臺山在祁
縣其形似臺上有龍洞別有小洞一一則龍孫據之一則昭

餘初之神潤濟侯據之禱雨輒應王司農名原和故字麓臺

云麓臺亦能人物按四庫全書 萬壽盛 萬壽盛

王石谷畫中凡輿輪駝馬之屬多命其弟子楊晉子鶴為寫

之或以此為石谷之短按吳道子亦然鄭棨開天傳信記吳

道元韋無忝陳閔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

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元主

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猴猪狗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蓋

技有專長工期盡美此不足為石谷病也國初有浙人許虎頭為金布政世揚

黃謁冀珪馬雲卿田景延皆金源畫師張觀沈鉉吳璫莊麟

及伯顏不花並元季能手黃謁見石渠隨筆冀珪見竹譜詳錄馬雲卿學吳道子見秋澗集田景延見靜修集馬與田又均見澗山詩中璫字竹莊麟字文昭伯顏不花者號蒼厓居士官江東廉訪精于山水尤工古

南溟楮語 卷之三

西

畫師高手不傳于世者甚多高江村云晦翁集中有題祝生

畫長句又有觀祝孝友畫卷二斷句又有祝孝友作枕屏小

景以霜餘茂樹名之一詩祝生何人晦翁吟咏至再至三其

佳可知而圖繪寶鑑竟未之錄超按元時有何祕監者名澄

官圖畫總管世為燕人年九十餘趙松雪跋其歸去來圖云

人物樹石一一皆有趣與張承旨疇齋書並稱二絕子昂書

臻絕詣畫極精能固不輕許可者而服膺其人一至於此其

佳可知而今世亦罕知者

閨閣工書

閨閣工書除衛夫人以外夫人名鑣字淑媛陰太守李相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衛姬從妹

集古錄云安公美政頌石壁寺鐵彌勒像頌並房璘妻高氏

書陸友研北雜志云顧野王玉篇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

華山碑

漢西岳華山廟碑題郭香察書洪适云東漢循莽禁無雙名

者郭香察書謂察蒞他人之書唐徐浩定為蔡中郎書趙岫亦云按碑

文京兆尹敕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遺書佐新豐郭香察

書市石察書顯然二事也

南溟楮語 卷之三

五

初學記二十四卷引王韶之始興記云含涯縣有堯山堯巡

狩至于此立行臺又水經涯水注云堯山盤紆數百里楮巖

迭起冠以青林與雲霞亂采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

大堂基者舊云堯行宮所則放勳亦嘗黃屋省方不獨虞帝

攬蒼梧之轡也又以鄒注盤紆數百里一語推之則今浚洗

上下大廟香爐諸峽皆古堯山之巖岫矣

古籍論字

山海經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

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為帝江也案初學記文選注引此經並

作神鳥則焉字確為鳥字之譌史記楚懷王名槐宋方甸跋

詛楚文謂文中之熊和卽懷王其考證頗詳具載于方甸泊

宅編則史記槐字為字形之誤又後漢書趙岐傳著要子章

句要卽孟字古孟字作龜龜要相似而誤

張果毛仙

岑嘉州曾見張果集中有謁張果先生詩云吾君感至德元老欣來詣昌黎守潮郡亦嘗遇毛仙翁告以所歷官其後悉驗見程俱韓文公歷官記何唐時之多異人也

韓仲卿

昌黎父仲卿曾爲武昌令邑人立石頌德李太白爲其文後終于祕書郎舊唐書云父仲卿無名位誤甚矣不但仲卿仕宦如少卿雲卿紳卿皆至丞郎公子祖登第于長慶間孫衮咸通七年狀元及第

柳州世系

元魏柳慶兄弟五人驚慶虬檜驚慶仕至左僕射子厚七代南齊楷證卷之三

祖也三子機日肅日爲隋黃門侍郎子厚六代祖也

琅琊王氏

晉光祿大夫王覽太保生六子曰裁曰基曰會曰正曰彥曰琛裁生導穎做基生含敦會生舒遂正生麋曠彬琛生稜侃凡有名于六代如珣珉曇首僧達僧綽騫儉規褒僧虔筠或皆導之後胡之秀之並虞之後羲之獻之並曠之後彭之彪之並彬之後王氏族望極繁然以琅琊爲最盛本朝康熙中尙書米公思翰四子曰內大臣貞襄公馬斯喀曰大學士文穆公馬齊曰內大臣勤恪公馬武曰總管莊愨公李榮保如襄烈公傅清大學士文忠公傅恆皆莊愨之子果烈公明瑞伊犁將軍奎林大學士文襄公福康安大學士文襄公明亮並莊愨之孫福文襄之昆季曰福靈安福隆安福長安俱

躋一品均傳文忠之子計米公之後凡爲宰相者四人可謂極盛矣不減琅琊王氏也

王裴並稱

明人韓昌箕撰王謝世家三十卷抑知東晉始推王謝晉初惟數王裴世說云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是其證也迨于唐世謝氏已不甚顯而諸裴達者益多唐書宰相世系表西眷宰相有寂矩中眷宰相有遵慶樞贊光庭策眷宰相有居道休均冕度其居洗馬川號洗馬裴者宰相有談炎卽未躋台輔如裴寬兄弟輩皆明經刺史治第東都八院相對極一時之盛以裴方謝過之遠矣

錢氏之盛

南齊楷證卷之三
龍眠三李系出南唐孟昶諸孫進士及第然十國之後要以吳越爲最繁絳雲樓書目譜牒類一門有吳越世系歌吳越錢氏分派畧其闕闕之華可以想見

眉山六子

東坡生邁迨過子由生遠迨遲坡詩合稱爲六子有云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又云我家六男子樸學非時新又云六子晨耕筆瓢出眾婦夜績燈火共

小兒名入詩

放翁喜小兒輩到行在詩阿綱學書蚓滿幅阿繪學語鶯轉木遺山秋蠶詩朝來餉却上馬桑隔簇仍聞竹間雨阿容阿璋墨滿面畫徹灰城前致語按以兒輩小名入詩唐人甚多其格自晉宋間始泉明責子詩云阿舒已十二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好文述雍端年十三不識尤與七通子垂六齡但覓棗與栗又謝混詩云阿多標獨解弱冠續華廡微子基微尙無倦由慕蘭

尺赤通

蔡條鐵圍山叢談慣以赤字代尺二字古原通用宋玉鈞賦以出三赤之魚于數仞之水中放翁詩祠官粟一囊不贍軀七赤聯翩三兒子俱作鶴雀碧

頰

以頰字代角字坡詩有焉其句云中和堂上東南頰獨有人間萬里風又以鍋字入詩有句云乾鍋更夏甘瓜羹

鼻煙

洪稚存先生七招自注云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尙鼻南潯格語卷之三

卷之三

六

烟皆剖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又杭大宗嶠谷馬君傳君迎駕江壩墨蒙恩查賜御書石刻貂緞荷包鼻烟壺等物則鼻烟之起當在乾隆之初是物最難藏弄東坡寄周安孺茶詩云苦畏梅潤侵暖須人氣煥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似爲鼻烟咏也

鍾馗

宋時歲杪挂鍾馗像放翁詩中屢見之新歲詩云改歲鍾馗在依然舊綠禱老庖供餽既踈婢暝屠蘇又歲首書事云中夜祭餘分餽餽犁明人起換鍾馗又辛酉除夕云登梯挂鍾馗祭竈分其餘又開歲陰雨連日未止云應時餽餽聊從俗耐久鍾馗儼在門並注云子貧甚今歲遂不易鍾馗

五言似詩者

傳大士偈云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二語似晚唐人虎鈴經結營統論云將軍居青龍旂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居太陰馬融長笛賦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泉魚節其哭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皆似五言古詩

鄧魴

香山有讀鄧魴詩云未及看姓名疑是陶潛詩天不與爵壽惟與好文詞則魴詩必佳惜傳世者少

何山

湖州諺云金蓋戴帽要雨就到金蓋謂何山也因何楷而得中楷名不見晉書惟沈約宋書何子平傳云曾祖楷爲晉侍中

吳羌山

南潯格語卷之三

九

吳均入東記吳羌山者漢高士吳羌避王莽之亂寓居此山後人名焉宋沈麟士講經教授于此從學者數百人時爲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閉門教授居成市今南史作差蓋字之訛

樊宗師文

絳守園池記除瀑三尺餘涎玉沫珠蒼官青士與槐朋友寶龜靈廬文文章桃李蘭蕙神君仙人提鵬擊鷲素女雪舞十數句外多不可解支遁坐右銘皆禪語惟人生一世消若露垂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四句畧近儒家

甄鸞

甄鸞者北周司隸校尉漢中郡守凡周髀算經注孫子算經注術數記遺注五曹算經注五經算術鸞所撰蓋北朝博

洽多通之士非庾蘭成輩僅工文藻者比

温子昇

温鵬舉詩云桐華引仙露槐影麗卿烟宛然沈宋語元暉業
贊以含任吐沈信不虛也又按子昇有大覺寺碑云置須彌
于葦蕪納世界于微塵葦蕪句不知何本俟攷

易緯

易緯乾鑿度乾為天門坤為人門巽為風門艮為鬼冥門四
語奇絕張平子鬪髀賦云取耳北坎求目南離使東震獻足
西坤授腹亦本易緯也乾鑿度云乾為頭首坤為胃腹兌口
離目艮手震足

房千里

唐房千里與許丁卯相善其留粵愛姬改適章氏許作詩寄

南齊書語

卷之三

辛

之云為報西游滅離恨阮郎才去嫁劉郎然千里博洽多聞
著述視許為富如竹室記云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于
焮故膏盲欲寒陰戒于溺故腎脅欲煖蓋深于靈素之學者
又如所撰投荒雜錄古來嶺南軼事頗賴以傳廣輿記稱雷
州雷神為陳時陳文王由雷震巨卵而生有文在手曰雷州
後拜本州刺史雜錄亦畧同而官闕姓名則作牙門將陳義
輿記後人所輯自當以千里之說為確又如骰子選格雖文
人游戲而唐時官制見焉唐書藝文志云千里字鵠舉太和
初進士高州刺史

寄生

劉基伐寄生賦疣贅蛭嘍兮枝牽蔓繫瘠人以肥已兮偷以
長榮然爾雅寓木宛童郭注寄生樹一名蔦郝懿行疏備引

本草諸書目云同幹異條自成叢茂雖名寄公獨標高異亦
猶兔絲女蘿附物而不易其操故詩人並致諷詠焉則是物
且為嘉卉矣

木三則

世因匠石寓言詆櫟為不材之木其實櫟與樗均非棄物也
管子五粟之土其柘其櫟與柘並稱淮南子十二月其樹櫟
注可為車轂今江淮間櫟炭為最櫟林冬炭見于坡詩豈一
無可用之木哉樗亦二種有山樗下田樗之別王符潛夫論
云後世聖人易以棺槨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柁樗之屬
各因方土裁用膠漆是樗之為用且有可為槨柁之需者唐
劉禹錫立秋前後製樗根餛飩取樗根一兩和麵為之見山
居清供爾雅疏稱山樗葉多鋸齒可為車軸樗樗漆相似

南齊書語

卷之三

三

如一固當分別觀之耳

陸士衡詩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語本管子今管子非全
書也讀李善注可知管子且非完帙况藝海珠塵

松之三鬣者曰孔雀松見西陽雜俎梅之一蒂二花者曰品字梅

九言梅花詩乃橘不踰淮榕不過顛水榆者大可十圍實小

釋中峯所作如柰南海人樹之固隄山檢者新會縣圭峯最多可以染布

記前

沙門心印日記前隋煬帝致天台智者書南岳禪師親所記
前又山谷荻龍心禪師墓誌庭堅夙承記前是也一說瓦券
曰前洪稚存晉太康五年買地前歌童君好古無一田一瓦
乃直二百千抱瓦日向高齋眠

器玩

四條

古人無珍奇之玩木中之梓即為至美樂器琴瑟酒器之疊皆梓為之公卿方得用金鑿天子方得用玉壘也

分支即今合同餽籥猶今撲滿魏了翁詩富歲先占香毬一稱金鉅司馬相如美人賦金鉅熏香溺器一名漩盤見周公謹志簫局靈

籠也寶子被爐也

元人趙青山論琴詞云妙處在一聲清拙自注道士朱復古

善彈琴為予言琴須帶拙聲若太巧則與等阮何異紀文達

派各家不一而清微淡遠惟虞山為最虞山謂嚴道微常熟人也

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注

甚簡不及李巡舊注之暢左氏昭十六年正義引巡注云好

孔也肉倍好邊肉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肉

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也又按元微之蠻子朝

南溥楮語卷之三

詩云清平官繫金吐嗟求天叩地持雙珙以珙代璧究未為

穩愜也

旒窩

宋世樞垣官屬號為旒窩至政和初其權愈重見燕翼詒謀

錄一甲第三第二均稱榜眼朱嚴以第二人及第王元之贈

詩云榜眼科名釋褐初見魏道輔詩話

王仁裕

五代王仁裕生平作詩至萬首蜀中人以詩審子呼之出使

荆南高從誨出十妓彈胡琴侑飲仁裕即席賦詩上從誨云

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荆人傳誦然洪邁容齋

隨筆摘仁裕開天遺事最舛謬者四條一梁公姚崇非開元

初作翰林學士一代公郭元振貶死十年張嘉貞方入相而

謂是嘉貞之婿一張九齡去位十載楊國忠始得官而云九齡不肯造國忠之門一蘇頌作相時張九齡尚未達而云九齡覽其文字稱為文陣雄師似此四端所駁詰皆確當之至

蓋仁裕蜀亡至陝采樵民言得遺事一百五十九條雖分四

卷實皆委巷之談傳聞不無失實宜容齋之指摘也容齋又

王通中說謂薛收以大業十三年歸唐而文中子世家云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共語如嚶語矣

伸蒙等書

伸蒙一書艱澀無味即續孟子之林慎思所撰中有槐里辯

三篇干祿字加山知道字加水求己字加石又有澤國紀三

篇宏文字加戈甲如愚字加未旁盧乳字加瓦旁其謬極矣

第慎思不受巢賊偽官罵賊而死取其忠可耳近世有吳氏

學舫一書謂嬰兒頂有髮旋為人之河圖黃河居中眾水分

南溥楮語卷之三

流為地之河圖三垣五行日月列宿為天之河圖又陸奎勳

陸堂易學謂伏羲但畫八卦黃帝始立乾坤八卦之名堯舜

加以屯蒙諸卦伏羲乃方圖黃帝唐虞亦方圖連山歸藏乃

圓圖其誕與伸蒙等

香山二則

白香山母不得其死始發狂以葦刀自刺人救之而免後卒

斃于坎井高彥休唐闕史記其事陳直齋香山年譜全錄之

直齋補洽多聞馬端臨經籍考尚據直齋書錄解題及見公武讀書記當時江州之貶即因言

者謂香山之母看花墮井而死緣是左遷鮑氏知不足齋叢

書所刊唐闕史無此一條殊不可解

白詩好用當時里巷地名酬張十八云遠從延康里來訪曲

江濱酬吳七云君住安邑里左右車徒喧寄元八云歸來照

國里人臥馬歇鞍哭李三詩云去年渭水曲秋時訪我來今年常樂里春日哭君回又夢與李七庾三十三同訪元九云同過靖安里下馬尋元九似此甚多未免太質然如寄微之詩云淺色縠衫輕似霧紡花紗袴薄于雲又夢游春詩云裙腰銀線壓梳掌金筐蹙帶纈紫蒲桃袴花紅石竹又何其旖旎也

包明月

五言五句格調尤不易工梁宮人包明月歌云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窓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此外有沈充前溪歌亦只五句

鄒炎趙岐

後漢書鄒炎傳載其詩云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

南澹楮語卷之三



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誰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古歌麻二韻通用又趙岐傳云可立一員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四語即墓銘也嘉何叶韻自為墓銘蓋自岐始章懷太子岐傳注引此錄序常以元冬夢黃髮之士姓元名明字子真與余海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夫立說著書何必託言夢境岐亦可謂誕矣

同姓名者

後漢兩劉寵皆宗室一字榮祖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官會稽太守選一大錢者也一陳敬王羨之曾孫善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嗣封陳王見善于袁術四劉歆一劉向之子一昌城侯劉植之從兄字細君一更始之子封穀孰侯一桓

帝之左丞見桓彬傳漢宣帝之子為孝元帝後漢靈帝之祖

淑亦諡孝元皇靈帝紀追封皇祖為孝元皇夫人夏氏為孝元皇夫人趙氏為孝元皇夫人

然桓靈追尊其祖父均只稱皇桓帝紀追尊皇祖母問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考靈吾侯曰孝崇皇皇母

博國貴人伏波將軍漢魏晉秦凡數人漢路博德馬援陳

登魏夏侯惇晉陶延孫秀葛洪苻秦索菱朱買臣凡一一漢

會稽太守一梁宣猛將軍乃奄人官武昌太守為蕭繹弟唐

有王珪宋亦有王珪漢有李善唐亦有李善唐有蔡京宋亦

有蔡京如唐之兩李珪同時本朝之兩于成龍並世則尤奇

矣本朝蔣虎臣先生名超前此晉有蔣超官北軍中侯會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等屯夏口以拒陳敏敏不致闕境見

百號將軍

梁武帝普通六年定百號將軍凡一百二十五將軍二十八

南澹楮語卷之三



班其爾朱仲遠之定洛大將軍仍不在其數陳世官制多本梁也天監七年置十二卿太常宗正大司農為春卿太府少府太僕為夏卿衛尉廷尉大匠為秋卿光祿鴻臚太舟為冬卿太舟即都水使者詳隋書百官志

南齊書語卷之四

江都蔣超伯輯

賴恭

三國志蜀先主傳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于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義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此奏先列超者蓋馬氏為西州右族曹瞞所畏新來歸附故首列之吳志薛綜傳稱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是奏列名法正之上蓋亦有時望者華陽國志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李朝所撰則是表當亦由朝製矣

南齊書語卷之四

益部耆舊雜記朝弟兄號李氏三龍

古書多淆亂

古書多為後人羸亂如莊休之外篇雜篇有漢人攬入語其改田恒為田常即確證也馬遷之史記馮商孟柳均曾續之見劉歆七略漢章帝時又曾詔楊終刪之見終本傳則今之遷史非原書也蒼頡篇曰漢兼天下則非李斯語也本草多漢世郡名恐非神農作也易林繇詞世疑有崔篆增入者亦非焦氏本書也

三蒼

三蒼者蒼頡篇秦相李斯作訓籀篇楊雄作傍喜篇賈勑作總曰三蒼其訓詁三卷坤蒼二卷並張揖撰廣蒼一卷則樊恭撰也見隋唐經籍志漢世同爾雅合稱蒼雅蜀志來敏傳

云尤精蒼雅是其證也與凡將急就並為小學家之祖

漢晉人五言之似詩者

漢費鳳碑其後悉五言韻語有云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鉤篲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雨晉時襄陽小兒歌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又崔鴻崔氏家傳載河內人為崔瑗歌云上天降神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灌溉決渠作甘雨續安帝紀淮泗人歌司馬休之云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雄尚緝撫

後漢書張宗法雄等傳贊江淮海岱劉寇阻其誰清之雄尚緝撫晉書劉頌傳時人為之語曰雷蔣毅魯劉最為祖唐

南齊書語卷之四

書張嘉貞傳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崔鉉傳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壤蒙以上四條句法相類

大鸚

晉書韓友傳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獲者為善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鸚垂尾九尺來集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為吳郡太守鸚鳥不知何狀淵鑑類函又引作鸚鳥書以俟攷

石經

蔡中郎所書石經碑共四十六枚見本傳注近時杭大宗以書丹不止中郎一人並以顧亭林攷据猶略譏石經攷異二卷蓋漢魏北齊唐宋蜀均有石經

趙佗

趙歐北先生云漢書趙佗卒于建元四年其時漢興已七十年佗應年百餘歲乃廣東新語則云尉佗飲九眼井水肌體潤澤年百有餘歲視聽不衰殆附會之說耳

三越

吳越閩越南越合稱三越阮嗣宗代鄭冲勸晉王箋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唐書南蠻傳中復等部總名滇人亦稱三

東安西甯同稱三羅附記于此

王銍

王銍跋范仲尹墓誌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皆魏泰撰托名張師正然雲仙雜記龍城錄樹萱錄均銍所偽撰也雲仙雜記尤謬如謂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不思金鑾三歲而殤白集有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痴三歲女一朝捨我去魂影

南齊書語卷之四

無處所何嘗過十齡耶

梅聖俞二則

碧雲駮固魏泰杜撰然范文正公坐貶時梅聖俞作靈鳥賦以寄及公秉政聖俞以公不援已也又作靈鳥後賦以諷焉世以此薄聖俞見石林燕語

梅聖俞木山詩蘇夫子見之驚且喜買與溪叟憑貂裘黃山谷答永新宗令寄石耳詩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我其敢用鮭菜煩嘉禾句調相類大率黃詩多有似宛陵處

小諫

唐時補闕拾遺一稱小諫雲溪友議呂元芳相觀察判官任穀云止于小諫不換朱衣又鄭谷詩小諫升中諫三年侍王除梁唐之世紫衣最貴舊五代史唐明宗紀詔天下諸州府不得奏薦紫衣官員為州縣官

錢百為陌

五季時千百之百皆加丁為陌舊五代史姚顛傳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為陌秦百之為銖擬子夏易傳之張狐五季道非也其人當在晉漢周時矣唐時三輔小兒羸病謂之羸姑見匡謬正俗顏師古以為羸二字之誤

衡衙

朝鮮王城街巷亦名衡衙朴齊家城市全圖應令詩云五城衡衙列次第大都宮殿疏源委黎峴鐘樓及七牌是謂都城三大市

抵鴉

陳孚安南即事詩抵鴉身偃豕羅我背拳狐抵鴉者蠻中布輿之稱羅我者象背施鞍而坐亦見嶺外代答明世安南進代身金人作

南齊書語卷之四

四

韋使君

香山詩云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韋白既不同時則李觀集中所詆之蘇州韋使君必非應物也

魯公賓客

顏魯公守湖州時書伯父顏元孫干祿字書勒石其峴山李相石樽聯句凡二十九人公及劉全白裴循張薦吳筠強蒙范縉王純魏理王脩甫顏峴左輔元劉茂顏渾楊德元章介釋清書崔宏文仲宣陸羽邱子中陸士脩裴幼清柳淡釋塵外顏顛顏頤顏須李萼其中佳句如楊德元之醉後接離倒歸時騶騎喧陸羽之松深引閑步葛弱供險捫邱子中之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顏顛之萍連浦中嶼竹繞山下村皆

有陰何遺意東坡詩魯公賓客皆詩酒正指此耳峴後與家
僮銀鹿始終隨公于蔡州詳國史補明人陸嘉穎集古來義僕事
以銀鹿為首曰銀鹿春秋云劉全白後亦守湖吳筠後隱嵩
使左輔元精頴學有增廣陽為道士李萼其時為防禦副
殿之盛又按公于頴官太子洗馬頂協律郎頴秘書郎見公
祭伯父蔡州刺史文詳高江村銷夏錄

懷素草書

懷素自敘真跡凡三本一歸石揚休一在蘇子美家一為金
毛鼠馮相所得馮本後歸上方石本黃涪翁曾一臨之蘇本
缺前六行子美為補書國初為高江村購獲

顏魯公三則

皎然者康樂十世孫顏魯公于杼山立謝臨川寫真堂又起
桂棚三癸亭皆從皎公請也三癸者以建亭歲月日皆癸故

南齊書語卷之四

五

也銘詞有曰三癸嶙峋羣彥惠臻

顏魯公臧懷恪神道碑公即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

寸眉目雄朗鬚髯灑秀灑字形容美鬚入妙劉曜鬚不甚多

文皇虬鬚可挂一弓明成祖

顏魯公請復七聖謚號狀云元宗之末奸臣擅柄遂廣累聖

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帝則悉有大聖之號后則皆有順聖

之名非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已之詔高祖以下悉用舊謚

則元宗悔既往之失亦以明矣臣愚謂高祖以下謚號悉宜

取初謚為定宜上高祖為武皇帝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天

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為聖真皇帝元宗為孝明皇

帝肅宗為孝宣皇帝云云今按唐時謚號雖繁當時所稱仍

止二字高祖曰神堯太宗曰文皇中宗曰孝和元宗曰明皇

肅宗曰宣皇惟高宗閒有稱為天皇大帝者如李邕鄭州大
雲寺碑是已舊唐書于列帝憲宗稱章武穆宗稱文惠敬宗

梅妃

坊刻叢書有曹鄴梅妃傳妃事迹不見于史殆杜撰耳或云
粧樓記有之然粧樓記亦無稽小說非張泌筆也

葛

周初葛利最溥毛詩葛覃傳云葛所以為絺綌爾雅釋訓是
刈是獲獲煮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獲煮治之其時雖
后妃之家皆習女功之事如此又汲冢書文傳解云潤濕不
穀樹之竹葦菹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葛以為絲綌以為材
用當日布帛所從出桑之外惟葛耳自宋元以後偏植木綿
于是葛利始微僅嶺外之氓藉為生計北人幾不識葛為何

南齊書語卷之四

六

狀矣

秦將

秦時西州大姓牛雙推戴姚萇萇稱秦王以雙為秦將見古
今姓氏書辨證疑秦將之名始此列子說符篇稱牛缺大儒

中亦牛氏

苻堅母

十六國春秋苻堅母苟氏祈子西門豹祠歸而夢與神交遂
孕晉書亦同此矣說也車頰秦書云堅母苟氏自西門豹祠
歸夜夢若有龍蛇感已遂懷妊而生堅此說較允車氏書已
逸是條存御覽中徐統謂堅大

王猛墓至今在

陳傅良曰王猛相秦十丁抽一其兵制猶見忠厚昔人以為

有靖中原之功豈不信哉按猛墓在壽光明萬歷初邑民浚井得之至國朝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劉有成爲立祠樹碣梅庵編脩詩集隱錢文通之塋土取自黃墳詳楊樞李西涯之墓碑見蔡搗丸鹽屑見寄園而建元片石簪井長留丞相祠堂路人猶拜足見千秋之公論已

清都

袁淑桐賦云儀丹邱之瑞羽棲清都之仙宮西陽雜俎青桐君星子詞一條似卽從此生出

鸞老

唐人才鬼記文明中竟陵劉諷夜投夷陵空館聞歌女郎行酒令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一女郎云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造爲此令傳說數巡其

南溥楮語卷之四

七

青衣名紫綬者素吃訥令至但稱鸞鸞鸞女郎皆笑諷大聲噫咳庭中無復一物此又艾艾期期以外口吃人一故事矣

夢棺

陳士元夢占逸旨云將泄官則夢棺將得錢則夢穢注引晉書殷浩語浩云官本臭腐故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得錢而夢穢超按思補齋筆記云鐵冶亭尙書乾隆壬子典試江南闈中夢人贈巨楸四枚至癸丑潘文恭公得狀元至己未史大司寇致儼得會元至壬戌吳棣華先生廷琛得會狀果協四楸之兆夢棺得官猶之夢楸得元此諧聲之義浩云官本臭腐恐非

寶祐登科記

王應麟爲考官其一甲第九人爲王應鳳卽應麟弟當時未有回避例也是科一甲第一爲文信國二甲第一爲謝疊山第二十七爲陸秀夫是年寶祐四年登科記僅一卷觀者肅然起敬彼藝海珠塵所輯洪武四年登科錄提謂汪胡二相狀元爲吳伯宗何足異哉洪武登科錄亦與今制迥殊狀元均授部主事二甲授主事及司計三甲皆授縣丞三甲第五名金濤乃高麗人附記之備攷又按梅氏歷學疑問補洪武中吳伯宗李翀奉詔翻譯回回歷當卽此人矣

奎星

後漢書蘇竟與劉襲書曰奎爲毒螫主庫兵注引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是奎星天之武庫與文事無干世因宋初五星聚奎遂附會爲文星不加考究元人馬祖常詩云天章爛漫象西奎又云眾星分次繞明奎又云應有商霖應上

南溥楮語卷之四

八

奎近于杜撰矣卽郝經祭元遺山文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王惲題遺山詩後云不放奎光到玉除亦俗說也宋季太學諸生捲堂文云炳炳宸奎釐爲四學萎東帛例及諸生意以宸奎代宸翰也尤爲捏湊已卽偏僻如朱謀埠其解履虎尾日履虎尾亦不指爲文星

貴宿

玉鈐經人之受生直賢宿則賢直貴宿則貴微子感牽牛老子感火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子路感雷精顏子感中台豈中台但爲賢宿非貴宿乎此不足深辨者矣

曾華

大戴禮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辨注元華其子記孔子事二則

滄海橫流出范武子穀梁傳序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

而嘆荀崧稱穀梁文清義約多所發明而元帝詔謂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見晉書崧傳

孔子讀易章編三絕鐵搥三折漆書三滅然唐人搥多作搥

陸甫里聯句豈獨斷章編幾將刊鐵搥是其證也至王洙談

錄云顏回讀書鐵搥三摧則且以為顏子事矣漢明帝詔曰是古易緯之文章據注非

風

爾雅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甯四語皆指風而言尸子仁意篇春為發生上有其風二字蓋此一條言風

下一條言雨

孝經

梁書皇侃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明季

南濤楷語 卷之四

九

黃忠端公楷書孝經墨刻此庶人之孝也下引詩曰我稼既

同上入執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十五字不知何據程春海曰古今文及足利本吳澄草廬

本皆不引詩黃書不足信也

筆乘

焦弱侯筆乘有攷證極精者如譽阿殷即墨其人為周破胡

見列女傳崔浩之禍不專為國史因有異志謀洩被誅見宋

書柳元景傳尤讀書得閒處矣

論孟 五條

太平御覽引魯論觚不觚一節古注曰孔子曰削觚而志有

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

成况于大事乎此解頗合各家均看得太深聖人之言簡明

豈故作推敲者

昌黎論語筆解謂興於詩三句皆指詩言李翱亦云發乎情

是興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

於樂也三經一源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魏志劉靖傳上疏陳儒訓之本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

交游不禁自息矣係四字為句晉書劉宏傳示鄉令虞潭首

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宏靖子也魏晉時魯論句讀如

此與今時異

不可以作巫醫當依鄭注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其解為當

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人而無恒不可為卜筮禮記出于漢

人蓋漢儒皆主此說詳劉氏論語駢枝

章懷太子後漢書王龔傳論注引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

南濤楷語 卷之四

十

之按摩也

禘

說文禘棺中縑裏也段玉裁曰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用雜

金鑽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鑽士不綠三綠字皆當作禘

謂君朱禘以三色金鑽椽著之大夫元禘以牛骨鑽椽著之

士賤不禘三綠字皆禘字之誤史記楚世家吞三翻六翼索字翼即鈇借字鼎附耳為鈇

蕃蠶

明堂位周人黃馬蕃蠶舊解蕃赤也王文簡公曰蕃字古無

訓赤者蓋白色也讀若老人髮白曰皤之皤白蒿謂之繫白

鼠謂之鼯馬之白蠶者曰蕃蠶其義一耳

鷓

古皆鸞鳳鸞鶴連言而左太冲吳都賦云彈鸞射狻狻李善注南方有鳥曰鸞字彙補南方有鳥名鸞黃頭赤目五色皆備又鸞字之譌

患

粵人呼物之稚者為患小船曰艇患小益曰盆患古亦有之藝文類聚七十三引爾雅舊注云壽子鼎

漢時語

漢時堂下發輒謂為令發周官匠人注云堂塗謂階前若為令發輒則令字从瓦郭今令發輒也賈疏漢時名堂塗注云輒輒也今江東呼輒有所表識謂之揭葉音豬先生有羣經揭葉專攻華表曰桓喪車曰柳毀漢學者命名本此

搏風

屋翼曰搏風賦注甘泉一稱拒鵲服志屋檐曰雀招見方屋四角引出曰陽馬賦注廳廊曰步廡見唐書崔郾傳長廊有闌楯曰

南瀛楮語卷之四

十一

早船見港語復關曰重櫓見史記注小屏曰防文選注爾雅樓梯

曰亟道見世說

造鹽

古時民家皆許造鹽周禮天官鹽人女鹽二十人注女鹽女奴曉鹽者曰曉鹽則能造可知齊民要術有常滿鹽一法以不津瓮受十石者一口置庭中石上以白鹽滿之以甘水泛之令上恒有淅水用時挹取煎即成鹽還以甘水添之取一升添一升即造鹽法也元世天台陳椿有熱波圖凡打瀉晒淮鹽法志圖繪尤精其議論亦較胡氏淮鹽本論為備

造磚

明時蘇州造磚窯戶擾累有自殺者工部郎中張問之督役目見乃以採煉燒造之艱每事繪圖貼說曰造磚圖說世以

鄭介夫繪流民比之其時工匠多錫山人燒造既艱伎亦稱最迄今大江南北以無錫之磚為貴磚窯相望絡繹不絕在當時為稅政在今日為利源此又問之所不及料者也

吹填

爾雅大墳謂之踞郭注填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按此物今不恒見吹者甚稀宋張天覺上書詆一時詞臣云今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是已臣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欵段老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村夫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稚子吹填終日喧呼而不合律呂意宋時童稚多有吹此者故天覺取譬及之

南海賢吏

南瀛楮語卷之四

十二

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祐固夙慧恢亦真清無愧廣州名宦也又按三國志鍾離牧傳赤烏五年遷南海太守注引會稽典錄曰高涼賊帥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帥曾夏等眾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繪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為良民始興太守羊術稱其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在郡四年以疾去職尤南海宦蹟之稱最

者也唐書蕭傲傳南海多殺紙做較諸子繕補殘書于虞諫
乎傲曰善乃止與
吳恢事後先一致

五將三門

高彪上督軍御史第五永箴曰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
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
已能務在求賢議郎蔡邕等觀其文皆自以為不及章懷太
子此注亦極詳核按虎鈴經結營統論大將軍居九天之上
頓泊玉帳注九天青龍也玉帳者進前隨六甲所居凡戰背
虎尾向黃旂吉午戌歲黃旂在戌虎尾在辰子辰歲黃旂在
辰虎尾在戌卯未歲黃旂在未虎尾在丑酉丑歲黃旂在丑
虎尾在未詳虎鈴經營門向陽以受生氣不飲死水不處死
地謂邱不居地柱四下中不居地獄四高中不居天竈大谷

南齊書語 卷之四

三

不居龍首山之其旨與三門五將及孫子九變篇亦復脗合
為附錄之

番為司徒

崔琦外戚箴匪賢是尙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
是刺德用不憚李賢注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
淫色不尙賢德之人寵其后親而以番為司徒之官又云憚
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番為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后親黨是
以其德不大也賢注與鄭箋異旨鄭謂刺厲王賢謂刺幽王
然琦以文章通博見稱七子中獨舉司徒必有師說鄭云皆
后嬖寵賢云王后親黨唐初去晉宋六朝猶近賢語必有所
本斷非影響之談也李固傳引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
也亦必有據未可指為孟字之訛

蝠

埤雅引星禽衍法曰角木蛟亢金龍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
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火
猪壁水偷奎木狼婁金狗胃土雉昂日雞畢月烏觜火猴參
水猿井木豺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
並云獬或作獬豸或作雁蓋非是超按蝠蝠單稱一字其來
已古崔琦外戚箴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羣

頡頏星

頡頏星如大囊前卑後高出則大將死見虎鈴經妖星篇

張釜

廣州九曜石有宋張釜等題字釜與沈繼祖胡紘余壽京鏗
何澹同時力詆朱子者其字可削也邢凱坦齋通編盛譽京
鏗其人可知矣

南齊書語 卷之四

四

成語

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一語見朱子語錄疑是
唐人詩句又見遺山詩中

曲江濤

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
乎廣陵之曲江李善注云漢書廣陵國屬吳地近世文選于
氏集評公然注曰今錢唐江指錢唐為曲江其誤原不始于
氏即前人辨論者亦多按吳志孫權傳黃武四年注引吳錄
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
志帝見波濤洶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又按
淮南子人間訓云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據裳而越也及
至乎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丹

徒與廣陵相望曰舟杭一日不能濟則溝瀾之壯可知又蕭子顯齊書州郡志云南兖州鎮廣陵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尤為確證豈容橫生異議近日誦于氏集評者多惑人匪淺特為正之

青宮

班孟堅終南山賦伊彼終南巋巖嶙困槩青宮觸紫宸章杜詩春山紫巖注青宮紫宸天帝之居言山高峻上極于天長連環繞也

山川異事

山崩川竭天地之大變也莫甚于明之季世涌幢小品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南山陝同日地大震聲如雷或城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吏民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南兵書韓邦奇南光祿

南瀛楮語 卷之四

五

馬理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此外仍有渭南郎中薛祖學等其後疊次地震有力之家多製板屋以防禍又云萬曆二十七年八月陝西狄道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崩裂一半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涌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未崩之先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邦奇精律呂楊椒山師之見函史編

李侗表

明時內閣章疏非緊要者官吏往往攜出薰香光題武夷山圖詩即用朝鮮國王李侗賀表末鈐王印硃色鮮明方約三寸表文字細如黍墨色淡極如用鉛筆書者香光即在其字上作書有如素紙其表文云朝鮮國王臣李侗言天啟六年六月十三日欽差正使翰林院編修姜曰廣副使工科給事中王夢尹敬捧皇子誕生覃恩字內詔敕並賚欽賜臣及臣

妃等彩幣文錦到國除欽依開讀祇領外臣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激謹奉表稱賀臣侗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弓鞬呈祥方賀震索之動彌綸頒慶濫行渙號之恩撫躬增惶循分知感伏念臣忝口做服幸際昌期日聖人之多男口彈微悃頌吾君之有子獲觀宏休何意口口之光昭遠及鯨域之遐遠威顏咫尺若奉三覲之榮寶貺駢蕃實逾百朋之錫自口驚劣曷任云云自任字以下紙遭割裂章句遂不能全詳阮太傅石渠隨筆

一命浮圖會

倪鴻寶有一命浮圖會敘云今以萬錢廣施萬眾萬腹仍枵若只一橋專渡一蠖一緡即是一命浮圖會者飢歲認救一命力不足者二人朋占一命亦救荒良策也又按倪公于明季力主行鈔不

南瀛楮語 卷之四

六

知元時戶部尚書武祿有寶鈔通考極言鈔法之病民倪公目觀時艱未遠遠計固無足怪耳

冠被銘

傅鶚觚被銘云被雖温母忘人之寒無厚于己而薄于人冠銘曰居高毋忘危在上毋忘敬懼則安敬則正吁此二銘者真可懸坐側矣

大年 四條

嵇康答難養生論云富貴多殘伐之者眾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然修短有數亦不盡然吳季英累典大邦行將百歲後漢書吳祐傳趙邠卿晚持使節已過九旬趙岐傳年九十有八以來更難枚舉侍中羅結總三十六曹蜀相長生年一百二十古來公卿將帥享年最大者兩漢則張蒼石奮馮唐李恂朱俊郭宏許敬蜀則孟光來敏吳呂岱魏高柔晉司馬孚類合姚泰薛威明燕黃宏元魏刁廩高允唐孟詵蕭昕員半千蕭德言瀛州刺史裴洽散騎常侍張萬福王建詩中之閻

少保孟蜀羅城使程彥賓宋僕射扈蒙雖陽五老中之異世
長文路公姚平仲趙槩之父忠張子野之父惟孫觀王廷珪
均壽至九旬或年逾九十張蒼許敬且至百歲其宅山林
隱逸不在此數明世尤多魏文靖公驥年九十八為尤著
夜所說固未免憤時嫉俗之談耳

柳下惠為無駭之子無駭卒于隱公八年歷隱桓莊閔僖五
主惠尚無恙展喜之犒齊師受命于惠距無駭之卒已八十
二三年矣意士師之壽當不減九旬也聖門弟子惟卜
子夏一百二歲

自漢以後天子壽七旬者六人漢武帝吳大帝唐神堯並七
十一唐明皇七十八遼道宗七十明太祖七十一八旬者三
人梁武帝八十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帝王至百歲

者除軒轅少昊帝嚳及堯舜禹湯外顓頊壽九
十七歲周穆王元魏
神元帝均百有四歲高麗王璉年百餘歲吐谷渾王夸呂在
位百年

南齊書語 卷之四
宋時滄水僧寶曆年一百三十餘歲東坡詩云壽逾兩甲子
蓋寶錄也前乎寶曆者達磨一百五十歲慧可一百七歲寶
掌一千七十二歲趙州百二十歲孟蜀時瓦屋山僧一百六
十三歲見茅亭
客話錢俶時釋儀晏百十五歲後平寶曆者明僧
月潭一百十三歲王舟州
所供奉本朝燕子磯默默一百二十歲其
宅釋子壽在九十外者不計

記東坡事二則
東坡詩坐閣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注不甚詳按王
朴太清神鑒黃色吉凶歌云黃色天中列土分圓光重大拜
公卿坡蓋用太清神鑒語耳又次韻正輔游白水山詩朱明
洞中得靈草翩然放杖凌蒼霞施注闕如按羅浮山志放杖
竹似竹非竹木類也浸酒服之健腰脚老人服之一月放杖

東坡詩坐閣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注不甚詳按王
朴太清神鑒黃色吉凶歌云黃色天中列土分圓光重大拜
公卿坡蓋用太清神鑒語耳又次韻正輔游白水山詩朱明
洞中得靈草翩然放杖凌蒼霞施注闕如按羅浮山志放杖
竹似竹非竹木類也浸酒服之健腰脚老人服之一月放杖

坡詩本此也
東坡易簣大槩詳趙叔向冑繁錄先是公游羅浮偶見赤猿
後遂數數夢之竟以七月二十八日終于常州米元章挽公
詩云夢裏赤猿真月紀蓋實事云

粵嶽二則

仙界別有羅浮之嶽靈寶略記稱羅浮之嶽丹玄之阿是也
然呼羅浮為粵嶽亦無不可天台一稱台嶽武當一稱太岳
青城一稱岷岳蔣山一稱鍾岳沂之吳山曰吳岳歛之齊雲
曰白岳况黃龍瀑布之勝何不可以岳名乎

羅浮山志云申太芝天寶初奉詔祭羅浮道遇異人言九疑
山有天樂一郡歲久化為五野猪又化為五石太芝因往求
之果得五石章律相和謂其徒曰此必有異後二十年當有

南齊書語 卷之四

應者及祿山反形脂如豕俗謂猪龍其子慶緒暨史思明輩
貌皆豕類竟竊梨園天樂于凝碧池奏焉其說果驗可謂怪
矣別本金鑑錄稱楊貴妃為白鷗精其說尤怪

劉軻

劉軻牛羊日歷力詆奇章皇甫松以牛氏之甥從而附和尤
喪心矣唐人皆以太牢應識豈知兩角犢子乃朱字耳

辭金誠

姚崇口箴余已為錄出按公又有辭金誠云古之君子策名
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爾在位欽乃攸司請謁者咸息
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欲人不知莫若
弗為欲無悔吝莫若守慎慎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凡
百從政當思正己誠往修來慎終如始

鬼遺方

奠慶宜鬼遺方序云劉涓子于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其高尺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雷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所部尋其蹤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曰主人昨夜為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答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臥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即齊聲叫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瘡疽方並一白藥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帝王崛起天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為治千無一失演為十卷號曰鬼遺方按此事與宋武帝射大蛇旋見青衣搗藥相類且又同時而世罕知此者

漢晉六朝人工于評書

南齊書語卷之四

九

蔡中郎有隸書勢其文錯落入妙有云嶄高下屬連在天近而察索靖有草書勢其文有云若劉邵有飛白書勢其文有云若鮑明遠有飛白書勢其文有云若銘庾肩吾有書品論其文有云若袁昂並有書評其文有云若梁武帝有荅陶隱居論書其文有云若唐張懷瓘有大小篆八分籀文隸書章草行書飛白等贊其文有云若李嗣真有書品贊其文有云若約有飛白蕭字贊其文有云若李嗣真有書品贊其文有云若有楊泉草書賦其文有云若王僧虔書賦其文有云若近世競相祖述者惟孫虔禮書譜然古峭綿密形容盡妙仍當推此數種

蘇渙

杜工部稱蘇大侍御渙靜者也又謂其詩才力素壯殷殷留

金石聲以龐公不浪出擬之其後渙與哥舒晃作亂嶺南伊慎討而戮之事見南部新書及權文公集太白能識汾陽于未貴之先子美反諷蘇渙于將亂之際杜不及李多矣渙之險詖于其詩歌見之其懷素草書云與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兇鈎鎖相連勢不絕倔強毒蛇爭屈鐵觀其語意足徵心術之不平

謝客慕淨土

謝康樂亦極慕往生其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宏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十喻

鳩摩羅什有十喻詩名為詩實乃偈也梁武帝因作十喻幻

南齊書語卷之四

三

詩簡文帝又變其名為十空如幻詩皆偈頌耳

籀龍

盧仝寄男詩竹林吾最情新筍好看守萬籀抱龍兒攢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如搗籀龍正稱冤莫殺入汝口叮嚀囑付汝汝活籀龍否詩句太俚然筍呼籀龍本此

唐時語

章程本領等字唐人已喜用之皇甫嵩醉鄉日月云醉文人宜謹節奏慎章程畏其侮也醉後人宜益觥籌加旗幟助其烈也段安節樂府雜錄段師云康崙崑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又自序云金絲慎選于精能本領皆傳于故老

痰

魏虐字並從虎蓋貪酷之吏人而虎也美南墨畚錢縛並明
太祖所定罪應充軍者二十二條內有帮虎伴當一項殆指
蠹役為酷吏牙爪者言歟明時陋習甚多如賭博鴉片其風
一疏謂人誦其子
與官舍關鴉片

沈作詰語

李吉甫怒吳武陵桑維翰惡孔英而皆得及第信乎沈作詰
之說曰名位天所賦也所謂命也有以智巧奔競而得之者
有以安閑恬退得之者皆命也其言旨哉

香山禪學甚深

白文公曰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于妙法蓮花
經凡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
脫莫極于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百二言攝四生九類入

南齊格語 卷之四

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于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
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急于佛頂尊勝陀
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會順願生極樂土莫疾于阿彌陀
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于觀音普賢菩薩行
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便于寶相法密經
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于般若波羅密多
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共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
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

醜婦賦

劉思真醜婦賦曰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美任德正
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媿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
口折額磨樓鼻兩眼顛如白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

研米槌髮似掘掃帚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閻鉤梳髮
刻畫又更醜妝頰似狗舐額上獨偏厚朱唇如踏血畫眉如
鼠負傳粉堆頤下面中不偏有領如鹽鼓囊袖如常拭釜履
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皸可容箸熟視令人嘔是篇全仿
中郎短人然雅馴尚不及之

大帥

將臣稱帥可也若吳志周魴傳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
宋書自敘索虜大帥託跋燾自率步騎數十萬以此稱加之
盜賊及鄰國之君究非宜也

止足

姚思廉梁書有止足傳取知足知止之義凡三人顧憲之陶
季直蕭詠素而已序稱魚豢魏略有知足傳謝靈運晉書有

南齊格語 卷之四

止足傳又稱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今參及靈運之書久
佚沈約宋書亦無是目思廉所云宋書豈蘇寶生徐爰山謙
之等本耶書以俟攷

唐時蔣氏

常州義興蔣氏在唐時多聞人謹嚴者太宗高宗朝以良吏
稱諱壞者開元中宏文館學士生將明官集賢學士集賢生
武更名又吳兢外孫也官太常少卿秘書監贈禮部尚書諡
曰懿五子係伸偕仙偕係右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伸相宣
宗懿宗贈太尉偕太常少卿仙偕皆位刺史儼又係伸新舊
史均有傳其常州晉陵之蔣則備載于舊書高智周傳中諱
子慎者官建安尉生繪智周才之妻以女官鄭州司兵生捷
舉進士開元中歷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以子貴贈揚州

南溟楮語卷之五

江都蔣超伯輯

常談

常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傳鶉觚太子少傅箴下二語云
情形正則影直朝霞不出門暮霞走千里見范石湖詩慈不掌兵義
不主財見楊升庵古今諺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出曹問六代
論胃不和則臥不安乃素問中語二龍爭珠乃唐時語五燈
會元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只管看城狐
社鼠出應璩詩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見文選沈約彈王
源文注說苑作稷狐語可通用曰八面鋒落人圈套曰上船
皆宋時語八面鋒本書名南宋有永嘉八面鋒朱子仕宦薦
年論陸九齡云子壽早上了子靜船也
章曰卓異本後漢書陳忠薦劉愷疏誠宜簡練卓異以厭眾

南溟楮語卷之五

望生童上取曰超等唐已有之顏魯公杜濟神道碑書判超
等為李吏部彭年所賞瘡作易地避之曰逃瘡亦唐時語唐
書宦者傳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生日以壽星為獻宋世已
盛行朱或萍洲可談近世長吏生日僚佐畫壽星為獻其間
無壽星者或用佛像呼魁梧者曰大漢乃唐時俗諺義山雜
纂長大漢放風箏文場給燭三條亦唐時功令舊五代史晉
少帝紀舊例夜試以三條燭盡為限倉粟曰老米蠟壳為窓
曰明瓦教讀曰西賓小賈曰小販皆明時語揚升庵集天順
老米貴那里得飯廣鷺水上走何處等魚鱗本殿閣海
錯疏謝詩之海月即今明瓦也木訥罷佑歸田詩話序太師
英國張公延為西賓甚加禮貌劉青田樂府五
雜祖原上翽往復還小販客不得已溲沱麥
明時部院長
吏悉稱大人菽園雜記項忠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
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白謂白恭神祇之稱帝君漢時已

爾漢呂常太室石闕銘崇高帝君謂梓潼帝君司文柄宋世
已然見葉夢得巖下放言述來歲狀元賦事室中所奉仙佛
曰家神亦起宋時見放翁詩歲杪詩金齋芥香餉鄰官署鳴
柳亦宋時制見豹隱紀談內樓五更後柳鼓徧作博具中之
升官圖倩人寫像曰寫照均起唐世房千里有戲子選格宜
繼嘗令韓幹寫方卓曰八仙北宋已有之見无咎有八仙案
照眾謂通真銘銘曰東阜松菊堂飲中八仙案權篆曰署事起于漢時二
國志諸葛亮傳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曩
編所述猶多漏也

少微不專屬處士

宋景文贈魏閑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以閑與父野
均處士也按隋書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

南溟楮語卷之五

也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
而黃則賢士舉並非皆屬處士一項世多因吳中高士一事
概引用之

衰世稱謂不經

漢末時方岳郎君概稱太子文選鸚鵡賦序時黃祖太子射
賓客大會是也又其時侯王牧伯皆自稱孤蜀志譙周傳注
引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
尚不能忍况左右乎是其證也唐時節使宰相家丁均稱親
吏據言夏侯攷有邸吏李敬路巖有親吏邊斌

臬司

臬字古作欒柱也鵠也攷工記匠人置欒以縣疏欒柱也以
縣者欲取柱之景先取柱正欲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于柱之

四角繩皆附柱則柱正矣小爾雅射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中謂之藝詩小雅我車既攻傳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藝司刑者患失中及不能持正故取斯義云爾提刑曰司臬起于宋今洗冤錄乃南宋人宋慈撰序稱四權臬司然其時雖列外臺究非顯秩東坡送黃師是赴兩浙憲詩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蓋朝雲問坡曰黃師是昔為提刑今又提刑何也故坡云云我朝雍正年間陳臬者尚稱大老翁重乾隆以後始呼大人余權學臬幾及兩年一日偶披舊牘係雍正年間始悉其事今官場罕有知此者矣宋史李韶傳父文饒為台州司理參軍每謂其家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與者則司理且稱司臬矣

許叔重

許叔重范書但言其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涿長按許冲上南齊格語卷之五

書云先帝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則慎官至太尉南閣祭酒不但為涿長也

鄭介夫

夷堅志政和初鄭介夫在福清夢東坡貽詩一章坡時下世十七年矣詩曰人間真實人取次不離真官為憂君失家因好禮貧門闌多杞菊亭檻盡松筠我友迂疎者相從恨不頻又曰介夫不久須當來明年介夫卒坡公精爽如是殆仙者矣秦少游歿後亦見形吟瀟湘千里按藍色一闕見吳坳五總志

光署錢

遷秩者瀕行留費古原有之唐書陸展傳故事自三省得宰

相有光署錢留為真資學士院未始有至展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

試士無關防

唐時試士關防疎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玉泉因之笑柄甚多堂帖堂印公然偽造明經舉子偽著緋衫主司猶以自獲姦人免議宣宗錢徽知舉段文昌李紳等均有所囑徽雖不受請託而所取者為李宗閔之壻楊汝士之弟文昌等因共詆之改命王起白居易覆試黜者過半見徽高錡名為能擢孤進而掖言稱錡知舉裴思謙公然攜仇士良關節面索狀頭錡不得已從之集異記並稱王維解頭由宮婢傳教更堪詫異矣

神咒

南齊格語卷之五

觀音咒云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宋時多傳誦者見王氏閱見近錄

張魴

王歆始興記曰含洹縣有白鹿城咸康中張魴為縣有善政致白鹿也是晉時廣中循吏魴居其一而今韶英耆舊罕知此事者又粵中見聞云昌黎作文駢鰐西徙六十餘里仍復為害後有刺史以毒法殺之鰐害乃絕其人姓名無考可惜也天下事大抵如是文人最工于弋譽實惠多隱而弗傳

闕里

康熙二十三年 駕幸闕里親祀孔廟行九拜之儀特命留曲柄繖于廟廷衍聖公孔毓圻因恭撰幸魯盛典洵異數也曲阜聖裔自六十六代後編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憲

慶繁祥毓圻爲至聖六十七世孫道咸豐中衍聖公孔繁燾
奏十字已畢得旨以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十字續
焉余嘗謂闕里之稱止可施之曲阜婺源朱子祠向稱文公
闕里明人趙滂撰程朱闕里志皆非也

關忠義

順治中加關帝封號爲忠義神武大帝乾隆四十一年七月
二十六日奉

上諭關帝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于蜀漢有嫌所撰三國
志多存私見今當鈔錄四庫全書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
爲忠義煌煌天語稽掌故者不可不知也

越紐錄

論衡吳君高之越紐錄周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
南溥楮語卷之五

過也按越絕書乃吳平袁康所共撰君高卽平字也

明人積習

拈擊之習無過于前明士大夫丹鉛總錄譚苑醍醐哲匠金
桴等書甫出陳晦伯卽作正楊以詆之崔銑爲鈴山堂集作
序人品平常而所著洎詞力排陽明至程篁墩爲伊川報九
世之仇作蘇氏檮杌尤可異也剿襲之陋亦無過于明人烏
鼠山人胡纘宗游李西涯之門樂府全仿西涯戴仲鵬爲何
景明弟子詩格全仿大復

地圓五則

自利瑪竇熊三拔來游中土地圖之說始傳于世近時江永
論地圓云梅氏謂周髀中卽有地圓之理周髀所傳之說必
在唐虞以前戰國時鄒衍談天謂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環之

亦似本于周髀中土厯家云地有八柱又云地有四游皆謬
論耳一行雖四方測景未悟地圓郭若思似已悟之未能明
白著論今地圓之說大顯厯家據以測算儒家藉以窮理豈
非幸歟梅氏引大戴禮曾子荅單離居之間以證地圓之論
永則言易大傳曰坤至靜而德方方言其德則形體非方可
知語意尤直截了當至江氏數學中並論日月地三體大小
日大于地月小于地與熊三拔說亦相合也古人皆以天地
對舉卽易緯坤
太極從無見及地圓者

宋書天文志云蓋天之說出周公旦訪之殷商其書號曰周
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數也其術云天如覆蓋地如覆盆地中
高而四墮日月隨天轉運超按覆蓋益二語卽李之藻圖
容較義以大圓天包小圓地之說所由本也故梅氏謂周髀
南溥楮語卷之五

中有地圓之理也又按此義晉虞喜已見及之喜之安天論
云天高窮于無窮地深測于不測論其大體當相覆育方則
俱方圓則俱圓是虞喜已見及此起疑地圓之說夷吾似已
知之管子書有地員篇員
卽圓阮文達公云地球大于月球四倍地月相距四十八萬
餘里

近日西儒合信博物新編云地之形體非坦非方圓圓如橙
子凡月蝕之時必見一圓渾黑影遮掩月光蓋是時日月兩
輪相對照地形適在中央日光照出地形遮蔽月色觀其影
圓則其體必圓可無疑義已又云地球之體圓圓如橙南北
有極東西無極北極向上南極向下每日自轉一周由東左
旋向日則光背日則黑是爲晝夜地球直徑約中國二萬七
千六百九十二里外圍約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二里每晝夜

輪轉一周日輪常居中地球與眾行星環日而轉其說較能
三拔益暢博物廣志謂北極如瓜蒂南極如瓜腹與合信證子之說亦類

又云世人看月似與日體同大豈知大小懸絕星士推算須
六十兆月輪之數聯作一堆注一百萬為一兆方可比一日輪之大

世人疑月體如日者實因月近而日遠也月體周圍二萬三
千九百六十八里直徑七千六百三十里

又云日輪居中十餘大星次第環繞行之日大于地一百三
十萬倍地大于水星十四倍地大于金星少許地大于火星

三倍土星大于地一千倍木星至大于地一千四百倍彗
段星大于地八十倍云南宋龍圖周執羔曾著五星測驗不
足言矣

遼聖宗乃賢主

南濟楷語 卷之五

七

杜工部哀汝陽郡王璡詩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
獵書扣馬久上陳此中朝嘉話也乃遼史聖宗紀載諫議大
夫馬得臣諫擊毬疏其詞云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
君臣爭勝一不宜也往來交錯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
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
馬雖良亦有驚蹶聖體保無虧損太后豈不驚懼三不宜也
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戲疏奏大嘉納之得臣旋
擢宣政殿學士以是秋卒贈太子少保賜錢十萬粟百石聖
宗納諫如是唐宋之君之所無也在位幾五十年諡曰大孝
宜哉

孔劍峯

道光中吳下有鮑生善追寫人家祖若父像一一惟肖將落

筆時就地作螭螭轉九勢時呼鮑阿滾此伎明世已有葛所
集玉山房稿有贈孔劍峯序听不得其父母像孔以術追寫
如生喜極而譽之

孔顏後

舊五代史唐明宗紀長興三年五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
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為兗州龔邱令龔文宣公仁玉即孔氏
所謂中興祖也又周太祖紀帝幸孔林問仲尼亞聖之後今
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龔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
孫有鄉貢三禮顏涉是顏淵之後即召見仁玉賜緋顏涉授
主簿則五代時呼顏子為亞聖也孔氏元時封爵至仁宗朝
始定以思晦龔思晦元史
有傳卒之日鶴
百餘翔其屋上

左右荷

南濟楷語 卷之五

八

隋書樂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
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即今世朝服之荷囊也吳曾
能改齋漫錄具詳論之

窮奇

檮杌兼吉凶二義見于周語者吉神列于四凶者惡獸方朴
山文兼言之窮奇亦然郭景純窮奇銘云馳逐妖邪莫不犇
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又黃香九官賦乘根車而駕神馬駢
馱駟而俠窮奇又抱朴子前導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
乃神獸也上林賦赤首圓題窮奇象犀與西山經所云如牛
而蝟毛音如嗅狗者則食人之獸也人類中亦有窮奇焉王
每與同食儂智高之母阿儂喜食
小兒它如李瓊朱紫輩皆窮奇也

孫愨

舊唐書前半係吳兢稿本長慶以後乃劉昫等排纂間有採
摭崔龜從柳芳等唐歷者瑕瑜不掩後減于前近世沈東甫
炳震輯新舊唐書合鈔宰相世系表有正論方鎮表有補列
時人比以薛瓚如瀟全謝山亦擊節稱之錢陳羣進其書于
朝然兩史合鈔不無踳駁明人孫愨唐紀似爲勝之愨兄穀
著古微書昆季皆有聞于世在明人中不可多得也

不化骨

阮其新洗冤錄集證云地中有不化骨乃人生前精力貫注
之處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輿夫死脰骨後朽其說頗確云

伏波射潮

廣東新語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旬名三
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按張君房有潮說實

南溟楮語

卷之五

九

叔蒙有海濤志燕肅有海潮圖說近世周春亦有海潮記從
無引伏波射潮事此臆說耳

吳起非商鞅比

韓詩外傳水濁則魚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破故
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按今南頓諸郡及楚粵
毗連等處皆吳起相楚悼王時所開時在周安王十五年就
其事功言之偉哉起也固未可與商君同日語已尸子名俊
商鞅客也

紅棉

王逸荔支賦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慧梁六瑩木棉花
詩仿之云幻如陀羅百千臂一臂一燈照金地亘如十二芙
蓉城仙人手把虹霓旌整如三軍野宿烟竈暮赤羽江淮列

無數尊如冠蓋貴人高在上其下低頭莫能仰挺如節烈正
士真誠人百折不肯摧其身

棲鳳石

潮州西湖山脊鑄棲鳳石三大字筆勢頗道明宣德間郡守
王源曾掘出石枯體又于其下得一石有二字曰回風詳涌
幢小品

四并堂

揚州四并堂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之意南雄州
在宋時亦有四并堂乃郡守潘公所建取公謹清通四字之
義謂公則無私謹則無悔清則無欲通則無固

歸熙甫

歸熙甫制藝名一代其古文詞如筠溪翁傳陶節婦傳女蘭

南溟楮語

卷之五

十

廣志寒花葬志究遜歐王遠甚王弇州題熙甫像云風行水
上渙爲文章千載惟公繼韓歐陽過情之譽也近世劉才甫
浮山記評者比之禹貢更不經矣

蛩蛩

呂氏春秋北方有獸其名爲蛩鼠前而免後趨則頓走則顛
郭宏農注爾雅引之而申其義云然則叩叩距虛亦宜鼠後
而免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蛩食之其贊云蛩與距虛乍
免乍鼠短長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又按相如
子虛賦張揖注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黃香九
官賦三台執兵而奉引軒轅乘駉驢而先駟注駉驢獸似驢
超疑叩叩距虛四字連云者當別是一獸與蛩相負行其叩
叩距虛分言者乃驢駉之類斷非一物蟲魚禽鳥同名而異

態云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狗入虎廬大約以十二時為博采今無此戲矣

安石

石榴可稱安石漢李尤德陽殿賦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蒲桃安石蔓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成叢

政和九鼎

宋史政和四年用方士魏漢津之說鑄鼎九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蒼鼎南曰彤鼎西曰皐鼎東北曰牡鼎東南曰岡鼎西南曰阜鼎西北曰魁鼎至八年又鑄神霄九鼎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醴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火蛇蟲魚金輪之鼎凡十八鼎焉據鐵圍山叢

南齊楮語

卷之五

三

談北方寶鼎未幾而裂金狄之變是其兆已又按仁宗時亦嘗鑄鼎十二圖丘用五宗廟用七牛鼎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監工者為阮逸胡瑗詳見玉海同一鼎耳在仁宗則為文德在道君則為不經當時蔡京官銜加定鼎禮儀使尤堪詫異已

反金人銘

稷廟金人三緘其口世儒多樂道之乃王粲孫楚均有反金人銘楚文尤暢其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

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云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官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殺機括囊无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假說周廟以言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文載唐類函

論量

明道先生曰人有斗筲之量金斛之量鐘鼎之量江湖之量江湖之量大矣然有涯涘也聖人者天地之量也予曾為劉融齋官允代作文文端公六十壽詩云家儲無甌石雅量擬江河本此

康保裔

宋史忠義傳首康保裔其時路振作祭戰馬文云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未嘗以死節許之

南齊楮語

卷之五

西

也今黔粵間皆廟祀之呼為康王或稱康公黔中奉祀尤謹與南王竝

答韓持國書

蘇子美被魚周詢劾罷後寓居吳下其答韓持國書有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放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塔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唐世斷屠有定日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四年敕齋月斷屠出于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月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二日列聖忌斷一日

仍准開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日不禁此唐世斷屠之大畧也至宣宗大中五年敕從本年正月起三年內不得殺牛如郊廟享祀合用者即以諸畜代其限以三歲不知何故惜史弗詳

晏元獻

晏元獻公凡銘曰小飯防噎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衽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觀其詞意亦慎之至矣乃以笏擊斃僕隸事聞出守南京何言之弗相顧耶

毋邱儉

毋邱儉承露盤賦較陳思王鑄詞尤偉有云采名金于崑邱斬扶桑以為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殿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于烝民匪離匪斷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干

南濟楷語 卷之五

五

雲霧而上征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連雙鷗集焉即而視之若瑇瑁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

金牌請印

宋制諸王節度觀察使印皆有塗金銅牌文曰牌出印入印出牌入見輿服志今惟軍機處以金牌請印其它未聞

蒲墩

宋史禮志凡大宴宰臣使相坐以繡墩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扇毯蒲墩疑即蒲團之畧高者

書同名者

佛家有心經而真西山亦纂心經揚子有法言而宋劉鶚仿之著法語王君玉作國老談苑孔平仲亦有談苑岳珂作程

史而李德裕先有程史考工記注曰程車也說文解字云牀前几也集韻又訓與楹同范祖禹輯唐鑑而石介亦有唐鑑張璠荀悅均譔漢紀謝昊劉璠何之元均譔梁典吳兢韋述陸長源均譔唐春秋令狐澄柳玘均譔貞陵遺事韓琬韋述均譔御史臺記惜其書不盡傳耳張璠以下詳唐書藝文志

劉瞻

李文溪曰唐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最後得劉瞻于湟按劉瞻直言敢諫中外想望丰采足可比美曲江豈特比肩公輔而已瞻弟宜哥得道隱于羅浮雲笈七籤具詳之

十岳

道經海外五岳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三曰羽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四曰廣野之山

南濟楷語 卷之五

六

之北岳也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其說不經明王寅中年習禪事古峯和尚古峯曰吾徧游海內五岳今將再歷海外五岳而後出世寅聞其語自號十岳山人黃梨洲除夕詩十岳平生虛夢想六經注脚未分明語本於此非謂杜光庭十大洞天也

勇丁搶掠

勇丁搶掠自古已然趙元鎮疏云每兵數人結為一黨或強奪所賣之物不還價錢或抑令空手之人般負錢米小不如意毆擊隨之按其時雖以韓蘄王之賢亦難約束宋史張浚傳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則世忠且然何況其它

金毛師子

游宦紀聞箕仙光遠偈云捉取金毛師子任它烏兔如飛俗
稱犬之黃色而脩毫者曰金毛獅亦有本矣牛而虎斑者古
曰魁牛金樓子魁牛不可使捕鼠

焦南浦

焦袁熹仿朱睦㮮授經圖作儒林譜敘列漢世治經學者其
用意未嘗不是第此木軒經說疵類頗多如論長狄鄭瞞謂
其女子亦必長大否則八尺之婦不可配三丈之男又于公
子宋嘗龜染指一條記康熙中進士顧三典食齏殞命近于
小說不足云經學已

金剛峯

金剛一萬二千峯朝鮮名勝也其使臣朴齊家有應國王令
長律警句云近海蒼茫元氣積滿空飛舞素峯稠

南濬楷語 卷之五

星二則

徐朝俊中星表只列四十五大星角亢大角氏貫索房心尾
帝座箕織女斗河鼓牛天津女虛危北落師門室壁土司空
奎婁胃天因昂畢五車參觜井天狼南河北河鬼柳星軒轅
張翼五帝座軫或疑為簡按經星二十有八爾雅止記其十
七其未及者北方須女危西方胃觜鷹參南方井鬼星張翼
軫十有二次只臚其九實沈鶉首鶉尾均未之及五星只述
其一歲星熒惑填星辰星亦弗之及又如月令只舉二十六
星有建與弧而無箕昂鬼張史記歷書只列二十八星有建
罰狼弧而無斗觜井鬼古人撰述擇要而言固不貴繁而貴
當也利瑪竇亦見及此其經天該七字為句從紫微垣起至
軫而止頗簡而明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正月熒惑太白辰星聚于奎宿未幾張
士誠作亂自稱誠王二十五年冬太白辰星熒惑聚于斗次
年明祖取淮徐等州詳順帝紀

文人相輕

田汝成炎微紀聞于田州之事咎王陽明之姑息于黃琬之
事咎于忠肅之隱忍蓋文人相輕自古為然不足怪也至如
張鷟朝野僉載不滿于狄梁公其評曰胆氣堅剛明而能斷
晚途錢癖和嶠之徒則詆諆更甚矣

鞭鐻

俚語尉遲用鞭叔寶用鐻本無稽之語而王圻續通考列之
軍器圖又因緯書言倉頡四目遂畫一面有四目之人何鄙
俗之至此也

南濬楷語 卷之五

補饗禮

秀水諸贊善錦以儀禮有燕禮公食大夫禮而饗禮久佚遂
取周官戴記精心結撰勒為一編曰饗禮補亡蓋以經補經
非鑿空之論也若明人作弟經以配孝經因忠經而撰廉矩
徒供覆瓿耳錦又有夏小正詁一卷毛詩說二卷均不及此書之醇

孫退谷

孫退谷曰家有小室入冬則居之其中有楊補之竹趙子固
水仙王元章梅吳仲圭松石余以八十之老婆娑其間命之
曰歲寒五友其風致殊不可及其人品則不足述也在古人
中與董道周伯琦相近廣川書畫跋極為精詳而曾受張邦
昌偽官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伯琦六書正譌亦稱淵雅而
其後屈節于張世誠見七條類稿元文宗時御史劾博士柯九思性非純良行極矯諂

換其末技趨附權門
請罷黜之見本紀

上宮

上宮樓也見趙岐孟子注下陳猶言堂下也爾雅堂涂謂之
陳晏子諫上篇謝于下陳天球雍州所貢玉也綴衣大幄也
見書顧命注交閭阮吾山云猶今帳篷

簡平儀

郭守敬以似釜之器仰肖穹儀名曰仰儀其銘有云斜起南
極平金鐵也上下懸直與鐵會也已發前人所未及梅文鼎
說尤精謂渾天如塑像蓋天如繪像簡平儀以平圓測渾圓
尤得古人蓋天之精意凡同回歷泰西歷皆本蓋天先生融
會中西其歷學疑問補等書于西法九家批卻導疑直駕乎
薛鳳祚王錫闡之上若守敬及扎瑪魯鼎輩不足言矣

南齊書語 卷之五

九

洪北江

洪稚存先生于袁趙蔣三家俱有不足詆袁尤甚比之通天
神狐而當時貴官大吏之詩皆極贊美世頗以為諛袁雖前
輩自居稚翁詩中僅稱為大令世亦以為隘其乾隆府廳州
縣志為生平得意之筆覽其書者咸以京相璠司馬彪一流
許之而章實齊學誠痛加指斥謂當首部院不當冠以布政
司也見文忠然余服膺先生數語云環堂而行跬步有幾行
之不已可積千里索書而觀書苦易竟循環讀之義乃不盡

至游子

元真子張志和所撰以鸞鷲氏狻猊氏寓言無它精義去尸
佼鷗冠天壤矣至游子不知何許人前有明人姚汝循序意
即姚作也其中頗有名言尚勝于元真也如云儉于聽可以

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養富
又云外護其身如惜干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傷內護其行如
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破其百問篇又與左慈相訣等書
相近有云左臉者岱山也額者衡山也右臉者華山也頰者
常山也鼻者嵩山也五臟五湖也六府六曹也三焦三台也
大腸九曲九江也腦之中有九房焉其骨八片九房之中四
雌五雄

孔冲遠

盧見曾序匡謬正俗云唐祕書監顏師古貞觀中與國子祭
酒孔冲遠同定五經正義云吳氏省蘭以孔穎達字史作
仲達疑冲遠為誤不知孔穎達碑實字冲遠見石墨鐫華等
書且唐書不著其年碑云春秋七十有五不言預脩隋史碑

南齊書語 卷之五

十

云與魏鄭公同脩隋書

孟子多舛誤

王錫四書索解滕定滕文二公在諸書俱無攷據趙注引世
本謂滕至戰國惟有考公廩及其子元公宏與此相值意者
後世避諱改考為定改元為文又王白田先生懋竝云齊宣
王卒于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覲王元年燕王噲始
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孟子七篇所言之齊王皆潛王非宣王
潛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為東西帝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
乃道其實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于此
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為宣王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
四年距潛王之歿且二十五年孟子已不及見矣其說尤
確滕君之外如彼齊事之悞又如此况趙岐弗注之外書乎

外書四篇內若靈龜隱于菟孟子曰介士也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于孟子大率皆仿孟子描畫而為之其文說第二云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于九泉兮淺陋如此其偽無疑至林慎思續孟子十四篇更不足道矣

天公賤

喬道安與天公賤有云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生痕堅大如飯符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其脛肉落如手攣勦徹骨跛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

南齊書語

卷之五

三

進隱疾難明詞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鷹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駢雜茲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語質而韻較之責髻奴詞更為勝之

文人游戲

自薛稷為紙墨九錫昌黎撰毛穎傳其詞益工宋初李覺遂作竹穎傳以仿之竹穎謂矢也後人又冒公名為下邳侯華傳析華字也見陳長方步里客談至明人陸奎章製香奩四友傳益儂薄矣

記從祀事

二則

四氏立學肇于晉之范武子泗水侯伯魚從祀之議始于朱子衢州聖裔得博士始明正德間史記孔子世家敘至安國之孫驩而止王傅東都事畧亦牽

敘安國于其中按安國非太宗今曲阜聖裔皆孔子九世孫騰之後騰漢高時為長沙太守安國仕至臨淮太守孔廟兩廡無王良而心齋類稿紀崇禎二年奉旨從祀原委甚詳

藏佛

藏佛有銅泥二種銅者窮年累月始竟其功中有蠅頭細字佛經非重價不能獲其紅泥範像俗言屑佛骨和硃砂以為之番人珍若拱璧並西藏亦不可多得李心衡金川瑣記坎扒窪者藏中貝多葉也洪稚存有坎扒窪歌

元世多封號

元世神祇加封號者甚多泰定帝紀加封廣德路祠山神張真君曰普濟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應王鹽池神曰靈富公洞庭神曰忠惠順利靈濟昭佑王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曰文

南齊書語

卷之五

三

惠昭靈公順帝紀加封危全諷為南庭忠烈靈惠王天妃父為種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夫人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獻公比干仁顯忠烈公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尹喜徐甲庚桑楚文子列子莊子均封真君孝女曹娥亦封夫人其時災異迭見伯顏大師請盡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云

關林

關神武墓世稱關林劉崧荃太守有恭謁關林詩云白日千秋邱嶺北丹心萬古蜀川西史無周將軍然實有其神李心衡金川瑣記云各屯武廟中堦周將軍皆著一鍬製草履緣登春溝之役將軍見形督陣睜腹睥目一足著韉一足著鍬履如草鞋形云

擗蒲磬

古之擗蒲斲木為之御覽載繁欽威儀箴曰操撓弄棋文局擗蒲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撓博子也讀與瓊同是其初本以木為質其後始改而用玉用牙也古之玉斲今人呼曰昭文帶古之磬玉石為之今之磬乃巨鉢耳然其悞已久唐鮑溶詩霜中水南寺金磬泠泠然放翁詩自注云釋氏謂銅鉢為磬陳洪進納土表築在門網

臺山

五臺諸刹咸奉曼殊洵霞表天城華嚴真境也然其名稱不一中臺演教寺曰儒童文殊師利菩薩東臺望海寺曰聰明文殊師利菩薩北臺靈應寺曰無垢文殊師利菩薩南臺普濟寺曰智慧文殊師利菩薩西臺法雷寺曰師子吼文殊師

南齊書

卷之五

華

利菩薩順治初于翠巖古雪建壇祝釐康熙間十刹圓光三邀巡典乾隆中六次駐蹕問俗臺懷 御書千手千眼佛經賜珠林花雨 睿皇亦遵成憲黃屋省方並敕大圓鏡智諸殿熬茶供佛嘉呼圖克圖等咸有恩賚云內典稱南牛首北五臺均文殊顯化之所今臺山照耀宇內而牛首僅為法融道場豈山靈亦有遇不遇歟

獨鹿舞歌

古獨祿詞獨祿獨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古明君曲云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污殺我兩歌相似詳蕭子顯齊書樂志其前一曲子顯云是晉獨鹿舞歌

齊世歌謠

齊書樂志錄淮南王舞歌云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

連我欲渡河河無梁願作雙黃鵠還故鄉又齊世昌詞云齊世昌四海安樂齊太平人命長當結久千秋萬歲皆老壽又曰約詞云陽光白日風花香趨步明月舞瑤裳情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驚若思凝且翔轉盼流精豔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歌來何晚意何長明君馭世承歌昌此歌王儉製以上歌行宛然初唐人語其五行志所錄各謠如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乃張敬兒襲江陵之應洋洋千里流流斐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乃遙光舉事徐野豬雖嗚馬子空聞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鳥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東晉屬揚州主屬龍蕭謂齊屬虎六十三謂淮陰

南齊書

卷之五

詩

不語呼俳喻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

柳虬

令狐德棻周書文帝紀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口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誥諭公卿噫天道好還黑秦廢其七歲之君厥後陀羅尼統萬突悉殞薩保之手宜也虬可謂衰朝之南董矣壯矣哉梁書王僧辯傳稱秦為字文黑秦又按北史虬傳虬以是年冬卒豈觸老姦之怒如荀彧以憂死乎

蘇綽

蘇綽有言曰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四語精當居官者宜書座右

古人姓名之可攷者

箕子名胥餘莊子小注大毛公名亨陸機伏生名勝晉書伏文

翁名黨字仲翁出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廓

字少通詳濶淵靜語其角里先生角字未太宗以問崔僅佳

太公一稱呂牙見晉書張載傳一稱姜牙見史記齊世家注

禹一稱大帝見汲冢周書殷祝解夷堅卽庭堅見服虔列子

注君陳卽周公見竹書紀年沈約注論衡之帛喜卽伯詔

秦策之中期卽鍾期又別作中期陸吾卽肩吾欽鶴卽堪坏

狐不偕古賢人司馬彪云務光黃帝時人長七寸皇甫謐云以上

南瀆楮語 卷之五

方言 台人呼岫之突出者曰岳東有青山岳西有峇嶽岳西岳尤

太湖中謂小山曰岵有東南西北四程呼港為瀆有揚

漢和尙漢等名石燕薊間謂湖為淀南海人呼支河曰瀆音

不作瀆字讀見高麗名島曰苦高麗錄增城謂屋為窟

閩馬 吳都賦篙工櫂師選自閩馬或以單舉馬字為疑蓋秦漢時

嶺南諸郡統曰番禺漢書南粵王趙佗傳云任囂召佗語曰

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是其證也又漢書敘傳述

兩越諸國云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

外寓閩越東甌又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傳論云昔趙佗自王

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更其證已廣東新語北字訛為海蓋

明季人疏于考證往往如

是

遼刑最酷

遼刑最酷有投厓砲擲車輾釘割鬻殺之刑訕上者用鐵錐

椿其口殺之亘古所未聞也詳遼史刑法志又有得罪而生

瘞之者聖宗紀統和二十四年夏五月幸炭山清暑幽皇太

妃呼紐于懷州囚夫人伊蘭于南京餘黨皆生瘞之金末亦

火炙及蒸殺于市之刑見元史李守忠及石珪傳

元末復劓刑

元順帝初詔強盜皆死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

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詳順帝紀

陳東

靖炎兩朝見聞錄托名陳東東以建炎元年八月死何由得

南瀆楮語 卷之五

記紹興以後事乎明時少陽墓道亦鐫汪黃未幾二像皆仆

遂不復立東之功究遠殊武穆汪黃之罪尙不至如秦會之

王右軍誓墓文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義之敢告二尊

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

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

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

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

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

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子而不予天地所不覆載名

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許文恪公 附先公墓表

錢塘許文恪公少謁楊中丞護楊曰爾一甲一品相也公憂不壽楊曰若骨法蒼老必享大年公果一甲第二人仕至吏部尚書太子太保余求公表先隴公郵文以寄其詞曰

由揚郡西行七里至七里甸又八里至雙墩墩南五里一峯嶮然蒼翠如沐土人謂之廟山有墓當墩之隅與山相望則通議大夫禮蘇蔣君阡也君岐嶷冲和博涉羣籍未冠應童試時江都黃觀察承吉文雄一時偶臚古籍之孔墨對舉者十數條以示同社士林驚服君曰晉書郭瑀傳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應補人之黃閭嘆異太守校士以仕無中人不如歸田命題本魯褒錢神論也君論末言李令伯東堂賦詩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褒密同時蓋

南澹楮語 卷之五

古語耳太守奇之首擢焉無何丁繼母焦氏艱服闋以國子生試京兆不售遂不復試君故喜施予弗工治生家遂中落鬻田還已及弟仲之債仲曰嗜債可緩歸也無田無食矣宅一區當屬我君聞之曰吾願也挈妻若子賃一小屋以居其年為道光辛卯冬臘雪塞巷突煙不黔君暨配許淑人無懟色世以漢薛包方之甘泉盧明府以饗刻名江淮人目曰盧令令笞撻輒至千里有欠蘆洲客金者繫於官逾限將笞君盡典篋中衣為脫其責鄰黃氏昆季爭產而驚君往勸之止不訟戚某好捕博虎冠吏羅織之長流肅州君恤其家無所不至生平尤戒于色每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遇有筭妓同筵則拂衣起云君以道光庚子年正月三十日卒年五十二淑人儉約慈孝郡稱賢母子超伯進士

第一觀政刑部人直軍機淑人每郵書京師必誠毋鑽營毋缺薄毋博上官一時之喜世以為名言拊諸從子如所生待寡媳如己女年六十一而卒其年為咸豐元年三月十六日也刑部暨兄繼伯弟榮伯諷吉合葬窆窆如禮繼伯郡明經與其亡兄慶伯弟超伯並有文譽桑梓間號三蔣方君之以宅界仲也薄游雲臺泛海以達胸山舟中有老人贈書一編乃玉照定真經也君覽之有得遂精于平卡方伯以侍御史出守皖江道經廣陵父老爭逐君謂超伯曰汝它日亦當以鐵冠守數郡耳竟如其言養園老人許乃普表

窩引

鹽商之設窩引起于明正嘉中其時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求索于撫臣買窩賣窩一引獲六錢之息真正商人轉無

南澹楮語 卷之五

此物輾轉求乞把持居奇鹺政遂壞有御史秦鉞者視鹺兩淮謬增餘鹽以希賞商益不支詳陳明卿八編彙纂本朝道光間江督陶公念窩商之病鹽法也遂奏請裁之於是向無窩引但蓄現銀者獲利十倍而鉅商大賈積窩待價者化為貧人准窩直二千萬金一旦汰除失現銀二千萬准鹽迄無起色甚矣興利革弊之不易言也

南溟楷語卷之六

江都蔣超伯輯

岐黃之學 十六條

醫書最古者莫如素問次則八十一難經班固賓戲云蘇鵠發精于針石研桑心計于無垠醫和撰述無聞究未足齊名扁鵲也第越人有論無方其有論有方自仲景始仲景金匱要略亦稱金匱玉函經以徐彬注為顯明注傷寒論則金匱無已也黃帝岐伯秦越人暨仲景是為醫家四聖黃元御四聖心源十

博辨

韓詩外傳述扁鵲活虢世子云扁鵲入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窻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于是世子復生三陽五輸句不可解陽子子

南溟楷語 卷之六

明子游子儀子越當是人名疑皆秦越人之弟子

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盡書其言藏諸靈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授之其顛末詳素問中李東垣名其書曰蘭室秘藏又醫家有明堂灸經皆本此

注素問之王冰唐實應中人也官太僕令世稱王太僕有據杜集謂其名當作砭者然唐宋志皆作冰也靈樞即黃帝九靈冰更名之曰靈樞在醫學中與滑撻甯之注難經成無己之注傷寒論厥功相埒

焦氏筆乘云素問脈泣而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而則脈凝泣而變色泣即澀字古通用宋世極講求醫學初猶隸于太常後更設提舉其制分設三科曰方脈科針科瘍科方脈以素問難經脈經為大經以

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方為小經針科瘍科則去脈經而增三部針灸經每歲春試至崇甯間又改隸國子監南渡後稍變其法然討論未嘗不加詳也其老師宿學之在北方者悉為金有疊起大家聊攝則成無已河間則劉完素易州則張潔古考城則張子和東垣老人李杲尤卓卓駕乎諸家之上非金源高手獨多皆天水九朝講究熏陶之澤也東垣炎

腦疽艾大如兩枚許灸至百壯始覺痛而痊

崔實政論云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然蒙莊之書已稱導引華專之伎尤重五禽倘能習之亦攝生一法也近人仿隋志導引圖例採易筋經章獻軒杵等勢分十二圖一稱十二段錦云仲景傷寒之聖也以舌觀病始于仲景其後金鏡錄衍至錢

南溟楷語 卷之六

乙兒科之聖也宋史方伎傳乙以顛顛方著名然小兒痘疹

惟明人徐謙仁端錄為最詳以齊東野語觀之痘疹之盛行當在宋末元初之際故錢乙書中尚略或云種痘始王丞相旦亦無確證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同郡張伯祖意伯祖亦和緩傳矣

張介賓以人參附子熟地大黃為藥中四維人參地黃為良相大黃附子為良將又分藥為八陣曰補曰和曰寒曰熱曰固曰因曰攻曰散其景岳全書中傷寒曰典雜證曰謨尤為奇恣雖力駁劉守真朱丹溪之說然談投參桂亦足戕生善乎仲景之說曰桂枝下咽陽盛乃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宜乎于此道中稱聖矣介賓博學多能聞途歌而知遠左之將

術著也見黃梨洲文集宋史林栗傳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

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
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慾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
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
行若急于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
未可猝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已

龐安時曰察脈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
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濫于
尺寸寓九候于淨沈分四溫于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
予參考而得審而用之病不得逃矣安時著有難經辨數萬
言見宋史本傳桐城民婦臨產七日而胎不下百術罔效安
之孕者痛而呻旋生一男子安時曰兒已出胞腹自為拊摩
母腸吞隔腹捫其虎口針之即縮手而生兒虎口果有痕
錢乙晚得周痲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逾斗乙以法噉之由

南瘠楮語 卷之六

三

是雖偏廢而骨氣如全人詳乙本傳可見藥之為用地道宜真熬
炮更宜當也

道引家有所謂眼功按莊子外物篇皆城可以休老注以兩
手按目之四眚令眼光明按城皺紋可以沐浴老容則其
傳已古

醫者謂寡婦尼僧之脈與有夫之婦不同及吐血飲寒涼百
不一生皆本褚澄遺書小兒不能服藥其母服之藥從乳傳
其說本于明人薛鎧

李濂醫史云倉公神醫僅生五女其師公乘陽慶年七十餘
無子可見醫家無種子之術也

俗謂蝦蟆蝎虎等物為五毒朱竹坨集有五毒篇然實無稽
之說周禮瘍醫注今醫方有五毒之藥合黃莖置石膽丹砂

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
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係指藥石而言
唐時方言以稍可為校薛能黃蜀葵詩記得玉人春病校是
也王壽外臺秘要療痢稍較較即校字程衍道注非

聲調譜

于鵠秦越人洞中詠云扁鵲得仙處傳是西南峯年年山下
人長見騎白龍洞門黑無底日夜惟雷風清齋將入時戴星
兼抱松石徑陰且寒地響知遠鐘似行山林外聞履葉聲重
虎得更俯身漸遠晝夜同時時白蝙蝠飛入茅衣中行久路
轉窄靜聞水淙淙但願逢一人自得朝天宮羊士諤入陽羨
南山游善權寺呈李功曹云結纜蘭渚曉紫巖上連岡晏温
值初霽去繞山河長獻歲冰雪盡細泉在路旁行披松杉入

南瘠楮語 卷之六

四

激瀾橫石梁層閣表精廬飛蕤切雲翔冲襟得高步清眺極
遠方潭嶂積佳景莢英多早芳具觀澤國秀重使春心傷念
遵煩促送榮利驚隙光勉思脫冠意共匿無何鄉二詩微婉
冲和無宋人叫囂粗獷之態宜聲調譜首錄之也至秋谷談
龍錄痛詆阮亭並及汪蛟門輩不可為訓

四星聚

宋書天文志漢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各五日柳張三
河分後有王莽赤眉之亂而光武興復于洛晉懷帝永嘉六
年四星聚牛女後有劉聰石勒之亂而元皇興復揚土漢獻
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後有董卓李傕
暴亂黃巾黑山賊擾而魏武迎帝都許建安二十三年四星
又聚二十五年魏文受禪太元十九年義熙三年九月四星

各一聚而宋有天下與魏同也又按後漢劉知遠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則四星之聚尤主非常乃豪傑乘時之應

彌綸儀

徐朝俊彌綸儀圖說云句陳共六星其第二星最明凡近極諸星惟大帝句陳明大易認一晝夜一轉常見而不沒者也

陸簣齋

宋史呂祖謙傳讀陸九淵文喜之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然晦翁未識象山已斷其為禪學初尙招徠之後益不合紫陽門人至比子靜為告子象山年譜李穆堂所輯也明人陸簣齋持論平允其言曰人心與事物不相離舍事物而往求諸心者禪學也逐事物而不求

南溥楮語 卷之六

五

諸心者俗學也徐階銘簣齋墓稱其不附陸學亦不墨守朱學云簣齋嘉善人名邦官巡撫

文中子之妄

王通字仲淹世稱文中子范公以其字為名而字希文非慕江文通也然中說乃杜淹及王福時等偽撰舛誤甚多李德林卒于開皇十年通甫七歲乃云李德林請見又云安平公問政妄謬顯然其它捏飾不一而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洪適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均辨之甚詳明末華亭高士吳騏著頌頌集

注語似經子者

聖人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澆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向秀莊子注虎以食陷穿人以欲陷詐

汝家周書孔晁注純訐似直而非直純岩似通而非通劉昫三人吹笙一人吹和鄉射記鄭注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王逸楚養命者見鼎了性者見鉉陸佃爾雅新義語以上皆注語之似經子者

叔仲會孔璇

史記索隱叔仲會少孔子四十五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于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今從祀無璇殊不可解明人劉濬有孔顏孟三氏志劉天和有仲志吳兆祥有陋巷志陳鏞有關里志張雲漢有閔子世譜其書多佚近鄭大令曉如關里述聞較詳備焉關里志近經孔太守昭淡重刊圖像皆備

玉尺

顏魯公李齊物神道碑上嘗賜公玉尺一詔曰謂之尺度可

南溥楮語 卷之六

六

以裁成卿實多能故為此賜今人以為典試不知何本

犁鏵

犁冠犁鏵犁鏵一物而數名說文璿字解云似犁冠繫傳云犁冠即犁鏵也爾雅郭注璿形似犁鏵舊唐書李齊物傳得古鐵若犁鏵釋名云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頭曰犁似成鋒刃殺耕牛以恣播炮組鶴二字有本

鹺利最溥

鹺利之有關軍國非淺鮮也即以契丹而論太祖時有炭山鹽池之利八部皆取食之其後於和拉樂取鹽給軍樂中鹽益多上下皆足用云見遼史食貨志

海運志

明隆慶中總漕王宗沐撰海運志其時山東巡撫梁夢龍亦

著海運新考大旨俱本于邱濬之大學衍義補也然萬歷初海運遭風迭經飄溺事竟不行

事始

轉漕起周初逸周書文傳解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案牘鈐印亦起周時周官職金揭而璽之康成注璽者印也既揭書捕其數量又以印封之是其證也文書押字起于戰國韓非子有云田嬰具押券葉抱松說年終封印蓋起漢初淮南時則訓孟冬之月慎管籥固封璽高誘注璽印也子弟移獎東漢之初已有之明帝即位詔云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

一鼓一發

十二解為一鼓見禮記曲禮疏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矢為

南齊書語卷之六

為一發見倚覺寮雜記朱新仲說

六尺

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以下後漢書明帝紀詔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倉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章懷太子注六尺謂年十五以下大節謂大事焦弱侯曰觀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任彥昇

劉孝標廣絕交論雖為任昉而作然其敘述亦有微詞如云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且冠蓋輻輳坐客恒滿其平日之廣為結納不立崖岸可以想見東昏之世用昉為中書郎由梅蟲兒之力昉往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事見南齊書如昉者蓋才士之流非端人之操也昉報文

自詩賦離騷至崔瑗草書辨王褒僅約其目凡八十有五

昌黎不及趙元鎮

趙元鎮謝潮州安置表語極和平毫無尤怨乃昌黎到潮州表云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戚戚嗟嗟日與死近潮州雖遠蠻而匪夷何至日與死近似此胸次去元鎮遠矣公與大顛往來亦屬疑案釋本果之正宏集不得謂之皆誣也

娶婦可考者

元微之初娶章蕙蕙繼娶袁柔之獨孤郁為權德輿婿蔣繪為高智周婿柳公綽為韓泉婿張延賞為苗晉卿婿章皋又延賞婿楊於陵為韓混婿潘炎為劉晏婿韋執誼為杜黃裳婿蔣係為韓愈婿段安節為溫庭筠婿吳淑為徐鉉婿范希文與鄭戩皆李昌齡婿王陶與滕元發皆李晉卿婿富鄭公

南齊書語卷之六

八

與楊察皆晏殊婿韓魏公乃崔侍郎立婿程明道彭思永婿蔡卞王安石婿陳堯咨馬亮婿王鞏張安道婿歐公初娶胥偃女再娶楊大雅女三娶薛奎女黃山谷初娶孫莘老女再娶謝師厚女范祖禹妻呂公著女程秘妻王淮女此皆散見史籍中者最可異者皇甫湜作昌黎墓誌稱公女初適李漢後離婚嫁樊氏殊不可解

唐仲友

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宋台州守唐仲友撰仲友與朱子相忤為朱子所論罷宋史因不為立傳然在台州抑奸拊弱發粟賑饑民頗賴之是書以周官為綱而諸經史傳以類相從具有條理圖尤經緯詳明其時永嘉鄭伯謙輯太平經國之書亦欲發揮周禮而體例遜此遠矣乾寧中于永樂大典搜

出之復成完帙洵快事也世以仲友與紫陽齋薄其為人抑思名臣言行錄中無劉器之器之亦何損哉

耳眼銘

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司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辨異羣無迷邪詔炫惑莫分又眼銘曰惟正視元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型攸則慎爾所覲無愆斯德子良雖貴介無足述此銘寶伊川視聽箴之濫觴

何平叔在三賢之列

三國志魏齊王紀錄何晏奏云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可自今以後詢謀政事講

南齊楷語卷之六

九

論經義為萬世法觀晏此奏藹然儒者之風魯論一書晏功尤鉅非丁謚鄧颺一流可比王坦之廢莊論以荀卿揚雄何晏為三賢非過譽也范武子乃以晏與王弼罪深桀紂過矣陳壽于魏末事多為典午回護毫無直筆魏末傳魏略等書亦多失實甚至謂晏好服婦人之服寃哉

訓注

王西莊曰李愬曰鄭注為奇士其實訓注皆奇士惜奇功不成耳天不祚唐俾王叔文一不成訓注再不成乃至子不可救傷哉葛常之韻語陽秋其說尤暢謂世以成敗論人故訓注不得為忠杜牧之贈李甘詩至比為二凶蓋是時仇士良勢焰熏灼士大夫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恐致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此愚謂豈謂獨訓注寃乎崔篆仕莽翻列

儒林孟起拒操乃曰大慙王礫混滄是非倒置文人大抵如斯耳潘岳西征賦溫韓馬之大慙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震震奉義辭以伐叛朱穆撰東觀記以崔篆等入儒林傳

樵傍

莊子人間世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樵傍者斬之是春秋戰國之俗榻榻但求其厚而已潛夫論浮侈篇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楠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士亦競相放效是漢世棺槨極貴者亦不過豫章之木而已邇來無仕豪門必用茵陳柴木長安黠賈多以油松代之蟻蝨蟲穿枯骨為之剝蝕惑哉

石君墓誌

陸放翁石君墓誌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

南齊楷語卷之六

十

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不則不義而富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合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否則篤學守道而不為人知者也此十數言可以風世矣

名言

周公訓魯公曰鬼神眚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韓詩外傳卷三所謂六謙之訓楊子雲徐州牧箴云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又幽州牧箴云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針芒公沙穆曰居家之方惟儉與約立身之道惟謙與學枚叔云欲人不聞莫若弗言欲人不知莫

若弗為杜恕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李鄴侯曰貧不學儉而
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見蘇東野孟東野審交詩曰種
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温公易說
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
大賢又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沈作誥曰富者怨
之府貴者禍之門徐叔開曰明人著揚人失者鴟梟之言也
證人隱者鬼蜮之言也傷人心者兵刃之言也陳燕曰明人著
餘編毋責人以不堪毋乞人所不願談倫曰亦明人著善保
家者戒訟善保國者戒兵近世桂林陳文恭公曰學問當看
勝已者境遇當看不如己者洪北江勵志詩曰妄思奇福必
得奇禍妄思資金必至家破以上諸說皆立身處世之要彼
徐閣公兩脚書厨何貴也

南齊書語 卷之六

隋秦
杜紫綸讀史論略云亡隋大與秦類雖文帝初政勝于始皇
而煬帝之惡浮于胡亥李密起兵柴陽一如陳涉恭帝之稚
等于子嬰余謂德基之歷數幅員宛然舍長孟蜀之稱尊傳
子酷肖樓桑此皆大鈞之默運潛移偶然暗合者矣

冠履

晉制市僧以白巾帖額書所賣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
見廣韻唐制里胥徒役皆著黃衣見李觀代人上蘇州金制
會字注省院令史懸挂書袋用紫絲為之臺部各司以黑斜皮為之
寺監下至州縣並黃皮為之長七寸闊二寸厚半寸金史與
履底塗粉自古已然土冠禮白履以魁樹之鄭注魁屬蛤樹
注也蓋以蛤灰樹注于履取其潔素

馬范合編

後漢書之八志即司馬彪續漢書之各志非范蔚宗撰也蔚
宗之書全本華嶠后紀名目亦嶠所創其後王隱晉書仍焉
緣宋時孫爽建議遂以彪之志補范之闕合為一編改修三
國志者凡數家宋則李昶蕭常元則郝經明則吳尚儉及謝
陟也古晉史凡十八家然如王隱虞預等之書久經散佚改
修晉書者亦數家焉明人則蔣之翹晉書別本一茅國縉史
刪四本朝則郭倫晉書六及周濟也晉書六

霸史

十六國霸史見于隋唐經籍志者和苞漢趙紀十卷常璩蜀
漢書十卷燕太傅長史田融趙書十卷晉參軍王度二石傳
二卷又二石偽事二卷燕尚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尚書郎

南齊書語 卷之六

張詮南燕錄五卷燕中書郎王景暉南燕錄六卷游覽先生
南燕書七卷魏侍中高閭燕志十卷記馮跋事何冲熙秦書
八卷記苻健事宋裴景仁秦記十卷記前秦事梁席惠明為
之注魏左民尚書姚和都秦記十卷記姚萇事燕僕射張諮
涼記八卷又劉昫涼書十卷均記張軌事涼段龜龍涼記十
卷記呂光事又高道讓涼書十卷宋段國吐谷渾記二卷翟
遙書二卷段業傳一卷隋志並稱有南燕起居注云

楚寶

明人周聖楷著楚寶四十五卷以見楚中人物之盛超按楚
才稱最春秋已然百里奚楚之宛人也見新范蠡楚宛縣三
戶人也見吳越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見史它如老
萊子鶡冠子公孫龍子尸子馯臂子弓老子之徒蚰子蚰

皆楚人也至屈宋景差更彰彰在人耳目者已

公孫龍子

馬融長笛賦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勢機鈔憤哲龍之惠也注鄧哲公孫龍按公孫龍子六篇跡府第一白馬論第二指物論第三通變論第四堅白論第五名實論第六語多詰屈難通乃慎到之重優惠施之下走耳

事始

音韻之反切始魏孫炎非始神珙碑刻之集錄始梁元帝非始歐陽公無懷氏封太山是為碑之始鄭康成撰詩譜是為譜之始作三禮目錄是為目錄之始宣鑿家收古印自王休嘯堂集古錄始集古印為譜自吾邱衍學古編始六經本皆古文改為楷書以便讀自唐衛包始

南溥楷語卷之六

三

小語賦

晉傅咸小語賦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公茂之子形難為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鼈飽于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析薛足以為棹舫粒糠而為舟將遠游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于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蟻之崇邱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全仿玉賦可謂床上疊床矣蕭梁諸侍從如殷鈞王規王錫張纘沈約均有大言細言詩惟約詩為工約詩又以細言為最有云開館尺椳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唐勒為詞章法尤妙

劉駒除

劉駒除不但工文袁山松後漢書云駒除除從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腹前臚

周必大殿試筆記次韻詩尙醞時頌缸面酒太官日饌腹前臚臚自注御廚給食類豐但品味未嘗臚臚前臚出章昭辨釋名謂肥肉也

假黃鉞

漢晉以來大臣賜鉞為異數陸遜假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見吳辛毗仗黃鉞當軍門司馬懿軍遂不出見世兩晉除親王外異姓只賈充王衍楊駿荀晞謝安數人蕭道成將代宋王儉謂必須先加黃鉞見齊梁武東下甯朔將軍庾域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見梁當用兵之際視九錫為尤

南溥楷語卷之六

古

要云

遺葛龔珮

崔子玉座右銘詞以剛為誠其遺葛龔珮也系以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孟有銘几杖有誠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樂書作亂荀瑤峻反韓魏致難杭慨憤急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仍是座右詞意

器用別名

持風使扇也明支延訓有容成侯鏡也司空圖有容蘇理相公櫛也支延訓豪犀刷也唐詩則叙移商君酒杯也劉啓元傳姓陶名一中新成侯澡盆也亦支延訓作傳壺子酒壺也有傳湯媪暖足瓶也吳寬湯蘊之茶壺也亦支延訓曾元

彥甌也宜室志

南北宋二十四臣

宋時太廟以奉神主天章閣以奉繪像景靈宮以奉塑像太廟用俎豆天章閣用常饌景靈宮用牙盤惟其塑像罄欵如生所以歲四孟饗天子親行也太廟配饗功臣太祖則趙韓王普曹周王彬太宗則薛文惠居正石元懿熙載潘鄭王美真宗則李文靖沆王文正旦李忠武繼隆仁宗則王文正曾呂文靖夷簡曹武穆瑋英宗則韓忠獻琦曾宣靖公亮神宗則富文靖弼哲宗則司馬文正光徽宗則韓文定忠彥高宗則呂忠穆頤浩趙忠簡鼎韓蘄王世忠張循王俊孝宗則陳文正康伯史忠定浩光宗則葛文正邨甯宗則趙忠定汝愚凡二十四人又于昭勳崇德閣繪像肖之鄭清之閣記云自

南齊書語卷之六

去

韓忠獻王趙普至邨文定公葛邨合文武二十有三人蓋其時尙未以趙福王配饗也詳潛說友咸淳臨安志

嵩呼

呼字亦讀仄聲賈似道南郊慶成詩壽稱長樂曉嵩呼未央前

兄弟均帝姊妹均后者

唐敬宗文宗武宗皆穆宗子兄弟三人相繼為天子古未有也高洋兄弟乃獨孤信二女皆為皇后各生一代天子長女生周武次女生隋廣又次生唐神堯亦古所無也

誌公五言詩

梁天監三年寶誌公在重雲講次忽賦五言詩云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佞臣作欺妄賊臣

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

後悉驗詳隋書五行志

嶺南易亂

嶺南風俗重利輕生自古已然儂智高之由邕管陷封康等州也皆廣州進士黃璋黃師宓之謀幸其時蕭注合番禺蘇緘在英德協力守禦不然廣州殆矣其後狄青克邕州梟師宓等五十七人去其謀主智高始無能為己見宋史廣源州蠻傳元順帝時亦嶺表先亂至正三年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偽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惠州歸善民聶秀卿等稱定光佛出世與朱光卿相結雖旋經撲滅而漳潮又相繼亂矣

古婦人有專集者

隋書經籍志晉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注梁有南齊書語卷之六

去

晉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晉武帝左九嬪集四卷晉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晉武平都尉陶融妻陳窈集一卷晉都水使者妻陳玠集五卷晉海西令劉麟妻陳璆集七卷晉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晉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晉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晉成公道賢妻龐覆集一卷晉宣城太守何般妻徐氏集一卷又于袁粲集下注云又有婦人牽氏集一卷宋後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又于丁廩集下注云後漢黃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

城隍

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是齊梁之世王公且致敬城隍矣

蟻結

郭景純蚍蜉賦出奇膠于九真流瀆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蓋即吳錄所云赤絮膠也玩郭語意是古者用此膠錮棺之四隅檀弓注謂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非也

圃珖

己巳之春偶步左衛街購得一圓硯蓋有分書四字曰圃珖片玉其石非洮非歙與恩平茶坑相近似燥而實腴石背銘曰圃珖龍窩臚此奇璞如經佛桑如紺蒼旬刻為墨海偕我藏六讀自然書繁夢華錄署曰紫園叟題余初不解何謂本年夏重游嶺南新安大令伊君閩甯化人也言其邑志乃明隆武遺民李元仲撰文筆甚工因假觀之其山川志中有所

南溟楮語

卷之六

七

謂圃珖巖者環山若圃萬石皆玉昔人釣奇旌之曰圃珖元仲讀書處額曰石巢又曰讀自然書別有龍嶽巖與圃珖鄰又有瑞華巖石柱懸立俯視萬綠元仲有詩云瑤草未芽丹竈圯紫園長閉道風微始恍然悟是硯為寒支物也其詞曰纂華錄殆猶有滄桑之餘思乎余藏硯甚多而古樸推是石擬名予齋曰圃珖巖館云

古人通稱稟

石渠隨筆有朱葉夢鼎手書一札一稱惶恐端肅申稟判府監丞郎中公座銜稱正奉大夫叅知政事葉夢鼎一稱惶恐申稟船管朝議公座銜稱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信國公

于忠肅

南溟楮語 卷六

齊次風先生未遇時夢于忠肅公云景帝易儲吾具疏力諫而帝不從後人不知遂多妄議皇史成中吾疏具在子它日為我白之次風後修明史綱目親至史成覓忠肅疏不可得以為憾事按俞長城有明景帝論謂南宮之變衅由王直董勸立英宗太子而于公不能引大義以爭之此奪門之禍所由起忠肅所謂妄議即指長城一流人言也攷王世貞名卿續記及李之藻序忠肅集皆謂公嘗再疏請復儲又倪岳撰公神道碑稱景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本朝乾隆中邵學士晉涵得明通政司舊檔敘景帝某年月日于某一本為太子事疏稿雖遺赤心如見固無俟次風之蒐輯已

英宗忌刻

明英宗降景泰母吳太后為賢妃其汪后但稱王妃奪汪后

南溟楮語

卷之六

六

銀二十萬兩仍索景帝所服玉玲瓏繫腰革去杭后封號蓋岐刻極矣景帝之薨據陸鈺病逸漫記云係為宦者蔣安以帛勒死黃宗義萬里尋兄記為其六世云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宗義為前明遺老其文集多為明人回護而此記亦復如是則景泰之不得其死明矣吁此英宗殺其弟耳豈宦者弑景泰哉仁宗或云死于雷或云為官人所毒見皇甫錄明記畧

統幕

姜南憑軾錄云統幕之地在隆慶州西南八十里相傳遼時游幸會張大幕于此因名統幕訛為土幕又訛為土木正統十四年大駕北狩即此地

吳與弼

三四五

黃宗義明儒學案分河東學案崇仁學案等目崇仁者吳與
弼也然與弼之書動稱夢見孔子又稱夢見朱子夢訪朱子
又云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其新居裁竹其妻亦稱
夢孔夫子到此相訪妄謬若此去王薛諸家遠矣至其進也
以石亭之薦為亨跋族譜稱門下士吳與弼云楊椒山研心
坐堂上使考金鐘曰此黃鐘也
事見兩史與吳與弼說不同

橫議

有明橫議最多略無忌諱謂太祖殺徐達夫人於余永麟北
窗瑣語見之謂建文帝從隧道出亡仁宗中毒於楊儀螭頭
密語見之正統五年十二月思恩州土知州岑瑛送建文帝
入京號為老佛於薛應旂憲章錄見之謂宣宗為惠帝之子
于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見之燕王入朝行由御道登陞不
南濬楮語卷之六

拜于曹參芳遜國正氣紀見之高拱病榻遺言公然述張江
陵構隙之故一曰顧命紀事二曰矛盾原由三曰毒害深謀
尤今人所不敢言也鄧元錫網羅故實公然撰明書四十五
卷起于太祖訖于世宗尤今人所不敢作也本朝傳大司空
百七十一卷以劉基宋濂俱會仕元入之雜傳不
可謂無見與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並稱淹實云

僭亦非偶

李從珂少與石敬瑭擊毬入趙襄子廟塑像起立朱由榔幼
于寶鼎寺禮佛身忽起二事相類又聞由榔兄安仁王朱
由棖瀕終語瞿式耜云我伽藍再世由榔羅漢也故丁魁楚
暨式耜等擁立焉明無名氏耳鈔秘錄王權為許遜後身
孝宗為牟尼佛降世語雖妄誕事亦相類

閱江樓

陳元孝端州閱江樓詩云憶昔登樓髮尚髫樓前親見海龍

朝萬乘旌旗屯北郭千官車馬聚寒潮其時太監王坤練習
故事故永歷頗具王者威儀云

趙士楨

明自中葉以後奄宦持權幸獲者多循資者滯趙士楨車統
議云楨自供奉周廬以來綠袍槐簡一官廿年不移計積資
得從大夫之後尚須二十餘年可以想見

張度

高青邱之得禍因上梁文而發其事者乃御史張度度奏不
見于史惟陸武病逸漫記有焉

永樂大典

韻石齋筆談稱永樂大典嘉靖二十六年勅徐階等照式摹
抄一部其說似矣而實非也是書初名文獻大成解縉總其
南濬楮語卷之六

事後以所纂未備復命姚廣孝劉季篈與縉同監修永樂五
年奏進改賜名曰永樂大典初擬鑄板以工費太繁而止都
燕以後徒置文樓即今宏義閣也嘉靖四十一年選禮部儒
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洪張居正等校之
至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藏文淵閣副本弄
皇史成明季兵興南京本及史成本並燬惟文淵閣本歸然
尚存僅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顧炎武日知錄謂全部皆佚
其說誤矣是書以洪武正韻為綱每字下詳列各書宋元以
前祕典遺聞世所未覩者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校定編
排復傳于世如子書中之傅子元明以來藏書家已不著錄
宋史藝文志只稱五卷而文義完具者竟得十有二篇文義
未足者亦得十二篇其宋字韻備錄李燾通鑑長編共得五

百二十卷又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綱舉目張
尤足以資考證邵二雲學士因就燕與心傳之書益以宋人
說部撰南都事畧以續王偁天祐斯文假手續與季篪輩
俾彙存古籍也從其中鳩集成編者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
十一種子部一百二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
十六卷其原書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明
初仕宦尙不甚拘資格是役也陳濟以儒士與翰林學士王
景等竝爲總裁亦異數矣

王直

明永樂間王抑庵直與王洪王英齊名號三王頃抑庵裔孫
啓燦重刊其全集其騶虞元虎諸贊及賜游西苑詩均莊雅
稱題先仲氏上劉鑑泉先生詩云囊無雙硯重蜜謝一罌甘

南溥楮語 卷之六

三

本抑庵之兵部尙書柴車墓誌也誌云廣信太守饒蜜一罌
發視之皆白金車拒不納

八大家

有明制藝八大家吳縣王鏊武進唐順之薛應旂常熟瞿景
純崑山歸有光德清胡友信歸善楊起元臨川湯顯祖其制
藝至萬首者惟陳際泰一人三婢其小字也明史文苑際泰
傳即際括太乙

山房稿
序爲之

類書

蘇鶚演義小學之濫觴也太平廣記說部之淵海也藝文類
聚北堂書鈔類書之鼻祖也姚康統史馬遷之續貂也裴澹
通選昭明之餘唾也黃省曾之注申鑒荀悅之功臣也馮琦
之經濟類編冊府元龜之後勁也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
五禮通考之嚆矢也巢元方之病源候論王肅外臺祕要之

權輿也瞿曇悉達開元占經所引古緯
書最多孫穀古微書尙有遺漏

盜鑿

李尤有安哉銘解者謂是瓦器余謂當作鑿字廣韻盜鑿大
孟

品茶 一則

品茶以瓦器爲宜乃蘇廙十六湯品云湯器之不可捨金銀
猶琴之不可捨桐又云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駝蓋唐時茗飲
爲費至鉅豪貴人方能嗜之一時爭以金銀爲湯具卽陸季
疵論茶鍾亦云用銀爲之至潔是其證已

聰訓齋語云芥茶爲名士武夷爲高士六安爲野士皆可爲

歲寒之交粵東西雅藝茗始于唐人曹
松見涌幢小品然味不甚佳

木槌子

南溥楮語 卷之六

三

持誦佛號以槌子爲宜法苑珠林佛告國王若欲滅煩惱障
者當貫木槌子一百八常以自隨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
無僧伽名乃過一木槌子如是漸次度木槌子若能滿二十
萬徧得生炎摩天滿一百萬徧獲無上果

鼻端白

楞嚴經世尊教我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端氣
出入如烟身心內明圓動世界徧成虛淨猶如琉璃烟相漸
消鼻氣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爲光明照十方界得阿
羅漢其義蓋由虛以生明因寂而得悟也朱子亦云鼻端有
白我其觀之張湛治日疾方專內
視筒外觀亦是此義

五燈會元

宋釋普濟取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天聖廣

燈錄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普
燈錄撮其要旨總為一書曰五燈會元古來沙門所著之書
以道世法苑珠林與是書為最道世喜談因果普濟綜核源
流非其它豎拂拈槌呵佛罵祖者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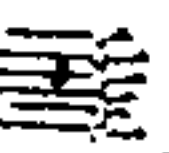
三佛

沙門言傳大士宴坐時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照其體
故佛殿琿佛三軀此凡說也水經注西昌寺三面阻水佛堂
設三像真容妙相被服精煒是蕭武帝所立則南齊已然豈
始傳大士乎

喬亢陸軌

韓通周上將一死以報世宗宜也其時未校之抗節不屈者
得二人焉曰喬亢曰陸軌方宋祖之受禪也自宣祐門入守

南齊書 卷之六



者拒之乃改趨移門既受賀宣祐門守者皆自殺喬與陸尚
未殊上召見詰其故曰臣止事一主所以乞死上慰勞之命
為前引二人出仍自盡事聞厚贈卹許其廟祀南渡初臨安
火忽空中現緋綠旗上書喬陸字火浸息殿帥楊存中曰擊
焉其後賜廟額曰昭節皆爵以侯洪穰昭節廟碑比之韓通
且曰視倉猝出制書於袖中者其人相去何如也其迎神之
歌曰人戴藝祖如歸堯天之歷數不可逃擁登寶位加黃袍
萬神懽唱五岳朝日月出矣燭火消誰歎抗節陸與喬英氣
直上干雲霄虎豹控扼天關牢廟貌血食匪一朝新錫顯額
節愈昭椒漿桂酒兼蘭肴忠魂不待剪紙招追風逐電天馬
驕衛戟在手弓在腰感召叶氣延祥飈國祚廟祀同道遙

臨安志

曇超大師

開山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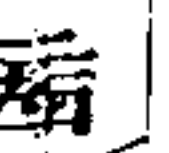
宋人周棟開山尊者記云師夙具道器為天人師宋大明中
始游靈苑說法有老人來聽曰我龍也世居富春鹿山昆弟
五人我為長去冬邑民鑿山淘壁羣龍怒而不雨今累月矣
願師一往化之師言此庵亦無水汝能致之乎老人撫掌而
泉出東坡虎跑泉詩龍作浪花供撫掌蓋借用其事

畫禪

明釋蓮儒輯緇流工繪事者錄為一卷命曰畫禪按自五季
以來貫休梵隆精于羅漢惠崇巨然妙于山水梅則華光蒲
萄則溫日觀龍則傳古大師尤稱于世日觀並工書鄭元祐
師工字畫北面從師學
波磔不但有蒲桃瘿也

烏鰂

南齊書 卷之六



楊升庵烏鰂贊云烏鰂之魚鰂鳥所變海若小史懷墨帶算
須與其足皆在眼畔風波稍急粘石為纜章舉石距同狀異
面食品所珍畫圖攸絢有疑烏鰂不得為珍品者按陳宣帝
答天台智者請禁魚漚奏云此江既無烏鰂珍味宜依所請

宗忠簡

宗忠簡公深于佛理集中有千手眼大悲偈覽鏡偈盧行者
偈佛說偈其大徹大悟不減德山棒臨濟喝也義烏滿心寺
鐘頌尤為警拔頌云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
梭劫劫輪回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眾生聞警覺
省悟願成諦聽無量無邊客言忠簡諡未足盡以汝黨余曰
得忠諫乃侯高忠
靖諡何足論哉

同名者

豁伯有二晉羊曼唐常袞參寥子有三一唐末高彥休一李太白之友南荆高士一宋時僧道潛浮休子有二唐張鷟宋張舜民韋平有二一則漢相韋賢平當合稱一則唐韋皋之弟斬朱泚奴者涪翁有二一漢高士著針經一宋黃庭堅或呼爲涪叟惠洪送琳上人詩解將骨董藏涪叟又負蓋篇訪了齋張魏公有二宋張浚唐張延賞延賞要錄序彥遠乃延賞曾孫也麻衣道者有二一趙宋時錢若水所遇者一劉宋時異人賦詩與江都令權祿云有欲苦不足無欲即無憂周瑜字公瑾周密亦字公謹陸士衡名機陸元恪名璣明監本毛詩訛璣爲機賴有陸德明釋文及隋書經籍志其論始訂璣仕吳爲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六朝人好名魁諸葛恢長子魁次子璣宋有二洪皓一三洪之父忠宣公一太宗時南丹刺史貢銀盃銅鼓者見宋史蠻夷傳

南溥楮語 卷之六

美

梵志

譬喻經云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卧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卽吳均記鷲籠書生之藍本也酉陽雜俎中岳道士顧元績一條又鄭還古杜子春傳之藍本也

千里路

龜經近無完帙惟蘇鶚演義所引較詳其詞云欲得知龜聖但看千里徑欲得龜有靈其色乃帶青欲得龜語質其色黃如日欲得知龜神視骨白如銀千里路者龜腹下豎文也

龍墮

姜白石詩白湖辛巳歲忽墮死蜿蜒一鱗大如箕一髯大如椽白身青鬚鬣兩角上捎天半體卧沙上半體猶沉淵里正

聞之官官使吏致虔斂蓆覆其體數里聞腥膻一夕雷雨過此物忽已遷遺迹陷成川中可行大船是年虜亮死送死江之孺按此事宋史未錄所謂龍蛇之孽不必定爲金亮之徵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七年野王山上有死龍是年沛王榮梁王成趙王乾薨餘無它異劉昭以爲桓帝將崩之應然相距數年恐非也

人飄

遼史聖宗紀開泰七年六月不勒達囉克部節度使博羅哩至必織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博羅哩幸獲免一酒壺在地反不移隋書五行志仁壽二年西河亦有此異

巨蛇

張唐英蜀檮杌孟昶廣政二十五年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按古今史籍所紀巨蛇無有大于此者

南溥楮語 卷之六

美

骨重羊

骨重羊冠初入中土一頂值二三十金見茶餘客話

之獵狗

之獵狗者豹文而驢足項長八尺身高于人自首至蹄高逾丈五食葉不食草其身勢易仰而難俯胎一年而生此物出大西洋博物新編入之麋類云

毛民

海外東經毛民之國爲人身生毛郭注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爲人短小而體盡有毛如猪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

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
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
所在是毛民也愚按此即今臺灣傀儡大山一帶生番特富
時未入版圖遂以毛民目之又如劉恂嶺表錄異所云狗國
夜叉國即今息力大山等處野番其云流虬即琉球也

機器

西洋機器莫奇于輕氣球泳氣鐘球可御風橫行窺營探寨
鐘則載人入海採寶尋珠博物新編有其圖式球以鐵鑄明時泰西
鄧玉函製引水之器二曰虹吸曰鶴飲轉磑之器三曰輪激
曰風磑曰自行磨又有自行車及風磑代耕等法又製書架
形同大輪欲檢某書則某書自至在當時以為絕技在今日
不足言矣涇陽人王徵為揚州推官從玉函學機器圖傳世

南瀛楮語 卷之六

碁經

碁經十三篇宋張擬撰與劉仲甫碁法均列秋仙遺譜中明
人輯永樂大典題為宋晏天章蓋誤經中桃花五北斗七不知其語何謂也

三魚

古今事有略相同者三鱧為楊氏美談而陸稼書文集亦號
三魚堂因其祖溥為豐城縣丞督運渡江三魚塞其舟漏故
也奚囊乃長爪郎故事而明張瀚忤江陵罷歸後以一囊自
隨簡札詩文俱納其內錄出成帙名曰奚囊餘布被凡數
人公孫宏王良祭遵朱寵宣秉宋司馬光陸放翁有温公布
被銘

太素脈

太素脈法昉于醫和至宋時有僧智緣與王珪王安石同時

察脈知人貴賤休咎其說遂大行于世俗言傳自崆峒樵者
非也

明人著作多不經

趙宦光寒山帚談取家有做請享之千金之意奇矣李日華
名其題畫之詩曰竹懶畫勝尤奇而誕誕朱謙坤周易象通別
麟衣生易解論題卦謂懷慈不遜故青衣行酒徽飲不遜故
總之明人事求立異以黃石齋之淹貫且改易月令經文孟
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且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
且箕中又定表記為三十六章隨意標目以陳白沙之淵雅
且名其巾曰玉臺巾謂平頂四直象玉臺山况其它乎最可
詫者無名氏天潢玉牒稱明高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二
人懿文太子非嫡也尤喪心取媚之談不足深辨者已

南瀛楮語 卷之六

祝唐等像

祝枝山豐頤高額鬚長至胸耳下亦有鬚吳匏庵面大而豐
鬚長過胸極胖唐六如面上圓下狹眉目微聳三絡微鬚沈
石田大面高額兩頤微削鬚不甚長其像均在沈石田高賢
餞別圖當時餞于孟功而作也文待詔面方色黃多皺文鬚
不多右髻有黑子數點像藏孫淵如先生家

品畫 四則

本朝肖像之妙吳中推蔣赤霄衡之子長安首繆炳泰赤霄
撰傳神秘要凡二十七目言之甚詳炳泰則紫光閣諸名臣
皆其所寫無一弗肖廬山志五乳寺八十八祖畫像乃新安
郎世甯艾啓蒙張宗蒼李世倬均供奉如意館者郎艾並泰
西人郎生工寫驂駟不減胡瓌番騎啓蒙設色沈厚山水頗

近宋人宗蒼為黃鼎之徒世倬則高且園一派

倪雲林所居曰安處齋楊鐵厓所居曰七客寮文待詔曰吉祥庵休承曰蕭閒齋德承曰冰香室倪鴻寶有小舟曰芥為之米萬鍾有舫齋曰太乙葉

王世貞集謝赫古畫品李嗣真續畫品沙門彥悰後畫錄姚最續畫品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沈括圖畫歌荆浩筆法記王維山水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劉道醇宋朝名畫評朱景元唐朝名畫錄陳詢直五代名畫補遺鄧椿畫繼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米芾海岳畫史凡十五種為畫苑十卷古今畫學於茲大備詹景鳳又為補益之首梁元帝山水松石格終董道廣川畫跋凡十六種然姚最續畫品錄稱湘東殿下工于像人特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著名也恐出偽託總之歷

南齊書語卷之六

元

代評畫推謝赫為鼻祖張彥遠云謝赫評畫最為允愜姚李品藻有所未安講求六法者固不可不知此已

繪本作

古時食單最重魚鮓曹植七啓膾西海之飛鱗孫毓七誘膾天流之潛魴傅元七謨膾錦膚鱗斑胎枚乘七發稱鮮鯉之膾桓麟七說稱鯉魴之膾傅毅七激云泔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其它如劉邵七華云洞庭之鮓出于江嶠乃使朱元揮鸞騁厥妙技張衡七辨云輦洛之鮓割以為縱分拆縷細隨鏗離俎紛紛纒纒皆形容膾之妙也陳登啖膾過多幾成肉疽房琯疾終因食魚膾楊暉膳夫錄並謂膾莫先于鯉魚魴鱸次之今世珍庖無有細切鯉魚者惟廣人好啖魚生是古時作膾遺法然北來仕宦亦不喜食之蓋古

今風俗之異如此

臺吏橫挺

家雲樵太守立昂言江西某縣有老隸能別官之賢否賢則以手加額次則以指畫肚又次則側其足某明府熟聞其事下車日留心察之點卯畢隸畫肚者再因問之曰汝何以知吾為二等官乎隸曰不敢固問之曰官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明府下車尚未詢及農桑僅諄諄焉于衙門細務不自知其指之畫也令喜曰此讜言也按此等事古原有之東軒筆錄御史臺有閣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之挺別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問曰爾挺忽直豈我有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論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知其挺之直也范大

南齊書語卷之六

辛

慚笑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東坡為鹵簿使

哲宗祀南郊東坡為鹵簿使有楮繳犢車與青蓋犢車十餘乘爭道不避東坡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李之純為儀仗使坡以中丞職當肅政蓋不以聞之純不敢言坡草奏上焉次日詔整肅儀衛皇后公主均勿迎謁此亦東坡敢言之

臺規

御史中丞之雄要無過于齊梁梁世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杖七人唱呼入殿引隍至階一人執儀囊不隍時目之為南司江文通為中丞齊明帝曰卿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矣周隋

其出處而于馬字何解究闕如也

內業篇金心在中不可破匿和于形容見于膚色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戎兵心術篇亦畧回而字句間有增減

淮南子時則訓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裏覆露無不囊懷博汎無私正靜以和其義本管子也任法篇云無偉服無奇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處當作裏說文裏囊素也

正世篇事莫急于當務治莫貴于得齊齊中也列子周穆王篇四海之齊呂刑天齊于民爾雅釋地距齊州以南皆作中字解

牧民篇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按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向云與人異也二獨南濬楷語卷之七

字亦當如是解地員篇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稷也房喬注唐虛脆也是唐字訓虛莊子田子方篇是求馬于唐肆也李頤云唐亭也司馬本作廣肆云廣庭也均非唐肆謂虛肆耳

地數篇金起于汝漢之右沔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注缺未釋按援神契云蒼赤宜種菽沔泉宜種稻說苑復恩篇下田沔邪得穀百車蟹塚者宜禾宜禾沔邪者百車淮南子精神

訓苦沔之家決沔而注之江沔水弗樂也高誘注沔水廣韻窵凹也引說文曰沔下也今江淮以北悉呼下隲積潦處為窵云

白心篇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尹知章依詩泉水傳訓寫為除非也爾雅恙寫惺盪憂也

寢息名利中者危機必多故憂生危淮南子稱訓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曉續不得須臾當樂同

俗稱冬至為大冬夷吾時已然輕重丙篇大冬任甲兵陰陽家有日德歲德月德等名四時篇亦已有之

長吏將至所司營解宇具庖福自古已然管子心術篇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

孕之為字象雞爪伏雛之形方言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伏雞曰抱抱即孕也古孕包通左浮來公穀作包來浮邱公即包邱子它如苞通學抱通梓庖通梓具詳經典八觀篇云眾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遺苞謂遺孕也苞孕通也

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又海王篇云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南濬楷語卷之七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吾子謂小男小女其實吾子猶餘子耳吾古讀餘左成公十八年傳之西組吾陸德明釋文吾音魚

相如上林賦偃佺之倫暴于南榮注郭璞曰偃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偃臥日中也榮屋南檐也按管子山國軌篇宮中四榮樹榮屋翼也曰四榮則四隅悉有不必南檐疑郭注日中也下落一南字

管子水地篇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又禁藏篇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福禍亦不至矣三唯字皆讀雖樂記唯其之聞諸莫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漢書揚雄傳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唯竝讀雖

南濬楷語 卷七

內業篇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
即吾夫子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義也所以子曰述而不
作也

鄧析子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按海內南經蒼
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郭注引竹書后稷放帝
朱于丹水又云丹朱稱帝猶漢山陽死加獻帝之諡也超疑
堯將授舜先使朱出居丹水舜世因禮之曰虞賓鄧析以為
布衣固非竹書曰放亦非也管子宙合篇若教之在堯也注
教堯子丹朱豈丹朱一名教乎

管子輕重已篇秋至禾熟天子祀於太畤按畤即猶省文
貉也周禮肆師云祭表貉則為位鄭注貉師祭也其神蓋蚩
蚩或曰黃帝此借猶為貉又省文作畤今霜降祭旂壽是其
南瀆格語 卷之七 四

遺意
七臣七主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
審也按審察皆俗書古但有甸字尸子云昆吾作陶孟子萬
室之國一人陶竝當作甸字也

小匡篇糞除其顛旄顛山頂旄乃止勢之前高者義均見爾
雅釋名旄作髦云前高曰髦止如馬舉頭垂髦也糞除謂灌
漑而芟夷之朱長春肌斷為養老試問養老而曰糞除可乎

淮南子時則訓糞除可隱不
可以曲苛與隱曰糞除可也
地員篇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蘊檣檀樊園圃也莊子養生
主不斷畜乎樊中程譔注園中也

晁錯上言兵事一書大半出管子參思篇
小匡篇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人于春穀後世如漢之

城旦春唐之廚館並其遺意

北方之帝曰元帝幼官篇已有此稱令曰非元帝之命毋有
一日之師役

蕭吉五行大義引黃帝斗圖云北斗七星一名貪狼子生人
所屬二名巨門丑亥生人所屬三名祿存寅戌生人所屬四
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屬五名廉貞辰申生人所屬六名武曲
巳未生人所屬七名破軍午生人所屬古巨渠通禹貢之渠
搜列子作巨蒐周穆王篇巨蒐氏乃葵正之會王賜桓公龍
旗九旂渠門赤旂尹注不詳疑渠當作巨於旂上畫斗星
古無刁字管子七法篇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即刁
俗也

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
南瀆格語 卷之七 五

不聞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
服者唯莒為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
乎射義猶射覆之射漢書東方朔傳置守宮盃下射之

郭璞葬經童斷石過獨生新凶消已福童謂無草木斷謂坑
塹悉石之處曰石山勢走而不駐曰過特生墩阜無雌雄輔
弼曰獨皆凶壤也童由人力所致與下四項不同管子國准
篇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其證也

地數篇無檀之民不可責理又山權篇湯以莊山之金鑄幣
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
賣子者尹知章注糜也左昭七年傳館於是鬻於是餉余
口釋文稠者曰糜淖者曰粥館其別名廣韻館厚粥也則訓
糜是也今山左人以早食為館行旅芻秣之所曰館站云

七臣七主篇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臉暮山多蟲螟直當
作菹孟子驅蛇龍而放之菹其地數篇云君伐菹薪煮泔水
爲鹽正作菹字

山國軌篇握以下者爲柴植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
宮室之奉植卽槎字魯語山不槎蘗澤不伐天

三國志注引魏畧云二狗厓柴不可當一狗憑點作疽囊按
管子戒篇東郭有狗嗥嗥且暮欲齧我假嗥嗥肖吠聲厓柴
字疑有誤

春秋時多刑見于左史者甚多其偏刑者則謂之介莊子
養生主郭注介偏刑之名又兀者王駘注云兀或作介應刑
刑者或左或右疑亦無定管子地數篇有犯令者左足入左
足斷右足入右足斷

南溥楷語 卷之七

六

秉字象手持一禾形持二禾詩小雅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
寡婦之利毛傳秉把也管子度地篇一日把百日舖把卽秉
也

文選思元賦速燭龍令執炬兮易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
來速召也爾雅云速徵也又互言之曰徵召也管子七臣七
主篇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庶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注
追猶召也愚按追有速義故追亦訓召追速同訓故淮南子
齊俗訓云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

老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者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
一宿而不可以久處管子白心篇名滿于天下不若其已也
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功成者矜名成者虧與老子言同義
地員篇五埒之狀累然如僕累按中山經南望瑯渚是多僕

繫滿廬郝疏僕累卽蝶螺也此謂土脈墳起有似螺旋元遺
山詩云河南冬來已三白土膏墳起如蜂房意與此同

霸形篇懸鐘磬之楨陳歌舞竿瑟之樂方言籟積也郭注所
以絡絲也愚謂積猶架也以懸鐘磬則曰楨以運縲車則曰
籟籟通作匱淮南說林推車至今無蠅匱高誘注車類讀如
孔子射于矍相之矍

延篤仁孝論引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夫仁
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按管子云孝
弟者仁之祖也祖卽本也

管子侈糜篇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
不服非人性也做也滿稽疑當時之方言滿莫一音莫可稽
考之意莊子天地篇有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于武王之師

南溥楷語 卷之七

七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莊子多寓言其爲
方言可見其字或別爲滿雉淮南子俶真訓子是萬民乃始
滿雉離歧各欲行其智僞

管子戒篇桓公蹇然逡遁卽逡循字也漢鄭固碑逡遁退讓
義與此同

讀荀子

荀子一書于戰國形勢最詳臣道篇云能臣用則必死篡臣
用則必危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韓
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者也又曰伊尹箕
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于趙可謂輔矣
信陵君之于魏可謂拂矣議兵篇云齊之田單楚之莊躡秦
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楚人鮫革

犀兕以爲甲，幹如金石，宛鉅鐵，鈍慘如澆，蠱輕利，禦卒如飄風，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莊，躡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與臨武君前語說齊相曰：今巨楚，燕吾前，大燕，趙吾後，勁魏，鈞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焉耳。其

南齊書語 卷之七

八

于七雄形勢，如指諸掌，故言之鑿鑿如此。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對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矣。是形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汚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敬忠信而不惰。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問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治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雖然，則有其諛矣。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秦之必帝，卿固已早知之。至其責李斯以不來之本，而索之末，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力術止義術行一章亦語

李斯秦之必速敗，卿亦已早決之也。非十二子篇弟，佗其冠，神禮其詞，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弟佗神禮，俱難強解，又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註以說苑，解螺者宜禾，解解果謂如蟹螺之狀，然今說苑作蟹螺也。按淮南子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贏之理，高誘注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解即觚之訛，果贏音相近，而訛謂觚贏其冠，楊倞作蠃螺，解誤矣。正論篇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藉，跪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楊倞注：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按訓央爲中

南齊書語 卷之七

九

是矣。甘泉賦：列宿乃施于上，榮兮日月，纒經于袂，振注服虔曰：袂中央也。振屋栢也。音辰，央爲正字，袂乃假借字耳。謂瀆即出水溝，非也。瀆即寶字，周禮注：四瀆作四寶字，又作窳禮曰：華門圭窳，廣韻寶字，凡三義，空也，穴也，水寶也。管子七臣七主篇：如墜重于高，如瀆水于地，其瀆字亦當作寶，謂穴水也。此央瀆謂室內水寶，猶窳可經過出入者，不得謂之溝也。月令穿窳窳在窳曰寶方曰瀆管子輕重甲篇：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鵠鵠彼十鈞之弩，不得棗，棗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棗則不能自正，語意本管子也。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象之約，張協七命亦云：燕髀猩脣，髦殘象白，荀子非相篇：則云：今夫狴狴形笑

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菽此物今不多見近唯程侍郎集有白尚書餽牲掌詩

周以木德王商聲屬金金剋木故大司樂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即佩玉亦然右徵角左宮羽悉屏商聲不用此荀子王制篇大師之事所以曰審詩商也

它隰魏牟陳仲史鱗墨翟宋鉞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合為十二子荀子非之然由它隰至惠鄧皆有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三語而思孟一節文法不同

又無此三句世疑李斯輩屨人之理或然也魏牟即中山公子牟與趙人公孫龍游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即其人也見列子仲尼

管子版法解取人以已成事以質質竹器音質成事以質者用稱

南溥楷語 卷之七

世

量也荀子師其意曰君子之度已則以繩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荀子更進一解曰接人則用樅

宥坐篇孔子曰如堙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臧賢則具然欲為人師具然猶居然也左太沖三都賦序故能居然而辨八方

解蔽篇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視其景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文始真經云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心如涓蜀梁者殆亦有奇鬼攝之已

性惡篇云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冒闕閭之

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驩驩驩驩離絲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淮南子脩務訓襲斯語而微變其文云服劍者期于銛利而不期于墨陽莫邪乘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於驩驩綠耳列子張湛注云盜驪即織離也不知何據

荀子大畧篇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淮南子繆稱訓師其意云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韓非子之言曰管仲善制制賓須無善制離朋善

解蔽篇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飯其為人也善射以好

南溥楷語 卷之七

世

思楊注疑為寓言按古空窮通窮桑一作空桑則此空石即窮石耳左魏絳曰后羿自鉅遷于窮石疑飯即羿之別名國語及周秦諸子中庭堅一稱夷堅商容又曰常從申包胥或曰申庶鼓子為鞮別作苑支伯樂一稱郵良楚公子茂又名王子發鈞務光一稱牟光此類甚多難以枚舉荀與莊列異

越恐非寓言

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倚即奇字古奇通倚也荀子榮辱篇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陶誕突盜惕悍僑暴以偷生反側于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為倚事謂為奇事

荀子正論篇曼而饋代墨而食雍而徹乎代墨句楊注謝校均涉支離以淮南子主術訓校之當作伐泉而食奏雍而徹

伐誤為代皇誤為罍平衍字也主術訓云罍鼓而食奏雍而
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高誘注罍鼓王者之食樂也詩
云鼓鐘伐鼗皇咎鼗古通馬融廣成頌伐鼓撞華鐘是也
主術訓即本荀子楊注大非韓非子置鼓而歸置陳也歸歸
孔子豚注或作饋孟子徑作饋

左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

段注黑肱子張段子石按段當依說文作段名段斯字子石
也廣韻作荀子大畧篇云天子離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

也則子張當名黑弓左鄉黑肱公穀作黑弓

說文真媪也引虞書曰若丹絺真絺古朱字也荀子富國篇
天子袿衣冕諸侯元袿衣冕楊倞注袿古朱字袿與袿同
當從說文作絺凡縹緋緋等字並从糸也

南齊書語 卷之七

七

堯問篇昔虞不用官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
注子馬未詳或曰正與子字子馬與馬義相協宜從之

說文霖豐也商書曰庶草繁夥其後隸變作無又通作麻音

語叔詹曰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麻草
昭注麻豐也而麻字又借作無荀子論喪禮云冠有整而無
縱襄麻虛而不實

莊子秋水篇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止山崔

課本蚤作爪云鴟鵂夜聚人爪於巢中也司馬彪則云蚤當
為蚤請夜取蚤食

政不必改蚤為爪耳

宥坐篇女以諫者為必用耶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楊
倞注姑蘇吳都名也是孔子時已稱姑蘇其曰磔者楊子重

黎篇胥也俛具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
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注以吾眼置吳東門莊子胥倞篇子
胥靡雀誤云爛之于江中也支體糜碎與磔不殊故曰磔耳
大畧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豕卿不脩
幣大夫不為場圃不為場圃者不與民爭場圃之利也管子
輕重甲篇亦云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

大招直贏在位近禹磨只直謂直成贏謂伯益荀子成相篇

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
棊毋民錢神論云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少婦

貧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太牢未足為飽其句法師荀子也
孫卿賦蠶云蛹以為母蛾以為父賦箴云簪以為父管以為

母賦篇今存無幾一禮二知三雲四蠶五箴六危詩末為小

南齊書語 卷之七

七

歌其璇玉篇即賦與春申君者

荀子富國篇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楊倞注一本一
株非也玩其語意一本猶一槩耳禮云獻米者操量鼓管子

地數篇武王立重泉之成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蓋
十二斛為一鼓

讀淮南子

泰族訓仁莫大于愛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
巧劬錄疾力不免于亂也又主術訓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

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即荀子榮辱篇之勳
錄也荀子云孝弟
慈
勳
錄
疾
力楊倞注勳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非也

勳錄劬勞一音之轉楚詞躬劬勞而瘡瘁詩母氏劬勞平聲
為勞仄聲即錄劬或作絢詩赤鳥几几毛傳几几絢貌又通

為瞿詩良士瞿瞿

鴉雞凡三說一雞之高三尺者爾雅雞二尺為鴉郭注陽溝

巨鴉古之名雞郭注云陽溝曰鴉者壯子逸篇云羊滿之

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注一鴻鵠之類管子輕重甲篇非十

鈞之弩不能中鴉雞鴉公孫乘月賦鴉雞舞于蘭渚蟋蟀

鳴于西堂一鳳鳥之別名淮南子覽冥訓過歸雁于碣石軼

鴉雞于姑餘高誘注鴉雞鳳皇之別名

噎隔病有一種曰鼠膈者酒食置無人處尚可下咽有似鼠

之畏人旋又吐也治法以新生狸奴胞衣焙製入藥或可冀

痊見吳儀洛醫學述吳氏云貓胞汁酸溫今之猫古謂之狸

與淮南說山狸頭愈鼠正合高誘謂鼠嚙人創非格中山經補

作狸頭已原

南齊書語卷之七

西

韓非子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狸即猫也主術訓譬猶雀之

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亦謂猫也

本經訓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高誘注專特小室也蓬廬

蓬條覆也按專即圍字專室即圍焦李百藥北齊書神武紀

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

脩務訓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

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按鍾期一作中期秦策中

期推琴而對韓非子同

主術訓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鈞之胡王好音而秦穆以

女樂誘之李太白留別于逖詩云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

鈞周獵秦安黎元

繆稱訓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又主術訓云天

下之物莫凶于雞毒然而良醫彙而藏之有所用也高誘注

雞毒鳥頭也即烏喙也一歲為側子二歲為附子三歲為烏

頭四歲為天雄

齊俗訓糟邱生乎象檮炮烙生乎熱斗熱斗疑即熨斗注不

甚詳

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猶側齊俗訓

則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

刀如新剖研高誘注屠牛吐齊之大屠莊遠吉云吐疑坦字

之訛廣韻

莊子胠篋篇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宏胞子胥靡四子之賢

而身不免乎戮韓非子亦云關龍逢斬萇宏分胞陸德明莊

子釋文云刳腸曰胞崔譔莊子注則云胞裂也並引淮南子

南齊書語卷之七

云萇宏鉞裂而死今汜論訓作車裂而死當依莊子崔注改

車為鉞

管子輕重甲篇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

樹葵菜唐隄也園中為隄蓄水故曰唐園淮南主術訓云成

行也若發城決唐注城水城也唐隄也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

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

期九達謂之遠乃繆稱訓高誘注云道六通謂之衢又唐書

獨孤及傳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均不知何據

倣真訓休于天鈞而不礪高誘注云天鈞北極之地極寒之

野然莊子齊物論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崔

譔注云鈞陶鈞也

矩本作巨間有作集从木者管子七臣七主篇矩不正不可以求方時則訓矩正不失百誅乃服古書罕矩鑿連言者葛云矩矱離騷經云求矩矱之所同繆稱訓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矱鑿音相近疑當作矩矱也

汜論訓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掩其氣也此一節悉本荀子荀子解蔽篇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躡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

南齊書 卷之七

六

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淮南以為自剄誤矣韓非子云勾踐入宦于吳身執于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夫差究非為越人所及韓非亦悞

高誘注原道訓云舜藏金于斡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按此三語係引陸賈新語

倣真訓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高誘注蔚病也按蔚鬱黝苑四字古通蔚氣即鬱氣荀子富國篇夏不宛暘冬不凍寒宛暘即鬱暘也

覽冥訓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瀾漫字當倒作漫瀾齊俗訓貞信瀾瀾人失其情性瀾瀾即孟浪也莊子齊物論瞿鵲子

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向秀注孟浪音瀾瀾無所趣舍之謂

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齊俗訓仿其意云羌氏夔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騃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

繆稱訓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閨閨內猶言官中

繆稱訓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高誘注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古繆穆一字中行繆伯即中行穆子韋昭晉語注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搏虎一事淮南必有所本可補左國之缺

南齊書 卷之七

七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韋昭注壘壘曰培齊俗訓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壘培而遁高誘注培屋後牆也以晉語注校之殆土垣耳古培備通故是篇前云抽箕踰備之姦注抽握也備後垣也備即培也古無賠字後周詔盜官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又借備為賠

覽冥訓勇武一人為三軍雄高誘注武士也江淮間謂士為武武又齊俗訓為天下顯武謂顯也注楚人謂士為武墜形訓華止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高誘注缺今海外北經作平止馬作鳥郭注遺玉玉石也郝懿行曰說文墜遺玉也从玉歔聲吳氏山海經注以為璧玉墜墜形聲相近从墜較允莊校淮南與山海經郝疏義同

齊俗訓脩脛者使之跖鑿強脊者使之負土注長脛以踢插

使人深按說文鑿大鉏也杜篤論都賦鑿鑿株林

原道訓劉覽徧照復守以全高誘注劉覽同觀也劉讀留連

之留莊達吉日詩彼留之子鄭康成以為即劉字也超按爾

雅劉劉杙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核堅出交阨左太冲

吳都賦核榴禦霜劉達注榴子出山中實如梨核堅味酸美

交阨獻之此榴子即爾雅注之劉子也則劉竝通榴漢書霍

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則留又通流

覽冥訓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注得傳說于傅巖遂以為

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于辰尾星一名天

策莊子則作箕尾云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至傳說進

身之始諸子說亦各殊韓非子有云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鸞

荀子大畧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哭比干

南溥楛語 卷之七

本

之墓道應訓尤詳云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

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

覽冥訓澤受灑而無源者注灑雨漬疾流者按此字亦見管

子宙合篇云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灑而不盡薄承灑而

不滿注灑湊漏之流也

韓詩外傳人主之疾十有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

風脹俗書也當依繆稱訓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

反為病書作張張仲景以大棗輔亭歷錢仲陽加棗于百祥丸皆平其悍氣耳廣雅狗薺大室亭歷也

名物三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雍容垂拱永承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

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注僑王僑松赤松

子然淮南書松作誦齊俗訓云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納新

精神訓子求行年五十有四一節全本莊子大宗師莊作躄

躄而鑑于井此作匍匐自闕于井莊作偉哉夫造物者此作

造化字句畧有不同莊作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而此作子

求疑古字車輿通用車求形畧相似車誤為求耳

覽冥訓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高誘注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

勝為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歎也郭景

純昆侖讚云昆侖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嶮然

中峙號曰天柱西老二字本此類聚作羌固非郝氏謂當作

姥亦非也

汎論訓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

南溥楛語 卷之七

九

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縷而死然韓非子云子胥忠直夫

差而誅于屬縷則王賜之屬縷以死乃子胥非大夫種也

汎論訓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繆稱訓尋常之溝無吞舟

之魚按韋昭周語注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

常

詩既有淫威毛傳淫大也文選七發血脈淫濯李善注淫濯

謂過度而且大也善蓋本爾雅以為訓爾雅釋詁濯與淫並

訓大也淮南說山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謂大魚也高誘注

非

荀子大畧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

斯極也官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苟首行與

讓夫與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脩務訓云禹為水以身解于

原道訓終身運枯形于連嶼列瑋之門莊補注以龐慶釋之非也連嶼當依高注委曲之貌漢書地理志交阯有鳳樓縣殆因山崖曲岬而名語言繁絮為唾嚙轉而為觀縷廣韻觀縷委曲也其義一耳爾雅山上有水瑋列子湯問篇一源分為四瑋張湛注山上水流曰瑋高誘注不平均也似亦非倣真訓休于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高誘注終隆即終南山在扶風莊氏謂古讀隆為臨詩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其說似矣超按古時東草等韻原亦相通左昭三年傳讒鼎之銘服虔曰明堂位所云崇鼎也它如饒即饒也饒饒雙聲則南字固可讀為隆耳

淮南說山楚王有白蜎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墜刑訓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高誘注並云熙戲也按熙字于南濬楷語卷之七

說文又作嬰謂悅樂也修務訓之木熙亦同說山訓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蜎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上林賦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本此然郭璞山海經圖讚上中字作平聲讚云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眇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見藝文類聚九十五天文訓闔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高注秋分殺氣國君憎愴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也按縣垂謂瓜瓠之屬王延壽王孫賦上瓜縣而瓠垂王充論衡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縣垂若是樂縣豈得云頽墜耶左昭二十六年則有晉鄭咸熱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減時則訓水泉咸竭呂覽係為減字減義較長或減或竭不皆竭也

天文訓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古本作督逋留今藏經山海經南山經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郭注東北風為條風記曰條風至出輕繫督捕留捕蓋逋字之訛然足見舊本是逋字也

本經訓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剗剗二字之義高誘此注與原道訓不同許氏說文以剗剗為曲刀與誘注又不同按甘泉賦般倕其剗剗兮王爾投其鈎繩應劭曰剗曲刀也剗曲鑿也其解較確

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女謂之獲張揖則云婿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主術訓雖有騏驥駮駮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高誘注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此又另為一說矣

南濬楷語卷之七
詮言訓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春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高誘于止成獸注云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超按高說非也將少當依秦族訓作愉舞成文成獸謂習舞之容秦族訓云蓼菜成行甌甌有匙碎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成軍覽其訓夫鉏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于天下高誘注二人太乙之御也又齊俗訓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鉏且得道以處昆侖據陸德明釋文鉏且唐時本係作欽負即山海經之欽鴟古不與負通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是也欽鴟又轉為堪坏莊子大宗師堪坏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齊俗訓即本莊子鉏且字悞

本經訓寢兜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耀煌高誘注不甚詳按荀子禮論篇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兜持虎蛟鯢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段玉裁曰持乃特字之誤寢兜特虎謂畫輪為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兜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寢兜伏虎係指車輪之飾楊倞荀子注彌龍謂金飾銜軛之末為龍首即蟠龍連組也兜虎龍悉金飾故云遁于金

說山訓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牆之旁不可以立廣韻引作廬屋之下不可坐也當是別本與今本殊

讀鵝冠子

杜工部耳聾詩生年鵝冠子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

南齊書語卷之七

詒

前耳聾注引劉向七畧云鵝冠子常居深山以鵝為冠故曰鵝冠子又引虞般佐高士傳鵝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龐煖嘗師事之煖後顯于趙鵝冠子懼其薦己乃與煖絕

自博選至武靈王凡十九篇明人朱養和謂其字句多脫落差謬良然

天則篇四氣為政前張後極左角右鉞按史記天官書張素為府主觴客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星在南故曰前辰極居北故曰後大角天王帝廷在東方故曰左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近西方故曰右

天權篇究賢能之變極蕭楯之立是篇命名天權蕭楯亦指天象而言史記天官書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

為盾天鋒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也文耀鉤云德成廣敗成鉞王者敗德先成形于鉞也天道幽遠故曰極蕭楯之玄陸農師言蕭斧以戮人盾以衛己知此則知兵淺矣哉其說也何玄之有

學問篇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陸佃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按腰舟二字本陸德明莊子逍遙游音義

世賢篇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奚醫秦申蕪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醫之為言鵝冠子亦有所本晉語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

天權篇獨金而不連殊不成語古今字讀連疑即合字也枚乘七發激溲溲善藹藹草芳苓李善注苓古蓮字曹植七啓寒

南齊書語卷之七

詒

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李善注苓與蓮同泰鴻篇秦一者執大同之制調泰鴻之氣陸佃注秦一天皇大帝也按楚俗稱太一曰東皇屈原九歌其一為東皇大一首歌曰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楚俗好祠祀而太一為尤重

環流篇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按淮南子繆稱訓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即此意

鵝冠第七篇曰近迭按王僧虔題尚書省壁云圓行方正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急迭變易也詩邶風胡迭而微命名之義謂兵形易變如天道之難知耳

南齊楷語卷之八

江都蔣超伯輯

讀莊子

注莊子者晉人凡六家散騎常侍向秀太傅主簿郭象丞相參軍李頤議郎崔譔又有司馬彪注二十一卷李軌莊子音一卷晉以後為講疏者梁簡文帝也為義疏者宋處士李叔之也為內篇講疏者周宏正也為南華論者梁曠也莊列雖云齊名注列子者只晉光祿勳張湛一家而已

老子貴弱莊子貴虛老子貴卑莊子貴忘人間世云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郭子玄解之曰夫吉祥之所以集者至虛至靜也達生篇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天地篇曰忘乎物忘乎

南齊楷語卷之八

十一

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將問語季徹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郭子玄本莊意以釋之曰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於戲真立言已

人生督任二脈為精氣之源督脈起小腹貫脊而上行又絡腦自脊而下腦為髓海命門為精海實皆督脈司之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正謂此耳緣依也經本也依此命脈以為攝生之本郭注似失之蒙莊一書雖泐洋自恣寓言十九而此一語實葆光之要造化之母也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余於此得養生焉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淮南主術訓襲之云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

所害其鋒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詞司馬彪謂秉羽乃零舞者之所執非也陸機羽扇賦云楚襄王會于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為扇疑羽即羽扇若是舞者所執甘寢時握此何為

人間世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皆列子黃帝篇梁鸞語此借作遠伯玉言

人間世葉公子高曰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郭象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饒儉薄也向秀曰美食者必內熱按內熱語本列子列

南齊楷語卷之八

十二

子楊朱篇云一朝處以柔毛綿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疴體煩內熱生病矣

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透也

偶旅曲躬貌也莊子達生篇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聚僂當是器之曲而可以盛物者淮南時則訓具撲曲

首筐高誘注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筐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余謂聚僂即曲筐今滄景一帶人皆呼曲為徐固安之曲溝羣

呼為徐溝舊注作棺椁解恐非

知北游被衣謂齧缺曰汝曠焉若新生之曠蘇子瞻自題其

像曰目若初生之曠本此

南郭子綦屢見於莊子人間世徐無鬼荀子哀公篇有南郭

惠子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良醫之門多病

而郢人投兵淮南主術訓襲之云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

而郢人投兵淮南主術訓襲之云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

人隳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豈即其人歟

凡字體从必聲近榮熒之字皆有小義說文營小聲也榮小

瓜也榮絕小水也淮南泰族訓榮水不能生魚齊物論長梧子曰是黃帝

之所聽熒也崔譔注小明不大了也較它說為允其字又別

作淳澹杜篤論都賦且洛邑之淳澹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注

澗澹小貌蓋澗澹通

人間世喆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

已傷刺也中山經大誓之山有艸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

傷

德充符囊瓮大癭說齊桓公囊瓮謂大癭之狀西陽雜俎刁

俊朝妻項有癭漸巨如三四升瓶益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

本此蘇詩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陽囊益吾何恥亦本此也送沈

南齊書 卷之八

三

人間世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崔云音禮司馬云小

船也按廣韻艦大舟也楫江中大船名櫂小船其實三字一

耳魏志王朗傳注引獻帝春秋云朗對使者曰獨與老母共

乘一櫂流矢始交便棄櫂就俘其時朗為會稽太守敗績浮

海斷非小船此字又訓為屋棟列子力命篇居則連櫂出則

結駟張湛注音麗屋棟

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司馬彪云漿謂逆旅舍以菰蔣草覆之也如彪所

釋則漿字當改為蔣矣李頤云漿賣漿家按列子黃帝篇吾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張湛注客舍賣漿家則頤說較允

則陽篇仲尼曰是陸沈人也是其市南宜僚耶郭象注人中

隱者譬無水而沈也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朔歌本此

德充符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郭璞無胥民讚云萬物相傳非子則根

無胥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本莊子也

應帝王篇鮑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

有九名此處三焉司馬云鮑桓二魚名也崔本作鮑拒云魚

所處方穴也審司馬云當為蟠蟠聚也崔本作番云回流所

鍾之域也此段全本列子黃帝篇禦寇臚九淵之名云鮑旋

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

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

肥水之潘為淵則作潘為是鮑桓即鮑旋以為二魚非

南齊書 卷之八

四

至樂篇全本列子天瑞篇黃軼生乎九猷晉芮生乎腐蠃即

接以羊美比乎不苟無羊肝化為地泉至醯雞生乎酒一百

三十五字漆園之意蓋以后稷伊尹與朽瓜老蒯並論太繁

絮耳就文而論莊之翦裁妙於列也

達生篇皇子告敖云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

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

而不知病之去也海內經則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轆左

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

按委蛇延維一聲之轉古無正字張平子東京賦作斬蛟蛇

腦方良列子黃帝篇吾與之虛而猗移莊作吾與之虛而委

蛇

司馬彪達生篇注云陪阿神名也鮭蠶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睛大冠帶劍持戟洗陽豹頭馬尾罔象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蠶狀如鼓而一足彷彿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按王士正池北偶談引月山叢談云明季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其行如飛又云景泰間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為羣依人以居即罔象鮭蠶之類也舊五代史史匡翰傳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浮於水心即正有卒之卒矣海島逸志言有山客者腹大如鼓見人則臥司馬云蠶狀如鼓殆即是矣管子所述慶忌亦與鮭蠶相似白澤圖作倏龍大荒北經云有神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彊良洗陽之狀與之相近或即一物耳

南齊書語 卷之八

五

天道篇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陸德明云音柄司馬云威權也按棟即柄字管子山權篇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小匡篇省木作秉云治國不失秉尹知章注秉柄也周禮鼓人注亦然無舌有秉史記天官書凡斗柄皆作秉字
達生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極極室通爾雅室蕤寒也又有窮義淮南時則訓開閉闔通窮室
淮南精神訓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本庚桑楚篇也徐無鬼篇稍異云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逍遙游鷓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左太冲詠史用之云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

達士模倣偃鼠即本草別錄之鼯鼠陶注俗一名隱鼠偃隱古字通也古今人表徐偃王作徐隱王是其證也古文隱字作𠄎說文𠄎匿也匿亦訓匿故鼠之行地中者曰鼯鼠雷下受水處曰匿周禮天官宮人爲其井隱又與殷通如有隱憂韓詩作如有殷憂勤恤民隱漢劉熊碑作勤恤民殷殷又讀衣中庸壹戎衣謂殪戎殷也殷商之殷古作鄣讀如衣呂覽慎大篇湯爲天子夏民親鄣如夏是也依又與隱通書無逸則知小人之依謂知小人之隱也依殷隱隱四字相通因附記之又按宋書五行志晉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郭景純曰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後徐夔作亂
大宗師之子桑戶即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者也屈子九章云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
則陽篇柏矩學於老聃至齊見辜人焉按說文磔辜也爾雅

南齊書語 卷之八

六

辜辟戾學也其字又通作枯荀子正論篇嘗侮掉搏捩管輅脚斬斷枯磔藉廢舌擗楊倞注枯棄市暴屍也見辜人焉謂遇棄市者爾雅遘逢遇遘見也
庚桑楚篇老子語南榮越數十言即道德經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義
徐無鬼篇濡需者豕蠹是也韓非子師其意云三蠹相與訟一蠹過之曰訟者矣說三蠹曰爭肥饒之地
養生主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注介偏別之名廣韻尫行不正也尫即介也淮南子精神訓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高誘注癩或作介莊氏引錢坫說云介即兀字莊子書有兀者王貽注兀或作介介爲偏別郭注已顯言之錢君置養生主而引王貽失之肩曉矣

徐無鬼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煬郭象音羊淮南子精神訓引作抱德煬和以順於天

李頤注知北游篇監市履豨句云監市市魁也豨大豕也豨為大豕所以温公潛虛云豨腹饜饜為人益膏

天道篇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按列子力命篇墨屎單至嘔咄慙慙四

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方言墨屎猶也江湘之間凡小兒多詐而猶謂之墨屎墨音寐屎音膩倒之適苻棄妹之音凡

雙聲疊韻之字如瀾漫漫瀾瀾瓏瓏瓏逆順讀並無一定疑棄妹即屎墨耳觀下文老子云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

也而謂之馬滑稽玩世全若無心故綺有此問作末字訓究嫌未確謂棄其妹而不卹在齊民尙弗忍况賢如柱下者耶

南海樞語 卷之八 七

齊物論厲與西施司馬彪云病癩也西施夏姬也李頤注厲音賴天地篇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

其似已也厲字亦當讀癩又按楚策孫卿子荅春申君書云癩雖癰腫胞疾韓非子作癩雖癰腫疔瘍則癩為惡疾通稱

非獨癩一端已民間遺失子女鳴鉦於市以求之此風自古已然莊子天道篇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司馬彪注讓王篇云大旱屋焚卜於大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原文云故許由

伯得乎共首據此則厲王雖歿猶有餘威古厲烈通所以諡為厲與左襄十三年楚子審卒傳請為靈若厲其實靈厲

皆非惡諡也詩靈雨既零鄭箋靈善也古文省作靈異鼎銘

曰需始需終言善始善終也左昭廿六年王子朝告諸侯曰至于靈王生而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衛靈公之薨卜

葬於故墓不吉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莊子則陽語頤王神聖

而曰靈衛君之諡由石椁豈得謂其諡之惡耶莫聖於孔子矣魯論曰子温而厲聽其言也厲吾故曰靈厲皆非惡諡也

齊物論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司馬云三國名又人間世篇昔者堯攻叢枝胥敖豈叢枝即宗膾耶

天地篇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逍遙游篇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

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彪李頤並云即此四人淮南傲真訓則以為許由方回善卷被衣合稱曰四子

南海樞語 卷之八 八

胥篋篇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陸德明釋文列二說一說楚宣王朝諸侯魯共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

之共公不受命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一說楚會

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奏之楚王以趙

酒薄故圍邯鄲也淮南子繆稱訓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逍遙游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冥也李頤云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為飛泉夜半為沆

瀣合天玄地黃為六氣王逸注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

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淪陰即飛泉耳楚詞九辯招隱士等篇逸注尤妙每句以也字為語助宛然一子招隱篇中有四字為句者崔魏嶮交錯扶疎枝葉盤紆草木列居隨風披敷眾禽竝游走住殊異頭角甚殊淒淒澁毛衣若濡離其本文誦之如四言詩合其本文觀之又確當不可移置它處

讀列子

楊朱之書不傳於世今列子中有楊朱一篇殆即朱所自著而園寇採入之力命說符及黃帝篇均有朱語莊之大旨本於老列之命意又兼祖乎楊

楊朱篇楊朱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

南齊書語卷之八

九

王之事或隱或顯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按劉逵左太冲蜀都賦注引揚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拍蔭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以是推之則由商周以溯三皇其年歲亦當彷彿如此今泰西人推開闢以來至有明之季纔得六千餘歲究未知其確否也

張湛注黃帝篇見痴樓者承蜩句云痴樓背曲疾也按與此二字音近者俱訓為隆起之義高地狹小之區曰甌窶山峯之陡絕者曰岫嶼亦讀平聲李于鱗虎跑泉詩片雲駐岫樓通篇用尤韻梵語胸前有癭如木瓜者曰優樓頻螺優樓與痴樓音亦相近楊朱篇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按說文豐大屋也引易曰豐其屋則作豐亦可

程生馬馬生人莊列皆同張湛等均未注明疑皆草木異名如黑鵝馬夫之類

說符篇記虞氏俠客樓上飲博反兩榆魚一節又牛缺遇盜一段淮南人間訓均節引之不及原文之詳雅孫叔敖病疽將死一段亦

黃帝篇之纍院莊作累丸若糜株駒莊作若厥株拘李頤云

楊朱篇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

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莊子徐無鬼師其意而變其詞云卷婁者舜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也仲尼篇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張湛注欺魄土

南齊書語卷之八

廿

人也字書作欺頓大面醜也頓片各反超按欺醜當作類醜字之訛也淮南精神訓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類醜也高誘注類醜言極醜也張湛注非

伯昏無人莊作伯昏瞀人其人乃園寇之師據莊子則又子產之師也說符之爰旌目張衡應問作旌瞀其詞云於心有猜待則簋飧饌舖猶不屑餐旌瞀以之

說符篇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止也則狐父乃地名荀子榮辱篇所謂以狐父之戈鑿牛矢也楊倞注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

周穆王篇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迺觀日之所入張湛注徒歌曰謠詩名白雲

和荅也詩名東歸又引穆天子傳云西登弁山按坊木穆天子傳殘闕不完惟郭璞山海經注所引文義較足其引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圭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天子會之曰予還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翺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於奄山乃紀迹於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俗本脫略又經明人竄易遂不可讀矣又按漢十言鏡銘云十言之紀從鏡始調鍊銅錫去

南齊書語卷之八

惡宰刻鏤均好宜孫子長保二親樂母已壽傲金石先王母先西通先王母即西王母耳趙壹窮鳥賦幸賴大賢我於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注西協韻音先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莊子雜篇作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後漢書文苑傳劉梁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碑礫礫即畏壘耳唐人王士源偽撰亢倉子一書其偽書有云人農則樸樸則易用人農則童童則少私意人農則重流散它不能悉記矣今世所傳鬻子亦偽書列子黃帝篇中有鬻子語觀其詞意亦老氏之流亞喜柔而不尙剛者淮南子傲真訓智終天地終周也列子力命篇楊朱歌曰我

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終周也謂徧謁三醫也不作竟字解

湯問篇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甌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漢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曰經營則有人力在其中矣今泰西人分香港一島爲四環於山齋獲甘泉機器運之一島皆足在鄭圃乃寓言而今實有其事已

郎顛薦黃瓊李固書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本列子也力命篇云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

讀韓非子

韓非子東夷之陶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按枚乘七發云血脈淫濯手足憤窳李善注引應劭說云窳弱也窳窳

南齊書語卷之八

通說文厥本不勝末微弱也本不勝末則勞故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云窳勞也玉篇亦云厥勞也然弱爲正義弱則不堅故上云苦窳而下云器牢原注苦窳惡也似非

左昭二十年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按韓非子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按穆天子傳云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於深窟得麋麋豕鹿四百有二十二虎九狼晉書天文志窟尤旂若植窟而長窟即萑葦之類此曰窟左氏曰萑蒲其義一耳謂萑蒲澤名非也

韓非子管仲父出朱葢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後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色下應有孔子曰三字觀外儲說可見又按古字歸饋通魯論歸孔子豚注歸一作饋孟子作饋置鼓而饋謂陳鼓樂以侑食中山經首山魍也其祠用秬黑犧太牢之具饗釃于儻置鼓郭注擊之以舞郝疏置植也古字通鄭注明堂位引詩殷頌曰植我畿鼓

十過篇豎刁自瘡注瘡勢也按易積豕之牙虞翻注劇豕稱積豕熾云豕本剛突劇乃性和今俗書劇作驢驢仙肘後方云驢馬官牛羯羊奄豬獾雞淨貓

韓非子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淮南記論訓舜執干戚而服有苗高誘注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記論本韓非高注兩階不知何本偽

南溥楮語 卷之八

古文尚書因曰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其實雖非淮南及上林賦均曰舞干戚並不作羽字也

管子一書備述湯用陰謀淮南道應訓則詳紀散宜生行賂因費仲而通紂韓非子並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于費仲來求即予之周惡賢者之得志也凡此多策士之談無足為辯者已

張平子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有疑柱下原文本有車字與郊相韻按古歌麻韻通後漢書衛颯傳注引東觀記云一馬兩車茨子河是也而有麻兩韻從無相叶者則東京賦車字未足據以為定憑也且韓非子解此句云有道之君所積力惟田疇積力惟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是韓非子所見老子無車字也淮南覽冥訓亦然却走馬以

以糞而車軌不接乎遠方之外我出我車于彼郊矣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檢枚乘七發李善注乃對晉桓侯語而它子書有作齊桓侯者據韓非子則所見是蔡桓侯作齊晉者皆悞

七國時縣令已極尊崇莊子外物篇云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鮑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其證也韓非子並云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

故人重之馮衍顯志賦昔伊尹之干湯今七十說而乃信然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

南溥楮語 卷之八

之李賢馮賦注謂年七十以韓非考之似說至七十次耳列子張湛注引博記稱伊尹母既孕後其邑盡淪為水母化為空桑有莘氏女采桑得嬰兒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則其說尤怪

詩百卉具腓當依玉篇作痲腓脚腓腸也韓非子腓大于股難以趨走韓非子一棲兩雄其鬥嘖嘖按梁鴻詩云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嘖嘖注捷疾貌嘖嘖也

姦劫篇敘崔杼之難比韓詩外傳所錄孫卿書尤詳但賈舉州綽等八人據左氏與莊公同死韓非云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侯矣其敘叔孫豎牛事則較左氏尤簡而峭韓非子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宛言無山林

澤谷之利而人多者謂之宛貨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按爾雅釋言宛間也釋文宛舍人本作跳此宛言宛貨亦當訓跳謂越禮之言非分之貨

八姦篇凡人臣之所以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床何謂同床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嬖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按貴夫人指蛾眉皓齒之儔愛孺子則兼謂餘桃斷袖之寵

侂胄語客曰陳先生老儒可念臺諫遂交章薦自強韓非子云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大凡意旨所注從而揣摩之古今一轍耳

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泰則反敗韓非子亦云去甚去泰身乃無害

揚子法言

南齊書語卷之八

五

法言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賦夫糧食而已矣按爾雅鷓斯鷓鴣郭注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鷓鴣音匹郝懿行以斯字為語助譏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鷓斯之目然相傳已久詩雅皆然矣子雲之喻猶管子所云鳥集之交耳

法言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李軌注足言夸毗之詞足容威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偽非篤實之真此本雅訓以為釋也夸毗或作躬毗見廣韻威施一作規規見玉文又作醜醜見說文吳祕注

大悞

法言重黎篇昔者妣氏治水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李軌注太山盧人按世稱盧扁因此列子力命篇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乃寓言法言重黎篇秦繆霸上宋咸注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

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按李賢後漢書華佗傳注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又郝懿行爾雅蜺縊女疏今此蟲吐絲自裹望如披縊形似自懸而非真死舊說殊未了也則經縊二字兼訓自懸與繫不必定為縊死之稱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賜策曰毋桐好逸毋邇宵人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輕脫之貌法言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字當依是訓謂輕脫之子李軌云桐洞也固非吳祕謂師哉指伊尹桐子為太甲大謬桐有輕義故淮南兵畧訓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以桐與巨對言

尸子

南齊書語卷之八

未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按說文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物字从牛勿聲即本尸子說也漢書天文志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今謂地起畢昴其義未詳貴耳錄云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纍此地之所以由右闢歟素問說不同云丹天之氣經於牛女齡天之氣經於心尾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鼎而堯白屋敝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元駒按此一節淮南精神訓襲用之而易其詞云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枿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菜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掄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

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谿亦滿焉蠅蟻之穴亦滿焉
按蠅蟻乃二物今人概以蠅為蟻非也枚乘七發蛟螭蟻
聞之挂喙而不能前李善注引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為蟻又
引爾雅曰蟻蚍蜉也

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倦於五兵而詞不憚臨大
事不忘昔席之言荀子大畧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
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楊倞注引尸子此數言云細
席當讀如昔席謝東野先生曰按廣韻倞痛呼也安賀切宋
本荀子注作筵

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按爾雅釋山云山如堂者
密郭注形如堂室者其下即引尸子此文邢疏云郭所引乃
綽子篇也又釋木云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郭注樅云今

南溥楛語 卷之八

七

太廟梁材用此木其下仍引此二語超按左太冲蜀都賦樅
枒楔樅劉逵注樅松葉柏身楔似松有刺又張平子南都賦
樅松楔樅李善注引郭璞山海經注曰樅似松柏有刺則楔
樅似一種今江北人呼身作鱗紋蓬鬆如馬鬣者曰馬尾松
其細鬣無鱗亭亭直上者曰三原松通體作白鱗針鬣如畫
者曰白皮松葉尖若針觸之刺人者曰刺松其刺松之巨者
曰勁木以爾雅等書考之如馬鬣者松也細鬣無鱗者樅也
白皮者栝也檜也有刺而曰勁木者樅也楔也勁與樅音相
近江淮間屋宇楹柱皆勁木為之其重樓高廈以柏木棟梁
為貴工師豈能多識所謂柏木實即樅耳松鬣鬆而緻柏質
白而香樅幹縱而直古人命名之當如是有一種鼠色似常
鼠而尾大如鼯江北小兒輩繫以小銅索而祭之婆娑几案

間謂之松鼠即尸子所謂松柏之鼠耳

穆天子傳

己亥至於瓜瓠之山三周若城闕氏胡氏之所保按保謂
為其國之長列子黃帝篇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左襄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
牧隰皋井衍沃賈云下平曰衍有漑曰沃釋文衍高平而美
者沃底平而美者又按管子輕重戊篇毋斬大山毋戮大衍
天子之夏禁也與山對言則賈云下平為是沙衍蓋平地積
潦中兼有沙

壬寅天子飲於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其名乃獻良馬十
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犛牛二百以行流沙注此牛能行流

南溥楛語 卷之八

大

沙中如橐駝按爾雅牛十七種無犛牛郭注犛牛云即犛
牛也領上肉曝肤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鞏一邊健行者
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郝疏謂犛當作封
漢書西域傳屬賓國出封牛正作封字又名一封橐駝肉
鞏兩邊此止有前一邊也超案犛封一聲之轉犛牛即封牛
矣

癸未雨雪天子獵於鈺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鈺山之隊注隊
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按荀子儒效篇武王之誅紂也行
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
山隧揚倞注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隊列子仲尼篇矢隧
地而塵不揚張湛注隧音墜則隊隧古一字耳隧又通遺南
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郭注或作隧荀子非相篇

引詩曰雨雪漼漼冥然聿消莫育下隧式居履驕今詩作下

遺 甲辰天子獵於滲澤於是得白狐元貉焉以祭於河宗 按

書禮于六宗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

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

無夷馮夷也 按淮南脩務訓云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

之河當卽此處

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杜

詩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用傳語也莊子應帝王篇執殳之

狗來藉隄誤云殳旄牛也藉繫也執殳之狗卽此種耳

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俄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 按列

子周穆王篇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蒟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

而左白灑主車則造父爲御商商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

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

右張湛注蒟古華字灑古犧字蒟音泰蒟音丙盜驪卽荀子

之織離也按圖寇所述八駿與傳悉同字體稍異奔戎據傳

乃高氏掌七萃之士而張湛注未詳爾雅馬屬有小領盜驪

廣雅作駟驪玉篇作桃驪史記秦紀作温驪皆盜驪之異文

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於桑中天子命桑虞注

主桑者也 按淮南子時則訓乃禁野虞毋伐桑柘野虞卽

桑虞耳

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注所謂鼓妖也 按漢儒所說

鼓妖不爾班書五行志晉文公卒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

鼓妖也哀帝建平二年朱博爲丞相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

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對曰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揚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管甯辭

光祿勳疏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責漢世

儒者所云鼓妖係指異聲而言之此乃龍蛇之孽

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鞮注壺器名鞮言盪

速也與盪同 按廣韻鞮無輪車也與鞮同此蓋借作盪

西王母詩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按翔

翔卽洋洋海內經昆侖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洋水黑水出

西北隅洋字郭音翔古二字通也但山海經郭注引此詩作

翔翔未知誰是古籍之脫落不可句讀者逸周書穆天子傳

皆然而傳爲尤甚

命懷獻酒於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罍貝帶朱丹七十裏命

南齊書語 卷之八

懷乃膜拜而受又云諸飭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罍

貝帶朱丹七十裏諸飭乃膜拜而受 按膜拜乃戎俗據傳

則周時已然世以爲苾芻禮佛之稱誤矣

天子遂驅升于弇山 郭注西山經崦嵫之山云日沒所入

山也其注天子傳云弇茲山日所入也按淮南子天文訓云

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

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

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

至于烏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備時至於女紀是謂大

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

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

謂定昏太平御覽于是謂定昏下云日入崦嵫經細柳今淮

南子佚其實日月無生沒內典言日繞須彌其行不息南閻
浮提日正中東弗婆提日才沒西瞿陀尼日初出北鬱單越
正夜半今泰西人言日輪居中不動地毯晝夜一轉其說似
尤確云

裴龍駒云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司馬貞曰按卽傅
瓚而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傅瓚者晉初爲校書郎與荀勗
同校定穆天子傳貞言如此可見晉時文人學士多有習此
傳者不但郭宏農陶泉明兩人也已





七日來復

易復卦七日來復李氏集解引侯氏果云五月天行至午陰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陽升也天地運往陰陽升復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此天之運行也幽詩曰一之日風發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則古人呼日為月明矣孔疏引褚氏曰五月一陰生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言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王介甫新經詩說引之解七月章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愚按周公作詩恐無此意一之日二之日變調以成文猶之葛生章夏

思益堂日札

卷一

之日周禮肆師節嘗之日彌之日社之日朱子訓為是月之日是也三之日四之日亦稱日者嫌稱月則與四月犯也王氏以四月為陰始生故秀夔言月案詩正月繁霜非三之日乎二月初吉非四之日乎胡以亦言月也王氏說詩牽強多類此又案虞氏易例七日注云謂乾成坤反出於震而來復陽為道剛為晝日消乾六爻為六日剛來反初故七日來復天行也七日不作七月解此說集解引之易軌主其義

明夷君子于行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王輔嗣所謂殊類過甚人必疑之魏禧曰趙岐胡餅買賣如一遂為孫嵩所識李密教授生徒時哀吟泣下幾為太守所捕於此悟亡命逃死之道止要平常二字夏馥之為治家備親突煙炭

申屠蟠之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庶幾其儉德粹難乎

有子於小人

知人則哲則不至用小人去邪勿疑則必能去小人顧亭林謂使僉王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愚謂此專就君身上說則可若是人臣雖泉變不能化四凶孔子不能使三子討陳恆談何容易使僉王革面也有子於小人如漢陳寔之弔張讓母喪賈彪之西行解黨禍之類蓋禍患已成激之則亂起解之則害紓可徐圖其轉故曰君子惟有解吉

上九弗損益之

顧氏曰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

思益堂日札

卷一

二

之者也子謂此特就國家豐亨豫大時說所謂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也若振荒恤患之時勸分振乏尚以任恤勸民國家何能不費以為惠也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况國家之於民虛辭召亂歷代殷鑒不少顧氏此論恐徒為後世吝財惜施者所藉口蓋弗損益之言我弗損民即所以益民也顧氏引孟子六語固是正論然全不自損豈遂足以益人哉文王發政施仁亦未嘗不損己也

利用為依遷國

顧氏曰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都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案無事而遷若盤庚遷殷有事而遷若太公遷岐皆其已事明思宗拘於守社稷之說不籌南遷卒至傾滅此亭林所由寄慨與

震驚百里

後漢酈炎對問問者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百里取象於雷何取也炎對曰易震為雷亦為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愚謂震卦位居四四九三十六為一陽四八三十二又三十二為二陰合之適得百數也

翰音登于天

虞翻曰巽為雞應在震震為音翰高也巽為高乾為天故翰音登于天禮薦牲雞稱翰音也侯果亦引雞曰翰音之語皆謂其有聲無實愚謂登即不登於俎之登登薦也古者太牢享帝牛羊祀天區區一雞用以陳薦褻天甚矣德小才下登諸帝廷以重任大位加之其敗可翹足待漢之

思益堂日札

卷一

三

何進晉之王衍唐之李訓鄭注宋之梁師成王黼童貫蔡攸召亂喪邦千古一轍孟子之致慨於盆成括猶止於殺其軀也

遇其妣

宋英宗幼弱得一女中堯舜遂成元祐之治康王播遷在外奉隆祐之詔以卽位遂貽南渡之安皆所謂遇其妣也妣卽母不必定泥死曰考曰妣說爾雅稱父曰考母曰妣未言死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又曰意承考也又書言事厥考厥長皆非死後所稱蓋古者通稱卽考可以推妣也若既死何由遇乎下云不及其君遇其臣所謂君臣者亦非以既往為言也

東鄰西鄰

東鄰謂商紂西鄰謂周文王本鄭康成坊記注顏師古卽

引以注漢書郊祀志班固幽通賦云東鄰从部古鄰字虐而殲仁兮應劭注云東鄰謂紂是漢易師本有此說然昏棄厥肆祀勿答紂之所以不敬上天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周之所以獲祐于天也是東鄰殺牛必是豐于昵卽小祀用大牲之說論亦不得謂之薄祭故象祇曰不如西鄰之時禮時為大也

哀窈窕

關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鄭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文選呂向注亦云哀當為衷謂中心思念之也後漢書皇后紀范蔚宗序曰衷窈窕而不淫其色章懷注亦引詩序作衷愚案玉篇哀傷也爾雅悠傷憂思也傷訓思哀亦可訓思漢平帝紀皇帝仁惠無不顧哀師古曰言帝平生多所顧念哀憐息夫躬傳唯天子哀師古

思益堂日札

卷一

四

曰謂閔念之呂覽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廣雅愛仁也通作哀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鄭注愛或為哀方言憮哀也哀亦愛倭哀也郭注倭亦憮耳說文憮哀也合數說則哀字訓思慕無疑詩中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正言哀也夫子所謂哀而不傷也若云衷窈窕轉嫌直滯失古人語妙矣

詩教

王伯厚曰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警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子案王式以三百五篇諫昌邑王尊為東平王誦相鼠之詩雖至魏主不時鸚鵡集靈芝池猶能下詔博舉雋德茂才以答曹人之刺後世但以詩為詞章記誦之業詩教遂亡

吳楚無詩

吳楚諸國無詩鄭氏詩譜云時徐及吳楚借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蓼六之屬既墮陷於彼俗又亦小國如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其說非也謂吳楚夷狄則非子之封不齒中夏何以列秦風謂不承天子之風則寤生縞葛之役逆天甚矣何以前列鄭風謂小國不得列曹檜又何取乎鄭漁仲六經輿論云太師編詩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周之列國如吳楚滕薛邾許蔡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得其聲則不存耳說尤不堵夫聲成文謂之音鄉聲雖異文與音則同即如所云吳楚距魯或較遠滕薛諸國去魯較秦晉為近何反不得其鄉聲乎惟顧亭林云吳楚本無詩可采號蔡無詩為有司失其傳此較可通觀左氏所

思益堂日札

卷一

五

紀列國燕享歌詩不出三百篇所載此外所引逸詩不過轡之柔矣河水茅鳴所招數章而皆非吳楚詩即謂刪詩者夷狄之當時歌詩者皆在末刪以前何亦曾不肄業及此且楚子革能誦所招獨不能誦其本國詩耶

江漢為楚詩

林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王伯厚取其說又與宋提舉書曰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諸國其風土所有之詩並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為得之又一變而為離騷耳案鄭氏通志昆蟲草木略序曰周為河洛召為雍岐河洛之南瀕江雍岐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其言與艾軒合

案南有樛木毛公曰南南土也鄭氏曰南土謂荆揚之域南有喬木同漢廣李氏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南入於江今武昌又曰大別之東彭蠡之西乃江漢合流之處王氏伯厚曰作詩者朱氏曰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隄之曲可見也水經注方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游處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是漢皋即在方山下也今襄陽是矣

曷不肅離

山堂攷索載林氏謂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離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離乎是譏之也顧亭林極辨其非刺詩說甚備或問顧曰詩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

思益堂日札

卷一

六

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愚謂非但此也即就詩言王姬之尊貴甫當下嫁之時不過仰瞻其車服儀容之盛何由而頌其德塞淵淑慎等語此時豈能敷敘乎曷不肅離王姬之車猶言何事不肅離乎此王姬之車也如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詩多有此林氏以為譏之非

秉心無競

桑柔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漢季之黨綱宋元祐之黨籍慶元之偽學明嘉靖議禮之獄天啟東林之禍四海人警橫罹酷虐人之云亡邦國亦因而殄瘁矣願階之生毋亦諸君子先有競心其間耶

先幾

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夏尙未亡也而其辭恨矣天既訖我殷命殷尙未訖也而其語迫矣周宗既滅周尙未滅也

而其音哀矣故憂危閔亂之言小民或憤於一旦君子則警於先幾

頗改跛字儀古音魚何

書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為無偏無跛册府元龜天寶四載敕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愈以為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為陂文苑英華亦載此敕陸德明釋文

思益堂日札

卷一

七

已作陂音秘云舊本作頗音普多反釋文作於貞觀初年在元宗先已有陂字一說豈元宗偶忘之襲其說而不覺孫述奉命撰敕而未敢言耶或以為後人改陸氏原文恐亦未然考呂覽貴公篇引尚書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史記宋世家引此二語同作頗揚雄太元經爭首云不偏不頗是秦漢間俱作頗無作陂者下文人用側頗僻亦未改陂宋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為頗然監本未嘗復也見困學紀聞考古義字不讀若又吳才老韻補云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蓋與儀同牛何切也亭林先生唐韻正義字下古音魚何反引最詳自太元經元圖云晝夜相承夫婦繫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兩相圍朋友會也始入真韻音宜寄切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禮記曲禮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義或然也據此則同姓而吉亦買之乎論衡詰術篇曰不知者不知本姓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易緯是類謀聖人興起不知其姓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律以定姓是也論衡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置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王符潜夫論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之所出也太皞木精承歲星而王凡其子孫皆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微黃帝土精承鎮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皞金精承大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雖號百變音形不易是吹律定姓漢時猶有傳者或有引京房與陸鴻漸事以證者

思益堂日札

卷一

八

恐又不然案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唐陸鴻漸不知其姓卜得鴻漸于陸遂姓陸是姓可因卜而遷改失古者卜其姓之本意矣

孔子有姊子思有兄

禮記我則有姊之喪故也是夫子有姊矣所適何姓氏無聞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是子思子有兄矣而名亦不傳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人生苟樹立無自異處雖幸為大聖人骨肉子孫亦不能妄附青雲況餘子乎

嫂叔無服

禮制莫密於今而實有大過乎古者禮檀弓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又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奔喪記云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夫謂推而遠之為遠嫌說禮者至引嫂不撫叔叔不撫嫂之訓則哭之

一第... 6 反文句

爲嫌較甚於服矣無服而猶麻麻不亦服乎程子曰推而遠之此說不是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愚謂程子發明禮意甚暢而謂無服必因無屬竊不敢謂然父母之視嫂非家婦即介婦也猶爲之服三年服期子獨不可推父母之愛以愛之乎兄弟之子即嫂與弟妻之子也其子爲吾服期吾亦以期報之獨不可以待其子者推以待其母乎此似皆義理之可以推屬之上而可屬之下而亦可者也儀禮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

思益堂日札

卷一

九

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懼乎而下章喪服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晉成彙據此以爲嫂叔有服是也而庾蔚之謂其排棄經傳苟樹己說應搗謙則謂此語可疑當闕善夫萬斯同之言曰鄭氏於此條無注賈氏亦不得其解謂當是夫之從母之類隱從母之類而可稱之爲兄弟乎既言兄弟而可索之於兄弟之外乎又曰此正嫂叔有服之明證也喪服經雖不言嫂叔之有服亦未嘗言嫂叔之無服子夏作傳自爲問而以母道婦道解之以此爲子夏之意則可以此爲經之本旨則未可蓋記禮者於經之所未及往往見之於記人無不以記與經並信獨此條之記不可信乎所爲沒其文於經而補其說於記者蓋從古嫂叔原未制服至作儀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也故不直筆之於經而但附

著之於記以見後人之所補而非先王之所制也至大傳所言名治之說即引子夏傳且細觀之只言名之宜慎而未嘗言服之宜無則亦不足以爲無服之據徐乾學讀禮通考亦因萬氏說而衍之以儀禮爲信謂戴記實多漢儒之語儀禮自是周代之書是作記者因古制五服不列叔嫂而補之於記猶之唐以前未有嫂叔之服貞觀時始補之爾豈可因檀弓諸說反不信儀禮乎又云後世如五代與宋初固嘗增叔嫂爲大功矣當時亦未嘗以爲非然則何疑於儀禮哉近世胡培翬儀禮正義於此條特從而爲之辭曰記明云夫之所爲兄弟服不云夫之兄弟則兄弟指服言不指人言明矣愚謂兄弟非人則兄弟二字可刪刪去兄弟則所爲服當何等乎不解一也其引沈彤說云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

思益堂日札

卷一

十

總夫之族會祖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總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是直以兄弟兩字總括諸人如何包含法不解二也引江筠說云此與上室老兩條非止爲服不見者以此求之亦兼爲不服者明之也蓋小功降一等則總總降一等則無服矣是應云降二等非降一等不解三也且胡氏獨不記前一條乎記云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其正義云兄弟服者指小功以下言之小功是兄弟之服不云不指人言也降一等者君服小功室老則服總也不云無服也記語皆同何獨於此條相違反乎自開元禮定爲五月宋以後因之今律文定爲小功之服酌古準今於禮真無遺憾矣或謂據此則推而遠之一語爲無當乎曰萬氏曾言之矣萬氏曰此世儒附會之說也先王之制禮豈專爲不肖者

設哉世之亂常瀆倫之事苟非大不肖者必不至此也欲為不肖者立防而反廢親親之紀先王之所不忍也且彼之所為遠嫌者將由夫淫邪之人歟雖無服制豈能禁之將由夫脩飾之君子歟雖有服制豈能亂焉況所為違別者亦當遠之於生前而不必違之於身後當夫身沒之後舉家縞素而我獨吉服於其間曰將以遠嫌也天下豈有此不情之人哉此論最快或又謂禮嫂叔不通問既不通問於生前而轉服於身後為無謂愚謂此即萬氏所說也不通問所以遠嫌於生若既死尚何嫌之可遠乎唐貞觀十四年太宗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於是魏徵令狐德棻等奏議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制可之厥後韓昌黎之於嫂鄭氏服期以報人皆賢之蓋稚叔鞠於長嫂雖千百中僅一

思益堂日札

卷一

士

見亦不得謂禽獸之行千百中即常見也君子亦道其常而與其善而已

又案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細釋之此言是為小功為位立案而子思為位乃合乎小功之禮也古豈有為喪位而無服者乎禮記奔喪記之言漢儒說經者之自為言皆以嫂叔無服之一言圖之也

卜日

禮記詳卜筮日之法所云內事用剛日外事用柔日即今俗婚葬擇日所由昉也後漢郭鎮傳汝南有陳伯敬者還觸歸忌則寄宿郵亭注陰陽書秣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王符傳潛夫論愛日篇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注凡反

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宋書武帝本紀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值四廢日佐史鄭鮮之褚叔度王宏傅亮白遷日不許按四廢日者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也漢樂府孔雀東南飛中有云視麻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所云視麻即若今頒行之時憲書所云開書當即後漢書注所引之陰陽書也六合成婚等語今時憲書亦有此說

從自及也

左氏隱六年傳從自及也注從隨也王氏引之日隨自及也殊為不辭從疑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害

思益堂日札

卷一

士

而已愚案隨自及也言隨即自及於難解自順無庸改從作徒論語而後從之以吾從大夫之後孔注從俱訓隨

言止不關內諱

隱十一年傳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注內諱獲故言止僖十七年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杜注亦云內諱執皆言止案傳稱獲以止言者甚多莊九年傳秦子梁子以公旌辟於下道是以皆止僖十五年傳駱秦伯將止之此類豈關於內諱乎

王亦能軍

桓五年傳王亦能軍注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王氏引之謂王已傷矣尚安能殿自古軍敗而殿皆羣臣為之不聞身自為殿也亦當為不字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愚案王以諸侯伐

鄭自爲中軍至蔡衛陳皆奔王以中軍在後勢不能不身
自爲殿王亦能軍正見王雖中肩傷而不甚也祝聃請從
之正以王尙能軍欲因傷以乘王也杜注甚明無庸改傳
文本字

取於物爲假

桓六年傳取於物爲假注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
曰鯉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拜官氏
一年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
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
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尙
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其非
昭公故愚案杜注稱人不稱昭公者或偶有遺忘孔氏必
謂昭公庸君孔子尙少則昭公當日素負知禮之譽孔子
思益堂日札 卷一 三

思益堂日札

卷一

三

過泥

隱疾

桓六年傳不以隱疾正義曰鄭元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
若黑臂黑肱矣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
夢神規其臂以黑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臂此與叔虞季
友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臂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
疾非其類也愚案隱疾當如秦公孫痤玉篇座也也漢廳
疥史記陸溫疥臣表之類

鄭忽奔衛

桓十一年傳鄭忽出奔衛注鄭人賤之以名赴顧氏補正
曰非也蓋未成君之辭愚案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

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
其君之子未葬也彼以未葬故繫父知既葬則成君此莊
公既葬則忽成君矣宜書鄭伯出奔今書忽之名知鄭人
賤之以名赴也孔氏申杜說如此顧氏偶未檢耶

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莊六年傳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注譬之樹木
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顧氏補正曰不謀猶
言失計不知黔牟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爲君之孤
立無助則不能自強而有其國矣愚謂不謀不與謀也弗
強不勉強立之也不知其本之能自立否則不必爲之謀
知其本弱之無枝助也則弗庸強立之詩曰本枝百世
言有本有枝所以能保世滋大也左氏引詩不必從詩本
訓謀訓如爲人謀之謀衰五年傳三軍之事乎不與謀閱
思益堂日札 卷一 四

思益堂日札

卷一

四

奚御

莊八年傳我奚御哉徒人職爲僕御言我何肯爲之御哉
一云御即禦言不爲之捍禦也詩亦以御冬毛傳御禦也

蕭叔

莊十二年傳蕭叔大心注叔蕭大夫名顧氏補正曰案大
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
公注蕭附庸國叔名案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
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爲附庸
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愚案正義曰卿大夫采邑
之長則謂之宰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
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

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為名是叔固大夫而後以功封為附庸顧氏謂非蕭大夫者誤也至春秋時以行次為名如檀伯井伯統仲祭仲許叔虞叔蔡季紀季之類不能悉數顧氏因唐世系只稱大心不稱叔遂疑叔非名是並附庸稱名之例亦忘之矣

息夫人不言

莊十四年傳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注未與王言愚案息媯從楚王生二子矣數年不與王言情事頗不甚合未言者未與王言及息為蔡搆害之故也楚子問之亦以其不言息事為問故息媯云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謂縱不能以死殉又奚必言及往事意謂既不能死又不能報言之無益不如無言正以隱激楚王也似較舊解為合僖十三年傳齊仲孫秋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思益堂日札 卷一 五

不先

閔二年傳不先國不可得也注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愚案先謂先入國也二人自言我為太史實掌其祭素為國人所信若不先入則國不可得也觀下文遂先之至則告守云云知決為先入國矣若云先白神則下云遂先之為遂先白神於事理不協

讐

僖五年傳憂必讐焉杜注讐對也顧云讐應也如詩無言不讐之讐漢書律秣志注鄭德云相應為讐案此說自勝杜注馮氏謂作者乃是以上讐字陪起下讐必保焉之讐字乃從杜訓對愚謂字有兩用而各訓者如桓二年傳上

用昭德塞違滅德立違下文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兩違字各訓此讐字亦不妨兩訓

面縛

僖六年傳許男面縛注縛手於後唯見其面案面背面也史記呂馬童面之與此同

小童

僖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注小童者童蒙幼未之稱又云周康王在喪稱子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正義引鄭氏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愚案小童即小子之稱禮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書康王自稱眇眇子未小子是也

甄

文十年田孟諸杜注將獵張兩甄置左右司馬兩甄猶兩翼也晉書周訪傳杜曾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桓督左甄許朝督右甄世說新語桓元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梁裴遠壽陽之戰為四甄以待之挑戰偽退四甄競發魏師大敗升菴楊氏謂甄之為字不知於軍何當愚案文選注引孫子曰長陣為甄楚詞鶉鶉兮甄甄王叔師注甄甄鳥飛兒與杜注兩翼合則知甄固陣名取象飛鳥左甄右甄猶言左右翼耳

思益堂日札 卷一 六

獻狀 僖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倍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注曰言其無德居位者多矣故責其功狀也顏氏匡謬正俗云按昔重耳過曹曹恭公不禮聞其駢脅薄而觀之晉文懷恥以為深怨今既乘勝志在報雪尚託公義故先責不用負羈而乘軒者眾因曰今我

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蚩弄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豈責乘軒功狀乎愚案此解頗新而情事亦合

鹿死不擇音

文十七年鹿死不擇音杜注音所秣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正義曰釋言云庇秣蔭也舍人曰庇蔽也秣依止也郭璞曰今俗呼樹蔭為秣杜意言本當作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故傳作音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己不擇所從之國欲從楚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從服說以為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而難止今知不然者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秣蔭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以為音聲而規杜非也愚案

思益堂日札

卷一

七

莊子人間世云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郭注譬之野獸蹶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疵疵以相對之是莊子音讀如本字即郭注亦別無音義也釋文音字無注似亦作本音讀

羿

論語羿善射說文弓部彗帝譽射官夏少康滅之從弓开聲論語曰彗善射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日射師從羽开聲案彗羿一字今作羿隸省變也或謂說文所據論語當出安國古文然孔注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不云帝譽射師也山海經帝俊帝譽名賜羿彤弓素矰郭注有窮后羿篡羿射故號此名淮南子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高注是堯時羿能射十日繳大風山海經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其九楚詞天問羿焉彈日烏焉解

羽亦指堯時羿蓋羿自帝譽以來世為射官始國於鉅夏時遷於窮石見左傳襄四年魏絳告晉侯夏羿一稱夷羿杜注夷氏也三氏同稱為羿則羿非專名可知當時帝譽時因羿善射遂世其官以名之猶共工水官名後即名為共工后稷善稼周即名農官為后稷見國語荆勇士伏飛漢即以伏飛名官據說文帝譽射師夏少康滅之疑郭說未確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陶唐夏后各有一羿今案羿始帝譽時則歷唐與夏凡三羿也

思益堂日札

卷一

六

思益堂日札卷二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戰國策異稱

戰國策中山常莊談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高注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為邑

戰國策齊匡卓稱章于田和稱和子田嬰稱嬰子皆於名下係以子字不稱其姓猶晉悼公周為周子冉有為有子之類

齊策三滄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大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犬兔若人姓名亦奇

戰國策扁鵲與史記扁鵲各一人

史記扁鵲與趙簡子同時史記謂當晉昭公時索隱正之

思益堂日札

卷二

一

謂在定頃二公時趙世家亦繫其事在定公初年是周景王敬王之世也國策扁鵲見秦武王云云案秦武王元年為周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史記謂鵲當年為秦太醫令李醯使人刺殺之是鵲死久矣宋吳師道注云名字有差愚案非差也史記云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蓋必當時善醫者皆以扁鵲相承為名猶善工之名共工善射之名羿不必即一人也宋時尚有竇姓自名扁鵲所著書即稱扁鵲新書

秦宣太后事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病將死出令欲以為殉案宣固昭王之母也王尚在太后何能為此言此當是策士不悅於秦造此語醜詆之耳又案先有范雎說秦王一段後云秦王廢太后是十后前廢矣而史記范雎傳雖相在昭王四十

三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則太后又未嘗廢國策事多反復不可信類此又秦宣威后謂韓向斬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婢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案此時昭襄雖少文如甘茂樓緩魏冉武如白起司馬錯諸人在朝皆足應對韓使何必宣后親臨即親見他國使臣亦何必以此淫言媒語致相罕譬耶此亦策士恨秦造此語以醜之

王良有二

國策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云云又造父之弟子云云案王良當趙簡子時造父周穆王時世代相去甚遠是當別有一王良在先非晉之王良也

漢制

兩漢制帝諡必冠以孝知大本矣光武詔上書不得稱聖

思益堂日札

卷二

二

知謙道矣文中子曰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

史漢疏略

史記荆軻傳敘軻事極有聲色而不敘秦舞陽下落徐樂上書史公附之主父偃傳內班氏特為立傳亦止載此書而無樂生平本末後漢崔瑗傳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發于獄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訊問以禮說此掾額門名經且能為瑗師賢可知矣而范史無姓名殆先佚也

呂衛氏親戚賁注

史記集解徐廣曰陳掌衛青之子婿而青傳云青姊少兒與掌通此子字或姊之訛

年十歲則誦古文

史記索隱云造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余案此說非

也史公生於景帝後元年距鼂錯之死已十一年錯於孝文時受書伏生已九十餘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一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尙及事伏生耶伏生不問有此大年揆之情事亦不合不知索隱何所本

譜學不可信

漢書張湯傳班氏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後漢書張皓傳稱六世祖良案功臣表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時爲宣帝元康四年其距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何得尙爲良六世孫也且張千秋爲陽陵公乘自居陽陵皓爲犍爲武陽人自居蜀籍里亦不相及譜學之不可信如此

揚

思益堂日札

卷二

三

揚雄自以蜀無宅楊其揚字不從木漢書本傳云其先出自有周伯僑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又云周衰而楊氏或稱侯案左傳霍楊韓魏楊字從木也地理志河東楊縣應劭注曰楊侯國茂堂段氏說文解字注云古假楊爲揚詩楊之水楊激揚也廣雅曰楊揚也佩觿曰楊柳也亦州名古書州名皆作楊楊修自稱吾家子雲是楊揚在漢時本通訓又雄本傳揚在河汾之間應劭注曰今河東陽縣說文易一曰飛揚易即今陽字是楊揚皆從易得聲而揚揚易三字訓故又互通也

中行說語

通鑑漢文帝六年初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注言爲漢患者必我也史制其文因當時語

子案說辭意言若必使我也我必終爲漢患者意不助漢債辭以報強使之怨語甚順非倒辭

水經注有誤

水經注卷八以南燕之桃城爲劉襄封國卷十又以信都之桃屬之襄二十四卷引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高陽沛公攻陳留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漢書食其生未封侯死事後封其子疥爲高梁侯亦非高陽也長平侯衛青索隱謂汝南縣名是也水經沁水注以爲封於上黨汝氏長平亭竊謂青在武帝朝功高寵盛自必封爲縣侯豈止一亭侯乎且其子猶封汝南之宜春亦可證矣

劉信遺澤

公非劉氏七門廟記曰子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於居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二萬頃

思益堂日札

卷二

四

考於圖書則漢美頡侯信始基而魏揚州刺史劉馥實修其廢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憐舒人之不忘其恩也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者皆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動心於民以與萬世之利而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關地壘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賈濞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入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然彼賈濞之死泯滅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之按此漢初之事史所不載然溉田二萬頃則其功豈下於李冰文翁耶表而出之以補遺軼

兩漢書肆

漢時書必寫錄無彙本故不易得書然亦有書肆范史王充傳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劉梁傳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買書於市以自資

書稱本始於漢

古書稱簡稱卷稱軸藏之以篋不若後世可訂成本也然劉向別傳曰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後漢書曰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本是在兩漢已稱本矣豈即以簡札聯綴成本耶留侯傳黃石公出一編書顏師古謂聯簡綴以為書故云一編

岑旺張儉

要君致讞自貽其咎賈偉節之責岑旺也一人逃死禍及

思益堂日札

卷二

五

萬家夏子治之責張儉也然旺儉卒得以亡命免而李范諸賢盡罹慘禍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二子均媿其言

黨錮

范孟博岑公孝為功曹時太學諸生聽政者三萬餘人及孟博以黨錮釋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輛末世士習驚俗罔眾如此能無召亂乎後太邱之死海內赴弔者亦三萬餘人

哀子

三國志郭后傳注引魏書哀策哀子皇帝歡于案對母稱哀子始此

生人妻

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生人婦三字見此

匿年

魏司馬朗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稱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案世只知宋寇萊公不肯匿年應試不知朗事更在前

晉書本紀

陳承祚晉臣也晉接魏統承祚脩三國志於魏不能不少有遷就然於魏武亦未敢公然稱本紀也但於傳首稱武帝末書崩已不免後來之議若晉書脩於唐朝太宗詔輯世代懸隔何所瞻徇乃為懿師昭三人撰本紀懿曰宣帝師曰景帝昭曰文帝其實懿死於魏主芳永嘉三年諡曰文貞師死於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諡曰武公昭死於魏常道鄉公咸熙二年諡曰文王父子均為魏臣未改玉步

思益堂日札

卷二

六

而皆稱帝書崩以唐太宗一代英主君臣之分不明何以垂法戒於萬世若謂晉之纂魏創垂自懿儘可於武帝紀之發源詳載前烈何必假以虛稱於沒世後尙助其逆儀哉善乎歐陽公之脩唐莊宗紀也於其父晉王李克用不撰本紀不加以追尊之號於卒亦不書崩但附於莊宗本紀內作上一卷而以莊宗作下卷體例渾成而仍不沒其實可為千古作史之法

稽姓

稽叔夜本奚姓後改姓稽世說新語注引王隱晉書曰稽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鉅縣以出自曾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鉅有稽山家於其側因氏焉然案廣韻云呂氏春秋有秦賢者稽黃漢書功臣表有驪茲侯稽谷姑貨殖傳有稽發是稽姓由來已久不始自

康惟稽本一字後有作稽者則因嵇山造爲此字古無之也

曾子逸事

宋書文九王傳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璉又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又云曾子不逆薪而斃知其不爲暴也秦仁獲麕知其不爲傅也曾子一事未詳所出

翦律

宋書王僧達傳殛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諷翦律漢法攸向案戮諷即偶語者棄市此秦律也漢刪除之故云翦律

可寒即可汗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案可寒即可汗又後處追思渾作阿干之歌鮮

思益堂日札

卷二

七

卑呼兄爲阿干案阿干即阿哥寒汗干哥俱音近而轉又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父也

山居賦

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曰野有蔓草獵涉嬰奠自注獵涉字出爾雅案今爾雅無此二字又云弱質難恆類齡易喪撫頰生悲視顏自傷靈運見法後剪髮施佛亦其議也

通家鄉親

宋書臧燾傳傳信祐以通家子爲太祖所引見信祐祖父宏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愿顯官則通家亦爲姻婭之稱隱逸翟湯傳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鄉親字本此

青苗錢

唐代宗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廣

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等上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每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此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案此即青苗錢立名之始唐時專設青苗使劉晏杜佑皆兼之雖名青苗實異於宋宋王安石襲其名貸民徵息抑配追呼民不聊生亂及天下而逮於宋亡

宮禁

唐入閣圖有昭容位唐人詩戶外昭容翠裏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宮娥不識中書令笑問誰家美少年詩中屢見唐昭宗天祐二年敕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以來稍失

思益堂日札

卷二

八

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蓋宮禁之疏唐末益甚耳

唐末守節諸賢

唐自司空圖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尚有許儒之不屈於梁王居巖不屈於吳朱葆光顧楚李壽不屈於楚孫郃不屈於吳越黃岳不屈於閩張鴻梁昞不屈於漢皆不愧爲唐貞士聞漢時劉昌嗣完名衡嶽之下

省陌頭子錢

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斗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人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馬貴與曰國初因漢制其輸官錢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陌然諸州私用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陌案古諺有長

錢短陌之語卽此宋開寶六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一半納官一半公用令監司與知州通判同支使頭子錢納官始於此止齋陳氏曰是歲令川陝人戶兩稅以上輸納錢帛每貫收七文帛每疋收十文次者每疋收八文絲綿一兩茶一觔稗草一束各一文頭子錢數始略見於此

宋高宗孝宗

宋高之於兩宮不可謂孝矣而獲享孝宗宮庭之愛孝宗之奉德壽不可謂不至矣而光宗制於悍后竟不得盡禮於重華讀史至此不無疑於天道

名將妻妾

宋韓斬王配梁夫人紅玉事見宋稗類鈔諸書其金山督戰見宋史及續通鑑中元人雜劇演唱時俗豔稱同時張思益堂日札

卷二

九

循王俊愛姬張穠錢唐妓頗涉書史拓皋之役俊發書屬以家事姬引霍去病趙雲以堅其心俊以其書繳奏上親書獎諭見郭翼雪履齋筆記張韓皆中興名將皆得奇女子爲妻妾又皆出樂籍則尤奇者又劉太尉光世侍妾名意眞善書史劉書札皆出其手嚴州烏石寺有張韓劉岳諸名將題名劉不能書命意眞代書姜白石詩云諸老飄零極可哀尙留名姓壓崔嵬劉卽可是疏文墨幾點燕支腕綠苔見羅大經鶴林玉露與張韓同一佳話

宋法

宋皇祐中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見戴氏風璞宋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見論語吾黨之直者節邢氏疏一事見宋朝立法之厚

考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上請廷尉以聞魏志黃初五年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此卽宋法所本

金海陵

海陵御下嚴厲未嘗假詞色惟見張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修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

思益堂日札

卷二

十

僧校其貴賤未可與薄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鄭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乃召杖法寶於朝堂海陵爲君淫虐無道獨此舉有英氣元廉希憲不受帝師戒以受孔子戒一語拒之明李時勉爲國子監祭酒不下禮於妖僧皆傳其風節觀海陵此舉則元世祖明武宗皆當愧死此事見金史通古傳

耶律履道

金世宗大定年間嘗問右相耶律履道字履宋名臣孰爲優履道以蘇軾對上曰吾聞軾與王誥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姬侍非禮之甚尙何足道耶履道進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使有之戲笑之間亦何得深責世徒知軾之詩文人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才求之古人陸

賈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
目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子案東坡先生性既和
易好諧謔隨筆作小詞各說部多載其逸事不必真實乃
傳入敵國幾遭誣斥使非履道奏白身後斗山之望滅矣
世宗爲金朝有道右文之主值宋孝宗臨朝東坡文忠之
謚太師之贈皆出自孝宗而奏議復刊行於敵國亦一時
奇遇也履道自號忘言居士有集傳世相傳其少時鄉賦
一試有司以露索爲恥遂不就舉以蔭補國史掾見金詩
紀事耶律履金史作伊喇履

金乙未歷不行

金史張行簡傳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歷詔學士院更定
歷名行簡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翰
林院侍講學士克懷英等復校道用歷明昌三年不置閏

思益堂日札

卷二

十一

卽以閏月爲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
三度道用歷在十三日差一日二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
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上進當
徒考金世宗天會四年司天楊級遠大明歷十五年已頒
行迨正隆年間日食占候屢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
大明歷行簡時官翰林應奉亦造乙未歷因月食校差遂
止然案月食無視差較易於日食道用測驗尙不合其術
之疏可知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谷應泰撰 四庫提要稱其排比
纂次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爲淹貫又云考
邵廷采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爲石匱藏
書應泰作紀事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許之又稱明季稗

史雖多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應泰並采
之以成紀事據此則應泰是編取材頗備集眾長以成完
本其用力亦可謂勤云云案鄭陸哇今水學略例內有云
囊從朱竹垞先生游一日語子曰吳興經史學稱極盛六
朝唐宋元明說經者林立廿一史中撰本居三明史槩亦
不媿作者谷氏紀事本末徐積邨著積邨諸生時爲谷識
拔故以此報之然谷以私撰受累積邨得脫然幸矣近見
明倪文正公年譜有門下士徐倬跋云倬後入谷霖蒼學
使幕中命倬同張子壇爲明史紀事本末其於崇禎治亂
一篇載公奏疏最多紀事體製每篇俱綴一論獨於東林
黨議一篇不復作論祇撥公數語於其後以倣司馬遷紀
秦以賈誼過秦論爲贊其竊取之義固有在矣云云是此
書係徐張兩人手筆而谷特主其事者也積邨是徐倬號

思益堂日札

卷二

十二

本字方虎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禮部侍郎張子壇殆卽
張岱之號也

鄭貴妃寫經

明鄭貴妃書泥金普門品經用瓷青紙卷首題云萬曆甲
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貴妃鄭謹發誠心沐手親書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經一卷恭祝今上聖主祈頌萬壽洪福永
享康泰安裕吉祥此與楊貴妃用泥金寫心經祝李三郎
福壽事相同

洪武會試錄

明洪武四年會試考試官四人詹同宋濂原本其一則元
之貢士鮑恂也彌封官爲兵部主事許方對讀官爲翰林
院編修唐肅其題先五經次四書疑共二首爲第一場論
詔表各一爲第二場策一爲第三場是科中式者一百二

十人而九十七名則高麗人金濤見魏叔子洪武四年會試錄記

賢奄

十常侍之亂而有一呂強門生天子之餘而有一張承業志節識度俱高出一時士大夫上此曹子中千古未見其三明之何文鼎王承恩庶其次也

廢立之際

祿山死於慶緒全忠死於友珪逆賊之報烈矣操亡逾月而魏文大贊裕起田舍而孝武騰笑無君者得有子乎若宋文之劾隋文之廣蓋廢立之際微矣君子尤罪隋文焉

避前朝諱

避諱自一時事然尚有諱至後世不改者如秦始皇諱政正月之正讀若征漢文帝諱恆恆山作常山景帝諱啟啟

思益堂日札

卷二

三

螿為驚蟄武帝諱徹徹侯為通侯元帝諱奭奭氏為盛氏明帝諱莊莊光為嚴光殤帝諱隆以隆慮為林慮事隔前朝稱仍後世然猶曰相習既久也乃至唐高宗諱治宋樂史寰宇記於治所猶稱曰理所金正隆二年試士賦題天賜勇智正萬邦海陵謂侍臣曰漢高祖諱不避之可乎乃改作萬國

史緯書後

史緯三百三十卷為康熙時晉江陳允錫經齋所修其序略曰夫史之要者不可刪史之繁者不可不刪也其辭文而旨遠者不必修龐雜淆亂者不可不修也如史記終於武帝太初而漢書斷自高祖元年始當約之使入漢書漢末呂布二袁劉表諸人為東漢所由終即為蜀魏所自始當約之使入後漢其兩代互見者止存一傳此可刪者也

有天下之久者莫如漢晉唐宋代止一史耳而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既各有史矣又加以南北史非盾上添眉乎蓋當日未及刪修為一耳南北二史同者去之異者附入本書此可刪者也宋史宗室世系多至十餘卷不過趙氏族譜元史刑法志繁至數十帙盡鈔元律一部既愧馬表復懶班志此可刪者也如一事也見於傳又見於志見於紀又見於傳存其重者而以輕者附焉此可刪者也如一人也功無足稱言無可採止書族世門閥官次此可刪者也如一傳也篇多繁詞章贅贅語反使文之氣脈不貫人之精神不出此可刪者也如此則刪者亦不少矣然有一事之長一言之合而全傳無可錄者必考其時論其世臣託於君父載於子或附於同時之人共世之事幾經躊躇而後出不敢有片善之遺焉區區之心可質往者於九京所

思益堂日札

卷二

四

以僭曰刪而不顧人之罪我者也史遷所序漢事經孟堅加修更為密緻晉宋諸史文不逮古支蔓晦塞至不知說何事此當修者也宋祁新唐書刪減語助以為古竄易字義以為奇期期難澁至使人不可讀此當修者也陳壽加魏書於蜀志之上序劉焉於昭烈之前既為有識所譏安可復仍其謬此當修者也項羽未嘗為帝而入本紀呂武不過母后而入世紀後漢書皇后俱作本紀宋史留從効陳洪進皆及身而亡乃入世家名之不衷義則安取此當修者也元史食貨諸志至正以前為一帙以後另為一帙蓋未及合併耳此當修者也如此則修者亦不少矣夫讀史者節錄數則易合一篇難既加刪削仍貫串穿插復成一傳其援彼入此引彼續前必委曲求合當時之情事語氣而後命筆焉此讀史者之苦心所以僭曰修而有待人

之知我者也又如王莽傳稍詳者以十八年之事俱在一傳也遼金史仍舊者以真仁與遼為兄弟高孝與金稱臣姪且元魏不入晉書魏吳不入蜀志也永叔五代史亦無譏焉至若明君賢臣貞婦孝子彪炳之勳業卓絕之品行奇偉之文章如泰華之長時日月之常明以及元兇大憝情狀昭著無所逃罪斯則刪之不能刪修之無可修繁蕪既去善惡彌彰合二十一史為一書合二十一史之例為一義總求成其緯之之事以合乎天下之大經而已案允錫字齊齋晉江人順治己未以薦舉授平湖縣知縣此書刪錄未宜分合失當者頗多然卷帙浩繁以一人之精力經數十年獨纂成編其勤至殊不易及昔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史通猶譏其繁重無制吾鄉新化吳建軒先生思乾隆辛卯進士纂通史一千卷會上其師朱竹君學士

思益堂日札

卷二

五

書論通史原委凡數萬言而其書卒失傳至今湖南後學幾不能舉其名則陳氏此書得存目於四庫今又得羅提軍出資為之補刊以傳不可謂非厚幸也

唐宋人不重婦節

唐宋人不甚重婦節觀唐書所載公主再醮者十常三四以韓文公一代山斗而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皇甫持正為公作誌書婿左拾遺李漢聲集賢校理樊宗懿聲即婿別字也時漢尚在是夫存而改適既改適矣而仍婿之漢與宗懿同為朝士又同居公門下往還問作何稱謂俱不可解至宋則以范文正公之母夫人改適朱氏公後報朱教養之德以恩蔭官朱氏數人王荆公因其子勇後有心疾不禮於婦公憐而嫁之然或以貧或以疾猶有說也乃宋景文作墓誌書張景妻唐氏再適陳了翁作太

令人黃氏墓誌銘曰先適大中大夫孫公諱迪次適中奉大夫游公諱潛書子曰子男三人諤為孫氏子是所適皆顯宦矣又作仁壽縣君高氏墓誌曰女適某官姓某再適某官姓某所適皆官卒膺封誥其子孫求人誌墓不諱言秉筆者亦直書不為恥豈一時風教所趨歟又南部新書云殷僧辨周僧達與牛相公司母異父兄弟也案牛相公即僧孺其母益三適人矣

選人及新及第人借債

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償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因令戶部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案此即今選官預支養廉之制宋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戊辰詔新及第授官人無得以富家權錢倍出息利至任所償還所在察舉之足知選人及榜下借債唐宋時已然

思益堂日札

卷二

夫

誕馬

宋書武三王傳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唐書儀衛志一品鹵簿有誕馬六宋史儀衛志誕馬散馬也遼史作駝馬或亦作但馬程氏演繫露誕馬猶徒馬今外官儀從有數馬前行名坐馬亦曰引馬即但馬也今俗稱曰坐馬若引馬則導從所騎若古所稱先馬也案魏書王瓊見廣平王自言馬瘦王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注不施鞍轡曰誕馬也與數說微異

思益堂日札卷三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散氏銅盤銘

案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王伯厚遂引以證散宜生謂當以散宜為氏而書孔傳及孟子疏引馬融論語注云散氏宜生名廣韻散字注云散姓通志氏族略四有散氏宋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呂大臨考古圖云是武王時器其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合之此銅盤銘散氏在殷周間自為著姓必是堯女皇之族裔而與宜生一宗其或稱散宜或稱散亦猶後世歐陽之或稱歐諸葛之或為葛要皆是一姓也王蘭泉先生和因盤有旅誓語定為般人作誓之證夫因誓而定為般器別無證也周有泰誓魯有費誓春秋時諸侯相盟至於束牲載書歃血

思益堂日札

卷三

一

其為盟也屢矣盟即誓也江氏以為周時未為無見特不應指為畿內大夫耳

周宣王石鼓文

石鼓文自唐以來聚訟紛紛迄無定論我高宗從韓昌黎詩定為周宣王時物洵足掃眾翳而息羣議矣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墟星宿遺義娥明趙古則云其詞繁而不殺偶為夫子刪削不知三百篇輶軒所采不皆身履其地車麟馴鐵非秦詩乎若謂繁則刪削則國風之氓與七月小雅之十月大雅之板蕩何嘗簡乎石鼓無論為成爲宣距孔子時已二三百餘年矣石質頑重廢置於塵沙草莽中兼以王室東遷犬戎作難兵燹之餘無人愛護屢遭磨蝕迨孔子時其文必已損滅不得全存且其時有簡冊而無練素不知摩挲搨僻在西戎數千里外

誰復有采而傳諸中土者即間有傳者亦多殘缺失次凡

三百篇中逸詩斷句俱不錄取如素絢唐棣諸詩可證石

鼓文亦猶是也若其可決為周物者尤有一確證秦時刻

石必書始皇帝某年或嗣王某年若漢自建元以後則碑

未必刻國號某年月日不則刻於碑陰或於碑側凡漢碑

可證後此更加密矣豈有西魏宇文周有此大制作而不

明刻元號年月以誇炫於後世者乎從來辨石鼓者未掩

及此予故特補而述之

高克尊銘

高克之為鄭人見左傳見清人詩序乃王黼誤為衛而載之圖錄迨款識改衛作鄭而此書卒未改亦可見宣和君臣之無事不昏矣

仲駒敦銘

思益堂日札

卷三

二

案卻克號駒伯見左傳宣十二年卻克之子錡亦號駒伯見左傳成十七年父子同字以字為氏容或有之圖錄所引全誤而王氏又信為齊公子駒之後謂同出於姜不得為婚姻即不得為仲姜作敦俱未經細審也

漢楊孟文頌碑

古人云字體壞於六朝至隋唐而益甚予案漢碑俗惡之字正不少而漢司隸校尉楊孟文頌俗寫最多如碑中余台為斜谷充為衝詆為抵並為澁蔭為陰違為寮彘狩為斃獸憶為喜積為積高即高字塗字斷即斷字脰即脰字透即滯字導即導字憲即憲字彊即彊字厥即厥字醉即釋字繼即繼字此皆洪氏隸釋所檢出者趙東潛謂張鳴鳳西遷注此碑彼所親睹者憲重幣狩是惡蟲敝獸安危所歸是安危所繫王蘭泉亦謂幣為敝敝惡也歸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6 頁 5

作繁方與序中易麗兩字合韻惟蛇蛭毒蟬蘭泉引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屋惡也又云說文賦蛇惡毒長也謂此碑借蛭為馱余謂不然案蛭字爾雅釋魚蛭蟻注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為蟻說文蛭蟻也劉向新序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本草云水蛭一名馬蟻一名馬鼈處處河池有之有數種以水中馬蟻齧人腹中是蛭本水中毒蟲也碑中兩言極言道中艱險陸則蟲獸為惡水則蛇蛭為毒正不必借作馱字也

漢蕩陰令張遷表

此其存也而亦稱諱與上曹全碑同漢他碑多如此不勝摘凡曹姓在周必是曹叔振鐸之後在漢必是曹參之後張姓在周必是張仲之後在漢必是張良之後而釋之與騫與留侯籍里各異史漢本傳並無為留侯後之說今以

思益堂日札

卷三

三

遙遙華胄敘作一支漢時諸學尚可信耶言之者無據受之者不憚此等處似尚不如今人矣獸作狩又見此碑西狹頌亦如此既且是暨字譌分作兩字此寫碑者之失中即忠璋即韋詩云舊國其命惟新此何等辭亦太無忌諱矣舊君言去穀城而遷蕩陰也觀永享南山句知君尚存此當是穀城故吏為之立碑也予甫閱碑文即謂既且為暨字譌析為二寫官之失本無可疑後見亭林亦如此說益以自信此亦如漢書古今人表太子字譌作李字彼誤合二為一此誤分一為二也阮氏獨謂既且為終始繁稱博引為此英雄欺人之談後學有識斷不受其欺也碑文多以四字成句何獨於此作五言且行文有體此文通體明淨無一艱深語何獨此以既且代終始即云爰終始於君文亦不辭不過當時誤書即刻漢人模率之習無足異

也如必謂且字不誤則不如金石跋所云且即祖字尚為近之禮記祖者且也祖訓且且亦可訓祖訓為祖送之祖亦可訓為祖宗之祖援爾雅釋詁例通訓尤多亦較阮說為勝又殷散氏銅盤銘且版又義且異兩且字即祖字周召鼎銘祖考之祖字亦作且卯敦銘祖考乃祖祖俱作且各敦鼎銘俱同雖以隸變書碑亦偶從鐘鼎寫法耳

漢仙人唐公房碑

案癘蠱不遐此語不順且下云去螟蟻百穀以入語亦未足疑癘蠱不三字下脫一字遐去螟蟻言遠去螟蟻也碑為太守郭芝損奉錢為倡實吏民所共立碑中所云率羣義繕廣斯廟也若太守自立則文中修北辰之政馳周邵之風為郭君自譽無此理矣譌智作聲故譌智為壻神仙之說荒忽多類此道元注水經好采異說以助華藻故仍

思益堂日札

卷三

四

其誤而言之自以碑說為斷碑明云郡守之府在西城去君房家七百餘里觀下文云休沐往來可知時君房為郡吏安得稱府君也當以洪氏所載碑文為正漢碑中城多書作成

漢李翁西狹頌

昌黎致李實書則頌其德政並極言民心愛戴而撰順宗實錄則極言其貪穢殘酷去京尹時民投瓦礫而詬之此李翁西狹頌與後漢書之不相合也治行縱滅於前未有前仁後暴至於此者一時諛頌之言斷不如史之紀實觀碑陰列名盡其屬吏無一士民即可知已

漢繁陽令楊君碑

聾昧即從昧用左氏即聾從昧語也用說文生而聾曰聾之訓求深反誤聾昧兩字向不連用不如從昧二字與本

事相合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據碑文忠惠父兩字私謚為門生等所議上而文為其子魯叔所自撰則即所自書未可知或云為蔡中郎書必不然其子撰文蔡乃肯為之書即書而不列名耶碑末明云刊石敘哀定為叔自書無疑

衛字瓦

朱楓秦漢瓦圖記有云右瓦得之阿房宮東北土中其文僅一衛字案史記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又長安志云瓦作楚字者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以別之今衛字瓦當是秦為衛國作宮室之瓦蓋昌謂如果衛字瓦係秦仿造衛宮室所遺則各國皆有之何以僅有一楚字瓦見於唐時此外如齊趙韓魏燕魯皆

思益堂日札

卷三

五

不一見獨衛字七種瓦迭見於

本朝為朱俞錢申孫程諸君所得也其為漢各衛官舍瓦無疑申程兩君說甚辨獨未設念及此余特為補其漏程氏又云秦宮瓦當得自咸陽北阪不應得自漢城此殊不然漢城本為秦關中地即北阪以南亦去咸陽不遠秦皇時離宮別館無數至造各國宮室表延及遠亦非咸陽北阪所能容程氏所言不能以塞辨者之口也

漢敦煌長史武班碑

漢碑敘人臣武功頗極夸誕小小戰績亦有允武允文等詞此碑言武氏得姓於武丁因及伐鬼方之事而元功章炳勳藏王府等語轉似人臣立功者然韓文公作權文公德與墓誌銘亦云武丁之子別封於權遂為權氏之祖是殷高宗後有武權兩姓矣唐時重譜系亦必有據

漢武氏石闕銘

武氏為其父立闕自稱字而不名且不敘其父之官闕功德而轉牽敘其孫之行迹何與

漢西嶽華山廟碑

宋洪氏迺隸釋有云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泄它人之書爾小歐陽以為郭香察所書非也余案郭香見後漢書律歷志察書作監書解恐亦非是既察他人書何以察者轉列名而書者不列名耶竊意察有詳謹省察之義察書若今敬書謹書之類且令察視所撰碑文書之無令譌脫或疑他碑無再見察書者予謂漢碑無定例有列書不列撰人者如某伯兄書武班碑郭香書此碑是也有列撰人不列書人者如石勛撰黃鳳碑邊韶撰老子銘是也有撰與書並列者如李翕邨閣頌撰人為仇

思益堂日札

卷三

六

靖漢德書人為仇縉子長也則此察書為僅見亦何疑漢人質樸而因陋就簡亦甚凡碑中隨筆譌脫多照刻不改如張遷碑暨譌既且鄭固碑姬公作姬公至他碑有脫去一二字不成文理尚多此碑自首至末無譌書無脫漏未嘗非察書之力也香為書佐平日善書可知

漢衛尉卿衡方碑

金石文字記謂碑中屢該顏原兼修季由洪氏以顏原為顏淵原憲而都太僕以季由為仲由字季路即是一人與兼修之義不協案史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余案季由屬于路可通兼修承上句來亦可解若析季由為二人則季當為高

柴季子皋見禮記柴與子路俱見論語故與顏原連用之以顏原比其德以季由方其孝季善執親喪由有負米之養也

漢孝廉柳敏碑

先儒輒謂古重譜學至唐許敬宗李義府諸人始廢去而世系多不可考若如此碑以柳爲廿八舍柳宿之精直是笑柄譜學如此尙足據耶

漢北海相景君碑

右碑中歟卽獻漢讀如呼故前後俱作歟呼之呼中仍用獻歟之獻也故卽修修勉猶言修短也核藝之核卽作本字亦與上根字義并列不必通作菱字也辨秩卽平秩猶書平章作辨章也邦邦蓋卽鄰邦二字邦轉爲陵又借陵爲鄰邦則邦字加兩點也鴉卽鴉黃黃霸朱朱邑也邵父

思益堂日札

卷三

七

召信臣也據此則明府三之當作明府四之三與三相近或當時筆誤也愷卽傍字彭旁古字相通借憚卽惶也促卽往積卽積息應作恩題名內如羽忠羽質乘禹臨照中香吳詩台邱遷台邱遷水邱卽皆希姓若騰頌恐卽騰晉麟恐卽晉閭廣恐卽耶乘殆卽公乘族也

漢校官碑

碑云蓋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壽昌案崇助商臣弑父並非名臣且爲大師亦非太傅蓋漢於得姓之先有一著名者卽引以爲祖譜學雖存亦不足信唐初之廢譜學或亦有鑒於此不能盡罪許李諸人也一校官耳而稱之曰元老比之於尙且且頌之爲聖慈謂其彬文起武扶弱抑彊亦過情之譽也生名死諱而碑首卽書曰諱乾其敘末曰尙日在昔我君存今是潘君尙在位無疑

漢曹全碑

季祖母或是庶祖母之別稱非伯仲叔季之季也故用收養二字收養字甚輕究卽吮字而下充豫之充亦如此寫薄卽簿字言以所遺二百萬悉簿之官不私其財也說文有簿字無簿字詁卽詠字與妖通七首樂神明膏兩種是漢時膏散方名陽宅風水之術至漢已然郃陽縣治而曰朝觀之階此與他碑稱州治曰本朝相類

劉宋臨澧侯墓誌

續古文苑有宋臨澧侯劉使君墓誌李氏兆洛選入駢體文鈔評云誌墓盛於晉代乃所傳惟傅休奕一篇又非全文當以此爲權輿矣其序次之式亦頗可垂範子案誌文首云曾祖宋孝皇帝已失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其後便敘其祖父母父母及母家之世系又敘其兄及嫂之祖若

思益堂日札

卷三

八

父又敘其弟妻之祖若父又敘其長姊所適夫家之祖若父並其再嫁之夫家祖若父其第五姊第六妹皆再嫁者皆敘其原嫁再嫁之世系甚詳且悉鋪敘繁衍並無誌辭以入駢文旣不可解又云敘次之式頗可垂範先生殆癖古而忘其臭穢者耶

顧命

趙全義妻武氏墓記唐寶曆元年刻石今在直隸新樂縣其文卽全義所撰中有云顧命之時後事無託夫譏妻墓碑而自稱顧命足見當時文禁之寬

賈氏碑

直隸元氏縣有唐建中二年李君夫人賈氏墓誌銘其文爲夫人從子文則撰銘後書後一千三百年爲劉黃頭所發十二字道光三年果有縣人劉黃頭耕田得之此碑石

見存元氏縣署中

題名稱太子

直隸正定府開元寺三門樓石柱多唐人刻經造象并柱
主題名其六層刻心經佛像右旁刻功德主李龍題名男
太子又徐德表題名女玉妃自名曰龍而名其子曰太子
勒諸貞石毫無忌憚則名女為妃更無足異矣 案曹全
碑亦云大女桃斐斐即非顧亭林先生援魏書刑法志河陰
縣民張智壽妹容妃以證之

題名稱老人

唐信法寺彌陀象碑在今直隸元氏縣雲起寺碑陰題名
有云寺傍老人周君政為他碑所罕見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碑云至信徙於秦克復其任子仲翔討叛羌于狄道子伯

思益堂日札

卷三

九

考因家焉洎孫漢前將軍廣子侍中其下字多泐考史記
漢書皆云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日李信秦時為將唐
宗室世系表云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晉書李元盛傳
李嵩字元盛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
初為將軍討叛羌於狄道死之子伯考遂家於狄道世為
西州右族而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嵩傳嵩為廣十六世
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為將軍世系倒紊
與此不合證諸此益徵十六國春秋不足信當以晉書為
準蓋晉書為唐時所修必不敢紊其國系今世傳十六國
春秋非崔鴻真本也碑有云姪吏部尚書從子於碑碣稱
姪此亦僅見

復齋鐘鼎款識

復齋鐘鼎款識冊朱秦檜之子煇物也其門客董良史為

之摹繪成冊此冊流傳至明項子京氏以二百金購之展
轉至揚州秦編修敦復欲以原直購之不可得杭州陸舍
人某者益以二十金得之攜歸浙時阮文達公撫浙中陸
以冊乞公公亦以原值索購陸不可一日陸遊西湖於
湖上各
御碑旁鐫內閣中書臣陸某敬觀守土者將繩以大不敬
律阮以書生無知為之曲解陸感之獻此冊以謝阮極寶
愛不輕出示人道光二十三年文選樓災公生平所蓄金
石圖籍字畫俱付灰燼此冊想亦在一炬中矣

思益堂日札

卷三

十

長沙 周壽昌



杭潮二日不至

元伐宋師次杭之舉亭實潮所匯處三日潮不至元師無恙遂以亡宋我朝順治三年昭勳公國類以都統隨端重親王博洛進師於浙次杭州營於江岸杭人見之謂潮至必沒既而潮二日不至咸駭為神遂開門降此事絕相類

李文勒早貴

高陽李文勒蔚拜大學士時年甫三十二歷順治康熙兩朝居位二十六年案漢鄧禹拜司空年二十四晉司馬珪為尚書僕射年三十七人以為榮又梁王訓為侍中武帝問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一

王訓無謝彥回

趙秋谷事

趙秋谷以國服聽演長生殿劇被議戴氏藤陰雜記有云近於吏科見黃六鴻原奏尙有侍讀學士朱典侍講李澄中臺灣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無查初白名不知何以牽及又云黃有福惠全書坊間盛行初仕者奉為金鑑予案此書今尙行凡初仕者幾於人置一編黃給事本以知縣行取其政蹟必有可觀初白當被議時不過一監生竹垞集中稱查上舍可見不大為所屬目故其後仍得改名應舉入為詞臣也

巴制府

康熙朝雲貴總督巴錫滿洲人性廉仁不通漢文每僚屬初謁必溫諭曰天生我為人又與知覺此恩不可負的皇

上賞與官做把地方付託了若不實心為百姓把地方弄得不像樣便負朝廷的恩了父母生兒子一場好容易得他做官若兒子貪賊枉法百姓那些人定要罵到他父母上去這就是大逆不孝了其言雖質即儒者何以加焉

戒楚士文

宋玉高唐賦所稱巫山神女曰朝為雲暮為雨此指神女之所司耳非指楚王行幸事也而後世以枕席當之是褻天也屈原九歌中所謂湘君湘夫人不知何指而秦博士以為堯之二女即舜二妃後人又以屈詞哀豔遂加嫚語其尤甚者西陽雜俎所載李羣玉先之以詩繼之以夢何其敢於侮聖歟夫雲雨與於天降於地雖三尺童子知其司令最尊也堯女舜妃為聖嗣為聖后雖狂愚之夫皆欽其靈爽不磨君子對青天而常懼敬鬼神而遠之奈何褻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二

天侮聖之大戾偏出於學士大夫之筆而莫之省也蓋宋玉諷其君之荒淫而託為謬悠不稽之論屈原冀其君之復用而託為美人香草之詞二公皆有大不得已焉者所謂寓言十九也後之人執其說而泥之是不畏雷霆斧鉞之誅且陷古人於大戾矣其各以為戒此本朝湖南巡撫王公士俊戒楚士文二則備錄之以為學子箴

朝官終喪

康熙朝翰林丁憂多令在南書房供奉但不食俸耳江陰楊文定以為言遂皆令終喪又出繼之子離任為本生父母治喪始自北平朱右君先生之弼朱時官戶侍其後大臣遂沿為例

方光琛

國初江南賦重士紳包攬不無侵蝕巡撫朱國治奏請窮

治凡欠數分以上者無不黜革比追於是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時為康熙乙酉科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如董含輩者非一人方光琛者歛縣廩生亦中式後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吳三桂幕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所素乘馬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歎曰老矣光琛從左廂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嘿然反遂決軍中多用光琛謀吳世璠敗光琛亦就擒磔於市

考官優敘

雍正元年癸卯科會試總裁為朱文端張文和廷玉榜發以試官公明士論翕服 詔加軾太子太傅廷玉太子太保七年己酉 上以江南考官沈近思出題正大不尚詭僻策問發揮性理俱有本源優敘之

忠益堂日札

卷四

三

副榜會試

雍正丙午 詔今科中式五經副榜准作舉人一體會試為明經者勸其兩中副榜者亦准會試後不為例

教坊革除

京師皇華坊有東院有本司衙衛本司者教坊司也又有勾欄衙衛演樂衙衛今改眼藥衙衛相近復有馬姑娘宋姑娘衙衛粉子衙衛出城則有南院皆舊日之北里也順治初沿明制設教坊司凡 東朝行禮筵宴用領樂官妻四名領女樂二十四名由各省樂戶挑送入京充補隨鼓鐘司引進在宮內排列作樂八年改女樂用太監四十八名十二年仍用女樂至十六年改用太監遂為定制雍正七年改教坊司為和聲署不獨明時汙俗洗滌淨盡即歷代教坊之名亦從革除可謂廓清宇宙矣

連典兩試任三學政

雍正朝王坦齋少寇蘭生丙午以司業主廣東鄉試旋督學浙江遷侍讀學士移節安徽晉閣學是秋即主江南試事復移節陝西蓋接任三省學政接典兩省試差

奏毀王振祠碑

乾隆七年壬戌正月庚寅御史沈廷芳奏崇文門內智化寺明英宗為逆闖王振立祠李賢撰碑稱其豐功大節諛闖亂道觀者髮指乞敕有司毀像仆碑並將英宗諭祭碑移瘞他所得 旨如所請行人止知康熙朝御史張瑗奏毀魏奄墓事以載在漁洋筆記也

御製序稱臣諡

周易合訂十二卷朱軾撰軾字可亭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至雍正朝官大學士諡文端此書前有乾隆 御製序

忠益堂日札

卷四

四

序中稱故大學士朱文端清修正學品重當代又云文端以兩粵督臣鄂彌達舊為曹屬手授是書梓而傳之云云君序臣書屢稱其諡而不名雖由書房講授舊恩實亦千古曠典

上稱臣號

高宗賜題沈歸愚先生德潛詩集有云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又云將訪歸愚叟於愚溪柳谷間矣既呼歸愚之號而又加一叟字洵非常寵錫也嘉慶九年五月 上手諭阮元知朕幼受東墅教授常感舊誼是以補給三品封贈又云汝曾受東墅之恩寧忘之耶謹案東墅謝侍郎那彥號也那文毅公那彥嘉慶十五年任陝甘總督因甘肅旱奏請緩徵撥帑賑貧并疏陳散賑積弊奉 手敕嘉獎云汝實不愧廣庭相國之孫廣庭

阿文成公字文毅祖也程春海侍郎恩澤道光元年以編修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云云侍郎父名昌期乾隆庚子科第二人蘭翹其號亦以翰林講學在上書房行走者

典試先年降旨

乾隆三十年尹文端公尹繼善以文華殿大學士總制兩江年七十賜壽是年召入閣三十一年典會試先一年而降旨異數也

家居授官

乾隆朝莊滋圃尙書有恭以光祿寺卿丁贈公愛家居

特旨授內閣學士

屬官不得餽送如意

乾隆四十七年諭嗣後凡管轄大臣生日所屬官員有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五

餽送如意者著嚴行禁止今此例全弛皆不知有此諭矣

高總兵父子

乾隆時西甯總兵高果義天喜隨大軍赴葉爾羌征剿逆

回陣亡長子西安都司七後隨大軍征金川至木果木營

軍潰戰歿次子人傑以武舉恩賜進士任蘭州參將乾

隆五十年差赴西甯被雷震死父兄俱歿王事而人傑死

復如此不幸不可解

李曹善記

李穆堂侍郎絳降光祿卿履任之日查閱冊籍復至實錄

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筵宴器物制度無遺蓋一

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曹願菴學士爾堪博學多識掌故

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掌形勢士大夫一與之游積久不

忘無貴賤俱能識其名氏爵里家世無毫髮誤

太常仙蝶

太常仙蝶元時即在太常寺署乾隆戊申冬至大祀

園丘祇宿齋宮尙書德保偶奏及之高宗特命宣見

德公求之寺署不得或言在地壇卽往述旨果飛出遂

承以錦函恭齋進呈時和珅當國先取視啟函乃一腐蝶

大笑德心知其異仍函進上啟視蝶竟飛起盤旋拜舞

上下九次大悅賜封蝶仙製詩頌賞案蝶仙衣色濃淡

化身大小屢變不測而左翅有圓孔四足有白毫則一成

不易云

張天師革封

漢張陵之教顯於唐天寶中和年間至宋稍盛然止加真

君封號其裔稱眞靜先生所稱天師尙虛也元至元十二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六

年始命其三十六代道士張宗演爲輔漢天師演道靈應

冲和眞人遂眞拜天師明洪武元年太祖曰天豈有師乎

遂革其舊號封張正常爲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

宏德大眞人秩二品天順年間加封號至十六字幾與帝

后徽號相埒僭紊極矣隆慶中降爲提點六品萬曆時仍

復之本朝初年沿明制朝會班行列左都御史下侍郎

上康熙十九年嗣眞人張繼宗授光祿大夫乾隆二年署

眞人張昭麟題請承襲得允十二年梅文穆穀成爲副

憲奏請革去封襲絕其班行奏入下部議正一眞人不許

援例請封授秩正五品至今沿之而羽流遂不得與朝會

皆文穆廓清之功也案水經注沔水篇瀘水又南逕張魯

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又江水篇平都

縣有天師堂晉書殷仲堪傳仲堪少奉天師道王羲之傳

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都超傳都情事天師又何充傳時都情及弟曇奉天師道觀此足徵天師之稱與其教之盛自晉已然歷唐宋益熾耳

成哲親王五十歲 賜壽物單

嘉慶六年二月初六日 臣 永理五十五生辰 上賜 御筆匾一面 御筆對聯一副 御製詩掛屏一張無量壽佛九尊 寶像 金番字經一部五彩夔七珍八寶一分五彩夔輪一對銀曼達一件藏香九束薰貂帽一頂珊瑚朝珠一盤青金石佛頭 松石記念 石青段繡金龍貂皮補鞋一件金黃段繡金龍貂皮蟒袍一件 隨月白 石青段白狐臘皮鞋一件醬色二則段白狐臘皮袍一件 隨月白 石青段銀鼠皮鞋一件藍二則段銀鼠皮袍一件 隨月白 石青段織金龍綿補鞋一件金黃段織金龍綿蟒袍一件 隨月白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七

石青段綿鞋二件醬色段綿袍一件 隨月白 藍段綿袍一件 隨月白 石青紗繡金龍補鞋一件金黃紗繡金龍蟒袍一件 隨月白 石青紗繡金龍補鞋一件 隨月白 藍紗紗袍一件 隨月白 金如意九柄元寶二十七錠鑲玉竹嵌玻璃如意九柄玉壽生一件玉硯屏一件玉鑑一件玉連環蓋白一件玉蟠螭三喜花插一件玉四環蕉葉瓶一件玉出戟方瓶一件玉卮一件玉四螭盃一件五彩夔壽星一件定密鑑一件汝密蟠桃洗一件哥密蔡花瓶一件冬青袖觚一件均密大吉瓶一件宣密龍紋把盃一件成密青花罍壺一件成密紫花雙管瓶一件雕漆圓盒一對雕漆海棠盒一對雕漆方盒一件雕漆筆筒一對雕漆茶盤二件玻璃插瓶二對嵌玉插屏一對嵌鴻鵠木插屏一對嵌玉挂屏三對緙絲挂屏一對納紗挂屏一對吳鎮墨

竹一軸申時行書天池詩一軸陸治秋山攜杖一軸婁堅自書詩一軸文伯仁草芝堂圖一軸陳道復杏林春燕一軸周道行歲朝圖一軸陳鶴花卉一軸吳歷溪山無盡一軸錦九匹 石青一 藍二 綠五 金黃一 片金九匹 石青二 藍四 紅上用段九匹 石青四 藍二 醬色二 官用段九匹 醬色四 藍二 大捲甯細九匹 石青四 藍二 醬色二 小捲甯細九匹 石青五 藍二 醬色一 春細九匹 緙細九匹 綾九匹 紡絲九匹

右為成哲親王五十 賜壽物單也王自用白摺紙小楷書之書仿率更體極工緻徐叔鴻戶部樹鈞裝潢成卷子借錄出當時 仁廟友于之愛 國家承平物力之豐阜俱可想見 又案朝廷 賜壽必年屆六十惟滿大臣不諭近日漢大臣五十得 賜壽者同治朝前雲貴總督劉嶽昭蓋臣光緒朝工部尚書翁同龢叔平皆異數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八

趙鹿泉先生愛才

雪泥書屋稿山東樓霞牟陌人明經 庭所著制義筆墨脩然讀之如從漢魏人語其人之過也題文後自記一則述趙鹿泉先生 佈事足見前輩愛才之深而君才誠不愧為所愛也因全錄之記云此乙巳十月科覆試卷也吾師仁和趙鹿泉先生視學東省五年余再與科試一與丙午決科大課每一文成先生大聲賞歎見謂第一秀才而意尤倦倦於此文每言及輒以未及發刻為憾也先生海內名家一時文士所共稟仰得其一顧增榮益觀余以陋質過蒙拂拭人皆為余喜余獨自懼何者牆高基下聲大實微如遂萎棄同彼秋草上累先生知人之明詢彌深耳果然不致淹留無成年行長大慚負師門丙午後十年以優生一詣京師謁先生於虎盤橋邸第於時先生已衰病甚目

不見物猶將臂大呼爲余不平已而問及妻子愾息素業
又曰汝乙巳年試卷尙在吾箱中吾能誦之因朗朗倍誦
數行直下余自違教先生後飄泊文場顛頓辛苦數詘人
下余常願視夷然不爲動色至是復見先生聽其言感動
流涕不能成一語而退後倉卒東歸不及再謁又四年而
先生沒矣先沒十許日有吾鄉人謁選入京者往問疾榻
前先生伏枕論文言及此藝終未發刻究竟欠他一筆帳
且屬告余刻稿時必自刻之又曰文章與科第是各自一
事也此客與余不相識因家松嚴兄以書報余書至而先
生沒兩月矣嗚呼先生嗜文如癖愛才如命窮士一藝而
以爲遺言但余自愧無似誠不足以當此意也近年來不
欲復以文章求知於人獨好觀經史羣書或當以贊論之
功仰副先生器許之意庶幾昌黎所云玉未獻而足未別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九

者計亦先生所樂聞也而曩所爲文未盡可棄聊復哀集
成卷傳之其人俾知先生爲余扼腕叫呼二十年或有由
也此等少年小試之文非心精所在多從刊落惟此藝以
先生所不忘特錄存之以志余於先生之門受知深厚意
氣之感所不能忘也云爾自記文如此古氣盤鬱足見一
毛第如自記中經史羣書論贊云云當有他著惜未見徐
當訪之

桂文敏跋語

嘉慶十八年九月林清構逆有闕入宮禁之變 仁廟下
詔罪己桂文敏 恭跋 詔後有云揆之人事實則有未
盡者夫林清先以習教被繫既釋歸轉益煽亂數年之間
往來糾結於曹衛齊魯之間其黨至數千人內而閩寺職
官有與其謀者而未事之先曾無一人抉發是吏無政也

藏利刃懷白幟度越門開飲於都市無謂而知者是遷者
門者無禁也禁兵干計賊不及百時賊七闔門而擊之俄
頃可盡乃兩日一夜始悉擒戮是軍無律也又恭跋 御
製盡心竭力仰報天恩諭有云夫重典之說見於周禮先
儒有以爲周秦間晚出之書非周公所手定者有以此語
爲劉歆所竄入以佐莽者皆不可知而要非古聖人之法
也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語士師亦以道失民散
宜於哀矜蓋姬周之興數百年至於春秋禍變已極誠可
爲亂國而孔曾之言如此則重典之無時可用亦審矣依
經樹義不愧通儒之言

和相籍沒

乾隆末和珅當國貪橫無比 睿廟新政暴其罪籍沒之
天下稱快其家藏寶物有內廷所無者嘗見其籍沒單一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十

紙錄之
正屋十三進七百三十間東屋七進三百六十間西屋七
進三百五十間 欽賜花園一所亭屋二十座新添十六
座園式一所新屋六百二十間花園一所亭屋六十四座
私設櫥子房一所七百三十間銀號十處 本銀六萬鋪七
處 本銀八赤金四萬八元寶銀五萬五千 鏡銀五萬三千
萬蘇銀五萬三千一百一十番錢五萬八千 制錢十萬串玉鼎三座
高三尺五寸 玉如意一百三柄 鑲玉如意零一柄 玉碗三
又十三座 玉如意一柄 玉觀音一尊 高六寸 玉鼻
卓銀碗七座 金鐘十二座 玉磬八座 玉圍屏一座 四扇 玉
煙壺四對 玉盤八座 玉佛一尊 高六寸 玉圍屏一座 四扇 玉
卓屏三座 大小玉碗九十三架 龍眼大珠一枚 金珠手串二百
三十 英紅寶石十塊 重二小英紅寶石四塊 黃藍寶石四
塊 珊瑚樹七枝 高三尺 珊瑚頂一枚 紅寶石頂金盤一枚 八十 纓

金八寶牀四縷金八寶屏架十縷金八寶鏡架二十大白鳴鐘
 架十卓鐘三百小自鳴鐘一百五洋表八十金鑲筋副二百銀
 唾盂十箇八金杯匙六十金砝碼四十銀砝碼八十銀杯
 匙三十副八古銅鼎座十三漢鼎座一古銅瓶三十寶石硯方古
 銅梅表共二十端硯餘七百古劍柄二皮服一百三綿夾單紗
 衣服共五千六百冬帽箱五十三箇計帽各鞋箱一百二十
 四綢段庫一萬四千副計器庫六千餘件洋貨庫八百
 板五色呢四萬餘板羽毛六銅錫庫九千三百餘件珍
 饈庫共三十皮張庫六十批元狐五十張白狐五百張
 饈六千張應用庫九千四百五十餘件內用庫飾管鑄共二
 萬八千文房庫二十三批方地八千
 案趙甌北感事詩云聞道鈴山簿錄時世間無此擁高貴
 窖金已錮藏金整琢玉兼裝浴玉池則更有出於此錄外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十一
 者矣又有詩題云連日大僚多暴亡相傳失奧援懼株累
 也趙當時目擊傳必不虛

齊王氏
 嘉慶時教匪齊林之妻王氏襄陽人賊中稱為齊二寡婦
 最勇黠張船山太史詩黃鶴特翻貞女調白蓮都為美人
 開即指此人相傳其小名丁香少與漢陽某生通情最篤
 構亂時招生不至常怏怏然漢陽得以不被兵者此生力
 也

蔣郭兩翰林
 道光朝天門蔣笙陔先生立齋官修撰孝威郭道閔官編
 修俱十八年未轉坊職同館戲呼蔣為石敢當郭為金不
 換蓋修撰六品碑礫頂編修七品金頂也聞者絕倒然蔣
 尚官至閣學郭終編修云

甘肅學政復舊制
 自雍正四年晉學道為學院始分湖廣為湖北湖南兩學
 政七年以廣東土習醫陵特分廣韶與肇高為兩學政陝
 西則分甘肅為兩學政其後肇高於乾隆十六年因陳文
 肅相國大受請合併為一陝甘亦復舊制為一光緒元年
 左季高侯相宗棠奏請陝西甘肅仍為兩學政 詔從之
 召見誤稱
 宣廟時軫林 召見有自稱門生者，帝以儒臣少承
 恩對故多惶悚失措不加罪也案漢夏侯勝或見時謂上
 為君誤相字於前宣帝以是親重之劉宋時褚淵侍帝自
 稱下官太宗多忌甚不悅唐段平仲對德宗謬稱名帝斥
 去之明儒學案言薛文清於英宗甚獲眷遇一日於上前
 誤稱學生眷遂衰以此言之 聖君之與凡主其度量相
 越豈止徑庭而已

楊忠武林文忠
 楊忠武侯 遇春 貌魁偉類天人鬚長尺有咫每徒步逐賊
 挽其鬚日行百數十里軍中呼曰楊鬚子為口號曰鬚子
 打乾礮一走一百八賊人望其旌旗皆膽落故所至有功
 逆回張格爾之亂回部伊札薩克者懷觀望始導張逆內
 犯繼知逆勢敗又助官兵擒逆遂以功為回部王忠武惡
 其陰狡欲因事誅之長文襄公相 總制陝甘輒曲貸之
 藉其力以制回人既忠武接文襄任伊札薩克懼甚每晉
 舉蘭謁制府由轅門外長跪報名膝行匍匐至塔下俛首
 不敢仰視及出雖冬月亦汗透重鎧嘗稱為鬚子詰班而
 不名詰班國語為大人也林文忠 則徐 督兩廣時夷人澳
 門月報曰西洋人留心中國文字者英吉利而外耶馬尼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十二
 楊忠武林文忠
 楊忠武侯 遇春 貌魁偉類天人鬚長尺有咫每徒步逐賊
 挽其鬚日行百數十里軍中呼曰楊鬚子為口號曰鬚子
 打乾礮一走一百八賊人望其旌旗皆膽落故所至有功
 逆回張格爾之亂回部伊札薩克者懷觀望始導張逆內
 犯繼知逆勢敗又助官兵擒逆遂以功為回部王忠武惡
 其陰狡欲因事誅之長文襄公相 總制陝甘輒曲貸之
 藉其力以制回人既忠武接文襄任伊札薩克懼甚每晉
 舉蘭謁制府由轅門外長跪報名膝行匍匐至塔下俛首
 不敢仰視及出雖冬月亦汗透重鎧嘗稱為鬚子詰班而
 不名詰班國語為大人也林文忠 則徐 督兩廣時夷人澳
 門月報曰西洋人留心中國文字者英吉利而外耶馬尼

爲最普魯社次之順治十七年則有普魯社之麻領部一
士人著書談中國現貯在國庫內又有普魯社之摩希彌
阿部落教師亦曾譯出中國四書一部又有普魯社之般
果羅尼部落一名士曰阿旦士渣著書論中國風土人情
但用其本國文字嘉慶五年間有人曰格那字羅熟諳中
國文字但恃才傲物又有耶馬尼國之鈕曼曾到廣東回
國著一書論佛教一書論中國風土將帶回書籍與耶馬
尼諸國人考究又繙出詩經一部又有力達者著中國地
理志一本說中國如極樂之國今耶馬尼人人驚異又有
耶馬尼之色底阿現在佛蘭西國離中國活字板普魯社
亦出財助成其事又有歐色特釐阿一人曰菴里查亦著
一書論中國錢糧又曰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
不詢問考求故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猶如我等至今未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知利末亞洲內地之事東方各國如日本安南緬甸暹羅
則不然日本國每年有一鈔報考求天下各國諸事皆甚
留神安南亦有記載凡海上游過之峽路皆載之暹羅國
中亦有人奮力講求由何路可到天下各處地方於政事
大得利益緬甸有頭目曰彌加那者造天地球地里圖遇
外國人即加詢訪故今緬甸國王亦甚知外國情事中國
人果要切實見聞亦甚易凡老洋商之歷練者及通事引
水人皆可探問無如驕傲自足輕慢各種蠻夷不加考究
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嘗有善譯之人又指點洋
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採聽按日呈遞亦有他
國夷人甘心討好將英吉利書籍賣與中國林係聰明好
人不辭辛苦觀其知會英吉利國王第二封信即其學問
長進之效驗云云合兩事觀之足知忠武文忠之威德爲

外夷所畏服者遠也

賜奠杜文正

咸豐二年杜芝農協揆師受田奉命往視江南山東賑
務以疾薨於清江浦差次遺疏入上震悼晉贈太師大
學士賜陀羅經被入城治喪親臨奠醊特諡文正
賞廣儲司銀五千兩諭賜祭葬時文正父石樵先生
焉就養京邸特遣親王前往慰視賞人漚一斤其次
子雲巢少司馬留侍祖父長子寄園編修翰在湖北學
政任即命前往扶柩回京特擢宮庶三孫庭琛庭珍
庭珪俱賞舉人蓋上在潛邸時出閣讀書即係師授
讀侍上書房者十四年上登極後師由大空加宮傳
銜晉協揆迭席陳謨恩誼篤篤至有外廷所不及知者故
上特降師傅之恩有加無已也賜奠之儀前一日鑾儀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四

衛官先來相度門徑並昇鑾輿來演武備院卿於靈前
安設寶座面西北內務府官安祭桌膳房官來製祭品
銀盤九墩子二掌儀司官來演執壺遞酒各儀節步軍統
領查看街道屆日七月初卯初執事各員并派出遞酒之
鄭王皆先至陳祭桌已初駕至乘輿至大門寄園宮
庶雲巢少馬縞素率其子庭琛隨石樵先生素服跪迎免
冠叩頭上元青鞋隨駕王公及執事官皆青鞋上
入門即哀哭隨駕諸王公皆舉哀寄園等隨入跪台下
面東北舉哀上至台上下與升寶座內務府司員擡矮
案陳御座前上設奠池內務府司員執壺鄭王接酒跪
進坐奠酒三卮上起至柩前手啟帷幔撫棺極哀隨
駕王公跪勸節哀兩次逾時哀始止面西南立傳旨召
見寄園雲巢詣月台上斜向柩頭上問爾等有幾子奏

三子 上命御前大臣曾王傳二子見奏長子庭琛接
駕次三俱幼小 命僧王宣庭琛進免冠礮頭 上問爾
十幾歲庭琛奏十二歲 命僧王宣石樵先生進見寄園
雲巢扶掖詣 上前免冠礮頭 上問見年八十幾歲奏
八十九歲石樵先生耳重聽 御前大臣宣旨兩偏始能
回奏 上命寄園雲巢扶起退仍於大門外跪送 駕出
礮頭禮成次日石樵先生具摺謝 恩奉 旨加禮部尚
書銜先是石樵先生本以少宗伯致仕 上登極時 特
賞頭品頂帶加宮保銜 上在潛邸時偶違和養靜宮中
者四十日思及文正輒隕涕左右詣達奏知 宣廟特
命文正至宮寢視 上以慰思系云

翰林以武功起家

咸豐兵興以來翰林參軍事者多以保舉起家吾鄉郭筠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五

仙 嵩 其最先也保留館授編修外擢兩淮鹽運使署廣
東巡撫歸旋授閩臬超擢侍郎歷任兵部禮部袁小塢保
復由編修游保學士遷戶部刑部侍郎卒諡文誠丁稚璜
寶楨由庶常保留館升侍講授長沙府知府今任四川總
督傅青峽 壽形 由庶常保留館升侍講官至河南臬司兩
君皆癸丑科黔人劉仲良 秉璋 由編修保學士今任江西
巡撫吳子健中丞 元炳 由庶常保留館今任江蘇巡撫

江中丞改諡

江岷樵中丞 忠源 初諡忠愍後詞臣撰祭文進呈 特賜
改諡忠烈案宋仁宗追諡寇萊公曰忠愍後鄧州立廟敕
賜曰忠烈略與此同 苑身事上曰忠

周中丞特諡

周敬修中丞 天爵 身後 予諡文忠中丞以進士即用知

縣起家既非詞臣又未入閣此非常異數

親王以下甲數

親王藍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
共錢糧二百分郡王藍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副護軍
領催三十分共錢糧百五十分貝勒藍甲四十副外白甲
八十副護軍領催二十分共錢糧百分貝子藍甲三十副
外白甲六十四副護軍領催十六分共錢糧八十分詳載
宗人府檔冊

大學士起家

狀元為大學士者順治朝聊城傅公 以漸武進呂公 官康
熙朝崑山徐公 元文 乾隆朝金壇于公 敏中 諡 會稽梁公
文定 韓城王公 杰 諡 而番禺莊公 有恭 則以兩江總督
為協辦大學士嘉慶朝大庾戴公 衡 亨 諡 道光朝吳縣潘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六

卷四

六

公 世恩 由知縣行取為大學士者康熙朝沁州吳公 頌 雍
正朝陽城田公 從典 高安朱公 執 乾隆朝滿洲高公 晉 四
人俱諡文端由貴郎起家者乾隆朝漢軍張公 允 隨 捐光
典簿為同知累任雲貴總督授東閣大學士卒諡文利
書記起家

桐城方恪敏 觀承 以監生為平郡王書記從征奏授中書
後仕至直隸總督 高宗御製懷舊詩云以書記見用古
有今則無有之祇一人曰惟觀承夫謂恪敏也

世為河督

父子為河督者乾隆朝錢塘吳公 嗣爵 嘉慶朝公子大學
士 璣 乾隆朝錢塘姚公 立德 道光朝公子 祖同 復署總河
三世為河督者雍正朝無錫嵇文敏 曾琦 乾隆朝文敏子
文恭 璜 嘉慶朝文敏姪孫 承志 乾隆朝漢軍李公 宏 公子

奉翰 嘉慶朝奉翰子 亨特 復任叔姪為河督者雍正朝長
白高文定 乾隆朝文定姪文端 晉

世為宰相

三世為宰相者滿洲文恪公 尹秦 文恪子文端公 尹繼文

子文恪公 慶柱 父子繼相者滿洲文勤公 阿克 子文成

公 阿桂 文忠公 傅恆 子文襄公 福康 諸城劉文正公 統勳

子文清公 無錫嵇文敏公 曾筠 子文恭公 蔣文肅公

廷錫 子文恪公 桐城張文端公 英 子文和公 廷玉 數公

在 本朝相臣中名業表表視漢之韋平殆或過之

五典春闈

本朝五典禮部試者孝感熊文端公 賜履 長白文莊公 德

保 韓城王文端公 杰 歙縣曹文正公 振鏞 又侍郎 介福 五

典春闈見槐廳載筆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七

漢人任都統

國制漢人無授駐防漢軍都統者康熙五十年以陝西人

總兵何天培為鑲白旗漢軍都統尋補京口將軍天培遂

歸正白旗自後温州總兵李華平陽總兵王應虎皆漢人

相繼為福州副都統俱一時 特擢案平陽温州屬縣後

裁總兵

言官直 上書房軍機

康熙朝給諫直 上書房者邵思參少宰 基也乾隆朝御

史直軍機者劉侍御 淵也今此差科道俱不與軍機處

則翰詹亦不與

尙白

大內宮殿春聯例用白絹由翰林衙門謹書呈進但不解

何故用白或云宮殿漆柱俱大紅色故須以白者映之未

知然否翰林編檢拜前輩俱用白束開坊或外任始改用
紅亦未識何義或云先時翰林見前輩以絹帕為贊後從
約改用紙簡故仍白色

古人有忌白者宋明帝以白門名不祥甚諱之尙書右丞

江謚嘗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謚稽顙謝久之方釋是

也亦有不忘者唐肅宗與李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

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可服白吳呂蒙白衣搖

櫓渡江唐薛仁貴在軍中好服白衣則行軍時亦不禁白

歷代忌尙各殊如此

文武互改應試

浙江費鵠峯 本文士有聲譽序試久不利奮然改習武

遂入武庠中式康熙戊辰科中武進士李文貞相國擬中

第一人以弓馬改第八相國深惜之費上李詩結語有猶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六

聞李供奉曾薦郭汾陽之句道光朝安徽徐卓齋 官某

營把總為主將所窘遂棄職復讀書應文試入庠中鄉榜

乙未科中進士以知縣改府教授著書授徒以終著有經

義未詳說數十卷

拔貢十二年之制

國初拔貢十數年一考康熙後改為六年一舉至乾隆初

尙然乾隆七年二月甲辰 上諭國家於科目取士之外

又有拔貢一途所以收未盡之人材以廣備用之數也我

朝教澤涵濡人文日盛又復屢開恩科加添中額是以所

取進士濟濟多人而舉人則日積日眾竟有需次多年而

不得一官者此亦事勢之必然無足怪者朕為此時慮於

懷屢籌疏通之策若又添取拔貢以分其缺數年一次舉

行則人愈多而缺愈少舉人銓選更遙遙無期矣朕思拔

貢乃係生員中之優者夫既為文學華瞻之青衿則應科舉時自能脫穎而出又不專精選拔以為呈身之路也查從前選拔或十數年一舉今則六年一舉為期太近理應酌量變通嗣後著定為十二年選拔一次應永著為例再者各省應試生員貢監由學臣錄送入場向例每舉一人一名額取科舉三十名後加至一百名亦不為不多矣乃學臣求博寬大之名於科舉之外遺材大收一概錄送且有督撫好行其德普收送考者以致文理荒疏之人皆得濫冒入場試卷太多不但試官於倉卒之中難於別擇而浮薄之士將以觀光為游戲而不復攻苦於寒窗於賓興大典大有關係嗣後學臣各宜留心慎重辦理毋得濫溢永著為例謹案奉此 諭後每屆西科一舉選拔遵行至今弗異云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九

父子同科典試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科劉文定公綸以吏部尚書協揆典順天鄉試子青垣少宗伯躍雲以編修典試河南道光十九年己亥科何文安公汝漢以戶部尚書典順天鄉試子貞編修紹基典試福建父子同科典京外試為詞林佳話而文安公先於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以庶子典試福建父子前後二十年相望同典闈試尤榮遇也

提督遷總督

本朝漢人以提督遷總督者康熙朝寧夏趙忠襄公良棟以勇略將軍兼寧夏提督遷雲貴總督其長子敏恪公宏燦由廣東提督遷兩廣總督旋為兵部尚書長安梁公鼎由福建陸路提督遷閩浙總督雍正朝古北口提督山西楊興署直隸總督絲事革職河內劉世明由湖南提督授

福建巡撫擢總督後以副將軍在甘州縱兵獲罪乾隆朝成都岳襄勤公鍾琪以肅州提督兼甘肅巡撫尋授陝甘總督道光朝崇慶楊忠武公遇春以固原提督授陝甘總督同治朝善化楊公岳斌以江南水師提督遷陝甘總督凡八人

京官肩輿

向例京官三品以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與前藤棍雙引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乾隆十年省僉都御史惟止乘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見王漁洋香祖筆記時正陽門專許輿入車不准行京官無一乘車者漁洋戲贈南海程周量可則七絕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啟轎中端坐與檳榔時程官兵部主事也杜紫綸詔編修始乘驢車嗣後漸有騾車乾隆己卯以後騾車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多而驢車少嘉慶道光朝則京官并無乘驢車者矣近時惟尚書以上乘四人肩輿侍郎坐綠呢圍車三品坐藍呢圍車旁開窗四品以下車與朝士並同又案會典載乾隆十五年

上諭嗣後止准王等與滿洲一品大臣等照常坐轎滿都統與部院二品以下堂官等再有坐轎者朕必將違禁之人治罪是漢官不在此禁故今漢官二品亦間有坐轎者

進士題名碑

太學進士題名碑元三碑康熙間吳祭酒苑於啟聖祠中掘得者也明七十有六碑始永樂十八年李麟榜訖崇禎十六年楊廷鑑榜所缺萬曆八年崇禎十年兩碑耳謂始於宣德五年林震榜者誤也見題名碑錄宗室德少宰沛

盛世耆英

松江顧小崖先生成天康熙丁酉舉人 世宗簿錄某大

臣家得其哭 聖祖詩有已增虞舜巡方歲竟少唐堯在

位年之句遂 欽賜編修 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年以老

乞歸 上加侍讀銜年八十二而卒乾隆十六年 聖駕

南巡有廣東翰林院侍講劉永振一百二歲由本籍至浙

江迎駕 御賜詩章並 賜額曰詞垣耆瑞廣東謝鴻臚

殿祚乾隆丙午鄉試年九十八是科中式舉人會試下第

恩賜司業銜又三年恭祝 高宗八旬萬壽晉秩鴻臚

卿瀕行 賜詩額以寵之又閱數年而卒蓋壽百有十歲

矣先後妻三妾二子十三人女十二人孫二十九人曾孫

三十八人元孫二人可謂福壽兼備

獎進保全法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隨園詩話載郭華野 初為縣令頗不潔後湯文正公撫

吳自陳願改悔文正許之郭乃砥礪清操大著風節卒為

名臣案論語子曰人絜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

何甚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正義云往猶去也去後之行

者謂往前之行今已過去皇侃疏引願歡云往謂前日之

行夫人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先迷後得教誨之

道絜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文正體會此旨故能

成就華野為一代偉人宋韓忠憲公 億在中書見諸路職

司摺拾官吏小過輒不釋曰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蠹魚

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

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又宋

熙寧初上召問程明道先生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

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擻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

能此皆獎進人才并保全羣工之法後之秉鈞當軸者其

慎思之

奴才

宋書魯爽傳壽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讐每兵來

常慮禍及墳墓時北魏羣下於其主稱奴猶宋之稱臣也

今滿洲臣下俱稱奴才漢臣武職總兵以上亦稱奴才

御史妄言

雍正朝錢侍御 以煥由知縣行取投部屬旋擢御史入臺

首疏三事一請敕尼姑還俗一奏民間養女至二十歲以

外教督撫諭令速行擇配一奏民間鬪毆每起於數十文

錢請令有司查明有需數十文之窮民給錢以濟緩急息

爭鬪疏上奉 旨切責著以主事原品發回原籍故事臺

臣三月無疏有辱臺之罰如此建言鄙瑣轉不如仗馬不

鳴也又雍正時滿御史某奏禁賣煤人毋許橫騎駝背以

防顛越時稱駝煤御史嘉慶朝有御史奏請開牛禁准回

民宰賣 上諭責以該御史非厄勢中人信口亂道案貢

父詩話慶曆中有衛士震驚宮闕捕得殺之御史宋禧言

蜀中羅江狗宜畜之以警夜時謂之宋羅江御史席平鞠

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奏曰從車邊斤矣時號車斤御史

車斤言斬也建炎進退志紹興乙卯以早禱兩諫官趙霈

言請禁宰鴉鴨時謂鴉鴨諫議又嘉定中御史羅湘上言

越州多虎乞飭多方捕殺張次賢奏八盤嶺乃禁中來龍

乞禁人行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宋史丁大全陳大方

胡大昌同除諫官人目之為三不吠犬明史給事中胡以

寧請禁食蝦蟆時號蝦蟆給事此皆可與前事相比附者

也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紫禁城騎馬

故事 命在紫禁城騎馬之大臣每年終吏部以名上一品以上不論年侍郎則六十外始開列惟英煦齋相國和以侍郎於嘉慶甲子冬獲選此 命時年三十有四也近軍機大臣及兩書房侍郎不論年皆得拜紫禁城騎馬之賜

閣學不必由翰林

閣學缺出漢人非由翰林出身者不得開列道光朝李錫民大寇 振祐 由大理寺得閣學近日張詩船少宰 祥河由秦撫內 召得閣學兩公俱以舍人起家不由翰林仁和趙鐵巖大空 殿最 由湖南臬司內遷少詹事旋晉閣學大空以禮部主事起家亦不由翰林此乾隆朝事案乾隆以前准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見 實錄嘉慶以來始加一銜字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內閣用師生禮

各部司員見堂官多半跪白事 前惟滿司員行半跪惟內閣自侍讀下至中書見大學士皆長揖不跪行師弟子禮不行堂屬禮案漢官舊儀云丞相府掾吏及屬官見丞相禮如師弟子狀則此禮自漢時已然

本朝花翎之兆

明武宗自操禁軍軍中悉衣黃瓜甲遮陽帽上飄旋染天鵝翎以為飾貴者飄三英如江彬許泰之類次二英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以下教場自謂殊遇我 朝軍功賞戴孔雀翎至貴者三眼次雙眼次單眼又次則鵬翎蓋正德時已為之兆云

誣証前哲

李安溪相國子弟在家以吏事請託遍聞中陳悔廬大理

汝威知漳溪謂公方以講學居鈞輔當防閑子弟安溪以是大愠此事見全謝山所撰陳大理墓誌謝山博學君子若安溪無此不應厚誣賢者若安溪信有此向得謂理學名臣耶至蕭郝永憲錄載方望溪先生鄉居年八十尚干謁當道請託不休此蓋出愛憎之口不足信望溪先生立朝時好言當世利病倦倦於民生國故時果親王亦謂其品清峻而好強聒當國者尤惡之卒以此去位居鄉時或不免有此忌公者遂以干請誣之

漢臣文職改武

姚熙止制軍 啟聖 之子 儀 長七尺勇力絕人嘗遇四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倒退挽弓四鈞百步外洞數札畜壯士張黑子鍾寶王三癡等十人置左右酒酣出鬪無不一當百以從征技知縣內擢刑部郎改知河南開封府旋以京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五

堂用自請改武職授江南狼山總兵尋改湖南辰沅總兵終於雲南鶴慶總兵岳大將軍 鍾琪 由同知改參將後授陝甘總督以文改武復陟文階極品嘉慶朝劉方伯 清 以山東藩司改授登萊總兵同治朝貴州巡撫江忠義改貴州提督直隸大名道余承恩改直隸總兵張朗齋方伯 隴 由軍功保文職洊升至河南布政使改授總兵升廣東提督今尚提兵出關為前鋒方伯能文工書子曾於毛煦初尚書處見其說帖妮妮千餘言臨顏魯公爭座位帖絕佳蓋文武具備豪傑之士未可量也

贊拜被遇

後漢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為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為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 國朝贊禮郎聲音宏亮

禮儀嫻熟被 特遇洊至正卿者正與此同

詞臣言事

本朝舊制京官並許條陳順治朝 詔命詞臣修玉匣記文帝化書翰林院檢討淄川唐濟武先生上言云不宜崇此非聖之書妄費紙筆為聖學玷又爭御史張焯給事中陰潤言事忤 旨削籍此翰林言事之錚錚者康熙十年憲臣奏請凡非言官建言為越職言事例降調惟應 詔陳言則不在此例

進呈十二圖

古人繪圖以當諫書者幽風無逸流民三圖最著明神宗初立張江陵進帝鑑圖每條繫以論謂之帝鑑圖說我朝康熙十八年蔣誥田先生 伊由河南提學副使進呈十二圖第一難民妻女圖第二刑獄圖第三寒窗讀書圖第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五

四春耕夏耘圖第五催科圖第六鬻兒圖第七水災圖第八旱災圖第九觀榜圖第十廢書圖第十一暴關圖第十二疲驛圖奉 旨褒納乾隆朝方恪敏督直隸教民種棉花繪有種棉織布等圖進呈今石刻尚存直隸

印文

今制內外各衙門印半刻國書篆文半刻漢玉筋篆文國初則半漢篆文半國書真字 子家舊藏田契係順治八年印尚如此不知何時改用滿 惟衍聖公玉印止用漢篆文順治癸巳三月廿五日改鑄朝鮮國王印兼滿漢文閩浙總督關防印滿漢篆文中加國書真字一行因道光己亥年印被竊未獲 總督鍾祥因此革恐後出者真贋並行也咸豐軍興後各省失印重鑄者皆沿此制 行走學習

唐謂官資淺者曰裏行如尚書裏行太宗時張昌齡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朝亦有御史裏行明人則謂之觀政 本朝則如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之類六部郎中員外主事亦有學習字樣

翰詹大考

康熙壬午冬 駕歸自德州考試 內直諸詞林官至廿二日封印後一日始畢定一等十人侍讀學士陳元龍等二等若干人其三等五人調知縣用諭德王化鶴中允吳晟修撰戴有祺 辛未狀元檢討趙爾孫吳文炎是我 朝有以狀元改知縣者不知戴公後曾任此官否歷科 大考翰詹凡三等七名後開坊翰林無不降改者惟光緒元年乙亥 大考一等取四名皆升擢二等六十餘名十六名以前皆有升階三等五十名以後開坊翰林始有降調者雖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五

係有大力者主持其間然於 祖制似稍違戾矣 殿試策

士子應試之作荒陋淺鄙莫如第三場之策發問五道不過經史理學六書音韻兵法河漕鹽鐵茶馬錢幣田賦諸條而止主試者挾兔園冊為底本應試者即持夾帶以為資或令嚴不能夾帶則就題敷衍成篇蓋製題本有一二百言略就題作波瀾即可數百言矣上以是求下以是應黃茅白葦中斷無有作仗馬之鳴者殿廷大對限以時刻繩以格式其能者不過於策首總冒處策尾頌頌處妃黃儷白雕鏤為工其爭勝處全在字跡點畫之間力求工整所謂工者亦不必摹鍾王做歐虞也通幅無俗寫無塗乙能如世所稱勻圓光黑者即稱上乘矣然予觀 國初及康熙朝諸前輩殿試策中尚有侃侃千言直陳時務不盡

泄沓如今日者如馬章民先生世俊策末云臣尤有進者唐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之同異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不宜示同異於天下裴度既平蔡即用蔡人為冑兵而日蔡人即吾人今天下遐邇傾心車書同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儲遜庵先生方慶策中有云今自三公九卿為陛下之疑丞輔弼者莫不並列滿漢之名督撫大臣則多寄於滿人而漢人十無二三焉其意不過謂國家受命之地其人皆與國休戚非若漢人強附以取功名者故信滿人之心常勝於信漢人又云陛下既為天下主即當收天下才洪天下用一有偏重於其間臣恐漢人有所顧忌而不敢盡忠於朝廷滿人又有所憑藉而無以取信於天下矣此等議論即出自諫臣之口猶恐披鱗獲譴況出自草茅新進乎乃

思益堂日札

卷四

毛

當日作者不自疑閱者亦不以為異此亦可見世道升降之一端也

改革茅為末學

嘉慶八年奏準今宗室應試加以草茅二字似未協嗣後貢士卷尾草茅新進字樣一體改為末學新進以符體制

考差

考差向用四書文二篇試帖一首嘉慶己卯裁去四書題文一篇改用經文一篇至今為例

順天主試

順天鄉試考官歷科正副皆止一人自乾隆庚子順天鄉試特命協辦大學士尚書蔡新為正考官而以侍郎杜玉林學士嵩貴副之其後遂用一正兩副或有正副用至四人者

經義

紀文達鄉試錄序曰經義取士昉自宋王安石然俞長城所刻安石諸作寥寥數行如語錄筆記程式之制定不如斯其出自何書亦無可考證疑近時好事者所為惟宋文鑑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發揮明暢與論體略同當即經義之初式矣元延祐中定科舉法經義與經疑並用其傳於今者經疑有四書疑節經義有書義卓躍又曰其以佛書入經義自萬歷丁丑會試始以六朝詞藻入經義自幾社始案顧氏日知錄云隆慶二年會試為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真知二字出莊子大宗師篇列子仲尼篇則又在萬歷以前矣文達所云始萬歷丁丑者其人為楊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天

起元艾千子皇明今文待已詳乙注其文於序中斥言之但隱其姓名萬歷二十八年禮科摘湖廣舉人董日修四書義中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三十年禮書馮琦上言請旨申禁

馬氏貴與曰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日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鸚鵡之逐烏雀也謹對有云請以注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日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太學博士王之望言舉人程文或純

用本朝人文集數百言或歌頌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錄建炎初悉從刪去故犯者多詔申嚴行下

遵集注

功令四書制義必遵朱子集注違者率不得入彀案宋王子明當國時李迪賀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眾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文正日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是自宋時已然第彼時遵注疏耳宋神宗熙甯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為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見文獻通考卷三十

思益堂日札

卷四

无

童試

直省郡縣試為童子試俗謂為小試應試者命曰童生明舉志已雖壯丁老叟但與試皆得以童稱之未冠者曰幼童案童子設科始唐朝漢黃琬歲賦洪司馬頌俱以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與出身唐選舉志皆實以童子充貢至宋尤盛有由童子科被遇至宰相者如晏元獻殊年十四召試是也有三歲即召試者如真宗賜蔡伯倫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是也揮塵錄高宗朝童子朱虎臣能排陣步射誦七書補承信郎劉毅五歲善騎射補校尉童子能武尤奇又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文獻通考然此女後亦不聞有撰著頌頌朱李也金有經童科元復設童子科惟明科目

不設

鹵簿圖記

鹵簿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變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為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變與騎又加損馬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為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曲柄者二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八為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又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幡之屬十有六信幡也絳引也豹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幸

尾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應惠曰哀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為一隅凡旌之屬亦十有六於是四金節四儀鎗鑿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旗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共四十凡為纛者八十旗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鸝白雉赤烏華蟲振鷲鳴鳶取諸靈獸者遊麀彩獅白澤角端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亦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雷五雲者十取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旗八金鼓旗二五色銷金小旗各四出警入蹕旗各一旗之數共百有二十為金鉞為星為臥瓜為立瓜為吾仗為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名二十有七紅燈

六二鏡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
鏡之下鼓二十四畫角二十四又二鏡之下鈺四大小銅
角各十六自紅鏡至銅角其名十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
馬午門之外有五輦五寶象焉天安門之外則又有四朝
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後稍省引仗以上在
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 御座者有
拂塵有金鑪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餅金椅金
杌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
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受戟者各四人侍殿前執
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靜鞭者四人自黃龍
以下諸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十人殿之下陛之上執戲
簾竹者二人計鹵簿所需幾八百人壽昌官侍從三十餘
年扈 蹕隨侍屬車豹尾者凡八次每視其制莫舉其名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記其物莫詳其數所職云何幾失官矣憶陸朗夫先生
曾有此記因並取會典通典核正之記其詳於此

鹵簿更定名目

乾隆十三年更定大駕鹵簿為法駕鹵簿行駕儀仗為鑾
駕鹵簿行幸儀仗為騎駕鹵簿合三者則為大駕鹵簿南
郊用之方澤以下皆用法駕鹵簿十四年定 皇太后
皇后前陳設者曰儀仗皇貴妃貴妃所陳設曰儀仗妃嬪
陳設曰綵仗

豹尾槍

蔡邕獨斷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一乘懸豹尾已前
比省中予案今以豹尾懸槍上隨駕後行百官皆隨豹尾
後亦不得闖入豹尾中豹尾槍三十前與大刀弓矢相間
行最後凡八枝作兩排不懸車上亦不止一尾也崔豹古

今注曰豹尾車周制象君子豹變言尾謙也此語最可笑
本係用豹尾非豹皮國制尊嚴何謙之與有

本朝歷代除去非刑

順治三年除割腳筋法舊制凡有重辟減等者杖一百貫
耳鼻旋奉 旨耳鼻在人身最為顯著此例永革除之十

八年禁匣牀腦髓毛竹連根大板及竹籤烙鐵等刑康熙

三十七年禁大鍵短夾棍長尺大柳重一百瓦樣重板嘉

慶十五年禁木棒極十五年禁木架撐執懸吊鍼刺手指

封印

今世中外官以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或十九或二十

日開印亦然次年正月二十日開印相沿既久莫知所始明田

汝成西湖游覽志內稱除夕官府封印至新正三日始開

田為明中葉人則明時封印止四日也案月令季冬之月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固封疆鄭注今月令疆或作璽蔡邕獨斷作固封璽蔡之
月令本即鄭所謂今月令也可知漢時即有封印之制而
以季冬行之尤其證矣淮南子時則訓於季冬正作固封
璽璽即今印之通稱國語追而予之璽書注古者大夫之
印亦稱璽左傳正義引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俗也天子璽
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
為印惟其所好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
臣莫敢用也周禮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
封矣疏案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
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

修護明陵

宋熙甯元豐年間青苗法行利臣枋國務為措斂而莫虐
於鬻廟毀陵二事南京有鬻伯微子兩廟一歲所得不過

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宋王業所基而以火王
闕伯封於商邱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
可免乎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神宗震怒批曰慢神辱
國無甚於此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齋又有議前代帝王
陵寢許民請鬻耕墾司農可之唐諸陵因此悉見芟刈昭
陵古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甫言昭甫著令本禁樵
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指克不顧大
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為不可況至為淺鮮者哉願糾創議
之人而一切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此二事洪容齋
四筆嘗引以為慨厥後元師滅宋宋之諸陵幾邁番僧楊
璉真伽粉骨之慘不可謂不幸也我朝入關定鼎禮葬
崇禎帝后順治四年夏四月 特命工部修葺明十三陵
九年 敕禁樵採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世祖駕幸明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陵十七日致祭明諸陵 御製祭文 命閣臣金之俊撰
思陵碑記又為思陵設立陵戶給田俾司香火 聖祖
高宗亦嘗親臨致奠謹案順治十六年十二月 諭修明
思陵詔有爾等溯厥源流夙沐前朝之澤凡茲臣庶宜無
故主之思矧愍帝之終異於往葉而勸忠之感當有同心
或列籍薦紳或齒登編戶恩霑屢世德被高曾勿以革故
為嫌致歉事亡之誼云云此外如長安唐昭陵房山金陵
諸江南明孝陵皆設陵戶防護禁樵采 深仁厚澤感洽
重泉宜夫 聖子神孫衍萬世無疆之休也

御史升品

韓文公云御史七品官耳蓋自唐已然 國初御史亦止
七品雍正七年改給事中正五品御史由翰林郎中員外
郎補者正五品由主事書行人評博行取知縣補者正

六品乾隆二十八年定御史從五品以內閣侍讀翰林編
檢各部郎中員外郎補授而行取知縣遂永停止

胡烈婦

明萬曆中邵陽大水夜至眾奔避邑王某妻胡氏整衣後
起不可復出其叔踏水大呼胡閉目搖手曰汝露體甚勿
相近水勢愈急遂死握柳枝不仆顏色如生因記 國初
某相國被罪誅妻孥給披甲人為奴子婦某氏亦尚書某
女公子其家欲此婦引決渡河時置獨木為橋驅此婦行
其上此婦號泣抱柱蛇行而過卒不死依披甲人數歲終
於成所吁生死之際倉卒中雖烈丈夫未易處置奈何以
慷慨赴死輕視兒女子也

恥與賊同姓

明李闖之亂中州李寒石 和 恥與賊同姓上書請改姓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理氏揚州李嘉兆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咎繇為
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
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尚復姓理氏道光
甲辰子游河間有張家莊者其村人本魏姓故明魏閣族
因恥與逆闖同姓故改氏張然至今土人猶呼曰魏公張
家莊云記予前在浙購得鄭都官集序文為分宜嚴某係
乾隆時人其序中尚云此本為先相國在禁中寫出所稱
相國即賊嵩也可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南元

直隸鄉榜第一名必取北貝作解元 順天所屬生員謂之
山西陝甘貢監謂之北皿 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
江西貢監謂之南皿 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貢監謂之
中皿 取監字之半 第二名必取南皿謂之南元 第三名取
半皿 取監字之半 亦有取中皿者不若第一相傳明萬曆乙
北皿謂之北元 二名之必取北貝南皿也

卯科以前北闈鄉試多以南士冠榜首是科御史楊州鶴
河南濬 上言首善之地何獨無元賓南士第二謂之南元
至今遵之實自楊公始也

蒙古室號

北史蠕蠕即突厥號其正室曰可賀敦遼史呼皇后為忒里
蹇今蒙古汗之正室曰哈屯可賀敦

文人晚遇

康熙朝姜西溟先生辰英七十三歲舉一甲第三人乾隆
朝沈歸愚先生德潛六十七歲以二甲第八名入翰林七
十三歲升詹事諭歲升閣學通籍不過十年迨八十 賜
壽以禮部侍郎告歸八十五歲以 南巡迎 駕加禮部
尚書街九十三歲加太子太傅街九十七歲薨 賜諡文
愨文人遭遇之盛福壽之備無過於此視西溟不啻百倍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黃應李潘文學

自來輕俠豪猾之輩恆伏輦轂下以人海易藏也漢以來
如朱家郭解外若游俠傳所載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
仇景東道位羽公子皆盜跖而居民間其東西南北皆距
京師而言也我 朝順治九年名捕京師大猾李應試潘
文學二人正法應試混名黃應李三元本前明重犯漏網
出獄專養強盜交結官司役使衙臺盜賊競輸重賄鋪戶
亦出常例崇文門稅務自立規條擅抽課錢潘文學自充
馬販潛通賊緹挑聚壯馬接濟盜賊文武官多有與投刺
會飲者住居外城多造房屋分照六部外來人有事某部
即投某部房內後拿獲時審訊惡跡甯完我陳之遊皆默
無一語鄭親王詰之對曰李三巨惡誅之則已若不正法

之遊必被其害時完我之遊皆為大學士其畏之且如此
予嘗謂此輩若經文人筆稍為妝點即是漢書游俠傳中
人嘗疑唐人小說崑崙奴磨鏡之流亦是等輩若荆十三
娘田影郎尤猾盜之雄乃亦稱爲劍俠殊不可解今時法
今日嚴有司捕治亦密都城無從匿跡然謂此輩遂絕跡
於世恐未必然也

詞人奇遇

吳園次綸江都人順治九年以拔貢授中書舍人奉 詔
譜楊繼盛傳奇稱 旨即以楊繼盛之官官之時以爲榮
同時尤西堂亦以樂府流傳 禁中得名然榮遇殊不及
康熙朝洪昉思昇以長生殿樂府爲 禁中傳唱而卒莫
解其厄則所遇有幸不幸也又孔東塘桃花扇樂府亦
流播禁中

思益堂日札

卷四

三

洋錢洋銅

直省俱用銀惟江蘇浙江福建兩廣用洋錢江浙閩三省
洋錢光緒日
光板重七錢三分兩廣相傳洋人取中國高銀至彼國以
多破爛日爛板重七錢相傳洋人取中國高銀至彼國以
藥煉之攪以銅製成錢即如中國高銀但不能復鎔成錠
耳道光初年浙江長吏曾出示禁用市井謹擾以爲不便
不踰月復故蓋已成積重之勢矣又四川雲南之銅每百
斤輒有銀數兩中國之水不能出銅中之銀惟外洋能出
之姦民每將紅銅賣與洋船俟銀既淨然後復入中國謂
之條銅他省所出想亦如是是今日所用洋銅名產於洋
而實即出中國者此一段見乾隆時楊
農先學士椿奏疏此銀與銅所以下
洋而中國銀貴銅少之患也

胥吏著書

馬象數鈞深圖三卷張文炳撰文炳字明德絳州人康熙

中由供事議敘官至泗州知州泰山道里記一卷蕭敘撰
敘字劍光泰安人少爲府胥性嗜山水遂成此書皆胥吏
之能著書者

快活條貫

宋咸淳六年劄子云郊禋則預放明年之租秋苗則滿除
斛面之取快活條貫誠前所無快活條貫即今之蠲緩
恩詔

晴雨報

宋仁宗寶元中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爲令案此即今直省
各府州縣晴雨報所始

稅契錢錢糧所始

漢書溝洫志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注租挈收田租之約令
也挈即契字隋志晉過江以後凡貨賣奴婢牛馬田宅有

思益堂日札

卷四

毛

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作四百入官宋太祖開寶二年始收
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是田契
取稅自漢以來即已行至宋重列科條嚴申限制此即今
州縣收稅契錢之始 漢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
者畝畝稅錢錢也十馬氏貴與謂章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
布帛爲租則錢帛蓋嘗迭用矣此所謂稅畝錢乃出於
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此即今之所謂錢
糧也

膳錄科場條件

宋大中祥符八年始制膳錄院此今時膳錄官所做後唐明宗長興
四年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如後此今時科場條例所由仿凡六條內
第四條有云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後入省門搜
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案今士子稱

扶出本此殿舉即今

虎城

虎城建自明時畜虎豹旁有牲口房養珍禽奇獸崇禎時
特命廢之案漢有狗監唐德宗立五坊日雕坊鵲坊鷓坊
鷹坊狗坊其給役者日五坊小兒此外尚有花藍小兒明
武宗時設豹坊費銀二十四萬餘兩爲屋二百餘間帝朝
夕處此不復入大內我 朝初亦設有虎園 宣廟末年
奉 旨裁撤惟象房尙存以朝會大典禮駕輦負鼎象在
所必需也 又案明內監蟲蟻房虎豹犀象各有職秩有
品料如虎食將軍俸象食指揮俸之類

未入流

宋時流外官有剋梓官軍校有天武官之號見趙彥衛雲
麓漫鈔不知主何職事案流外官今稱未入流嘗記因話

思益堂日札

卷四

美

錄云唐元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上問何
人黃幡綽日是年滿令史問何以知之對日更一轉入流
上大笑是未入流之稱自唐已然

京報

自來京報俱係寫本故日邸鈔明崇禎十一年始有活字
板印行至今沿之

太公旗

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廣東官兵大破賊匪於翁源
奪賊中太公旗一面相傳明未有李紹一郎者向爲道士
通曉符呪或行搶劫即將遺旗請出有求立應羣匪祕傳
競相推奉雖匪首就獲匪黨仍依此旗爲護身符後經官
驗此旗顏色霉變血跡模糊洵數百年物當時官爲銷燬
人心始靖云見廣東報捷疏案元順帝至元三年汝甯所

獻捧胡有彌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同此妖惑之物不值一燬也

除目

除目一書今人謂之摺紳備覽有徑呼為摺紳者可笑乾隆時坊刻題籤云 大清仕籍全編書式頗大其官階與今異者道與知府俱列正四品內閣侍讀列從五品今內閣侍讀正六品其服色則封典內正從一品俱光祿無榮祿從五品以兼鴻少銜也三品稱中大夫又官職內多兼銜如正詹以翰讀學兼之少詹以翰講學兼之宮庶左右以翰讀翰講兼之洗馬以修撰兼之又有圓明園船物河道總管理藩院尚書兼領今無此銜又各省俱刻有地輿圖朱印頗精緻

除種煙禁

乾隆八年議准民間種煙一事向來原有例禁惟城堡以內閒隙之地可以聽其種植城外則近城奇零菜園願分種煙者亦不必示禁此即今通行之水旱煙當日例禁與今種鴉粟花者無異後觀其無大害而徒擾民則亦為弛其禁矣

思益堂日札

卷四

內閒隙之地可以聽其種植城外則近城奇零菜園願分種煙者亦不必示禁此即今通行之水旱煙當日例禁與今種鴉粟花者無異後觀其無大害而徒擾民則亦為弛其禁矣

思益堂日札卷五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古典誤用相承

事有古人誤用後人承用之不覺者後漢周舉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死至其亡月言神靈不樂舉火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禁煙老弱不堪多死者舉為并州刺史弔書置介子廟使遂溫食是寒食在仲冬後世乃移至仲春清明前三日唐宋以來皆入詩新序宋玉對楚王有云陽陵采薇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和者不過數人曲彌高和彌寡云云是曲高和寡為引商刻角流徵之音矣而後漢黃瓊傳云陽春之曲和者必寡後人遂專主陽春白雪為曲高三國魏志注許汜曰陳元龍自臥大牀臥客於小牀劉元德曰如我願臥

思益堂日札

卷五

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則臥百尺樓者昭烈也而東坡詩曰恨無揚子一區宅願臥元龍百尺樓京魏公 鐘詞云休臥元龍百尺樓則以百尺樓語屬之元龍後來更無論矣

落霞孤鶩

王子安落霞孤鶩句不獨藍本開府落花芝蓋也宋書謝靈運傳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良吏傳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隱逸傳榮華與饑寒俱落巖澤與琴書共遠蓋當時習調不足為異但視其工警否耳

追贈陳歐陽兩太學詞

四朝聞見錄載追贈陳東歐陽澈詞其略曰古之人願為忠臣不願為忠臣云云惟爾東爾澈其始有意於為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為忠臣而天下後世願謂朕何如主也八

年於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子哀以彰子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此王公竹西行詞脫盡宋人制詞習氣

魏默深遺文

邵陽魏默深同年源曾函寄古文三首俱未經刊行者恐久或湮沒失傳亟錄於此其書明史藁一云嘗聞楊椿之言曰明史成于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于表志而萬麻以後各傳又長于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傳原稿皆二巨冊刪述融汰結構宏肅遠在宋元諸史上以上楊氏原文是則是矣然宋史以來人人立傳之弊仍不能革卽如太祖功臣十八侯人各一傳或同一事而既見于此復見于彼使以此例施之史記漢書則列傳當多數倍平雲南事止宜見于沐英傳其從征諸將附于沐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二

英傳後足矣平夏平朔漢以李文忠藍玉爲主其從征諸將附二人傳未足矣至於外國傳止宜擇其二三嶮夷之大者立傳其餘止附見國名彙書本傳之後乃島不過數十里人不過數百家漁村蟹戶動列蕃國何與共球僅據三寶太監下西洋歸奏鋪張之詞毫無剪擇至於食貨兵政諸志隨文鈔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且列傳雖詳而于明末諸臣尙多疏略卽黃得功李定國二人子所見野史述其戰功事迹數倍本傳此略所不當略與前之詳所不當詳均失之焉書明史藁二云嘗讀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康熙中王鴻緒接敘輩黨於廉親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藁於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於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蓋心所陰蓄不覺流於筆端從古僉王不可脩

史王司徒言未可非也又聞安化陶文毅公之言曰王鴻緒史藁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輒多否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奸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爲平反善哉二公之言或謂明史藁出萬季野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史藁於王之案列傳後附采夏允彝幸存錄數百言以折衷東林魏黨之曲直夫幸存錄黃南雷詆爲不幸存錄又作汰存錄以駁之故其前錄則巢氏序謂出夏公身後冒託其名後錄稱夏消古撰全謝山駁其中先人備位小宰一語其時小宰乃呂大器而消古父允彝僅官考功豈有子誣其父之理消古十五從戎十七授命孝烈貫金石視匪黨如糞壤豈有堪挂其齒之理蓋馬阮邪黨所僞撰而竄允彝父子之名以求信於世其書專以扶邪抑正爲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三

事雖以孫承宗熊廷弼之功業忠烈皆曲加污蔑一則曰聞其不能無欲一則曰惟知善罵以避封疆之責而於邪黨楊維垣張捷馬阮皆曲爲解脫乃南雷所深惡豈有季野爲南雷高弟反采錄其言以入正史其爲王鴻緒增竄無疑且明太祖平張士誠惡蘇民爲士誠守城不下命蘇松田畝悉照私租起賦凡淮張文武親戚及後日籍沒富民之田悉爲官田建文二年降詔減免每畝只輸一斗可謂幹蠱之仁政乃成祖篡立仍復洪武舊額至今流毒數百年未已此事建文是永樂非比戶皆知今史藁只載成祖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夷其族執鐵鉉於山東至京殺之其餘屠戮忠臣數百人株連夷滅親戚十餘家妻女發象奴及教坊爲倡皆諱不書卽蘇松浮糧復額殃民之政亦爲之諱考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水田每畝租六升至

洪武中而蘇田十六分僅一分為民田餘十五分皆官田所以蘇松浮糧至三百七十餘萬宣德中况鍾為知府正統間周忱為巡撫先後奏減十分之三尚存一百七十萬而歲歲逋負不能足額萬麻中始有歲納至八分之令我朝康熙雍正又豁免其半改折其半始定今額鴻緒身為吳人豈有不知而曲筆深諱若非禮親王誅心之論烏能洞史臣之肺腑哉鴻緒身後其子孫鏤板進呈以板心雕橫雲山人史葉遂礙頒發攘善而不遂其攘盜名而適阻其名豈非天哉又云幸存錄處處以東林與攻東林者對勘夫攻東林者何人何以毫無稱謂蓋去攻東林者四字則必稱閣黨將如何下筆故為此蒙頭蓋面掩耳盜鈴之計不言何人可謂心勞日拙欲蓋彌彰矣其先謂馬士英是小人中君子阮大鍼是小人中小人其後又謂某某

思益堂日札

卷五

四

等不如阮大鍼尚有俠爽之氣可與言大誼明出馬阮餘黨于國亡之後尚懷餘毒含沙陰射不得不嫁名於忠烈之夏允彝父子嗚呼麟豈而為架犬之吠乎其書趙校水經注後云近世趙一清水經注為戴氏所刪而其徒金壇段氏反覆力辯為趙之剿戴謂趙氏成書在前刊書在其身後凡分經分注之例趙氏未嘗一言至戴氏始發明之及聚珍板官為刊行而後人校刊趙書或采取戴說故二書經文無異是不以為戴氏之剿趙而反以為趙氏之剿戴且怪梁耀北昆仲刊趙書時何不明著其參取戴校之故謂以攘美成疑案其說嘖嘖千餘言註誤後學靡所折衷請詳闢其妄以正欺世盜名之罪考趙氏書未刊以前先收入 四庫全書今 四庫書分貯在揚州文匯閣金山文宗閣者與刊本無二是戴氏在 四庫館時先觀預

竊之明證其後聚珍官板刻行又在其後若謂趙氏後人刊本采取于戴則當與四庫著錄之本判然不符而後可豈四庫書亦為趙氏後人所追改乎其妄一也若謂趙氏序例中未言經文不重舉某水注必重舉某水之例則不知趙本第二卷河水篇下首言之矣江水又東逕永安宮下為注之混經則附錄中歐陽元水經序又言之矣皆戴氏所本何謂趙氏不言妄二也且趙一清與全氏祖望同時治水經全氏水經未刊予曾見其鈔本凡例一卷于經注分晰尤詳凡戴氏所舉三例皆在其中故趙書不復重述凡例豈若戴氏攘人所纂故于趙書首闕其注中有疏之說謂同于豐坊之偽本及戴氏所校水經則又于第一卷河水篇爾雅河出崑崙墟下引物理論十六字為注中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山海經下引括地圖十三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五

字亦同此例其餘不一而足是則注中小注之說戴氏既竊之而又斥之盜憎主人不顧矛盾至是乎妄三也此外戴氏臆改經注字句輒稱永樂大典本而大典現貯翰林院源曾從友人親往翻校即係明朱謀瑋等所見之本不過多一鄭序其餘刪改字句皆係戴之偽託于大典而大典實無其事且特秘閣官書海內無從窺見可憑城社售其臆欺妄四也至趙氏箋輔水利書百六十卷為戴氏就館方制府時刪成八十卷則段氏亦不能曲諱謂戴就方敏恪制府館半載何能成此鉅帙知其必有底稿非出戴一人之手試問戴氏水利書既據趙為藍本何以凡例中又不一字及于原書深沒其文若同搆造是戴氏之子趙一竊再竊不僅月攘宜其書至嘉慶中又為吳江通判王履泰所竊刪改為箋輔安瀾志進呈被 賞可為郭象

之報妄五也戴爲婺源江永門人凡六書三禮九數之學無一不受諸江氏有同門方晞所作羣經補義序稱曰同門戴震可證及戴名旣盛凡已書中稱引師說但稱爲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稱師說亦不稱先生其背師盜名合逢蒙齊豹爲一人則據他氏之書猶其罪之小者也平日譚心性詆程朱無非一念爭名所熾其學術心術均與毛大可相符江氏亦不願有此弟子也

龔定盦先生論私文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許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贏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崎零華離爲附庸間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

思益堂日札

卷五

六

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朝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說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婦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祚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

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噲肖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開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狸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闈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頰頰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讎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穢獻糝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七

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覲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覲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右龔定盦年文續集論私一篇也文雖不甚純正而橫恣透快足以褫鬼魅之魄而警訐激之奸備錄之夫許以爲直古來如此頗多而近世更積習相沿沽直自喜不勝引述偶記宋稗類鈔有一條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開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開臣求聞達於朝廷開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開臣妻取別開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開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屬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

火焚之而去此事出自婦人尤不易得凡朋友之負義者狗彘不食其餘矣

萬季野語

勿讀無用之書勿作無用之文萬季野誠方靈臬語昔程子謂泛覽為玩物喪志黃山谷好作豔詞法秀禪師謂其惡墮惡業非止於無用矣必如西山之大學衍義正己匡君文山之讀聖賢書成仁取義方可謂之讀書孔璋一檄未死之奸魄奉天一詔收既散之人心方可謂之作文

若李諤之所彈隋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自魏之三祖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逐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速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顧亭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權士顧亭林之所論顧氏生員論曰今以書坊所刻制義謂之時文而讀其所謂時文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其書其文

思益堂日札

卷五

八

又皆今世之所謂有用者矣豈不偵歟

書淵明先生集後

佞佛者愚闢佛者迂自來大家詩文集中尋僧游寺偶然寄興借作點綴亦正無妨雖以昌黎公之上表闢佛大聲疾呼而報大顛書游山寺詩猶存集中也獨有陶彭澤為遠公招人蓮社終不肯留集中無一字涉及二氏無一語提及野寺山僧亦不努目擗眉詆及釋教心中無筆下亦無峻節清風獨有千古嗚呼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賢乎先生其不可及也已

精廬

文選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太宰碑表云故精廬安啟必窮鐫勒之盛李善注引東觀漢記王阜欲出精廬事五臣本削之注云精廬寺觀也予案後漢書姜肱傳注精廬講

讀之舍王伯厚先生困學紀聞說此條謂五臣謂寺觀為謬第考古講讀之舍亦未聞立碑之事若如漢開母廟石闕銘李堂山石室畫象題字宛令李孟初神祠碑李翕都閣頌武梁祠堂畫象題字武氏左右室畫象題字前石室及石室祥瑞圖題字表所云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皆是此類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是晉以前道士亦置精舍則所謂精廬者必祠廟非學舍唐韋應物詩云吳興老釋子野雪改精廬蓋自唐以後專以精廬屬之寺觀也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一卷凡二十一篇黃黎洲宗義所著其自序有云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隱然以經世自任當時顧亭林諸老皆推稱之其實此書鑒於明末之裨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九

政而發不盡可行於後世如論原法則謂當復設丞相謂入閣辦事職在批荅猶開府之書記其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官奴也論學校則寬取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其法亦煩重難行論建都則謂都燕為害而宜都金陵此尤昧於形勢者論方鎮則謂封建難行方鎮宜復其中有云今各邊有總督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經略事權不一能者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諉枝梧旦夕之間掩飾章奏之上其未至潰決者直須時耳數語頗中近世情弊願因此遂謂方鎮宜復則謬矣論田制則欲復井田論兵制則謂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天下為兵之養當取之於戶論胥吏則謂宜復差役用士人皆不脫經生家習氣於事勢無當也其末篇謂奄官之害譬之於毒藥猛獸此則當日目

怵心傷故言之悚切如此論理財謂宜廢金銀行錢鈔中
有云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
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
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齋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
吏賊私難覆五也盜賊眩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
也此條子頗取之黃氏之傳讀此書謂箕子受武王之訪
不得已而應之耳豈有艱貞蒙難之身而存一待之見於
胸中者則麥秀之桐荒矣全謝山以此言爲南雷忠臣予
謂此待字從待聘待賈竊取來雖微失檢不足爲其大節
疾也程魚門晉芳正學論曰梨洲於出處進退大端言之
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爲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
此則迂生習見不宜出於學人之口烏有經天緯地之才
而不能通權達變者乎

思益堂日札

卷五

十

孫履齋示兒編

孫氏云世傳北狄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
字卽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閨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
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闕伏惟尙享仁皇深
喜其敏速錢竹汀云大年卒於天禧四年其時仁宗尙未
卽位也章獻太后之崩則大年死已久矣其文亦輕豔不
可施於母后予又案孫氏論大禹謨五行一條云取五行
之相剋者言之剋下爲財故也剋下爲財此俗傳祿命書
中語豈可引以詁經錢氏所謂委巷無稽之談見笑大方
者也他如釋竊比於我老彭以老彭爲老子彭讀若旁訓
爲側翟氏論語義已駁之又論六書內謂余與余近不知
余爲俗字余字自有音耗耗本一字而云耗近耗此皆
通人之蔽又引紀元有神電二字虛抱經云未詳予徧檢

各書卽偏霸僭爲紀元亦無此二字殆一時偶誤耳

梁孝元著書

梁孝元著周易義疏十卷見本紀金樓子作三十卷禮記私記五十卷
十七卷注前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惜其書不傳此外著述
各種尙有四百八十二卷古帝王著作之富未有過之者
矣

考證有誤

紀文達所校書爲世所推姚姬傳先生極詆之然實亦有
疏略處如史記卷三般本紀大最樂于沙邱考證云聚譌
最引通鑑前編改正案裴駰集解引徐廣曰最一本作聚
是在晉時本作最但有一本作聚不得竟謂之譌矣通鑑
爲宋人之書而可以上正晉唐之失哉又引疑獄集爲和
嶠著云嶠爲和凝之子本末無可考案疑獄集爲凝所著

思益堂日札

卷五

十一

嶠上之非嶠著也今集內有岳忠武及錢若水事相距一
二百年世次全不相及其非原書可知又宋史嶠自有傳
爲凝第三子其表上凝疑獄集亦有年代乃云本末無可
考何也

書思適齋百宋一廬賦後

千里自述所校宋本書以前後漢書爲第一不知其最可
笑者卽此書賦注中極稱劉元起後漢書而斥劉之問前
漢書予案此卽宋慶元本前後書皆劉氏一人所榮劉名
之問號元起卷首署檢有建安劉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
十二字顧迺析名與號爲兩人又譌之問爲之問必是未
見此書大言欺世監本之問譌作之問則或誤在鈔胥未
可知也慶元本刻最佳字亦大有此書後歸於袁漱六
同年芳瑛聞此書今尙存其家

唐韻正

唐韻正流字下引急就篇縛束脫漏亡命流脫載攻擊劫奪檻車膠七字

雞肋編

雞肋編宋莊季裕所撰提要稱其學問頗有淵源多識軼簡舊事至謂其記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為主案季裕錄此書不過記其格式並責其初渝盟失信以啟敵讐其中卷第一條記靖康初皇帝弟肅王使敵為其拘留未歸種師道欲擊之而議和既定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又引李易安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並南游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之句皆含隱恨似非專主和議者

風和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三

雞肋編云穎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菜門因更修其鐵樞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案風和紀元與示兒篇所載神電二字均無可考

觸趨同韻

西京賦百獸凌遠駭駭奔觸喪精亡魄失歸妄趨毛西河因引觸字作平聲與趨叶不知趨音促與觸叶也

雙校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雙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雙案今人校書皆一人校其上下據此雙書若今之對讀矣俗誤以校雙為一事失考

岳忠武硯

岳忠武侯硯有二其一見鄒章周紀事錄云同人李生為

子言順治九年曹永國志建

舊部餘卒自粵下衡陽道臨武屯於城東及去後民於屯所競拾金銀瓶罌之遺有童子後至見一磨稜硯背微有礪刀痕拾歸李君易以百錢濂視之乃知為岳侯忠武硯也闊約五寸長七寸高三寸色如猪肝堅而瑩澤邊痕悉剝落面有池池上正中一血鴈眼琢為日象墨香厚積濯之不可去底下微琢空容一指許至池背則稍平實未琢也硯之邊右鐫四篆曰丹心貫日左鐫五篆曰湯陰鵬舉識右側旁楷書鐫曰岳少保硯向供宸御今蒙上賜臣達此古忠臣手玩也臣何能堪謹矢竭忠貞無辱此硯洪武二年正月朔日臣徐達謹記其一見梁紹王兩般秋雨菴隨筆云硯色紫體方而長背鐫持堅守白不溜不涅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三

武端州石硯向為君直同年所藏咸治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真書文草書皆道古嗚呼三公者後先死南宋毅然克踐所言矣復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宋牧仲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觀于案此二硯一供明祖宸御轉賜中山一流傳於疊山文山兩公之手豈神物自知擇主歟抑忠貞之氣託物相感也

楊黃號異

楊廉夫晚號江山風月福人見廉夫集黃子久自號大癡哥見書畫譜

古人姓名截用合用

百左傳祝鮀稱載書晉重耳曰晉重後儒遂多緣此例將
古人姓名割裂入詩文中如揚雄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
賦子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揚雄賦迺命票衛票言
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天問萍號起雨萍謂兩師萍翳也皇
甫諡釋勸榮期以三樂感尼父謂榮啟期又鄭真躬耕以
致譽謂鄭子真張平子東京賦呼韓來享謂呼韓耶穆子
容重立太公廟碑盧忌置碑僻據山阜謂盧無忌也潘岳
馬汧督誅齊萬熾關謂齊萬年抱朴子秦西以過厚見親
謂秦西巴蜀志秦宓傳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
歸之文謂嚴君平晉書孫惠傳竊慕墨翟申包之教謂申
包胥王濬傳世祖旌賢建葛亮之嗣謂諸葛亮王羲之傳
師宜懸帳之奇謂師宜官文選引陸機辨亡論丁奉離裴
以武毅稱晉書作鍾離裴祖瑩為元顥與魏莊帝書朱榮

思益堂日札

卷五

古

為福於卿是禍謂爾朱榮南史宋奚顯度領人功勳加極
捷民間謠之云身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云勿回
顧付奚度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徐擒庾吾羌恒日夕謂
庾肩吾庾信銘年銷張辟謂張辟疆韋嗣立授黃門侍郎
制芝蘭并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驥并驅有劉山之昆季謂
謝安石劉公山也劉知幾史通雜說篇馬卿自敘謂司馬
長卿李商隱為舉人上蕭侍 殿毛傷榮彈鱗損任鈞榮
南齊垣榮祖善彈也李邕東林寺碑殷堪握衣而每談謂
殷仲堪王勃滕王閣序用楊得意作楊意陸贄奏裴延齡
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言少正卯也朝野僉載論鄭綱
前託俊臣後附張易謂張易之褚載駿曹興之圖畫雖精
終慙誤筆謂曹不與冊府元龜僭偽部矜大天福四年詔
鄭弼拜詣闕廷林恩別陳訴狀謂鄭元弼老學葺筆記呂

惠卿自誦其表云面折馬光於經筵廷辨韓琦之奏疏謂
司馬光朱君山墓誌魚山本誌門豹遺風謂西門豹費鳳
別碑司馬慕蘭相南宮復白圭謂蘭相如其見於詩者庾
信詩惟有邱明恥無復榮期樂謂榮啟期又始知千載內
無復有申包謂申包胥又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駭謂南
宮敬叔陸厥詩如姬臥寢內班婕坐同車謂班婕妤好劉孝
綽詩幸非使君問莫作秦羅辭謂秦羅敷潘岳關中詩紛
紜齊萬亦孔之醜即齊萬年李商隱詩玉桃偷得憐方朔
謂東方朔又梓潼不見馬相如謂司馬相如又曾不問潘
安又潘仁豈是才皆謂潘安仁又從事人人庾杲蓮謂庾
杲之楊巨源詩不同蓬玉學知非謂蓬伯玉盧照鄰詩孫
賓遙見待謂孫賓石杜甫詩願愷丹青重謂願愷之又劉
牢出外甥謂劉牢之白居易詩君看齊鼎中焦爛者鄭其

思益堂日札

卷五

古

謂鄭食其又宏恭陷蕭望謂蕭望之又張謹哀間人日哭
謂張公謹又天教榮啟樂人恕接輿狂亦謂榮啟期又憑
君一詠問周師謂周師老朱澤嘲人詩何如郭素擬王軒
謂郭凝素王遠軒其名姓合用者賈誼新書稱曹參周勃
為曹勃淮南子稱杞殖華還為殖華漢斥彭長碑稱高柴
穎考叔為柴穎穎氏家訓引蒼頡篇云稀黔韓覆謂陳稀
韓信漢書徐樂傳名何必夏子注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
杜周傳覽宗宣之饗國注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
也

竊襲前人書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納蘭性德撰性德本名成
德字容若滿洲進士此書方望溪集謂本陸元輔撰徐健
菴刻經解時改題性德名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

撰此書朱竹垞有序謂嘉興徐善字敬可所輯

語忌

元延祐元年十一月擬出進賀表文觸忌諱者極盡歸化
亡播晏徂哀奄味駕遐仙死病苦沒泯滅凶禍傾頽毀偃
什壞破晦刑傷孤墜墮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
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廢殺絕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戾空
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槁出祭奠
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做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
板蕩荒古迪師剝革睽遠尸叛散慘怨剋反逆害戕殘偏
枯眇靈幽沈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厥諱
恤罪辜愆士別逝泉陵凡一百六十七字著爲令至三年
八月始弛其禁今時翰林恭擬進 呈文字及 殿廷考
試禁避亦嚴但不明著條律即擾惑顛匪醉酒酣笑魂魄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七

夢墜墳墓等字俱入禁格他可類悟學子不可不知案王
伯厚辭學指南內語忌一條云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調
用負黼屨憑玉几岑象求云非所當用以祝壽劉嗣明作
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
書最以語忌爲嫌既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
之陳述古草明堂教文用奉祠紫宮語犯俗嫌陳去非草
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者以爲事涉人君陳自明
草右相制用昆命元龜倪正父謂人臣不當用乞貼麻又
聯詞用故國之有世臣雖有孟子出處後來引用多以爲
不祥事宜曰天生賢佐國有世臣便無瑕疵矣詞臣草貴
妃制用釐降二字教胄制用聖之清聖之和皆犯公論基
北海草吳玠制云陸海神皋旣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
言蜀道之難辛炳奏玠方屏翰四川乃云旣失秦川之利

乞改正勿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遂改秦川爲秦中德壽
宮慶典吳挺之客草賀表有揚命二字蘇熙之曰導揚末
命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洪景盧紹興中作謝歷日表一
聯云神祇祖考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徵
乾道中外郡采服用之洪曰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
哉張文潛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謂表用我字太無禮
洪景盧草葉顛制曰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
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當時疑之謂人
君而稱臣爲我公楊文公於契丹答書用鄰壤交權不免
以字嫌又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德邁
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開禧
用兵詔諭天下首聯云匹夫無不報之仇何其陋也劉炳
草嘉王制用烝烝孝友之風言者謂蒸蒸之語何自而出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七

始誦書者皆能知之命辭立意如是可乎汪彥章草赦書
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議
者謂并道君數之不應曰祖宗信乎作文之難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
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以爲哉與災同制治
於未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爲危亂凶悔皆
當避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四年鮑耀卿言今州縣
學考試未校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
工不敢取時忌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
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忌今
悉細之宜禁止詔可馬氏貴與曰紹聖崇觀而後羣儉用
事醜正益甚遂立元祐學術之禁又令郡縣置自訟齋以
拘誹謗時政之人士子志於進取故過有拘忌蓋言休兵

節用則恐類元祐之學言災凶危亂則恐涉誹謗之語所謂轉喉觸諱者也則惟有逢迎諂佞而已文獻通考卷四十六

明初文字忌避更重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爲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靈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爲本縣作正旦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

思益堂日札

卷五

六

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髻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間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嘗爲僧也光則雜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爲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親戚親親

古稱親戚指父母兄弟言錢氏曉徵史記考異詳引之王氏伯申經義述聞加證其說予案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親戚謂武帝與太子此條錢王兩家俱漏引後世借呼姻婭爲親戚亦有作親親者詩戚戚兄弟正義云戚戚猶親親也世說賢媛篇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宋書王鎮惡傳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孝義蔣恭傳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皆是

三字齋館名

史記有益延壽三字館名法苑珠林有獅子吼三字寺名金剛經有給孤獨三字園名東坡有德有鄰三字堂名思無邪三字齋名晁无咎有歸去來三字園名陸放翁有心太平室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九

大行山本音

近時制義中大行不加等句禁用以大行二字故避也案宋崔伯易公度作感山賦歐陽永叔以示韓魏公魏公上之英宗宣付史館感山賦原名大行以大行近時忌故改則宋時已禁此二字案山海經淮南子俱作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山則當如本音不得讀作秦杭兩字也王伯厚辭學指南云如大行陟遐之類是時忌多改大行作盛行

羅紉

王新城分甘餘話云秦羅敷二字敷或作紉李西臺書小詞亦作羅紉羅真子引漢昌邑王賀妾名羅紉乃嚴延年女孫然不言敷紉二字何以通用予案漢書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爲故王妻嬾真誤將孫女二字連讀妻又誤作妾紉字集韻音敷并無紉字之說想係李詞譌筆嬾真

誤注新城又未詳考耳

漢同時有兩嚴延年一字次公係幼霍光擅行廢立者一
字長孫即羅紉之父故班氏書字以別之

水火取象

生火之法空其中則易然貯水之法滿其器則可久此亦
見中虛中滿之取象

牛肉兩厄詩人

杜工部在耒陽飲白酒啖牛肉一夕而卒賈島至老無子
因啖牛肉得疾終於傳署今墓在普州之岳陽是唐時詩
人兩遭牛肉之害也

不宣不備

五代劉岳書儀以不宣不備分輕重其實不然楊修答臨
淄王書末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以兩字合言猶辭不周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三

悉之意足知無所低昂也又有用不一不悉不盡不餽者
者俱隨意無所別傷盡也近世忌諱較甚即不餽二字亦
不用以與賜同音也若古尺牘中所用死罪二字尤不敢
形簡畢矣

影妻椅妾

林逋仙妻梅子鶴事人所共知他如米襄陽飯白雲爲子
茶甘露有兄或問露兄何出曰無他只是甘露哥哥耳顛
氣可掬至有詠影妻椅妾者云以影爲妻以椅爲妾尤爲
匪夷所思

王文成槿筆

明王文成謫龍場削槿枝以代筆載黔記用樹枝作筆畫
荻外僅有此事

陽九百六

太乙肘後經曰凡四百五十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
年而一百六陽九爲陽數之窮百六爲陰數之窮皆所謂
厄候也三代前昇浞逢第七陽九舜禹逢第七百六以下
由年數推之可得然亦有值其時而不當厄者豈元會運
世之說亦有不悉然歟

思益堂日札

卷五

三



蓮草花 紙錢

隋王叔迎神歌云蓮草頭花柳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引
領望江遙滴淚白蘋風起水生紋今婦女以蓮草紫花插
頭上實始於此又紙錢一名寓錢或云始於唐時王璵至
五代周世宗時更盛有泉臺上寶冥遊亞寶之稱今案王
叔送神歌云板板山響答琵琶酒溼青莎肉飼鴉樹葉無
聲神去後紙錢飛出木棉花是隋時已有紙錢不始於唐
也

開頭

江中開船第一次謂之開頭杜詩長年三老遙憐汝板枻
開頭自有神

思益堂日札

卷六

杜詩臨邊王相國兩語

稍喜臨邊王相國官銷金甲事春農仇滄柱云稍喜有二
意諸鎮不知屯種而給獨舉行之是為稍喜稍喜附元
載此事在所節取亦為稍喜也予取其前說為是蓋唐時
莫善於府兵之制有事則聚為兵無事則散為農猶有寓
兵於農之意至元宗時已盡改其初法公深望當時諸將
能復祖制王縉此舉雖未必即同府兵而銷甲事農猶差
強人意故云稍喜也此與上軍儲句相承

詩有寄託

唐郭代公詠井云鑿處若教當要路為君常濟往來人是
濟世手段宋人詩云當路莫栽荆棘草他年免挂子孫衣
是度世心腸

紇梯紇榻

唐崔涯嘲妓詩云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筴篾麻接紇更
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紇梯紇榻个吾鄉似有
此語作紇裏紇搭

飲中八仙不同

杜詩飲中八仙賀知章汝陽王璣左相李適之崔宗之蘇
晉李白張旭焦遂而范傳正李白新墓碑又有裴周南不
在工部所詠之數

羅虬惡詩

羅虬與隱鄴唐末俱以詩名稱三羅虬廣明中為李孝恭
從事籍中有善歌者杜紅兒虬令之歌贈以綵孝恭以紅
兒為副戎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紅兒既而追其冤作比
紅兒詩百首虬拂孝恭意擅殺歌妓副戎何人亦絕不與
校當時真無所謂政刑矣其比紅兒詩第一首有云馬嵬

思益堂日札

卷六

二

好笑當時事虛賺明皇幸蜀中此後如虢國夫人玉環詩
甲屢見廣明為僖宗年號時雖遭黃巢之亂玉步未改虬
用宮闈事比歌者固由文字之禁寬而虬之凶狠無禮亦
可概見迺以惡詩著名千古豈非詩中孽海

古人多病而壽

白香山十八歲病中詩云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
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香山壽至七十五程伊川先生謂
張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
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此崇甯三年語迨大觀元年
卒壽亦七十五又陸放翁詩羸疾止復作已過秋暮時但
當名百藥何止謁三醫又云病侵強健日又留病歷災年
又病無詩一字又老病頻辭客又多病更知身是贅其言
病最多而卒年乃壽至八十五觀三公事知少病體羸壯

年不加殿削益之調衛仍不損其年也

本朝事入詩

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詩李甘河隍非內地安史有遺塵

史將元載相公曾借著憲宗皇帝亦留神河可憐貞觀太

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過魏文豔夏可汗修職貢文思天

子復河隍奉和直是超然五湖客未知終始郭汾陽雲

澤此皆杜牧之集中句也唐人用本朝事入詩無過於牧

之者至宋人尤多大家如蘇黃亦不免若南宋劉改之輩

幾於十首九見殆不勝舉

夢雨

義山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注家以陽臺

夢雨事實之心疑若是陽臺夢雨何得云一春常飄後閱

滄南詩話金王若虛云蕭閑金蔡松年伯堅云風頭夢雨

思益堂日札

卷六

三

吹無迹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老皆道

之而雷溪注以為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

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灑

豈亦如雷溪之說乎得此始豁然

戲車

劉隨州詩賈生王佐才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

重位子案綰以戲車推為郎戲車是郎官屬戲即塵非游

戲之戲也劉既誤用而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綰以車戲

事文帝為郎尤失考若東方朔傳內之設戲車則戲弄之

車與綰傳異又戲車之設在武帝時綰事文帝時尚未有

也

唐詩人專門

唐孟東野郊詩集皆古體無近體鄭都官谷雲臺編詩集

皆近體無古詩可知古人此事專精不工者遂不為不似
今人可一體不工不容一體不備

沿江祀吳將

吾楚湘漢間沿江一帶多祀三國時吳將丁奉甘甯陸遜

諸神並傳有神鴉送客之異案劉夢得自江陵沿江道中

詩有云行到南朝爭戰地古來名將盡為神注陸遜甘甯

皆有祠宇蓋自唐時已然

吳讓皇詩

江南餘載云讓皇在秦州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

年前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煙凝遠

岫愁千疊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

細思量五國故事以後四句為一首惟遠岫作楚岫千疊

作千點回首作端坐江表志以前四句為一首惟二十年

思益堂日札

卷六

四

前作三十年來兩書俱云讓皇作與江南餘載同獨吳任

臣氏十國春秋注引馬令南唐書謂此詩為後主李煜渡

中江望石城泣下而作前四句與江表志同後四句煙凝

作雲籠千疊作千片雨滴孤舟作雨打歸舟回首作閒坐

又於楚定王景遠傳云景遠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有

兄弟四人三百口之句謂元宗景遠景達景暹也景遷不

與焉蓋後主兄弟八人及歸宋時尚存其六自不得以兄

弟四人屬後主不知後主賦詩自慨即感懷先緒亦不應

於先君叔伯斥言為兄弟四人且去國遠降於歸舟二字

亦復不切考讓皇兄弟六人烈祖高祖皆即尊先逝其在

位時有臨川王濛新安王潯德化王澈正屬兄弟四人雖

禪代之際濛已前死而因國難遇害讓皇未嘗不隱痛於

心則就兄弟四人之句推之屬讓皇作無疑且於情事亦

較合也讓皇殂年二十八歲詩第二句宜從江南餘載作
二十年前爲合歸舟亦宜仍作孤舟

木客

蘇玉局云山中木客解吟詩案木客形如小兒明末鄭湛
若 在恭城時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入市作器工過
於人好爲近體詩自云秦時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嘗
見其賦細雨云劍閣鈴逾動長門鏡更深又云何處殘春
夜和花落故宮鄭所著赤雅中自述所見如此但木客既
生秦時何知有律詩山中無書又何知劍閣長門後來諸
典故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
明月亦傳爲木客所作則在玉局前

詩兩存

古人重改陽城驛吾輩欣聞石介名風味可人終骨鯁尊

思益堂日札

卷六

五

前真見魯諸生長安官酒甜如蜜風月雖佳懶舉觴時送
盤蔬還會否與公新鬪釀端方劍南集中詩也後閱宋朱
翌滿山集亦載此二絕但題止石芥兩字與陸微異又身
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說蔡中郎絕句一首載劍南集今
劉後村詩集中亦載之

重九詩

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繞未開花百年將半仕三已五
畝就荒天一涯豈有白衣來剝啄一從烏帽自欹斜眞成
獨坐空搔首門柳蕭蕭噪暮鴉此唐高常侍重九詩也近
日選宋詩者復作程俱詩且於末聯引程自注云高適九
日詩縱使登高祇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爲眞成句左證
且玩百年句似宋人排調非唐詩又案高達夫五十後始
稱詩其仕亦晚年始達三已之句亦不相合決非高詩無

疑

鄱官神

鄱官神不知何神吾鄉漁船多祀之每於元夕簫鼓祀神
江西漁舟亦然或作番官記見放翁詩中案唐李夢符漁
父詞有云漁弟漁兄春到來婆官賽卻坐江隈椰榆杓子
瘤杯酒爛煮鱸魚滿益堆則又作婆官也又後漢書曹娥
傳記婆婆神殆亦卽婆官之類

誣讖古賢

後人慣造事實誣讖古賢不但碧雲駮也如范文正公懷
慶胡堂詩云慶胡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如今憶
著成離恨祇託春風管領來姚寬西溪叢語便云公守鄱
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云到京以綿臙脂寄
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

思益堂日札

卷六

六

好顏色至今墨蹟在鄱陽士大夫家後考舊饒志有繼公
守饒者和四詩陳希亮云弱柳奇花遞間栽紅芳綠翠對
時開主人當日孤眞賞魂夢還應到此來魏兼云使君去
後堪思處慶胡堂前獨到來桃李無言爭不怨滿園紅白
爲誰開畢京云花木還依舊遲栽春園不惜爲誰開幾多
民俗熙熙樂似到老盱台上來曹經云池館名公舊日栽
幾番零落又春開誰人解識紅芳意猶有多情五馬來讀
此可釋然於公爲慶胡堂之花木詠非喜樂籍也而西溪
所云寄臙脂及小詩墨蹟皆謾語造誣不辨自明矣趙子
固孟堅爲賈似道幕官卒於宋度宗寶慶二年元姚桐壽
樂郊私語云子昂入元後爲學士過子固家子固惟問弁
山笠澤佳否及子昂去以水濯其坐具不覈時代設此誣
謾後來以爲子昂口實其有入之詩歌者此與姚西溪語

將毋同

金末詩紀批政

金趙宜之元有鄰婦哭詩云鄰婦哭哭聲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親問之亡者誰兒郎被殺夫遭擄鄰婦哭哭聲哀兒郎未埋夫未回燒殘破屋不暇替田疇失鋤多草萊鄰婦哭哭不停應當門戶無餘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運米雲中行秦簡夫略穀靡靡上黨公府作云穀靡靡青割將來強半糶急忙春米向官倉只恐秋風馬塵起官倉遠在蕎麥山南梯直上青雲間梯危一上八九里之字百折縈回環憑誰說向監倉使斛面莫教高一指請君沿路看擔夫汗顆多於所擔米此與趙君詩同一哀音促節金末批政如此安得不亡李正臣字節有句云格頭打出和糶米丁口簽來自願軍亦可想見金末時事

思益堂日札

卷六

七

施宜生詩

施宜生在宋逃罪降金海陵朝試進士題有日射三十六熊賦宜生賦云聖天子揆文德奮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海陵賞之遂登第後以學士使宋頗自誇其賦館伴語云以八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貴耳集又云所謂熊即侯也非獸也金詩記事云遼興宗重熙五年九月癸巳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冬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於廷則海陵襲出此題尤不足誇矣予曾見其題畫一絕云塞鴻橫天三兩行欲下未下先悠揚平田到處菰蒲美託身何必來瀟湘款書三住老人草書頗佳

遺山論蘇詩

遺山論詩蘇門若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又云只知

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是遺山於蘇詩頗存刺謬之意然案遺山洛陽詩云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查初白云摸金校尉非中郎也東坡誤用先生仍而不改夫遺山用典尚承東坡之誤謂非服習坡詩有素者乎

學詩自警語

元遺山為楊叔能小亨集引云子學詩以數十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驚恨無崖異無狡計無媠阿無博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為堅白辨無為聖賢癩無為妾婦妬無為仇敵謗傷無為髻俗閨傳無為醫師皮相無為駢卒醉橫無為黠兒白捻無為田舍翁木強無為法家醜詆無為牙郎轉販無為市倡怨思無為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為村夫子兔園策無為算沙僧困義學無為稠梗治禁詞

思益堂日札

卷六

八

無為天地一我古今一我無為薄惡所移無為正人端士所不道予案自來詩人犯此弊者不少且有以此稱佳者墮入魔道而不知宜各書一端於座右以當詩箴

遺山詩語

遺山先生詩為金源一大家高健處可與杜韓抗手嘗喜誦其贈答劉御史雲卿云學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溫柔與敦厚埽滅不復留高蹇當父師排擊劇寇讎真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古人相異同甯復操戈矛春風入萬物枯枯將和柔克己未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罵不汝酬胡為文字間刮垢搜癩疣吾道非申韓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論信以不我觀唐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獨程張倚聖途同一歸論功果誰優戶牖徒自關膠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韓歐吾輩論古多蹈

此弊非但文人相輕惡習先生七古雄渾七律尤壯闊排
真獨出五律老成七絕超渾五絕少遜然亦老重子尤愛
其五古微至處令人作十日思也

虞伯生詩語

虞伯生先生送家兄孟修父輪租南還詩云大兄五月來
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兄弟五人四人在每憶中郎淚沾
臆我家西蜀忠孝門無田無產惟書存兄雖筮庫實父蔭
弟竊微祿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
郎十歲未知學嗟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苦不多又不
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
峨歸未得盤盤先隴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
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冰兄歸烏帽何置置明年乞身向
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此詩樸質深厚全從漢樂府脫化

思益堂日札

卷六

九

而不襲其面貌先生自云漢廷老吏真不愧其言然全集
中如此等詩亦少矣七律詩人皆喜其送袁伯長扈從上
京一首予謂此詩惟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屬藁
一聯可稱雄警其下聯云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囊出
蒲萄夫蒲萄出於銀囊知爲酒也窈窕之來於錦韉是爲
何物乎

海忠介詩

海剛峯先生贈竹園隱者詩云寂寂江村路何煩命駕過
羊求忘地遠松竹到門多野外常無酒田間別有歌洗杯
深酌處落日在滄波此詩剛峯自書筆力蒼勁款書海瑞
兩字刊鸞峯寺壁上詩筆清婉不類其爲人

崇禎宮詞

王慕吉範四川內江人崇禎朝知縣行取御史有崇禎宮詞二首足備掌故

詞云水殿風搖楊柳絲先皇朝罷獨憂時抽毫卻寫賢臣
頌面勅中涓賜主兒自注故宮人左氏今爲民間浣衣婦
能言掖廷舊事云宮中稱皇太子曰
主慈甯宮禁老莓苔元日驚傳法從來上下隔簾遙拜畢
兒慈甯宮禁老莓苔元日驚傳法從來上下隔簾遙拜畢
六龍飛輅一時回懿安張后居慈甯宮帝朝
后不相見於簾內答兩拜

魚肚白

魚肚白染色名吳楚市語皆有之若古稱天水碧雨過天
青也 國初莆田余澹心懷黃岡杜茶邨濬長洲白仲調
夢熊三人同寓金陵以詩齊名時人有魚肚白之號澹心
八十餘卒尤西堂先生輓詩有云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
同看黨人碑卽指此

查初白詩

查初白敬業堂詩集存者過多遂少別擇其沈博清轉之
作固據勝場而下筆類唐處政復不免趨雲松篇評句采

思益堂日札

卷六

十

集爲詩話列之放翁遺山梅村諸老之後蔣心餘遂將全
集痛加詆斥謂是山歌村唱其亦過矣蔣評無刻本予有
一冊是蔣手書

替先生

馬碧潭名澄善化人三歲以痘替七八歲聞鄰塾書聲輒
默誦強記塾師奇之稍爲講解便豁然通其義有所論列
宿儒皆遜之尤喜聞人誦唐宋古今詩一過不忘自爲詩
皆清警家貧習星家言張卜肆多奇驗卒時自知死期吟
絕命詩索同人作和章生輓次第聽之且泣且讚讚畢卽
逝生前營壙請人題墓碑曰替先生馬碧潭墓墓在吾省
南關外妙高峯雨花臺下詩藁散佚不傳聞傳其警句如
懷友云一夜梅花香國夢十年燈火故人心中秋云天餘
夜色三分外人在秋光一半中詠梅云偶來小立憐孤影

忽漫懷人在異鄉清淺池中思季迪參差竹外見東坡瀑
布云直注疑穿地回流必上天蜘蛛云夕陽華屋少微雨
廢樓高絕命詩云栗園有慙生春草筇杖無人臥碧苔粟
園即所居小園也吾宗春田先生^鈔為撰替先生傳蓋乾
隆末年人

楊昭節詩

吾鄉楊菊泉大令^{延亮}嘉慶癸酉科本省鄉試解元年甫
十八聯捷成進士宰山西趙城有善政己亥教匪曹順之
變闖門死難事聞 賜卹于蔭 特予諡昭節於趙城建
專祠予少時見所著月塘樵唱詩集詠項王廟有句云生
無面目還鄉土死有頭顱贈故人即驚其語異常文章節
義滋可重也

潘四農斥王次回詩

思益堂日札

卷六

十一

王次回疑兩集專以旖旎為工柔文膩理潘四農謂為淫
靡摘句糾之誠然顧謂其句如窗下有時思夢笑燈前長
不卸頭眠姚冶不堪予謂此是四農從淫蕩處著想故見
得如此以予平情論之句固不工要不過寫一憨慵小女
子之情態從古詩無達詰見習見仁各隨意境所到如青
衿詩序謂刺學校廢就學校釋之語語皆學校也集注謂
刺淫奔就淫奔釋之語語皆淫奔也蔓草溱洧諸詩亦然
四農養一齋詩話力持詩教而壇坫習氣太重其刻辭處
未免固哉高叟之識

凌荻洲

唐劉夢得感呂衡州詩有云空懷濟世安民略不見男婚
女嫁時亡友凌荻洲水部病中輒吟此兩句淚下悽然不
數日遂卒每憶前語不勝腹痛荻洲名玉垣善化人道光

丁酉拔貢己亥舉人 朝考一等七品小京官分工部考
取軍機章京未及補用而卒為人倜儻負氣節重交友具
用世才曾文正公重之卒年不過四十知交無不痛惜詩
筆清剛著有蘭芬館詩集已刊行後嗣無人其詩板及遺
稿未刊者俱無可問矣偶檢殘書見其手書 詩未刊入
集者亟錄之題云己酉三月二十八日有作東滌生侍郎
書請鄂政詩云高樹驚風一葉存春時無意問琴樽錢刀
欲盡交游氣風雨終虛骨月恩弱柳撩人爭旖旎狂花笑
客故紛繁鮮民四十年來感半死枯桐對掩門案此為文
正與予為荻洲作四十年生日鴈於文正宅中秋洲次日即
作此詩沈鬱悲感予與文正語心竊憂之果不逾年而死
矣

勞生語

思益堂日札

卷六

十三

吳野人五絕云南鄰種豆翁中夜不能逸白髮與豆苗天
明一齊出吾友吳樓台七絕云老叟陪牛臥樹間烏捷白
髮兩清閒知他各有午時夢稻滿清畦草滿山兩詩同一
意境各極勞生之感

送窮詩

亡友吳樓台孝廉^准除夕小詩數首內送窮一絕云感汝
纏綿三十年茲行海濶又山巔柳船無力枕符惡珍重高
牙大宅邊予笑謂君詩如此多情窮鬼不忍舍君而他適
也樓台大笑近聞一俗子作云家家都放霸王鞭^{俗呼送}
去窮神路八千此去更無相見日要來你也没盤纏寫窮
字盡相窮形大可噴飯惜樓台未及聞之

羅竹卿

善化羅竹卿^銓秀才幼慧絕倫讀書過目不忘少與余同

塾會課七人課藝七首誤爲僕子所焚君一一錄出不誤一字十三歲時其太翁攜往湖北登仙棗亭詠詩云男兒無限事不敢作神仙見者驚爲大器卒以親老家貧餓驅遠出客死桂陽州逾年其弟始負骸歸葬幼聘彭氏女以貧故卒未娶予懷君詩所云阮修歲壯婚期誤毛義親衰祿養難也君沒後彭矢志不嫁撫姪爲嗣侍十指共饘粥云

采茶歌 山歌

吾鄉土歌有采茶歌山歌兩種采茶歌云姊妹過江去采茶江流盡處是郎家莫到江心起波浪浪花雖好只空花山歌云好馬不喫回頭草好客不飲路旁茶蜜蜂子不采罷園花罷猶落也言園中花之將落者也又云十里長亭趕送郎郎去求名到他鄉郎送姐的金心戮即等子也俗書作戮姐送郎的好荷香

思益堂日札

卷六

三

荷香字見玉篇又云家花不及野花香野花不比家花長養花莫靠秋露水露水雖溼不成霜又云不曾見燈花會結果不曾見鐵樹會開花好馬不受兩鞍轡好船不用兩槳划好女兒不喫兩家茶隱語雙關古心豔語宛然漢魏遺音聊誌一二以存土風

思益堂日札卷七

長沙 周壽昌 自卷

歸處訥詩

予少時有醉後題壁二十字云讀五萬卷書不如磨大刀軍中有壯士殺人金滿腰偶記唐時歸處訥七絕一首與予意頗同詩云昂藏騎馬出朱門服色鮮華不可論盡是殺人方始得一絲絲上有冤魂

多谿

浙江衢州府驛名多谿在衢信交界謂其水作三道來作三字形南宋時鮑娘有詩云谿驛舊名多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蔣穎叔和之云盡日行荒徑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子早歲過其道有句云暮雨瀟瀟今夜宿吳娘舊曲鮑娘詩兼用香山句也

思益堂日札

卷七

一

俗語入詩

施肩吾詩山中叟云老人今年八十幾口中零落殘牙齒天陰偃僂帶嗽行猶向巖前種松子嗽字入詩此僅見戎豎歲暮云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俚俗不足云詩予有詩云過年樹笑無皮裹諸世花描沒骨奇即用其語

鴉片煙詩

鴉片煙流毒中國人弱財匱實坐於此此 本朝一大案近日詩人亦有詠者張南山先生云五夜一鎗民骨髓重洋萬里國脂膏最稱警絕朱蓉生謂予魏默深江南吟十章有阿芙蓉詩末數語云語君勿咎阿芙蓉有形無形則同邊臣之朋曰養癰樞臣之朋曰中庸儒臣鸚鵡學巧舌庫臣陽虎能竊弓中朝但斷大官朋阿芙蓉煙可立盡

其言雖欠蘊藉然實詩史也原注字書無應字因借別代之子有急捕鴉古樂府一首亦頗痛峭爰錄於左急捕鴉急捕鴉鴉飛已徧干人家夜深鴉引鴉鴉叫但得鴉餐鬼亦笑可憐西北高樓臺被鴉啄盡成寒灰鴉飛滿天聲滿地鴉噪有聲客無氣朝來忽喜人事豐向人乞得三百銅歸喚兒女餓休哭命未飼鴉休買穀

募建文廟詩

汾州學宮門右有石嵌壁中乃金郝天挺募建文廟疏其文伏以下書絕句一首云金碧煌煌梵刹雄玄元樓觀五雲中如何萬代綱常祖釋奠今無數畝宮卽下接謹疏字見青鞋踏雪志不知此石今尚存否予少時撰募修文廟疏有一聯云在聖人有卑宮室之心我輩豈宜藉口使人廟無安俎豆之地斯文亦復何顏願爲人稱誦

思益堂日札

卷七

二

無題詩十二首

少愛讀義山無題詩喜其寄託遙深辭旨清麗非但緣情綺靡也咸豐己未庚申年間朋友遇合之交忽來讒構致生乖阻欲言不忍欲默不宜迺仿義山無題前後凡得十二首知我罪我聽諸後世可耳前無題四首云霧鎖雲迷六曲屏惱公唱罷惜娉婷江楓削几抽心赤湘竹裁簾漬淚青密密似雲偏不雨明明如月卻無星可憐絕世珠喉妙爭得蕭郎著意聽申申一詈怨何窮豈待防閑託守宮星影幾曾占姊妹風聲誰與辨雌雄欽鴉文好心難測鸚鵡言多舌未工自歎於嚴成僻性浸勞膏沐慰飛蓬浪說彭郎聘小姑試從山上采靡蕪窺牆已負三年久隔水眞甘一語無萋菲縱還成只錦菱荷衣好代羅襦卷施任爾當春綠看碧何勞更作朱高樓西北亘遙空雲影重遮夕

照紅三月水邊窺鏡國一生花底活秦宮懸知落溷飄茵日那有朝南暮北風獨借畫圖千古在琵琶哀怨寫能工碧城仿義山四首云碧城舊事忍重論酒北琴南靜掩門頓語法清伴落寞薄嗔防密溫存懶脂補垢曾無迹墨臨書竟有痕屢卜金錢都不准占著連日得游魂一絢絡得幾絲絲決溜通波便是池綠鳳收香成倒挂黃魚上樹枉相思從誇怨鯨愁鴉句已作焚蘭歎蕙詞幾欲分明終不忍背人無語立多時雨餘雲重月沈沈戲疊苔錢襯綠陰骰子刻虬癡入骨蕉花含葉苦連心那看丹碧成朱色豈合箏琶誤瑟音織錦無勞方便寄盤中一曲起悲吟螭蟠古鏡作雷鳴激水成波自不平紅豆慣從離日寄黃楊偏值閨年生坐移鐙影添孤伴臥聽鄰駒是惡聲太息鳳鸞飄泊盡便從海上話鷓鴣盟後無題四首云襪襪雙翅

思益堂日札

卷七

三

分塵埃誰爲鸞鏡託鴉媒石闕街碑空有字金鑪添炭漸成灰秋千影落荆回雪尺八聲沈響忽雷坐月行花都不見東風吹淚已生苔一重錦障一重天好夢如雲欲化煙梅骨酸難消核裏蔗心甜不到根邊儘教雪舞漫空絮偏遇風回過海船心字燒香痕不減吹蘭蕙麝總徒然無端急語送雷音敲斷雙雙碧玉簪那有車輪生四角莫彈碁局近中心風來別院珠成串月轉空牀鏡似衾一自五湖鴻去遠不曾傳字到於今無花空折惜秋娘漱玉詞成號斷腸象膽固知隨月變麝膽豈待得風香墮釵橫枕髮如霧刻轍行階足有霜新樣錦裁君見否中藏三十六鴛鴦

悼亡詩

予次姬馬氏字意娟深州人年十八來侍二十四歲以瘵疾卒咸豐乙卯四月也曾以七律五首悼之詩云錦瑟分

彈廿五絃一弦中絕悟華年碧簫響咽沈寒雨紫玉妝殘
化暝煙病葉辭枝悲宛轉斷絲離箔苦纏綿折釵舊爲他
人嘆誰料淒涼到眼前芙蓉嬌小苦難披一嫁長卿困莫
支病易傷心翻慰我貧因惜費屢辭醫買書約姊抽簪典
留客呼僮到薦炊有幾俸錢能殯汝營齋營奠更何時至
性天生百慮周采蠹無日得消憂歷劫稀展鏡前笑眉月
長含鏡裏愁遠恨違姑壽菽絮死甘殉母痛松楸去歲聞
其生母
死病可憐費盡宜男祝繡佛空餘手跡留似解塵根付滄
忘垂簾枯坐靜焚香慧思作畫隨中婦病尙持齋祝大郎
子嫡長子潤蕃從戎論到艱危徵烈性恥將兒女累剛腸
姬病中尙持齋祈禱
妝臺一一尋常語今日眞愁記莫詳未必他生會有因聽
他媼婢泣酸辛眾中淡服能消妒寒日分衣慣施貧靜夜
鏡殘疑夢幻虛堂風動恍吟呻從今聽鑰趨朝夕徧倚薰

思益堂日札

卷七

四

籠少一人家姬李氏淨娟長洲人性慧知書能寫蘭畫花
卉十九歲來侍生一女旋天子讀禮南歸服闋未來京姬
暴病卒於邸寓甫三十一歲咸豐己未年二月初一日也
先是馬姬死有詩悼之姬讀詩笑曰妾他日死主當爲
作一傳否則以詩悼必多得數首始可至是予哀其意亦
悼以八詩云東風吹碎落紅聲噩耗傳來最慘情三十日
春花信斷四千里路客魂驚變生不意書疑誤憾到難言
淚暗傾似此飄茵還落溷屢猜綠業欠分明吳閭仙李鬱
芳姿飄泊燕臺劇可悲孤息問誰歸蔡女一錢翻許看西
施珠含異采光難悶花有奇香折尙疑絕似安東逢絡秀
獨憐無命託門楣傾城儀態絕嬋娟女伴憐逾我見憐卻
扇爭貽阿杜鐺助婚齊饋阮修錢也知奇豔難兼壽或冀
清修幸葆年草草光陰剛一紀生無頑福儻生天井白銀

辛自主裁依然林下絕塵埃賢稱中外眞無閒貧治齋鹽
別有才畫喜作蘭徵性潔詩常焚草避人猜尹邢易如偏
能感但化遙傳哭盡哀特詔從戎記昔年得卿贊助氣無
前拔釵享士三軍感置劍藏身一死堅未奉姑奠時涕淚
代籌兒學盼團圓苦思薄命誰因果憾莫貽書訊九泉初
亡金瓠已愁顏慘奏姑恩淚更漣五日祝虛多子稷兩年
淒斷望夫山縱能服義安離別未免持門歷苦艱一事思
量眞負負屢書賺汝唱刀銀湘竹黃陵詠女娥迎將弱妹
侍東坡十年紅袖添香福一閱青溪讀曲歌每勸加餐夢
自製偶逢修史墨先磨最憐封事趨朝夜獨聽雞籌到曉
多哭卿亦自感浮沈留滯周南歲月侵灑徧麻衣孤子淚
贈餘秦策故人心徵兵連日聞馳檄照鏡殘霜欲滿襟悔
不清娛許隨侍好山多處便抽簪

思益堂日札

卷七

五

紫洞船
水國游船以粵東爲最華縵蘇杭不及也船式不一總名
爲紫洞艇丙午予游其地同人作紫洞謠予亦得七絕八
首拉雜春風奏管絃排當夜月供珍鮮流蘇百結珠燈照
知是誰家紫洞船沙鍋沙快橫樓臺快蟹船連畫舫以上
皆船名惟
橫樓最大
來郎意不如雙槳密早潮催去晚潮回四面珠
簾捲玉鈎連檣沙尾泊中流分明一曲青谿水只少秦淮
十里樓二八音音拍浪浮十三妹仔音音學梳頭琵琶彈
出酸心調到處皆結唱粵謳海南果熟不知霜五角羊桃
觸鼻香丹荔黃蕉都過了熟橙熟蔗滿街嘗冬時香橙甘
蔗俱用蒸食
呼爲熟珠娘裝束學吳娃窄袖青衫短玉釵眞有膚圓光
橙熟蔗珠娘裝束學吳娃窄袖青衫短玉釵眞有膚圓光
綴綴凌波不用鳳頭鞋珠娘有美者然雖
冬時亦白足見客珠水源分卅六
江東西角湧鬢了雙素馨莫問遺宮種第一看花是海幢

一聲香喚賣花船漁婢生涯海國天水閣路連花埭遠四圍都是蠶家田

土諺

諺云醫病如治民防病如治軍語最有味古人名醫曰和曰緩知此術非可躁急行也若養生則節嗜欲慎起居全在堅忍有制必如東坡養生論所云如商君法如孫武令而後得也又諺云骨邊肉五更睡雖不多最有味予嘗戲衍成一絕云世情物理兩無歧卻聽童言笑莫支好是多能有味五更殘睡骨邊脂可為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勸又山歌云大船行來一條龍小船趕來一陣風勸他扯篷莫扯滿遇了狂風難落篷可為驕盈者戒此兩語一歌出吾鄉不見他有紀載故識之

阿濫堆

思益堂日札

卷七

六

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唐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為曲子時皆傳唱一作鸚鵡堆子有句云塞管烏鹽角山歌鸚鵡堆卽此宋戴式之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唐李郢詩謝公留賞山公醉知入笙歌阿那朋劉禹錫竹枝詞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絃那披綠藍阿那絃那皆曲名卽阿濫之轉音也

侯彭老

宋侯彭老長沙人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貫綴小詞別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徧東西府時人莫諷出都忙官家送我還鄉去三詔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皆虛語太平朝野總多懼江湖幸有寬容處見溫陵呂榮義上庠錄此書政和三年榮義著初名兩學雜據雜記益未備爲周昭禮清波雜志載之此詞意氣安閒八十一條改此名

不挫其志清才亮節爲吾鄉耆舊生色錄此以補志乘之遺

讀曲雜說

元院本脚色內有卜兒卽今之老花旦有孤卽今之丑扮官吏者有孛老卽今之付脚帶鬚者其扮幼孩者曰徠兒扮強盜者曰邦老扮樂戶者曰樂探
五花爨弄始宋時爨夷以粉墨塗面爲歌舞宋宣和間中國仿其製曰五花爨弄其詞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泥初本一種至元時以雜劇與院本分爲二至明時崑山魏良輔出製爲南曲始名曰崑腔
元詞賓白中稱強盜曰太僕亦稱太保
今俗謂雨直下者爲箭桿雨謂驟雨而雲過卽止者爲過雲雨見元人馬致遠薦福碑雜劇第三折楚俗箭桿雨亦

思益堂日札

卷七

七

日竹篙雨

諸臣未起朕先起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猶披被此明高皇所作也案元人雜劇楔子引白云君起早臣起早來到朝門天未曉長安多少富豪家不識明星直到老元詞內習用之高皇或就其詞點竄成小詩耳

傳云樂操土風卽今樂部亦各有土調如直隸則有溝調

河一帶山東則有泰安腔登州調河南則有河南梆子江蘇則有崑山調有吳歌安徽則有安慶調浙江則有甌調溫州在漢江西則有弋陽腔兩湖則有湖廣調岳州調二爲東腔黃調黃梅也甘肅則有蘭州引山陝則有西梆子腔廣東則有本地亂彈廣東謂其土音曰本有粵謳四川則有四川調皆各演於其鄉不能行遠惟崑山調與二黃調安慶

調則樂部中之金科玉律京師及各直省皆尚之舍是更無可演唱者四川調則兩湖間一行之然不久即廢蘭州引則京師影戲演之西梆子腔京師有兩部專習此然惟西人嗜之

元人院本雜劇極有工者然多貪好句不甚切本人口吻王寶甫西廂記尤多襲前人豔語入詞中故不得列四大家之內康進之亦元人高手其李達負荆雜劇第一折混江龍云可正是清明時候卻言風雨替花愁和風暫起暮雨初收俺則見楊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水波紋縐有往來社燕遠近沙鷗其詞非不圓美然出自李達口中亦何可笑

樂人音節高下長短俱視板爲權衡曲中之有板眼如書之有句讀但每句則聲歇每板不必歇音此小異耳三眼

思益堂日札

卷七

八

一板曰平板一眼一板曰急板句尾音歇而始以板節之曰底板於腔絕未及續之間而板焉曰黑板其音不中節爲走板其板不中節爲奔音板亦曰頂板亂彈亦有板而名色較多蓋其腔可任人隨時造之無定律也曰平板曰急板曰數板曰浪板曰倒板曰搶板曰底板曰起板曰過板曰滾板其頂板奔板之弊亦與崑曲同

元亡名氏碧桃花雜劇清麗芊綿疑是關董一流人所作其第一折油葫蘆云爲甚麼我一上青山使化身端的愁殺人常只是安排腸斷又黃昏害了箇懶漸漸的愁病兒積遺下重重夢恨做了箇虛飄飄的惡夢兒推不出淒淒涼涼運一會家急急煎煎腹內焦一會家想想思思心內忍閃的我悲悲切切孤兒寡女無投奔因此上悽悽慘慘無語暗消魂置之斷腸集中幾無以辨元李好古張生

袁海劇內第一折三段俱清雋可誦那吒令云聽疏疏晚風風聲落萬松朗朗月容容光照半空響潺潺水衝衝流絕澗中又不是采蓮女撥棹聲又不是捕魚叟鳴榔動驚的那夜眠人睡眼朦朧鵲踏枝云又不是拖環珮韻玎玲又不是戰鐵馬響琤琮又不是佛院僧房擊磬敲鐘一聲聲諛的我心中怕恐原來是廝瓊瓊誰撫絲桐寄生草云他一字字情無限一聲聲曲未終恰便似顛巍巍金菊秋風動香馥馥丹桂秋風送響珊珊翠竹秋風弄啣呀呀偏似那織金梭攔斷錦機聲滴滴舒春纖亂撒珍珠迸元詞中兀良二字不甚可解合上下語氣審之似是歎訝之辭

妝謊子京師市語見元人風光好劇內又張天師劇內有云我自作便當之妝甚的謊子

思益堂日札

卷七

九

乾隆朝揚州鹽商最富以能詩相矜炫諸名士爲之捉刀雖卽席數十韻不難也有某商於廣坐自謂得句云柳絮飛來一片紅眾客匿笑某名士急爲之解云居停此詩絕妙諸君特未聽其上句耳因誦云夕陽返照桃花岸柳絮飛來一片紅眾歎服蔣心餘先生空谷香一折中有云五萬貫大攤錢賢者樂此十四鹽強押韻商也能詩正調侃此輩然先生此一折實藍本於元人之揚州夢其調俱係混江龍

蔣茗生先生自題傳奇詩云不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寫相思然所著紅雪樓九種曲中桂林霜實不及香祖樓空谷香遠甚空谷香中小令最佳如又是分離時候淒涼堆滿心頭恐將兒女情拖逗眉間忍住閒愁止四語而無數轉折在其中起六字尤有黯黯消魂之感其菊花新一

調近人已有所述者又一折內小引云啼鴉不許殘魂化
眞是教奴沒法甚的好年華十六載將人活怕亦止四句
而幽緒哀情宛宛如見此折內姚夢蘭三段清沈鬱絕
世文心蕙露家風於茲不墜 國朝諸詞人中無能並駕
者惟北曲微有拗律處少加點易便可登之管絃今樂工
所演者四絃秋內潯陽琵琶一折雪中人內撲蝶一折李
笠翁十種曲無一佳者彼善於此則意中人風箏誤兩本
內尚有可節取此外非平弱即俗滑平弱可醫俗滑難醫
也

笠翁風求鳳內有一小引字字雙極市井穢褻之語不堪
入目若西廂記之酬簡一折牡丹亭之驚夢一折內何嘗
無狎語若長生殿之窺浴一折內尤極蕩冶然止覺其雋
豔不似笠翁之惡穢欲嘔也須知此事亦須讀破萬卷始

思益堂日札

卷七

十

能下筆有神雅鄭之分關乎根柢如此

元人小令好用那吒令喜其疊句取雋如喬孟符之揚州
夢有云倒金瓶鳳頭捧瓊漿玉甌蹴金蓮鳳頭並凌波玉
鈞整金釵鳳頭露春纖玉手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須
瘦雲無心雲也生愁似此圓穩者正不多得

術術二字從無以入文者術字說文有之云通街也後人
造術字以合之元喬孟符之揚州夢有云但說著花術術
我可早願隨鞭鐙花術術三字元詞中屢見不止此折
元曲內以點湯爲逐客想亦當時市語

元詞賓白有驢生并角囊生根今京師稱角尙曰并角蓋
本元時語

羅江東柳詩云自家飛絮猶無定爭把長條絆得人湯臨
川折柳韻有云纖腰倩作綰人絲可笑他自家飛絮渾難

住即從羅詩語化出而情深語妙遠勝江東

高贈朱詞

文采風流問當代誰爲詞客近十載論交京洛羨君顏色
豔句魂消隋苑柳鍾情酒醉秦淮月向旗亭暗賭唱新詞
人稱絕燕市裏羞彈鈇傾蓋處惟吹笛更疲驢阜帽公卿
爭識杜牧才華增爽朗林宗豪舉輕榮適但逍遙天壤作
間人睥青白此高澹人宗伯贈朱竹垞先生詞也玩詞語
傾倒之極當是竹垞初入都時迨長蘆通籍後聲華逼出
宗伯上兼之意氣睥睨使人不堪故有中傷之事詞尾睥
青白三字已伏根後事起於瀛洲道古錄一書僮人從而
下石也

成容若語

成容若淶水亭雜識云牡丹近數曹毫北地則大房山僧

思益堂日札

卷七

十一

多種之其色有大紅淺綠江南所無也予嘗以訪之大房
山僧則不獨無此花並不知有種花一說又案淶水亭在
玉泉山下爲容若著書處今訪其遺址亦無有知者容若
善詞曲有以所著側帽詞寄朝鮮者朝鮮人題曰誰料曉
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案其詞集今名飲水詞當時
或名側帽也

越禱

廣雅越禱也曹憲曰後人於水旁著京失之然案說文水部有涼字云涼薄也从水京聲不知曹氏何未檢尋而妄下筆如此案越即亮字禱即薄

吾子

揚子方言吳俗謂赤子曰孖孖牙音牙音孖集韻類篇並同今楚俗尚如此稱案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注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正字通云古本管子吾作童子案此吾字正音作牙漢書地理志金城郡允吾縣注應劭曰音鉛牙詩吁嗟乎騶虞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尾長於身名曰騶吾墨子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新語云文

王騶牙名固史記東方朔傳朔曰所謂騶牙者也騶牙即騶吾後漢書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必得陰麗華吾與華叶韻亦為牙吾字訓小男小女者吾音牙前漢書金日磾傳霍氏有事萌牙注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吾從牙音訓若幼穉音義俱為孖孖即吾子二字俗書耳 又案華古音敷顧氏詩古音云易一見詩八見楚辭一見皆然其說甚確今案太玄經勤次三日羈角之吾其音呱呱則正與尹注小男小女之說合尤此篇確證正字通所舉古本殊不足信即有之亦以意改也 子雲去建之至長安時代益相授以太玄經之呱呱為韻例之則麗華之華正應讀若敷 洪雅存漢魏音當必讀舉之今音騶吾之為騶牙允吾之為鉛牙皆以此至六朝時則華皆讀胡瓜反玉篇華音胡瓜反六朝人詩文亦然麻部之字大

抵與今讀同矣

垞

洞庭北去五十里地名道士垞于案垞字最典漢書天文志川塞谿垞蘇林曰垞音伏伏流也如氏曰垞墳塞不通也

些

楚詞些字皆讀若梭去聲以其本娑婆訶三合而成音也然子以吾鄉音為之實讀若俄去聲至今長沙一帶每語收聲必有此字其辭涉哀鬱者尤非此不能達也

饒

饒之訓富也沃也裕也多也餘也益也俗借作饒恕解乞有日乞饒貸人曰饒人案三國志注云吳質濟陰人自以少時不為本郡所饒北齊書樊遜傳遜少學常為兄仲優

饒隋書劉光伯傳性本愚蔽家業饒為父兄所饒是饒訓為容俗說所本也杜詩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解

打字退字橫字

韻略中無打字已詳見歸田錄中但於廣韻梗字韻中音德冷又都挺切沙隨先生云往年在太學爐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黃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盧文弨云禠古但作退尖古但作橫案玉篇廣韻有尖字已見於廣雅釋詁打字也釋言打格也王氏疏證並引蒼頡篇義所引及王延壽夢賦以釋之篇韻皆承廣雅至打從丁得聲故止有德冷都挺二切若都假切之音則見於戴侗六書故第十四篇云打都挺都冷二切又都假切擊也今韻書亦不收

造字

唐書紀武后所造十二字照元天堃地日日月。星
照君惡臣。照人。照載。年正。然案綱目云鳳閣侍郎秦
宗客造十二字以獻似非后自製矣今閱宣和書譜復得
七字庚。照國。照初。照登。照聖。照生。宋袁質甫甕隔
間許曾引之又照即出字見唐大雲寺碑信法寺碑後山
叢談多一生。字通志內正字書作正與而異又字彙補
復有一風。字則唐史十二字未足盡之也至惡堃字戰
國策皆如此姚宏以為武后時傳寫說甚通玉篇釋堃字
引前漢趙充國傳肥磽之堃云云考今本漢書則作陸字
豈當時古本如是或亦武后時傳寫今改耶因字集韻音
蹇本闕人呼子之稱武后借作月字殆偶合耳正字通唐
武后時有言國中或者惑也請以武鎮之又言武在口中

思益堂日札

卷八

三

與困何異復改為困是困字前又有書作國者吳主孫休
制八字名其子童。童灣。童荷。童迄。童雲。童航。童賢。童距。童奔。童显。童舉。童衰。童奕。童擁
太平廣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闖賊杰魏。魏勤。魏仇。魏脣。魏四。魏公。魏謁。武
帝帝見之甚悅南漢劉巖自製魏。字為名唐武宗創乃
房二字以試王侯射起言臣於三教書字所不識者周穆
王傳容。房二字耳向者二字羣書未見則造字又不獨一
武后也

玉篇

玉篇齒部第十八字翻同譚午念切無齒兒第七十三字
亦作翻空哀切也二字不應重出案廣韻十八吻作翻
同譚無齒兒忍切從困不從困二十一混翻從困苦本切
翻齒起兒則齒部第十八字宜正作翻
字誤

程春海少宗伯恩澤侍 南書房

簡昇頰隆以誤讀圮橋之圮為傾圮之圮

眷少衰旋出書房戴醇士少司馬熙亦侍 南書房以

命題畫策騎清塵籤子誤於策字加一畫書作策不久亦

出書房程素稱通雅戴工畫丰骨清峻尤為朝士所推皆

道光朝事案漢律凡試為吏者諷書九千字以上字或不

正輒舉劾劉勰云馬字缺畫而石建懼雖云性謹亦時重

文也然錯簡誤書自漢以來通人譌筆俗儒踵謬兩者率

不免如以典為與以陶為陰見劉敞七略叟書作更見蔡

邕明堂論六朝隋唐譌謬輩出以豐同豐將束作朱見李

陽冰書若顏氏家訓所載文于為學言反為變等俗字凡

數十見角里之角音祿有徑作角者見抱朴子史記索隱

有作角者見毛晃增韻有作角者見孫奕示兒編此一字

思益堂日札

卷八

四

迄無定寫然案周官大司樂為角釋文云古音鹿則從角
亦宜宋田敏校書若網在綱改作若網重一網字爾雅注
日及改作白及其以俗字見擯試官者宋楊誠齋湖南漕
試見有書盡字作尺字擯之笑為尺二秀才廬陵出聖武
為天下君賦有寫羣字作群亦不取云二十文韻中無群
字臨江軍出順天為日新之教賦教字韻效倣二字寫成
幼物不從文而從力者俱不取又以音譌被斥者三代有
道之長賦三字韻或押微而者並行黜落蓋函音誠見二
十七咸其與三字同韻乃函人唯恐傷人之函音胡南切
俱見孫奕示兒編近見王律芳進士衍梅與傅石波提學
論正粵俗譌字書中有云今撮其一二俗字如山之巖洞
為石洞水之機激為泉蓄水之地為池圖錦通水之道
為洞堂棣之華葉下摘其兩星葉為 誕彌厥月延首

更乎一日誤為親仁善鄰改邑從人鄰為循牆而走棄人

用犬循為聞諸偃也乃惡言之入耳耳牢曰子云如

鼠之食角平為凡此之類不可更僕又云有若擊拂者有

若點黜者如龜厄撲撲操持殆類琴譜案此又真漢人所

謂壞書急宜整齊者也 又案龍龕手鑑不為多養為矮

角為棄兩為暗至為斜為惡表為寬等字鄙誕可笑錢

氏辛楣謂為俗僧所為信然

龍字

邑令某起家貴邸幸善化時見訟牒內有神龍二字誤認

作三字因問神合龍是何物時傳為笑子因記清異錄載

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鶴事以

傳寫謬分一字為三變而為人日鳥矣建封信之每人日

開筵必首進此味金史赤蓋合喜傳誤呼陳苛為山可某

思益堂日札 卷八 五

令事可謂暗合古人又西河詩話載有陳道人在席各書

紙圖令射悉中唯至姜定菴圖杏嗟曰此三字難射當是

一鱗蟲名否定菴私喜以為必失蓋其中本花龍二字及

書發日花合龍云云此事亦可助某令張目也

思益堂日札卷九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陛下

自秦以來奏記於天子前日陛下漢以後至今承之不改

案呂氏春秋宋景公與子章論災惑事子章有云臣請伏

於陛下以伺候之此二字所自始

大人

大人二字最古易經屢見次則論語左傳邦黑版以監來

其身以危 孟子秦漢以後人子稱父母或稱其叔伯父至

漢唐時中貴有內大人之稱東漢宛令李孟初神祠碑有

云中大人共案文字亦其證也匈奴貴臣稱左右部大人

沿及今日外官自監司以上京官自五品京堂翰林開坊

自贊善以上六品如國子監司業皆有此稱或問此稱起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一

何時究無典冊可據惟聞乾隆朝督撫稱都爺司道稱大

老爺尚無大人之稱然案明沈景倩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九一條云先大父以今上初之冬從四川少參入都謁時

相張江陵於朝房張忽問曰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父出

應曰某是也足證大人官稱自明萬曆時已然沈職少參

尚是五品方面官劉廷機在園雜志堪輿某稱馬總督先

之為大人我 朝康熙年間事也

回回麻法大概

史記天官書有云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方

格敏制府觀承云史記此條甚核疇人子弟既分散或在

夷狄則後世西域九執回回術數及西洋算法豈非原從

中土流散在彼而衍其傳者乎此可為西法襲中法之一

證也予考唐志云九勢術者出於西域周天三百六十度

無餘分又云回回法在其前又有歐羅巴法出於回回度分并同其必用三百六十者以其與一歲之日相近每日不及一度成加損之法其實生於零度者也明史天文志云回回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微纖以下俱準此宮十二每宮三十度

項械

後漢范滂傳皆三木囊頭章懷注云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其頭也予案三木者拳械兩手也械手者桎也械足者桎也似於項無與而囊頭章懷注亦未明何物或曰即今之枷亦無可考易曰荷校滅耳注校以木絞校者也或又謂校為桎桎之總名然曰荷則必在肩上矣枷字經典不載施架之架同枷然非其物後漢馬季長廣成須有云枷天狗縹墳羊柳字始一見章懷未注廣韻云枷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二

項械也此為今刑具之枷無疑元魏孝文帝太和年間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諸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方五寸以擬大逆是常罪尚不用枷也宋高宗時諭枷以乾木為之長短輕重刻識其上火烙印記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至暑月每五日一濯枷柙隋唐刑法志但云柙校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無枷字蓋直以校為枷也元制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闊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罪十五斤皆以乾木為之明制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長五尺五寸見續通典 本朝枷以乾木為之長三尺徑二尺九寸重二十五斤見 皇朝通典

侍講

侍講之名始於東漢如劉寬鄧暉胡憲桓郁桓彬黃瓊荀悅荀彧孔融張酺子蕃蕃子濟趙典或侍講殿中或侍講禁中其侍講華光殿者惟楊賜他無聞皆以他官兼領為職事無專司五代間有雜見各書者宋則有邇英侍講崇正說書等名亦以他官兼若伊川先生則直以布衣充矣至明立侍講專官為翰林院所屬並有侍讀班次在講前為從六品我朝因之陞入從五品然祇為翰林編檢遷轉之階並不知講讀為何職事也

同門同歲

同門生見後漢書寇恂傳並王丹傳論語包咸注同門為朋是也同歲生見後漢書李燮傳則同上計者若今之同年也道光朝士大夫住還書東尚有門愚弟之稱今無之矣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三

頂凶

後漢書劉瑜上書有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案此即今時廣東福建頂凶之弊惟械鬥案最多惡習相沿殊不易破不盡闢官吏之貪殘與後漢情形亦微異誠得良有司開誠布公宛轉化導則頹習未嘗不可挽回此全在真心愛民者

滿月

小兒初生一月謂之滿月兩字見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赦是也或取詩誕彌厥月文之作彌月者非毛詩傳曰誕大也彌終也鄭箋曰終十月而生是彌月也即俗說生兒足月也誕訓大今謂生日為誕日亦非然

承習既久且有用之詩文者

門斗

天下府州縣學官之門役曰門斗相傳考鴻博時有門斗送公文至或因問諸先生皆博雅知門斗立名是何義諸君無以對後徧檢各書皆無之余疑此微役恐未必古有定名考漢書韓延壽傳門卒當車陳言後召見之卒本諸生百官表有斗食吏每月一斗二升俸也是門即學官之門卒斗則食斗俸此或門斗二字所由名也門卒亦稱門士漢庚乘少給事縣庭為門士今早役家不准試惟門斗不禁故無卒役之名

兄弟高年

開寶五年前憚州盧州尉鄢陵許承詣區自言父瓊年九十有九長兄年八十有一次兄年七十有九而承七十有

思益堂日札

卷九

四

五欲求近地一官以就養上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上悅因厚賜即授承鄢城縣令我朝康熙年間廣東番禺陂頭鄉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秉彝壽九十八一岫巖壽九十六一慶存壽八十九一慶餘壽八十八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見王應奎柳南隨筆近日我省湘鄉有胡氏兄弟五人皆享上壽長朝瑜八十九歲次朝瑞八十七歲次朝琇八十五歲次朝璠八十三歲次朝環八十一歲湖南撫臣以聞見光緒四年邸鈔是亦可表閭曰一堂五老矣

就酒

吾鄉留餽釘乾脯之物以供酒謂之就酒此二字見陸璣詩疏後漢書華佗傳注引之

洗冤集錄

古每以酖酒誣人重罪如漢東海孝婦後漢上虞孝婦皆以酖被誣致死無術以雪其冤案禮月令孟秋命理瞻傷

察創視折似即檢驗然其法恐不如後世之詳審也自宋理宗朝宋慈字惠著洗冤集錄一書自序云四叨臬寄博采諸書自內恕錄以下凡數家成此書平生於獄案審之又審灼知不欺亟與駁下或疑信未決必反覆深思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虛被滂漉此誠治獄之寶書也此書頒行既久獄無冤民咸豐朝許珊林年丈補重加輯訂成洗冤錄詳義光緒朝潘偉如中丞肅重刻於湖北加入葛理齋元照摭遺兩卷摭遺補一卷此書愈加詳密矣

奸變

說文奸婦人汚也漢律曰見奸變不得入祠續禮儀志齊日內有染汚解齋楊升菴曰奸變月事也張泌妝樓記月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五

蓮紅潮婦人之桃花癸水也亦名日汎一名入月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漢書匈奴傳匈奴孕重墜殞說文殞敗也謂未及生而胎敗也廣韻奸傷孕集韻奸懷子傷也蓋即今之小產以奸與殞同非說文本義矣李義山藥轉詩或以為是詠私胎不知何據

錢稱文所始

俗用錢日緡日緡日貫古矣至每錢則古但云幾錢如漢食貨志云穀石五錢是也後世借用箇字或稱幾箇若今稱幾錢日幾文不知始何時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縣燕川青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案處存在唐哀帝時知錢稱幾文實始於唐矣

禮下於人

左昭二十五年傳曰將來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今俗云禮下於人必有所求語殆本此

名諱別稱至宋始嚴

生名死諱自周以來如是而漢人不論者漢書宣帝詔其更諱詢許叔重說文解字禾部秀字注上諱為光武稱諱宜也示部祐字注上諱為安帝叔重之歿在安帝建光元年而亦稱諱汲古閣漢書為影宋本其藝文志內桓寬鹽鐵論桓字闕不書但注四小字曰淵聖御名是南宋初年之本欽宗未歿尚稱名而不稱諱也大約自宋以後名諱兩字分別始嚴

于少保遺疏

阮文達公舊藏有于忠肅公諫易儲疏墨本不知尚存否此當上之史館補入明史內為公一生大節所關也此說

思益堂日札

卷九

六

聞諸文達之子德安太守當時亦未能舉其詳

廣陽雜記

明成祖非馬皇后子其母獲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為彭躬庵言之劉繼莊廣陽雜記所載如此野語無稽莫此為甚此語出自關宦即可信耶繼莊與萬季野友同館徐健庵所引參明史館事不知胡有此言繼莊嘗云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迥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與今中原不合則懸差為之又云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出全謝山所撰繼莊傳略

廣陽雜記繼莊隨筆其門人黃日珩為輯成書全謝山頗稱之然中陋略處如昇字與昆字同一條可不載又云嘗見庚帖中有五際字不解出何書後見類書云云究未詳所出繼莊號淹博豈詩大序正義後漢書翼奉傳孟康應劭兩家注郎顛傳條便宜七事引詩緯記歷樞俱未見及耶

演劇宜禁

俗演荆釵記傳奇謂孫汝權謀娶王梅溪之妻錢玉蓮玉蓮投江而死玉蓮本梅溪之女汝權則梅溪之好友也梅溪幼史浩疏草出汝權手故浩門客造此以詆之又呂文穆母夫人與其父不睦遂致此離建文穆貴始迎歸為夫婦如初今彩樓記則以為文穆之妻見逐於妻父高則誠琵琶記相傳刺王四而作託之於蔡中即然陸放翁詩云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七

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似宋時已然不始於高矣明時申吳縣王太倉兩相國家構衅王作玉蜻蜓劇以詆申申作紅梨記以詆王兩家門客所為至今演唱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小說流傳固無足信然如王呂事父女母子關係倫常又皆前代名賢似宜禁其演唱即如俗演渭水河蘆花被等劇文武周公之大聖閔子之大賢皆被俗伶妝點俱在所當禁者昔金章宗禁優人不得以前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最為得之今都中演劇不扮漢壽亭侯或演三國傳奇有交涉者即以關將軍平代之則由人心敬畏不煩法令者矣道光丁未某侍御巡城禁演滾樓山歌等劇作橫陳狀於大眾又禁婦女入廟作善會皆司胥役及營弁番子頭目僧道等為之邀請銷戶娼優諸人設筵演劇招搖弄勢婦孺坐備諸醜狀無論到與不到所請者皆得出資謂之善會其請而不出此等舉動皆大賞者則以他家誣陷之最為京師惡習

釋風化惟善會尙禁而不能絕耳

老輩戒躁進

漁洋老人居易錄有云康熙庚午三月予自少詹事遷副都御史又旬日馬邑田子澗喜壽亦自少詹事遷內閣學士一日赴起居館晤別翰林掌院學士滿掌院庫納勒公曰公等亦見冬日鬻花者乎留之密室鑿池作坎線竹其下澗以牛溲培以琉黃篲引沸湯扇以微風盎然春溫經宿而花放矣眾花固未蓓蕾也及二三月眾花應候而發而冬花已憔悴視其根則已腐敗久矣蓋春花知命而待時者也冬花不知命而違時者也仕宦亦然吾見夫冬花之榮落亦多矣公等今日之擢乃春花也雖遲發亦不速敗于深感其言類有道德者因記之于案道光朝王夔棠先生廣蔭以癸未第二人及第年四十有六矣官編修十六

思益堂日札

卷九

八

年不得遷甫擢贊善以資俸深六年遷至閣學逾年拜工部侍郎已復擢總憲遷工部尚書年將八十尙矍鑠旋終於位謚文恪飾終之典甚備公南通州人土音鉤轉頗不易曉初在編修任時 召見 宣廟嫌其方音太重奏對語難辨頗不喜數為樞相言之及後遷至學士 召對後宣廟忽語樞相云王廣蔭官京職廿餘年尙不改其方音可知其忠厚不忘本也同一土語而前後遇不遇若此亦可知命定之不容強也予嘗有句云竹因冬暖回殘潤菊爲遲開得久看足與漁洋冬花春花之說相證故並記於此

匡當

桂華無實玉卮無當金樓子云當底也今俗猶有匡當之言也案今俗指今楚俗時梁元都湘東今荆州也今湖南

北謂凡物四圍所抵及凡有格式相限處俱稱匡當他省無此語

出夫

說苑尊賢篇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以夫稱出猶之左傳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於下亦云忠禮慈以旨甘子於親亦稱慈孟子孝子慈孫則孫亦稱慈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則無妻亦稱寡越絕書句踐將伐吳徒寡婦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其專一所云寡婦不必爲無夫者言左傳王貳於虢是君於臣亦言貳管子取鯨寡而和合之子之田宅而室家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是獨字不必指老而無子者言論語子有亂臣十人治亂曰亂也書序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不祥曰祥也此皆出夫之類經史通話初非事實獨南唐宋齊邱求媚於烈祖請絕吳太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九

子婚略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聞者莫不大噱此是出夫真據鄙夫事君可謂無所不至矣

應潛齋語

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此應潛齋語 先生語也予謂老子得坤似也孔子須合乾坤二義始包得住當云孟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

佃客

自東晉寓居江右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爲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晉武帝平吳之後令王公以下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七

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晉元帝太興四年詔有日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談命所本

今俗星士談命有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等語不知所始按宋袁質甫文養編問評云陰陽家云甲戌乙亥山頭火江陰君山頂上有塔一所乃甲戌日建既而被火今累年竟不復修陰陽之說亦不可不信也則知此語宋以前已有之且其神其說也 唐李虛中論命不用生時宋季動論命亦不用生時見夷志而二君皆有奇驗殆別有術耳四庫提要言李虛中論命不用時紀文達後於閣微草堂筆記自駁其說又自答前言之未審

河姓

楊升菴希姓錄載河情長沙人案解慧寺三門樓刻佛說得度經題名經主河通海是唐時已有此姓不始於明然

思益堂日札

卷九

十

明嘉靖至今不過三百年長沙並無姓河者矣

醋名苦酒

能改齋漫錄云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日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苦酒即醋也醋之有權自魏已然今俗謂之小酒又陸璣詩疏苦酒屢見

王司寇幕容

王蘭泉司寇和官浙時修湖海詩文傳續詞綜諸書延禮臧在東顧千里彭甘亭郭頻迦吳同人請名流館之萬松書院中秋日饋諸君餞饌外致紹興酒數瓶火散俗作四隻諸君議剖分之臧不能飲將酒轉貫諸市得錢瓜分惟火散四而人五剖之不能均遂用句股法崎零開方析為五數雖零膏剩骨無少低昂焉司寇聞之大笑謂是講考據之過也諸君中臧最迂僻顧千里頗不平之一日忽謂

臧日昨讀詩疏乃知君固上應天象也臧遜謝亟問何故願笑日君不觀詩有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乎一座粲然臧大恚恨又彭甘亭謂人日臧在東學問只在衣箱子裏蓋在東先人故老學所著述未刊行臧出輒載其先世稿於行篋中人或有所質臧必閉戶發篋詳閱而後能對也此俱陶鳧齋先生為余言陶時亦在司寇幕中

日加某時

古無所謂一日十二時者至漢淮南子天文訓有云晨明臚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還舖時大還高春注時下春懸車黃昏定昏分十五晷次初未以十二支定時稱日加某見史記不稱某時三國志注引魏紀始云日加辰時吳歷亦云日加辰時此殆稱時之始後人撰碑碣俱紀年月日不書時以為古法例頗嚴然梁簡文帝華陽陶先

思益堂日札

卷九

十一

生墓誌銘首云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又云十四日巳時窆於雷平之山是古之墓碣亦有書時者矣猶記道光二十年庚子予族續修譜從叔星垣先生秉筆先生以名進士學博瞻治古文尤工謂稱時不古雜引經傳證成其說且云唐李虛中論命且用歲月日六字不用時合族譁然而無以折之余謂予族男女中外約有萬丁儻有若器良學生非時何以別兄弟即書時亦不甚戾於古而有便於時何不可者先生亦無以折予而卒不答時予年少恂恂守子弟之分不敢固爭遂使譜成而合族先後存歿俱無時至今為一歎事

朋友稱兄弟

朋友以義合平時氣誼許與相為兄弟揆分聯情固亦宜

爾論語子夏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語此義遂見經典
其他如宓子賤所兄事者五人見家語季心亡吳從袁絲
兄事之弟畜灌夫見史記漢先主與關張恩若兄弟見蜀
志孫權母謂權曰公瑾伯符同年汝可兄事之見吳志其
書札相稱者則趙壹致書於皇甫規稱仁兄見後漢書馬
良致書於諸葛丞相稱尊兄見蜀志北魏祖鴻勳與陽休
之書稱陽生大弟不書子烈之號而冠以陽生亦異又魯
肅呼呂蒙為大弟蒙呼肅為大兄見吳志裴松之注

村書

俗傳雜字一書猶古來急就凡將遺意以非通人所作中
多俗書里說故不登著錄家其書首云天地古今陰陽始
終歲時日月春夏秋冬似仿梁千文為之亦自分門類其
後則多紀市井物名陸放翁兒童冬學鬧比鄰一絕自注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三

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
謂之村書此雜字不知視今何如百家姓係宋初錢塘區
姓老儒所撰首趙姓尊本朝次錢姓尊其國主孫李以下
各姓則皆吳越王之姻戚勳貴書鄙陋無文理而宋時至
今鄉曲皆家習戶誦 本朝雍正時江西有熊姓者著百
家姓以雍王家國為首亦示尊崇之意中如松柏冷盛蒲
柳秋焦二句致佳頗不易得然無有過而問者此等村書
流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佳人

漢陸閔尚書命儀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見而歎曰南方
故多佳人魏桓範謂曹爽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豚犬
耳晉陶侃曰卿佳人奈何從杜殺作賊蘇蕙以回文詩寄
其夫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宋彭城王劉義慶幽明錄何

參軍夢一婦女語云君佳人何以見穢污皆稱男子為佳
人自漢至晉宋間有此語若詩詞以佳人稱誦則自榛苓
有西方美人之詠楚詞有佳人永都之句此後承用愈多
不勝紀述矣

名異姓異

古人命名不拘忌諱魏黑卵見列子魯子惡叔孫施衛侯
熒衛侯惡史狗右宰醜猷犬號公醜鄭伯蠆堵狗晉黑臀
衛髡頑獮羊肩見左傳祝腎見莊子司馬狗見漢書人表
招涉掉尾見功臣表唐李蝻蛆郝牛屎見北夢瑣言李瘡
驢郭蝦蟇刑部郎中海狗胡沙虎子豬糞見金史乾石烈
豬狗見遼史醜驢石抹狗郭狗狗甯堵狗見元史至以
狗兒名者歷代多有之不獨司馬相如名犬子也五代時
南楚有彭仕愁明宗室有朱慈愈皆不以不祥為諱 本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三

朝進士題名碑錄滿人中有姓爾答和尙豈他八拜俱順
未白小子康熙五哥常哥康熙丁丑騷達子康熙辛未李
甲漢人中有王世順治丁亥江惠順治辛未李
世偶西三原人諸名榜花各姓則有青伯昌順治丙戌
人侶順治己亥賽玉康熙丁未山順治丙戌
長興人順治己亥江戰康熙丁未山順治丙戌
南武人順治己亥江戰康熙丁未山順治丙戌
震順治己亥江戰康熙丁未山順治丙戌
侍朝順治己亥江戰康熙丁未山順治丙戌
人諸人光緒丙子會試榜有酒龍章直隸人其以異域取
名者滿人有喀爾喀康熙辛未其名稱閩秀者廣東有余豔
雪康熙己未天地君親師

俗以天地君親師五者合祀比戶皆然案禮禮運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大戴禮禮三本篇云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荀子禮論篇略同又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是也地有三形高下平是也人有三尊君父師是也俗禮當本此劉蕺山人譜云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云云晚年生文康公觀此則宋時已有此禮矣今國子監大堂後壁大篆君親師三字不知昉自何時

經史數目語

思益堂日札

卷九

古

王勉夫野客叢書云史傳間有折計數目之語如七八五十六見馬融三七十二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見顏率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三二十六見魚經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見考異郵又三三得九九九八八十一八九七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三六三九二十七二十九十八並見于夏語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見北齊謠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肩吾語又出後漢周澤傳注于案二八十八六二七十四見大戴禮本命篇三三而九九九八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三六三三九二十七二十九一十八見大戴禮易本命篇又考工記之堂脩二七亦此類

元旦立春

本朝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一日戊寅卯時立春乾隆十八年癸酉正月一日立春三十七年壬辰正月一日立春嘉慶十五年庚午正月一日立春道光九年己丑正月一日立春十九年而五見元日立春則諺云百年難遇歲朝春之說未足信

州縣官加俸

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奉十五劉繼莊廣陽雜記云有明時州縣之官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五

今鑑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最爲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於是雜役之派有倍於賦稅者矣上之人於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顧亭林曰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於趨迎精神殫於餽遺希鞫鞫踣東西奔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躡薦臺省不者輒以他事中傷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人官者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知不可得竟其難四既責其撫循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既戒其貪墨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此數條深悉爲令之苦先大夫任泰順令時書諭不肖兄弟曰無不可事之上司無不可

化之百姓持身苟廉潔卽墨吏亦必我慚居心苟仁明卽頑民亦將我感但視自立何如耳又曰作令而計缺之肥瘠路之遠近可謂失其本心

治民如絲

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之治絲也曰亂者必斬二者參而用之是在因時制宜

讀律

東坡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因當日安石用商鞅之術作新法以禍蒼生士大夫承其風旨專習申韓家言以干進故東坡詠此譏之其實律何可不讀也陸桴亭世儀思辯錄云薛文清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愚謂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善亦從周故也子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

思益堂日札

卷九

六

家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矣况居官而讀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昔陸文量公嘗言國家當設宰相及讀律令有以後官員人等有妄言請設立丞相者滿朝文武大臣卽時執奏將本犯凌遲處死不覺失色因歎居官不可不讀律令今之學者柰何忽諸王蘭泉先生與汪容甫書有云本朝六官沿明之舊實本之周禮園丘方澤之祭亦法之春官朝踐爲祫移之於歲暮饋食爲禘用之於升祔祠禴蒸嘗四時之祭定於四孟不復筮日其餘隨運會之變而稍加損益焉是猶周監二代之意耳士民之禮著於會典詳於大清通禮頒在禮部未及通行各省則禮臣之咎也昔何休注春秋率舉漢律鄭君注三禮亦舉律說此窮禮好古之則也子案邢昺論語疏亦引宋律今人於會典通禮律例等書視爲俗

學不知所謂不俗者何學也

古語所本

荀子王制篇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後漢光武之反側子本此慎子不聽不明不能王不替不替不能公劉熙釋名首飾篇里語曰不瘠不聾不成姑公宋何尚之對文帝唐代宗引諺語皆本此尚書大傳大戰篇曰罵汝毋歎唾汝毋乾毋唾毋乾是謂艱難婁師德訓弟語本此

熊張兩相國語

赫赫科條袖裏常存惟白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熊文端相國賜展聚奎堂聯語也簾前月色明如畫莫作人間暮夜看張文和相國廷玉丙戌閏中對月句也司文柄者不可不三復斯言

驪山老母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七

崇文總目載陰符天機經一卷注云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雖略鈔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唐書藝文志通志略及文獻通考俱載之又載驪山母傳陰符元氣一卷注李筌撰太平廣記十四卷引神仙感遇傳尤詳乃知俗伶演唱亦有所本未可盡謂無稽也

秀才

秀才兩字最古亦最不易副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秀才二字始見漢朝設科入高等武帝本紀儒林傳俱有秀才異等賈誼傳吳公問其秀才云云此最著隋開皇時杜正元舉秀才試策高等時海內惟正元一人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

司以策過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
忽妄舉此人素志在黜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
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
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
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時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而正
元一門三秀才弟正倫正藏隋史正元有傳此事附詳杜
銓傳後

圓光

幽明錄云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兆可見否澄令童子
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麻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
掌內晃然有異澄問有所見否曰惟見一軍人長大白皙
有異望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今
歲子鄰有失物者延一術士云善圓光法其法令失物人
思益堂日札 卷九 六

齋三日屆時術士焚香取盃水而呪蘸水向掌中研之令
童子視其掌內煤然有光問有所見否則掌內見山川屋
宇并竊物之人衣服容貌頗不爽但先約誓知竊物為某
人不令誣及他人而已不能更向竊者索所失物并毆詈
爭訟也否則應誓願重南方人亦謂之照水盃或云其術
亦不甚驗但心疑某人竊物則掌內見某人不必真為某
竊也然則為術亦微矣閱幽明錄知此術自晉時已有之
但微有異同耳

百中經

百中經今世命者所恃以為鴻寶自宋時已有之張世南
游宦紀聞云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
寅日積算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
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上一數去逆行間一位是

第二十下做此則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
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數除之先除三六十八
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四百又除六九五
百四十剩三十三數自壬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
申數下第三位則旦日為甲戌他做此欲知每歲逐月日
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後九年前一月
旦日毫髮無差乃知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鷄卜

鷄卜雖巫人小術然最古漢元封二年平越得越巫適有
禱祠之事令祠上帝祭百鬼用鷄卜明末鄭湛若鷄赤雅
云鷄卜以雄鷄雞教其兩足鷄匠焚香禱祈占畢殺之拔
兩股骨淨洗用線束之以竹筵插束處使兩骨相背端執
再祝左骨為僂僂者我也右骨為人人者事也視兩骨側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九

所有細竅以小竹筵長寸許徧插之斜直偏正任其自然
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直而正近骨吉曲而斜遠骨凶
此蠻獠土司中所行之法未識即漢巫遺術否峒獠謂巫
曰瑤既又有所謂卵卜者獠人專以卜葬亦鷄匠司之
借用語可笑

語有借用而極可笑者如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
畏懼今改云貧窮則親戚畏懼富貴則父母不子言窮則
親戚恐其求貸趨而避之故畏懼富貴則父母亦優待之
異於羣從故不子家貧出孝子國亂出忠臣今改云家貧
出忠臣國亂出孝子言家貧則難於資斧不能歸只得留
身供職故云出忠臣國亂則人人引退非託辭歸養則藉
名迎親故云出孝子

維摩同字

質知章字維摩梁昭明太子小字維摩同取釋氏維摩詰居士以爲字耳如高菩薩呂羅漢吳悉達穆提婆高力士皆取釋氏名六朝及唐人最多

茶園聯語

鮑西岡鈔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惟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其次則查家樓月明樓此康熙末年酒園也查樓木板尚存改名廣和又慶樂茶園對聯云大千秋色在眉頭看遍翠暖珠香重游贈部五萬春花如夢裏記得丁歌甲舞曾睡崑崙詞頗沈豔或云是明末故官入本朝者所撰

朝奉

徽州人相稱曰朝奉方回桐江集有村老呼予老朝奉之句小說凡稱富翁曰員外見洪文敏夷堅志蓋始自宋時宋史職官志九朝奉郎員外是朝奉即員外也醫士曰郎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三

中夷堅志乙編有趙三郎中又曰大夫夷堅志丁編有張二大夫今則南呼曰郎中北呼曰大夫蓋古醫師皆隸於官今京師太醫院各省有醫學官故俗從其美稱也鬚髮人呼待詔據黃省曾吳風錄則始於張士誠茶備稱博士則見封氏間見記蓋自唐已然

水可生火

道光癸卯三月艤船巴河屬湖北見土人於水起旋渦處用泥圍之作小鑪狀留一眼如拇指大能出火以紙試之輒然入夜火焰高出一二寸似煤火但微綠而不紅且須先時用水注滿水竭則火亦不然此殆卽山澤通氣之理而成澤火之象也

凶宅

京師有四凶宅都人相戒不居不信者立見禍敗案宋書

王僧綽傳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顛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復給藏壽亦頗遇喪禍故世稱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可知此等忌避自古有之

船稱艇

朝野僉載云唐嶺南首領馮子猷入朝太宗問將金篋計來曰一錠上嫌少乃一艇船也新唐書一作案今廣東尚稱船作艇如快艇橫樓艇紫峒艇之類俱不加船字艇古字艇則俗字也

鄉

吾鄉謂有村氣不冠冕者曰鄉不知何解案宋朱新仲豈猗覺寮雜記云俗以富爲鄉不知何義亦不知用何字則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三

知此字不始吾鄉且不始今日

碰釘子

俗以干求不遂及遭呵斥者謂之碰釘子案王實甫西廂記寺警一折有云我撞釘子將賊兵探知元時已有此語

盛水器

凡水貯銅錫甃石各器中可歷久木器中則滲惟冰雪水相反貯木器可久貯金石甃器中則易滲

蒲留仙後身

柳崖外編平山徐昆后山所著相傳此君爲著聊齋誌異蒲留仙後身初徐太翁敬軒寓金家莊年四十三無子祈夢小峨嵋山夢至一境垂柳映清泉一老儒至手執蒲葉彷彿聞聲曰此汝子也次年舉一子周生天微雨徐公佇莊門看雨客有踰垣冒雨而行者翁識爲讀書人邀諸家

見堂設几筵問故曰兒子周歲也請視抱出見之而笑客問莊名曰是矣是矣公之子吾之師也問故曰吾師蒲柳泉積學而沒在去年此日有句云紅塵再到是金鄉吾徧訪金鄉縣不可得不圖今日遇之翁亦述夢中老儒形狀果與蒲君無異自是人傳其事云博陵李宮李金枝作外編序中所述如此李君時年七十有二遇徐君時年甫十五師生再世相遇復為序外編一書可謂奇緣然外編為文間其拙俗較之誌異不啻雅鄭之分豈文人慧業墮劫一層即滅去慧根大半歟

風報

余鄉謂狂風起為風暴凡舟行者尤悉之其發有期如正月月初九為玉皇暴三月為觀音暴九月為重陽暴之類初謂用詩終風且暴之暴字狀其狂惡故亦有不稱風而單思益堂日札 卷九 三

四大三大

南史宗道暉好著大履冀州人語曰顯公鐘沙門宋公鼓宋德太守宗道暉履李洛姬肚謂之四大今京師亦有四大喇嘛勢力大相公後俗情面大損行損大翰林院字大庶常也俗稱直隸有三大滄州獅子景州塔真定寺裏大菩薩士子妄用先達名李赤之慕李白黃居難之慕白居易則仿其名司馬相如之慕蔣相如長孫無忌之慕何無忌則直用其名至梁太

常丞虞舜北魏都督曹仲尼唐武后時拾遺魯孔邱直取古聖為名極屬狂悖 本朝康熙時有侍衛名狼曠者兩字全用古人又有士子用時賢名被斥者張公廷璐視學江蘇按試通州時稟生張士英文頗佳公賞之擬取作拔貢以其名犯其先相國文端公諱命易之生不達其旨因自請將本名去一士字單名為英公大怒曰先相國大名彪炳宇宙婦孺咸知何物狂生謬妄乃爾卒黜之張乙舟師錫謙試長沙有王姓童生名步青公點名時至某童即起立曰既是罕皆先生係文壇先輩何敢屈來小試命吏役扶出之一時稱快

外婆

北俗呼外祖母曰老老吾鄉呼外婆案容齋四筆陳恭公弟婦對恭公云只是外婆不樂又案本願寺唐開元九年思益堂日札 卷九 三

整病

吾鄉請醫治病者不曰治病曰整病案唐吳德鄰自廣州監軍歸朝舊患足疾全愈帝問之德鄰具為帝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整則整病之說自唐已然

掉書袋

凡人摘裂書語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文亦謂之掉書袋此三字見馬令南唐書彭利用傳利用自號彭書袋傳中所載掉文處真堪絕倒傳有云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倚螺渚其僕常有過利用責之曰始子以為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悔慢自賢故勞心

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滅私撻諸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邀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每於宴語必道此以爲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日賢尊窳窳不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餽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之曰自寬哀感冀闕喪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思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歎歎弔者於是失笑會鄰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五

小年

吾鄉稱臘月二十四日爲小年案古稱小歲唐志及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徐爰家儀云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日爲小歲賀稱初歲福起罄無不宜正旦賀稱元正守慶百福維新小歲之賀既非大慶禮止門內

廣東雜述

道光丙午薄遊粵東淹留三月耳目所及間有撰述日記中間存數條錄之
氣候多燥而少寒雖隆冬祇如北地十月重裘數日在彼地號嚴寒矣冬稍霽即易綿袷蚊蚋不斷海風勁能病人吹頭目作痛盛夏一雨即涼可易袷所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也
冬無雪詔以北間有之漢章帝時議郎楊孝先嘗從洛

思益堂日札 卷九

陽移松柏種宅前冬雪盈樹人皆異之曰其地曰河南今珠江西岸也一雪爲異千古傳之諺云天蠻不飛雪樹蠻不落葉人蠻口流血土人食生檳榔以葉裹蒟醬嚼之汁紅色如血東坡詩云紅潮登頰醉檳榔卽此

城坊井水皆鹹不可食居民日汲於粵秀山下曰山水水清冽而甘相傳其下產琉璃粵土性本淡琉璃助之故客游者多病熱必服大涼劑始解曰瘧曰疹熱病之尤者失治輒不起遊其地者宜節食寡欲語云可飲卯時酒莫吃申時飯又云莫起早莫喫飽莫討小反是者病弱者死由宜章入灘河一二里爲楚粵分界過平石則下六瀧矣六瀧韓瀧金瀧白茫瀧垂瀧梅瀧腰瀧也灘河船最小時單船下瀧船稍大底用松板軟薄而勁耐石夏路曲水激白石齒齒鑿波如怒下灘慄迅舟師持篙若勒駭懸坂審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五

而後發稍縱觸石碎矣上瀧力稍艱水淺時舟人揭行瀧中扶挽以進韓瀧以文公過此故名岸有寺祀公及漢馬伏波周所有碑稱自漢孝廉由尚書郎遷桂陽太守周公鑿石導流行人無患功似不在禹下云云案葛洪神仙傳成仙公傳內云府君周所有知人之鑿案仙公後漢時臨武人正隸桂陽郡也碑缺不具六瀧古名五溪在五溪間此武溪水出衡州臨武縣之桐柏山水經注可證與伏波征蠻之武溪無涉卽文公當日聞瀧吏言由翁源度嶺至潮亦未下灘也然一路巖灘泛漲岸樹交陰山確水春田車濤捲小舸呖軋拍浪縈洞牽綴一二古人藉潤詩囊未爲不可惜近年粵中煎鴉片煙者率由此導陸入楚土匪聚羣邀劫日劫匪彼此圍殺常數百人始劫煙繼不煙亦劫盜竊充斥楚粵道梗客船聯檣畫進惕惕戒備終夜

四五五

靡息無暇流連光景矣

天下盜多健兒善搏擊攻刺之術廣東不然擔於市糶於野漁於澤或招之曰發財則買買然從之分贓一次後不招亦往矣緝而訊之供無諱死無悔以火器勝以眾強其魁皆亡命拒者死故旅人畏之盜始肆於潮於惠既於韶於廣州之邊邑若英德清遠三水近且於省河之花地於省城之東關並及城廂內矣入市攫金踰垣眩儀常也厥盜夏水劫舟陸劫囊橐貨不足劫人贖以金踰期不贖者死劫官劫官之眷屬贖金倍於常人劫摺并火其摺衣其衣并與抗刃之盜至此無不盜矣

粵人好博博之術多途曰番攤館攤錢為戲設館招客如列肆然曰花會闔千字文中二十字射之中者數十錢可得數百金以次遞減至百金數十金不等曰闖姓射闖中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五

榜花各姓文武大小試皆有之惟秋闈局最大全中者可得番錢萬列廠投票官役日權稅焉時自旦及昏人自士庶男女老幼無弗博者妓館與闖闖櫛比在陸者曰花林在水者曰花船以木架屋居之曰寮由省河而下為水西角為銀珠街為大洋幫為小洋幫為沙面沙面其最勝者置船作行廚小者名紫蚶艇大者名橫樓船極華縵地衣俱鏤金絲他稱是珍錯畢備一宴百金笙歌徹夜風沸濤湧同鄉方小巖縣丞宦其地云曾按籍稽覈自虎門至會垣妓館凡十萬家趨窮之具聚盜之國率斯二者願游民仰給不下千萬人積重之勢良有司不能挽也
妓與博之外致盜者又有二焉一由鴉片煙之禁初禁煙時販者法最重故搶煙者人不敢報官亦不詰也利重而無法民遂惟盜可樂聚黨劫奪不煙者亦以煙誣之官雖

治無及矣一由壯勇之失業英夷犯順大帥招練壯勇率游手白徒人習軍中殺人越貨一旦散處不農不工結習未忘互相嘯聚欲不盜得乎粵盜之難治者三海外可逃一也內江支流過多出沒無定二也捕役兵船為之助爪牙張耳目三也東角西角海珠寺三礮臺品字排列鎖鑰全江天設之險澳門嚴其屏障虎門固其藩籬控馭有方夷何能逞故粵之患不在外而在內

粵東致富較易於他省有果實之利有魚鰕之利有蠶桑之利土脈肥田隙山凹皆可栽種不必園圃也地氣暖秋藏冬斂皆競華實不必春夏也人力勤紅女幼童皆事蠶藝不必丁壯也果實利最厚蠶桑次之魚鰕大者鮮者售於市餘作鮮供日食其利豐其用畜也人性樸而質悍得其死力糜醢不悔南方之國富強可用蓋無逾此矣

思益堂日札

卷九

五

奇器多而最奇者有二一為畫小照法坐人平臺上面東置一鏡術人從日光中取影和藥少許塗四圍用鏡嵌之不令泄氣有頃鬚眉衣服畢見神情酷肖善畫者不如鏡不破影可長留也取影必辰巳時必天晴有日一為藥雷木匣一徑尺餘寬數寸內藏藥水外置木柄二鐵絲繫之人左右手握其柄則周身震動雖力大者不勝放一手即止置三人其前左者握左柄右者握右柄中一人以兩手挽二人手環守之則三人俱震動以次加至十人百人皆然能治風癩諸疾今照像法中國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其製藥必自外洋鏡亦如之有高下數等
鏡水合五金鎔液鍊之可裂金石英夷犯順時奸徒與通者用少水畫於殿上故我兵放礮多裂也

廣東花縣

廣東花山與峒人接壤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王黃淵又
日於康熙甲子歲以戶科給事中典廣東鄉試比還 朝
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朱竹垞嶺外雜
詩有云新開花縣壓層巒盜停探赤白丸不是邵陽王
給事滇陽行旅至今難即指此事然咸豐朝粵寇之亂盜
首最悍者大半花縣人其寇風尙未革也

夷俗

雲南雲龍州土夷三種曰獮夷曰阿昌曰蒲蠻其地不知
歲月耕種皆視花鳥梅花歲一開以紀年野葭花十二年
一開以紀星次竹花六十年一開以紀甲子名杜鵑花爲
雇工此花開則宜耕也十一月梅開賀新年及明初段保
爲長始教人識字如借貸書契必曰限至某花開時或曰
某鳥鳴時其舊俗也見 本朝王鳳文所撰雲龍記往

思益堂日札

卷九

天

夷語

獮夷謂菩薩爲昌末畜牲爲葵弄光棍漢爲固固獨女爲
結媽姑娘爲阿直大哥爲免莫阿猖謂寡婦爲聊毛飲食
爲作作天人爲阿彌

越南語

越南國人在外稱其王曰茄希音呀護王家也駙馬曰茄
奇音呀家猶稱大家也

物相制

物性相制如蛇畏蜈蚣蜈蚣畏蜘蛛蜘蛛畏蠍蟬蟬狀
如蘆蜂身五色相間凡蟲皆畏蛛網惟蠍蟬能入網中蛛
遭螫立死以井旁土敷之可愈顛當似蛛而小喜依門隙
及階下結小網如繭自伏其下有蟲觸之則回身擒入網
中亦畏蠍蟬蟬或觸其網顛當誤以爲他蟲擒之轉遭

螫焉古諺云顛當顛當牢守門蟬蟬入戶無處奔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

白蛉 蠅

北地入夏多白蛉較蚊小而善嚙若元微之蟲多詩序所
稱浮塵者蓋蠅蚋之類曰白蛉以其色也蠅螫人最痛生
半夏敷之立愈亦云取蠅涎塗之見物類相感志雄蠅螫
人祇患處痛雌蠅則周身痛凡遭蠅螫或呼娘痛益烈俗
謂蠅生子後母即破腹死故也有一種火蠅色紅視常蠅
差小螫人立死不能救然不常見有火蠅處冬雪不集其
上考魏志華陀傳彭城夫人夜之廁蠅螫其手陀令温湯
近熱漬手其中則温湯亦愈蠅螫又上巳日挽柳作圈帶
之免蠅毒見唐景龍文館記通俗文曰長尾爲蠅短尾爲
蠅

思益堂日札

卷九

无

虺

馮吾園宗伯師 云在河南見一物如俗所戴緯帽纓間
之土人則虺也或以竹竿戲之自臂腫至徧身立斃蓋毒
從竹上傳入也案博物志蝮蛇秋月毒甚無所蝮蝮蝮草
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人採樵爲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
蓋即此物又案本草蝮蛇形不長頭扁口尖身赤紋斑亦
有青黑色者人犯之頭足貼著即此形狀爾雅釋魚虺虺
博三寸首大如臂陶隱居曰虺形短而扁毒與蝮同埤雅
云蝮一名虺故俗但呼作虺也

龍鬣

道光辛丑七月初一夜江甯句容縣大風雨雷電交作江
水沸騰居民聞半空搏擊聲從電光閃灼處窺之隱約有
兩龍挂雲表互相攫拏是夜濱江居者人與物盡捲入江

次日屍骸浮沒波流居人雇人分撈擇一大阮聚瘞之一
漁人網於江起網時重不可舉邀數十人力昇而上獲一
木槓甚巨發鏹啟視則兩垂髻女死其中面如生身各有
繩牢縛之稟官官無從查究亦命瘞於阮內其邑孝廉唐
魯泉治有五古一首紀事云七月一日夜大江龍鬪爭風
雨挾屋去棟桷負屍行一漁網擔積十漁舉勿勝厥橫忽
闖然兩女顏如生年多十五六各各縛以繩城中好義子
革山為深阮阮但異男女不復問縱橫一緝買一尸一阮
累千緡嗟哉造物怒痛矣中路聲

鯨魚

道光甲午年江南海安廳地方潮漲逾常時旋退去一巨
魚死岸上長十二丈高四丈兩目似新抉去者血流成渠
兵目梅貴蹲至魚脊上視有朱書云此鯨魚一千二百年

思益堂日札

卷九

辛

傷人民云云以下字模糊不可識土人取其一肋餘留岸
側一夕仍為潮擁去相傳其地南北兩尖之間為黃河入
海尾聞此魚數為患土人禱於天后故神誅之麟見亭
河帥取魚肋置淮安太平河之天妃廟中勒石記其事天
妃廟俗呼為奶奶廟癸卯歲子至其地見魚肋尚存長一
丈土人言魚肋凡三十六根此特其一云

思益堂日札卷十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約言

聚螢百斛不能扇燎原之燄縮潦一酌不能藏吞舟之鱗
故理園於所達勢窮於所受

雨金於途刑之而必爭積金滿家示之而不敢取故分之
所在小人制於其名君子安於其實

同其心者可異事異其心者必不可以同事一其心者可
應萬人萬其心者必不可以事一人

溺者入水救溺者亦入水盜者殺人治盜者亦殺人迹一
而心二也全義者幸其死全仁者幸其生濟饑者予之甘
濟病者予之苦迹二而心一也

萬物監於水而不疲水焉萬形灼於鏡而不譬鏡焉應之

思益堂日札

卷十

一

者無心也是以君子有好惡無臧否

風之發於竅也驗驟然才才然調調然其於草於木於石
於塵於水於日月於四時於天地自終終之風一也聲萬
也自始始之風萬也敷一也物萬於一生欲萬於一情慮
萬於一心理萬於一誠斯存存而弗存而無弗存

情根於性而賊性欲孽於心而戕心文毓於理而歧理故
性性者情無溢心心者欲無害理理者文無枝

利一者害半之利十者害敵之利百者害倍之利千萬者
害十之一利之聚百人十利之聚千人百千萬利之聚無
盡人游利之昧害也譬游景之昧塵也故枯餌之釣無集
鱗沃湯之膏有宿蟻

火生於木而焚其木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冰仍水也火不
仍木也故瀉其質者戕其本

事不事心不心而道紛矣事其事心其心而道存矣事無事心無心而道神矣

仁欲之藉也義利之飾也名其實而仁義為天下賊故君子惡襲

急名者無實急功者無才急道者無學急仁義者無養庶乎用晦而積深乎

人有師乎師聖聖有師乎師物物規之聖倪之故聖神人二之物一之故物純

聞義而悉利者跖之徒也口義而身利者跖不足與徒矣孝弟可學乎曰偽孝弟無學乎曰陋夫以孝弟學者也非學之者也

五色之絲目之者昧采而手知之持之也九幽之室身之者匿影而耳迹之聲之也君子志以持心辭以聲志

思益堂日札 卷十 二

小智者大智之棄也不智之役也君子之察察也毋甯小人之汶汶

一辯之割精之可以薦俎百牢之饋敗之不足以賑飯為學者亦然

物曷以例乎曰植植滴巧巧滴事事滴矩矩滴質故植也者物之蠹也大匠之材無植物大人之治無植政

賞必而罰信而可以將乎曰賞不之於下猶無賞也罰不之於上猶無罰也

勇生忠恃生勇恃仁者無敵恃義者無敗恃技者無懼恃器者無敵恃眾者無勝無恃者無生

仕之患也詰無詰賄無賄曠無曠諱盜以獎奸寬殺以誨暴而用酷乎匿災以責稅懸獄以待贖而用賄乎竭私以弛公勤役以荒野而用曠乎夫古以是治也今之以是飾

也噫

選士以行則賢也選士以文則賢不賢也雖然言以審辯繁以察智忍以衡仁艱以程節賄以規守文也何害乎

水旱盜賊危亡禍亂言之忌也事之疾也心之藥石也日警則心瞿心瞿則力振故友不飾於士則學修士不飾於大夫則政舉大夫不飾於君則民泰和

西施之曠出而惑其國東施曠者則唾矣夫東施之不美非曠也然自以為曠弗若也故曰自知者非其知之者也伏莽布機先之者生後之者死積薪蔽火其燎未燬則曲突之言罪也惡乎其豫不祥也

雨露窮而水潤日月窮而火煜經者聖人之心也非所以心也心窮而經出焉

明不可以殫色聰不可以殫聲殫色者皆察殫聲者阻聽

思益堂日札 卷十 三

一芒之眩不見泰岳一塵之室不聞震霆太上有之曰惟閻惟塞周於無極

楚卿子為將老矣漁於河或問將曰不知問漁曰三年矣而始敢聞也始吾漁也網以千鈎之絡餌以八珍之味鈎

之百罟之十絕流而取之三日魚集矣鯁掉尾於中而弗勝也破防而羣遁鈎者驚折竿墜於河既壹衡而用之網

以網鈎以鈎日一條焉而不給也退而毀吾網弛吾鈎上流而居毋迫毋紆疏節以為網直鈎以為餌來吾逆之往

吾逆之需其急勤其懈蓋蛟鱗之不吾有者希矣

韓范逝而有宗李韓岳逝而有吳虞北宋之猶可南也人也汪黃死而檜後之韓賈生而檜先之南宋之終不北也

天也

蓋其人大節燻矣故曰言者心之聲

拙生智巧生室甯武子之愚也不可及也臧武仲之不要君也吾不信也

郭璞之不保於生也京房之不保於死也數而莫之避也

烏用乎知之也

智也者學之事也非學胡智也學也者智之事也非智胡學也

堂高廉深達之以文匪爲一身也金寒石泐永之以筆匪爲一日也鮪乎黯乎而龍比乎遷乎固乎而南董乎嗚呼古之人乎

星五於天嶽五於地官五於人兩其目二其耳四其支口不一斯不口矣心不一斯不心矣故道之妙日肖

漏脯以振饑非不飮也而生殞之矣襲衾以禦寒非不煖

思益堂日札

卷十

四

也而法罹之矣故君子不隕節以干榮不說道以徵譽

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火煜其不及而德鈞乎日火一用萬芸生利蒙時滅時揚人劑其通時熾時烜人尸其功惟火

柄於人而日月其窮是之謂大造無造化工不工

文質者其人之自然者乎氣也精神也質也無質之質也氣之於言詞也精神之於功業也文也無文之文也故曰

文無文無朽文質無質無徹質

舜冠而跖行眾弗之跖矣顏令而難虐眾弗之難矣故刃人而瘞其毳未爲不仁也刺鐘而揜其耳未爲不智也

右約言二十九條青昌二十歲以前所著始凡數百條

羅竹青秀才鈴見之諷曰君乃欲著周子乎似可不必遂恣然自沮不敢示人間時刪雜約存百餘條郭筠仙

侍郎嵩燾同館王方伯署中嘗見之頗有欣賞處爲圖

數條道光丁未攜之京師間又刪去數十條凌荻洲工

部玉垣極嘉許之曰吾代君刪定何如工部時與胡光

伯侍讀焯同寓光伯又刪去三條今所存皆工部所定

也棄久不存亡兒淪蕃從敵書中檢出寫入日札中既

數年矣今春徐壽蘅廷尉同年樹銘見過予取此書呈

教數日後廷尉問曰日札中約言是何人著精警博奧

殆非近代手筆予乃實告相與大笑嗚呼子雲之知不

賴後世仲翔之感良以不憾昔致曾文正書爲此言暮

歲復遇廷尉壽昌雖一生作蠹魚可無悔矣光緒九年

癸未春暮七十退叟周壽昌記

思益堂日札

卷十

五

咸豐辛酉開影

讀書雜釋

福甯郡齋藏板

讀書雜釋自敘

漢初說經守師法人治一經經治一說無一人兼治數經一經兼治數說者自東京修明經術鴻生鉅儒負表來遠方者蘭臺石室之書多於天祿之舊班固綜其異同作白虎通義自後許氏之五經異義鄭氏之駁五經異義並尊於世唐藝文志別之為經解類十九家蓋踵劉向五經雜義之書而為之也宋以後著錄之書多於前代理學家鑿空之談無復說經之法矣

國朝巨儒輩出阮氏經解中所列若干家又經解未列而書可傳者亦十餘家然遵用古學則語多雷同旁及類書則義嫌瑣屑又近儒之通弊焉竊幼從先大人治經好涉獵有所

讀書雜釋

敘

疑輒以私意志之眉額先大人始怒訶之繼而笑曰任汝所為勝飽蠹魚耳久之自覺蹈雷同瑣屑之弊而家藏之書點污已遍矣戊子己亥館揚州史氏治月令見高蔡之義間優於康成作月令舊解異同讀洪興祖楚詞補注作楚詞校勘記未卒業而聞先大人疾革匆匆卷篋歸抵棄散失過半癸丑四月粵匪犯六合之南關藏書燬焉就行篋所遺畱者錄鄙說而覆勘之不復覺為雷同瑣屑蓋向時因學而知其不足今廢學則自忘其醜則即是書之既棄之而復取之者亦可見予學之不殖將落乎然以是志先澤焉則固當過而存之矣咸豐十一年歲在辛酉秋八月六合彝舟甫徐龔自敘

讀書雜釋卷第一目錄

六合徐鼎學

周易

童牛之牯

信及豚魚

祇既平

真于叢棘

百穀草木麗乎土

日事遄往

其人天且劓

其形渥

艮其輔以中正也

日中則昃

天際翔也

得其資斧

鼓之以雷霆四句

乾知大始二句

吉凶者貞勝者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讀書雜釋

卷一

天地絪縕

其於人也為寡髮

易逸象離為牝牛

宋衷即宋衷

讀書雜釋卷第一

天機尚
不詳尚
書論語
書山章

六合徐鼎學

周易

童牛之牯

說文告部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
僮牛之告今本僮作童按九家易鄭志虞氏易僮俱作童是
也釋名釋長幼云牛羊之無角者曰童楊雄太元經云童牛
角馬明童牛者無角之稱又今本告作牯釋文引劉歆注云
牯之言角按牯為牛馬牛非角也九家易虞氏易作告與說
文同鄭本作牯謂施牯於前足是也鄭志冷剛問大畜六四
童牛之牯元吉注巽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艮體之

讀書雜釋

卷一

中艮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牯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
在手曰牯今大畜六四施牯於足不審桎牯手足定有別否
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今按童牛無角施牯於前足亦與
許氏義不相背則告牯俱會意轉注之字今作牯者非也

信及豚魚

爾雅翼曰河豚每三頭相連號為一部諺云得一部典一稜
冬至日輒至應中孚十一月卦信及豚魚河豚也解最新奇

祇既平

易坎卦祇既平釋文云京本作禋虞仲翔注亦云禋安也說
文示部云禋安福也引易曰禋既平據叔重仲翔說知孟氏
本作禋也王弼作祇祇與禋古字通復卦無祇悔釋文云王

肅本作禡史記韓長孺傳禡取辱耳註云禡一作祗是古字
通之證也張參五經文字則作祗謂作祗者非肅按五經文
字之說非也說文衣部祗祗短衣義迥別無可通惠定宇
本義辯證信之過矣又釋文引康成注云祗當為坻按爾雅
毛傳說文三書訓坻為小渚詩甫田如坻如梁箋云坻水中
之高地也與坎相對為義實勝諸家

寅于叢棘

周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虞翻
注易坎卦寅于叢棘云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
棘是九棘不獨外朝有之矣肅按仲翔獄外種九棘之說經
典雖無所攷而漢唐間說經者亦羣以叢棘為外朝之左右

讀書雜釋

卷一

二

九棘鄭康成註云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上罪三年而
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
終不自改而出諸園土者殺故曰凶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
家易曰坎為叢棘又為法律按周禮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
棘面三槐司寇公卿議於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
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也劉表作示惠
云寅示
古字通于叢棘云屛議於九棘之下范甯引易作繼繫與繼
通釋詰云用徽纆示於叢棘云古疑獄三年而後斷又後漢
係繼也
陳寵上疏云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說於相同肅謂
外朝九棘周禮列之秋官則為聽獄之所無可疑者不獨王
制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一語足為證也

百穀草木麗乎土

說文艸部麗艸木相附麗土而生从艸麗聲易曰百穀艸木
麗於地今作百穀草木麗乎土按虞氏易作麗乎地釋文云
王肅本作地又一切經音義引作麗於地經典皆以天地對
言則此當作地王弼本妄改之耳又草古阜字今為艸木字
曰事遄往

說文彡部遄往來數也从彡聲易曰曰事遄往今文曰作
已按廣雅釋言云已目也知曰與已通釋文云日本作以知
古本亦作以以已皆得通目也虞翻本作祀事遄往注云祀
祭祀坤為事謂二也張惠言曰二簋用享故舉祀事又注云
祀舊作已也知虞氏所見本亦有作已者矣

讀書雜釋

卷一

三

其人天且劓

宋胡瑗謂易睽卦其人天且劓天當作而肅按瑗說是也點
額為天雖馬融虞翻舊注如是而他書更無可證篆書天字
作天而字作丙形本相近故而誤作天也而為形之省漢書
高帝紀彤以上請之注引應邵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彤鬚
故曰彤又曰彤字从彡髮膚之意也後漢書陳寵傳注亦曰
彤者輕刑之名也肅又按說文曰而頰毛也故省彡亦通
其形渥

易鼎卦其形渥九家虞氏作其刑渥九家注云渥者厚大言
罪重也既覆公餗信有大辜刑罰當加无可如何也虞注云
謂四變時震為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為刑渥大刑也鼎

折足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死凶故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鄭氏作其刑劓注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鍊之為菜也是入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周禮司煊氏邦若屋誅則為明竊焉注云屋讀為其刑劓之劓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又漢書敘傳下述哀紀底劓鼎臣注引服虔云底致也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刑渥凶謂誅朱博王嘉之屬也義與康成易禮兩經注同稟謂服鄭之說必有師承曲禮曰刑不上大夫文王世子云若有罪則磔於甸人天官甸師氏亦云云知誅大臣屋下不露之義甚可據矣顏師古以服言屋下為失其義蓋去古遠而於漢經師之說不能

讀書雜釋

卷十

四

盡通然云劓者厚刑謂重誅也則於九家虞氏之說猶合若王弼改刑為形而以渥為沾濡之貌也殆謬妄無足道矣

艮其輔以中正也

易艮卦六五象詞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朱子本義曰正字羨文叶韻可見蓋以孔疏有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故不失其正之言其解正字以中字為義復用韻叶之遂疑正字為羨文竊謂以中正也當作以正中也集解引虞注云五動之中故以正中也是虞本自作正中不作中正張惠言據今本集解謂中正誤為正中不知今本集解乃校書者以意改也

日中則昃

易豐卦日中則昃釋文云昃孟本作稷左定十五年傳曰下

昃穀梁作日下稷音同假借之字也緯書多用此字中候握河紀昃明禮備至於日稷孝經鈞命決日稷而赤光起注云稷讀為側郝閣頌劬勞日稷兮蓋用古語也引伸其義亦得為獨用之字揚子太元應君子應以大稷注云稷側也呂覽下賢篇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注云稷不見之也不見亦與日昃之義相近也

天際翔也

易豐卦天際翔也孟氏作天降祥也曰天降下惡祥也鄭亦作祥稟按作祥是也左僖十六年傳是何祥也注云吉凶之先見者疏云吉之先見謂之祥惡事亦稱為祥故昭十八年傳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是即惡祥之說也

讀書雜釋

卷一

五

李鼎祚集解引干寶注亦同此義較王弼說實長

得其資斧

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云資如字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也漢書王莽傳下司徒尋初發長安以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注引應劭曰齊利也以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敘傳下述荆燕吳傳曰雖戒東南終用齊斧注引張晏曰齊斧越斧也以整齊天下也蔡邕太尉橋公碑爰將度遼亦由齊斧陳琳檄吳將校部曲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澆簡墨晉書樂志乃整元戎以膏齊斧注說亦同易釋

文惟沈約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九年丙申詔曰未勞資斧與王氏本同蕭按李鼎祚周易集解旅卦引虞翻注云離為資斧故得其資斧巽卦引虞翻注云巽為齊離為斧故喪其齊斧是虞本旅卦為資斧巽卦為齊斧較然不同又王莽傳所云喪其齊斧亦引巽卦文非旅卦文則或資斧齊斧義各有當也又按讀齊為齋良是卦例上為宗廟集解引荀爽曰軍罷師旋亦告於廟還斧於君故喪齊斧正如其故不執臣節則凶故曰喪其齊斧貞凶受斧還斧均因齋戒入廟據此則與旅之資斧迥別不得以此而溷彼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繫詞上傳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虞

讀書雜釋

卷一

六

注云雷霆震艮風巽雨兌也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運行往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成焉故一寒一暑也惠定宇周易述疏之曰震為雷艮為廷廷與霆通巽為風兌為雨謂兌澤為雨祭義云天時雨澤是也知兌為雨者昭元年春秋傳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服之義以雨屬西方兌正秋西方之卦虞注小畜自我西郊云兌為西雨生於西故知兌為雨也離為日坎為月乾為寒坤為暑鼓之潤之日月往來寒暑相推皆八卦相蕩之義王引之經義述聞駁虞義曰霆艮雨兌寒乾暑坤者以上文言八卦相蕩非此則八卦不全也然徧攷書傳無以霆為良雨為兌者疾雷為霆不得分以為二說卦曰雨以潤之此曰潤之以風雨雨皆

謂坎非謂兌也傳意但以雷霆為震風為巽雨與月為坎日為離而良兌則從其略孔穎達本霆為電蕭按釋文引蜀云才云霆疑為電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為寒一節為暑直云震巽離坎不云乾坤良兌者

乾坤上下備言良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亦一焉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孔子閒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象傳曰山下有風山下有雷又曰澤中有雷澤上有風則山澤為雷霆風雨所自出言雷霆風雨足以該山澤矣何須以霆良雨兌備八卦之數乎寒暑亦謂坎離易通卦驗所謂坎主冬至離主夏至也虞氏以說卦有乾為寒之文遂謂寒乾暑坤不知乾道坤道下文始言此則但言坎離非謂乾坤也

讀書雜釋

卷一

七

蕭按王氏述聞一書其說易多駁虞說亦未盡通乎虞氏之例故排擊處義多拘泥然此條本孔氏正義謂傳詞直言震巽坎離不言良兌乾坤則非無據謹按說卦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煊之良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良兌乾坤直舉卦名更不段象明是此處之例且雨潤既係之坎不應此處又屬之兌至良之為霆惠氏以字與廷通然段象須有至理不得以形聲通段之例無端牽合張氏惠言以良為倒震之象謂雷自上反又云雷動於下霆擊於上亦似從而為之辭九家易說卦注云雷與風雨變化不常而日月相推遷有來往是以四卦以義言之天地山澤恆在者也故直說名矣孔穎達正義曰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

王肅以為互相備也此一說足以證王氏所言之不謬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易繫詞上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孔疏曰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為故云作也望文生義說殊淺陋李鼎祚周易集解於乾知大始句引九家易曰始謂乾稟元氣萬物資始坤化成物按釋文虞翻句引荀爽曰物謂坤任有體萬物資生惠定宇周易述本之為義引伸曲暢其注云大始元也復以自知故知大始坤稱化承乾而成物故化成物此天地之合也其疏云乾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釋詁云元始也董子對策曰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故知大始元也元初九也繫詞下曰復以自知故知大

讀書雜釋

卷一

九

始大戴禮天圓云曾子曰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陽施而陰化故知坤稱化謂道也即垢時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承乾而成物故化成物也樂記曰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蓋據此傳為言而云天地之和也先王法之以作樂天地所合故和為天地之合也又張惠言述虞氏義此句虞氏注佚張蓋以義推之曰陽稱大資始未來故曰知神以知來也承天成物故曰化也細玩惠張二君之說理大物博唐以後說經者所萬不能逮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易繫詞下傳吉凶者貞勝者也釋文引姚信本作貞稱惠棟

周易述從姚作稱引考工記注韋昭晉語注以為古文通之證肅謂勝稱古文自通然說易則不當以稱字為義此自以虞注義為長虞注云真正也勝滅也陽生則吉陰消則凶者也張惠言曰陰生滅陽動貞之其義是矣勝即陰勝陽勝陰之義虞云滅者引伸字義謂陰勝則滅陽也古訓詁簡直多類是凡滅國稱勝國亦此義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易繫詞曰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易注引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也今論語作子曰回也其庶乎皇侃義疏云庶庶幾也朱子集注云庶近也言近道也按爾雅釋言庶幾尙也又云庶幸也釋詁云幾近也則集注當作庶庶幾幾近也

讀書雜釋

卷一

九

吳志張昭子承能甄識人物勤於長進篤于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又顧雍子邵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觀二傳用庶幾字皆言其為可造就之材似不足盡顏氏子雍按虞易注云幾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如此解論語則顏子以知微之神妙而能安貧樂道較賜也億屢中之明為高遠矣似可為聞一知十聞一知二作一證據

天地細縕

易繫詞天地細縕釋文云縕一作氤說文壺部云壺壺也從凶从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氤氳張氏復古編云壺從壺吉於悉切壺從壺凶於云切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雍按

許氏於壺字下云不得泄凶則壺字爲不得泄吉可以意推復古編之說是也漢書文選或作烟熅蓋壺古字烟熅爲今字細組又烟熅假借之字朱子本義謂細組交密之狀是殆以字从糸爲義不知此假借字不得據爲義也郭忠恕汗簡云古周易組作壺與說文同是不妄也晁氏以細組爲古文可謂無知而妄作矣又氤氲亦俗體字漢以前所無德明所收亦是當時俗本

其於人也爲寡髮

易說卦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引鄭康成注作宜髮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云爲白故宜髮馬君以宜爲寡髮非也蓋宜鮮之同音假借字鮮訓白故宜亦訓白說卦云巽爲白作宜

讀書雜釋

卷一

十

髮是也又宜寡形近亦易相譌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太平御覽引作衛寡夫與傳中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義例相同作宜者形近之譌耳衛宣夫人事具見毛詩左傳豈貞順傳中人哉

易逸象離爲牝牛

陸德明經典釋文載易九家逸象離後有一爲牝牛虞仲翔不以爲然故說易皆主坤爲牛然左昭五年傳卜楚邱曰純離爲牛則不獨九家逸象有之又荀爽離卦注云牛者土也生土於火離者陰卦牝者陰性故曰畜牝牛吉矣干寶華卦注云離爲牝牛離爻本坤黃牛之象也禮坊記東鄰殺牛注亦云離爲牛是鄭氏亦以離爲牛矣惠棟曰離一陰居二陽

之間中美能黃故六二謂之黃離牝牛之象肅謂牛本坤象離之二五卽坤之二五故離亦牛象仲翔之說泥矣又仲翔注睽卦其牛剝云四動三坤爲牛爲類牛角一低一仰故稱剝離上而坎下其牛剝也肅謂睽四既動則離坎象俱不見不得云上下爲剝且坎亦無牛象也此蓋據卦體不動而言則三有兩離象離上而離下故曰一低一仰也

宋衷卽宋衷

徵異錄載歷朝異姓有宋姓晉人有宋衷音森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姓名目按今集解中只有宋衷無宋衷世本有宋衷注樂緯有宋衷註是劉表部下人無所謂宋衷者當是宋字刻訛爲宋作徵異錄者妄采之耳

讀書雜釋

卷一

十

讀書雜釋卷第一

讀書雜釋卷第二目錄

六合徐鼎學

尙書

平秩南訛

方鳩偁功

异哉

重華文命

黎民阻飢

明試以功

藻火粉米

草木漸包

蟪蛄

東迤北會于匯

周書曰咈其考長

予顛隳

三壇同壇

王亦未敢誦公

康誥

帝乙

讀書雜釋

卷五

爾尙不思于凶德

其勿以檢人

在後之伺

太保承介圭

截截善諫言

祖甲返

讀書雜釋卷第二

六合徐鼎學

尙書

平秩南訛

尙書平秩南訛羣經音辨人部引書作平秩南偽漢書王莽傳以勸南偽史記索隱作南爲曰爲依字讀孔安國強讀爲訛阮氏元段氏玉裁皆謂古文本作偽故索隱謂安國強讀今書經作南訛史記作南譌皆依衛包所改也竊謂偽爲之作譌訛皆古音古字之通段不必定是後人改字周禮馮相氏鄭注亦云仲夏辨秩南譌賈疏以爲據尙書大傳則鄭亦讀作譌矣蓋譌字本兼有數義故爾雅三見其義偽字亦兼

讀書雜釋

卷二

有兩義南偽之偽爲字之段借也訛偽之偽本字本義也羣經音辨亦曰僞化也音訛

方鳩偁功

說文彡部速斂聚也从彡求聲書曰彡速屏功人部偁具也从人彡聲讀若汝南潯水虞書曰彡救偁功所引異者漢經師多口授所傳不同爾雅釋詁云鳩聚也速亦訓聚音義相通救又段借之字也屏僞皆偁之省文史記作聚布者以訓義改字也

异哉

說文井部异舉也从井日聲虞書曰岳曰异哉今文同釋文云鄭音異孔王音怡皆不言其義僞孔傳曰已也退也正義

曰昇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住之意故爲退也
按孔傳以已爲會意不知昇字以升爲義升竦手也竦手有
舉意从已所以諧聲耳集傳曰已廢而復強舉亦是用說文
義但不知已爲諧聲故兼用孔傳而強爲之解也

重華文命

高誘注呂覽以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天乙爲湯名以伯
益爲皋陶之子與曹大家列女傳注鄭康成詩誦中候苗興
說張守節史記正義各書並同

黎民阻飢

隋薛元卿高祖頌民字多作萌如因庶萌之子來黎萌無阻
飢之患按民氓萌明古字通用音近之段借也呂覽高義比

讀書雜釋

卷二

二

於賓萌注云萌民也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云
萌一作毗漢書陳勝項籍傳贊集注引如淳曰毗古萌字又
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霍去病傳及厥眾萌注云與毗同又
管子山國軌謂高之萌曰韓非子難一臣吏分職受事名曰
萌文選上林賦以瞻萌隸長楊賦遐萌爲之不安注並引章
昭云萌民也成陽靈臺碑以育苗萌楊震碑凡百黎黎亦黎之段借
萌皆以萌爲民隋時文人猶多用之至衛包古文尙書多以
俗字改古字唐韻更界畫之以俗音而聲音訓詁之學不可
明者始多矣

明試以功

說文言部試用也从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舜典文同益

稷作明庶以功按益稷正義云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
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眾
按左氏僖二十七年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王符
潛夫論亦引作試與左氏合知尙書本皆作試正義所言乃
僞孔書耳

藻火粉米

說文玉部瑛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玉卓聲虞書曰瑛火粉米
今作藻火粉米釋文云藻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粉糝徐米
作紉音米按藻卽藻字瑛藻糝線古人段借通用之字尙部
粉衣衣畫粉也从耒从粉省衛宏說米部粉傳面者也上古

讀書雜釋

卷二

三

尙質不應有此粉卽粉字耳許氏見衛宏說而收粉字不直
引書作據者當是古文本粉字鄭注粉米白米也其證也糝
字亦後人所加說文米部尙部無此字糸部糝繡文如聚細
米也从糸从米米亦聲則徐作糝是也

草木漸包

說文艸部解薪字云艸薪包也書云艸木薪包今書作漸包
孔傳訓漸包爲進長叢生釋文云漸本又作薪草之相包裹
也包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是釋文不以孔傳
爲然而據季長說駁之也按此以季長叔重義爲長僞孔傳
訓爲進長乃望文生義今文作漸或後人以進長之訓而妄
改之非古文也又尙書大傳微子之命曰微子將往朝周過

殷之故虛見麥秀之薪薪示黍之蠅蠅也歌曰麥秀薪兮黍禾蠅蠅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今文選注引大傳作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亦是據他書改大傳之本文也

蠃珠

說文玉部玼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蠃夏書玼从虫賓今作蠃按釋文云字又作蚘蟲部蚘蚘好大蚘也與玼異義云作蚘者當是玼字之譌大戴記保傅篇玼珠以納其間注云玼亦作蠃漢書地理志淮夷蠃蛛泉魚注云蠃字或作玼俱可為說文之證

東地北會于匯

說文彘部迤表行也从彘也聲夏書曰東地北會于匯今文讀書雜釋 卷二 四 同或作為匯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作于匯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坊本作爲匯沿董鼎書傳而誤

周書曰嘒其耆長

說文口部嘒遠也从口弗聲周書曰嘒其耆長今周書作商書此云周書者當是周有天下後錄得然漢以前書無標目讀者隨其義舉之故說文於舜典謂之唐書禹貢或謂之虞書或謂之夏書或直謂之禹貢無達例也

予顛隳

說文足部躋登也从足齊聲商書曰予顛躋躋通作隳孔傳曰顛隳隳陸孔疏顛謂從上而隳隳謂從下而墜王肅云隳溝壑言此隳之義如左傳也肅按訓隳爲墜於義未全爾雅

釋詁躋陞也公羊傳曰躋者何陞也又小爾雅廣言云顛隳也躋陞也方言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漢書五行志云躋登也檢經傳躋字俱訓爲升則顛躋者謂方躋之時而顛從上而隳其象更危也此當從說文訓較孔傳爲善也又阮氏經籍纂詁載馬注云隳猶陞也釋文正義俱無此語未詳所據

三壇同壇

蔡邕獨斷云周禮文武爲禘四時祭之而已去禘爲壇去壇爲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壇謂築土起室馬融亦云室壇謂築土而無屋者也周有七廟則武王時太王爲皇考王季爲王考文王爲考皆有專廟不在壇壇之列且周禮蒼璧禮天事祖考亦無植璧之禮何金縢云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也肅以爲此禮之權宜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周公無祭於廟之禮今因爲王禱疾故用壇壇禱祭之禮三壇同壇者何也太王王季文王不可以同壇三壇三壇亦非合祭祈禱之義三壇示有別也同壇示有親也故爲三壇同壇也爲壇於南方北面者何也正義曰禮投坐不立投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按穎達說是也蓋公方秉圭册祝若高下地殊非所以達神聽此爲壇北面可以驗爲壇禱祭之禮也植璧者何也古以璧爲重器不輕用之禱於神則用故有埋璧於地投璧於河周禮禘圭

讀書雜釋

卷二

周人以諱事神周尙文也夏殷尙質則不然桀名履癸湯亦云予小子履是天子諸侯同名也尙書中侯契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又按乾鑿度孔子曰白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卽主癸之妃所生之湯也殷以生日爲名同以乙日生同名湯蓋元孫之孫親絕得同名也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

爾尙不忌于凶德

說文言部朞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朞于凶德今作爾尙不忌于凶德按尙上通朞當是忌之古字也又左傳夏父弗忌禮記作朞當是朞之假借

讀書雜釋

卷二

八

其勿以儉人

說文言部諛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諛人今作其勿以儉人按心部儉儉誠也儉利於上佞人也與馬註儉利佞人也義合此作諛問也問與聞通此諛人爲聲聞過情之人家語云少正卯魯之聞人也據此則書固曰勿用聲聞過情之人其惟吉士乎釋名釋言語云吉實也有善實也虛聞與實善相對爲義也

在後之侗

說文言部詗共也一曰諛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詗釋文云馬本作詗曰共也禮記祭統注同之言詗也疏云詗共之詗言旁作同彙按字長叔重訓詁爲共蓋云在後人之

同心同力敬迓天威耳后通後夏字或衍文近儒曲爲之解夫古義難明義當蓋闕強作解事亦無謂也

太保承介圭

說文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一作圭今周書無此句顧命作太保承介圭按詩崧高錫爾介圭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爾雅釋器注作錫爾玠圭

截截善諛言

說文言部諛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諛言論語曰友諛佞釋文云截馬云辭語截削者要也諛音辨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按爾雅釋訓便便辯也論語鄭注便辯也皇疏便佞謂辯而巧也公羊定五年傳注作

讀書雜釋

卷二

九

友辯佞蓋諛爲本字本義辯爲義近通用之字便偏爲音近段借之字見周官鄭注史記索隱莊子人間世釋文漢人師傳不一各以所見本著之篇故公羊傳作談譏善辯言說文戈部作彘彘巧言

祖甲返

說文彘部返還也从彘从反亦聲商書曰祖甲返返春秋傳返从彘今文皆無說文自序云書孔氏蓋孔氏尙書古文有此語今則佚耳又今春秋傳返多作反無从彘者此亦古文也

讀書雜釋卷第二

讀書雜釋卷第三目錄

六合徐鼎學

詩

左右流之

薄汚我私

寘彼周行

葛藟榮之

洗洗兮

王室如燬

五紵五緘五總

願言則寔

深則厲

新臺有泚

邇葆戚施

牆有茨

綠竹猗猗

芄蘭之支

焉得諼草

檻檻嗥嗥

讀書雜釋

卷三

彼留子嗟彼留子國

將其來施施

貽我佩玖

顏如舜華

公路公行公族

碩鼠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夏屋渠渠

東門之枌

斧以斯之

叩有旨鶉

猗儺其華

食鬱及薺

載寔其尾

讀書雜釋卷第三

六合徐鼎學

詩

左右流之

詩關雖左右流之傳云流求也此本爾雅釋言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供苻菜必有助而求之者訓左右為助義同說文說文無佐佑字左右即今之佐佑字也集傳云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陳啓源曰訓為無方則於芼義難通矣朱子以芼為熟而薦之夫熟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

薄汚我私

讀書雜釋

卷三

詩葛覃薄汚我私王荆公曰治汚曰汚奔按曲禮為長者糞之禮亦除糞曰糞也古人此種字法不可枚舉

寘彼周行

詩卷耳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諂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傳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此非毛氏一人之說而集傳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其意以為婦人不與外事也無論夫人內助之義后妃思其君子求賢審官此其意無惡於聖人即果為牝雞司晨之事亦豈能反古人有據之義而臆斷其有無乎按左襄十五年傳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

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學於聖門之弟子說亦與左氏同是周人言詩者以周
行為列位也淮南似真訓云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今詩作頃
頃傾之省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高誘注云言采采
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為國執心不精不能以
成其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
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是漢人亦以周
行為列位也唐宋人承用舊說未之有改自呂大鈞訓為周
之道路東萊讀詩記取之集傳遂有不能復采寘之大道之
旁之說陳啓源毛詩稽古篇云婦人思夫之詩如伯兮葛生
采綠諸作見於變風變雅所以閔王道之衰征役不息室家

讀書雜釋

卷三

二

怨曠刺時也義不係於思者也若如今說則卷耳當為商紂
刺詩不得為周南正風也況民間婦女思念其夫形諸怨嘆
不足為異后妃身為小君母儀一國且年已五六十原注云無逸文
王受命於中身孔傳云即位時年四十七乃作兒女子態自
案征役當在即位之後后妃年應相若道其傷離惜別之情發為咏歌傳播臣民之口不亦媒乎至
於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汝墳殷
其雷兩詩閔其君子猶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會后妃而反
不若哉此言極暢足為紫陽諍臣 毛傳訓周行為周之列
位只卷耳首章一見鹿鳴傳則云周至也行道也大東無傳
蓋與鹿鳴同義也鄭箋則於鹿鳴大東亦訓為周之列位義
實難通故注禮記緇衣示我周行句則仍用毛傳云行道也

至大東則當用劉向九歎征夫勞於周行為義觀王逸注引
詩若若公子行彼周道可知矣

葛藟榮之

說文艸部榮艸旋貌也从艸榮聲詩曰葛藟榮之今作榮毛
傳曰榮旋也與說文義同爾雅釋草云草謂之榮是榮為正
字榮為假借之字釋文云帶本又作榮按作帶誤也說文無
帶字

詵詵兮

說文言部詵致言也引詩曰螽斯羽詵詵兮釋文引說文作
辭从多則辭為本字詵為假借之字叔重所見本不同義皆
通也桑柔篇牲牲其鹿傳曰衆多也孔疏云牲即詵字

讀書雜釋

卷三

三

王室如燬

詩王室如燬說文作焮後漢書注引韓詩作焮薛君章句云
焮烈火也釋文云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焮或
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焮此方俗訛語也據說文
韓詩注釋文所引字書知焮為本字燬為或體之字又劉向
列女傳作王室如毀毀又燬之省文向所據蓋魯詩也

五紵五緇五總

詩羔羊傳云素絲五紵素白也紵數也緇縫也羔羊之縫緇
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後漢循吏傳注引韓詩薛君
章句云素喻潔白絲喻詘柔紵數名也詩人賢士為大夫者
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詘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此解數字

有意義而未明純與總之爲數若何朱子集傳則云未詳可謂闕疑究未能相說以解也按王念孫廣雅疏證載子引之說曰絨訓爲絳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三章文義實不當如爾雅所訓絨總皆數也五絲爲純四純爲絨四絨爲總五純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純次言五絨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緞倍緞爲襪幽風九罭釋文云緞字又作總然則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云緞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縷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云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稷云布之八十縷爲稷正與倍紀爲稷之

讀書雜釋

卷三

四

願言則寃

說文口部噓悟解氣也从口寃聲詩曰願言則噓毛作寃釋文作寃云本又作噓劫也鄭作噓音都麗反劫本又作貽崔靈思云毛訓寃爲劫今俗人云欠欠劫劫是也不作劫人體倦則伸志倦則劫按玉篇云欠欠張口也臧琳經義雜記云據崔說毛本訓寃爲劫玉篇欠張口也與傳義合而願言則噓箋所改讀一爲口氣一爲鼻氣合兩爲一恐非叔重原

書阮氏校勘記陳氏鄭箋改字說均謂臧氏此條舛誤是也蓋寃卽寃之譌狼跋詩作寃傳訓爲貽與此傳同知此經文本爲寃字寃噓皆形體之譌爾雅謂陸德明釋文多漢以後俗字是也康成叔重皆大儒於古人書不專一說擇其善者從之故詩箋與說文多兼用魯齊韓三家詩讀寃爲噓許鄭言則噓鼻部瓊龔茲都計切鼻噴氣本作噓此卽申說文悟解氣之訓噓爲鼻噴氣而字从口者口鼻氣同出也故說文但以悟解氣渾言之若欠字則說文作允直云張口氣悟也二字訓有不同且以寃爲欠劫是內則噓欠複矣孫按此說甚是正義引王肅云以母道往加之則寃劫而不行貽與劫

讀書雜釋

卷三

五

音義同合狼跋傳於王肅說參之知毛氏作寃無疑崔靈思之說非毛義也唐石經以下經傳皆从口作噓是用鄭廢毛不知鄭箋雖多與毛異義而不輕改經字故有讀當爲某讀如某讀爲某之例今諸家據箋改傳展轉訛謬於是改貽爲劫而鄭氏之例不明矣

深則厲

說文水部砾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詩曰深則砾瀉砾或从厲今詩文作厲毛傳曰由膝以上爲涉以衣爾雅注云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爾雅釋水云以衣涉水爲厲絲膝以下爲揭絲膝以上爲涉絲帶以上爲厲詩釋文引韓詩曰至心爲厲論語亦作厲鄭注曰由膝以上爲厲包注曰以衣涉水

為厲詩疏引左傳服注亦曰由膝以上為厲左疏引李巡爾雅注亦曰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按厲之義自來說者無異詞惟說文有履石渡水之說戴震毛鄭詩考正因據以駁爾雅引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裳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風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就此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云云邵晉涵爾雅正義駁戴說曰古字段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从雅訓不可易也漢世司馬相如劉向於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

讀書雜釋

卷三

六

云櫂舟杭以橫瀾兮又云橫汨羅以下厲王逸云瀾渡也由帶以上為瀾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為履石渡水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為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是不獨毛傳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閒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為以衣涉水矣肅謂邵氏說極是而證以說文林部解瀦涉篆文也字之為徒行厲水尤可見許氏書之例取精用宏不株守一解也肅謂毛傳本爾雅由帶以上為厲之訓確無可易都人士云垂帶而厲左傳盤厲游纓廣雅釋器云厲帶也小爾雅廣服云帶之垂

謂之厲是所云深則厲者正以帶為義爾雅毛傳指明為帶以上較鄭元服虔包咸李巡更明畫也其以厲為以衣涉水之通名又義之展轉相生者西漢明小學者司馬相如諸人而外莫著於楊雄其方言云厲謂之帶其劇秦美新文云侯衛厲揭要荒濯沐文選注云厲深沾也揭淺沾也詳此文上下文義皆遠近沾濡沐浴王化之義是義展轉相生之明證也又厲為履石渡水自說文外漢儒別無此解亦與毛韓兩詩不合其或本之齊魯二家詩未可知也

新臺有泚

說文玉部玼玉色鮮也从玉此聲詩曰新臺有玼今作泚按水部泚清也从水此聲毛傳曰泚鮮明貌水所以絜汚泚此

讀書雜釋

卷三

七

音義同而段借之字

遠條戚施

新臺詩遠條戚施傳云遠條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箋云遠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詞故不能俯也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說文遠條粗竹席也醜麗詹諸也薛君韓詩章句云戚施蟾蜍喻醜惡也諸家各有異同要本古人之訓且其義亦展轉相生無不通也按國語遠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韋昭注云遠條偃人不可使俛戚施偃人不可使仰淮南修務訓遠條戚施雖粉白黛綠勿能為美高誘注云遠條偃也戚施偃也賈逵國語注亦云偃也釋文云戚施字書作規頌以上皆同毛氏知毛氏本國語為訓也按爾

雅釋訓籩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釋文引舍人注云籩條巧言也戚施令色誘人李巡注云籩條巧言詞以饒人謂之口柔戚施和顏說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孫炎郭璞注云籩條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因以名云以上皆同鄭氏知鄭氏本爾雅為訓也說文詹諸之訓與韓詩章句同知粗竹席及詹諸之訓又本之三家詩也燕按粗竹席及詹諸籩條戚施最先之義不能俯之人其枝柱不利屈伸有似於粗竹席不能仰之人其行先有似於詹諸罔以籩條戚施目之此弟二義也口柔之人常不伏面柔之人常俯有似於不能仰不能俯之人因又以籩條戚施目之此弟三義也三義皆展轉

讀書雜釋

卷三

八

相生不通說文之訓則不知古人文字巧構形似摹繪物情之妙毛氏簡略鄭氏推其意而廣之醜惡所以反對燕婉之求而老夫得其女妻又必有口柔面柔以媚婦人之醜態還相為義必謂宜公實無此二病反滯矣至戚施為醜重之音同假借規頰為戚施之俗體可以意推也又按頰字疑即說字之譌說文頰部作得此醜重解云醜重詹諸也詩曰得此醜重言其行醜重太平御覽引韓詩亦作得此戚施薛君章句云戚施蟾蜍喻醜惡也韓詩與毛同而章句與說文同知戚施醜重之音同假借字也醜字廣韻七由切集韻雖由切並音秋唐韻七宿切徐鉉從之案唐韻是也說文醜字本竈之或體字竈从皃从夫亦聲故唐韻音蹠戚亦有蹠音

是醜戚音同也爾唐韻式支切是醜施音同也漢時四家詩經文不同毛多古文三家多今文經師口授方音不同各以其方音之近者假借用之毛韓均作戚施則說文所引或本齊魯二家

牆有茨

說文艸部齊蒺藜也从艸齊聲詩曰牆有齊今作茨按齊蒺藜古字通用詩楚茨禮記玉藻注作楚齊楚詞注又作楚楚者齊漢書禮樂志猶古采齊肆夏也注云齊禮經或作齊又作茨賈誼傳步中采齊注云齊或作齊又作茨其證也

綠竹猗猗

說文艸部菘王芻也从艸象聲詩曰菘竹猗猗今作綠按禮

讀書雜釋

卷三

九

記亦引作菘毛傳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正義曰舍人曰菘一為王芻某氏曰菘鹿蓐也又曰竹篇菘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又按爾雅釋草云菘王芻又曰竹篇菘采綠箋云綠王芻易得之菜諸說大抵相同惟菘綠字異耳然漢書司馬相如傳揜以綠蕙注云綠王芻也又楚詞注引終朝采綠作終朝采菘知菘為本字綠為菘段借之字也至陸璣草木疏始謂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洪澳旁生此人謂此為綠竹以綠為色非古義矣

芄蘭之支

說文艸部引詩曰芄蘭之枝今本作支按呂氏祖謙曰董氏云石經作芄蘭之枝說苑修文亦作芄蘭之枝知古作枝也焉得諼草

說文艸部引詩曰安得蕙艸或从煖宣或从宜今作焉得諼草按釋文云諼本又作萱爾雅釋訓云蕙諼忘也釋文引詩作焉得蕙草又韓詩作焉得諼草蓋諼諼二字本通用由爰宜偏旁通也爰宜憲音相近亦得通也

檻檻嗥嗥

大車詩傳檻檻車行聲也嗥嗥重遲之貌按嗥嗥亦車行聲義互見也

彼留子嗟彼留子國

讀書雜釋

卷三

十

詩邱中有麻傳云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鄭箋云著其世賢孔疏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亦未有以留為地名者古者胙土命氏子嗟子國亦大夫之有采邑者也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取郇而遷鄭焉而野何休云留郇道元水經注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矣留之所以為鄭邑者蓋桓武為卿士之時子嗟放逐失其采邑鄭因有之迨并號檜十邑食溱洧之間遠留而棄之周人取為王季子采邑是為劉康公劉文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留君簋二器俱有銘曰留君招作饒簋阮雲臺相國釋曰此留君是畿內諸侯招其名也則留或國名子其爵歟羅泌路史以為堯之後是殆不然留乃畿內諸侯緱氏縣有劉聚者是

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不以周之邑為氏也或曰留為鄭邑安得棄之為劉康公采邑告之曰公羊傳云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既云塗出於宋則越國以鄙遠知鄭亦不能不棄之也

將其來施施

按顏氏家訓書證曰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兒按箋作舒行何閒獨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臧玉琳經義雜記謂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句四字則此之悉單為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又云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引樂記蕭離和鳴注蕭蕭

讀書雜釋

卷三

十一

敬也離離和也詩有洗有潰傳洗洗武也潰潰怒也以為傳箋重文之例竊按謂傳箋誠多此例然不可以疑此詩孟子施施從外來施施連文似本此詩且趙岐注云施施猶扁扁喜說之貌與鄭箋舒行何閒意略同張揖廣雅釋訓亦云施施行也此皆在顏之推所見江南舊本以前則毛詩之連文無可疑矣又孟子音義曰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音怡

貽我佩玖

說文玉部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从玉久聲詩曰貽我佩玖讀若芭或曰若人句脊之句今本同按讀若芭是也與李字叶顏如舜華

說文艸部薺木董朝華莫落者从艸聲詩曰顏如薺華今作薺按釋部薺艸也楚謂之薺秦謂之薺地連焉象形从艸亦聲又艸部薺茅蒿也一名薺是薺即薺也毛傳曰薺木槿也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椿一名椿木槿也崔譔亦以為薺華蓋因有木槿之名故薺字从木其實木董為草類當从說文作薺又孔疏引陸璣疏作薺是薺為本字薺為後加之字皆許氏本文薺則俗字耳

公路公行公族

按詩汾沔沔序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此疏中所云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者也又云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

讀書雜釋

卷三

主

字是王肅孫毓陸德明所據本均作其君子儉以能勤與定本正義本異也肅謂有子字者是也經言公路公行公族傳云公行從公之行公族公屬箋云公路主君之軹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軹車之族是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是經傳箋皆以大夫為義如云其君安得異乎公路公行公族也乎疏謂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又謂賤官尚不為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從而為之辭耳不可從也

碩鼠

碩鼠詩疏云釋獸於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為彼五技之鼠

也說文云鼯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食人禾苗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又易晉如鼯鼠九家易作碩鼠疏引蔡邕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能一技術又廣雅云鼯鼠荀子勸學篇亦作梧鼠按此一物而異名者聲轉而字異也鼯為本字碩為音近段借之字鼯雀鼠又音轉異體之字猶之伯勞之或為博勞或為百鷄也又蝶蛄一名碩鼠見本草古今注混為一物非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按詩無衣傳曰與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

讀書雜釋

卷三

主

言不與民同欲下王于興師傳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箋云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肅謂傳箋義同傳文簡略而箋申之耳傳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正見康公之不然也言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見天下有道之時則然今經所云王于興師乃以王法興師為常言不必如古自天子出也傳略則箋詳之傳詳則箋略之古人著書義本高簡以意逆志同異自明王肅好與鄭異託於毛義以強為之說曰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為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又曰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夫傳意本謂詩以

袍釋與不謂以朋友同袍與也本謂天下有道則征伐自天子出今不必然正是以王法為通言非謂秦興師不由王命也王意在申毛其實非毛旨也孔穎達惑於王肅之說因於傳箋之說分茅設菹遂使毛傳之意大晦讀者所當以經還經以傳還傳以箋還箋以疏還疏不必牽引而昧沒也

夏屋渠渠

按詩權輿章夏屋渠渠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此以下章四簋皆說飲食之事不得以屋宅攬入疏引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亦謂王說是也序言忘先君之舊臣與賢

讀書雜釋

卷三

四

者有始而無終則夏屋屬先君說為是又夏屋之言屋宅古訓如是亦非王肅一人之言禮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以夏屋為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楚詞哀郢會不知夏之為邱兮注云夏大殿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招魂冬有突夏注云突覆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淮南本經訓乃至夏屋宮駕注云夏屋大屋也大厦會加注云大厦大屋也說文無厦字古廣厦字即作夏說林訓云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注云屋也王逸高誘皆漢時人師承必非無自不獨崔駰七依之言可以為子邕之左證也

東門之粉

鄧子久太史嘗疑古元歌韻不相通而毛詩差原麻安為韻

言嘗質之於黠縣俞理初正變俞最號博雅顧不知俞復質之程春海侍郎春海名恩澤歙人也侍郎言原與獻同音經典獻字有讀如莎音者則原或如獻字之讀子久嘗為鼎言極嘆侍郎之穎悟亦謂侍郎穎悟則有之其說實牽強難通也按古元歌韻本通柔扈篇以翰憲難那為韻隰柔篇以阿難何為韻逸周書時訓篇鳴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生卿士專權淮南詮言篇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說林篇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泰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王氏淮南校本言之甚詳友人陳卓人立嘗為予言番字今屬元歌兩部其偏旁字更不可枚舉則元歌韻本通矣其說較春海侍郎為長

讀書雜釋

卷三

五

斧以斯之
詩墓門斧以斯之釋文云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今南方以鋸開木謂之梳即斯字之古音也

叩有旨鵲

說文艸部鷓鴣也艸鷓鴣聲詩曰叩有旨鷓今作鷓按毛傳云鷓鴣草也爾雅釋草云鷓鴣

猗儺其華

詩猗儺其華王逸楚詞章句引作猗旒其華按猗儺旒旒聲轉字異古奇衰之奇奇偶之奇皆音歌猗旒皆從奇得聲知音本近也吳才老韻補旒字叶音那楊升庵亦云旒旒猗儺字形之異

食鬱及蕘

說文艸部萑艸也从艸萑聲詩曰食鬱及萑今作蕘按毛傳云蕘萑蕘也孔氏正義曰蕘萑亦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十四株蕘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蕘李即蕘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蕘也爾雅釋草云萑山非邢昺疏云此生山中與人家所種者異名也非菜名生山中者名萑韓詩曰六月食鬱及萑是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曰說文據韓詩為義早非宜於春初六月食萑庶人之食也王應麟詩攷亦云出韓詩據此知許氏所引詩不專毛氏蓋當時四家詩並行諸儒皆得據以為義故說文及鄭箋皆主毛詩而亦有與毛異義者此類是也

讀書雜釋

卷三

去

載寃其尾

說文足部躡从足質聲詩曰載躡其尾今作寃按毛傳云寃躡也退則躡其尾爾雅釋言寃躡也詩曰載寃其尾詩疏引李巡曰躡卻頓曰寃又中庸鄭注躡躡也與下躡字躡也義同更部寃寃不行也从更引而止之也更者如更馬之鼻从此與率同意按寃不行亦有躡義此亦轉注假借之字也終風章願言則寃傳云寃躡也與此傳同觀此益知崔靈恩改寃為走改躡為坎之妄此處釋文云寃本又作走蓋寃之俗體也

讀書雜釋卷第三

讀書雜釋卷第四目錄

六合徐彞學

詩

鄂不韡韡

彼爾維何

條華有鶴

振旅闐闐

既伯既禱

麇鹿麇麇

夜未央

鶴鳴于九臯

民之訛言

不敢不踣

黽勉從事

鳴啻背憎

滄滄訛訛

緝緝翩翩

佻佻公子

行彼周行

讀書雜釋

卷四

舟人之子

營營青蠅

造舟為梁

亦不隕厥問

混夷駮矣

刑于寡妻

烈假不瑕

履武

克岐克嶷

瓜瓞嗶嗶

無然泄泄

辭之輯矣

小子躑躑

民之方殿屎

天難忱斯

滌滌山川

古訓是式

蠹賊內訌

不云自頰

清廟

清廟宗祀文王

假以溢我

磬筦將將

有喰其鮠

以薺茶蓼

元鳥

景員維何

讀書雜釋

卷四

二

讀書雜釋卷第四

詩

六合徐璠學

鄂不韡韡

常棣鄂不韡韡說文作萼不韡韡藝文類聚八十九作萼不
煒煒御覽四百十六作萼不韡韡按萼本字鄂音同段借之
字韡之作韡隸體之變文韡之作煒音同之段借

彼爾維何

說文艸部爾華盛从艸爾聲詩曰彼爾維何今作爾按毛傳
云爾華盛貌與說文同義又爾亦靡麗之意則爾疑即爾之
本字

讀書雜釋

卷四

二

條華有鶴

說文玉部瑋玉聲也从玉倉聲詩曰條華有瑋今作鶴按釋
文云鶴七羊反本亦作鎗鄭箋云鶴金飾貌正義作鎗金飾
貌詩曰條華金厄是也按瑋鎗字通鶴又瑋鎗段借之字烈
祖八鸞鶴毛傳云言文德之有聲也與玉聲義通又通作
鎗鶴又通踰曲禮士踰踰釋文云本又作鶴書益稷鳥獸踰
踰說苑辨物作鳥獸鶴蓋古字多通漢儒各據所見本釋
之耳

振旅闐闐

說文口部嗔盛氣也从口真聲詩曰振旅嗔嗔今作闐闐鄭
箋云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是以為鼓聲爾雅釋天

郭注云闐闐羣行聲與鄭箋異按門部闐盛貌从門真聲廣雅釋訓云闐闐盛也又云聲也左思魏都賦作振旅鞀鞀从車是與郭注羣行聲義相近也噍闐蓋古字通

既伯既禱

說文示部禱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詩曰既禱既禱今作既伯既禱按禱字云告事求福也从示壽聲是禱禱異義爾雅釋天云是禱是禱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註云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是伯為馬祭禱為師祭義亦各別許氏自序云詩毛氏今按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祭其祖說與爾雅合皇矣是類是禱傳云於內曰類於野曰禱說與爾雅師祭之說合毛詩作既伯既禱而許氏作

讀書雜釋

卷四

二

既禱既禱蓋漢儒師傅既多不能盡一按應劭漢書注云禱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是以禱字从馬為義與伯字祭馬祖之義通矣周禮甸祝禱牲禱馬杜子春注云禱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曰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如杜說則與毛傳禱獲也之說亦合而禱與禱字可通矣惟康成周禮注與杜不合云禱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大為馬祭求肥健解禱為大然終不離禱牲馬以為義則義雖別而實通也孔穎達曰禱讀如伏誅之誅者此俗讀也則集韻音作追輪切者不如徐鍇音都皓切之為得矣

鹿鹿麋麋

說文口部噉鹿羣口相聚兒从口虞聲詩曰鹿鹿噉噉今作麋麋按毛傳曰麋麋眾多也鄭箋曰麋牡曰麋麋復麋言多也小爾雅廣訓云語其眾也張衡西京賦郭璞爾雅注均引作鹿鹿麋麋與許氏異則說文所引或亦出於三家

夜未央

庭燎章夜未央毛傳央且也釋文云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且段玉裁毛詩傳定本作央且也且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鄉晨為次第若作且字則與鄉晨不別矣按此說良是說文央中央也廣雅釋言央中也荀子正論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注云央瀆中瀆也洪範五行傳星辰莫同注云夜半為中則夜未

讀書雜釋

卷四

三

央者猶之夜未中耳正義謂且是夜屈之限又言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詞其意蓋以且為夜屈之限故以夜中為前限也引王肅云央且未且夜半是也正以申明前限未到之意匡謬正俗曰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補謂當云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夜未艾毛傳云艾久也者言其未久也則傳箋之所未明者可無惑矣又按疏引王肅云央且未且夜半是王肅時所見毛本已作且矣蓋漢初人義例尙疏後則愈密而愈瑣耳又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與今本說文亦不同知今世所有書籍其為完本者百不獲一矣又夜未央箋云猶未渠央也向未識渠字之義偶思古詩中有丈人且安坐調絲未遽央渠遽音近未渠央猶未遽央耳匡謬正俗曰遽

與渠同荀子修身篇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注云渠讀為遠古字渠遠通是其證也故渠帥之渠廣雅釋言作隸車渠之渠釋器作隸左氏定十五年次於渠蔭公羊作遠蔭也

鶴鳴于九皋

詩鶴鳴于九皋段玉裁毛詩傳定本作鶴鳴九皋云古書引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唐石經于九皋誤段氏言必有據然近得宋板王逸楚辭注本其離騷經步余馬于蘭皋兮注云步徐行也澤曲曰皋詩曰鶴鳴于九皋則所引未嘗無于字也

民之訛言

說文言部譌譌言也从言為聲詩曰民之譌言今河水正月共三見皆作訛按毛傳云訛偽也訛譌偽古多通亦省作訛

讀書雜釋

卷四

四

無羊或寢或訛韓詩作譌爾雅釋詁釋文訛字又作吡亦作偽同方言三譌化也注以為化聲之轉是也

不敢不踏

說文走部越側行也从走束聲詩曰謂地葢厚不敢不越今作踏按足部踏小步也从足晉聲詩曰不敢不踏與今文同小步亦與毛傳累足義近與側行義別知走部所引為三家詩也玉篇今作踏以越踏為一字

勉勉從事

劉向上災異封事引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曰啓啓釋文云鷩鷩韓詩作啓啓按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元王之孫實為魯詩則是所引魯詩與韓詩同也按勉勉

密勿聲轉字吳禮記禮器祭義勿勿注云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注云同說文解勿字云所以勉民故遠稱勿勿勉民亦勉之意也勉字有密音後漢桓帝時謠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鼠譚苑醜醜曰泥音涅或音匿鼠音蔑或音密按所說甚是據此知勉有密音也 陸農師埤雅云勉善怒故音猛義本周禮注也又廣韻勉音猛鄭注秋官蝮氏掌去鼯鼠云鼠耿勉也鼯與耿勉尤怒鳴為聒人耳去之勉得音猛者從其聲也孫季昭示兒編曰蛙勉之行勉強自力故云勉勉如猶之為獸其行趨趨故曰猶豫亦備一義

嗜沓背憎

讀書雜釋

卷四

五

說文口部嗜聚語也从口尊聲詩曰嗜沓背憎今文同按人部傳聚也从人尊聲詩曰傳沓背憎與此異者蓋傳嗜皆以聚為義古文得通也釋文引說文作傳不引口部作嗜釋文所引其同者例不引也又云沓本又作嗜按嗜乃沓之俗字

滄滄訛訛

說文言部訛不思稱意也从言此聲詩曰翁翁訛訛今作滄滄訛訛按毛傳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乎上正義曰不思欲稱上之意耳與說文同則說文本之毛傳也釋文引爾雅曰翁翁訛訛莫供職也注曰賢者陵晉姦黨熾背公卿私曠職事又召旻毛傳訛訛不共事也詩疏引李巡云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又釋文引韓詩曰不善之貌皆言其大

旨耳正義曰滄滄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
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患其上
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公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
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此與繫傳義相同也又荀子修身篇
作喻喻皆皆荀卿所見當是詩之古文

緝緝翩翩

說文口部聶語也从口从耳詩曰聶聶幡幡今巷伯三章
作緝緝翩翩四章作捷捷幡幡按毛傳曰緝緝口舌聲翩翩
往來貌鄭箋云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啓源毛詩
稽古編曰聶爲聶語與毛傳口舌聲義別按此不別聶語亦
自有口舌聲義之展轉相生者也聶爲本字緝乃假借之字

讀書雜釋

卷四

六

詩鴛鴦戢其左翼釋文引韓詩云戢捷也是聶之爲捷音之
轉也幡古用翩翩翻亦音義展轉相生之字是翩之爲幡亦
音義之轉也此蓋三家詩本如此而說文據之耳

佻佻公子

天東佻佻公子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引韓詩作媯媯往
來貌楚詞王逸注引作若若按佻媯字體之變若則音同之
段借也古音兆翟相近故跳躍得爲雙聲字又其偏旁多通
用周禮守祧鄭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釋魚蜃小者玼釋文云
玼眾家本皆作濯韓非子外儲說右第三十五延陵卓子乘
蒼龍桃文之乘又云一旦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翟
文卽桃文也是兆翟得通用也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愈遐急

也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作媯媯契契又引郭注云佻或作
媯音葦若是景純所見爾雅亦有作媯者矣又云音若若
爲音同段借之字無疑也

行彼周行

王逸注劉向九歎征夫勞於周行兮云行道也詩云若若公
子行彼周道今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箋云周行周之列位
也今以履霜送轉鍾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而發幣焉言雖困
乏猶不得止正義曰送轉鍾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
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鍾之幣按朝聘有發幣之事
不聞轉鍾亦有之當時苛令雖多然列國於天子之公卿視
今州郡之於京官終不同恐轉鍾未必有發幣之事也毛詩

讀書雜釋

卷四

七

周行字凡三見卷耳寘彼周行傳曰行列也鹿鳴示我周行
傳曰行道也此獨無傳箋訓爲周之行列者本卷耳傳爲義
也其實此當本鹿鳴傳爲義上章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願之潛焉出涕傷今不如古也故下
章卽云今之周道往來使我心疚履霜往來與行周道文義
一申若云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則所云葛屨履霜佻佻往
來爲不順於辭矣王逸所見或齊魯兩家詩韓詩作媯媯公
子故知非韓詩
也然彼既作道則此之不可訓行爲列亦明矣道字古徒荷
反與疾字爲韻上文以東空霜爲韻東
陽韻漢人實通用之則王逸所據本似較
康成所據本爲善備列所見以俟言古義者

舟人之子

大東詩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毛傳云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鄭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鄭氏或本漢經師傳授之說然毛義為長蓋此章多借衣服以刺周人之逸豫不郵政事所云粲粲衣服熊羆是裘鞞鞞佩璲皆不稱其服之謂皆云京師人士衣服鮮盛如此微賤者亦富如此而吾佻佻然葛屨而履霜者乃公子也舟人私人對上公子為言見貴賤之失位冠履之倒置猶史記貨殖列傳所云掘冢姦事云云耳鄭氏謂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恐不免於曲解

讀書雜釋

卷四

八

竊按鄭說不如傳矣然舟之作周裘之作求一為段借一為本字學者不可不知考工記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為舟左傳申舟呂覽行論作申周左傳華周說苑立節善說二然作舟說文舟字云市通也从舟聲隸省舟作舟即舟字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周舟義近故古金石文字二字多通用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董廣川適以舟為古文周字顧楚王亦引詩為證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近阮氏鐘鼎釋文尤眾其見於碑者則堯廟碑委曲內匝韓勅後碑舟口疇域集韻曰舟通作周俗作週非是也又說文云裘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凡裘之屬皆从衰求古文省衣是求為裘之古字

裘乃後加之字耳故孟子樂正裘漢書古今人表作樂正求詩羔裘序釋文云裘字或作求也

營營青蠅

說文言部營小聲也从言熒省聲詩曰營營青蠅今作營毛傳營營往來貌按此以比譏人之言則義以聲為切且詩人賦物或以形或以聲營象蠅聲也與關關為鳩聲雝雝為應聲呦呦為鹿聲交交為鳥聲同例較毛傳義為密或亦本之三家又呂部亦作營營

造舟為梁

大明詩造舟為梁毛傳用爾雅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鄭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孔疏

讀書雜釋

卷四

九

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為天子禮著尊卑之差以為後世法又郭璞注爾雅造舟云此船為橋其注方言船舟謂之浮梁云卽今浮橋公羊疏引舊說云以舟為橋謂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言以舟為梁故謂之造造成也杜預左注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穎達詩疏云造舟者此船於水加板其上卽今之浮橋謂訓造為成並以對維之言連回船方之言併兩船特之言單船成全也謂其此舟於水上者如平地然故言成也若訓造為作則詩既云造舟又云為梁為不辭矣說文云船古文造从舟舩為造之古文則據方言以釋毛詩爾雅所云船舟謂之浮梁者豈得云作舟

謂之浮梁乎此集傳誤也爾雅左傳作造舟方言作舳舟方言用古文也又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羊子戈銘云羊子之舳戈邦戈銘云邦大口口口之舳戈皆造之古文也

亦不隕厥問

詩經集傳與鄭孔異同處多不能無遺議然亦有獨得之解綿詩亦不隕厥問鄭箋云小聘曰問不絕去其患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類達穿鑿而傳會之然義實難通且與孟子貉稽章所引不合集傳本趙岐孟子注之義曰問聞通聲譽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按此說良是古問聞字通用趙岐孟注改康成詩箋本非於漢儒有心立異故能不乖古義

讀書雜釋

卷四

十

混夷駭矣

說文口部咽東夷謂息為咽从口四聲詩曰大夷咽矣馬部又云駭馬行疾來貌从馬兌聲詩曰昆夷一作混夷駭矣與毛詩同蓋口部所引者為三家詩也前人謂康成箋詩多用三家說說文亦然自序云詩毛氏者從義之多者言之也

刑于寡妻

詩思齊刑于寡妻傳云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詩集傳云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孟子章句云寡妻寡德之妻謙詞也此義則長於毛鄭矣

烈假不瑕

詩烈假不瑕毛傳云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

阮氏校勘記曰此箋當云烈假皆病也下箋為厲假之行者當作厲假之行者上仍用經字以為訓下則竟改其字以顯烈假是厲假之段借爾按隸釋載唐公房碑有云癘蠱不遐去其螟蟻皆用詩語碑文蓋本三家詩知鄭此箋亦本三家改毛非師心妄作也按說文疒部瘕女病也从疒段聲瘕惡疾也从疒蠱省聲兩字相次知古人文字本相次比也又說文謂瘕為女疾蠱為腹中蟲引春秋傳曰皿蠱為蠱晦淫之所生也臬桀死之左傳以女惑男則疾為蠱之本義與說文訓瘕為女疾相合又說文訓蠱為腹中蟲而南山經云招搖之山麗麇之水出焉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郭注云瘕蟲病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臣意診其脈曰蟻瘕索隱音饒張守

讀書雜釋

卷四

十一

節正義曰人腹中短蟲據山海經史記兩注知瘕亦得訓為腹中蟲索隱音檀廣韻音瘕古馬切知此字與假同音假本音古則瘕亦得音古古蠱同音則知瘕與蠱亦同音音義皆同故假為瘕之段借字亦即為蠱之段借字也至烈之為厲瑕之通遐其義尤顯矣

履武

元鳥生商履武與周說詩者曉曉致辨然帝王世紀云華胥履大人迹而生庖犧於成紀是華胥更先於姜嫄矣秦本紀云女脩吞元鳥卵而生大業是女脩亦同於簡狄矣讀書者存而不論可也必臆斷其無亦殊未確

克岐克嶽

說文口部嘸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詩曰克岐克嘸今作巖
按山部巖九巖山舜所葬在零陵營道从山疑聲五帝本紀
其德巖巖索隱曰德高也小兒有知無高義當是因岐字从
山而段借之也然鄭箋云其貌巖巖然有所識別也則知毛
詩本作巖後漢書桓彬傳岐巖也注云巖然有所識也蓋本
毛鄭義也許氏之字或亦出於三家

瓜𦉳𦉳

說文玉部珎石之次玉者以為系璧从玉丰聲讀若詩曰瓜
𦉳𦉳一曰若食按口部𦉳大笑也从口奉聲讀若詩曰瓜
𦉳𦉳今作𦉳𦉳按𦉳𦉳俱引詩作𦉳𦉳可知古毛詩作𦉳
𦉳音相同而𦉳作𦉳耳毛傳曰𦉳𦉳多實也艸部𦉳盛从

讀書雜釋

卷四

三

艸奉聲艸盛與多實義近詩作𦉳𦉳無疑說文於艸部不引
此句者義之互見耳

無然泄泄

說文口部咄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咄咄言部誑多言
也从言世聲詩曰無然誑誑爾雅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
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云臣乎女無憲
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李巡孫炎說
𦉳同孔穎達詩疏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為惡
政競隨從而為之制法也按制法則即多言之義誑為本字
咄為誑之省泄又段借之字古文通也今爾雅作洩洩乃唐
石經避諱改字後人誤沿之耳

辭之輯矣

說文十部𦉳詞之𦉳矣从十耳聲此引板詩文也今作辭之
輯矣鄭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疏引論語出辭氣加于下民
則以箇理也為義不主文詞矣爾雅釋詁輯和也與毛傳合
𦉳亦和也从十十數之具也徐鉉曰十眾也孫按眾理具眾
人和則可謂之輯矣輯亦與集通新序雜事作辭之集矣左
傳我若羣臣集睦以事君廣雅云集眾也則亦有十義矣

小子踳踳

說文足部踳舉足行高也从足喬聲詩曰小子踳踳今文同
按毛傳云踳踳驕貌又爾雅釋訓踳踳驕也郭注云小人得
志驕蹇之貌詩疏引孫炎云謂驕慢之貌驕與踳通舉足行

讀書雜釋

卷四

三

高亦有驕義左傳謂莫敖舉趾高心不固矣是也漢書高帝
紀亡可踳足待也注踳猶翹也文選長楊賦莫不踳足抗首
注引服虔云踳舉足也與說文義同

民之方殿屎

說文口部唼也從口念聲詩曰民之方唼唼今作殿屎按
爾雅釋詁云殿屎呻也毛傳云殿屎呻吟也孫炎亦曰人愁
苦呻吟之聲則當以从口為正說文當是詩之本字殿屎即
唼音近段借之字

天難忱斯

說文心部忱誠也从心欠聲詩曰天命匪忱言部謀誠諦也
从言甚聲詩曰天難誑斯毛大明傳曰忱信也蕩詩其命匪

1711 子部 雜家類 2 6319

諶傳云諶誠也按爾雅釋詁誠也又曰誠信也郭注云轉相訓也諶忱字通又通作諶韓詩大明詩作天難諶斯蕩詩亦作其命匪諶是也

滌滌山川

說文艸部菝艸旱盡也从艸倝聲詩曰菝菝山川今作滌滌按毛傳云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兼川無水則與蕩滌義近說文所引或三家詩義惜無可證耳王應麟詩攷亦作倝是菝之省也太平御覽引作悠悠山川悠與倝聲相近也

古訓是式

說文言部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詁訓按此所引舊說以爲即毛詩所題詁訓傳也則當云毛詩詁訓傳不得云詩

讀書雜釋

卷四

古

云詁訓也按孔疏云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釋文云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詩蒸民傳古故也古詁音義通此或引蒸民詩古訓是式句而省其文耳疑不能明未敢定也問何以當云毛詩詁訓傳不當云詩曰詁訓按說文例引經則言某經引傳則云某經某傳如春秋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之類其口說之義則曰說如孝經說之類是也引三傳不第云春秋引毛傳可第云詩乎又釋文云舊本多作故漢書藝文志詩有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此不云毛詩則與三家詩何別且爾雅釋詁在毛傳之前何獨引毛傳乎知此爲古訓是式之省文也

蝨賊內訌

說文言部訌讀也从言工聲詩曰蝨賊內訌按毛傳訌讀也鄭箋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眾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爾雅作虹虹訌之段借字也抑詩云實虹小子毛傳亦云潰是也潰與讀通下解讀字云讀中止也司馬法云師多則人讀今經傳師讀之讀均作潰是潰讀通用之證也然箋謂爭訟相陷入之言則說文从言爲正知陷入潰散義之展轉相生也

不云自頻

詩召旻不云自頻傳云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或引劉向列女傳八作不云自濱云鄭用魯詩改毛字非也毛詩自有濱

讀書雜釋

卷四

古

字采蘋南澗之濱北山率土之濱傳俱云濱厓也與頻厓也同訓則鄭義仍本之毛耳蓋濱本當作瀕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瀕今濱是瀕爲濱之古字無疑也書禹貢海濱廣斥漢書地理志作海瀕廣瀉詩南澗之濱宋書何尙之傳作南澗之瀕是皆仍用古字也漢書王莽傳白虎通喪服引詩率土之濱俱作賓瀕之省作頻猶濱之省作賓耳何異乎鄭恐後人不識古字以今文易之無他說也又按說文林部云頻木厓人所賓附鬻賊不葑而止从頁从涉凡頻之屬皆从頻又頻字云鬻涉水鬻賊从頻卑聲此皆頻字之義也無濱字蓋許書偶脫若無濱字則人所賓附之義何著乎蓋賓頻同聲故偏旁多通用也

清廟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官也謂祭文王也天德
 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帝王
 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
 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竿瑟之聲亂人聲
 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
 也曰於穆清廟於者嘆辭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
 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
 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蔡邕獨斷云清廟一章入句洛邑既
 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是伏生蔡邕俱以清廟為
 讀書雜釋

卷四

六

祭文王詩與傳箋正合惟休甯戴震毛鄭詩攷正曰古字不
 通作不據洛誥是為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
 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不
 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
 王烈與詩通高郵王引之經義述聞曰詩序專謂祀文王於
 經亦無明證書大傳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
 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
 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
 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
 諸侯在廟中者鄭注讀為播經義述聞引作彼然淵其志
 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升堂而弦文武即祭統明堂

位所謂升歌清廟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
 三嘆者也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既成洛邑祭文武之說證
 以丕顯丕承之文而益信矣竊按洛誥受命七年乃總計周
 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謂封魯而祭非謂成洛而祭所謂
 史逸祝冊告周公其後者舊說以為封伯禽之冊是也則不
 得以為宗祀文王之詩且尚書大傳所云古者帝王升歌清
 廟之樂愀然復見文王云云在咎繇謨篇中所以證搏拊琴
 瑟祖考來格之說言清廟言文王初不及武王也其云卜洛
 邑營成周升歌而弦文武者在洛誥篇中然言文武無明言
 清廟事也則亦不得以清廟為烝祭文武之詩蓋清廟之詩
 之始作也所以宗祀文王但其後合祭文武時亦未嘗不升
 讀書雜釋

卷四

七

歌之耳如此則經典所言不合者皆可會其通矣必欲以一
 人之見輕背傳箋恐未可據以為信也 戴震王引之讀不
 顯不承為丕顯丕承而證以尚書孟子之丕顯丕承信而有
 徵其義則長於傳箋矣按不即古平字集古錄博古攷古二
 圖所載不顯皆以平字作不其證也但讀如平顯平承不必
 以平承二字遂以為兼祀武王耳蓋平顯平承皆贊美功烈
 盛大之詞訓顯為明訓承為讚皆是望文生義引之曰顯非
 創造之詞承獨為紹承之解斯不類矣又云承當讀為武王
 烝哉之烝漢書地理志承陽師古曰承釋文引韓詩曰烝美
 也魯頌烝烝皇皇毛傳曰烝烝厚也肅謂如王說則詩云文
 王烝哉武王烝哉愈不必以丕承專屬武王矣

清廟宗祀文王

清廟乃宗祀文王非烝祭文武之詩以戴震王引之說不承為祀武王為謬據所引尚書大傳駁之矣因思西漢人俱以此為祭文王詩不獨伏生蔡邕說可據也劉向上災異封事云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雖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其下別引他詩言武王周公之事不言清廟頌武王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亦不言武王也

假以溢我

說文言部誠嘉善也从言我聲詩曰誠以溢我按左襄二十七年傳作何以恤我廣韻引說文作誠以謚我今作假以溢

讀書雜釋

卷四

六

我毛傳曰假嘉溢慎與爾雅釋詁文同集傳曰何之為假聲之轉也卹之為溢字之譌也按爾雅毛傳訓假為嘉與嘉善意合儀禮觀禮予一人嘉之注云今文嘉作賀知嘉賀音近也嘉與假通用誠之為假音訓相近之字也為何者音近段借之字也王伯厚謂詩當亦有古今文是也又按左傳作恤廣韻作謚據廣韻知說文本作謚也亦作誠以謚我大雅文王釋文云謚慎也爾雅釋詁云溢慎也又云謚謚謚靜也尙書惟刑之恤哉史記集解引今文尙書作惟刑之謚哉史記作惟刑之靜哉蓋謚謚皆形相近而聲之轉故其義亦同誠以溢我者嘉善以甯靜我耳是許氏說與毛傳同也但鄭箋訓溢為盈溢之言溢為流散收為收聚義更相成則不必

泥毛氏義耳杜預注左以經文字異定為逸詩不知古經文傳授不一且形聲假借之例最博也

磬筦將將

說文足部蹇行兒从足將聲詩曰管磬蹇蹇段氏說文注據他書補字金部鏘詩曰磬筦鏘鏘阮氏經籍纂詁二十二下將字亦云說文金部作磬筦鏘鏘今詩作將將陸氏釋文云將說文作蹇蹇行兒不云說文又作鏘者陸氏引說文多脫漏未可據以定許氏書也管與筦古人通用鏘蹇蹇蹇蹇古亦通用將其假借之省聲耳漢書禮樂志作磬管鏘鏘荀子富國篇作磬管瑯瑯風俗通聲音弟二作磬管鏘鏘漢以前經師口授所本不一其於六書假借之法通用最博各

讀書雜釋

卷四

九

據所見著之耳管磬字倒與諸書微異或亦三家詩也

有噴其鏘

說文口部噴聲也从口貧聲詩曰有噴其鏘按毛傳云噴眾貌必兼聲言其義始備

以薶茶蓼

說文薶部薶拔去田艸也从薶好省聲薶籀文薶省苾薶或从休詩曰既苾茶蓼今作以薶按廣韻薶苾苾同爾雅釋草注以苾茶蓼釋文云苾本作薶又作苾一切經音義云苾本或作薶苾二形國語冀缺釋注云薶苾也又曰苾或作薶拔田草也與說文同

元鳥

詩元鳥箋云天使亂下而生商者謂亂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禮月令注云高辛氏之出元鳥遺卵娥氏吞之而生契者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孔疏曰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娥氏吞之生契封商後儒據毛傳元鳥至日祀高禘之文斥康成妄信緯候史遷之說誠為論得其正矣但謂緯書起於漢儒之偽造此則不可按呂覽音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高

讀書雜釋 卷四

干

誘注云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楚詞天問云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喜王逸注曰簡狄帝嚳之妃也元鳥燕也詒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者也當屈原時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儷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已多妄誕不可知之言豈至漢而始有乎蓋孔子沒而諸子百家之說紛然雜出秦火而後漢儒搜輯遺書於是合金銀銅鐵為一治而醇駁不能一致者始多矣其見於諸經師之所采而入箋註者猶其可信者也讀書者闕疑慎言不必曉曉力辨其無擇其可信者而信之如元鳥詩則當從毛氏郊禘之說如月令高禘則當從蔡邕章句高猶尊也高誘呂

覽注郊高音近之說 又尚書中候云元鳥翔水遺卵娥氏易拾吞生契封商注云易疑浴娥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為湯此妄說也易為狄之或體字簡易即簡狄也說文邊即古文逃詩瞻卬舍爾介狄說文禋部作舍爾介逃書牧誓逃矣西土之人爾雅釋詁注作邊矣西土之人詩泮水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韓詩作鬻彼東南是狄易相通之證也又簡狄作簡易凡數見史記殷本紀索隱引舊本作易又作邊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邊淮南陸形作簡翟皆音轉而字異豈得以易為浴茲以水易為湯乎湯从易非从易也

景員雜何

讀書雜釋 卷四

干

毛詩元鳥章景員維何傳云景大員均箋云員古文云河之言何也釋文云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為河水本或作何按此鄭與毛異王肅申毛以難鄭釋文正義兩存之也肅謂此傳員均與下長發章幅隕既長傳隕均也正同从毛義則當讀為幅隕之員从鄭義則讀如云蓋員是古字云是今字尚書秦誓若弗員來衛包始改為云來鄭風聊樂我員釋文本亦作云知員為云之古字無疑矣然毛傳既云員均則從毛傳當如正義所言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無不霑及也鄭箋既謂古文云則從鄭箋當如正義所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何乎今正義申毛說於殷王之政甚大均如河潤物之上又加此眾多諸侯其辭皆云九字是混鄭義於

毛傳中顛倒錯亂之甚矣真謂康成箋詩其與毛異義者皆
三家詩舊有此說也 又廣雅釋水云河何也是河何義同
水經注引春秋說題詞河之言荷也荷與何同詩河水洋洋
楚詞注作何水油油又童子逢盛碑無可奈河吳仲山碑感
痛奈河隋開皇龍藏寺碑猶云彼亦河人也則唐以前河何
字多通開成石經公羊文四年傳其謂之逆婦姜於齊何何
作河爾雅何鼓謂之牽牛何作河萬季野石經攷以為誤兼
謂九經古文當時必猶有存者未必盡誤也不得以劉昫之
言棄同瓦缶

讀書雜釋

卷四

三

讀書雜釋卷第四

讀書雜釋卷第五目錄

六合徐璠學

三禮

芹菹

黑羔裘

瑄

攻駒

九藪

石室

五歲一禘三歲一祫

禡

剡毛牛藿羊苦豕薇

醋酢

恭敬搏節

不離禽獸

若不得謝

恆言不稱老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入戶奉局

讀書雜釋

卷五

奉席如橋衡

葵拜

國中以策芻郵勿驅塵不出軌

子卯不樂

叔譽即叔向

讀書雜釋卷第五

三禮

六合徐鼎學

芹道

說文艸部近菜類蒿从艸近聲周禮有苾蒢今作芹按唐石經暨諸本同作芹釋文云說文作苾是許所見古文作苾

黑羔裘

羊皮裘古有貴有賤周禮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又黑羊裘通乎上下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玉藻云羔裘緇衣以祔之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是古以黑羊裘為

讀書雜釋

卷五

重也爾雅牡辨郭注謂吳羊白羝牝羊毛傳辨羊牝羊也說文云辨辨羊也辨牡羊也許氏以白羊統名辨羊故以辨為辨羊也古以辨羊之裘為惡衣故墨子兼愛篇云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辨羊之裘是古以黑羊裘為貴白羊裘為賤今吏胥牙僧臧獲之人皆服黑羊裘是以古朝祭之服為賤者衣也

指

說文玉部指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圭以指之似羣冠周禮曰天子執指四寸从玉冒亦聲珣古文省今作冒按鄭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若本珣字不必言名玉曰冒矣然按白虎通瑞璽指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書

顧命亦作珣知珣冒義同而許鄭所見本異耳

攻駒

周禮攻駒鄭司農云謂騾之說文馬部云騾特馬也今謂之肩五代史郭崇韜傳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當盡去宦官至於肩馬亦不可騎肩字僅見於此偶讀王念孫廣雅疏證徵引詳博用錄之於左釋獸云騾特馬也玉篇特加取切特之言割疏證云說文騾特馬也特騾牛也玉篇特加取切特之言割也割去其勢故謂之特莊子外物篇五十特以為餌郭象云特健牛也健與特同其聲轉則為羯說文羯羊殺特也急就篇云辨殺羯羯狃狃論注云殺之特者為羯謂劇劇也史記貨殖傳羯羯不均徐廣注云羯狃皆健羊也按健當為健字

讀書雜釋

卷五

之誤也廣韻狃狃羊也狃與殺同界經音義卷五引三倉云殺羯也爾雅說豕云豕狃說文豕狃豕也大畜六五豕豕之牙剝表注云豕去勢曰豕狃說文豕狃豕也釋言剝攻也曹憲音止善鈔限二反廣韻剝以槌去牛勢也剝之言鐘也說文鐘伐擊也玉篇之善切剝也今俗語謂去畜勢為剝即剝聲之變轉矣周官校人頒馬攻特鄭眾注云攻特謂騾之特曹憲音居言切字或作健或作劇眾經音義卷十一引通俗文云以刀去陰曰劇卷十四引字書云健割也廣韻劇以刀去牛勢也劇之言虔也方言劇殺也義與割通今俗謂壯豬去勢者曰健豬聲如建

九數

說文艸部藪大澤也从艸數聲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荊州雲
夢豫州甫田青州孟諸沈州大野雒州弦圃幽州奚養冀州
揚紆并州昭餘一作余一作邢是也此引周禮夏官職方氏而省其
文也今本揚作揚夢作膏甫作圃孟作望沈作克雒作雍圃
作蒲奚作奚按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
西曰雒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
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云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
陰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
余邢鄭有圃田周有焦穫較此則有徐州營州無青州并州
有大陸海隅焦穫無弦圃奚養楊陰即揚紆而屬雍州呂
氏春秋淮南子所載九藪無大野焦穫而以趙之鉅鹿晉之
讀書雜釋 卷五 三

石室
說文示部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
主从示从石亦聲此引經解本字也今周禮無此句段玉
裁曰謂周有此禮耳非謂經有此文也
五歲一禘三歲一祫
說文示部禘字下引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下又引周禮曰
三歲一祫今周禮無此語邵晉涵曰疑此禮緯之文是也詩
閟宮禮王制正義俱引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宋庠國
語補音亦引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孫穀古微書載禮
稽命徵文相同無作歲字者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引許氏
五經異義曰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
讀書雜釋 卷五 四

大陸分爲二藪均與說文異知所引爲周禮也說文無兗字
口部台讀若沈州之沈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沈水出
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涉从水允聲釋名釋州國云兗州取
兗水以爲名也史記作濟河惟沈州鄭司農云莖或爲泚蒲
或爲圃知司農所見古文無作圃者今說文皆李燾徐鉉之
本或非許氏原文從司農作蒲近是爾雅疏引地理志云泚
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藪則當如司農注釋爲莖之蒲
也蔡養注云杜子春讀爲奚知古文本作奚說文從杜氏
易之也餘當作余爾雅曰燕有昭余邢淮南子作燕之昭余
無邢字金壇段玉裁周禮讀考亦云徐錯本說文作昭余
邢按作余是也

禘
說文示部禘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禘从示馬
聲周禮曰禘於所征之地按今周禮無此文出禮記王制周
禮禘字皆作貉大司馬有司表貉司農注云禘謂師祭也詩
桓序箋類也禘也疏云禘周禮作貉又或爲貉字古文之異
也
劓毛牛薶羊苦豕薇
說文艸部芑地黃也从艸下聲禮記鉶毛牛薶羊芑豕薇是
今公食大夫禮記鉶作劓芑作苦按禮記鉶義釋文云劓本
又作劓詩閟宮傳采蘋箋釋文並云鉶又作劓是劓劓通也

鄭注云今文苦為芾今文者高堂生所傳之本也古文者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也鄭注參用古今文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凡劍芼之用苦者三見士虞禮記特牲饋食禮記並此而三鄭皆附注云今文苦為芾又云芾乃地黃非也賈公彥疏云非者以其與薇葵等菜為不類故知非也是苦芾義難通當是音相近而字譌詩云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下為韻是音近也

醋酢

說文云醋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酢醖也从酉乍聲又云酸酢也从酉夂聲關東謂酢曰酸載酢漿也从酉戔聲醖酢漿

讀書雜釋

卷五

五

也从酉僉聲古經典有段酢為醋者自唐以後始互誤以酢為酬醋字反以醋為酢字時俗相承幾於夢夢賴古人書籍具在可考而知也按玉篇云醋報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主人曰醋酢酸也儀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尸以醋主人注云醋報也又有司徹尸以醋主婦注云今文醋曰酢易繫辭可與酬酢釋文云京本作醋是醋為本字酢為音轉段借字故特牲饋食禮古文亦作酢展轉段借故於段作為酢禮記少儀介爵酢爵僕爵皆居右注云酢或為作是也然以酢為酬酢字古人有之至以醋為酢漿字則唐以前實未之有自唐韻妄作也按應劭漢官儀光武封泰山上壇見酢梨酸棗史游急就篇酸醖酢淡辨濁清又庾信小園賦棗酸梨酢隋書

酷吏傳長安語曰甯飲三斗酢不見崔宏度是周隋間人尙未有以醋為醬醋字者今人承唐韻之譌而不之辨不可也

恭敬樽節

曲禮恭敬樽節之樽注云樽猶趨也疏云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也樽字古亦訓聚段氏玉裁云趨同趨音促疾也非趨走之趨通謂趨趨促一聲之轉聚字亦有促疾之意故馳驟之驟从馬聚聲也錢氏大昕曰樽當為勑說文云勑減也是也說文無樽字

不離禽獸

按淮南汎論訓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禮記作禽獸按陸德明禮記釋文云禽

讀書雜釋

卷五

六

盧本作走高所引與盧植本同

若不得謝

曲禮若不得謝注云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尙壯則不聽耳疏云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仕也肅謂謝不可訓聽注謝猶聽也當作得謝猶聽也說文言部云謙辭去也玉篇言部云謝辭也去也廣雅釋詁二謝去也漢書陳餘傳集注引晉灼云以辭相告曰謝勑通傳注云謝謂告辭也楚詞橘頌招魂大招王逸注云謝去也今官府有告病告老告假之例去官曰謝事則謝字訓告訓去俱可勞苦辭謝之說殊迂恆言不稱老

曲禮恆言不稱老注云不稱老廣敬疏云老是尊稱稱老是已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黃勉齋云教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身稱老也勉齋意欲求深故以注疏爲不然其實注疏之說不可易也坊記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陳澧集說曰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又王伯厚困學紀聞釋此節引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爲證與注疏義同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宋儒說經往往爲理學所蒙溷如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鄭注云視聽恆若親之教使已然簡切有味真西山謂是戒

讀書雜釋

卷五

七

慎不睹恐懼不聞抑何迂闊可笑

入戶奉扇

曲禮入戶奉扇釋文引何注云扇關也又云扇門扇上銀鈕正義云禮有鼎扇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扇凡當奉扇之時必兩手向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扇木以其手對戶若奉扇然言恭敬也此與扇關也義同較門扇銀鈕之義爲確矣按呂覽君守淮南主術並云中欲不出謂之扇外欲不入謂之閉說文戶部云扇外閉之關也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左氏宣十二年傳脫扇服虔注云扇橫木校輪間一曰車前橫木也文選西京賦旗不脫扇薛注云扇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扇無云門扇

上銀鈕者

奉席如橋衡

曲禮奉席如橋衡注云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亦謂此康成依於古訓莊子天地其名爲棹釋文云本又作橋司馬注云桔槔也又說苑文質云爲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淮南本經橋直植立而不動注云橋桔槔上衡也衡與橫通取於平者如上衡中衡取於橫者如夏而橋衡經籍如此者難可枚舉蓋衡橫音義並同匡謬正俗曰衡卽橫也不勞借音是也胡銓應鑄朱申之徒妄以橋梁權衡爲訓胡謂如橋衡取中平而兩頭下應謂橋橫於水至平而橋之橫木尤平奉席者正平無敬其狀亦然朱

讀書雜釋

卷五

八

申謂如橋言高如衡言平不知古橋梁未有名橋者禹山行乘橋字亦作權直轅車也殷紂鉅橋之粟積粟倉也其名梁爲橋者則自秦昭王作河橋始蓋橋字從木與棹字音相近故亦轉爲棹其名梁爲橋者亦象其形而轉名之今訓禮經者將依於古訓乎亦依秦以後之言乎則改之者妄也又寶應劉台拱經傳小記謂鄭注井上桔槔遠而不切橋當卽土昏禮筭緇被纁裏加於橋之橋其言曰士昏禮筭緇被纁裏加於橋注云橋所以展筭其制未聞據經云奠於席則橋蓋設於席上者取譬於近也橋以木爲之奉席欲其平正故謂若橋之橫此義實優於桔槔之訓但曰其制未聞則無可與質耳

菱拜

曲禮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注菱則失容節菱猶詐也疏云菱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坐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菱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虛作矯菱則失容節是菱猶詐也釋文云菱挫也盧本作蹲朱子曰菱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為字讀平聲解者謂介者之不拜非全不拜也特其所為拜者直其身不俯其首若有所枝拄而不得屈伸者然左傳三肅使者此菱拜即肅拜也按周禮九操九曰肅操司農注云但俯下手今時搢釋文云搢即今之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疏云賓客入門有搢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搢又引左成十六年云云是肅拜即揖拜

讀書雜釋

卷五

九

之一證也又按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子揖師而行何休學云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為其拜如蹲疏云出曲禮上篇彼支蹲作菱字少儀亦云介者不拜鄭注云軍中之拜肅拜是也據公羊注疏所云是肅拜即揖之二證也又按儀禮賓客入門搢入門曲禮云肅客而入是肅拜即揖之三證也今云其所為拜者直其身不俯其首若有所枝拄而不利屈伸者然試思直其身不俯其首有此拜法乎古人為此不可成拜禮也故曰如此則菱矣菱字从莖从夂說文解夂字云行遲曳又象人兩脛有所躓也與蹲字義近合盧植何休說觀之知菱乃蹲之俗字有挫曲不成禮之義難於形容又以為如蹲耳說文新附菱字省州作菱从坐从夂坐而兩脛有所躓

則直是蹲之象形字耳安得云菱拜即肅拜乎鄭以為猶詐者蓋軍中無拜禮而忽下拜迹似於詐此詐字與左傳偽固而授之末義相近也然此為鄭之餘義自以失容節為正解也蓋肅拜之禮漢初猶存史記條侯世家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此即周禮注所謂持節持戟身倚之以拜者皆軍中拜也公羊成二年鞍之戰獲齊侯晉卻至投戟返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將軍不介胄時有拜法也援據各書肅拜定為今之揖無疑而杜元凱左傳注云肅手至地大謬矣

國中以策彗郵勿驅塵不出軌

漢以前經文字多以聲音改字蓋聲音在文字之先因聲音

讀書雜釋

卷五

十

而文字生因文字而訓詁生有於文字中求其義不得者就其聲音之轉求之則得矣如韓詩密勿即黽勉之轉音論語文莫劉台拱以為亦黽勉之轉音是也彙按曲禮云國中以策彗郵勿驅塵不出軌鄭注曰郵勿搔摩也此亦因聲音而文字異也蓋郵為搔之入音勿為摩之入音陸德明釋文云郵蘇役反勿音沒是也以釋文推之知唐以前無有與鄭異說者但孔穎達疏云郵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郵勿然分搔摩與郵勿為二郵勿始為不可解之詞此自疏之誤非注意也至元吳草廬讀彗郵為句勿驅二字為句明姚舜牧更為之說曰彗掃也郵恤也彗掃而加存恤焉勿急策以驅前淺儒妄語不直一笑 肅謂

郵勿搔摩一聲之轉偶為全椒金君禺谷望欣寶應劉君楚
積寶相言之禺谷楚積謂此草廬說為長上文云入國不馳
此安得驅且驅矣安得塵不出軌自以勿驅為是也亦按說
文驅馬馳也馳大驅也馳為大驅則驅馬馳也當是較行加
疾較馳稍緩而執策者已有馳之意耳故上文執策分轡
驅之五步而立鄭注云調試之疏云驅之者分轡既竟而試
驅行之也又云車驅而騶此皆國中之驅與馳自異馳字有
弛義直前不顧驅則不然故載馳之詩上云載馳載驅歸唁
衛侯下云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載馳載驅謂將馳驅以唁衛
侯急辭也下云驅馬悠悠者謂道路悠遠不可即至辭稍緩
矣故以策誓郵勿驅者謂郵勿驅之非遽驅之也下云塵不

讀書雜釋

卷五

十一

出軌正以足郵勿驅之義且以明郵勿驅之法蓋古者御為
六藝之一疾徐緩急皆有法度所謂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
舞交衢逐禽左如組而如舞者原非麤莽人役所為且即以
今驅車之法驗之其在國中之驅與郊外之驅猶可察而微
會之也申明前說他日質之禺谷楚積以為何如也已亥六
月二十四日

子卯不樂

檀弓子卯不樂注云紂以甲子亡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
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陸德明釋文云賈逵云桀
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
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殷

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孔疏引鄭司農注春秋以為五行子
卯自刑燕謂此以翼奉司農說為是按翼奉上封事曰北方
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
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
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孟康注曰水
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木
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
也李奇注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
樂按此即八卦以陰為凶之義也張晏曰夏殷亡日不推湯
武以興乎北史拓跋珪亦云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
乎是亦無足忌也

讀書雜釋

卷五

十二

叔譽即叔向

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按
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
不引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而引韓詩外傳可謂疏
矣

讀書雜釋卷第五

讀書雜釋卷第六目錄

六合徐鉉學

三禮

還反

宿離不貸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躬耕帝藉

卿諸侯九推

草木萌動

王命布農事

審端經術

則雨水不時

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疾風暴雨總至

桃始華

倉庚鳴

擇元日命民社

以大牢祠于高禘

乃禮天子所御

讀書雜釋

卷六

角斗甬

寢廟畢備

天子乃鮮羔開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田鼠化為鴽

萍始生

天子始乘舟

甸者畢出

發倉廩

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

戴勝降于桑

具曲植籩筐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命國難九門磔攘

淫雨蚤降

讀書雜釋卷第六

六合徐鉉學

三禮

還反

還反呂覽作還乃按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穆天子傳云天子

還反還反連文月令是也肅謂棟說非也正義曰還乃行賞

孟秋云還乃賞孟冬云還乃賞是四時皆作還乃也釋文亦

出還乃石經亦作還乃又後漢書郎顛傳章懷太子注禮記

正月迎春於東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是唐疏所見本

皆作乃也按前後文乃齊乃命太史乃以元日乃擇元辰乃

修祭典與此乃賞正相承為文不得據穆天子傳說戴記也

讀書雜釋

卷六

作反者形近之譌也列子周穆文篇乃居南郭釋文云一作

反知亦形近之譌也

宿離不貸

宿離不貸毋失經紀呂覽作宿離不忒毋失經紀按康成注

離讀如儷偶之儷宿離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

與宿偶常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孔氏

穎達疏曰謂馮相保章同宿配偶高誘注忒差也星辰宿度

司知其度蔡邕章句云宿日所在離月所歷按宿離之義高

蔡優於鄭孔日躔每日一度故曰在月每日經十三度故曰

歷又徐司會云宿謂守其次離謂去其次其義亦通又按說

文貸忒俱憊之段借字也忒失常也忒更也失常即過差張

表碑糾剔荷恣知恣爲本字忒訓更更與失常義近音義俱近故通用忒貸爲偏旁段借之字又字从代亦有更義又省借貸故洪範行忒史記衛世家作行貸也禮縞衣其儀不忒釋文云本亦作貳疑貳卽貸形近之譌也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呂覽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閒按康成注保介車右也置未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孔穎達疏曰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置未於參御之閒明已勸農出不當王前明王身實非農也高誘注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藉田致

讀書雜釋

卷六

二

於保介之閒施用之也按此以鄭義爲優車右及御人皆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如高說則參字爲贅且訓御爲致則與措字參字意相觸亦爲不詞又鄭訓介爲甲與箋詩同朱子以保介爲農官之副則不得爲車右矣或以祈穀爲農官事故偶參車右與孔氏正義本之御閒作御之閒段玉裁校本从之蔡雲曰班氏東京賦介御閒以剡耜介御連文之證也

躬耕帝籍

躬耕帝籍呂覽作躬耕帝籍田按康成注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高誘注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按鄭高俱以帝籍爲天神上帝鄭訓籍爲借本

孟子助者藉也爲義胡詮引臣瓚註謂藉蹈藉也本以躬藉爲義不得以段借爲稱又以躬耕爲帝王盛典藉爲典籍張慮又以帝籍爲卽周官之王藉俱非又按徐氏初學記引蔡氏章句籍作藉云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籍又說文云藉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知藉爲本字釋文作藉正義作籍皆段借字也又應邵風俗通義亦云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卿諸侯九推

卿諸侯九推呂覽作卿諸侯大夫九推按高誘注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三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又

讀書雜釋

卷六

三

案上下文俱有大夫此當以呂覽爲是戴記偶脫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引蔡氏章句作諸侯九推無卿字

草木萌動

草木萌動呂覽作草木繁動高誘注繁眾動挺而生也按繁萌音義迥別無可通此自戴記呂覽義各別也逸周書時訓解亦作草木萌動

王命布農事

王命布農事呂覽作王布農事按下旬卽命田舍東郊則此命字疑是衍文呂覽爲正

審端經術

審端經術呂覽作審端經術按康成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

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高誘注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衛氏集說陳氏集說俱作徑宋本注疏作經經徑古人段借通用左傳趙衰以壺飧從徑釋文云讀徑爲經史記高祖本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經堂入與注云經亦作徑知經徑古通也術之作遂亦音近段借

則雨水不時

則雨水不時呂覽作則風雨不時按康成注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孔穎達疏曰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

讀書雜釋

卷六

四

事純陽來乘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穎達不疏爲乾此即孟氏易卦氣之說也按孟氏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數內辟卦十二卦謂之消息卦乾盈爲息坤虛爲消其實乾坤十二畫也息卦六復臨泰大壯夬乾也十一月爲復三三復之初爻即乾之第一畫也十二月爲臨三三臨之二爻即乾之第二畫也正月爲泰三三泰之三爻即乾之第三畫也二月爲大壯

三三大壯之四爻乾之第四畫也三月爲夬三三夬之五爻乾之第五畫也四月爲乾三三六爻皆陽老陽之卦也消卦六姤遯否觀剝坤也五月爲姤三三三姤之初爻坤之第一畫也六月爲遯三三三遯之二爻坤之第二畫也七月爲否三三三否之三爻坤之第三畫也八月爲觀三三三觀之四爻坤之第四畫也九月爲剝三三三剝之五爻坤之第五畫也十月爲坤三三三六爻皆陰老陰之卦也十二卦謂之辟卦辟者君也雜卦爲臣復爲辟而未濟蹇頤中孚屬焉臨爲辟而屯謙睽升屬焉泰爲辟而小過蒙益漸屬焉大壯爲辟而需隨晉解屬焉夬爲辟而豫訟蠱革屬焉乾爲辟而旅師比小畜屬焉姤爲辟而大有家人井咸屬焉遯爲辟而鼎豐渙履屬焉否爲

讀書雜釋

卷六

五

辟而恆節同人損屬焉觀爲辟而巽萃大畜賁屬焉剝爲辟而歸妹无妄明夷困屬焉坤爲辟而艮既濟噬嗑大過屬焉君臣共六十卦六六三百六十爻主一歲三百六十日其坎離震兌四正卦四六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十五日成一氣五日爲一候二十四氣共得七十二候也明乎此而月令可指諸掌矣

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呂覽作草木早稿國乃有恐按康成注蚤落生日促有恐以火說相驚高誘注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稿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孔穎達疏曰火說相驚以已來乘

寅已爲火故火來也寅爲天漢之津火雖欲來而畏水終竟不來但訛言道火相恐動也按早稿爲已火義較蚤落爲長此呂覽爲正也

焱風暴雨總至

焱風暴雨總至呂覽作疾風暴雨數至按爾雅扶搖謂之焱謂風之回轉也故云回風爲焱又按楚詞雲中君焱遠舉今雲中王逸注云焱去疾貌漢書注焱風俱云疾風則焱與疾義同疑古禮經本作焱風呂覽以訓詁字改之如史記引尙書例也總之爲數例亦同此詩魚麗傳魚人不數詈疏云集本總作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相通也

桃始華

讀書雜釋

卷六

六

桃始華呂覽作桃李華按高誘注桃李之屬皆舒華也夏小正月梅杏地桃則華傳云地桃山桃也爾雅釋木郭注山桃實如桃而小太平御覽引曹毗魏都賦注云山桃子如胡麻子又引裴淵廣州記云山桃大如檳榔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酢據此則陸佃埤雅作小桃華者與小正地桃同物即所謂山桃也據以說戴記呂覽恐非高氏言桃李之屬其義愈備又周書時訓解亦作桃始華又曰桃始不華是謂陽否

倉庚鳴

倉庚鳴呂覽作蒼庚鳴按康成注倉庚驪黃也高誘注蒼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夏

小正云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又經典言此鳥者甚眾曰皇曰黃鳥曰離黃曰黎黃曰驪黃曰黃鸞留曰黃栗留近亦謂之黃鸞皆一物而異名或聲轉而字異蒼與倉通

擇元日命民社

擇元日命民社呂覽作擇元日命人社按康成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孔穎達疏曰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高誘注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爲民祈穀也嫌日有從否重農事故卜擇之爾謂鄭據郊特牲云日用甲則

讀書雜釋

卷六

七

經當如前文云以元日不當云擇益用甲則無所庸擇也今云擇元日則與擇元辰同例知高義爲優也又唐月令註元日云近春分前後戊日與鄭用甲不同說者謂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而用戊日戊屬土且以召誥用戊午也蓋此社乃羣姓立社之社非天子之社也故擇吉而用之不必定如郊特牲之禮也

以大牢祠于高禘

以大牢祠于高禘呂覽作以太牢祀于高某按康成注高辛氏之出元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禘神之也高誘注周禮禘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禘郊音與

高相近故或言高禘王者后妃以元鳥至日所繼嗣於高禘
三牲具曰太牢詩生民正義引蔡氏章句云高禘祀名高猶
尊也禘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謂之人先又通典五十五引
蔡氏章句云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字乳蕃滋故重其至
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
故詩曰按此與毛同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按高誘謂郊高音近蔡
邕謂高猶尊此自高蔡義優康成謂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
禘此誤信中候契握及史記之說而妄言也毛詩生民傳引
月令云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郊媒元鳥傳云簡狄配高
辛氏帝率與之所于郊禘而生契兩傳作郊媒不更立義是
毛氏亦以郊高音近也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

讀書雜釋

卷六

八

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
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娥簡狄吞虬子之後後王以為媒官嘉
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媒是焦喬亦謂契以前已有郊禘之
祭而為康成曲解也又鄭氏生民箋云禋祀上帝於郊禘以
祓除其無子之疾是鄭亦知先契之時有郊禘之神而率於
中候楚詞史記之說因復望文生義而展轉求合也蔡氏謂
高媒神名義殊簡明高氏謂郊高音近亦即音轉字異之說
知毛氏蔡氏高氏皆不以緯書之言為然也故東廣微答詔
問第云高媒者人之先也又盧植以三牲請于高媒是三
牲具曰太牢也 又按祠祀古通用下文祀不用犧牲說文
示部作祠不用犧牲國語鄭語其後皆不失祀漢書地理志

作其後皆不失祠生民傳以祠高禘禘禋祀是祠祀義近也
又說文乙部作祠于高禘而蔡氏月令問答作以太牢祀高
禘生民傳釋文亦云祠本作祀是古禮經本不同也

乃禮天子所御

徐氏初學記引月令云乃醴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投以弓矢
于高禘之前又引蔡氏章句云祝以高禘之命飲以醴酒今
月令作禮按禮禮古通用鄭注儀禮士冠禮有云此醴當作
禮者有云今文禮作醴者蓋以醴禮人義本相生故得通用
也

角斗甬

角斗甬呂覽作角斗桶康成注甬今斛也孔穎達疏甬與斗

讀書雜釋

卷六

九

連文律歷志十斗為斛故知甬則斛也高誘注角平斗桶量
器也盧文弼校注疏本云廣正方斛謂之桶桶與甬同然按
說文云甬艸木為甬甬然也从弓用聲桶木方受六升从木
甬聲據許氏受六升之義則與十斗為斛不合歐陽公集古
錄載漢銅甬銘曰容十斗重十四斤與鄭注相合或甬桶之
器有異也又方言五簠甬自關而西謂之桶桶郭注云今俗
呼小籠為桶桶則桶或量之小者與許氏受六升義近矣又
明新安汪一鸞呂覽本此經文與仲秋齊斗甬同作甬

寢廟畢備

寢廟畢備呂覽作寢廟必備按康成注畢猶皆也凡廟前曰
廟後曰寢孔穎達疏曰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

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高誘注寢以安身廟以事祖故曰必無墮頓也按寢字鄭高義異自以鄭義為長蓋闔扇言其小寢廟言其大安身之寢義具闔扇中矣又按爾雅釋詁畢盡也說文必分極也盡之與極義之相生者也音義相同可以通段考工記弓人天子圭中必注云必讀如鹿車釋之釋詩瞻彼洛矣鞞琫有琕釋文云琕又作琕是亦必舉通段之證也開成石經原刻作必後磨改作畢又寢字說文作寢經典通作寢

天子乃鮮羔開冰

天子乃鮮羔開冰呂覽作天子乃獻羔開冰按康成注鮮當

讀書雜釋

卷六

十

為獻聲之誤也詩豳七月箋引月令仲春作天子乃獻羔開冰不更作鮮當是注禮時所見本為鮮至箋詩時所見本為獻古禮經無刻本不能畫一故周禮凌人注亦作獻羔而啓冰也開成石經初學記歲時部御覽時序部引月令並作獻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呂覽作上丁命樂正入舞舍菜康成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今小正入學高誘注是月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官學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按釋菜

讀書雜釋 卷六

舍采鄭高義異此當兩存之周禮大胥鄭引司農注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贊見於師以菜為贊菜直為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又王制釋奠於學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學記云皮弁祭菜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又云始立學者既蠶器用幣然後釋菜疏引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祇是一告據各經及諸儒說則戴記作釋菜鄭以菜讀之據祭菜言也呂覽作舍采高以采讀之據奠幣言也說可兩通舍釋古今字也音轉字異說文云捨釋也从手舍聲詩行葦傳曰舍之言釋也舍百

讀書雜釋

卷六

十一

字釋今字儀禮周禮注屢見又孟子音義引丁音云菜之言采也禮記大學注有采地者也釋文云采本作菜孔耽神祠碑躬采菱藕作躬菜菱藕知采菜古通用也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呂覽同按蔡邕月令問答作祈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正義引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則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太牢祠高禘如蔡說則祈可不用犧牲祠未嘗不用犧牲矣而說文示部解禘字云品物少多文詞也从示司聲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是祠亦不用犧牲矣義稍異蔡氏雲曰經既言用不用即不必贅言更更即及之

五〇五

諺也此說甚是

田鼠化為鴛

田鼠化為鴛鴦覽同按康成注鴛母無孔穎達疏云鴛母無爾雅釋鳥文某氏云謂鴛也李巡云鴛鴦一名牟母郭景純云鴛也青州呼鴛母舍人云母作無今此注母無當作牟無也高誘注田鼠鼠也鴛鴦青州謂之鴛鴦周禮謂之鴛幽州謂之鴛也釋文引蔡氏章句云鴛鴦屬又淮南時訓訓注云鴛鴦也說文云鴛牟母也从佳奴聲聲或从鳥玉篇謂牟母即鴛與爾雅注合夏小正傳亦云鴛鴦也是鴛之為鴛可無疑而蔡氏於云鴛鴦之屬淮南注直云鴛也者蓋鴛與鴛同類物說文云鴛鴦屬又云鴛鴦屬故莊子云田鼠化為鴛

讀書雜釋

卷六

三

鴛列子亦云田鼠之為鴛也是蔡氏所據義矣

萍始生

萍始生呂覽作萍始生康成注萍萍也其大者三蘋用爾雅釋草文說文云萍萍也無根浮水而生又萍萍也又萍萍也水艸也又蘋大萍繫傳曰俗作蘋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萍邵晉涵曰今蘋亦不沈但較浮萍則根連水底爾本草拾遺謂之茅其葉四衢中拆如十字俗謂之四葉菜五月開白華後世所謂白蘋也蘋可以芼羹故左傳言蘋蘩藟藻之菜舊說萍為楊花所化一葉經宿即生數葉葉下有小鬚垂水中邵晉涵曰楊花實能化萍然萍不盡為楊花所化三月以前無萍月令紀其始生之時穀雨以後凡積水之區

悉能生萍故夏小正云七月湟潦生萍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萍也今沈湟積水輒生綠萍小正之言信矣

乘按萍與藻異類檢爾雅說文廣雅玉篇陸璣郭璞諸人之說未有以萍為水藻者高注誤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著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其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按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嘉美荆揚人饑荒以當穀食又詩傳萍萍也蘋大萍也藻聚藻也則高云萍水藻者誤矣 又按萍木萍字故詩鹿鳴傳誤以為萍為鹿所食也其實萍名萍蘋亦名萍後人恐與蘋蕭之萍相混故加水於萍為浮萍之萍說文萍萍

讀書雜釋

卷六

三

萍並載理可悟也初學記歲時部文選注埤雅釋草引月令於作萍合之鄭注釋文石經皆作萍無作萍者知今禮記注疏作萍者誤也又淮南子周書作萍

天子始乘舟

天子始乘舟呂覽作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自冬至此於是始乘舟按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注云焉爾猶於是也定元年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云焉爾猶於是義與高注同故王引之以戴記為脫誤也說見經傳釋詞又淮南焉作烏注烏猶安也烏焉安於訓本互通但云安乘舟於文義不順與此注絕異疑彼注非高之舊文後人竄改也 句者畢出

句者畢出呂覽作生者畢出一作牙者畢出按康成注句屈生者說文句曲也白虎通五行云句芒者物之始生御覽十八引崔靈恩禮記義宗云木正曰句芒者木始生皆句曲而芒角當以戴記作句爲正

發倉廩

發倉廩呂覽作發倉窳按孔穎達疏引蔡氏章句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高誘注方者曰倉穿地爲窳說文云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是穀藏曰倉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廩人撓飯廩匕注云廩人掌米人之藏者穀梁傳三官米而藏之御廩是米藏曰廩也說文云窳窳也窳地藏也考工記匠人困窳倉城注云穿地曰窳與高注同又高氏注秦策困倉空虛云

讀書雜釋

卷六

五

圓曰困方曰倉與此同

田獵置罟羅網畢罟餞獸之藥毋出九門

田獵置罟羅網畢罟餞獸之藥毋出九門呂覽作田獵畢罟罟羅網餞獸之藥無出國門一本作九門按康成注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罟罟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罟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也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闕門也今月令無罟罟爲弋高誘注畢掩網也弋繳射飛也詩云弋鳧與鴈置兔網也詩云肅肅兔置羅鳥網也詩云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罟射鹿罟也網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

尚生有明餞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如言無也爾雅釋器云兔罟謂之罟太平御覽引舍人注詩疏引李巡注云兔自作徑路張罟捕之也眾經音義引郭注云罟遮也遮取兔也與今說文網部云罟兔網也釋器又云罟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罟也詩疏引孫炎注云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是獸罟曰罟罟罟亦得爲鳥罟也故詩曰雉離于罟說文網部引爲雉離于罟又云罟罟罟也蓋罟爲罟之或體罟又罟之省字也高以罟爲射鹿罟注淮南亦云康鹿罟當別有據又釋器云鳥罟謂之羅詩疏引李巡云鳥飛張網以羅之兔

讀書雜釋

卷六

五

爰傳云鳥網爲羅說文云羅以絲罟鳥也古者芒氏初作羅又云罟捕鳥網也佳部云羅覆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此皆網之捕鳥者而罟罟羅罟又均得名之罔說文云罔庖犧所結繩以漁从冂下象罔交文凡罔之屬皆从罔是罔其總名也後漢蘇竟傳云罟爲天網爾雅釋天囑謂之罟注云掩兔之罟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詩大東有捄天罟孔疏云捄長貌又罟八星纍貫兩又出是罟柄長之證也說文云罟田罔也从革象罟形微也是罟小之證也弋與罟本聲轉而字異海內經弋鳥廣雅作罟鄭云罟射者所以自隱者方言十三鳥故知爲聲轉字異也徐爰注云罟者所隱以射者也又擊場拄罟停僮葱翠注云

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挂繫於草停僮翳貌也慈翠鬚色也高云弋繳射飛也者弋即雉之段借字說文云雉繳射飛鳥也周禮司弓矢矰矢第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賈疏云繳則繩也謂結繩於矢以弋射飛鳥者也廣雅釋詁三餒食也漢書陳餘傳云以肉餒虎或省作委詩鴛鴦箋無事則委之以莖釋文云委猶食也是也以上諸字鄭高兩注不皆同者各就所見字注之今為疏解如此 又九門鄭高義異田獵豈有由路門出者如孔疏所云則但曰禁田獵可耳何必云毋出九門乎且下文九門磔攘注云出疫于郊與此歧出是鄭亦不能自通其說此以高注為長又陸氏佃謂九門為王城面各三門東西九經南北九緯吳氏澄謂

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則皆禁肅謂此亦臆說高注九門磔攘云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氣盡之故曰以畢春氣也其說精確無可易也 又按孔穎達以今月令為呂氏春秋入禮記為古不入禮記為今按鄭注引今月令十七條與高注呂覽俱不同此注云月令無罌字而呂覽有之是孔氏妄說也蔡氏雲以今月令即明堂月令梁氏王繩謂今月令乃漢時太史所上月厯引侯霸傳行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以證東漢自有所行月令而鄭謂之今月令亦近於從而為之詞肅謂太平御覽引蔡氏章句云掩飛禽曰畢繳矢曰弋是蔡所據即鄭所謂今月令也又高注九門云云是呂覽本作九

讀書雜釋

卷六

七

門今作國門後人以唐月令妄改也

戴勝降于桑

戴勝降于桑呂覽作戴任降于桑按康成注戴勝織紘之鳥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高誘注戴任戴勝鴟也爾雅曰鸚鳩剖剖今本諺作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彊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按逸周書云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戴鴛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鴛也或謂之戴鴛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鴛自關而西謂之服驅或謂之鴛鴦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鴛爾雅釋鳥又曰鴛鴦言人人殊不可定為今之何鳥肅按勝鴛任音義同而展轉段借之字南與任古音近

讀書雜釋

卷六

七

通用南亦訓任尚書大傳云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白虎通五行篇南者任也言陽氣尙有任生薺麥也禮樂篇南之為言任也鴛鴦一物之異名服驅鴛鴦又音近異形之字蓋戴勝象其形而名之鴛鴦象其聲而名之也又徐氏初學記引蔡氏章句作戴鴛降于桑埤雅引章句作戴勝降于桑以動民事也淮南子作鴛放異郵作紘介疋釋文作紘紘紘一字而異形也

具曲植籩筐

具曲植籩筐呂覽作具挾曲蒙筐一作具拱曲蒙筐按康成注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孔穎達疏引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

注槌縣蠶薄柱也宋陳楚江淮間謂之植自關而東謂之槌齊謂之样高誘注枋讀曰朕三輔謂之枋關東謂之特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圓底曰策今本脫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鄭按說文囚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曲薄爲生索隱引淮南許慎注云曲蠶薄也又引韋昭云北方謂薄爲曲一切經音義七戶旁柱曰植植亦懸薄柱也呂覽作枋者說文木部云槌關東謂之槌關西謂之特特槌也枋徐鉉云當从朕省槌之橫者也關西謂之撰玉篇云枋槌橫木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槌其橫謂之槌齊部謂之特按植爲戶之旁柱旁卽橫也又植與特通則直寺偏旁亦得通植疑卽特之段借字也說文竹部云管箝也箝食

讀書雜釋

卷六

六

牛匡也方曰匡圓曰策似管籥義稍別而匚部云筐飯器管也則義仍兩通郭璞注方言云策古管字是也今作籥者乃策字之譌釋文不能正其誤耳而方氏慙謂籥爲席之粗者朱氏申又謂室謂之籥以宿蠶不知魯魚亥豕之誤而望文生義殊屬可笑又淮南作具曲撲籥筐撲蓋枋形近之譌也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呂覽作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按康成注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高誘注繫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於牡之野風合之蕭按淮南子作牝牛注

云特牛說文牛部云特牛父也玉篇牝求子牛是也爾雅釋畜云牡曰騰騰騰義相近得名騰亦得名騰也蓋累者負而上騰者躍而起牛遲重故云累馬驟疾故云騰皆牡欲就牝之形遊牝遊之者牡也周禮所謂仲春通淫也又按游遊古今字

命國難九門磔攘

命國難九門磔攘呂覽作國人難九門磔攘按康成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

讀書雜釋

卷六

九

攘春氣高誘注難讀論語鄉人難同命國人難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攘木氣盡之故曰以畢春氣也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干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陽自得其所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蕭按高誘但主逐疫鄭蔡推本日行而鄭尤精博又此注言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則所云九門非路門應門云云可知矣又按說文云鷄鳥也或從佳儻行有節也

詩曰佩玉之儺皆無逐疫之訓又云儺見鬼驚詞按高誘云擊鼓大呼有驚詞意則玉篇以儺為驚歐疫厲之鬼者正說文之義是儺為本字難儺皆段借字矣而諸書皆云讀如某高注淮南云儺讀如躁難之難此云讀如鄉人儺是與杜子春周禮注所云讀為難問之難同為乃且反不為乃多反之證此方音之轉也又說文云禳禱禳祀除癘殃也古者燧人氏榮子所造是禳為本字攘訓除訓卻音義近而相段也又周禮注引杜子春偁月令引鄭司農偁月令於作禳風俗通義引月令亦作禳釋文云禳本又作攘是陸氏所據本作禳孔氏所據本作攘故正義云禳攘也 又按應邵風俗通義云月令九門禳攘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

讀書雜釋

卷六

三

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禳攘犬者金畜攘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日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苗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按此則禳禳用犬牲而孔氏正義於仲秋引熊氏之說云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龍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候禳共其羊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龍可也雞人云面禳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儺用牛其餘雜儺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此皆熊氏之說也按熊氏說與應氏異或者大儺用牛雜儺用羊用犬用雞均如熊

氏說而季春則必用犬抑金以助木氣如應劭說此當兩存之

淫雨蚤降

淫雨蚤降康成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兩三日以上為霖今月令曰眾雨稟按說文兩部云霖小雨也明堂月令曰霖雨又云霖雨三日已往霖霖雨也南陽謂霖霖按霖霖聲轉形異義並同均為霖也錢氏姑說文辨詮說霖雨云月令淫雨注今月令者明堂月令也又說霖字云月令淫雨字如此是錢氏亦以霖霖同字異形蓋霖為霖之變體霖為霖之省文段借淫又霖之同音段借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乃據鄭注淫霖疑霖小雨之小字為誤謂霖文从丞丞者眾

讀書雜釋

卷六

三

立證雨多非小雨蔡氏雲曰春秋書大雨霖則霖非必大雨爾雅久雨謂之霖左傳自三日以往為霖皆不言大可知久亦多不獨大為多矣然則久陰小雨亦可稱霖其說甚當

讀書雜釋卷第六

讀書雜釋卷第七目錄

六合徐肅學

三禮

王瓜生

衣朱衣

其器高以粗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贊桀俊

為天子勞農勸民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靡草死

養壯佼

筮

毋燒灰

游北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讀書雜釋

卷七

毋躁

百官靜事毋刑

則雹凍傷穀

昏火中

溫風始至

蟋蟀居壁

腐草為螢

命澤人納材葦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

以搖養氣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神農將持功

可以美土疆

則穀實鮮落

則風寒不時

為來歲受朔日

三老五更

庭燎之百

土鼓賁桴

雩宗祭水旱也

苴以白茅

珽珽璽琫

讀書雜釋

卷七

二

讀書雜釋卷第七

六合徐鼎學

三禮

王瓜生

王瓜生康成注王瓜華掣也今月令云王萑生夏小正云王萑秀未聞孰是呂覽作王萑生一作王萑生高誘注萑或作瓜瓠瓠也是月乃生御覽九百八十八引蔡氏章句云萑草名也生於陵也說文云萑艸也萑王萑也逸周書亦作王瓜曰王瓜不生困於百姓爾雅釋草果羸之實枯樓郭注云今齊人呼之為天瓜詩疏引孫炎同邵氏晉涵曰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萑或作瓜瓠瓠也如高注則月令所云王瓜即

讀書雜釋

卷七

一

枯樓矣今枯樓四月生苗引藤蔓長及秋而華厥色淺黃秋未成實下垂如拳或長而銳或小而圓故詩與爾雅皆言其實焉枯樓當從說文作萑婁通作瓠瓠名為天瓜殆取義於王瓜歟又按萑與萑古字通穆天子傳萑葦莞蒲茅萑兼葭郭注云萑今萑字音倍是萑與萑通之證也蔡氏雲曰管子曰地員有大萑其即王萑歟王萑王萑之倫皆以大名王也又按蔡氏章句作萑是蔡氏所據即鄭所云今月令也與呂覽異是亦今月令為明堂月令之證

衣朱衣

衣朱衣呂覽作衣赤衣仲夏季夏亦作衣朱衣按孔穎達疏路與服言朱駢與旂及王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

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駢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旌旂雖人功所為然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按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鄭注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也高誘注皆赤順火也不更立義竊按說文云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朱赤色木松柏屬白虎通義封禪云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廣雅釋器云朱赤也是朱赤無別也又鄭注易困于赤紱云朱深曰赤是赤深於朱也山海經中山經有鳥焉名曰鷩直身而朱目注云朱淺赤也是朱淺於赤也而孔云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者既據儀禮注染絳一入謂之緜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緇朱則四入之說且以青蒼元黑之例推之知其當然也

讀書雜釋

卷七

二

其器高以粗

其器高以粗康成注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呂覽作其器高以物高誘注物大也器高大象以火性肅按說文云粗疏也又云麤行超越也又云牝角長貌廣雅釋詁粗麤然云大也粗曹憲音在戶反徐鉉音祖古反麤倉胡切牝土角切今三字相通者以義近而兼雙聲之字也管子水地篇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妙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是麤粗為雙聲之證也淮南子汜論訓風氣者陰陽麤靡者也漢書藝文志云庶得麤牝公羊隱元年注云用心尙麤牝是麤牝雙聲之證也又文選辨亡論云百度之缺粗修

注云粗古粗字按粗字粗之譌也麓麤之譌也桐猶之譌也
又釋文石經山井鼎考文並作粗汲古閣本作麤非也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呂覽作還乃行賞封
侯慶賜無不欣說康成注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時或無
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
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
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高誘注
還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
之謂也無不欣說咸賴其所賜也燕按白虎通義云封諸侯
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

讀書雜釋

卷七

三

者月令曰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說應氏鏞曰
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而東郊
亦順景風以行賞則封於盛夏古之制也蓋封爵以夏時而
出命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可以待時而賞者特其功之常
其非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者也又按高注
云封侯命以茅土是呂覽本無諸字白虎通王肅聖證論後
漢書寇榮傳注引此文並作慶賜無不欣說無遂行二字是
所見本與呂覽同也

贊桀俊

贊桀俊呂覽作贊傑僑康成注贊出也桀俊能者也孔穎達
疏贊是贊佐之義故云出桀俊或未仕沈滯者故云出高誘

注贊白也千人為俊萬人為傑燕按廣雅釋詁六贊道也儀
禮特牲饋食禮宰自主人之左贊命注云贊佐也達也漢孔
龢碑白石神君碑通作讚釋名釋言語云讚錄也省錄之也

釋典藝云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說文
無讚字知贊即讚也高訓贊為白是以稱道為義高意以舉
賢為人君之事太尉則有薦引之事而不居其成功故與康
成異也又俊傑之名古經訓所傳不一白虎通引別名記曰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口
傑萬傑曰聖史記屈原傳索隱引尹文子曰千人曰俊萬人
曰桀詩汾沮洳疏引尹文子亦作萬人為英春秋繁露爵國云百人者曰桀千
人者曰俊鵬冠子云德萬人謂之俊尚書俊又在官馬鄭注

讀書雜釋

卷七

四

云才德過千人為俊高注呂覽既云千人為俊萬人為桀而
注淮南復云才過千人為桀知高亦不能持一說也鄭以此
說不能一是故第云俊桀能者也又按俊字亦作僑蓋俊之
俗體亦省作僑左傳鄆舒有三僑才是也

為天子勞農勸民

訓詁之起於聲音漢以後知之者蓋少其兩字之轉注或即
以此字之雙聲切韻為彼字注者偶舉之尤覺觸處旁通如
說文力部勅字下云勅勞也从力來聲俗以為約勅字其實
即勞俸字說見陸德明釋文條例茲不復贅就其雙聲之轉
注他字者言之如勅字从力來聲訓為勞勞字亦可訓為力
來齊民要術引禮月令天子勞農勸民注云重力來之力來

卽勞字義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師古曰力來勸勉之也是其證也今禮注疏本重力來之作重敷之蓋其始誤合力來為勸字校書者又因釋文條例之言改作敷字展轉相譌而古訓遂晦賴齊民要術所引為證恐後之校齊民要術者又據今注疏本妄改故記之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呂覽作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伏于都康成注王居明堂禮曰毋宿于國今月令休為伏肅按高氏注淮南云野虞位卑故命之出行田原曰為天子者見天子爾意於農野虞之行如天子親勞然也司徒位尊命之循行縣鄙都者人情所樂居命農勉作

讀書雜釋

卷七

五

以趨時在田而不在都也又按白虎通巡狩風俗通山澤於云巡者循也公羊隱八年傳何休學云巡猶循也文選東都賦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巡行守牧也又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云循巡也是兩字得轉相注也巡循通故偏旁亦得通漢書邊巡之巡亦作邊道敘傳下邊通致仕雋疏于薛平彭傳贊平當邊道有恥注於云道讀與巡同是也鄭云今月令休為伏是今月令之與呂覽同者也

靡草死

靡草死呂覽作糜草死康成注蕃廡之時毒氣盛舊說云靡草齊亭歷之屬高誘注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糜草齊亭歷之屬稟按周禮醫師掌聚毒藥以供醫事蕃廡之

時氣盛而類繁故聚畜之於此時也逸周書曰靡草不死國縱盜賊靡草齊亭歷之類云者高注呂覽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云三葉齊亭歷齊莢也是月之季枯死淮南天文訓五月為小刑齊莢亭歷枯或云孟夏之季或云五月者孟夏之季與五月相屬耳按爾雅釋草云齊莢大齊郭注云似齊葉細俗呼之曰老齊又草亭歷注云實葉皆似芥一名狗齊廣雅釋草云齊莢馬辛也狗齊大室亭歷也蓋齊莢亭歷皆齊之類神農本草云齊莢子味辛微温一名葭析一名大葭一名馬辛名醫別錄云一名大齊齊民要術引舍人爾雅注云齊有小故言大齊而郭注云似齊葉細者蓋齊莢與齊同類而異物故高注殺三葉分齊與齊莢為二也又神農本草

讀書雜釋

卷七

六

云葭莖一名大室一名大適生葭城平澤名醫別錄云一名丁歷一名草蒿爾雅釋文云今江東人呼為公齊陶注本草云今近道亦有母則公齊子細黃至苦蘇頌圖經云初春生苗葉高六七寸有似齊根白枝莖皆青三月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至夏則枯死是亭歷亦齊類也按齊莢亭歷皆類齊而實非齊齊者適口之嘉蔬齊莢亭歷苦口之良藥也詩谷風其甘如齊釋文云菜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篇云齊甘味也亦以是時死淮南墜形訓云齊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何以知齊莢亭歷之非齊也神農本草謂齊莢味辛微温韓非子難勢篇云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淮南繆稱訓云亭歷愈脹注云藥名故知其似齊而非齊

也 又說文云靡披靡也釋名釋飲食云糜爛也義亦相近耳部靡字下云讀若月令靡艸是許所據與鄭同也禮記少儀國家靡敝疏云靡爲糜謂財物糜散凋敝古字通用文選盧子諒答劉琨詩靡軀不悔東方朔答客難至則靡耳注於云靡與糜古字通是也

養壯佼

養壯佼呂覽作養壯佼康成注助長氣也孔穎達疏壯謂容體長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高誘注壯佼多力之士養之慎陽施也蓋所謂早則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竊按高注以壯佼爲多力是也大戴禮千乘篇云老疾用財壯佼用力呂覽禁塞篇老幼壯佼廣

讀書雜釋

卷七

七

雅釋詁二狡健也是皆多力之證王氏念孫廣雅疏證曰正義以佼爲形容佼好失之是也又詩狡童傳云狡童昭公有壯狡之志也義當同此謂昭公恃力輕躁如傳所云亂氣狡憤者也猶之狂且之狂耳如以爲狡好則子都美好者也詩乃謂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者於文義爲不順矣箋疏並非 又按說文人部佼交也犬部狡少狗也女部姣好也是字本當作姣佼皆音同段借字也詩月出佼人僚兮還傳猗嗟傳昌佼好兒頑人箋長麗佼好釋文於云佼本作姣是佼爲姣段借之證也佼亦訓好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好謂之佼是也狡得通佼者大戴禮子張入官篇量之無狡民之辭家語入官量之無佼民之辭詩山有

扶蘇箋狡童有貌而無實疏引孫毓云此狡姣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是狡得通姣之證也

箎

箎呂覽作箎按孔穎達疏箎者釋樂云大箎謂之沂郭景純云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箎七孔釋名云箎啼也聲如嬰兒啼高誘注箎以竹大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橫吹之聲音上和故調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箎是也通典百四十四通攷百三十八引蔡氏章句於云箎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竈按諸儒說箎不一今器亡無可據謹列諸說於左郭據廣雅注爾雅廣雅諸本有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

讀書雜釋

卷七

八

四孔頭有一孔十六字王念孫以爲曹憲注誤入正文者是也鄭眾云七空高誘注七孔一孔上伏顏師古漢書禮樂志注云以竹爲之七孔亦笛之類也是蓋數其上出者則爲八孔不數其上出者則爲七孔義并同也惟蔡邕則云六孔北堂書鈔一百一十一引雷氏五經要義亦云以竹爲之六孔有底與蔡同也周禮笙師疏引禮圖云九空應氏風俗通義又云十孔是言孔之異也廣雅云長尺四寸郭注據之又云小者尺二寸釋文引世本亦云長尺二寸聶崇義三禮圖引舊圖云雅箎長尺四寸頌箎長尺二寸是郭所云小者頌箎也諸云尺二寸者據小箎也惟風俗通義云長尺一寸是言尺寸之異也邵氏晉誦謂名翹橫吹之義不可曉竊按釋名云

簧橫也橫吹之謂以簧吹之也郭云翹蔡云距御覽引世本注又云篪吹孔有翳如酸棗王氏念孫曰或曰翹或曰距或曰篪皆謂其上出之吹孔是也爾雅云謂之沂者御覽引舍人云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釋文引孫炎曰篪聲悲沂悲也按釋名亦云篪啼也是聲悲謂之沂也又按說文篪篪之或體也無篪字亦其或體也

毋燒灰

毋燒灰呂覽作毋燒炭康成注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高誘注為草木未成不欲夭物按說文火部云爇死火餘美也从火从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炭燒木餘也从火岸省聲廣雅釋詁四炭地也釋名釋天云火

讀書雜釋

卷七

九

死為灰又一切經音義廿二引釋名云火所燒餘木曰炭炭亦美也按灰字言火滅可以執持是亦木餘也義同而音異耳季秋之月曰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與此正相承此以呂覽為正也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呂覽作游牝別其羣則繫騰駒班馬正康成注孕妊之欲止也繫騰駒為其牡牡惠棟云作壯氣有餘相蹄鬻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此之謂也高誘注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欲駒蹄踰趨其胎有故繫之也班告也馬正掌馬之官周禮五尺曰駒班按夏小正傳四

月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五月傳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間間疑當作閑請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陸氏釋文繫字本作執小正四月執駒五月頒馬與此異者四月五月時相近也言繫騰駒不言牝童牛者牛生差早不必此月生也大戴禮易本命淮南地形訓云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八九七十二主偶偶以承奇奇出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計前年季春合牝牡至此仲夏駒已生矣又馬為戎備重之故特言之鄭司農謂二歲曰駒三歲曰駢說文訓本司農也高謂五尺以下曰駒詩漢廣傳同株林箋謂六尺以下曰駒淮南時則注謂八尺以下曰駒與周禮不合

讀書雜釋

卷七

十

不足據也鄭以馬政為養馬之政教高以馬正為掌馬之官周禮有馬質馬量以及趣馬簡其節巫馬治其疾校人辨其屬廋人掌其閑以及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皆是主馬之官無馬正之名此或秦時有也又政之為正疑避始皇諱而改之故呂覽於季秋之月又作獲馬也

毋躁

毋躁按康成注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為欲靜而呂覽於欲靜下必有無躁二字畢氏沅校本曰又出無躁二字非本文淮南作慎身無躁是也

百官靜事毋刑

百官靜事毋刑呂覽同按康成注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

令刑爲徑高誘注事毋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淮南時則訓亦作無徑高注彼亦云當精詳而後行也知呂覽亦當作徑作刑者涉戴記文而誤也

則電凍傷穀

則電凍傷穀康成注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電呂覽作則電霰傷穀高誘注冬寒冰凍故電霰傷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電霰北堂書鈔百五十二引蔡氏章句云雨凝曰電說文雨部云雹雨冰也霰稷雪也漢書五行志引劉向日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電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又云電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陽之專

讀書雜釋

卷七

十一

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霰霰者一氣之化也注引穀梁說略同劉向說釋名釋天云電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霰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也霰說文或作覓爾雅釋天雨電爲霄雪郭注云冰雪雜下者故謂之消雪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霰霰也故謂之消雪又詩類并傳霰暴雪也段氏玉裁謂暴當作黍如黍如稷皆謂其形是也此當以呂覽爲正

昏火中

昏火中呂覽作昏心中按高誘注心東方宿宋之分野肅按火大火心星也東方陰宿在天爲大辰三星中星高起爲帝座左一星爲太子右一星爲庶子蔡氏雲日月令中星皆舉

列宿本名則火當爲心矣且呂覽淮南並作心尙書洪範正義左傳昭三年正義並引作心其可證今本禮記者惟詩緜繆序正義引作火耳唐刪定本正月節曉心中亦不作火

溫風始至

溫風始至呂覽作涼風始至按高誘注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肅按逸周書云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又云溫風不至國無寬教涼風不至國無嚴政與戴記合又施氏蘇詩注卅一引蔡氏章句曰溫風暑之在風者也按溫風至六月節於卦爲鼎涼風至七月節於卦爲恆此以戴記爲正

讀書雜釋

卷七

十二

蟋蟀居壁

蟋蟀居壁呂覽作蟋蟀居宇孔穎達疏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按爾雅釋蟲云蟋蟀蜚也孫炎曰蜻蛉也梁國謂蜚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爲蟋蟀斯非也藝文九十七引蔡氏章句云蟋蟀蟲名斯螽莎雞之類御覽九百四十九引章句云或謂之蜚亦謂之蜻蛉高誘注蟋蟀蜻蛉爾雅謂之蜚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肅按逸周書蟋蟀不居壁云云蓋微蟲而可以趨民務故古者多取以紀時候焉方言云蜻蛉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蜚南楚之間謂之蜚孫詩疏引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蜚一名蜻蛉楚人

謂之王孫幽州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趨促通用鳴嬾婦驚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又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按崔豹以莎雞為促織誤矣莎雞即爾雅所云翰天雞也陸璣疏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與促織形類並異蔡邕以蟋蟀為斯螽莎雞之類者以為同是蟲類耳非以為即斯螽莎雞也朱傳目為一物誤矣詩七月箋云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八月蟋蟀始在宇今呂覽以為居宇詩釋文云宇屋西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雷也今六月蟋蟀實不居宇此以戴記為正也淮南子作蟋蟀居與亦非 又說文虫部云蟹悉蟹也鉉謂今俗作蟀

讀書雜釋 卷七

三

非是按帥率古通用蟋蟀皆或體字熹平石經魯詩殘碑作蟋蟀在堂與今本同

腐草為螢

腐草為螢正義引蔡氏章句云鳩化為鷹鷹化為鳩故爾化今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爾化釋文亦云或作腐草化為螢者非也據蔡說也邵氏晉涵曰逸周書時訓解云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時訓解爾化蔡氏之說非也螢火感暑溼之氣而化爾按陶注本草亦云螢火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又淮南時則訓亦作腐草化為蚺蚺說是也按呂覽作為螢蚺又一作化為蚺高氏云蚺為馬蛭又云螢火按蚺非螢火也爾雅釋蟲蝦馬蛭郭注云馬蠲蚺俗呼馬蛭方言云馬蛭

北燕謂之蛆蝶其大者謂之馬蚺廣雅云蛆渠馬蛭馬蛭也又云馬蛭蝨也王氏念孫曰蛭與蛭聲之轉蝨與蛆蝶聲之遞轉蝦蝦音與蛭亦聲之轉是也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馬蛭一名馬軸又謂之馬陸蛆渠轉聲為蝨蛆又轉為秦渠又轉為商距莊子秋水篇使商距馳河必不勝任矣司馬彪注云商距蟲名北燕謂之馬蛭又轉為馬蠶御覽引許慎淮南注云草得陰而死極陰中反陽故化為蚺蚺馬蠶也此皆同物而異名方音之展轉相生也爾按蛭即今之百足蟲莊子秋水篇蛭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司馬彪注云蛭馬蛭也夔一足蛭多足蛇無足又淮南汜論訓蚺足眾而走不若蛇物固有眾不若少者也與莊子合故

讀書雜釋 卷七

四

張華博物志云百足一名馬蛭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是也李當之本草以為夏月登樹嗚呼為飛蛭蟲者誤也又按說文虫部蠲馬蠲也从虫目益聲了象形明堂月令曰腐艸為蠲按蠲蚺蛭聲近則呂覽與說文同也

命澤人納材葦

命澤人納材葦呂覽作乃命虞人入材葦高誘注虞人掌山澤之官材葦供國用也爾按周禮有山虞澤虞山虞澤虞均得謂之虞人也澤人即澤虞也下文虞人入山行木山虞也公羊傳云納者何入辭也廣雅釋詁三云納入也說文入部云入內也釋名釋言語云入內也內使還也知兩字得轉相注也書堯典出納朕命禹貢納錫龜史記作入舜典納

于大麓論衡書說作入于大麓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康成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孔穎達疏按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太遠故知是畿內鄉遂呂覽作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高誘注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

讀書雜釋

卷七

五

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常所當芻故聚之以養犧牲蕭按鄭孔以四監為山林川澤之官高以四監為監四郡之大夫此以高說為優周禮建牧立監王制監於方伯之國周語上卿監之后稷監之皆是長以帥屬之名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不過中士下士其未能大合百縣之秩芻可知矣逸周書作雜解制郊甸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與高注合又前零祀百縣兼諸侯言此以大夫言知呂覽為正也

以搖養氣

以搖養氣呂覽作以搖蕩於氣按高誘注於時不時故曰搖

蕩于氣蕭按春生夏長養長也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呂覽作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康成注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孔穎達疏爾時土神用事土神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故曰神農知土主稼穡者尚書洪範云土爰稼穡蔡氏曰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呂覽作毋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高誘注毋發干時之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事蕭按下文高注云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下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注云此黃精

讀書雜釋

卷七

六

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檢諸書無言土神稱神農者或鄭別有據也疑此夏時土王用事之十八日又土本位在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下云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也蔡云神農則炎帝者以夏之帝為炎帝獨斷言五方正神之別名據月令文而云南方之神其帝神農其神祝融是神農則炎帝也獨斷又云先農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然春扈氏等農正九官無神農名或其總名歟神農之得名官猶之后稷為周始祖而國語后稷監之后稷三之云云亦以后稷為官名也 又按日本國本魏徵羣書治要月令之事下無也字正義標起止亦無也字當是宋本誤衍也

神農將持功

神農將持功康成注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日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呂覽持功作巡功高誘注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巡行堰畝修治之功鼎按巡行之義求諸實事知鄭說非也

可以美土疆

可以美土疆康成注土疆強築之地孔穎達疏強是不輟築是罅闕也杜謂礫礪磊碗之地也草人職云疆築用蕢疆築強堅者也呂覽疆作疆高誘注疆界畔蔡氏雲日石經周禮草人撫州本禮記釋文疆其丈反皆不作疆俗本注疏釋文

讀書雜釋

卷七

七

皆誤加土然觀注文強築知經必作疆疆與疆通若作疆則不得音其丈反也呂紀作疆淮南作壇彼注自訓界畔難援為例按蔡說是也

則穀實鮮落

則穀實鮮落孔穎達疏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初鮮絜而逢秋氣蕭殺故穀鮮絜而墮落也呂覽作解落高誘注春木王木性隨落陽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蕭按廣雅釋詁三解散也鮮亦有解散之義阮氏元釋鮮曰有以訓離析之斯藉聲近之鮮為用者亦正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名以鮮又書禹貢析支史記夏本紀作鮮支索隱曰鮮析聲相近說文

云析破木也禮記經解疏引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析解轉相注是鮮亦有解散義矣蓋鮮訓殺故亦有解散義也孔疏鮮絜之訓失之

則風寒不時

則風寒不時呂覽作則寒氣不時按康成注丑之氣乘之也孔穎達疏以丑未屬巽易林日巽主辛丑未十二月建丑得巽之氣故為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高誘注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按高注則呂覽亦當作風寒作寒氣者誤也

為來歲受朔日

明陳仁錫四書人物備考告朔下有孟春之月天子上新呂

讀書雜釋

卷七

六

於南郊文錯亂不可讀因思戴記呂覽淮南時則訓均無天子聽朔南郊之事檢禮記月令周禮春官大史論語公羊諸經疏亦無其文惟杜佑通典七十讀時令引唐武太后歷聖元年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一日聽朔其實一也燕按此說亦誤告朔聽朔聽朔蕭按方慶之說不見於經漢書五行志禮樂志亦無其文其云正月上辛於南郊者當是貞觀時議禮之臣以玉藻有天子聽朔於南門

之外遂以南門之外爲南郊按鄭注云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亦非南郊又以周禮有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遂以布治爲正月頒十二月之政其實禮經無正月諸侯朝天子之事月令所云合諸侯爲來歲受朔日在季秋之月安得以爲正月乎即朱子集註季冬頒來歲云云亦是約略月令季冬之文言之並不言孟春之月杜佑謂方慶之議皆臆說是也作人物備考者不知從何類書錄得又破碎顛倒其文以致不可讀耳所云上新呂當作目上辛新乃辛之譌目乃呂之譌漢書禮樂志云目正月上辛用事於園丘古經籍以字皆作目

三老五更

讀書雜釋

卷七

九

文王世子三老五更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通典六十七引蔡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五更庶老也禮疏引章句云三老三人五更五人裴松魏志注四引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交交長年之稱又蔡邕集月令問答云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交何也曰字誤也交長老之稱也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交瘦字中从交今皆以爲更矣字法不立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交也肅謂此自蔡義爲長鄭炎遺令書加供養謝嫂王義之書中亦多嫂字是嫂譌爲嫂之證又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舍於田更商邱開之舍張湛注云更當作交是更譌爲更之證

也但漢儒說經最重師承往往改其義而不敢輕改其字且往往兩存之故蔡氏獨斷又云天子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五更或爲叟叟長老稱與三老同義也觀獨斷之兼存兩說可以知漢儒說經之不師心自用矣

庭燎之百

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言齊桓之僭禮也韓詩外傳云齊桓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言齊桓之好賢也兩事各不相蒙注疏不引是爲有識蓋庭燎非失禮庭燎之百爲失禮鄭注引大戴

讀書雜釋

卷七

二十

禮曰庭燎之差公葢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土鼓黃桴

禮記土鼓黃桴呂覽高誘注作蒯桴黃與蒯亦聲轉而字異也

雩宗祭水旱也

說文示部崇設絲籥爲營曰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營省聲一曰崇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崇祭水旱今本作雩宗祭水旱也按鄭注云宗皆當爲崇字之誤也崇之言營也雩崇亦謂水旱壇也釋文云幽宗雩宗並依注讀爲崇孔疏云宗皆當爲崇者以經云幽宗雩宗之字義無所取宗字與崇字相近故並讀爲崇也許氏自序云禮

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知禮記古文宗本為祭鄭注為有據也

苴以白茅

說文艸部菹茅藉也从艸租聲禮曰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今禮經無此句按逸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於周中其燧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韓詩外傳蔡邕獨斷所說亦略同孔穎達謂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說皆同此足證說文之有功於古經也

珧瑛盪琫

說文玉部珧蜃甲也所以飾物也从玉兆聲禮云佩刀天子

讀書雜釋

卷七

二十一

玉琫而珧瑛又盪金之美者與玉同色从玉湯聲禮佩刀諸侯盪琫而瑛瑛按詩瞻彼洛矣傳云琫上飾珧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瑛諸侯盪琫而瑛瑛大夫璆琫而鏐瑛士瑒琫而瑒瑛孔穎達疏云傳因琫瑛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據此則此數句隋唐之間已佚毛許所見皆禮經古文也

讀書雜釋卷第七

讀書雜釋卷第八目錄

春秋傳

芟夷蕪崇之

蔗

六合徐鼎學

龍涼

辛伯諗周桓公

次于聶北

瓊弁玉纓

同官為寮

仲述即仲遂

屈蕩戶之

晉卻至如楚聘

告之話言

晉人角之

輔躒

或叫于宋大廟

諛諛出出

及衝擊之以戈

讀書雜釋

卷八

一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蒞利生孽

鄭有子蕃

季氏介其雞

重黎

哲憤

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

幽滅於戲

道路以目

幽滅於戲

九京

訊申胥

然則齊紀無說焉

賢穆公也

踏階而走

萬者何

噉然而哭

讀書雜釋卷第八

六合徐乘學

春秋傳

芟夷蕞崇之

說文艸部發以足踰夷艸从艸从及春秋傳曰發夷蕞一作

崇之今作芟按發芟形近當是古文作發也文選答賓戲夷

險芟荒晉灼注云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蓋發乃發字之

誤芟又發字之誤耳艸部芟刈艸也義近或古相通

禚

按春秋莊二年經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公及齊人

狩于禚禚字釋文作諸若切玉篇廣韻之若切此字从羔諧

讀書雜釋

卷八

一

聲不當有諸若之若切音按公羊經文俱作部論衡書虛引

莊二年經亦作部知與部為同聲段借字古讀無諸若之若

切音也又說文無禚字

龍涼

說文牛部犛犛牛也从牛京聲春秋傳曰犛犛今作龍涼惠

棟云古文省少或借涼為犛沈彤云廣韻犛犛牛駁色蓋說

文脫駁色二字犛犛謂犛服色駁也否則冬與金玦皆有義

而犛獨無乎上文偏衣即犛服蓋分織犛牛白黑毛為之下

所謂奇無常也愚按分織犛牛白黑毛為衣之說此亦望文

生義於古無徵也上文云衣身之偏又云偏躬無慝外傳亦

云衣躬之偏又云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韋昭曰中分

中分君之半也知杜氏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之說不可易

也蓋外似隆重內實厭薄士為所謂先為之極又焉得立者

正以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威權上逼於君知其必遭讒言

也此云龍服亦以其半似公非太子當服之法服故知欲以

服傾害之也不然先友曰親以無災非牛公服何以示親乎

蓋龍雜色也犛亦有雜義古字必通用涼薄也遠其躬有厭

薄之義與下文金寒寒字正是一例犛又涼段借之字蓋古

同音段借之例最博不必另有他義也

辛伯諗周桓公

說文言部諗深諫也从言念聲春秋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按

釋文引說文云深謀諫與謀形近之譌慮難曰謀作謀亦通

讀書雜釋

卷八

二

也然桓十八年傳作辛伯諫曰則深諫乃本傳文為訓疑釋

文有誤也訓諫為深諫較杜注訓為告益明切矣

次于聶北

說文品部聶多言也从品相連春秋傳曰次于聶北讀與聶

同今作聶此許氏所見古文如此三傳作聶乃古今字耳玉

篇曳聶爭言也集韻聶本作聶或作聶是也此與哀十三年

傳鄭取宋師于聶聶字音義迥別彼即山部聶字从山品此

作山从品相連彼則宋鄭之閒隙地此則邢地釋文於彼音

五咸反於此音女輒反字書或混聶聶為一大謬

瓊弁玉纓

左氏傳僖二十八年瓊弁玉纓杜注云弁以鹿子皮為之瓊

王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疏引詩傳禮注云明諸侯之臣其弁皮得以玉為飾張衡西京賦引作璿弁玉纓薛敬文注云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與杜異或敬文別有據說文玉部亦作璿弁玉纓按璿瓊二字經典中多互舛山海經西王母之山有璿璣璿碧穆天子傳枝斯璿璣郭注俱云璿璣玉名引左傳贈我以璿璣今左傳作瓊璣張守節史記璿璣作瓊璣說文璿瓊兩字所載古文亦多互舛金壇段氏辨之甚詳然與徐鉉說文繫傳楊倞荀子注亦多歧異竊疑璿瓊本一字而異體唐人所說文本或談分之因滋後人之疑耳

同官為寮

讀書雜釋 卷八

三

楊升菴丹鉛總錄云左傳同官為寮文選注寮小窗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疏寮謝仍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皆指窗也古人謂同官為同寮指其齋署同窗為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寮也竊謂此說甚是古人朴直任其事者各居其地故官宦宰守等字俱从宀為義同寮者猶今言同衙署也爾雅釋詁寮寮官也郭注云官地為寮同官為寮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寮寮俱以地為義之證也至寮之為窗義無可疑者說文曰寮穿也从宀寮聲文選注引蒼頡篇曰小窗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一曰小空也廣雅釋詁云寮空也說文空訓竅與窗同義也或作僚漢碑俱借遼字

仲述即仲遂
廣韻六術云述姓風俗通云魯大夫仲述之後也仲述即仲遂義見秦伯使術來聘下

屈蕩戶之

按左宣十二年傳屈蕩戶之注云戶止也孔疏不言其義近監本毛本注疏譌戶為尸坊刻因之幾於莫辨惟開成石經淳熙本岳本皆作戶不譌又漢書王嘉傳注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引作戶不作尸足為古本之證因檢古訓補其疏曰小爾雅廣詁戶梭格扈止也宋咸注曰戶取其闔礙悛取其收皆止之義昭十八年傳扈民無淫者也注亦曰扈止也戶扈音訓皆同字相通段故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楚詞涉

讀書雜釋 卷八

四

江風俗通義俱作桑扈

晉郤至如楚聘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孔穎達不得其說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闕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康成云賓朝聘者朝聘連言之則燕享朝賓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如此則郤至何得以備樂為辭此本鄭氏誤而穎達沿之也竊按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鷩夏杜子春注

云王出入秦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
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
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又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使臣弗敢與聞外傳曰金
奏肆夏繁過渠按經典惟夏始言金奏蓋夏者大也樂之至
大者也九夏之中王夏而外莫先於肆夏其尤重者也惟天
子享元侯用之詩謹疏引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升歌清廟
下管象穎達以爲元侯相見之禮不歌肆夏避天子也此說
甚是清廟云升歌知金奏肆夏之獨爲天子享元侯樂矣然
則兩君相見尙不金奏肆夏今卻至之言似兩君相見可金
奏者蓋是時典禮已亡晉既得援牧伯之禮爲元侯楚更僭

讀書雜釋 卷八 五

妄饗賓之時用之已率爲常矣至大夫則尊卑懸絕其金奏
肆夏之非禮猶能辨之故卻至曰重之以備樂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是不敢當金奏肆夏之禮也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
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卻至在趙文子前則此禮猶未改也又
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康成云卿大夫有
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明是尊王事故敬其臣而上取之
非燕饗通用之樂也穎達執說不堅於詩禮左傳疏往往自
相抵牾今據鐘師及內外傳穆叔事證之如左

告之話言

說文言部話合會善言也从言昏聲傳曰告之語言論猶文
話从會今左襄二年傳文按杜注話善也抑詩傳話言古之

善言也書疏引爾雅釋詁舍人注云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注
云善人之言也此云合會善言者以籀文从會爲義又一切
經音義七話古文作話論誠三形按話从三舌亦是合會之
義此皆古經文指事會意之字許氏約其信而有證者存之
耳

晉人角之

說文尼部踞偃也从足音聲春秋傳曰晉人踞之今作晉人
角之諸戎荷之與晉踞之按杜預注云踞偃也與說文同孔
疏云前覆謂之踞踞與仆通左氏隱元年傳必自斃疏引爾
雅斃踞也孫炎云前覆曰踞定八年傳與一人俱斃疏亦引
爾雅作斃仆也孫炎云前覆曰仆是踞仆字同人部仆頓也

讀書雜釋 卷八 六

偃偃也吳越春秋曰迎風則偃背風則仆是偃爲仰偃與前
覆意別釋名云仆踞也頓踞而前也偃正直豈然也此訓踞
爲偃亦段借轉注之義

輔蹠

說文走部趨動也从走樂聲讀若春秋傳曰輔蹠今作蹠按
說文無蹠字足走義近或亦从足或疑說文凡讀若例用他
字不用本字此或本作輔蹠緣篆文而譌耳此說非也讀若
用本字者甚眾如戴戴大猷之類是也

或叫于宋大廟

說文言部叫大呼也从言斗聲春秋傳曰或叫于宋大廟今
作叫按叫爲叫之或體呼爲嘒之段借山海經灌題之山有

獸焉其音如訃名曰那父郭注云如人呼喚可知此當作加人呼喚解矣

謔語出出

說文言部謔可惡之辭从言矣聲一曰謔然春秋傳曰謔謔出出今作謔按杜注謔謔熱也出出戒伯姬方氏通雅曰當作嘻嘻咄咄皆狀鬼神之聲舊訓火狀誤按熱也戒伯姬正所以狀鬼神之聲非訓火狀也蓋鬼神之聲無可狀就其聲而譯之為謔謔出出可為謔謔出出亦可為謔謔訕訕亦可故鄭注周禮為謔謔訕訕也下文謔字解云痛也傳遜曰許意謂左作謔謔訕訕之段借字也其所見左氏作謔與他家作謔者異耳故次謔字於謔字下也

讀書雜釋

卷八

七

及衝擊之以戈

說文行部衝通道也从行童聲春秋傳曰及衝以戈擊之今作及衝擊之以戈按衝為衝之本字說文無衝字字句倒者當是叔重所據古文如此也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賈逵韋昭裴駟諸儒俱以幕為舜後虞思鄭司農則曰舜之先也杜預亦曰舜之先也左疏引孔晁及帝系云云然俱未能明其世系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非虞思明矣亦只據左氏文判別之肅按國語云幕能帥顛頊者也不云能帥舜而云帥顛頊可知在舜前也有虞氏報焉又路史餘論呂梁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

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與世本小異元金仁山以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也所見甚確 又按國語史伯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水土以品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禹夏祖也契商祖也棄周祖也三代皆舉其祖言之何獨於有虞之氏舍舜不言而舉一虞思也乎蓋謂虞之興不自舜始也幕實基之商之興不自成湯始也契實基之周之興不自文武始也棄實基之故上文曰成天地之大功其子孫未嘗不章也使為虞思何可以並契與棄而言乎然則夏何以以禹始也曰禹之先無可稱

讀書雜釋

卷八

八

也黃帝顛頊四代之所共祖昌意伯鯀皆無可稱故太史公之作殷周本紀也殷始契周始后稷夏則自禹而逆數之猶此志也

蒞利生孽

說文艸部蒞積也从艸溫聲春秋傳曰蒞利生孽今本同或作蘊按石經暨諸本均作蒞與說文合蒞俗蒞字也又釋文孽作孽亦誤也說文無孽字

鄭有子喬

說文齒部喬齒差眇兒从齒佐聲春秋傳曰鄭有子喬今左氏昭十六年傳作喬徐鉉曰說文無佐字此字當從徒釋文引說文作喬云齒差跌也則陸氏所見說文本已如此又差

跌亦與差跣字異說文無跣字當從釋文作跌

季氏介其雞

左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邱氏爲之金距呂覽察微淮南人閒訓杜作邱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與左文異又左傳賈逵注云介甲也杜預注云擣芥子孔疏云一讀介爲芥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羽高誘注呂覽淮南則又各異注呂覽云甲也注淮南則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注出一人而兩異其說蓋漢以前經師之說本如此高故兩存之也陸德明左傳釋文介本作芥

重黎

重黎之說不一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

讀書雜釋

卷八

九

氏有子曰黎是重出少皞黎出顓頊非一氏矣楚世家注徐廣引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左昭二十五年疏引世本云卷章生黎按卷章即老童字形之譌昭十七年疏又云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驕福產重及黎是或以爲一人或以爲二人所引世本亦不一矣史記楚世家云帝嚳誅重黎而其弟吳回爲重黎後是以重黎爲官名重黎爲一人吳回爲一人與徐廣所引世本合與左氏異竊按左氏內外傳俱以重黎爲二人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又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又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韋昭注云羲氏和氏孔安國書傳亦云然孔穎達詩檜誼疏以官名一人二人曉曉致辨要亦不能分曉蓋少昊

氏之子曰重司木正者也顓頊氏之重黎司火正者也故劉氏曰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斯言甚確對彼重則單稱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云是也自言當家則稱重黎者鄭語稱楚重黎之後暨史記楚世家云云是也少昊氏之重另是一人顓頊氏之重黎又各自爲二人穎達知重黎爲二人而不知少昊顓頊各有名重之人又不知重黎之子孫即以之爲官名故毛詩左傳之疏均各遷就其說就劉氏說疏通證明之庶讀書者的然分曉也

哲嶺

說文齒部齧齒相值也一曰齧也从齒責聲春秋傳曰哲嶺

讀書雜釋

卷八

十

今作嶺按杜注云嶺齒上下相值孔疏云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與許文義同則齧爲本字嶺爲段借之字知許氏所見古文作齧矣

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

詩汝墳正義引左傳曰如魚窺尾衡流而彷徨窺作頰方羊作彷彿當是所據本與杜本不同又引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與左傳正義所引鄭眾說略同而文小異蓋左疏錄其原書詩疏則撮其義指耳然按詩正義疏解鄭箋之例其他家說與鄭箋異者不用疏解回護惟康成他書說與箋異者則疏解其不同之說以其說出自一人不容歧出必須疏解其義始明今正義於引鄭氏左注之後復解之曰

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故為勞也鄭以為彼言彷彿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如此文義似是康成之說然康成實不注左其或從康成他書引得邪抑作疏時偶引此一段文邪然據肥而尾赤云云知左疏鄭眾以為魚勞則尾赤者勞固肥字之誤也 又按左氏杜注曰窺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正義曰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為魚勞當作肥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衛侯詩云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為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鄭謂正義說是也詩汝墳正義引服氏亦為魚勞蓋賈服杜三

讀書雜釋

卷八

十一

注皆本毛詩傳為義

道路以目

按國語周語道路以目韋昭注云不敢發言以目相盼而已宋庠國語補音曰盼木見切爾按宋音大謬說文盼恨視也徐鼎臣曰盼胡計切玉篇則盼字有不計吾計二切廣韻有五計下戾二切無作木見切者惟美目盼兮說文廣韻作匹覓切玉篇作普覓切與木見切音相近疑庠誤盼為盼也

幽滅於戲

魯語里革對魯成公云幽滅於戲音韋昭注云幽幽王為西戎所殺戲戲山在西周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又水名詩誰疏引孔晁國語

注云戲西周地名引皇甫謚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又羅泌路史戲國為炎帝後姜姓國驪山之北水名今新豐有戲亭幽王死焉與皇甫謚潘岳合不以戲為山名孔穎達亦云韋昭云戲山名非也爾按孔晁雖不言戲為水然渾之曰地名則其說未鑿其云幽王戲此而名戲者殆世俗之妄語也又按路史戲國有二一為姜姓國驪山之北幽王死焉者是也一為商世侯伯武王克商命呂佗伐戲方戲鄭地左氏成公十七年傳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襄公九年同盟于戲杜預云戲鄭地孔穎達俱不指其地水經注所云汜水出浮戲之山疑即此鄭之戲也

九京

讀書雜釋

卷八

十二

韋昭注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云京當為原九原晉墓地蓋據檀弓及韓詩外傳而改讀也然應劭風俗通義云爾雅邱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則京字可讀如字矣

訛申胥

說文言訛訛讓也从言卒聲國語曰訛申胥今作訛按作訛訛之段借字也韋昭注云告讓也告本爾雅釋詁義讓本說文義均當作訛下吳王昏乃戒篇亦作訛讓日至知訛訛古文通也爾按經典訛字多作訛爾雅釋詁釋文訛本作訛音信廣韻引詩云歌以訛止楚詞謇訛訛而夕替王逸注引詩

日許予不顧今皆作訊又詩正月訊之占夢皇矣執訊連連禮王制以訊誠告學記多其訊釋文皆云本作許皇矣釋文又云作誦按誦亦訊之古文也歷檢諸書作訊者甚眾今戴震毛鄭詩攷正邵晉涵爾雅正義俱謂訊乃許字傳寫之譌許告訊問聲義不相段借竊謂傳寫之譌誠古今文字之通病然此則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豈盡傳寫之譌乎夫居今日而欲明古音古義非可憑虛臆斷所賴有古人書耳豈可以一人之見妄疑古經乎且謂許訊音韻扞格則又不盡然張衡思元賦慎寵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後漢書作妄許然與下文刃字信字疹字爲韻列子力命篇譏極凌許張湛音碎殷敬順釋文音萃萃有慈郵昨律二切左思魏都賦翩

讀書雜釋

卷八

三

翩黃鳥銜書來訊與溢字出字秩字爲韻李善音悉則亦音近之左證也

然則齊紀無說焉

公羊莊四年傳然則齊紀無說焉何休解詁曰無說無說憚也釋文曰無說音悅注同憚音亦竊謂此釋文誤悅憚當作說釋傳上文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此說釋謂有可說釋即相接所稱之號辭也齊紀既爲世仇則不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相接無可稱先君之號詞故曰無說焉此說憚與詩靜女箋說憚之當作說釋正同孔奭軒公羊通義亦未辨及當訂正賢繆公也

春秋左氏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十有二年經始書秦伯使術來聘事當在秦康公六年史記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六年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今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驪卒與史記合是繆公以六年卒左氏可據矣安能云使術來聘者爲繆公哉乃公羊云賢繆公也誤甚左氏公羊兩傳注疏俱未辨及此 又公羊氏術作遂竊按術與遂通聲轉而字異也史記魯世家東門遂索隱曰系本系本即世本索隱避太宗諱改也作述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鄭志云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是述字有讀作遂者矣又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云周禮作遂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竊按非聲之誤聲

讀書雜釋

卷八

四

之轉也集韻云術徐醉切六鄉之外地一曰道也通作遂此據周官戴禮而改其讀其實古人韻緩不煩改也

踏階而走

說文辵部彳行乍止也从彳从止凡彳之屬皆从彳讀若春秋公羊傳曰彳階而走今作踏按釋文云踏丑略反與躐同一本作彳音同與說文正合則古本作彳矣何休注云躐猶超遽不暇以次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彳與何休義同較說文乍行乍止之訓似密觀下文葵亦踏階而從之知爾時情事斷無時踏不前之理也

萬者何

公羊宣八年傳萬者何何休學云萬者何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月令仲春注引夏小正萬用入學疏云千舞稱萬者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葢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為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肅謂此望文生義也左傳云萬盈數也廣雅釋詁云萬大也王者功成作樂樂主其盈取盈數以象功德之大也故康成箋詩第云萬千舞也初學記引韓詩章句亦云萬大舞也詩簡兮疏引孫毓云萬舞千戚也不更立義者知諸儒不用何氏義也然則舞稱萬舞猶之萬年萬壽萬民萬物均之以盈數為大云爾

讀書雜釋 卷八

五

噉然而哭

說文部部噉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部以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一作噉然而哭今作昭公于是噉然而哭按口部叫噉也噉吼也一曰噉呼也呼噉之段借也呼為外息吸為內息無高聲義大呼噉呼皆當作噉部叫音義同亦通噉爾雅釋樂大壎謂之噉釋文云本作叫邵晉涵爾雅正義引孫炎云聲大如叫呼也說文部部噉俱有噉訓噉以噉為訓噉以號為訓號从号从虎痛聲也則高聲大呼較何氏哭聲貌之訓益明白矣

讀書雜釋卷第八

讀書雜釋卷第九目錄

六合徐鼎學

爾雅

蓋割裂也

是則也

縞綬也

宛中宛邛

水草交為涓

萃蒞其大者蒞

荼苦菜

出隧遽蔬

熒火即炤

猶積

號貓

鼫鼠

牝馬謂之草馬

狗為食犬

讀書雜釋

卷九

爾雅

六合徐鼎學

蓋割裂也

孟子謨蓋都君咸我績趙岐注云蓋覆也書呂刑儻寡無蓋偽孔傳云使儻寡得所無有掩蓋楚語子高曰以謀蓋此訓通但訓害人詐也章昭註云蓋掩也按此皆當作害字讀也亦可耳

蓋害古通用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云蓋舍人作害邵晉涵爾雅正義曰君爽云割申勸甯王之德鄭註緇衣云割之言蓋也蓋割雙聲義存乎聲而郭所未詳之義明矣蓋字通害割字亦通害釋名釋天云害割也如割削物也廣雅釋言

讀書雜釋

卷九

云害削也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偽傳云割害也疏引釋詁文刀割為害故削為害也大誥天降割於我家釋文云割馬本作害據爾雅蓋割為一義又鄭禮注割之言蓋則謨蓋都君咸我績即是謨害都君咸我績較蓋并之說為通脫矣儻寡無蓋即是儻寡無害以謀蓋人即是以謀害人較掩蓋之說為明切矣阮相國元曰害曷蓋末末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失之蓋與曷同音故時日害喪即曷喪呂覽葛天氏即蓋天氏也蓋與末末亦最近故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昧雉彼視何休學昧割也若曰有渝盟者視此割雉也參觀諸說可以得文字通假之例矣是則也

說文彳部從從行兒从彳是聲爾雅曰從則也今作是按此古今字也

綳綳也

邵晉涵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採輯舊注折衷羣言近世治爾雅者無過兩家邵明於義例而攷核不逮郝之精郝則詳於經而或略於注如釋器婦人之禕謂之綳綳也詩疏引孫炎注禕帨巾也義同毛傳郭氏則云即今之香纓邵氏證以說文離騷謂孫非而郭是郝氏證以方言釋名謂孫是而郭非均詳博勝於邢昺原疏然就其義攷之則郝氏之從孫炎是矣且此義亦見詩七月疏尋釋孔穎達之意亦從孫炎今讀詩疏而不知其義由誤認孔疏所引郭注為疏文

讀書雜釋

卷九

也今就疏文判別之則疏所云郭注較今本爾雅郭注多四十七字疏云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禕綳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綳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禕為帨巾失之也以上六十八字皆郭注也疏又引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綳為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此孔解郭注中義見禮記文也疏又云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綳則綳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繫屬也郭言非矣此孔駁正郭注文也又義見禮記句下詩云親結其綳云云明是郭引詩證雅之文無可疑矣第釋文於著字重字不作音豈陸氏所見本亦奪此四十七

字歟邵氏郝氏兩書亦未知此四十七字為郭注惟阮元爾雅校勘記言之此固當據補也

宛中宛邱

按爾雅宛中宛邱詩疏引李巡孫炎注皆云中央下元和郡縣志引舊注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詩宛邱毛傳亦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舊無異說惟郭注以宛為中央隆高詩疏引郭注云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矣與今爾雅注文小異而訓則同蓋採釋山宛中隆之文以為中央高也詩疏駁之曰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其說良是郝氏懿行爾雅義疏據孔疏駁正郭誤又引釋名曰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

讀書雜釋

卷九

三

偃器也謂與詩傳李巡孫炎同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亦引釋名則作中央高曰宛邱謂與郭氏義同今檢釋名一書未有善本可校爾得凡說之曰宛邱之說自以毛傳孫李舊注為是釋名之書當與郭氏義同蓋宛宛如偃器自當為中央高之形若中央下則與偃器不相似也

水草交為涓

爾雅釋水云水草交為涓郭注引詩曰居河之涓今本小雅巧言章涓作廉爾按左氏孟諸之廉太平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為涓臺又釋名曰涓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蓋眉涓廉古字通也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云古人眉作廉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而無須廉注云廉與眉同方言注云廉

猶眉也漢書王莽傳赤廉鬪之注云廉眉也古字通用

萃萍其大者蘋

爾雅釋草云萃萍其大者蘋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又萃蘋蕭郭注云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萃萍即月令始生之萍其大者蘋即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之蘋萃蘋蕭即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萃之萃物各異類而字皆作萃故毛傳誤以萍為鹿所食也箋改為蘋蕭是鄭義之優於毛者也後人恐誤萍為蘋蕭故於萃字加水為萍以別於萃此當自東漢始說文云萃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从艸平聲又云萍萃也从艸泝聲又云萍萃也水艸也从水萃萃亦聲一字而數易其體則許氏之意可思也

讀書雜釋

卷九

四

茶苦菜

本草苦菜為本經上品併茶苦苣苦蕒為一又白苣為一苣苣為一李時珍曰苣有數種色白者為白苣色紫者為紫苣味苦者為苦苣苣似白苣而尖色稍青折之有白汁黏手江東謂之苣筍也按爾雅毛傳皆云茶苦菜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苦菜茶也不榮而實謂之秀又吳澄七十二候集解引蔡邕云苦蕒茶據廣雅蕒蕒也蕒說文作蘆即今苦苣之苣蘆為本字苣乃段借之字也邢昺疏茶苦菜云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徐鉉亦以苦菜為即今野苦苣是苦苣苦蕒皆茶苦類故唐風采芣儀禮羊苦直名之為苦為苣為蕒為游冬則古今異名耳苣苣

之名古未聞見杜甫種高苜詩序云既雨已秋理小時隔種一兩席許高苜向二旬矣李石續博物志云高菜出萬國何國未詳有毒百蟲不敢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有中其毒者惟生薑汁解之本草引彭乘墨客揮犀亦云然理或然歟則高苜別為一種以其類乎苜而名之也

出隧遠蔬

按爾雅出隧遠蔬注云似土菌生菰草中菰當作菰說文云菰雕胡一名蔣又云蔣菰也爾雅蘇頌本草云菰根江湖陂澤中多有之生水中葉如蒲葦春生白芽如筍又謂之菰白其中心如小兒臂者為菰手爾雅出隧遠蔬即此也郭注菰菱云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為菱菱諸家第云

讀書雜釋

卷九

五

草根可食者俱不能指其物爾謂此亦菱白蘇頌所謂春生白芽如筍者今俗謂之菱菜甲折斷有絲中空有節與郭注義同與遠蔬為二者於春生之時為菰菱三年中心生白葦如藕狀有黑脈者遠蔬也又牛薺草亦名菱者亦同類而異名者也爾雅如此例甚多如葦醜芳葦華葦蘆葦蘆葦蘆之類同為蘆而異其類與名也蓋古人精於格物就所見而著之篇無達例也

熒火即炤

詩正義引舍人云夜飛有火蟲也禮正義引李巡云夜飛腹下有火光故曰炤與郭注同按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

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為之食蚊蚋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

傳云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有翼者為鳥禮疏引皇侃說謂丹良是螢火是也廣雅云景天螢火燐也燐即燐詩熠燿宵行傳云燐螢火也正義曰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曰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曰宵行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王氏念孫曰正義所云未為通論說文云熒屋下鐙燭之光而爾雅云熒火即炤鐙燭有光謂之熒熒火有光亦謂之熒猶鬼火有光謂之燐熒火有光亦謂之燐也

燐燐

讀書雜釋

卷九

六

爾雅燐燐郭注云俗呼小豬豬為燐子邢疏引舍人云燐一名豬亦不詳其義說文豕部云豬彘羊部云彘豕也燐燐也義與郭注異按此以說文為正易豬豕之牙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云劇豕稱燐令不害物引崔憬注云說文燐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鼎祚云九二坎爻坎為豕以陽居陰而失其位若豕被劇之象也釋文引劉表注云豕去勢曰燐易義海撮要引陸績注云燐豕之去勢者又玉篇云燐豕也廣雅云燐豕也一本說見廣雅王念孫疏證與郭注不同故爾雅釋文云燐猶燐豕亦與郭異義也爾謂諸書猶漢以後人說若韓非子十過云豎刁自燐墨子非儒篇云燐僉起以其善突也尤可為說

文確證

號貓

說文無貓字徐鉉新附曰狸屬說文曰狸伏獸似狸夏官射人云王若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後鄭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凝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今貓有所伺捕趨縮之步不失尺寸如鄭君所說是貓為狸屬無疑也陸佃曰鼠善害苗貓能捕鼠故字从苗按字之从苗農師以鼠害苗貓食鼠為義此本禮郊特牲其實非也陶註本草云狸有虎狸有貓狸此皆以形之似者為名虎狸狸之似虎者也貓狸狸之似貓者也總之狸屬而異名也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號貓郭注云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毛傳云似虎而淺

讀書雜釋

卷九

七

毛者也則貓固虎類今以狸為貓謂其形似貓而實非本名貓也又按貓字古作苗說文云號虎竊毛謂之號苗

鼫鼠

爾雅釋獸云鼫鼠郭注今鼫似貂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鼫說文云鼫如鼠赤黃而大食鼠者邵晉涵曰此後世所謂鼠狼也鼠狼能捕鼠及禽畜祝雞者患之江東呼為鼫者莊子所謂騏驎驢捕鼠不如狸鼫者是也爾雅按鼠狼之名本孫炎爾雅注云鼫鼠有齧毒如鼠狼是也又本草云鼫一名黃鼠狼又名鼫鼠又名鼫鼠又名地猴

牝馬謂之草馬

草馬之名見爾雅注匡謬正俗云牝馬謂之草馬何也答曰

本以牡馬壯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伏阜樞芻而養之其牝馬惟充蕃字不暇服役常牧於草故稱草馬顏氏家訓亦云驢騾驢即草之俗體也顧亭林曰知錄所載甚詳又淮南修務訓云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尾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注云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與爾雅元駒同為小馬之別名也

狗為食犬

今國法禁宰牛殺犬重耕田守夜也而吾邑民及滁州人多食牛犬官或治之則曰吾所殺非耕牛菜牛也此小人無忌憚之言然其由來已古蓋宋時已有菜牛之名陸佃埤雅云傳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

讀書雜釋

卷九

八

菜牛也是此說宋時有之矣又周禮疏亦云犬有三種按爾雅長喙獫狁短喙獨獠者田犬也老狗者吠犬也無云食犬者邵晉涵正義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是狗為食犬也邵氏蓋以老為吠犬狗為食犬也

讀書雜釋卷第九

孝經

上下有別

論語

抑與之與

會是以為孝乎

文獻不足故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

始作

公冶長

犁牛之子

禱爾于上下神祇

蕙

苗而不秀

闔子我誤為宰子我

其言也訕

讀書雜釋

卷十

一

子之迂也

顏淵死

弄善射暴盪舟

荷蕢

鄙哉硜硜乎

遠人謂顯與

淫而不緇

鄉原

楚狂接輿

朱張夷逸

以杖荷篠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播鼗武

季隨季騶

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為高昭子家臣

孝經

上下有別

說文八部分也。從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今文無此句。按許氏自序曰：孝經古文。漢志書序謂古文孝經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書云：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授。皆口傳。官無其說。冲為慎之子。慎所本之書。冲必知之。知漢志書序誤也。緣口傳之義。故曰說蓋此古文孝經之語也。

論語

讀書雜釋

卷十

一

抑與之與

按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意抑聲轉。字異義並同也。

會是以為孝乎

論語會是以為孝乎。會謂泰山陸德明釋文。音增集註。不別為音。蓋從陸也。今世讀為層。誤矣。廣韻十七登云：會則也。作滕切。音增會經也。昨棧切。音層。會是。即則是會。謂即則謂而讀如會經之會。非俗人之臆斷乎。

文獻不足故也

友人上元楊廷侖大培嘗與鼎言。大誥民獻有十夫。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獻乃儀之假借字也。論語文獻不足故也。當

是文儀不足故也。蘇按獻字古有莎音儀字古有俄音音近。段借誠然。然論語集解引鄭注云獻猶賢也。皇侃義疏亦云獻賢也。書益稷萬邦黎獻傳云賢也。又逸周書作雒解俘殷獻民于九畢注云獻民士大夫也。則讀如字甚確。不得改字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

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以魯禘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自灌以後。漫以懈怠為義。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觀盥而不薦引馬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

讀書雜釋

卷十

二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牲簡略則不足觀也。又引虞翻注云盥沃盥薦羞牲也。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王弼注亦略同。雖不必遠勝朱注。然自不可不知。

始作

孔穎達詩詁疏云論語始作翕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翕謂此說良是。禮曰入門而縣興。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左傳穆叔如晉先言金奏肆夏。後言工歌文王鹿鳴。此皆始作為金奏之證。自何晏集解以空言說經而古義漫晦矣。

公冶長

邢昺論語疏云舊說公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

今不取。燕謂聲音之理。通乎人物。胡越人聞聲而還。相笑者耳之不習聞也。審其輕重疾徐之所變而通者。則相效不難也。由此以通之鳥獸亦然。周禮夷隸通鳥言。貉隸通獸言。左氏介葛盧聞牛鳴。此皆七經所有也。又鄭康成詩詁云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左氏葛盧聞牛鳴。賈逵注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此皆箋註所有也。又論衡載楊翁仲聽馬罵。蹇眇事此諸子書所有也。蓋古人精於格物之學。其類聚羣分。極之纖悉。皆有不可易之理。後世人才不如古。儒生格物之學。既不精。朝廷理物之官。亦廢目論之儒。少見多怪。至宋而益甚。相率逞臆斷之說。廢棄傳注。昺宋初人已有此氣習矣。

讀書雜釋

卷十

三

犁牛之子

元李治敬齋古今註云前漢趙過始用耕牛。葉石林援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按孔安國論語注。以證過以前耕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蓋耕而不犁。後世變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為之。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孔子言犁牛之子。駢且角。孔子時固已用犁。李治謂石林以駢雜之犁。同之耕犁之犁。是真誤矣。燕謂石林非誤。殆不以雜文之訓為然也。惠氏禮說曰犁牛耕牛子其犢也。駢且角天性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性以況之。劉台拱經傳小記亦曰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私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

其賈買牲而供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饋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周禮沈辜用羴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龍則并五嶽四鎮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龍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惠氏劉氏皆以犁為耕與葉石林相同竝按集解雖主雜文之訓而皇侃則兼存耕犁之說知舊人固有此解也

禱爾于上下神祇

說文言部禱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禱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累省聲禱或不省今作誄按說文解誄字云論也

讀書雜釋 卷十

而集解引孔注為禱篇名則古誦語作誦無疑然廣雅釋詁云誄累也釋名釋典藝云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周禮太祝六曰誄司農注大史遺之口讀誄康成注俱有累義則誄誄亦義之轉相生者故皇侃義疏云誄之言累也謂如今行狀也又康成註周禮小宗伯引此誄與說文同而注太祝仍引作誄與今本同則二字通用已久矣

蕙

荀子議兵篇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軌已也漢書刑法志作鯁蘇林注云鯁音慎而無禮則蕙之蕙鯁鯁懼貌也今時文家讀如思音而以為瑣瑣之狀可謂無知妄作矣 苗而不秀

論語孔安國注苗而不秀章云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邢昺疏曰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為之作譬也按楊子法言問神有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李軌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顏淵弱冠與仲尼論易童烏九齡與楊子論元又後漢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注云苗謂早夭秀謂長成也金石錄載武氏石闕銘被病云歿苗秀不遂世說王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按萬子名綬年十九卒又劉勰文心雕龍哀弔弟十三贊曰苗而不秀自古斯慟庾信傷心賦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一女成人外孫孩稚奄然元壤何痛如之是唐以前人皆如此說也

讀書雜釋 卷十

闕子我誤為宰子我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宰予字子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因爭寵遂為陳恆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此說極是足以定史遷之謬妄矣偶閱宋張洪雲谷雜記言之甚詳因備錄之如左曰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志林原注李斯事宜知其實弟荀卿去孔子不遠子傳妄言也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

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先師蒙其垢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恆之亂本與闔止爭寵闔止亦子我也田恆既殺闔止弑簡公則尙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恆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恆之仇爲齊攻田恆者非與恆作亂矣要之由闔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爲宰予皆不足信也攷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闔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予不從田常故爲

讀書雜釋

卷十

六

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闔止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爲惑然劉向所謂鳴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句踐謀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鳴夷子皮國語及左傳可攷其妄已不待言索隱古史謂爲闔止然無確然之證予按左傳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闔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成子憚之漢文帝諱恆故史記以恆爲常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闔不可並也其擇焉弗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迫之殺諸郭闔庚辰陳恆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願君去

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以庭弑簡公于朝簡公喟然而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言與左氏正同獨以闔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以闔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莫辨曾參殺人眞可畏哉 又宰予不爲田常所殺前人辨之已詳史記固妄卽李斯劉向之言亦不免傳聞之誤簡閱桓寬鹽鐵論所論宰予事雖不外李斯劉向之所言然亦無與史遷同者知漢儒羣以作亂之說爲不然矣殊路弟二十一大夫曰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蒞於衛文學曰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

讀書雜釋

卷十

七

公不聽宰我而泄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訟賢弟二十二大夫曰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文學曰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此可爲蘇氏添一證據

其言也訶

說文言部訶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訶今文同按孔註訶難也鄭注訶不忍言也朱注訶忍也難也不忍與忍義之轉相訓者也頓又忍與難相生之義也玉篇訓鈍按鈍與頓通禮記檀弓注魯頓也釋文頓本作鈍又見史記索隱漢書集注知玉篇訓鈍本說文也

子之迂也

幼讀論語至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嘗疑子路賢者何為先生長者之前出言無狀乃爾後讀陸德明釋文出此句云之迂鄭本作于狂也尤駭異古無訓于為狂者即迂亦與狂義不合後得盧學士文弼校本改狂作枉阮相國元論語釋文校勘記曰此疑往字之旁與才旁形相近也詩之子于歸維曰于仕伊于胡底之子于狩周王于邁于邑于謝于疆于理傳箋皆訓為往此與佛佉章子之往也義同迂無往訓故改字為于乘按于迂古字通禮檀弓于則于疏云于音近迂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讀為迂讀為子之往也奚其正亦請業請益之常詞何至有野哉之斥蓋迂為遠於

讀書雜釋

卷十

八

事情于亦訓遠公羊莊元年傳築于外非禮也注云于遠詞也是也今人迂途或亦云枉道蓋迂回枉曲義本相近總之遠字之義遠於事情謂其非救時之急務耳并非今人迂腐迂謬之義無庸疑也

顏淵死

按王肅偽家語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坊本作三十二歲早死蓋據史記而妄增之閻百詩毛西河江慎修諸儒據顏淵從夫子事跡攷之謂顏淵卒當孔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古二三三字易混二十九歲而髮白當是三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當是三十一歲早死此語可謂破千古之惑不獨二三三字體易混且漢石經三十

字作卅四十字作卅唐以前經典多用之安知非卅卅卅之譌邪經師傳說往往多訛高誘注淮南精神訓顏淵天死云顏淵十八而卒則不知何據或別有脫字也

弄善射稟盪舟

論語弄善射稟盪舟左傳作澆離騷天問亦作澆說文弄作弄稟亦作稟按汗簡載弄之古文為𠄎云出古尚書𠄎即弄之變體據說文汗簡知古論語弄作弄也又王逸注離騷澆身被服強圉今日澆寒泥之子也強圉多力也論語曰弄善射稟盪舟與今論語同其注天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曰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與今論語異則王逸所見本各異也稟與傲音義皆同澆則音轉而字異稟故謂古經文多

讀書雜釋

卷十

九

異字者古文朴略就所見聞箸之篇無畫一之例有形近之段借有聲近之段借有義同之通用各以其類求之則可以識古人義矣

荷蕢

說文艸部蕢艸器也从艸貴聲與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與而過孔氏之門按此所引乃古文論語也

鄙哉硜硜乎

惠棟九經古義云鄙哉硜硜乎按說文經古文磬故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稟謂此說良是後以硜為堅確之意又義之段借展轉而相生者段玉裁謂此是古今字得之矣故硜硜然

小人哉章即以堅確為義若執古義則不可通矣

遠人謂顓臾

閻若璩四書釋地遠人謂顓臾一段言徐文長極駁集注謂顓臾曰在邠域中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邠內則非遠人也明甚當以淮夷徐戎當之閻不謂然而引哀公元年伐邾云云謂遠人似即謂邾爾按集注之說隱括此章書旨而以意逆之徐文長闢百詩之說並非也下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則此遠人正與蕭牆之內反對為義不必泥遠字以詞害意也蓋此時顓臾雖為不侵不叛之臣而見三家之作三軍分公室一國三公都城百雉因亦畫疆自守隱有負嵎之勢故冉有以固而近費為言而夫子亦以不能

讀書雜釋

卷十

十

來遠人責二子若邾方為敵國世仇夫子得值行政或可以來之豈遠責二子以所甚難乎且魯與邾相距六七十里顓臾與費相距亦七十里閻書前一地之相去同而必謂非顓臾亦可見說之甚難而不可通矣

淫而不緇

按論語淫而不緇史記論衡新語道基篇文選座右銘注俱引作淄按說文無淄字當以緇為正也隸釋載州輔碑作摩而不鄰淫而不緇隸之變體也史記屈原列傳作泥而不滓費鳳碑作淫而不滓與論語異或係引用他書然索隱曰泥音淫又釋名釋采帛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泥淫緇滓本雙聲同訓之字作泥淫與滓或即古魯之異文

鄉原

論語鄉原何晏集解引周生日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趨向容媚而合之朱注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按此以朱註為長孟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趙岐注云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此義與朱子同也又康成侗而不愿注云愿善也趙岐亦云原善是趙亦讀如愿也但未改字故義不顯耳

楚狂接輿

閻若璩四書釋地一書其徵實處多集註所未及然往往雜

讀書雜釋

卷十

十一

以時文家言故蕪陋亦復不少如楚狂接輿章載王復禮之說曰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者以有輿字在前也爾按莊子人間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莊子去聖人之世不遠其以接輿為名當必不妄鄭康成注孔子下云下下堂出門據莊子遊其門云云也今舍莊子鄭注不之信而據時文家之言以墨守集註亦所謂苟為同者矣 又按楚詞涉江篇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王逸注云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莊子人閒世篇既云楚狂接輿遊其門應帝王篇又云肩吾見接輿云云

淮南子尸子亦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戰國策范雎對秦王曰箕子接輿漆身以爲厲披髮以爲狂韓詩外傳亦載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事觀諸書屢引接輿可知其人雖隱士而世多知之又漆身披髮髻首行歌皆其伴狂之迹爲世所指目者故謂之爲狂接輿也楊子法言十一曰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羅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是楊子固以爲人名矣孔安國注曰接輿楚人鄭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本諸莊子信而有徵固無疑也

朱張夷逸

論語逸民章包咸注云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是以夷逸朱

讀書雜釋

卷十

十一

張爲人姓名朱註從之陸德明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張音陟留反蓋鄭不以朱張爲人姓名故讀朱如周朱周一聲之轉書請張爲幻本或作侏張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曰侏張也竊按禮說云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鉢姦寇侏張猶張大也說文無侏字侏卽侏字也據此當是言逸民好爲苟難窮大失居之意又顏師古注夷逸云謂竄於蠻夷而遁亦不以爲人姓名也 又困學紀聞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邢昺疏引弼注同今按荀子云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黷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又云無置錫之地而

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又非相篇云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然上非十二子篇儒效篇引仲尼子弓凡三見不云子弓卽朱張輔嗣何所據而云然邪何焯曰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竊按非相篇注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荀子學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是不以爲朱張也楊倞荀子注亦不以子弓爲朱張知弼注妄言也

以杖荷蓀

說文艸部蓀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蓀今作蓀

讀書雜釋

卷十

十二

今文同按皇侃義疏蓀作蓀釋文云本又作條又作蓀玉篇亦引作蓀是說文古文只蓀字疑今作蓀三字是後人彘入上云从艸條省聲可證也按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云蓀艸器名也字當从艸無疑今何晏集解引包注作竹器竹乃艸字之譌皇侃竟改从竹作蓀並云籬籠之屬誤益甚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論語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侃義疏作如之何其可廢也後漢書申屠蟠傳注亦作其可廢也知今文與古本異也

播鼗武

論語播鼗武皇侃作鞞陸德明釋文云亦作鞞按說文鞞或

从兆作執或从鼓从兆作斃此作斃乃斃之變體也爾按古鐘鼎彝器文字偏旁上下左右隨時變易多不拘一體此其證也

季隨季駟

姓氏辨證引世本云季瓜氏周八士季駟之後駟或作瓜晉有所邑大夫季瓜忽又按世族略引季瓜忽作季駟息駟之為瓜忽之為息聲轉而字異也又世族略引世本云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宋有季隨逢廣韻引世本亦略同

區以別矣

困學紀聞云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胡氏宏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

讀書雜釋

卷十

古

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區字即樂記區萌字音句朱文公亦云林少穎按少穎名之奇說與黃祖舜如此肅謂此說甚是古虞部侯部韻通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集註曰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惠氏九經古義曰漢書薛宣傳作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體備之據此是古本有作憮者或古魯之異傳也又馬融注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玩季長注意亦未有訓為誣罔之義當是以誣為憮音近假借之字若曰君子之道焉可使同而

兼之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邢昺不審於古音訓之學始以誣罔義疏注其實誣罔與此書義不切也漢書集注所引諸家之說實較集註為長

為高昭子家臣

按史記孔子世家載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於景公此與於齊主癰疽於衛主侍人瘠環等語皆是戰國時人誣妄之語史遷以所傳聞載之而不知辨者也論語序說亦載之此又不當信而信者

讀書雜釋

卷十

五

讀書雜釋卷第十

六合徐鼎學

孟子

始作俑者

使虞敦匠事嚴

兄戴葢

泄泄猶沓沓也

由與猶同

西子

故源源而來

不能五十里曰附庸

先簿正祭器

高叟

呼於垤澤之門

萬子即萬章

邾邾

孟子脫文

孟康誤為孟子

讀書雜釋

卷十一

六合徐鼎學

孟子

始作俑者

孟子引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趙注云俑偶人也先儒無異說獨羅莘路史注引韓愈曰俑當作踊言刑繁則踊貴踊象人足而用之肅按孟子此文與檀弓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文義相同又文子微明篇云魯以俑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淮南繆稱訓作魯人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高誘注云偶人相人也嘆其相人而用之正先儒承說有根據之讀書雜釋

卷十一

言其言象人者通典八十六引禮記傳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廣雅引坤蒼云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俑故名之正以踊跳為義安得以左傳屨賤踊貴改此文乎昌黎通儒亦為此迂鄙之言則甚矣治經者之不可不博覽也

使虞敦匠事嚴

孟子使虞敦匠事句翟灝四書攷異引章句云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此以匠字句事字連下嚴字句肅按敦訓厚與下文木已美義正相承嚴訓喪事急亦與禮經說合無可疑也集註訓敦為董治而以事字絕句殊非翟灝曰韻書敦字凡十二義未嘗有以董治訓者

兄戴葢

孟子兄戴蓋祿萬鍾句云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薛素疑匡章以齊人言齊事仲子之兄名章豈不知之而俟孟子之贅言哉宋張浚雲谷雜記云戴蓋即乘軒之意此說固自張浚創言之然讀兄戴蓋為句前人實已有之路史國名記曰陳仲子兄戴蓋又孟子音義曰戴蓋丁張林音蓋其證也

泄泄猶沓沓也

板詩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鄭箋均本爾雅釋訓說文口部云咄多言也詩曰無然咄咄言部云譏多言也詩曰無然譏譏兩引詩俱以多言為訓曰部云沓語多沓沓也徐鉉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从水會意夫多

讀書雜釋

卷十一

二

言之與制法則義似異而實同蓋人主紛更舊典羣小必爭先獻媚各進其說是沓有雜沓競進之義故孟子曰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孟子之說與詩經爾雅相合參觀諸儒訓詁似怠緩悅從四字殊未盡經文之義

由與猶同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節集註由與猶同此本丁諡音義謝少宰塘謂嘗讀如字義更切直

西子

孟子西子蒙不潔趙岐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集註亦云西子美婦人不言越女此非註之簡略正是古人不苟處

按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傅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云西施或亦後人附益然莊子厲與西施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名西施故焦循孟子正義以為似古有此美人後世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是也趙注朱注不言越女非其不苟也乎或又言孟子言西子不必定是西施則又疑所不當疑可發一噓者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三子材而象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客也又淮南脩務訓云今天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蠅皮衣豹裘帶

讀書雜釋

卷十一

三

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許慎注引作西施之蒙不潔高誘注引孟子文兩書皆前漢人作如西施之外別有美人名西子者不容不知而所說與孟文同復何疑乎王子年拾遺記諸書所載夷光等名亦必有據

故源源而來

說文言部諫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諫諫而來今作源按趙岐注云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說文無源字廣韻集韻諫音詮言說和悅也廣雅釋詁云諫度也度當讀如王請度之之度亦有徐語義蓋循循善誘不迫促之故相和悅也此義較趙岐注為長蓋上文既云常常見之再云源源句嫌犯複下文云以政接于有庠以政接正是言語和悅

以來之義也

不能五十里曰附庸

孟子班爵祿章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周禮王制各經注不詳其制惟春秋繁露爵國篇云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與氏者方十五里蓋古禮經之言又王符潛夫論亦云天子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此可採補周禮王制孟子諸經之注孔檢討廣森經學危言疏通證明其說尤備危言引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

讀書雜釋

卷十一

四

鄒為齊附庸鄒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兼按左氏傳所載任宿須句顓臾諸國皆古皇之裔與論語所言興滅繼絕之言相合則其說甚確而可據蓋伏董生於漢之初年去古最近故所言往往有東漢人不及處

先簿正祭器

孫奭孟子音義孔子先簿正祭器句云簿本多作薄說肅謂夷宋人不識古人正字反以俗字為是其說非也說文無簿字古蓋以薄字為之後人不識古訓之通段因另為簿字幸古本猶有一二存者又為淺人所改可惜也爾雅釋訓凡以

薄為魚符者釋文云薄今作簿是可知爾雅薄字有改作簿者矣廣雅釋器備謂之薄與說文方言毛傳鄭氏禮注高氏淮南呂覽注於同而各本俱作簿惟王念孫疏證據影宋本作薄他蓋無存矣蓋簿薄本一聲之轉或異讀必不異字漢書周勃傳集注引如淳張湯傳注引蘇林翟方進傳集注於二薄今本多音主簿之簿蓋簿字漢以後始有之注家不敢改其字因引以改其音耳又夏承碑主簿督郵韓勅碑陰主簿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簿簿俱作薄

高叟

按授經圖子夏授詩于高行子詩絲衣序曰高子曰祭靈星之尸也王伯厚謂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即高行子也韓詩

讀書雜釋

卷十一

五

外傳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小弁小人之詩章稱為高叟即弟子亦呼為高子而不名

呼於垤澤之門

孟子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趙岐注云以城門不自宵夜開故君自發聲呼之間百詩四書釋地極信是說而詆近人講義所云呼於門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之說為非謂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聲為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為監門者所疑又引王納諫之說曰聲即氣之宣於體中者故見移氣體其說似有理然實非也古者他國之君入境郊勞致積禮有明文春秋時此禮亦未廢左氏所載甚多豈有魯

君之宋宋人不之知至其君自發聲呼門之理且無論君行師從自儻介以至徒役人甚眾即使魯君輕脫豈得無一二僕右在旁而至自發聲以呼門之理且門未啓而能辨其人之聲音者所習聞者也守門微者耳其君之聲音固所不能習聞豈魯君至此而發聲自呼彼宋君亦嘗至此而發聲自呼為守者所習聞邪亦可見其說之甚難而實非矣惟呵護傳呼之聲守者習聞之今魯君至宋門亦傳呼而入守者因為是似吾君之言孟子引之以明居相似耳蓋古人書中所引之言與事往往與所引不甚相切戴記左傳及漢以前書往往如此由其文體尚疏也

萬子即萬章

讀書雜釋

卷十一

六

孟子弟七篇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趙岐注曰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說甚牽強然可知漢時所見本固如此也朱注本作萬章非古本矣

邾邾

鄭語云曹姓邾莒韋昭曰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邾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又索隱引世本云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宋忠注云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左莊五年疏引世本云周武王封其苗裔挾為附庸居邾一國也或名邾或名邾或名邾婁聲之轉也古侯部尤部虞部韻通急聲為邾緩聲為邾婁邾則邾婁二合之音也曰邾復遷婁為邾婁者妄

語耳趙岐孟子題詞曰邾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邾矣大誤史伯對鄭桓公已曰曹姓邾莒豈至孟子時改也蓋字從聲起聲相近而字多變體古人就耳目見聞著之篇無畫一之例也曰句吳曰於越亦從其聲耳

孟子脫文

周禮大行人諸侯之王事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又淮南覽冥訓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註云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臣也呂覽當染篇亦引此句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得志行乎中國今無禹生石紐句詩七月疏云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今孟子無此語陸德明思文詩貽我來牟釋文云牟

讀書雜釋

卷十一

七

字書作薺或作藜孟子曰藜大麥也亦書所無豈孟子亦有脫文歟

孟康誤為孟子

廣韻十二齊圭字下引孟子曰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孟子疑是孟康之譌漢書律歷志上不失圭撮注引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玉篇土部圭字下並同阮氏經籍纂詁八齊圭字下以廣韻為引孟康注十五合合字下又以為引孟子當是所據廣韻本不一

讀書雜釋卷第十一

讀書雜釋卷第十二目錄

六合徐鼎學

夏小正

取茶

秀幽

呂覽

甘雨至

尚書中候

監明之子封於劉

老子

谷神

不穀

輜重

讀書雜釋

卷十二

楚詞

荷禰

女歧

巷

史記

鯨

伯翳即伯益

會人

野雞

司馬貞史記補

庖犧女媧

天皇十二頭

漢書

鸞路龍鱗

桂華美芳

志古文識字

文丹害

毋桐好逸

人輕心揚

格五

後漢書

蔡邕傳云三五法

崔駰傳注云非熊非羆

晉書

于于郗郗

水經注

萬城

讀書雜釋

卷十二

二

讀書雜釋卷第十二

六合徐高學

夏小正

取茶

夏小正取茶傳云茶也者以為君薦將將亦作蔣也震澤任兆麟

註曰爾雅檟苦茶葉可煮羹飲今呼早取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蔞此兆麟誤解也月令苦菜秀太平御覽九百九十

七引蔡邕章句云苦菜茶也吳澄七十二候集解引蔡邕章句云苦蕒菜據廣雅蕒蘆也蘆說文作蘆即今苦苣之苣也

此當引釋草茶苦菜之文並景純詩曰誰謂茶苦苦菜可食之註而誤引釋木檟苦茶之文謬矣又誤茶為茗前人已

讀書雜釋 卷十二

一

陶宏景註本草徐錯說文繫傳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茶今在釋草篇本草為菜上品陶宏景乃疑是茗失之矣釋木篇有檟苦茶乃是茗耳按釋文所說最分明

秀幽

夏小正四月云秀幽盧文弨曰即秀萼是也幽萼一聲之轉

呂覽

甘雨至

呂覽季春之月云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句戴記無此句按

高誘注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曰旬燕按詩桑柔其下

侯旬傳云旬其陰均也易說卦坤為均亦作旬聲義並同周官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公旬

用一日焉鄭注云旬均也蓋一月三十日三之則十日者三故曰旬也又季夏之月云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高誘注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

尚書中候

監明之子封於劉

尚書中候云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按此即堯之後所謂劉累者也

老子

谷神

老子谷神不死河上公章句云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

讀書雜釋 卷十二

二

王弼注云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陸德明釋文云谷中央無者也與王注同兼謂據河上注訓谷為養則當作穀詩毛傳鄭箋廣雅釋詁俱云穀養也蓋穀與谷通音同之段借也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周禮縫人注作度西曰柳穀即伏生書大傳所云秋祀柳穀也而史記又作柳谷莊子臧與穀二人牧羊崔譔本作臧與谷二人牧羊其證也又按釋文云谷河上公作浴云浴者養也與今本異洪适隸釋載老子銘云或有浴神不死則是古本自作浴也蓋谷為穀之段借浴又谷之段借也

不穀

老子法本章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河上公章句云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為眾穀所湊道化章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章句云孤寡不穀不祥之名爾謂不祥說是不能如車穀之說乃是望文生義非古訓也穀與穀通詩正月蘇蘇方有穀後漢書蔡邕傳作速速方穀列子天瑞篇鷗之為布穀釋文云本又作穀呂覽觀表篇衛右宰穀臣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作穀臣蓋音近段借之字也按穀之言善也鄭注曲禮用之言已之不善謙詞也又穀之言祿也高誘注淮南人間訓用之猶言不祿也亦謙詞也又王弼本亦作不穀

輜重

讀書雜釋

卷十二

三

老子是以終日行不離輜重河上公章句云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按訓輜為靜古無此訓文選東京賦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薛綜注云輜重車也李善注云老子曰終日行不離輜重張揖曰輜重有衣車也據選注如此較輜靜也之訓為長矣蓋輜重與榮觀燕處萬乘之主等語本是一例

楚詞

荷裊

楚詞九辯被荷裊之晏晏今注云裊帷帳也若襜褕矣按詩小星抱衾與裊箋云裊帳也疏引鄭志曰今人名帳為裊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裊裊容之異體詩氓漸車帷裳箋云

帷裳童容也然則帷帳之若襜褕以其有類於直褕之衣也說亦非無可據但下文然潢洋而不可帶注云言以荷葉為衣雖香好然浩浩蕩蕩而不可帶又易敗也以喻懷王自以為有賢明之德猶以荷葉為衣必壞敗也則是注意本不作帷帳也後檢舊刻楚詞注本作裊裊也若襜褕矣乃知俗刻之謬廣雅釋器云襜褕裊裊也與此注正合若如說文祇裊短衣之訓則注文若襜褕矣當作若襜褕矣方言弟四汗襦按郭注云廣雅作褕則襦襦似亦可作襜褕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襦自關而西或謂之襦裊自關而東謂之甲襦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襦襦或謂之襦襦亦其證也朱子集註闕之似非註書之體

女歧

讀書雜釋

卷十二

四

楚詞章句十七卷惟離騷經向有淮南王安作章句又班固賈逵亦作章句王叔師哀集其長故所引古籍詳博宏麗其下十六卷則間有漫無所據而望文生義者如天問一女歧耳非有二人也而於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則注云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蓋因上下天地日月伯強惠氣俱言神靈之事因以女歧為神女也後文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則注云女歧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佚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注云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殆也蓋因上文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因以女歧為澆嫂顛易厥首為斷女歧頭也尋釋

汪文蓋不免鑿空杜撰之談竊謂天問一篇奇麗似詭秦火以後古籍難稽叔師生當漢世已不能盡詳其事則蓋闕之義所當守矣朱子集註於此等多未詳固有深識

巷

楚詞巷字亦作衙今京師謂巷為衙衙乃二合之音楊慎曰蕭鸞弒其君於西弄汴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方曰衙衙按弄衙之轉音也衙衙又弄衙之轉音也

史記

鯀

夏本紀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元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皇甫

讀書雜釋

卷十二

五

謚帝王世紀云鯀帝顓頊之子也玉篇引世本云顓頊生鯀鯀生高密是為禹也按此於誤五帝本紀言舜為顓頊六代孫鯀既與舜同仕堯不應世代懸殊若此漢書律歷志云顓頊五代而生鯀班氏之言近實矣至海內經言黃帝子駱明生鯀是以鯀為黃帝之孫羅泌路史又言高陽子駱明生鯀是又以鯀為顓頊之孫舛之中又有舛也

伯翳即伯益

伯益伯翳一人二人之說前人言之甚詳金仁山所說較是按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陳杞世家又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又以舜禹稷契皋陶伯夷伯翳垂益夔龍并

為十一人索隱云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即敘翳與益為二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又云據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為一人必矣金仁山謂其出談遷二手故前後謬誤良然今以漢書暨他說證之國語云嬴伯翳之後漢書地理志則云伯益之後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為舜虞官賜姓嬴氏史記秦本紀云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漢書地理志則云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是班固以為一人也又左傳介葛盧聞牛鳴賈逵注云伯益曉是術蔡邕則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言於鳴牛是亦以為一人也孔穎達曰益之為翳聲轉字

讀書雜釋

卷十二

六

與金仁山曰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如契之為高皋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倕之為垂鯀之為舜仲虺之為仲偃紂之為受戩之為罔是也自劉歆上山海經表沿陳杞世家之謬曰益與伯翳主馴鳥獸分為二人而羅泌路史用以排擊諸家且曰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墮也此本酈道元水經注偃師九山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墮數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按碑文在後代不足據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是為柏翳賜姓嬴氏索隱曰女脩顓頊之裔女其父不著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左傳鄭國少昊之後而嬴姓則秦

趙宜祖少昊氏據此則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緣大業之父名不著見故祖母族班固不考乃直以女脩為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百蟲將軍碑遂沿其誤羅泌既知祖高陽之謬而不知翳益非二人遂為之說曰伯翳者少昊之後皋陶之子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墮豷是舛之中又生舛也金仁山曰益為高陽之才子墮豷至夏啓世則二百有餘歲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為身後之計乎可以證百蟲將軍碑文之謬矣翳又按以伯益為皋陶之子者本曹大家列女傳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鄭康成詩譜云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孔疏引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為秦秦出伯益明是皋陶之子也舜賜伯翳

讀書雜釋

卷十二

七

為嬴姓不賜皋陶秦為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為首張守節史記正義亦本曹大家說謂大業即皋陶按諸家說或不足據鄭康成非妄言者當必有據金仁山謂以伯翳是皋陶之子則嬴鄔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滅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肅謂仁山說不然也古人因生賜姓胙土命氏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各祖其受姓之人或皋陶別有子受姓偃氏其人無功德不傳故六蓼皆祖皋陶伯益有功受姓秦祖之不祀皋陶故滅文仲以皋陶為不祀也疑不能明備書所見俟質之大雅焉

會人

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會人或曰會人名也或曰會人即會字亦作會猶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按說文無會字馴會之會史記貨殖列傳作會蓋會為會之省會人者猶會國之人耳索隱引世本云四曰求言是為會人宋衷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會國也韋昭國語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邛姓封於邛不以會人為名是也鄭語號邛為大漢書地理志作號會為大注云會讀曰邛字或作檜是會即邛之證也又會字亦通檜爾雅序會稗舊說釋文云周禮注會計也本又作檜音同廣雅云檜收也是會通檜之證也

野雞

讀書雜釋

卷十二

八

史記封禪書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集解引如淳云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漢書郊祀志亦略同師古注云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王引之廣雅疏證駁之曰易林睽之大壯云鷹飛雉遠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則野雞之非雉明甚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鷺雉其說六畜則云猥積狡犬野雞雉則野雞為常畜之雞矣謂之野雞者野鄙所畜之雞謂避呂后諱者不得其解而為之辭耳肅謂王說甚是今取漢人書讀之不避雉字者甚多即史漢二書亦多有之不應或避或不避舛駁若是今易緯通卦驗所載七十二候有野雞始雉野雞入大水為屋乃後

人取大衍歷文埒益之者非通卦驗文也觀戴記月令逸周書時訓解呂覽孟冬紀淮南時則訓均不作野雞可證又按通卦驗自作雉字不作野雞其文曰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雉雞乳冰解楊柳梅又云小雪陰寒熊黑入穴雉入水為蜃司馬貞史記補

庖犧女媧

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庖犧蛇身人首女媧蛇身人首炎帝人身牛首又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大戊聞而卜之使御吉自大戊以下中行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世儒皆以其怪誕無足信竊謂混沌未開之初天地人物渾然無所分

讀書雜釋

卷十二

九

耳遲之久而陽氣之浮者為天陰氣之凝者為地陰陽之氣之所感而化者為人為禽獸草木判然不能合而為一如人胚胎之初五官四肢百體亦渾然一耳遲之久而知覺運動生焉則亦各指所之耳史所載遠夷有綠睛有赤髮有有尾有反踵者亦其天地初闢狂榛之象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上世五行養人之用未廣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其氣之所感者不能無雜故形狀亦或與人殊特渾淪未鑿所得者厚故生而神靈其聰明才力既非後世之所能同則其形體血氣亦豈必後世之所同乎虞初新志所載毛女任氏云服黃精遍體生毛能飛騰已而飲食如常則毛脫如故亦飲食能變人形體之一證也

天皇十二頭

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有云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自注云言十二頭者非謂一人之身有十二頭蓋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竊按今世俗相謔語猶有呼作頭者亦古語之遺也

漢書

鸞路龍鱗

汲古閣漢書本已屬近代佳本而其閒譌舛甚多如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惟秦元章末云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今刻本移下冠天地並況之上矣天地章末云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肅若舊

讀書雜釋

卷十二

十

典今刻本移下冠日出入之上矣讀書不求善本而從事辨駁亦所謂無事而自擾者

桂華美芳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云桂華馮馮翼承天之則又云美芳磴磴即師象山則文義不協劉奉世曰桂華美芳二詩章名本側注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是也然按上文省窠桂華晉灼注曰桂華似殿名次下言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言樹此香草以絜齊其芳氣乃達於宮殿也是晉灼所見本已譌舛若是矣 按劉奉世桂華美芳二詩篇名是也又云美芳當作美若蓋以歌詞內有美若休德之語也其說則非臣瓊歌晉灼注曰茂陵中書歌都嬪桂英美芳

鼓行如此復不得為殿名是茂陵中書歌所引即此桂華美
芳篇也改華為英以韻行耳

志古文識字

張畊古韻發明云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易大畜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釋文劉作志虞氏亦然春秋傳以志吾過
又且曰志之又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多見而識之白
虎通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漢蔡邕石經漢書劉向傳並作
志知今文作識者易乃王弼所改論語乃何晏所改也故賈
公彥云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
識之字不復以志為識也兼按古人識記之字均作志周禮
誦訓掌道方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孟子滕
誦訓掌道方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孟子滕

讀書雜釋

卷十二

十一

文公章且志曰左傳志而晦周志有之前志有之禮記檀弓
公西赤為志焉公明儀為志焉國語弟子志之二三子志之
必誦志而納之莊子逍遙遊曰齊諧志怪者也列子湯問篇
夷堅聞而志之作識者僅數見無作誌者蓋志識者古今字
誌俗字也班固作漢書志後史因之皆作志近日府州縣志
及各志書均作志此古字之猶用於今者惟撰墓志多作誌
此沿晉魏以後碑版俗字通人宜戒之

文毋害

漢書蕭何傳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
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蘇說是也兼按害與
蓋通音近相假借之字掩蓋為蓋字正意其假借為傷害之

害者如孟子謨蓋都君咸我績當作謨害解書繆寡無蓋當
作無害解是也傷害為害字正義其假借為掩蓋之蓋者此
之文無害酷吏傳之極知禹無害張湯傳之以湯為無害皆
言人無能掩蓋之此之謂轉注假借

毋桐好逸

漢書廣陵王胥傳云毋桐好逸注云桐輕脫之貌也兼按桐
當為侗之假借字孔安國論語注云侗未成器之人也皇侃
疏云謂籠侗未成器之人也書偽孔傳侗稚之訓義亦同此
人輕心揚

傳云人輕心揚州保疆當揚字絕句爾雅釋地李巡注云江
南其氣慘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保疆猶之負固云爾故下

讀書雜釋

卷十二

十一

云三代要服不及以正也

格五

漢書吾邱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注引孟康曰格音
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其行筭法曰塞白乘五至
五格不得行故曰格五不得其說按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
塞四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注云白乘五當是
四乘五之譌

後漢書

蔡邕傳云三五法

後漢書蔡邕傳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
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五法禁忌轉密選

用艱難是回避令甲起於東漢之季

崔駰傳注云非熊非羆

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後漢書崔駰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非熊非羆後人引用非熊蓋本於此然六韜及史記本是虎字唐人多作非熊杜詩田獵舊非熊又夔府秋日書懷云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宣白氏六帖于熊部獵部卜部皆作非熊非羆蓋虎字乃唐諱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雖引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字杜甫李翰白居易皆唐人也故相傳皆作非熊又云李善注文選其於賓戲則引史記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於非有先生論則引六韜曰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其實非史記六韜之文特彷彿記憶而為之注爾不足為據也竊謂葉氏說誠然然熊羆連文亦世之常言經典不可枚舉今之史記六韜或非唐人所據之本未可定唐以前不作熊字也則作非熊亦可至今日時文家並誤作飛熊是可笑也

晉書

于于郝郗

宋張溟雲谷雜記云于于皆姓也千古寒切于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有于犇晉于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邢周武王邢叔之後子孫去邑為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于與于為二姓甚明今晉書于寶傳書于作于文選晉武帝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神

記周禮注按注當作疏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嘆也元李治敬齋古今註云晉郝超之郝則讀如絺音却說之却則讀如給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此二條讀晉書者不可不知又宋楊萬里嘗對客言于寶作搜神記一吏持氏族志進曰作搜神記者乃于寶非于寶也萬里喜曰子吾一字師

水經注

萬城

水經汝水注其注萬城云萬城或作方字按作方字當是作方字之譌也漢建平縣碑買二万五千此漢人俗字當時有用之者

讀書雜釋

卷十二

十四

讀書雜釋卷第十二

說文

艾又雙忒

說字兼說釋談說兩義

足部多部無路字

笑字从夭不从犬

佛字以隱蔽為義

厲旱石也漢書注誤作阜

厲讀為賴

厲讀為列烈裂連刺

雷厲漚

鐺即劉字

劉或从卯

已已無兩字

說文引經不一家

鈞古韻字

受即緩字或體

丕即丕字

讀書雜釋

卷十三

一

說文

艾又雙忒

按說文艸部云艾冰臺也ノ部云艾艸也从ノ从乂相交
刃或从刀乂正字刈或體字艾段借字也古多通用又乂治
之乂說文作雙憇艾之艾說文作忒今則以乂為治雙之雙
而以艾為忒憇之忒是以古人段借字為正字而不識本字
也

說字兼說釋談說兩義

說文無悅字此唐以後俗字也言部說字解云說釋也一日

讀書雜釋

卷十三

一

談說一字兼兩義蓋言字古文與心字形近故說或譌作
悅也憇字經典通用釋亦通作釋米部釋解也爾雅釋詁憇
樂也眾經音義引舊註云憇意解之樂也以解為義與釋同
而釋詁又曰憇釋服也則是憇釋本為兩字按諸書義各不
同靜女詩箋之說憇當為說釋為書說而陳釋之也張衡天
象賦女史掌彤管之訓謂之曰訓則不徒記事宜為書說而
陳釋之與箋同意至說文說字說釋之訓即今悅憇字憇字
之通用釋者顧命王不憇釋文云馬融本作不釋是也或以
說文說釋之訓亦與鄭箋同本三家詩為義則許氏何必又
云一日談說乎既有談說之訓則知說釋之訓為今悅憇字
矣釋為本字釋為段借通用之字憇為漢以前鄉壁虛造之

字爾雅釋詁之分釋釋為兩字者當是後人肆意增益諸經
典釋字乃相承傳寫便俗而不求本原者也凡諸難明之義
賴有許氏書耳

足部多部無路字

說文言部該離別也从言多聲讀若論語路予之足周景王
作洛陽該臺今論語有啓予足句按爾雅釋言該離也是許
氏本爾雅為訓也凡曰讀若者擬其音也足部多部無路字
此或壁中古文方言云路跌蹙也注跌蹙偃地也江東言路
廣雅蹠蹠路蹠也文選文賦蹠蹠注俱以路蹠為蹠蹠字則
皆與論語義不合也按論衡四諱引論語作開予足開予手
開與啓通則今文作啓是也又按漢書諸侯王表周有逃責

讀書雜釋

卷十三

二

之臺服虔注根王負責逃此臺因名之劉德注洛陽南宮該
臺是也該與該通集韻云凡門堂臺榭別出者曰該是亦以
離別為義戰國策出該門也注該別也晉書載記劉曜傳該
門且空注謂別門也其證也

笑字从天不从犬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有固執難通之義如竹部笑字徐鍇則
缺此篆徐鉉則據孫愐唐韻以補之云唐韻引說文云喜也
从竹从犬而不述其義李陽冰刊定說文从竹从天義云竹
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段氏力議其妄引顏元孫干祿字
書張參五經文字以為竹下从犬之據茲詆楊承慶字統異
說所云从竹从天竹為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之不可信兼按

此說不始於楊承慶也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林云笑喜也从
竹从天天聲竹為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也是楊承慶之所本
也呂忱晉人去漢不遠必有師說且以竹會意以天諧聲與
六書之指無所乖謬彼玉篇唐韻之从竹下犬安知非唐刊
本之誤至顏元孫之干祿字書張參之五經文字亦有不能
盡合於古者矣漢書薛宣傳谷永傳敘傳上作关集注云关
古笑字史丹傳外戚傳作咲集注亦云咲古笑字关咲雖俗
文無足據然其體皆不从犬又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多作笑
不獨唐元度九經字樣之有笑笑二體也竊謂漢人訓詁之
書既百不存一說文古本又不可見讀書者於此蓋闕如耳
佛字以隱蔽為義

讀書雜釋

卷十三

三

說文人部佛見不審也繫傳作見不誤也蓋古從弗之字多
以隱蔽為義車之弗為車蔽衣之紉為蔽膝山之弗為山脊
道人自隱蔽則必曲以自全故拂弗俱為矯戾隱蔽則不見
故芾亦有小義芾字从市說文云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
市以象之經典通用芾紉紉紉芾字同一段借紉紉以同聲
芾紉芾則聲義皆兼以皆有隱蔽義也

厲早石也漢書注誤作阜

說文解厲字云厲早石也段玉裁曰早石剛於柔石者禹貢
厲砥砮丹大雅取厲取鍛兼謂解早為剛良是古微書引春
秋考異郵曰早之言悍也文選鵬鳥賦注云捍與早同是悍
之從早亦以剛為義與上底柔石也文正相承漢書枚乘傳

磨礮底厲注作厲阜石也乃形近之譌說文無阜字

厲讀為賴

論語未信則以為厲已也集解引王肅注厲病也釋文引鄭注曰厲讀為賴此非改字異義所以正音也按說文厲字从厂厲省聲厲或不省从厲得聲則不當讀如力制切其為賴音無疑矣故說文無癩字今疫癩字即癩字也史記刺客列傳范雎蔡澤列傳漆身為厲索隱曰厲癩病也又曰厲賴聲相近莊子齊物論厲與西施釋文引司馬注云厲病癩戰國策韓非子癩人憐王癩亦癩也左昭四年遂城賴公穀作遂城厲漢書地理志注亦云厲讀曰賴蓋此字本同音其力制切者非厲之本音也其以厲為癩字者厲即癩之省文段借也衛風淇厲與無

讀書雜釋

卷十三

四

厲讀為列烈裂連刺

厲之讀賴有明徵矣而去入通音則又有讀為列烈裂刺等音矣聲轉字異有讀為連者矣今疏證其義如左俾學者知古人音訓相生之義而無惑於經文字畫之異焉按厲烈音訓相生周禮山虞為之厲禁司農注云厲遮列守之司隸掌王官與野舍之厲禁注云厲遮列也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注云厲墳塋遮列處又如猛厲剛厲俱轉訓烈禮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云有

烈山氏左昭二十九年傳作烈山氏周禮宗伯注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釋文云厲本作列厲烈相通故厲與痢亦相通公羊傳曰大瘡者何痢也是諸書札厲字皆痢之段借也又都人士垂帶而厲箋云厲字當作裂左傳肇厲內則鄭注作肇裂是又以厲為裂之段借也又方音不同轉入平聲故厲山烈山史記正義引世紀作連山氏又橫紐作入聲故秦本紀厲龔公又作刺龔公也

雷厲溜

說文解雷字云屋水流也从雨雷聲厲字云厲中庭也从广雷聲溜字云溜水出鬱林郡从水雷聲左傳三進及溜釋文云溜屋雷也爾雅釋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郭注云從上

讀書雜釋

卷十三

五

雷下釋文云雷本又作溜詩疏引李巡注水泉從上雷下出經傳注雷作溜者止此漢書枚乘傳泰山之雷王莽傳繞雷之固文選左思魏都賦上累棟而重雷齊龍首而涌雷吳都賦玉堂對雷繞雷未足言其固謝惠連雪賦緣雷承隅及陸機潘岳詩雷字亦數見自唐宋以後始皆作溜無作雷者亦按簷雷之雷以雷為本字溜為音近段借之字厲為或體之字劉向九歎云刺譏賊於中厲兮王逸章句云厲堂中字央也又爾雅釋宮床厲謂之梁是厲為雷之或體也禮記檀弓池視重雷注云如屋之有承雷也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官中有承雷云以銅為之疏云重雷者屋承雷也以木為之承於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雷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雷諸侯去後餘

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今俗所謂閣漏是也釋名釋宮室云雷流也水從屋上流下也中央曰中雷古者窳穴後室之雷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雷下之處也公羊哀六年傳注中央曰中雷疏引庾蔚之禮記月令說曰中雷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因名中室為中雷也今俗謂之開天窗燒片瓦空其中俗謂之屋漏是其遺意也又按景純爾雅注沃泉從上雷下文選束哲補亡詩濛濛甘雷注云凡水下流曰雷故山中石溜亦皆名雷也今人於中雷外字無作雷者是以古人假借之字為正字而不識本字也

鐺即劉字

說文無劉字徐鉉曰疑鐺即劉字也从金从牙刀字屈曲傳

讀書雜釋

卷十三

六

寫誤作田鉉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又曰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相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服虔注云金刀莽所鑄之錢顏師古曰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是劉字作刀無疑叔重漢臣其書亦不應無國姓此自傳寫之謬耳近世好古之士緣說文無劉字遂篆作鐺此不可也又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晉銅尺銘十九字中有鐺歆銅尺字當亦近人依託偽造之器也

劉或从卯

說文卯為春門卯為秋門及管子春三卯秋三卯之說則卯卯二字意義迥異劉字留字昂字非字柳字說文俱从卯得聲不應从卯矣然劉公簠劉字从卯留君簠留字从卯阮雲臺相國鐘鼎彝器款識云此俱从卯叔獨敦留旁亦从卯蓋卯有茂音留字从之得聲古不从卯石鼓柳字从卯可證也蕭按此說良是亦見金石文字之有功於經學也白虎通五行篇云卯者茂也史記律書云卯之為言茂也亦卯有茂音之證也尚書帝命驗云卯金出軫注云卯金劉字之別王莽傳云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又云卯劉姓所以為字也詩維參與昂毛傳云昂留也釋文云昂亦名留今韻書入巧部按毛詩十月之交篇卯與醜為韻小星篇昂與稠猶為韻泮水

讀書雜釋

卷十三

七

篇茆與酒老醜為韻知古人卯卯同部音義本展轉相生其字亦多假借通用劉益或體从卯也偶閱惠定宇九經古義因以見開所及廣其義所未備者如右焉

已巳無兩字

已午之已說文作巳解云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為蛇象形又云巳用也从反已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按意已實象形別無終已之字漢書以字皆作巳顏師古曰巳古以字是也樊安碑曰致中興北海相景君銘授巳符命孔宙碑躬忠恕及人曰加几司農劉夫人碑導男訖口變几為久徐鉉說文新修字義云以說文不從人李斯刻石文如此後人因之然皆以巳未變篆體也自孔鮒

碑臣愚以爲始變目作以又事已即去復變目爲已然曰事已即去則是事終已而去之意固即已午之已非變目用之目爲已也堯庶碑已章聖德又報已嘉瑞又教我已德厲我已仁楊著碑皆所已紀盛德傳無窮者也始變以作已蓋以已目音近因段借用之非與已午之已有兩字亦非以目訓用之字可作已此偶段借用之非正字也且堯庶碑立於永康元年楊著碑立於建甯元年是永壽延熹之間尙未有段已爲目者其他經籍以作已者皆東漢以後傳寫之本訛舛已多難可憑信今就班固漢書許慎說文及永康以前漢碑文攷之猶可知已午之已即終已之已與目以字義不相通段借用之則可耳曰何以明已午之已即終已之已也曰史

讀書雜釋

卷十三

八

記律書曰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漢書律歷志已音盛於已太元元數辰已午注云已取其已盛淮南子天文已則生已定也風俗通祀典說禋字云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釋名釋天云已已也陽氣畢布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是漢魏通儒皆以已午之已取終已爲義不獨說文陽氣已出陰氣已藏爲可據也又終始相生已又可轉爲發端之詞白虎通五行云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已已者物必起今之以已爲發端詞者本起意也今欲以已午之已與終已之已分爲二字則未申二字能與未然之未重申之申別爲二字乎惑亦甚矣自唐人失音訓之學廣韻始分爲二字曰已止也甚也又曰已辰名邨俗師儒不得其意義始以有鈞

挑者爲終已字無鈞挑者爲辰已字是真許叔重所謂鄉壁虛造者矣或又曰子以辰已之已即終已之已則辰已之字讀如祀音今終已字亦將讀如祀音乎抑辰已字亦讀如以音乎曰古人方音不同故有一字而數音者非其音異而點畫訓詁亦異也古目已祀音本相近詩維天之命正義引譚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文心雕龍練字又云子思弟子於穆不祀此可知子思當時已讀爲詳里切如今祀音故仲子遂以爲不似毛氏亦以已似祀本音同段借之字故從其說而不用其字今讀於穆不已爲以音者有其義失其聲也推此則易損卦已事過往虞仲翔讀爲祀事過往云祀祭祀亦以已祀爲段借之證也曰何以知已午之已

讀書雜釋

卷十三

九

古亦讀如祀音乎曰毛詩有之矣似續妣祖傳云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毛氏以似嗣音訓相生訓似爲嗣箋以爲音同段借故訓爲已鄭改其義非改其音故知已午之已亦讀如祀音也

說文引經不一家

張氏畊古韻發明謂說文人部引詩屢舞倭倭女部引詩屢舞斐斐說文援据毛詩今詩作倭與說文合是毛詩本字不知何家因方音轉聲段借斐字說文於倭字下既引毛詩必不復於斐字下引他家自亂其例爲後人所加無疑按此未明乎許氏書之例者也說文如此類甚多口部引詩犬夷咽矣馬部作昆夷駮矣口部無然咄咄言部作無然詛詛口部

嗜沓背憎人部作傳沓背憎走部不敢不越足部作不敢不
踟蹰部挑兮達兮又部作岌兮達兮言部詵詵兮 部作辭
辭兮見釋文足部管磬踟蹰金部作磬筦鏘鏘如此類者不可
枚舉他經亦然如以往吝以往遴之類蓋漢時經文師儒傳
授不一周禮有故書儀禮有古文書有古文論語孝經有古
文詩有四家各守其師說鄭康成許叔重在諸儒中尤為精
深博大盡通羣經之說而折衷之康成箋詩多與毛傳異義
蓋毛詩較三家為近古故許鄭以之為宗而其說有未安者
則兼採三家以明之臧玉琳經義雜記陳見桃稽古編惠定
宇詩經古義段懋堂詩經小學陳恭甫左海經辨諸書言之
甚詳康成箋毛詩而用三家之說不為自亂其例今叔重自

讀書雜釋 卷十三 十

序其書曰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凡楊雄司馬相如
董仲舒衛宏劉向諸人之說靡不搜采當日三家詩林立學
宮反不得為信而有證乎故蕭謂許氏所引詩與今文異者
皆本之三家自序云詩毛氏者從義之多者言之也蓋古人
著書例寬而義精今人著書例嚴而義濫不得據今人繩古
人書也

鈞古韻字

說文新附云韻和也从音員聲裴光遠曰與均同未知其審
蕭按此古字亦作鈞鈞均古通用經籍無韻字漢碑亦無韻
字蓋起於魏晉之間字書以為始於陸機文賦采千載之遺
韻或託言於短韻亦非也稽康琴賦已云改韻易調奇弄乃

發然其時偶見文人集中自韻書行此字遂為專用之字而
古字不可識矣國語周語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
鈞韋昭註曰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為
鈞法又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注亦曰均者均鐘木
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鐘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
有之又注度律均鍾云均平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
鍾和其聲又注細鈞有鍾無鈞大鈞有鈞無鍾云鈞調也按
此隨文解之其實同為鈞音之木平亦調也賈誼惜誓二子
擁瑟而調均兮王逸注云均亦調也文選張衡思元賦考治
亂於律均兮注云均所均聲也又引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
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茲引宋均注曰均

讀書雜釋 卷十三 十一

長八尺以調六律五聲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同各書注中亦
未明指為古韻字至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注始
曰均古韻字也鵬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茲引
晉灼子虛賦注曰文章段借可以協韻均與韻同而後裴光
遠之言始信而可徵矣蓋均本均音之木長七尺長八尺其
制不可知然其為調和五音之用無可疑也魏晉以後始亡
其器然其義猶存故借為調和聲音之訓廣雅曰韻和也是
其義也旁推交通而源流可睹矣

安即緩字或體

廣韻安字他果切安也集韻吐火切此唐以後音非古音也
說文無安字糸部緩字从糸从安安諸曰當从爪从安省籀

謂此說文漏義安即綬之或體也爾雅釋詁安綬同訓安詩楚茨傳儀禮注皆云安安坐也臣瓚漢書注安安也夏小正綬多士女綬安也逸周書諡法解綬安也同訓則必同音从爪从女皆無他果切之理蓋从爪即升車正立執綬之義从女以女諧聲也植弓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云退或為安釋文作追云音退本亦作退追與綬音近退與綬訓柔義近追綬音近故追為安之假借是安與追音近也爾雅釋詁釋文引字林云安他罪反是安與退亦音近也曲禮國君綬視注綬讀曰安儀禮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注古文安為綬漢書燕刺王旦傳集注安古綬字是安為綬字或體之明證也今人執唐韻他果切於讀綬如隨音者展轉而相誤矣

讀書雜釋

卷十三

三

平即丕字

說文解丕字云丕从一丕聲蓋一在不字之中閒三國志闕澤言不及十年丕其沒矣以字意之不十為丕後人以一字移不字下闕澤之言遂不可解矣蓋不字古音丕左氏秦不茲釋文作秦不茲是也後漢書耿秉傳與大醫令吉丕注云丕或作平漢書匡衡傳集注云丕字或作本皆以十字在下故與平字本字形近相譌也

讀書雜釋卷第十三

讀書雜釋卷第十四目錄

六合徐真學

鐘鼎彝器款識

諸旅昂敕字說

漢碑

後漢人譌敕為勅

癘字借為砥厲字

假爾遐邇省字

釀錢

文選

楊雄甘泉賦

司馬相如上林賦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射干有二

司馬相如封禪文丕字 稽康養生論豚魚解

讀書雜釋

卷十四

一

雜記

庚信對燭賦

庚信小園賦

涵字活用

塑字不見經傳

當家

說文無巔字

杜詩船字作衣領解

晉時關差名目

到船過船為古語

讀書雜釋卷第十四

六合徐鼎學

鐘鼎彝器款識

諸旅高敕字說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載諸旅鬲文曰諸旅作尊鬲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敕薛釋云敕得非人君所賜而著其敕命邪然敕自唐朝方用此周器也而謂之敕不可得而攷矣雍按詩楚茨既匡既敕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摺辭以敕之云云說文云敕誠也蓋敕者自上命下之辭周時已有之見於經籍者如易噬嗑之勅法書多士之勅殷命終于帝周禮飭百工月令飭有司師古漢書注知周時已有此語也至

讀書雜釋

卷十四

一

漢時人官長行之據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漢書凡數十見陳咸傳言公移敕書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為敕曰又晉書何曾傳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則晉以前固上下通用之至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敕字見殺則是南北朝時朝廷始專之而臣子不敢用此鬲或祭祀用之託於祖考命子孫者或出於尊長之賜亦可云敕不必人君所賜而始著其敕命也釋名釋書契曰敕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然則敕固書契之一事邪又詩毛傳敕固也書孔傳敕正也廣雅釋言敕謹也其或戒子孫以正固警飭之義尤於古人銘器之道為得也

漢碑

後漢人譌敕為勅

勑又按敕之从束从支蓋取約束而加以支誠之至也後漢人始譌為勑今易書詩經文皆作勑者沿蔡邕石經而未嘗改也說文敕字在支部勑字在力部曰勞也从力來聲陸德明釋文條例曰來旁作力俗以為勑勑字說文以為勞係之字如此之字改便驚俗正不可不知爾顧南原隸辨云誠敕之勑从支从束擊馬之敕乃从束本是兩字後人譌敕為勑又譌束為來展轉相譌遂以勞勑之勑為敕此說足以破六經正誤之謬矣蓋此字前漢人猶作敕漢書諸列傳凡數十敕字可攷後漢書始變為勑今華山廟碑史晨後碑唐公房碑衡方碑作勑碑皆後漢人所書西漢石刻絕少無可攷耳

讀書雜釋

卷十四

二

徐浩古迹說以華山廟碑為蔡中郎書知其作勑者與石經同誤也

癘字借為砥厲字

厲字借為疵癘之癘經典多有之矣而借癘字為砥厲之厲則漢碑中多有之衡方碑砥仁癘口武班碑口癘吏士鍾繇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上表有云今征南將軍運田單之奇癘憤怒之眾皆段癘為厲知古人通假之例最博也

假爾遐邇省文

漢碑中凡遐邇字多作假爾蓋假為遐形聲相近之字爾為邇之省文詩假樂禮記作嘉樂左傳傳瑕史記作甫假

釀錢

漢碑中多列醜錢人姓名或稱字今鄉里修建祠宇橋閣多用此例又子孫置買塚地多刻石紀其原起立條約漢碑已有之隸續載真道塚地碑中有真道字直中以錢八千云云是紀原起之例也又有子孫但得宿山居留不得爭舍地云云是置條約之例也

文選

楊雄甘泉賦

文選甘泉賦正瀏濫以宏恂兮注孟康曰瀏濫也服虔曰恂大貌音敬善曰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蒲按服云恂大貌蓋以恂為傲之借字李善承孟康瀏濫也之注而謂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望文生義殊為不詞上云仰橋首以高視

讀書雜釋

卷十四

三

今目冥眴而亡見下云徒徬徬以徬徬兮又云據軒軒而周流兮皆從眺望生義此句下云指東西之漫漫亦當從眺望生義淮南原道訓劉覽徧照高誘注云劉覽回觀也又云劉讀留連之留此瀏濫即劉覽之通段字正謂高視而亡見回觀而宏傲者又東西之漫漫也舊說非 又皋搖泰一如淳注皋擊皋也積柴於皋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皆神名蒲按選注當云張晏作招搖纒分明蓋如淳漢書本自作皋搖故有擊皋之訓張晏漢書本自作招搖故有神名之訓文選從如淳本錄注家又采張晏注故謬亂耳今漢書作招繅泰壹繅與搖同壹與一同又登椽樂而和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注服虔曰椽樂甘

泉南山也凌兢恐懼貌蒲按登椽樂和天門馳閭闔皆指地言則入凌兢亦當指地言若云入恐懼貌則不詞漢書顏師古注曰入凌兢者亦寒涼戰栗之處也得之矣蓋由椽樂而天門而閭闔而凌兢皆等而益上之詞

司馬相如上林賦

上林賦載雲罕句漢書注引張揖云罕畢也文選注曰車也蒲按此畢非詩序齊襄公好畢弋之畢彼乃爾雅嗚謂之畢所以掩兔也此則車名按晉書禮志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旄旄頭畢罕並出西京雜記輿駕祠甘泉汾陰畢罕御馬亦曰旂名蔡邕獨斷前驅有九旂雲罕闕戟皮軒梁武帝紀齊帝命帝乘金根車駕六馬置旄旄頭雲罕又張平子東京賦

讀書雜釋

卷十四

四

鸞旗皮軒通帛精飾雲罕九旂闕戟輻輳注云雲罕旂旗之別名也潘岳藉田賦五輅鳴鑿九旂揚旒瓊鈸入葉雲罕曉講注云雲罕幡也曉講盛貌又采簡文帝大法頌序雲罕乘空句陳翼駕南郊頌序雲罕徐迴鳴鏡韻響皆車旂之名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射干有二

按射干之說有三文選子虛賦其上則有鸞雛孔鸞騰遠射干注引張揖云射干似狐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子虛賦司馬彪郭璞等注亦云射干似狐而小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六引廣志云射干巢於絕巖高木也此皆解為獸名楚詞愍命握荃蕙與射干兮注云射干香草上林賦稟本射干選注郭璞注云射干十一月生香草也引司馬彪亦云射

干香草又高唐賦青荃射干注引郭璞上林賦注云射干今江東呼為烏筴此皆解為草名神農本草云射干亦名烏筴一名烏蒲名醫別錄云射干一名烏髮一名烏吹一名草薑廣雅釋草云鳶尾烏筴皆不言其香鼎謂射干為香草王逸郭璞司馬彪之注非漫言也易通卦驗云冬至蘭射干生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蘭與芸荔皆香草知射干固其類也 又大戴禮勸學篇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西階百仞之淵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荀子勸學篇語與大戴禮同楊倞注云本草藥名有射干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竊按本草圖經云高二三尺而戴記荀子

讀書雜釋

卷十四

五

俱云莖長四寸抑同名而異物歟

司馬相如封禪文平字

鼎嘗言不字一在不字之中開字本作不偶讀司馬相如封禪文王者之不業句文選五臣注作平今本作卒按此本作平與平字卒字形近故譌也武進李兆洛駢體文鈔从平

稽康養生論豚魚解

養生論豚魚不養句注引神農本草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豬肉損人與豬同又曰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竊按注皆誤此豚魚謂河豚魚也有毒殺人故曰不養

雜記

庾信對燭賦

庾信對燭賦銅荷承淚蠟吳江吳兆宜注引拾遺記周穆王有鳳腦之燈水荷以蓋其上按所引非也彼云荷蓋其上則非承淚蠟之物今人於燭下以圓銅片承之即此物形圓故得名銅荷與下句鐵鍊染淨烟為類

庾信小園賦

小園賦云鎮宅神以種石吳兆宜注云荆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為鎮宅真按此即史游急就篇所謂石敢當也急就篇注云衛有石碯鄭有石癸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亦以命族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淮南萬畢術埋丸石於宅四隅棊桃核七枚則鬼無能殃也繼古叢編云吳民慮舍街衝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鐫曰石敢當以寓厭

讀書雜釋

卷十四

六

讓之旨今居民於牆隅置片石刻泰山石敢當五字其由來遠矣

涵字活用

今人以涵為響自宋人始偶思涵字有活用者甚妙據遺載江南李氏官中詩紅錦地衣隨步綉佳人舞徹金釵涵范石湖詩不管低聲釵燕涵皆謂釵墮也又涵字皆謂自上垂下有作橫轉用者蕭至忠詩云市地金聲初度曲周堂玉涵好傳杯言杯之周一轉也又按響字力救切無讀作平音者今邨俗師儒讀如響音誤也然攷淮南子半籠天地注云半讀如屋響之響楚人謂半為響是古亦有此音矣

響字不見經傳

今世捏土肖鬼神象曰埭亦作塑此字不見經傳漢魏六朝碑版亦不見始見於廣韻云像也元稹詩有匡牀坐如塑之句宋以後詩人多用之又程子語錄謝顯道云明道端坐如泥塑人此唐人俗字也

當家

酉陽雜俎魏貞謂周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皓因拜之為叔今北人皆呼同姓為當家是古語猶存又范石湖詩邨莊兒女各當家

說文無巔字

說文無巔字所云山巔猶之山頂山腰山額山足也徑作巔字有何意味山領亦然

讀書雜釋

卷十四

七

杜詩船字作衣領解

錢牧齋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云舊注以船為衣領不上船是披襟見帝大謬又引字書引續演繁露云蜀人呼衣繫帶為穿俗因改穿作船以證杜詩舊注之誤按此皆不識衣領訓船之故而相與駭而怪之舟之為言周旋也詩曰何以舟之故衣服之般冠履之履行艘之艘字皆从舟聲章聲厲字皆从般取舟旋盤旋為義衣領循人頸而旋之故訓為船舊注非無所本且此詩汝陽三斗始朝天脫帽露頂王公前皆形容醉中狂態不必實有是事披襟云云何謬之有牧齋謂被酒不能上船須扶掖登舟試思扶掖登舟不必定是醉後亦不得謂為不上船也至俗語著衣為穿衣不必定是蜀

人亦與船字無涉皆妄說也

晉時關差名目

潘安仁上客舍議有云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即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高第賢察品即如今之關差也

到船過船為古語

今舟子長工以篙回船謂之到六朝時已然蕭子良台使表云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先過已船

讀書雜釋

卷十四

八

讀書雜釋卷第十四

序目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德清俞樾撰樾有羣經平議三十卷已自為序錄矣及諸子平議成又序其端曰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雖以申韓之刻薄莊列之怪誕要各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如後人剽竊陳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書往往可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故讀莊子人閒世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即世之段字謂牽引也而詩七月篇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之義見矣讀賈子君道篇曰文王有志為臺令匠規之而詩

諸子序目

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之義見矣讀管子大匡篇曰臣祿齊國之政而知尚書今文家說大麓古有此說讀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恩術葆而知春秋左氏傳齊人來歸衛俘字固不誤讀商子禁使篇曰騶虞以相監而知韓魯詩說以騶虞為掌鳥獸官亦古義也讀楊子吾子篇曰如其智如其智而知論語如其仁如其仁非孔子之許管仲以仁矣讀楊子五百篇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而知偽孔傳鮮莪生魄之誤讀商子賞刑篇曰昔湯封於贊茅而知白虎通謂湯居穀熟之非讀呂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閉地陽氣且泄而知月令以固

而閉地氣沮泄之文有奪誤也讀淮南子時則篇曰大禱祭于公社而知月令大割祠于公社割乃周之誤字周乃禱之段字禱祠即禱祭也凡此之類皆秦火以前六經舊說孤文隻字尋繹無窮烏呼西漢經師之緒論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段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頗到錯亂讀者難之樾治經之暇旁及諸子不揣鄙陋用羣經平議之例為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今錄其目於左方

諸子序目

- 管子平議六卷
-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 老子平議一卷
- 墨子平議三卷
- 荀子平議四卷
- 列子平議一卷
- 莊子平議三卷
- 商子平議一卷
- 韓非子平議一卷
-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 董子春秋繁露平議二卷

賈子平議二卷

淮南內經平議四卷

楊子太元經平議一卷

楊子法言平議二卷

是書也成與羣經平議同置函中未出也及羣經平議刻成而此書亦遂不自秘稍稍聞於人諸君子聞有此書乃謀醵錢而刻之經始於強圉單閼之歲至上章敦牂而始觀厥成蓋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也詩不云乎無德不醕輒仿漢人碑陰之例書其名字焉曰潘君霽字偉如曰李君鴻裔字眉生曰吳君煦字曉帆曰

諸子原目

三

吳君雲字平齋曰郭君德炎字日長曰劉君佐禹字治卿曰沈君璋寶字書森曰陳君其元字子莊曰馮君渭字少渠烏呼成書難傳書不易諸君子之刻此書將謂此書足以傳乎抑愛越而姑以徇其意乎越固不足以知之

諸子平議目錄

管子平議六卷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老子平議一卷

墨子平議三卷

荀子平議四卷

列子平議一卷

莊子平議三卷

商子平議一卷

韓非子平議一卷

目錄

一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董子春秋繁露平議二卷

賈子平議二卷

淮南內經平議四卷

楊子太元經平議一卷

楊子法言平議二卷

諸子平議卷一

德清俞樾

管子一

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牧民

樾謹按禮義廉恥非由修飾飾當讀為飭詩六月篇戎車既飭毛傳曰飭正也飭四維者正四維也飭與飾古通用易雜卦傳蠱則飭也釋文曰王肅本作飾禮記樂記篇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復亂以飾歸竝其證矣

順民之經

子一

樾謹按順當讀為訓訓民之經言教訓其民之道也古順訓通用尚書洪範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微子世家訓竝作順是其證

不璋兩原則刑乃繁

樾謹按尹注云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尹氏據上文以說兩原是矣讀璋為章未得其字璋乃璋字之誤說文土部璋擁也經典多以璋為之呂氏春秋貴直篇是璋其原而欲其水也高誘注曰障塞也障塞即璋擁也此云不璋兩原正與呂氏春秋所云障其原者同義若

非誤作璋亦必改而為障矣

毋曰不同生

樾謹按生與姓古字通哀四年春秋經公孫姓釋文曰姓本又作生然則同生猶同姓也詩杜杜篇不如我同姓毛傳曰同姓同祖也尹注謂不與汝同家而生未達古義

無私者可置以為政

樾謹按政當作正詩節南山篇不自為政禮記緇衣篇作不自為正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名政徐廣曰政一作正是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可置以為

子一

一

正者可置以為長也與上文可立以為長下文可奉以為君文義一律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形勢

樾謹按祈當讀為盞說文血部盞以血有所剗涂祭也周官或以幾為之犬人職凡幾珥沈辜是也或以剗為之士師職凡剗珥是也或以祈為之肆師職及其祈珥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肆師之祈故書作幾小子之祈鄭云或為剗是知祈為段字矣依說文正當作幾凡作幾者盞之省凡作剗者音同也陸德明云剗音機也鄭注於士師職云剗珥

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岬此云所羊正毛者曰刳也尹注烹羊以祭故曰所羊北宋本作耳羊以祭耳即岬之壞字蓋以岬釋刳也刳岬雖有毛羽之別然散文亦通山海經中山經云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刳郭璞注曰刳亦割刺之名夫雞豚並言刳是刳岬通稱之證尹注以岬羊釋所羊未乖古義因岬壞作耳後人遂臆改爲烹并所字之義而亦晦矣

衞命者君之尊也
越謹按衞命形勢解作衞令其解曰令出而民衞之此作衞命雖於義亦通然非管子原文矣當據解訂

子十

三

正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越謹按形勢解曰所謂抱蜀者祠器也宋氏于庭據公羊祠兵左穀作治兵謂祠器即治器又據方言蜀一也謂抱蜀即老子所謂抱一其說祠字是矣至抱一之說終有未安抱一可謂之治道不可謂之治器一也影宋本第一卷音釋曰蜀音猶宋謂猶乃獨字之誤是固發矣發蜀不當音獨二也竊疑管子原文當作抱榻榻即積字也詩葛生篇傳榻而藏之釋文曰榻本作榻又作積是榻榻積三字通用古者國之

寶器皆積而藏之故論語曰龜玉毀於櫝中而陳國所分肅慎氏之貢亦藏於金櫝事見魯語抱榻不言而廟堂既修者言有德之君但謹守宗器恭默不言而廟堂之上已無所不治也榻字經典罕見故須音釋宋本音獨正爲榻字作音自字壞作蜀遂不可曉矣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

越謹按尹注曰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此未達問字之義也問猶言也廣雅釋詁言問也言爲問故問亦爲言飛蓬之問猶飛蓬

子十

四

之言也形勢解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然則蜚蓬之問即無度之言問字之義於此可見矣

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越謹按尹注曰裁斷也能斷大事眾必比之此未達裁字之義也裁讀爲材文選長笛賦裁已當過便易持李善注曰裁或爲材是裁材古通用國語鄭注曰材兆物章昭注曰材裁也材可爲裁故裁亦可爲材裁大者眾之所比謂材質大者容物必多也形勢解

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裁字竝當讀爲材謂天之材大地之材大人主之材大也若從尹注訓裁爲斷不可通矣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樾謹按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

管子

五

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夫令人貴美而懷歸不得云美人之懷即尹注之赴回難通知管子原文必不如是當據後解訂正

嗜戒勿怠後釋達殃

樾謹按既勿怠矣又何達殃之有勿疑夕字之誤嗜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嗜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樾謹按賓讀爲擯古字通用尙書堯典賓于四門鄭

注以賓爲擯是也主君衣冠不正則擯者亦不肅若上文云上失其佐則下踰其節矣

生棟覆屋

樾謹按生當讀爲笙方言曰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貌謂之笙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樾修

樾謹按刑當作形孝經形于四海釋文曰形又作刑荀子疆國篇刑范正注曰刑與形同成相篇譏夫奔之形是詰注曰形當爲刑是形刑古通用也惡之有形與喜之有徵文義正同尹氏解喜之有徵曰徵驗

管子

本

也必有恩賜以驗見喜無空然矣則惡之有形義亦然也韓非子難三篇引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是其明證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

樾謹按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外見魯峻碑化字隸書或作冰見夏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上好詐謀開欺

樾謹按尹注曰開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然隔礙與欺誑判然兩義恐非開欺並言之本旨開當讀為姦昭二十二年經文大蒐於昌開左穀竝同而公羊作昌姦是其例矣

道塗無行禽立政

樾謹按尹注曰無禽獸之行此曲說也禽獸之行謂之禽行已於文義未安况倒其文曰行禽乎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是禽與囚同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

子一

七

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積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

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

樾謹按無隱治與無蔽獄同義周官小宰職曰聽其治訟司市職曰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職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公羊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休解詁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曰王者反衛侯使還國

也是古人以治為訟之證然則隱治與蔽獄一也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樾謹按尹注曰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此注於義未安大德之人何至包藏禍心乎羣書治要引此作大位疑亦後人以意改之未足據也大德不至仁乃人之段字謂雖有大德而獨善其身不能及人也下文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即承此文而言惟不至人故不得眾人即眾也草木不植成

樾謹按植本作惠古德字也德與得通易升象傳君

子一

本

子以順德釋文曰德姚本作得詩碩鼠篇莫我肯德呂氏春秋舉難篇作莫我肯得並其證也此云草木不惠成即草木不得成以惠為得猶以得為德耳字壞作直因誤為植失其義矣宋本竟改作得則又非管子之原文也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樾謹按王氏引之曰致于鄉屬于字衍文然此文實非止行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

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自山交發深
屋也自猶眾也以屋覆眾是官之本義為館舍字也
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為引申義所奪乃別製从
會之館字說文自部有官會部有館歧而二之殆非
矣故古書每以官為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
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履注曰官
謂朝廷治事處皆即館字也此文官字亦然遂于官
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
之中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既布乃致
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即致令于君則

子一

九

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即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
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
字又疑鄉官鄉屬為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
不得無于字兩句既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
成義亦不得無于字轉展相加遂成此誤矣又按戒
篇曰進二字於里官尹注曰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
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
之夫管仲隰朋皆國之大臣乃令里官進之不亦褻
乎且果如此當云令里官進二子不當云進二子於
里官尹注非也官亦即館字里字亦後人不得其義

而妄加也此所謂官正鄭君注玉藻所謂朝廷治事
處者桓公進二子於官再拜頓首誠重之也後人不
達古訓率意增益或為鄉官或為里官大可笑矣
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樾謹按當作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足字與民
字相似而誤所字衍文

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
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乘馬

樾謹按正不正句上正字乃衍文也此承正地者而
言不正則官不理即謂地不正也今作正不正不可

子一

寸

通矣蓋涉上句長短大小盡正而誤疊正字耳下爵
位章云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
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理不正句亦衍理字此
承爵位正而言不正則不可以治即謂爵位不正也
今作理不正蓋亦涉上句然後義可理而誤疊理字
耳兩文一例其誤亦同皆宜訂正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

樾謹按太平御覽資治部引此文作百利得乃後人
不得其義而臆改也管子之意本謂百貨賤則百利
不得於是人人竭其智力以求利而百事反因之治

下文云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做則不失正申說此文之義百利不得則謀慮從此出事之所以生也又不得不盡力於所當務事之所以成也若百利皆得則轉以輕傲而失之矣後人不達此旨疑百利不得何以百事能治遂妄刪不字然貨賤何以得利其說殊不可通孫氏星衍王氏念孫反以為是由未詳繹下文故耳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
是誤以季絹三十三為句失其讀也此當以九字連

子

士

讀謂季絹三十三制而當黃金一鎰也儀禮既夕篇贈用制幣鄭注曰丈八尺曰制

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

是古字通也舉民數得亡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記錄之也是其義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

樾謹按十仞當為一仞一仞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仞則太懸

絕矣其說更詳見下條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為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此說是也上文云一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此即承上而言益知上文之誤王氏但知此文十字之行而不知上文十字之誤故其說猶未盡得也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

子

士

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樾謹按尹注以五尺見水屬上比之於山為義解曰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不知五尺見水與上文一仞見水相對為文尹注誠非也劉氏續曰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

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今按劉氏所說亦未得也十一勿見水數句王氏引之已訂正矣至此文亦有錯誤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此王氏所未及訂正也請合上文而具論之上文曰一勿見水不大潦然則一勿見水之地所患非潦也其輕征之故以早不以潦故一勿見水十分去一至二勿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勿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勿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

十一

七

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遇數目字往往錯說春秋繁露爵國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辯見本書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旱為潦以潦為旱兩義顛倒故不得其解且此文惟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兩句不誤劉氏反以為誤信古書之難讀也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樾謹按尹注曰縱其淫辟則昏愚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為善此注非也辟即闕之段借字闕與閉正相對此兩句之證即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亦此意也管子書與老子大指每相近

若是安治矣

七法

樾謹按上文云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下文云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上下文均無安字則此安字乃語辭也古書每以安為語辭王氏引之釋詞

十一

七

引管子書凡九事而不及此蓋亦誤以為寶字矣猶左書而右息之

樾謹按息猶滅也古人文字皆先書於竹風俗通曰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是也書竹故可滅去以左手書之之難而右手滅之之易其不成也必矣尹注曰息止也未得其義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主則不爰

樾謹按實乃寶字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下文曰不為重寶虧其命不為愛親危其社稷不為愛人在

其法不為重祿爵分其威皆非世主所及乃以為亡主殊不可曉亡疑當作良良字古作良闕其上半則為亡矣襄十四年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此稱良主猶彼稱良君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樾謹按尹注曰或曰觀當為勸然大戴記四代篇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觀字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即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說詳大戴記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凡將立事正彼天植版法

子一

卷

樾謹按尹注曰謂順天道以種植此義非也植乃惠字之誤古德字也惠字壞作直因誤作植矣管子原文本作凡將立事正彼天惠故版法解曰天惠者天心也周官師氏職鄭注曰在心為德觀天心之解知其字必作惠若作天植於義難通矣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樾謹按嗣讀為司尚書高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古字通也各得其嗣即各得其司尹注曰嗣續也失之

行啟養功官

樾謹按啟之與養二義不倫尹注曰謂禽獸之屬能為苗害者時啟逐之所以養嘉穀也斯亦曲說矣啟當讀為嘔莊子人閒世篇以下偏拊人之民釋文引崔注曰偏拊猶嘔嘔謂養也字亦作媼禮記樂記篇煦媼覆育萬物此云嘔養彼云煦媼覆育其義正同嘔即媼也養即育也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

樾謹按葉字無義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字是榮字之誤蓋榮華二字義本相近故管子言秋行夏政榮行春政華而淮南子言秋

子一

卷

行夏令華行春令榮文雖互易義實不殊也

器成於僂

樾謹按尹注曰冬行刑之時故成僂器此妄說也僂者參之段字說文三部參細文也器成於僂與下句教行於鈔同義鈔猶眇也皆謂始於微眇也參聲與翠聲相近故穆字從參得聲而昭穆或為昭穆穆公或為穆公然則以僂為參猶以穆為穆矣

動靜不記行上無量戒

樾謹按戒一字為句承止為義言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所當戒也

修春煠冬夏之常祭會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樾謹按會者飭之壞字修與飭義相近修春煠冬夏

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以

常祭食三字連讀解為常所祭常所食失其義矣

官處四體而無禮者

樾謹按處四體而無禮者與下文立四義而毋議者

相對為文尹注以官處二字連讀解曰官處謂處官

也失之

立四義而毋議者

樾謹按議讀為俄說文八部俄行頃也廣雅釋詁俄

子一

七

衰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為之明法解

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即大姦也是以義為

俄也此文又以議為之立四義而毋議即立四義而

毋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假借之

旨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

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

大夫請受變

樾謹按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

侯既五年而會至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

及五年即為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

適入至幼官圖十年作七年亦不可通合十年計之

則為七年就五年計之則即二年耳今以上下文求

之此皆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而使大

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

計五年之中止空閒二年適當未會之前一年及既

會之後一年立法周密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

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

一至則太疏闕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

重適入正禮義也傳寫之誤所宜訂正

子一

六

幾行義勝之

樾謹按說文八部幾精謹也幾即機之段字謂精謹

行義也行義二字平列賈子俗激篇此其無行義之

尤至者己尹注謂庶幾行義者非是

交物因方

樾謹按交讀為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謂

交質之物因方之有非是

出守不愼

樾謹按由疑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申開守陣

死亡不食

樾謹按會乃飭之壞字上文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今亦誤作食是其證也死亡不食當作死亡不飭禮記月令篇曰飭死事即此飭字之義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

樾謹按為詐當作偽詐為乃偽之假字兵法篇作不可數則偽詐不敢鄉是其證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樾謹按執讀為熱漢書陳萬年傳豪疆執服注曰執讀曰熱是其例也說文心部熱補也補即今佈字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無後患故不熱與上文審於

子一

五

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患義正相同尹注謂不恡執失之

慎將宿 五輔

樾謹按尹注曰傳送貨財必慎止宿其義甚為迂曲且上文修道途便關市皆二字平列則將宿二字亦當平列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止耳

貧富無度則失

樾謹按失當讀為軼廣雅釋詁軼過也言貧富無度則相過軼也尹注曰失其節制非是

士修身功材

樾謹按功讀為攻謂攻治其材藝也尹注謂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非是

修飢饉

樾謹按飢饉不當言修修乃備字之誤備俗作脩脩誤作脩又誤作修耳服法篇修長在乎任賢據後解則作備長此本書二字相亂之證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

樾謹按尹注曰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矣本文無君字注義非也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

子一

五

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並有其說在某某之文墨子經下篇言說在某某者七十八句蓋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珍怪其悅在文繡義並同此

毋監于讒 宙合

樾謹按毋監于讒義不可通監當讀為啗監本從啗省聲與啗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噍淮南子齊俗篇荆吳芬馨以噍其口噍即啗字蓋古或以監為啗因即監字而加口旁耳管子作監者啗之反字淮南子作噍者啗之俗字矣

不用其區區

樾謹按區字不當疊下文云不用其區句區者虛也
可知此文不疊區字蓋即涉下文兩區字相連而誤
衍耳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

樾謹按齊讀為濟荀子王霸篇以國齊義楊倞注曰
齊當為濟是其例也此言君但求正其國而無自濟
其私欲也尹注非

夫繩扶撥以為正

樾謹按說文艸部屮是刺也讀若撥此文撥字即

子一

圭

屮之段字刺也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為對文也荀
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為屮又或
以發為之考工記弓人曰菑栗不逆則弓不發
不依其樂

樾謹按依讀為殷禮記中庸篇壹戎衣鄭注曰衣讀
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然則管子書以依
為殷正齊言耳不殷其樂謂不盛其樂也說文鳥部
曰作樂之盛稱殷

業明而不矜

樾謹按業明而不矜謂業盛而不矜也淮南說林篇

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雖廣其威可損也

樾謹按北宋本損作須然則威疑威字之誤其威可
須言其滅亡可待也涉下文是以威盡焉而誤威為
威遂臆改可須為可損矣

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

樾謹按此本作夫植之正而不謬涉上文兩失字而
誤作失耳植而無能句文義未足疑有關文

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化隨也

樾謹按美乃善字之誤上文云夫植之正而不謬不

子一

圭

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此云所賢善於聖人者
即承上而言不容有異文

薄承漢而不滿

樾謹按說文水部洎淺水也字亦作洎此文薄字即
洎之段字廣韻博字注曰古有博勞善相馬博勞即
伯勞也然則薄之通作洎猶博之通作伯矣上句泉
踰灑而不盡與此相對成文泉是水之深者洎是水
之淺者因以薄為之尹注遂失其義矣

十日不食無儻類盡死矣

樾謹按無字衍文既云盡死矣不必言無涉上句七

日不食無國土而衍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

樾謹按而字並當作爲古爲字作兩故與而字相似而誤裏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執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其證矣

諸子平議卷一

子

十一

諸子平議卷二

德清俞樾

管子二

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八觀

樾謹按化變而不自知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句而衍

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

樾謹按上下二字疑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眾可食

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

萬家之眾然萬家或有盈有絀此復分別言之若在

子

十一

萬家以上者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者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樾謹按及當爲服服從及聲古或止作及與及相似

往往致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

文作子臧之及日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尙書呂刑

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

服卽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

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說詳羣經平

議此文士不及行當作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

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

樾謹按臣當依下文作人

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樾謹按兵字衍文也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

而亡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弱也

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

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則國居而自毀矣

樾謹按古謂坐為居如所稱居吾語汝之類是也居

子二

工

而自毀者坐而自毀也猶云坐而待亡也尹注曰居

然自致毀滅以居為居然文不成義矣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法禁

樾謹按議當讀為俄說詳幼官篇立四義而無議者

下俄者傾也卯也言法制平正而不傾衰則民不相

私也尹注曰君出法制下不敢議未達改借之旨

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

樾謹按列讀為裂裂亦分也列裂古通用五輔篇曰

大袂列即其證矣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

行者聖王之禁也

樾謹按但力事屬四字為句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

不以治職為事而其所竭力從事者惟在互為連屬

也私王官為句私君事為句言以王官為私以君事

為私也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為句夫乃法字之誤

言法本非其所宜行而其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

其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富

樾謹按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

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子二

三

絕而定

樾謹按絕猶截也釋名釋言語曰絕截也如割截也

穆天子傳乃絕漳水郭注曰絕猶截也是絕截義通

絕而定猶截而定謂調整齊而定也詩長發篇海外有

截鄭箋云截整齊也是其義矣

凡君國之重器重命

樾謹按宋本作右國當從之右讀為有後人不知右

之通作有而疑為君之壞字因臆改之耳

天道之數

樾謹按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已

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為速此云天道之數猶云天道之速與下句人心之變相對為文下云至則反盛則衰正是言天道之速也尹注謂天道數終是讀為數且幾終之數失之

國無怪嚴法法

樾謹按說文心部怪異也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國無怪嚴謂國無異尊與下文無雜俗無異禮一律尹注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是無怪為一義嚴為一義失其旨矣
况主倨傲易令

子二

四

樾謹按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况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

財無砥滯

樾謹按砥讀為底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蔽湫底杜注曰底滯也故以底滯連文

故善川民者軒冕不下倨而斧鉞不上因

樾謹按軒冕不下倨謂其人有善即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倨議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即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此因字

之義也尹注曰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擬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此說殊不可通豈上有私寵即可以軒冕許擬之下有私憾即可以斧鉞誅戮之乎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樾謹按六者謂之謀當作六者為之媒言君臣會合皆此六者為之媒也說文女部媒謀也廣雅釋詁文同是謀與媒聲近義通禮記禮器篇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為宣二年穀梁傳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作誰謂是為與謂古

子二

五

亦通用也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樾謹按瑕當讀為格古字通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以瑕于主人鄭注曰古文瑕為格瑕之為格猶瑕之為格也說文人部引書曰假于上下今書作格瑕之為格猶假之為格也令入而不至謂之格謂有所扞格而不得達也尹注曰君臣相閒故曰瑕未合入而不至之義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樾謹按尹注以遠古卑人連讀非也上文云凡論人

一第... 冊... 8... 5E3

而遠古者無高人焉則此文當以德行成於身而遠古爲句句末亦當有者字今奪之耳卑人也三字爲句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猶下文愚士也與上文無智士焉義亦相應也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樾謹按無論能之主當作無論能之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即直進之士也雖分爲二句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妄改爲主非管子

之舊矣

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兵法

樾謹按此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具其形謂國而文倒耳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樾謹按巧乃功字之誤王氏念孫已據七法篇訂正矣定乃正字之誤正讀爲政七法篇曰朝無政是也王氏未訂又以七法篇參考則此文尙有錯誤當作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朝無正則賞罰不明賞

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方與七法篇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文義相合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

樾謹按宋本作而獨行當從之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強以制

樾謹按尹注曰有制則強可縱然縱字殊爲無義當讀爲從襄十年左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強以制謂有制則強可服也古字縱與從通論語八

佞篇從之何晏集解曰從讀曰縱人知從之可讀縱

而不知縱之可讀從斯莫得其解矣

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

樾謹按疑當讀爲礙廣雅釋言曰礙闕也旁通而不礙言無隔礙也尹注曰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以本字讀之則與旁通之義不貫矣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樾謹按此本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盡而不意故能疑神與下文和合故能諾諾故能輯一律後人不達疑神之義

而妄增不字尹注曰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為神則神字與不能疑不相連屬其不辭甚矣

利適器之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

樾謹按諸敵字竝當作適利適器之至也用適教之

盡也尹注曰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教練之盡是其所據本作用適不作用

敵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適即承上二句為文乃用適誤作用敵尹注遂曰器既

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望文為說而

子二

八

不一檢上文何也今本因下作用敵遂并用適教之盡也亦改作用敵則又非尹氏所據之舊矣宋本尚

不誤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樾謹按出入異塗即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故足以傷敵尹注反云為敵所傷誤矣

不廣聞

樾謹按廣者曠之反字荀子主霸篇人主胡不廣焉

楊倞注曰廣或讀為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是其證也不廣聞者不曠聞也

詩何草不黃篇毛傳曰曠空也空與閒義正相近尹注曰廣求閒安則增出求字矣

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樾謹按尹注曰二公子謂諸兒子紂然上文曰夫國人憎惡紂之母以及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

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既云事未可知安知齊國之必屬諸兒子紂哉二疑三字之誤齊僖公止此三子

更無異人故曰非此三公子將無已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樾謹按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尹注曰更

子二

九

有所立不濟而死則增出死字矣疑管子原文本作奉所立而不廢上文云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此即所謂奉所立而不廢

涉上文事將不濟句而誤作不濟則不可通矣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

樾謹按兩君字竝指僖公言夷吾為君之臣則將承君之命為社稷宗廟之計不為子紂一人歿也尹注

曰言已立君臣之義誤以君臣連讀失之

賢者死忠以振疑

樾謹按振通作拒儀禮士喪禮扱用巾古文扱作振

是也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是拒與拭制同義此云
拒疑謂拭刷其疑也作振者段字尹注曰振救也未
得其旨

今彭生二於君

樾謹按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
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
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
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
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

子二

十

樾謹按反乃彼之壞字當以公若先爲句彼恐注怨
焉爲句彼謂施伯也尹注云若先反管仲是其所據
本已誤

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

樾謹按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
故尹注云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也莊子齊物論
篇誰獨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
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並用且
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而未引此
文故爲說之

召忽雖不得眾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樾謹按及乃友字之誤言召忽雖不得眾然其一二
死友亦足以圖我矣故下文管仲之言曰朋友不能
相合摻正釋桓公此疑耳

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紕也

樾謹按祿讀爲錄謂領錄其政也尙書堯典篇納于
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後漢書百官志引
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尙書官
矣鄭君注尙書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
政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子二

十

之說不合然管子書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
尹注不知祿爲錄之段字而云空食齊政之祿夫食
齊政之祿不可言祿齊國之政足知其非也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
兵革

樾謹按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卽上語而申
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
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樾謹按尹注讀不字絕句解曰以臣之意則不與君

同此說非也蓋此文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
用不而即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
使之也

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樾謹按尹注於臣字絕句解曰臣有病者君當慰問
之夫慰問病臣雖亦盛德事然何與霸業乎且病臣
又何罰之有此文問字疑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
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即其例也當讀國
病為句臣願賞而無罰為句言國家罷病臣願有賞
無罰以寬之也下文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子二

圭

曰諸行之管仲賞於國君賞於諸侯按賞於國者承
此文而言也賞於諸侯者承下文諸侯之禮而言也
蓋此兩節國與諸侯分言下又合并而言之耳

衛國之教危

樾謹按危當讀為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
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
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古字通也衛國之教危謂其政
教詭譎尹注以高危釋之非是

魯邑之教好適而訓於禮

樾謹按適當讀為爾說文攷部爾麗爾猶靡麗也然

則魯國好爾謂麗爾也正靡麗之意尹注曰適近也
未得其義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

樾謹按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
人小侯車百人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
先致者先至也致與至通

戰於後故敗狄

樾謹按戰上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
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
先字而言尹注誤以後故連讀解為地名非是

子二

圭

斬孤竹

樾謹按斬讀為斲文選長揚賦斲城斲邑李善引蒼
頡篇曰斲拍取也斲孤竹猶取孤竹尹注謂斬其君
則當云斲孤竹之君矣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樾謹按此即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
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
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
適得六是即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曰君當爲羣其說非也
乘馬篇曰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又云賈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工治容貌功
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君臣與官賈官工竝稱
則君臣猶言公臣耳襄二十九年傳公臣不足取於
家臣古君公通稱則公臣君臣亦得通稱又問篇曰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義亦同此古蓋自有
君臣之稱未可臆改也

令一人爲負以車

樾謹按尹注曰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然正

字二

古

文明言人爲負注乃云車爲負義不可通尹氏特疑
車非人所能負故曲爲是說耳今按車乃連字之誤
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
此云負連猶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
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連是其證也連
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
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樾謹按尹注曰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

當者罪之夫既爲供客之禮又何不當之有且義數
連文亦不可通義疑羨字之誤七臣七主篇歲有敗
凶故民有義不足王氏念孫謂義當爲羨正與此同
有所溢於正數之外是謂羨數費羨數而不當是妄
費也故有罪矣

又多不發起訟不驕

樾謹按尹注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
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於句讀未審也當以起字
絕句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
篇曰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即可證此文發

字二

古

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
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爲
矯國語周語曰其刑矯誣韋注曰以詐用法曰矯是
其義也下文云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字絕句其
下又云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衍而字奪起字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

中匡

樾謹按請致仲父者欲仲父就已飲酒也仲父猶仲
甫夷吾之字耳尹注曰仲父者尊者有德之稱桓公
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此說非是蓋自毛
公解尚父爲可尚可父鄭君亦以尚父爲尊稱後人

因疑仲父之稱猶尚父之比故有此說不知尚父亦字也初非尊稱說詳羣經平議

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樾謹按與讀為預一切經音義卷六曰預古文作與是也公預管仲父而將飲之猶襄十四年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也戒與預其義相近

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

樾謹按萃當讀為猝言由來者漸非起於一朝之猝然也尹注讀如本字而訓為萃集非是

夫鮑叔之忍不侈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小匡

子二

其

樾謹按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云鮑叔之仁下云其智正以仁智並言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蓋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改之不足為據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

樾謹按與以二字傳寫互誤當作以魯與戰言以魯國之師與齊戰也能字義不可通管仲以魯師與齊戰豈反使魯敗乎能當讀為乃以魯與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為也能與乃聲近故得通用淮南人間篇此何遽不能為福乎藝文類聚禮部能作

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並其證也

功足以德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樾謹按足乃定字之誤言鮑叔相小白而得國管仲奉公子糾以魯與齊戰而敗此非人事有優劣乃由小白得天而公子糾失天也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正作定可證也若依尹注說此文違戾甚矣

冀除其顛施

子二

七

樾謹按尹注解顛施之義殊不可通據國語作班序顛毛韋昭注曰顛頂也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然則此文冀字疑叢字之誤冀篆文作冀與叢字相似故誤也叢即今所用頌賜字亦或以班為之是故管子書以叢為班亦猶他書之以班為叢也除乃敘字之誤敘與序通叢敘即班序也叢誤作冀後人乃改敘為除以求合其義而不知其不可通矣

以待時乃耕

樾謹按時字絕句乃當作及字之誤也及耕二字屬

下爲義齊語作及耕深耕而疾穫之是其證惟齊語時下有耕字似爲衍文當據此刪

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樾謹按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矣因俗書總字作惣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無坐抑而訟獄者

樾謹按坐當爲挫言人有挫折屈抑則宜訟若無是而訟是好訟也故必有以禁之尹注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爲訟者非是

子二

太

樾謹按政乃征之段字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是其證也尹注非

存魯蔡陵

樾謹按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鄆陵疑此文蔡上奪築字陵上奪鄆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鄆陵又爲一事

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

樾謹按南字當在鄭字下管子原文本作割越地據宋鄭南征伐楚今本南字誤移在上則征伐楚句不成義矣齊語作遂南征伐楚其明證也

制冷支

樾謹按制乃制字之誤齊語作制令支韋注曰制擊也

暹粟而筮者屢中

樾謹按筮卽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筮是其證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笏正謂此類而蓬蒿藜藿並與

樾謹按藿乃藿字之誤卽藿字也莊子徐无鬼篇藿藿柱乎黽黽之徑釋文曰藿本或作藿

子二

无

樾載而歸

樾謹按樾字當從禾卽稭字也說文禾部稭蔡束也從禾困聲此作樾者又變從麤聲麤字亦從困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從木非是

培夏

樾謹按齊語作負夏古字通也尙書禹貢篇至于陪尾史記夏本紀作至于負尾卽其例矣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觴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

樾謹按尹注曰言何功而不成然正文止有何功二

字乃增益其文曰何功而不成殆失之矣據下文管仲請立隰朋為大行甯戚為大司田王子城父為大司馬賓胥無為大司理東郭牙為大諫而繼之曰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在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然則此文疑當作甯戚隰朋王子城父賓胥無東郭牙所謂五子者指此五人不數夷吾明桓公所以霸者皆由其相夷吾之力若止用此五人者則何功之有故下文曰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齊桓明君夷吾察相兩相得而成霸功非由此五大夫矣傳寫奪王子城父又誤東郭牙為鮑叔牙與後文

管子

卷二

五子不合遂并數夷吾為五子而何功之義不可解矣管子此篇多與齊語同蓋本齊國史之文齊語末云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自是當時公論為管氏之徒者取其文人管子書則獨歸功於管仲而他人不與焉以其書固管氏之書也今本錯誤大非其旨矣

晦夜而至禽側田算不見禽而後反

樾謹按尹注解田算不見禽為其田必見禽此非也田乃日字之誤算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見五子者在矣

樾謹按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當從之此作在者涉下夷吾在此而誤

諸子平議卷二

諸子平議卷三

德清俞樾

管子三

桓公不救裸體初胃稱疾病形

樾謹按尹注曰初猶摩也此訓未知所本楚辭離世篇情素潔於紉帛王逸注曰紉結束也初胃疑即結束之義亦若僖二十八年左傳魏犇束胃歟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棖

樾謹按尹注曰棖所以嚴飾之此未得其義也玉篇木部棖禹煩切絡絲變也或作簦說文無棖簦二字

管子

一

蓋即纒字說文糸部纒落也落與絡通廣雅釋器曰纒絡也此文棖字當訓為絡又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文本作於是令之棖鍾磬之縣陳歌舞竿瑟之樂故下文曰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即承此文而言也所謂棖鍾磬之縣者鍾磬本在縣更從而繫絡之使牢固也尹注飾字雖非而嚴字則是觀尹注以嚴飾為解疑其所據本正作棖鍾磬之縣故解為嚴飾若如今本則為縣鍾磬之嚴飾矣於義豈可通乎
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

樾謹按此本作楚取宋鄭而不知止即禁也故下文曰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後人因下文是禁字遂改不止為不禁而傳寫者又或誤合之故宋本作楚取宋鄭而不知禁也今本作不知禁則又因止禁連文於義重複故易止為知耳夫楚取宋鄭而不知者非不知也乃不能也不曰不能禁而曰不知禁是可見其文之誤矣下文曰知失於內兵困於外知失於內猶云計失於內此知字乃智慮之智非知識之知不得因此而疑本文之非誤也

東存晉公於南

管子

二

樾謹按此承上西伐秦北伐狄為文自秦而言則晉在東矣自狄而言則晉在南矣故曰東存晉公於南尹注曰自伐楚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此得東字之義而未得南字之義

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言

樾謹按上之字疑它字之誤它即他字也故尹注曰兼能正他國者王

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樾謹按伐乃代字之誤上文化人易代宋本代誤作伐即其例也管子原文本作世不謂貪言一世之人

不以爲貪也唐人避諱改世爲代因又誤爲伐耳國在危亡而能壽者

樾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能壽猶能保也晏子春秋雜下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亦猶保三族也說文土部塲保也古壽字作壽與塲字竝從壽聲故義亦得通矣

繼最一世

樾謹按繼乃彊字之誤草書糸旁與弓旁相似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耳下文云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宋本作彊最一代代卽世也然則此云彊

子三

五

最一世彼云彊最一代兩文正同此彊字誤爲繼彼代字誤爲伐而兩不可通矣

因其大國之重

樾謹按其字衍文下文因彊國之權因重國之形竝無其字

霸王不在成曲

樾謹按尹注曰在於全大體然成曲之義殊有未安曲疑典字之譌霸王不在成典言圖霸王者不必拘守成法也曲與典形近而誤國語周語警獻曲注曰曲樂曲也宋明道二年槩本如此今本曲皆作典是

其例矣

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

樾謹按齊讀爲濟詩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周易雜卦傳既濟定也定亦止也天下之兵可濟謂天下之兵可止也上文云彊國之兵可圍也圍亦有上義

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

樾謹按行此道也乃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注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作一句讀大謬王氏讀書雜誌已辨正矣尹解舉知人急爲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亦

子三

四

不然牧民篇地辟舉則民留處尹彼注曰舉盡也此舉字義與彼同舉知人急者盡知人急難之事也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

樾謹按離讀爲儷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貨鄭注曰離讀如儷偶之儷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儷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壻矣

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樾謹按尹注曰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然身任士職以家臣自代疑無是理卽有之亦私事無從核其數也士蓋

出字之譌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隸書出字或似士如貴之爲賣敷之爲敷皆是故古書士出二字往往相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詳言之

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

樾謹按尹注曰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此釋率字未得其義小匡篇曰十邑爲率十率爲鄉然則率子弟者率之子弟也下文曰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率子弟蓋當時有此名尹氏不達以謂由國子弟率之使然非其義矣國子弟與

子三

五

率子弟文正相對

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樾謹按冗乃問字之誤與上下文一律尹注不釋冗字則所見本未誤也

是其事

樾謹按是猶視也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卽其證也上云視其色此云是其事文異而義同尹注謂是正其事失之

邊信傷德

樾謹按尹注曰邊人失信故傷德也然邊人失信不

得謂之邊信於義殊不可通過當讀爲篤卽今篤字也玉篇竹部篤篤也然說文無篤字篤卽篤也篤信者小信也小信傷德正與上文小利害信小怨傷義一律尙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然則小信謂之篤信猶小德謂之蔑德矣顧命篇敷重蔑席孫氏星衍疏曰蔑俗從竹當爲蔑卽篤良音字據此知篤爲正字蔑爲段字篤爲俗字管子之篤信與尙書之蔑德文異而義同矣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

子五

六

樾謹按云字陳字皆絕句下而萬物化言天氣下行而萬物自化也下而萬功成言君道下行而萬功自成也王氏引之謂云卽運字得之謂上句下字涉下句而衍則非也兩句一律不得參差由失其句讀故耳

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

樾謹按妾人聞之當作妾聞之先人侈靡篇作吾聞之先人是其證

管仲對曰君請饗已乎

樾謹按尹注曰饗已謂有所饋饗而問未止也此注

於義未安疑獲字之誤隸書獲字或作獲見祝陸碑又或作獲見靈臺碑其左旁皆與獲相似缺其右旁因誤為獲矣請者問也儀禮士昏禮聘禮鄭注並曰請猶問也君請者君問也君請獲已乎言君有所問不得已而為此對也下文將懸言鮑叔牙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東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據宋本朱本注中猴字作柳訂正文猴字為柳字之誤又云柳者遯之段字引說文遯互令不得行以說其義並勝舊解惟讀我字絕句則

子三

七

猶未為得也此當以且暮欲齧為句我柳而不使也為句我者管仲自我也

用日維夢 參患

樾謹按尹注日用吉日襲吉夢此不然也雖武王伐商有筮襲於夢之說然亦偶然之事豈用兵者必以夢為主乎今按夢覺字依說文本作寤非此夢字夢隸夕部與夜篆相次其說解曰不明也然則夢之本義為夜不明故此以夢與日對用日維夢謂將於其日有事必先於其夜預為之計是所以用日者在夢故日用日維夢也因經傳夢字皆寤之段借而無用

其本義者故於此文莫得其解耳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 君臣上

樾謹按修與從二義不倫修乃循字之誤下文云下之事上也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正作循義從令可證此文修字之誤

上下相希

樾謹按希讀為睇說文目部睇望也上下相睇謂上下相望也故下句曰若望參表

其誠也以守戰

樾謹按誠當為成言人膏夫教成之後可用以守戰

子三

八

也涉上文賞在信誠句而誤為誠耳然誠與成古亦通用

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上云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此云法制有常則民散而上合兩文正相對散者散其朋黨也昔文王膺政於臧丈人而列士散植壞羣見莊子田子方篇此所謂民散即散植壞羣之義後人不達其旨而妄增不字非管子原文也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

樾謹按奉乃救字之誤上云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

也此云奔走而救其敗事不可勝救也兩文相對今誤作奉其敗事不特義不可通且與不可勝救句亦不合矣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樾謹按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身立德正即承此文立身正德而言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

樾謹按尹注曰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其說甚迂且如此則君食婦人之意非婦人食君之意

子主

九

矣會當讀爲餽周易豐彖詞月盈則會釋文曰會或作餽是古字會與餽通說文虫部餽敗創也婦人能餽其意者婦人能敗其意也正與下文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文義一律下篇云便辟不能會其意義亦同此

是故歲一言者君也

樾謹按周官冢人及葬言驚車象人司農注曰言言問其不如濃度者此言字與彼同義歲一言者謂每歲一言問其不如濃度者也下文云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言問亦有省察稽考之意尹注曰謂正歲

之朝布之縣象是未解問字也

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

樾謹按兩若字竝當訓乃小爾雅廣言曰若乃也國語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此文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己乃量能而授官授當作受周官典婦功職曰凡授嬪婦功司儀職曰登再拜授幣鄭注竝云授當爲受是古授受得通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謂量能而受

子主

十

官矣

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君臣下

樾謹按功當作貢說文貝部貢獻功也貢能於上猶上文言歸親於上也周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曰貢苟作功是功貢相通之證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

樾謹按尹注曰讓猶距也然此以治斧鉞治軒冕者言非以受之者言尹解讓字殆非其義讓當讀爲攘禮記曲禮篇左右攘辟鄭注曰攘古讓字是攘讓古字通也此文兩讓字竝當爲攘竊之攘不敢讓刑不

敢讓賞謂不敢讓竊刑賞之

穆君之色

樾謹按續漢祭祀志注引決疑要注曰穆順也穆君之色即順君之色下句曰從其欲從亦順也尹訓穆為悅未得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

樾謹按偏者市數卒者人數成七年左傳杜注引司馬法曰百人為卒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是也有偏卒之大夫蓋謂大夫之家有車徒者耳尹注未得

十三

十一

此先王所以明德用姦昭公威私也

樾謹按威乃威字之誤威者滅也劉氏續謂是戒字之誤非是

若稽之以眾風若任以社稷之任

樾謹按兩若字並當訓乃說詳上篇此承上文而言既稱德度功勸其所能乃稽之以眾風乃任以社稷之任也眾風者眾人之風諱尹解非是

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小稱

樾謹按尹注斷去惡充三字為一句解口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此說殊未安去惡充以求美名七

字為句惡充美名相對成文詩山有扶蘇篇毛傳子充良人也正義曰充者實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不肖者之充淮南子主術篇此皆有充於內高誘注故訓充為實然則惡充者惡實也正與美名相對求乃來字之誤上文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字正作來可證也去來亦相對成文去惡充以來美名謂自我而去者為惡實白人而來者為美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又可得乎上文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此皆惡之實也尹氏不知充有實義故失其解

十三

十一

樾謹按身上行之字蓋涉上文澤之身去之身審行之身審去之身四句而行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兩文相對今作之身者於義難通尹注曲為之說非是

酒食則慈四稱

樾謹按酒食則慈謂有酒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也或疑其當作辭非是

見賢若貨

樾謹按此本作見貴若貨與下句見賤若過相對成義謂見貴者則趨之若貨財然見賤者則若行者之

相過不相顧也因涉上句以攻賢者句而誤貴為賢
尹注曲為之說非是

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唯趣人詔

樾謹按鬪一作通詔一作訟竝當從之不友善士故
讒賊與通不彌人爭故唯趣人訟四句之義皆上下
相承而通與訟又韻也今作鬪詔則失其韻矣訟之
與詔以形似而誤鬪字則因注文而屬入者尹注云
其見人爭則恣令鬪無彌縫之心此自解不彌人爭
之意鬪即爭也豈正文有鬪字乎

遷損善士

子三

志

樾謹按尹注曰善士則遷改而損弃之疑正文及注
文損字均捐字之誤惟是捐字故尹氏以弃字足成
其義耳宜訂正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樾謹按應良天子義不可通良疑即養之壤字應之
言承也爾雅釋樂小者謂之應釋文引李巡注曰小
者聲音相承故曰應應承也說文手部承奉也然則
應養猶奉養也言耕以自養而以其餘奉養天子也
卷字闕其上半而誤為良尹氏曲為之說曰有時有
賦曰良謬矣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

樾謹按尹注曰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如注義則當
云今周公之法於文方足不得但云今周公也疑周
公二字乃用法二字之誤法字奪水旁止存太字與
公相借因誤為公後人因用公二字無諒安加口於
用下而為周字耳尹氏作注時文尚未誤故曰今用
法謂時所用法也後人據已誤之正文而改注文遂
并注義而不可通矣
而死民不服

子三

志

樾謹按此本作而民死不服言民至死不服也民死
二字傳寫誤倒尹注遂斷而死二字為句失之矣
若夫教者標炎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若夏之
靜雲乃及人之體鵬若藹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
流水使人思之

樾謹按動人心之悲當作動人心以悲與下文動人
意以怨一律古以而字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動人心以悲猶云動人心而悲也動人意以怨猶
云動人意而怨也今作之悲則不詞矣蓋涉上句有
之字而誤耳藹若夏之靜雲當作藹若夏雲之
靜與上秋雲句一律惟雲不能及人之體尹注增成

其義曰油然而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此曲說也疑管子原文木作藹然若夏雲之靜動人意以怨與上文標突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之體當在鵬然若藹之靜下鵬然句不可解疑當作寫然若高山與下蕩蕩若流水相對成文山字與篆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涉上文夏雲之靜句而行靜字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旁作諱耳鵬字字書所無乃寫字之誤因其字從穴從鳥篆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傳寫者誤從肉後人因從肉之字皆在左旁作月因變而為鵬矣墨子備城門篇有贖

子主

五

字即贖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墨子可以為證乃及人之體乃字衍文即及字之誤而複者也及讀為爰文選羽獵賦天動地吸住引韋昭曰吸動貌寫然若高山吸人之體言如登高山動人之體也管子此文最外譌難讀今考正之如此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

樾謹按尹注但云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乃所字之誤隸書所字作所與府相似而誤管子原文本云薄德之君之所囊也故尹注止解囊字也

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

樾謹按尹注解易卿句曰黜不肖立仁賢解易事句曰去故而取新皆非管子之意也管子蓋謂鄰國之君俱賢則不得王故必待其有變忽然而易卿忽然而易事皆就鄰國言之易卿而移易事而化皆謂變而不善使我有可乘之機也故下文曰變而足以成名尹注失之

故日月之明

樾謹按故疑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

子主

六

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即其例也放日月之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

樾謹按上長字衍文下長字當訓為上呂氏春秋貴公篇用管子而為五伯長勿躬篇雖不知可以為長高注竝曰長上也此文當以吾君來獵為句君長虎豹之皮為句君長虎豹之皮者君上虎豹之皮也與下文上金玉幣上甲兵文異而義同尹注曰君好虎豹皮故來獵則其所據本尚未衍上長字若如今本則君長二字連文君長虎豹之皮文義未明尹何以

云君好虎豹皮乎注文好字正釋長字之義長即上也上之是好之也後人不達誤以君長連讀遂於上句亦增長字而文義失矣

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

越謹按百乃自字之誤言自振作而食非獨自爲也兩自字正相應因涉上句百姓字而誤自爲百文不可通

有雜禮我而居之

越謹按有當爲肴我當爲義竝壞字也肴讀爲殺說文及部殺相雜錯也漢書食貨志殺雜爲巧亦以殺

字三

七

雜連文

強而可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標人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

鄰
越謹按國亡之鄰當依注作亡國之鄰與下文成國之法正相對成文然則此七句者非美事也而尹注皆失之今爲釋其義曰強而可使服事者言下不順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辯以辯辭者下辯字當讀爲變禮記禮運篇大夫外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是其例也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以

招請者請讀爲情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注曰請當爲情是其例也國語周語曰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此招字義與彼同言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也

廉以標人者標讀爲剽後漢書崔寔傳剽賣田宅李賢注曰剽一作標是其例也說文刀部剽斫刺也廉而剽人言恃其廉而傷人也堅強以乘六者尹注曰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然上文竝無六者注說非也六乃下字之誤草書相似故也國語周語曰乘人不義韋注曰乘陵也堅強以乘下言堅強以陵下也廣其德以輕上位者位字當屬下讀廣其德以

字三

六

輕上與堅強以乘下正相對成文言廣樹其德以分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流徙者位字據尹注作任故云可以分其上之任是位乃任之誤也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流徙言不能之人任之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而字在使之下乃傳寫誤倒又誤任爲位而屬之上句遂不可曉矣

好緣而好駟

越謹按上好字乃惡字之誤尹注曰緣即捐也怯弱者必亂故弃之是其所據本正作惡緣惟尹解此句

未得其義緣之言循也廣雅釋詁曰緣循也莊子列
禦寇篇注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然則緣與馴義正
相反惡緣而好馴謂惡因循而好壯健也

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

樾謹按以下文證之其字當在開字之下閉字乃門
字之誤辱知下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子原文本
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
言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紳皆舉此
文而釋之也因傳寫奪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二
字屬下緣地之利者為句不知緣地之利者亦是舉

子三

左

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其二字也

奈其舉辱

樾謹按辱字當屬下知神次者為一句乃覆舉上文
而釋之也奈其舉三字並衍文即下文執其紳之誤
而衍者執字闕壞止存左旁之卒因誤為奈矣尹曲
為之說非是

若是者必從是器亡乎

樾謹按尹注曰器即鼻字也洪氏筠軒曰器疑器字
之譌王氏讀書雜誌從之謂尹注亦似作器字解其
實非也此字實備之古文說文備相敗也從人器省

聲管子疑木作器亦從人從器省而止省去中間一
回猶器字從鳥器省聲與備字同而籀文作器止省
去中間一回也備之義為相敗故以備亡連文猶言
敗亡也字誤作器於是其字義俱失矣

大王不恃眾而自恃

樾謹按尹注以大王直父為說非也古之賢王多矣
何獨舉一直父乎大王蓋泛言古之王者曰大者尊
之之辭猶言盛王也說詳羣經平議禮記

賤寡而好大

樾謹按法法篇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處始尹

子三

子

彼注曰大猶眾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眾
謂不問是非曲直但以眾寡為斷也尹此注非

先後功器事之治

樾謹按事字衍文也尹注曰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
定其先後之差也是其所據本無事字
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

樾謹按掌當為黨字之誤也祭禮有賓主故有賓黨

主黨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

無使其內使其外

樾謹按此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小毋

使其大一律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

樾謹按如以予人財者如以予人食者當作如以財予人者如以食予人者不如無奪時當作不如無奪其時

親戚之愛性也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是也親戚之愛性也正見人子之於父母其愛出於天性與君臣之以義相屬

子三

至

者不同也尹注非

人死則易云生則難合也

樾謹按說文雨部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雲回轉形是云字本象回轉之形故有旋繞之義詩正月篇昏姻孔云毛傳曰云旋也鄭箋曰云猶友也蓋旋繞即有相親之義故得訓友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有與友通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即相親有也襄二十九年傳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猶言其誰親之也此以易云難合相對為文易云者易親也古人族葬故有死

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親也故下曰則

士云矣言士親之也尹注以為可言非是其亟而反其重陔動致之進退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尹注曰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是三者並列不當有之字

視之亦變

樾謹按亦乃天字之誤亦古作天與天字相似又涉上句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因而致誤視之天變與下句觀之風氣兩句一律尹注非

子三

至

古之祭者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熿有時而星熿有時而星熿樾謹按此四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如此即上文所謂視之天變觀之風氣也星者詩定之方中篇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曰星晴也次句星字涉上句而衍當作有時而熿熿者禮記樂記篇天地訢合鄭注曰訢讀為熿熿猶蒸也正義曰言天地氣之蒸動猶若人之喜也熿熿一字耳熿字他無所見疑亦以氣言則者訢字之誤說文日部訢日出溫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樾謹按應字若字皆衍文也尹解上句曰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為祈福祥而祭之不釋應字之義則上句無應字也應即廣字之誤而複者耳尹解下句曰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花落也以花落連文即正文華落字也然則華落兩字之間不當有若字因注言若花落遂誤歸入正文耳管子原文本作鼠廣之實句陰陽之數也華落之名句祭之號也雖其義不盡可通而其文猶可考也華落對文鼠廣疑亦對文漢書五行志曰鼠盜竊小蟲意者以鼠喻小故與廣對歟

子三

華

諸子平議卷二

諸子平議卷四

德清俞樾

管子四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上

樾謹按此不當有故曰二字涉下解而行

掃除不潔神乃雷處

樾謹按宋本作神不雷處當從之下解曰不潔則神

不處是其證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

樾謹按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處謂不得

子四

其處也尹注謂不知其處而得之是其所據本未衍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樾謹按伐乃貸字之誤貸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代因

誤為伐矣據下解曰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屆

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

不伐是不貸之誤明矣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貸鄭注

曰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為過差周易豫象傳曰天

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忒與貸同日月

曰不過四時曰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此文言不

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且言天地者當美其不

差貸不當言不伐天地之大誰能伐之乎於義求之
既不可通貸字與上文色字則字爲韻今誤作伐則
於韻求之又合矣是不可不正也

以無爲之謂道
樾謹按以衍字尹注曰無爲自然者道也是無以字
法者所以同出

樾謹按尹注曰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如其說當
曰與禮同出乃曰所以同出義不可通矣出疑世字
之誤世隸書或作世故與出相似而誤也所以同世
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下文曰故殺魯祭誅以一之

子四

也卽所以同世之義

莫人言至也

樾謹按此云莫人言至也下云不宜言應也又
云不顧言因也皆釋上文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之
義不宜卽不義也然則莫人乃直人之誤疑管子原
文本作直人言正也蓋以正釋直禮記曲禮篇直而
勿有郊特牲篇直祭祝於主鄭注茲曰直正也以正
釋直乃古義也直與莫正與至皆以形近而誤
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樾謹按非吾所顧當作非吾所取此與上文應也者

非吾所設相對成文據下文云其應非所設也其動
非所取也又云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
取也竝以所設所取對言故知此文亦當作所取也
廣雅釋詁取爲也尹氏作注時文尙未誤故釋其義
曰非吾所爲故無顧以爲訓取正本廣雅義或據尹
注謂正文亦當作爲則是尹氏空舉正文無所訓詁
無爲貴注矣

關其門

樾謹按據上文是開其門此誤開爲關

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

子四

樾謹按古爲僞字通禮記月令篇毋或作爲淫巧鄭
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
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竝云爲本作僞是其
證也此言變化則僞生僞生則亂而尹氏以本字讀
之曰謂有爲於營生失之
慕選者所以等事也 心術下

樾謹按慕乃纂字之誤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
選爲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是選有齊義韓
詩作舞則纂兮蓋選與纂聲近而義通此云纂選者
所以等事也正以纂選之義竝爲齊也賈子等齊篇

曰撰然齊等是其義也纂與慕字形相似因而致誤
尹注曰或占慕之或選擇之失其義矣

金心在中不可磨

樞謹按尹注曰金之為物彌精心之為用彌明故比
心於金此說迂曲誠不可從劉氏精謂當依內業篇
作全今按內業篇全心中不可蔽磨此劉所據也
又曰心全於中形全於外則所謂全心中者或即心全
之說然心全於中文義俱安全心中則有未安矣
內業篇又曰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金心全心皆正
心之誤正誤為全全又誤為金有正心者誠心也論

中

四

請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鄭注曰魯讀正為誠
是正與誠古得通用誠心中則自不可得匿矣所
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
於父母義亦同此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
下可離

樞謹按兩之字皆心字之誤此承上文正心之形明
於日月察於父母而言正心者誠心也言明主誠心
以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主誠心以惡天下故天下
可離也下云故貨之不足以為變刑之不足以為惡

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正見愛惡之在於心
耳若但云明王之愛天下暴王之惡天下安見其愛
不以貨惡不以刑乎又按貨字乃賞字之誤賞與刑
相對為文今作貨則不倫矣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
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出者而不傷人人者自傷也白心

樞謹按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
奪傷字入即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既主生則不當
傷人違而傷人是違自傷也注中有兩傷人字知正
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

子四

五

故曰有中

樞謹按此本作不中有中故尹注曰舉事雖得其中
而不為中乃是有中也今誤作有中中有中義不可通
孰能已無已乎

樞謹按已無已猶云我喪我也尹注曰能效天地者
其唯忘已乎此乃說其義如此王氏念孫謂已無已
當作忘已非是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解不可解而後解

樞謹按王氏讀書雜誌曰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
后適句解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

必無適而后適觸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其說誠是然必改參差之文法以爲整齊轉非古書之舊矣小爾雅廣言曰若乃也管子書君臣上篇若任之以事若量能而授官下篇若積之以眾風若任以社稷之臣諸若字並猶乃也此文若有適亦當訓爲乃有適言事有適而無適乃爲有適觸必解其不可解而後能解也如此則從舊讀義自可通無庸增改爲善乎毋提提

樾謹按提當讀爲提說文水部提水清底見也從水是聲詩曰提提其止爲善毋提提者卽老子知其白

子四

大

守其黑之意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以提提爲提與提並從是聲古音相同得相通用尹注曰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是誤以本字讀之淮南子說林篇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提提與的的並言其義可見高注曰提提安也亦失之矣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疑

樾謹按策字義不可通當讀爲慙說文心部慙快也廣雅釋詁慙可也不以萬物爲慙正與不以天下爲憂相對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策慙竝從夾得聲故改用之耳

知苟適可爲天下周

樾謹按周字無義疑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君古文與周相似而誤

君親六合以考內身

樾謹按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與上文可互證尹注曰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蓋以遍釋周是其所據本未誤也惟親字無義尹亦無注或視字之誤周視六合其義甚明故尹注不及耳

無遷無衍

樾謹按尹注曰無遷移無寬衍然遷移與寬衍兩意

子四

七

不倫恐非也衍當讀爲延周官大祝二曰衍祭鄭注曰衍字當爲延又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注曰衍讀爲延詩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延盈升是衍延古通用也遷延乃疊韻字古有此語襄十四年左傳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也無遷無延猶曰無遷延耳不當分爲二義

是以水者萬物之進也諸生之淡也

水地

樾謹按淡字義不可通尹注曰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亦未知淡字作何解也淡疑本作澹淮南子原道篇富澹天下而不既齊俗篇智伯有三晉而欲不

澹高注竝曰澹足也又主術篇求寡而易澹注曰澹給也蓋贍足之贍說文無之古人書贍字每作澹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字皆作澹師古注竝云澹古贍字是其證也水兼利萬物諸有生之物皆于水取給故云諸生之澹正合古人澹字從水之義而後人又以澹淡為一字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綠池泛淡淡注引東京賦綠水澹澹云澹與淡同於是諸生之澹改為諸生之淡而其義始晦矣違非得失之質也

樾謹按違當讀作臆隱十一年左傳犯五不韙杜注

子四

八

曰韙是也韙非猶曰是非正與得失一律

萬物莫不盡其幾

樾謹按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曰幾期也萬物莫不盡其幾言無不盡其期也猶云終其天年耳尹注

非

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淑

樾謹按淑當作嗽淑當作嗽竝以聲音說文口部嗽

嘆也嗽小兒聲也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螭與慶忌

樾謹按生字衍文也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見者螭

與慶忌無生字可證

涸川之精者生於螭

樾謹按於字衍文王氏讀書雜誌已訂正矣惟此文尙有可疑上文云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是則當有生字者也若此文言涸川之精者則卽是螭矣何得妄言生乎據太平御覽妖異部法苑珠林六道篇引此文川下竝有水字疑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螭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誤若此文已云涸川之精者生螭而下文又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於文義複矣知非管子原文也

子四

九

秦之水泔取而稽埃滯而維

樾謹按尹注曰最絕也稽停滯也謂秦之水絕甘而味停雷蓋尹所據本作甘最而稽故其說如此然義實未安當以今本為長說文水部周謂潘曰泔潘泔米泔也口部取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此二句之義蓋謂泔汁會聚而停雷於泥沉滯而混雜也尹據誤本為說非是宋本取作最則依尹注為文耳未足據也

齊晉之水枯旱而連

樾謹按齊與晉聲相近周易釋文曰晉孟本作齊是

也管子原文水作晉之水聲誤爲齊校古有注晉字
傳寫并入正文遂作齊晉之水矣尹注謂是齊之西
而晉之東此曲說也王氏雜志謂涉上文而誤夫上
文有濟之水楚之水越之水秦之水何獨誤作齊乎
是猶未明其致誤之由也又按運字無義乃渾之段
字惟其枯旱是以渾濁故曰枯旱而渾也

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四時

樾謹按使不能爲惛下有闕文據上文使能之謂明
聽信之爲聖則此文當有聽不信爲忘六字忘讀爲
芒莊子齊物論篇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釋文曰芒

子四

十

昧也蓋與惛同義七臣七主篇有芒主

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爲人上者驕

樾謹按直當爲惠乃壞字也惠古德字言爲下者自
以爲德也九變篇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其上者益有數焉注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
上此文惠字義與彼同因字誤爲直尹氏卽以肆直
釋之誤矣

星者掌發爲風

樾謹按此本作星掌發發爲風與下文日掌賞賞爲
暑歲掌和爲雨辰掌收收爲陰月掌罰罰爲寒文

法一律今衍者字奪發字
除急漏田廬

樾謹按除急二字衍文也尹注曰田中之廬欲漏之
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急之義是尹所據本
無此二字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樾謹按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云所求必得
所惡必伏亦兩句一律是其證

闕譯

樾謹按此三字之義爲不可曉據尹注曰譯傳言語

子四

七

相疾忌爲闕訟者是其所據本作譯忌闕因傳寫奪

闕字誤補之譯字之上而忌字又從足作蹠此是所

傳之異非尹本之舊也然尹說亦不可通上文曰禁
博塞圍小辯上一字皆禁止之意下二字皆實指其

事此文疑亦當同忌闕連文雖未詳其義然譯必罪
之限字說文卒部畢司視也從橫目從卒令吏將目
捕罪人也然則畢有捕治之義禁圍之不止從而捕

治之亦事之相因者矣

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五行

樾謹按六多之義未詳尹氏曲爲之說殆非也街字

義亦難明劉氏續曰街猶通也然則街當作術字之誤也說文行部術通街也術之訓通正得其義而其誤為街亦有由矣字亦作迴玉篇迴通達也淮南子要略篇通迴造化之母上德篇德迴乎天地王氏念孫讀書雜誌謂迴字竝迴字之誤是也即可以說術天地之義矣

修概水上以待乎天革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上當作土然此與下文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相對為文則上字不誤也其義未詳

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

子四

圭

樾謹按土師當作工師此官在唐虞為共工在周官為司空司空即司工空者工之改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冬官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偽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工師作土師蓋以形近而誤然與經義遠矣故不可不辨

睹甲子木行御

樾謹按睹字義不可通疑當為都都古字作都因誤為覩後人遂書作睹耳爾雅釋詁曰都於也都甲子木行御言於甲子之日木行御也下文睹丙子火行

御睹戊子土行御睹庚子金行御睹壬子水行御諸睹字竝當作都

不誅不貞

樾謹按貞乃賞字之誤上文於春日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於夏日發賦任君賜賞是皆有賞也下文於秋日命左右司馬行組甲厲兵合什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於冬日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是皆有誅也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古制如此至戊子土行御則不誅不賞但務農事而已故

子四

圭

不誅不賞農事為敬賞字闕壞遂誤為貞尹注從而為之辭斯曲說矣

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

樾謹按發字涉上句而行據尹注無

不釋巨少而殺之

樾謹按釋乃擇字之誤

君危不殺太子危

樾謹按殺當為發聲之誤也釋名釋川器曰鑿殺也釋名一書皆以聲取義鑿從發聲而訓為殺是殺與發聲近詩噫嘻篇發爾私毛傳曰發伐也廣雅釋

詰曰伐殺也發訓伐而伐訓殺然則殺之與發義亦得通矣君危自爲句不發又自爲句上文曰暗甲子木行御天子出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順草木也此文承上而言故曰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發太子危家人夫人死所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與上文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及禁民斬木相應所云不發與上文發故粟相應蓋當發故粟而不發故其災禍如此也不發正與不賦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

子四

甫

殺尹注遂誤以君危不殺四字爲句解曰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此曲說不可從下文曰暗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君危爲一事臣死爲一事然則此文亦當以君危爲一事太子危爲一事非君危不見殺而後太子乃危也

動靜者比於外動作者比於醜動信者比於距動誦者比於避勢

樾謹按四動字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兩重字義同蓋靜作信誦各有所宜偏重

之則非矣尹注皆迂曲未合未得天極則隱於德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故釋名釋衣服曰依依也廣雅釋器曰衣隱也是依隱義同也此云隱於德猶云依於德禮記少儀篇曰七依於德是其義矣尹注謂隱而修德失之

形於女色

樾謹按此女字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耳蓋既裕德無求則其安徐正靜必有見於顏色者故云然尹注論如本字以爲女之容色失之

子四

五

秉時養人

樾謹按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秉時養人者順時養人也尹注曰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訓秉爲持未得其義

萬物崇一正

樾謹按崇讀爲宗尙書牧誓篇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崇作宗是古字通也廣雅釋詁宗本也萬物崇一言萬物本乎一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刑以弊之毋失民命

樾謹按刑以弊之當作弊之以口其口方與下文令

之以終其欲遏之以絕其志意養之以化其惡明之
以察其生文法一律因弊之下奪四字遂據上文於
弊之上加刑以二字非其舊矣

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樾謹按致刑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為句其民屬下
讀言上能致其刑政德道故其民如此也蔽字與聽
靜爭不協韻蔽蓋敬字之誤爾雅釋詁庸勞也釋訓
庸庸勞也是庸之義為勞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
而敬矣尹據誤本作注又誤讀致刑其民為句遂以

子四

未

庸心以蔽為就上之人言解曰不用心以斷則濫及
不辜乃其解下文和平以靜付而不爭又就民言何
也夫四句一律下二句既以民言則上二句亦以民
言故知其民二字必屬下讀不屬上讀也付而不爭
當作附而不爭古字通用尙書梓材篇皇天既付中
國民釋文曰付馬本作附周官小司寇職附刑罰鄭
注曰故書附作付並其證也附而不爭謂民親附而
不爭尹注曰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爭未達段借之
旨
出令時當曰政

樾謹按尹注曰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疑正文及注均
有誤正文當曰出令當時曰政注文當曰令當於時
政之謂也並傳寫者到之正之與政則古通用字耳
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樾謹按尹注曰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
是尹所據本作正衡靜一今作一靜誤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

樾謹按上云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
乎此承上文而言當作能服信此謂正紀能日新此
謂行理上句政字涉上文臨政官民而衍下句服字

子四

未

即涉上句能服信而衍

不事心不勞意不勤力任法

樾謹按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是事與勞義通禮
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獲鄭注曰勞猶事也然則事亦
猶勞也不事心者不勞心也至動字亦無意疑勤字
之誤不事心不勞意不勤力三句一意

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樾謹按遇讀為愚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
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墮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
作遇是遇與愚通愚其主者自以為知而以其主為

愚也尹注訓遇爲待則失其義

國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

樾謹按此本作有國者國法不一則不祥有國者三字總冒下五句國法不一則不祥與下民不道法則不祥一律因寫者奪有國者三字而誤補之則字之下則與下文句法不一律矣國法不一句又誤疊法字尹注遂斷國法二字爲句解曰有國者有法也增益以成其義足知其非

國受立法以典民則祥

樾謹按上下文凡四言不祥則此亦當作不祥傳寫

千四

木

奪不字耳立法固所以典民然成法具在必更易之則不祥矣尹所據本奪不字故失其解

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樾謹按尹注曰法敝則當變故不恒此說雖若有理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通上文曰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此乃云法不可恒則非置法不變之謂矣其不可通一也既云法不可恒而下文乃曰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則又非法不可恒之謂矣其不可通二也反覆推求三恒

字皆慎字之誤法者不可恒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慎

也故其下卽曰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乃申明不可不慎之意禁藏篇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主慎之正與此文同義自慎誤爲恒而又奪不字遂失其義矣明王之所恒者二當作明王之所慎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恒也當作此二者主之所慎也慎字右旁之真隸書作真闕壞而爲亘故慎誤爲恒矣夫兩言所慎文義甚明若作所恒便爲無義其誤顯然所宜訂正

千四

克

然故謹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

樾謹按尹解謹杵曰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僞託於謹以毀君法此說殊爲迂曲始非也謹杵疑當作謹斟乃屢韻字後漢書馮衍傳意斟堪而不憺兮李賢注曰斟堪猶遲疑也此作謹斟者謹與堪同杵乃斟字之誤古書斟字或作卣故斟亦作卣卣見玉篇土部又或作卣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管子原文疑本作卣因誤爲杵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俗習也習與俗雙聲故義亦得通謹斟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遲疑者也此指愚不肖者而言下

云間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等人皆能出其私議以亂國法者也

卿相不得翦其私

樾謹按上云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其私義不可通此翦字當讀為濟聲之誤也爾雅釋言翦齊也郭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為劑刀是齊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公財而誤耳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樾謹按失君當作人君涉上文失君則不然而誤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

子四

幸

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明法

樾謹按令求不出據後解作令本不出然則下情求不上通亦當作下情本不上通後解奪本字遂并此文而無從是正矣尹注曰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兩求字亦本字之誤

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樾謹按是下奪故字後解作比周以相為隱是故忘主死倂以進其譽可證也尹注誤讀是字絕句劉氏已訂正矣惟匿字亦當從後解作隱言比周而為姦

隱也匿隱古字通洪範五行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孔光傳作側隱

不一圖國

樾謹按當從後解作不一圖其國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正世

樾謹按尹注曰倪傲也則墮當讀為惰惰與傲義相近輕重戊篇歸市亦惰倪是其證

不繁匿

樾謹按匿亦當為隱說見上篇下文曰法禁不立則姦邪繁繁隱即姦邪繁也

子四

幸

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

樾謹按合於傷民者足於傷民也合與給通給足也故合亦有足義論語子路篇始有曰苟合矣言苟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言足於王也說詳羣經平議

治莫貴於得齊

樾謹按水經濟水注引春秋說題辭曰齊度也周官亨人以給水火之齊鄭注曰齊多少之量又酒正辨五齊之名注曰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是齊有度量之義治莫貴於得齊明得其度量也史記孝

武紀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此齊字讀當與彼同尹注非是

諸子平議卷四

子四

律

諸子平議卷五

德清俞樾

管子五

謀乎莫聞其音內業

樾謹按謀乎乃形況之辭與下文卒乎冥冥乎淫淫乎一律尹注曰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此大誤也謀即禮記玉藻篇瞿瞿梅梅之梅正義曰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正與莫聞其音之義合梅或體作媒與謀並從某聲故得通用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釋文引李注曰媒媒晦貌謀與媒亦同

子五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樾謹按下飽字疑飢字之誤上文曰飢則廣思尹注曰飢而廣思則忘其飢然則飢不廣思其飢益甚矣故曰飢而不廢言飢不止也尹注曰廢止也是其義也今作飽而不廢義不可通蓋後人不達其旨而臆改耳

是謂雲氣

樾謹按下文云靈氣在心一來一逝疑此文雲氣亦靈氣之誤隸書靈字或作靈見王稚子闕與雲相似故誤為雲耳尹注曰能謫其氣故比於雲此其所據

本已誤故曲為之說不可為數

樾謹按不可為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為之計數也尹注非

守戰遠見有患

樾謹按尹注曰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尹氏蓋以遠見有患連讀而解為預見其患甚為不辭遠見即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

二十五

二

知此兵之三闕也即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即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即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即知也而憂之以德

樾謹按說文久部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息之段字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

樾謹按若乃君字之誤王氏引之已訂正矣至尹氏

謂此句蒙除字為文解曰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果如此則祝冕已疵之言未始不善公何為不說乎蓋一除一與自是兩事除者祝去之與者求與之也多虛而少實謂致力者少而收功者多下文曰又與君之若賢亦是此意祝之意以為不賢固不可然必實賢則勞矣故以若賢為祝也此二句正所謂婦寺之忠桓公怒而將誅之是可以責難矣管仲是以知其可霸也

中有卷城

樾謹按卷當讀為圈大元交次六大圈閱閱小圈交之范望注曰圈國也是圈有國邑之義故與城並言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

二十五

三

樾謹按冠下本有冕字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是其證也今本奪冕字而執文類聚太平御覽開元占經諸書所引並作冠冠則又因奪冕字而誤補冠字

右袂衣

樾謹按說苑作左袂衣是也說詳後

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勝

樾謹按水而及冠是減頂矣又何涉乎說苑作從左

一 冊 黃 參 四 庫 全 書 第 〇 反 正 句

方渡至蹀從右方渡至膝疑此文冠字亦當作蹀以聲近而誤也左至蹀右至膝是左淺而右深也自蹀誤作冠則爲左深而右淺遂改上文之左祛衣爲右祛衣左方涉爲右方涉皆非管子之原文矣

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適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樾謹按尹注曰干江邊地亂毀齒也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此注於干字未得其義干當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蓋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卽其

子五

四

地矣此文吳干戰吳干乃兩國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干國多言此役也國子在干國中戰功爲最也尹氏不知干爲國名誤解爲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其解爲干國多句更支不成義矣

皆要審則法令固七臣七主

樾謹按尹解皆要爲事皆得要殆非也下句曰賞罰必則下服度皆要與賞罰相對爲文若從尹解則不倫矣皆當作比大戴記保傳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戰國秦策斷死於前者比是也韓子初見秦篇比作皆並其例矣周官小司徒職及

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大比之簿籍審則法令固矣管子多本周制於此可見

不許則國失勢
樾謹按許乃悟之段字言不覺悟則國勢必失也上文曰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然則過主能早自覺悟或尙可爲不悟則已矣下文凡言不許者其義並同尹注謂許古伍字謂偶合也非是

四鄰不計

子五

五

樾謹按此本作四隣不計故尹注曰四鄰與已爲隣不計度而知之四鄰與已爲隣正解四隣之義今作四鄰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下文曰故比借則隣不計文與此同彼奪四字耳

瑤臺玉舖不足處

樾謹按尹注曰玉舖猶玉食然云不足處則當是居處之事舖疑圃之反字舖與圃並從甫聲故得通耳玉圃猶瑤圃也楚辭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於瑤之圃夫亡國陪家者非無壤土也

樾謹按者字衍文也此以國家言故曰非無壞土若有者字則以人言不當云壞土矣下文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竝無者字故知此者字誤衍

甚多騰墓

樾謹按甚與菹同孟子滕文公篇驅蛇龍而放之菹趙注曰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菹

斷名決

樾謹按尹注曰依名而斷決則其所據本當作名斷決故下文曰名斷言釋

子五

本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

禁藏

樾謹按危當讀為詭古字通用說見大匡篇曹大家

注幽通賦曰詭反也詭其命者反其命也謂反易其

命也與上句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一律

民之承教重於神寶

樾謹按爾雅釋詁神重也此言神寶即上言重寶因

句有重字故變重言神耳尹注曰夫寶有靈故曰神

寶失之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

樾謹按適猶節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

欲高注曰適猶節也情欲篇情有節古樂篇有節有侈注竝曰節適也是適節義通通車輿猶節車輿也與節宮室一律

氣情不營則耳目毅

樾謹按毅讀為慤禮記祭義篇其親也慤正義曰慤謂質慤氣情不營則耳目質慤矣尹讀如本字非

菹笠以當盾櫓

樾謹按尹注曰取菹澤草以為笠然則當云草笠不當云菹笠且與上文被篲以當鎧鑄文義不倫殆非也菹者組之段字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為冕

子五

七

纓然則組笠猶言纓冠正與被篲相對成文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樾謹按功當作攻上文云耕農當攻戰此承上文而言故曰農事習則攻戰巧矣尹注曰習農則當功戰

即依上文為說功亦應作攻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

攻完便利者強楊注曰攻當為功是攻功古通用然

觀尹注則其所據本似本作攻今作功者聲近而誤

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約當為得草書相似而誤而未

及忠字之義忠當讀為中枚氏古文尚書仲虺之誥

及忠字之義忠當讀為中枚氏古文尚書仲虺之誥

建中于民釋文曰中本或作忠是中忠通用也中人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師氏職曰掌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中爲得呂氏春秋行論篇以中帝心高注曰中猶得戰國策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竝古人謂得爲中之證得人之和正與得地之宜一律荀子富國篇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文義與此相近可以證成王說

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
樾謹按所以下有奪字下文云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可證

子五

八

而謀有功者五

樾謹按當作謀而有功者五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樾謹按此欲其敗非欲其成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古語往往如此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亦因敗而連言成正與此同王氏引之謂成當爲或非是謹其忠臣

樾謹按謹當讀爲結言與其忠臣相結也結與謹一聲之轉故古或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

傳作結言而退是其證

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入國

樾謹按疾官二字連文官古館字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疾官乃有疾者所居之館舍當時蓋特設之以居有疾之人故曰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尹注誤於疾字斷句則兩句皆不可通矣

虛心平意以待須功

樾謹按須本作傾與上文靜定爲韻待訓爲備國語周語其何以待之韋注曰待猶備也以待傾者以備傾也言虛心平意以備其傾覆也今誤作須則不特

子五

九

失其韻且須卽待也於義複矣鬼谷子符言篇作虛

心平意以待傾損是其塙證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

樾謹按見乃兄字之誤管子書每以兄爲況字大匡篇兄與我齊國之政也是其證也此言精誠可以暢天地通神明況姦僞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然則況姦僞也猶云況姦僞邪因段兄爲況又誤兄爲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樾謹按修乃循字之誤鬼谷子正作循理下文修名而督實修亦當為循鬼谷子作循名而為實其文雖不同而循字不誤可據訂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

樾謹按動當作洞聲之誤也鬼谷子作是謂洞天下

姦

上相稽著者所以為固也度地

樾謹按方言嗇合也廣雅釋詁繕合也稽與嗇繕竝通稽著猶合著也支選士發中若結輜李善注引說

子五

十

文曰輜車籍交革也義亦相近

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

樾謹按財足猶纒足也史記孝文本紀見馬遺財足

索隱曰財字與纒同漢書楊雄傳財足以奉郊廟師

古注曰財讀與纒同漢書以財為纒不可枚舉此文

財足正與彼同言人數不必過多取其纒足任事而

已尹注曰財謂其祿廩非是下文云給卒財足亦言

給之以卒使纒足任事不必過多也注云財其糧用

也亦非是

可省作者半事之

樾謹按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禮記喪服小記篇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竝以省與多對省即讀如少矣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補弊久去苦惡

樾謹按尹注曰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此未得其義補弊久與去苦惡相對久讀為舊尙書無逸篇舊勞于外舊為小人史記魯周公世家舊皆作久是舊久古通用詩抑篇告爾舊止鄭箋曰舊久

子五

十

也文選答賓戲時暗而入章者注曰入舊也竝其證也此文言弊舊者補之苦惡者去之兩句文義一律若云補弊而久則不辭甚矣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

樾謹按放讀為妨禮記月令篇毋發令而待以妨神

農之事也即其義

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

樾謹按服讀為備謂不知四害之備也戰國策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是服與備古字

通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地員

榘謹按兩句傳寫誤倒其立后而手實本在五種句前總冒本篇五種無不宜自與其木宜斲菴云云相屬乃專說五施之士證以下文其誤自見矣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榘謹按一而三之為三三而三之為九九而三之為二十七二十七而三之為八十一是謂四開以合九九尹注誤

陝之旁

榘謹按旁當作旁字之誤也陝之旁與下文山之上

子五

山之側一律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榘謹按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當從之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

其草如茅與走

榘謹按如茅疑卽爾雅釋草所謂茹慮茅蒐非必二草也走未詳

山之材

榘謹按材字無義疑才字之誤手誤作才因誤作材

矣手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山之手卽山之垂說文土部垂遠邊也是垂有邊側之義尹注曰材猶旁也正得其義但未得其字耳

其木乃格

榘謹按木無名格者格乃椴之借字爾雅釋木椴椴郭注以為椴屬說文木部椴木可作牀几徐鍇繫傳以為椴屬二者未詳孰是此文以格為椴猶儀禮古文以格為椴蓋古音相近故得通用

有龍與斥

榘謹按尹注曰龍斥並古草名此古字殊為無義疑

子五

正文本作有龍古與斥注文本作龍古與斥並草名

傳寫奪誤耳爾雅釋草紅龍古卽此草也

右執挾七弟子職

榘謹按尹注曰七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七此說非也古時七有二儀禮士昏禮七俎從設鄭注曰七所以別出牲體也此一七也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甌獻七與敦于廩饗注曰七所以七黍稷者也此一七也說文七部七相與比敘也从反人七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木部柶七也所以取飯是七之本義為取飯之七因別出牲體之具為用略同故亦以七名

之取飯之七小而別出牲體之七大易震象辭不噬
七鬯注詩大東篇有挾棘七傳並云七所以載鼎實
蓋皆別出牲體之七也尹氏因亦襲用其說然管子
此文言弟子為先生設食之禮豈必列鼎而食則所
謂七者自是取飯之七挾七蓋二物也挾讀為挾禮
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挾鄭注曰挾猶箸也然則
挾也七也正食時所必用者雖蔬食菜羹不可無此
二物弟子執之正其宜矣

周禮而取唯噍之視同噍以齒

榘謹按尹注曰貳謂再益食盡曰噍齒類也謂食者

子五

古

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尹氏此說於同噍以齒未得
其義齒者年也長幼之次也同噍以齒以先生之齒
言猶下文弟子乃食以齒相噍以弟子之齒言也蓋
食盡則更益之有同盡者則以齒為序先生亦或非
一人自有長幼也

各徹其餽如於賓客

榘謹按於猶為也見王氏經傳釋詞如於賓客者如
為賓客也尹注曰賓客食畢亦自撤也正見各徹其
饋與賓客同

既徹并器

榘謹按并當為屏尚書金縢篇我乃屏璧與珪枚傳
曰屏藏也既徹屏器謂既徹之後則藏其器故尹注
曰并謂藏去也

先生若作乃與而辭

榘謹按先生若作者先生謙故為之起也弟子不敢
當故必辭尹注謂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此未達其
旨為弟子者豈宜以己拚未畢而止先生之作乎
有墮代燭

榘謹按尹注曰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然則
正文及注文墮字並當作惰大戴記盛德篇無度量

子五

五

則小者偷墮是墮與惰古字通

治安百姓形勢解

榘謹按治安上當有主字主治安百姓與地生養萬
物相對猶上文主牧萬民與夫覆萬物相對也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

榘謹按門字無義疑明字之誤禮記禮運篇故君者
所明也鄭注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即去其尊上云虎
豹去其幽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虎豹必居
以幽僻之地故以幽言人主必居於高明之地故以
明言一幽一明正管子取之之指也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

樾謹按詩泮水篇實始翦而毛傳云翦齊也鄭箋云斷也正義謂齊即斬斷之義此文以誠莊事斷釋濟濟即此意也可證古詩說故特表出之

度量馬力

樾謹按此本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可證此文馬力之誤

奚仲之為車器也

樾謹按車器二字不詞據下文云巧者奚仲之所以

子五

末

為器也則此文亦當作奚仲之為器也車字蓋後人妄加耳藝文類聚及御覽引此文並作奚仲之為車蓋反以器字為衍而刪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也者車為多車亦器也此文以作器為長

備利而偷得

樾謹按備字無義疑苟字之誤苟誤作荀因誤為備矣禮記表記篇安肆日偷鄭注曰偷苟且也是偷與苟同義苟利即偷得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

樾謹按不知下不當有於字乃衍文也下文云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不知下亦無於字可證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樾謹按斬當讀為鑿說文金部鑿小鑿也字亦作斲文選海賦嶽陵巒而斲鑿汪鑿與斲古字通禹鑿龍門即此所謂斬高矣橋讀為橋引之橋蓋引而上行之意斬高橋下義正相當猶言高者下之下者高之耳

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

子五

七

樾謹按能與而古字通然能戰勝攻取即然而戰勝攻取也下文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眾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羣書治要作然而身死國亡此文正與彼對一作然能一作然而文異而義同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而互用古書往往有此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

立政九
敗解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朋黨當作多黨是也惟此數句

尚有闕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今本奪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

樾謹按此釋上文觀樂玩好不當專舉觀樂而釋之疑本作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玩好者珠玉聲樂也傳寫奪三字

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版法解

樾謹按饒當為諛說文言部諛志呼也

凡人君者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

子五

末

眾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

樾謹按不親則不明句當為衍文上下文均無此意且下文曰明教順以道之是明屬君不屬民故知此句衍文也不教順則不鄉意下尚有闕文據下文當曰不利則不勝任

故莫不得其職姓

樾謹按得職猶得所也漢書趙廣漢傳小民得職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此文以職姓連文甚為不詞疑管子原文止作莫不得其職而佗本或有作得其姓者姓乃性之段字言得其性也亦與得職同義而

後人誤合之遂作得其職姓耳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所職二字亦為不詞蓋亦一本作所一本作職而誤合之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

樾謹按撫當作撫撫即模字漢書蕭望之傳注曰撫讀曰模是也說文木部模法也所以自撫言以學自為模範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明法解

樾謹按有字乃明字之誤明字之下又奪於字當云明主者明於術數而不可欺也與下文審於法禁而

子五

末

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文誼一律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樾謹按羣書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此非原文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兩句相對成文當猶正也廣韻正正當也正可謂之當當亦可謂之正漢書李尋傳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注曰當謂處正其罪名素問六節藏象論當其時則甚也注曰當謂正直之年也是當與正同也宜通作誼周官肆師職注引鄭司農曰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書所謂義為誼是誼者古義字宜乃誼之省耳故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人

古通用則義宜亦通用案其當宜猶案其正義與下句行其正理一律王氏念孫反謂當從治要本誤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茲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

諸子平議卷五

子五

手

諸子平議卷六

管子六

德清俞樾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秋稷百日不秠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臣乘馬

樾謹按七十日陰凍釋而秋稷至百日而止則尚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箸鄭注曰五日為一

子六

十

微十五日為一箸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至者二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至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為鶯蟄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為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王國守始乘馬數

樾謹按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云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

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閒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為最下矣王國之誤無疑也民無糟賣子數矣

樾謹按數矣二字衍文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筭數也而衍宋本作數也此其初衍之本今作數矣則又誤也字為矣字

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眾

樾謹按眾字義不可通疑本作補下壤之虛虛與滿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之滿虛並其證也隸書虛字或作雲故誤為眾耳

子六

二

齊諸侯方百里

樾謹按內業篇節適之齊尹注曰齊中也齊諸侯者中諸侯也謂中國之諸侯也與下文負海子相對負海則非中國矣輕重乙篇作此諸侯齊此一聲之轉猶鱗魚之為鯨魚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樾謹按舉衍文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樾謹按尹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然則吾當讀為牙後漢書崔駰傳注曰童牙謂幼小也吾子即牙子

其作吾者牙吾古同聲猶駟吾之或為駟牙矣大玄勤次三曰羈角之吾其泣呱呱義與此同集韻有牙字音牙云吳人謂赤子曰狃牙蓋即牙字而加子旁耳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

樾謹按九乃人字之誤隸書人字或作九張休崕淡銘行九過茲隸續云九即人字是也其形與九相似又因上下文多言數故誤為九耳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云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曰正數之人若丁

子六

三

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王氏引之說與余同而誤以正字絕句讀為征則猶未得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

樾謹按百字衍文上文云月人三千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十萬鹽筴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蓋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如又按上文二十萬六千萬之數王氏

引之說最瑯尹注皆非也說具讀書雜誌今不錄
歲適美則市糶無子國蓄

樾謹按方言予離也此予字當訓為離離即售字說
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
釋文云售本作離蓋古無售字即以離為之此文言
無予即無售也猶詩云費用不售矣下文云穀賤則
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言穀賤則以幣售食
布帛賤則以幣售衣也兩予字亦當訓離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

樾謹按無予之義已見上矣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

子六

四

半分之誤下文云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半分與
什倍正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
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

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

樾謹按鑲宋本作鑲當從之傳寫誤從金耳鍾本作
種今從金旁亦誤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正作種鑲
糧食可證

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

樾謹按夫國者彼國也漢書賈誼傳夫將為我危師
古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此夫字義亦與同以

百乘之國視千乘萬乘之國則皆彼國耳故曰夫國
之君王氏念孫謂當作大國非是
人眾田不度食若干山國軌

樾謹按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終歲度人食若
干而誤也下文云終歲其食不足於人若干可證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

樾謹按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
讀如厯降之降是其證也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殺
而後止故曰降而止廣雅釋詁降減也降與降同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

子六

五

藏十一年與少半山權數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
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為十分守其三
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為十分中三分之一也
成歲者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
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
是所藏者為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今按王氏此
說殊不可通所守者既為三分之一則但曰王者歲
守三之一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設為十分然後以十
分之參及一分之少半迂回取數何也且果三分之

一則是三十年而藏十年也乃不曰三十年而藏十年而曰三十一年而藏十年與少半必多此一年使成奇零之數又何也且前之少半為十分中一分之少半後之少半為一年之少半則多寡迥殊矣而同以少半言之使人疑誤難曉又何也是故王氏說此文未得其理此文初無衍字但三十一年當作三十七年七誤為一所闕止一筆耳王者歲守十分之參者一歲之穀分為十分用其七藏其三是謂歲守十分之參於是三年得九分又加一年之少半則又得一分合而為十分是與一歲之數相當矣故曰三年

十六

太

與少半成歲也三十七年之中每年三分共得一百一十一分夫一百一十分是十一年也尚餘一分是一年之少半也故曰三十七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所以必如此計算者正以三十三年以前尚不足十年之數至三十四年則十年而餘二分三十五年則十年而餘五分三十六年則十年而餘八分其所餘之數皆不能適與上文少半之數合故必三十七年方可計算也古人屬辭之密如此至歲守十分之三雖非三之一然所少亦無幾故下文曰藏參之一也王氏泥參之一以為說宜所解之皆誤矣

桓公曰隄者所以益也

樾謹按此本作隄者所以隘也故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正承桓公此語而言今作所以益也即涉下句益也二字而誤耳禮記禮器篇君子以為隘矣釋文曰隘本作隄是隄隘義得相通故曰隄者所以隘也隘誤作益於義難通且管子隘則易益之言為贅設矣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 山至數

樾謹按肥當為肥乃薄之段字也魏孝武弔比干墓文被芟荷之輕衣屯扶容之蒨裳顧氏炎武金石文

十六

七

字記謂蒨即蒨字然蒨裳之文殊不成義蓋蒨為薄故與輕衣相對管子此文段肥為薄以輕賦稅薄籍歛相對正與彼同字誤作肥遂不可解矣下文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飭賞肥亦當作肥而讀為薄祿薄幣輕亦相對也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樾謹按還當讀為環韓子五蠹篇曰白環者謂之私特命我曰

樾謹按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傅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

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事語篇秦奢教我
曰佚田謂寡人曰及此篇梁聚謂寡人曰有人教我
謂之請士曰輕重乙篇衡謂寡人曰並舉人言以問
管子則特命我曰義亦同也

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地數

樾謹按玉篇金部銚送死人具也然則銚金銚銀殊

不可通疑銚字之誤五音集韻曰銚堅金也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

樾謹按各當爲託聲之誤也國蓄篇作先王爲其途
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

子六

八

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爲託

修河濟之流

樾謹按修乃循字之誤言循流而下也循誤作脩因

誤作修本書類此者不可勝舉

巨錢而天下貴

樾謹按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興豐則吾國

之穀價賤而天下貴矣故曰五穀興豐吾賤而天下

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今作巨錢

者吾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五遂誤爲巨至賤之與錢

字形相似音又相同致誤尤易矣

故相任寅爲官都揆度

樾謹按寅字無義疑更字之誤隸書寅作寅其下與

更相似故更誤爲寅矣相任更爲官都者言使之相

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也官都見問篇按問篇曰問五

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然則官

都者五官之總司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

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

都都卽此所謂官都也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

爲司馬者殺其身以費其社自言能治田上不能治

田土者殺其身以費其社司馬也田也五官中之二

子六

九

也然則相任更爲官都殆謂使四官相保任而更迭

爲官都乎

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

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邑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

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

家

樾謹按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

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傳寫

誤入此不可通矣人君以數制之人句亦不可通疑

下人字衍文也此文本云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人

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身至味者所以守口也三句當在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之上試連上文讀之曰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如此則文義俱順矣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又遠蒙事名五正名五而言下接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今於中閒又錯入味者所以守民口也三句則文不貫矣幸其衍一人字知以數制之下本與人君相連其迹未泯尙可訂正

子六

十

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樾謹按去字乃者字之誤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覺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覺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則以爲門父故此言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不以其職微而寬之也重門擊柝猶言抱關擊柝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樾謹按厲讀爲利厲國卽利國也史記陳杞世家是爲厲公索隱曰厲利聲相近國策秦策曰綴甲厲兵高注曰厲利也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樾謹按度當爲各聲之誤也謂東西南北各五十里也上文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地數篇作故先王各用於其重度各聲近而誤在本篇卽可證矣又按此文當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境明每日常行五十里也荀子大略篇所謂吉行五十是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境亦是每日常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卽云十日出境夫

子六

十

五百里而十日出境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奪誤也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百均無餘數獨於百五千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境五日而反

樾謹按此本作六日而反據下文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境之日此云三日出境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樾謹按挾猶給也挾讀為浹古無浹字故以挾為之浹之言周也徧也故有給足之誼荀子解蔽篇雖億萬已不足浹萬物之變注曰浹周也文選東京賦饗餼浹乎家陪注曰浹徧也茲與給足義相近此言上農足以給五人中農足以給四人下農足以給三人

子六

三

與下文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輕重丁篇此何以洽洽即給也猶言此何以給也洽浹誼同故竝有給義矣王氏念孫以洽為給之誤非也

天酸然雨輕重甲

樾謹按酸當為霰說文雨部霰小雨也從雨酸聲

三月解弋弓弩無匡軫者

樾謹按字書無弋字疑医字之誤說文匸部医盛弓弩矢器也從匸從矢國語曰兵不解医

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樾謹按幼當讀為幽大戴記誥志篇曰幽幼也史記

厯書亦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記玉藻篇再命亦敬幽衡鄭注曰幽讀為黝然則幼之讀為幽猶幽之讀為黝矣聖人乘幽即上文所謂君請籍於鬼神者

令以矩游為樂

樾謹按矩當為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從水渠省聲故得段矩為之以渠游為樂謂以游於渠為樂北郭者盡履縷之毗也

樾謹按履縷二字無義乃寔數之段字釋名釋姿容曰寔數猶局縮皆小意也然則寔數之毗謂小民也

子六

三

寔數二字竝從婁聲履縷二字亦竝從婁聲故得通用矣

北海之眾無得聚庸而煮鹽

樾謹按尹注曰庸功也其說未合庸當為傭史記陳涉世家嘗與人傭耕索隱引廣雅曰傭役也漢書每以庸為之周勃傳取庸苦之不與錢司馬相如傳與庸保襍作竝段庸為傭是其證也無得聚庸而煮鹽此所謂庸正是質作者尹訓為功失其義矣地數篇毋得聚庸而煮鹽義同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

樾謹按怒讀為弩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劔或謂之弩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為弩朝令一怒正謂其語之過也怒者弩之段字管子齊人故齊言耳

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

輕重乙

樾謹按執將即主將也淮南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高注曰執主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第將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墳壘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削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

子六

古

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一

樾謹按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並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奪一字第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奪矣不能操其二當作不能操其三蓋上文三言去一則是去其三分故桓公言五分不能操其二也如今本則皆不得其指矣又按吾歲罔者即吾歲無也罔無一聲之轉尙書湯誓罔有攸赦西伯戡黎罔敢知吉微子乃罔恆獲金滕王其罔害史記茲易以無字是其證也歲無即歲凶

或疑罔字為凶字之誤非是

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樾謹按施乃也字之誤平乃乎字之誤宋本正作乎可證也乎上當有粟字管子原文本云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也粟乎其歸我若流水輕重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文法與此同知此文是粟乎非民乎者以本文是言粟事耳

子六

古

樾謹按此言粟價而云金三百義不可通金乃釜字之誤釜字壞其上半故成金字矣據輕重甲篇云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千鍾者八萬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三百當作四百古書四字或作三因誤為三耳

使卿諸侯藏千鍾

樾謹按此卿諸侯即儀禮所謂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管子此文有卿諸侯之名且列於大夫之上其為孤無疑矣

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輕重

樾謹按母當作母古貫字

齊東豐庸而耀賤

樾謹按庸乃康字之誤淮南子天文篇十二歲一康高注曰康盛也然則豐康者豐盛也尹注曰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非是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

樾謹按上云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然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而

子六

夫

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為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十泉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念孫謂十當為斗釜斗之粟承上三斗三釜而言則全失其義矣

此謂乘天齋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樾謹按天齋無義當為天雷雷者災之段字也隸書雷字或作雷雷字或作雷兩形相似而誤

崢丘之戰

樾謹按尹注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此說殊不可解經傳多言葵丘之會無言葵丘之戰者安得謂崢丘即葵丘乎葵疑乘字之誤春秋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或說殆以崢丘之戰為指此役故云即乘丘耳乘古字作乘與葵字相似因而致誤

然則吾非託食之主邪

樾謹按吾字乃君字之誤管仲謂桓公為託食之主故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柰何

子六

七

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輕重

樾謹按商當為障古音商與章近尙書棗誓篇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邈音章是也障從章聲故得以商為之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弦商然則以商為障猶以商為章矣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蠶螿也

樾謹按于一本作子當從之子穀蓋穀之不成者猶言童節矣說文艸部節象下云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子穀童節其義一也

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塗樹之枝闕其

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

樾謹按闕字無義乃闕字之誤其讀為林古字通也此當以闕其年三字為句尹氏以闕字屬上讀注云闕涂也非是

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瑣也

樾謹按瑣當從宋本作瑣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防瑣其藪鄭注曰瑣除也此言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瑣除之故下文曰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正是瑣除之也

二十八日萊莒之君請服

子六

六

樾謹按二十八日當作二十四日上文曰二十四日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此文亦必與彼同蓋二十四日者質言之則二年也若作二十八日於義無取故知其非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樾謹按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鹿直八萬泉也傳寫者誤移當字於一而之上義不可通又按下文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益金一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

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

樾謹按藝文類聚及御覽引作必去其農下文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亦然此後人不曉古語而臆改之也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故古人言本者初無定名禮記大學篇此謂知本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謂心也周易大過彖傳本末弱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矣對四體而言則心為本矣對臣民而言則君為本矣管子地數篇

子六

六

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衛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重乙篇曰吾國者衛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大同或言本或言國者國亦可謂之本也淮南子汜論篇立之于本朝之上注曰本朝國朝也此古人謂國為本之證是故守圉之本言守圉之國也衛處之本言衛處之國也人求本者求乃來字之誤言人來吾國也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言食吾國粟因吾國

幣也此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本為農則失其義矣

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輕重已

樾謹按眾當作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鸞者師古注曰稟給也就官而稟謂就官而給也作眾者形近而誤

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

樾謹按兩作字皆讀為詛古字通用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是其證也此言有不樹藝者必

子六

辛

下詛之於地上詛之於天明其為不服之民蓋以神道設教之意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毋擊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樾謹按誅大臣三字衍文也此蓋以斷大木斬大山戮大衍為滅三大其上文聚大眾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加誅大臣則為滅四大矣又按斬大山之斬當讀為整與形勢解篇斬高同

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

樾謹按上文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

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下文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里數皆與日數相符此云以夏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則亦宜出國九十二里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至上溯春盡夏始之四十六日而并計之也然所云四十六日乃舉成數而言實止四十五日有奇故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四時出國則為三百六十八里也

子六

辛

諸子平議卷六

諸子平議卷七

德清俞樾

晏子春秋

公而而不聽諫上

樾謹按此但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湎也湎疑
偏字之誤離騷偏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偏背也公
聞晏子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偏湎同聲又因
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為湎矣
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

子七

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
者未定之詞北人即呼為也並其證矣荀子正名篇
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為邪問
之詞正與此同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

樾謹按小術雅廣言周而也蓋觴各五獻一而而止
故曰周觴五獻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
樾謹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
約而無告即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無

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字據上文云懷寶鄉有數十
飢氓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
云故里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
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懷寶乃
壞室之誤說本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此所謂窮約者
即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所謂飢餓者即承飢氓里
有數家而言

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
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櫟使足以
畢霖雨

子七

樾謹按孫氏星衍音義曰命稟言給之稟也此說與
文義未合又云下云柏則此或臣名說稍近之然亦
非也稟乃官名即周官廩人也稟廩古字通耳使之
巡行氓間有乏食者周給之正廩人之事

命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

樾謹按柏亦官名也與上文命稟一律古柏與伯通
故漢書古今人表伯與作柏譽伯益作柏益伯封作
柏封逢伯陵作逢柏陵是其證也此柏字亦當作伯
管子輕重丁篇命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然則此所
謂伯即左右伯也其職即古之常伯周書立政篇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是古之常伯猶漢之侍中乃近臣也說文支部放進也引周書常伯常任彼訓進有迫近之意是此官名本當作或伯柏竝段字也發金予民出自內府之藏故使近臣將命焉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外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榷謹按外三日而畢五字爲句外當作終字之誤也古文終字或作終廣雅釋詁曰終竟也終與外相倍因致誤耳巡求氓寡用財乏者終三日而畢若過三日是不用令將治以罪故日後者若不用令之罪下

十七

三

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適如其期無敢後也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榷謹按三謂三日四謂四日人則以三日爲期士則稍優容之以四日爲期皆使得奔裝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

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算之士師算之明沈啟南本與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策之士師策之念孫按羣書治要是也策隸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

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

榷謹按王氏說非也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甚明若作策之則義轉晦矣王氏謂以策書諫無論以策書諫不可僅謂之策且亦豈待令三出而始諫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若令三出而始諫轉病其諫之晚矣蓋晏子原文正作莫之從傳寫奪從字則莫之二字於義未足後人因下文有請從士師之策句以意妄改之或爲策或爲算禮記仲尼燕居篇注曰策謀也文選運命論注引倉頡曰算計也是策算義相近疑下文請從士師之策或作請從

十七

四

士師之算後人各據所見本改之耳不作策而作策者因策字之形與莫字不類也卽此可知原文之作莫矣晏子曰今君賞議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兩莫之從者而言凡古書之義必求其安未可喜新而厭故也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

王氏讀書雜志曰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反矣羣書治要正作去惡榷謹按王氏說非也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若改立惡爲去惡則上句立愛之文又不可通必

改為立善始得矣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不當改立為去羣書治政作去惡乃後人不知立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

樾謹按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有車百乘之家傳寫奪之耳

置大立少亂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從羣書治政要作置子立少非也下

十七

五

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竝以長少對言則此文亦當作置大立少國語周語曰是以小怨置大德也韋注曰置猶廢也然則置大立少猶云廢大立少正與廢長立少同義晏子原文疑本作置大立小亂之本也大與小對猶長與少對也後人因下文立少字兩見因亦改為立少耳少小音義竝相近故易淆亂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云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特牲饋食禮掛於季指注云季小也釋文

作季少竝其證也王氏不知少為小字之誤而反以置大為置子失之矣

使史固與祝佗

樾謹按衛祝鮀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佗字之誤昭二十一年左傳君益誅於祝固史闕此云史固祝佗即彼祝固史闕也祝史互錯與佞聲近而誤耳

使君之年長于胡

樾謹按胡者蓋謂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證法保民

十七

六

者艾日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為祝詞而史記乃有見殺之說或傳聞之異不足據也今君若設文而受諫

樾謹按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為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

樾謹按國中之寒者何限必人人衣之以裘勢必無以給之且文王之民老者衣帛而已未聞其衣裘也出裘當作去裘意林作公乃去裘是也公本被狐白之裘聞晏子之言不安於心令左右之人為之去裘

故曰乃令去裘也發粟與飢寒本作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遂改飢人爲飢寒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此文又因飢寒二字於文未安於飢寒下增者字皆非晏子原文也文選雪賦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

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田官名也申當爲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

千七

七

通用申田卽司田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

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嬰然曰從寡人始

樾謹按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遽云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嬰然曰從之從卽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

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諫下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言一妾男子能書記者卽成獄矣此說非也一妾男子不可止曰一妾疑妾字之誤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滑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

今束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

樾謹按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尋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

千七

八

往往相混

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

樾謹按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語意與此同未幾朝韋固解役而歸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朝韋固未詳或人名今按韋固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與昭通故亦與召通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韋固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段朝爲

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固三字為人名則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即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

帶球玉而冠且

懺謹按且當作組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為冕纓

孽暗非害國家而如何也

懺謹按害下奪治字家下行而字晏子原文本作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如通用如何即而何上文公曰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

子七

九

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孽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

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

懺謹按流失義不可通問上篇曰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

懺謹按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皆一時之事

服牛歿夫婦笑非有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

懺謹按笑當為哭字之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歿而哭之者為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即此意也

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

懺謹按王氏念孫謂閒字不可通疑閒字之誤然閒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閒字本不誤王氏特以閒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閒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

子七

十

津人皆曰何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龜之首

懺謹按若治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龜之首蓋津人始皆驚疑以為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龜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龜擊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并無治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

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

懺謹按二語不可曉孫氏解上句曰同爭一桃而節解下句曰宜言不宜夫同爭一桃何節之有且宜言

不宜則節亦言不節兩句豈容異義乎孫說非也古
治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
其節矣治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即以
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云云
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即以定
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君得合而欲多問上

樾謹按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孟子梁惠王
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
也上言足於王下言合於王合即給也君得合而欲
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
佞不吐愚

樾謹按吐當作咄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易混若費之
爲賣數之爲敖是也咄者誦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
古得相通若詠之爲咏誦之爲暗是也佞不誦愚言
不以佞而誦愚也佞者有才辯之稱故與愚相對正
與上文貴不凌賤富不做貧功不遺罷一律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樾謹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
竄即出其邦域之外也孫氏音義曰雉奔言捷也未

述其旨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君之通稱故五等之
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孫氏必
以其爵爲疑泥矣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
樾謹按大之事小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小之
事大其說是也彼周者殷之樹國也乃證小事大弱
事強之誼言周之初乃殷之樹國耳及周日強大而
爲天子則殷且事之矣微子是也正見魯以弱小而
不能事強大之失

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
之道也
樾謹按此所謂殷即宋也宋得稱商則亦得稱殷矣
變小孫氏星衍謂疑即福小是也變福音近故段用
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氏傳所謂魯有佗竟
走望在晉也因晉與魯形相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
止此一見淺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蓋
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
既小弱不足爲接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
滅國之道也
廢罪順於民

越謹按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是謂廢置順於民

不為行以揚聲

越謹按古為偽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知釋文並云為本作偽是也不為行以揚聲言不偽託高行以揚聲譽

中聽以禁邪

越謹按聽謂聽訟也古謂聽訟為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議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足以禁邪也尚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然則

子七

圭

中聽二字蓋本於尚書矣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夫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又曰慢聽厚斂則民散聽與斂並言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

不權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

越謹按王氏念孫據羣書治要以居字為君字之誤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義不倫矣古之君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汙所行則潔是謂不權居以為行

積豐義之養

越謹按豐義二字韻不可通義當作費字之誤也羨饒也豐羨猶豐饒矣

地不同生

越謹按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為性地不同性即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以宜蓋不知生為性之假字而改之未足為據

吾欲和民親下奈何

越謹按和民當作和臣下文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民字之誤

子七

齒

聞寧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

問下

越謹按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文六年左傳曰樹之風聲因而古人即謂聲為風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即聲律也輕重已篇吹堦簾之風猶言堦簾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遺聲得其義矣此云賢人之風猶賢人之聲也孫氏曰讀如諷非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

越謹按廉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兼說文秝部兼持二禾兼持一禾兼與兼形相借兼誤為兼又誤為廉耳

爾雅釋詁曰秉執也秉政猶言執政景公問晏子人臣執政而能長久其所行何若秉誤為廉則義不可通矣下文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誤同不以威強退人之君

樾謹按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吳人藩衛侯之舍是以威強迫人之君矣故晏子以為諷也

錕然不滿

樾謹按錕當為歎說文欠部歎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歎之本義為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歎故

干七

圭

日歎然不滿

犒魯國化而為一心

樾謹按犒當為擣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擣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擣然而不下索隱云擣舉也擣魯國化而為一心猶云舉魯國化而為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為一此作擣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作犒則不可通矣

夫偏通于君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

樾謹按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

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

謹聽節儉眾民之術也

樾謹按儉乃歛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歛則民散此云謹聽節歛眾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樾謹按既靜矣晏以五字文不可通孫云疑有脫誤是也靜字疑當作請聲近而誤晏當作宴聲近形似且本書多晏字少宴字故誤也矣衍字以字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句既句請以宴句平公問焉蓋饗禮畢後又行宴禮若昭

干七

未

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是也

考非履

樾謹按詩山有樞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相屨趙注曰相猶叩板也然則考屨與相屨同義孫氏訓考為成猶未得也

營桑黍收之處不足雜上

樾謹按收乃牧字之誤營桑黍收之處不足故下云絲蠶于燕牧馬于魯也孫氏不知收為牧之誤反讀黍為黍失之矣

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樾謹按依猶因也偶讀為萬古字通用萬猶寄也依物而偶於政者因物而寄於政也若晏子因築臺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孫曰言據事而不違于政未得其義

蚤歲溜水至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說文雷屋水流也溜同雷此說非是下文曰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是水之大如此豈屋雷水平溜疑溜字之誤齊都營丘溜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溜水大至而為害也

十七

七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

樾謹按說苑反質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為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

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樾謹按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公自喜託國之得人故曰我豈過哉吾託國于晏子也如今本則語不

可通矣

公曰善哉知苦言

樾謹按知當作如苦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善哉如若言猶云善哉如若所言

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

樾謹按愚者多悔與不肖者自賢兩意不倫說苑雜言篇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即本晏子之言疑此文本作愚者自多傳寫奪自字淺人妄補悔字耳

墮而遽掘井

十七

太

樾謹按掘井與墮無涉說苑雜言篇作鑿之猶渴而穿井

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

樾謹按方乃與字之誤與本作身隸書方字作方相似故誤也與見國之必侵不若死日與日不若正相應今誤作方則不可通矣

臣請禳而去

樾謹按句末嘗有之字說苑辨物篇正作臣請禳而去之

為禳君鵠而殺之

樾謹按說苑作爲君禳鴟而殺之此文君禳字誤倒且無令君知之

樾謹按柏常籌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苑作且令君知之蓋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即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籌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

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

樾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

子七

九

以壽三族者以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亦即能保也說文土部塲保也壽字古作壽與塲並從曷聲故義亦得通矣

免粟之食飽

樾謹按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饑氏大所養新錄曰免與脫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爲證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文失之

士之一乞也

樾謹按乞當作既說文皀部既小食也論語日不使

勝食既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並通士之一既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並同故曰嬰無倍入之行而有參士之食也

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樾謹按荀子哀公篇竊其有益與其無益楊倞注曰竊宜爲察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崔本作察察蓋竊與察一聲之轉廣雅釋詁曰竊竊也釋訓曰察察著也是其聲近義通之證窮不可竊當作窮不可察言窮極之則反無以察矣故國不可窮也

子七

十

召衣冠以迎晏子

外篇重而異者

樾謹按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氏念孫謂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

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

樾謹按毋知有死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如毋有死者而毋有死也諫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

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誤作知寫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其國以禍四字為句言國以之而受禍也與上文國受其禍相對為文說詳羣經平議左傳

田無字為圻矣

樾謹按圻字義不可通疑圻字之誤圻誤為圻又誤為圻耳圻者幾之段字隱元年穀梁傳注天子畿內釋文曰畿本作圻然則圻之通作幾猶圻之通作畿

子七

圭

也田無字為圻矣猶曰田無字為幾矣問上篇曰田無字之後為幾是其證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為臣乎

樾謹按今為人子下不當有臣字蓋衍文也益成逆之意蓋謂忠孝一也故子胥自忠其君耳而天下之父母皆願得以為子矣今為人子而父母不得合葬是離散其親戚也親戚謂父母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是其證也為人子而離散其親戚非孝矣非孝即非忠矣故曰足以為臣乎王氏念孫

不達此意謂有闕文非是臣何敢稿也

樾謹按此稿字與問下篇稿魯國之稿同為稿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搆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搆拂晏子言臣何敢搆言臣何敢有所搆拂乎蓋因公忿然作色故云然

諛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廣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是隱與依聲近誼通此隱字當讀為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

子七

圭

由是觀之其無字之後無幾

樾謹按無幾當作為幾字之誤也問上篇正作田無字之後為幾可據以訂正
今日吾譏晏子嘗猶保而高極者也

樾謹按嘗乃譬字之誤概乃擻字之誤高讀為咎以高為咎猶以咎為卑尚書皐陶謨釋文曰皐本作咎是其例也墨子公孟篇是猶果謂擻者不恭也此即保而咎擻之義保為保體擻者揭衣也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擻鄭注擻揭衣也擻誠不恭保則更甚故曰譬猶保而咎擻者也

當此之時民無飢

樾謹按飢下常有者字如今本則文義不足說苑收理篇正作民無飢者

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

樾謹按不周當為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為專也

疑古本段豈懣之豈為由其形與古文周字作𠄎者

相近因誤為周耳

敬見不問其道外篇不合經術者

樾謹按敬字當作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

作苟是苟與亟通苟見猶云亟見孟子萬章篇穆公

子七

重

亟見於子思與此同義亟見而不問其道仲尼所以

行也苟字經傳罕見淺人遂加支作敬耳

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

孫氏星衍音義曰一本道作單非王氏引之曰作單

者是也單讀為瘡爾雅瘡病也字或作瘡大雅板篇

毛傳曰瘡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

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為政則世必敗以之為教則事

必病也

樾謹按王說是矣惟從別本作單而訓為病事之教

似近不詞道乃退字之誤說文辵部退教也周書曰

我興受其退退事者數事也今微子篇作我興受其敗經傳遂無退字淺人不知其義見上句有路字因妄改為道字耳

公曰合色寡人也

樾謹按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

曰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色上並無合字合疑否

字之誤否字自為一句說文一都否相與語唾而不

受也從一否聲公曰否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

耳

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

子七

重

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

樾謹按孫刻本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彼為破其實

非也彼黃布者言彼其所捐之布乃黃布也若作破

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矣烝棗上亦當有彼字

蒙上而省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樾謹按此下各本均闕孫刻本據太平御覽增而王

氏讀書雜誌謂雜取諸書補入不足為據因詳錄元

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人事部所引補之洵較孫

刻為備矣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非其全者王氏不錄說苑何也故備錄于左補王氏徵引所未及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子七

章

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眾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諸子平議卷七

諸子平議卷八

德清俞樾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一章
樾謹按常與尚古通史記衛綰傳劔尚盛漢書尚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為安賈子宗首篇尚作常竝其證也尚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為上道名可名不足為上名即上德不德之旨也河上公以上篇為道經下篇為德經道經首云道可道非尚道德經首云上德不德其旨一也

子八

十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樾謹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與今本異者數百事此文作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荆公竝於無字有字絕句亦當從之常字依上文讀作尚言尚無者欲觀其微也尚有者欲觀其歸也下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正承有無二義而言若以無欲有欲連讀既有欲矣豈得謂之玄乎
萬物作焉而不辭 二章

樾謹按不辭當就聖人說不當就萬物說方與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一律河上公注謂不辭謝而逆上非
也不辭猶不言卽上文所謂行不言之教者唐傅奕
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畢氏沅謂辭始同聲以此致
異奕義爲長然三十四章云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
與此章文義相近恐未可舍古本而從傳本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四章

樾謹按說文皿部盅器虛也老子曰道虛而用之盅
訓虛與盈正相對作沖者段字也河上公訓沖爲中
失之第四十五章大盈若沖沖亦當作盅又按或不
盈唐景龍碑作久不盈久而不盈所以爲盅殊勝今

于八

本河上公注曰或常也訓或爲常古無此義疑河上
本正作久也

解其紛

樾謹按釋文河上公本紛作芬然芬字無義此句亦
見五十六章河上公於此注云紛結恨也當念道無
爲以解釋於彼注云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爲以解
釋之注義大略相同則河上本芬字當讀爲忿若以
本字讀之則注中結恨之義不可解此章紛結恨也
俗刻又譌爲結根而義益晦賴此文兩見注又相同
尙可訂正耳王弼本五十六章作解其分注云除爭

原也則亦讀爲忿矣顧歎本正作忿乃其本字芬紛
竝段字耳

谷神不死六章

樾謹按釋文河上本谷作浴云浴養也然浴字實無
養義河上本浴字當讀爲穀詩小弁篇蓼莪篇四月
篇竝云民莫不穀毛傳竝云穀養也穀亦通作谷爾
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詩正義引孫炎曰谷之言穀
穀生也生亦養也王弼所據本作谷者穀之段字河
上古本作浴者谷之異文王弼不達古文段借之義
而有中央無之說斯魏晉之清談非老氏之本旨

于八

抱一能無離乎十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無乎字唐景龍碑亦無乎字然淮
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
至柔能如嬰兒乎則古本固有乎字又按能如嬰兒
句河上公及王弼本均無如字於文義未足惟傳奕
有如字與古本合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離乎明白四達能
無爲乎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
爲離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竝勝當從之愛民治國

能無為即孔子無為而治之旨明白四達能無知即知白守黑之義也王弼本誤倒之河上公本兩句并作無知則詞複矣天門開闔能無雌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諸句而誤王弼注云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是王弼本正作能為雌也河上公注云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是亦不作無雌故知無字乃傳寫之誤當據景龍本訂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十二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云爽亡也王弼注云爽差失也然未得爽字之義呂氏春秋尊師篇曰且天生人也而

子八

四

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以口爽與耳聾目盲並舉正與老子此章同列子仲尼篇曰目將眇者先睹秋豪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然則爽者口病之名故莊子天地篇云五味濁口使口厲爽淮南子精神篇云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疑古語然也新序雜事篇引呂子爽作暗可知口爽猶口暗正與聾盲一律矣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十三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何謂寵辱辱為下注曰辱為下賤疑兩本均有奪誤當云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河上公作注時上句未奪亦必有注當與辱為下賤對文成義傳寫者失上句遂并注失之陳景元李道純本均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可據以訂諸本之誤
古之善為士者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謂得道之君也則善為士者當作善為上者故以得道之君釋之上與士形似而誤耳

子八

五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樾謹按蔽乃蔽之段字唐景龍碑作弊亦蔽之段字永樂大典正作蔽不新成三字景龍碑作復成二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故能弊而不新成則古本如此但今本無而字於文義似未足耳
如春登臺二十章
樾謹按如春登臺與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本作如登春臺非是然其注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是亦未嘗以春臺連文其

所據本亦必作春登臺今傳寫誤倒耳文選開居賦
注引此已誤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樾謹按似當讀為以古以似通用易明夷彖傳文王
以之釋文曰以荀向本作似詩旄丘篇必有以也儀
禮特牲饋食禮篇注引作必有似也竝其證也而我
獨頑以鄙六字為句頑以鄙猶言頑而鄙也故傳弼
本作我獨頑且固可證河上公於頑字絕句之非王
注曰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疑王本亦與
傳本同矣

子八

本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
中有物 二十一章

樾謹按惚兮恍兮二句當在恍兮惚兮二句之下蓋
承上惟恍惟惚之文故先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與
上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四句為韻下文惚兮恍兮其
中有象乃始變韻也王弼注曰萬物以始以成而不
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注文當是全舉經文而奪其中有物四字爰據此可
知王氏所見本經文猶未倒也
以閱眾甫

樾謹按甫與父通眾甫者眾父也四十二章我將以
為教父河上公注曰父始也而此注亦曰甫始也然
則眾甫即眾父矣一章曰有名萬物之母二十五章
曰可以為天下母眾父者猶云萬物母天下母也莊
子天地篇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二十三章

樾謹按下道者二字衍文也本作從事於道者同於
道其下德者失者蒙上從事之文而省猶云從事於
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同於
失

子八

七

失也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可證古本不變道者二字王弼注曰故從事於道者
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絲絲若存而物得其真於道
同體故曰同於道是王氏所據本正作故從事於道
者同於道爰以河上公注觀之則二字之衍久矣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二十四章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使此自矜伐之人
在治國之道是河上本作在道王弼注曰其唯於道
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則當作其於道也
方與注合今弼本作在道河上本作於道由傳寫互

誤兩失其真矣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二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輕則失臣注云王者輕淫則失其臣竊謂兩本均誤永樂大典作輕則失根當從之蓋此章首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終之曰輕則失根重則失君言不重則無根不靜則無君也王弼所據作失本者本與根一義耳而彌不曉其義以失本為喪身則曲為之說矣至河上公作失臣殆因下句矢君之文而臆改耳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二十八章

子八

本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是其本作聖人用之至王弼注曰聖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則當作聖人因之方與注合今作用者後人據河上本改之耳

或挫或隳

樾謹按挫河上本作載注曰載安也隳危也是載與隳相對為文與上句或強或贏一律而王弼本乃作挫則與隳不分二義矣疑挫乃在字之誤在篆文作杜故誤為挫也或在或隳即或載或隳載從戔聲在從才聲而或亦從戔聲州輔碑載貫不濡是也其聲

既同故得通用矣

以道佐人主者 三十章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以道作人主者乃古本也河上公注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則河上公本亦是作字若曰以道佐人主則是人臣以道輔佐其主何言人主以道自輔佐乎因作佐二字相借又涉注文輔佐字而誤耳王弼所據本已為佐字故注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後人以王本改河上公本而河上注義晦矣

善有果而已

子八

九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善者果而已當從之王注曰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是其所據本亦作善者故以善用師者釋之今作善有以形近而誤

不敢以取強

樾謹按敢字衍文河上公注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注中不以二字即本經文其果敢字乃釋上文果字之義非此文有果字也今作不敢以取強即涉河上注而衍王注曰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亦不以二字連文可證經文敢字之衍唐景龍碑正作不

以取強當據以訂正

果而勿強

樾謹按傳奕本作是果而勿強當從之上文云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又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皆言其果不言其強故總之曰是果而不強正與上文果而已不以取強相應讀者誤謂此句與果而勿矜諸句一律遂妄刪是字耳唐景龍碑亦有是字當據增

道常無名 三十二章

樾謹按常與尙通說見首章道尙無名者言以無名

子八

十

為貴也河上注王注並非三十七章道常無為義同

知止可以不殆

樾謹按唐景龍碑無可以二字是也王注曰知止所以不殆也蓋加所以字以足句而寫者誤人正文故今河上公本作知之所以不殆此作可以者又所以之誤矣

衣養萬物而不為主 三十四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愛養此作衣養者古字通也蓋衣字古音與隱同故白虎通衣裳篇曰衣者隱也以聲為訓也而愛古音亦與隱同故詩烝民篇毛傳訓

愛為隱孝經疏引劉炫曰愛者隱惜而結於內不直

訓惜而必訓隱惜者亦以聲為訓也兩字之音本同故愛養可為衣養傳奕本作衣被則由後人不通古音不達古義率臆妄改耳

是以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三十八章

樾謹按無為與無以為似無所區別下文云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夫無為與為之其義迥異而同言無以為其不可通明矣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蓋古本老子如此今作無以為者涉下上仁句而誤耳傳奕本正作不

子八

十一

下士聞道大笑之 四十一章

樾謹按王氏念孫漢書雜志曰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本皆作大而笑之今按王說是也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與上文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兩句相對傳奕本作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下士聞道而大笑之蓋誤移兩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字則尙可籍以考見也而勤行之是勤而行之之誤然則而大笑之是大而笑之之誤可以隅反矣

建德若偷 四十一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王弼注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然偷匹之訓於古無徵義亦難曉尋王氏所據本偷或作偷邪以韻求之固不燮矣河上公蓋讀偷爲揄說文手部揄引也故解爲若可偷引又因其義未足加使空虛三字以足成之非經旨矣今按建當讀爲健釋名釋言語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是建健音同而義亦得通健德若偷言剛健之德反若偷情也正與上句廣德若不足一律

子八

圭

禍莫大於不知足 四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此句之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據韓非子解老篇則此句當有惟韓子作禍莫大於可欲誤也其上文曰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則本是罪字明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 四十八章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疑河上原注作治天下當以無事後人因經文譌作常因於注文增入常字耳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四十九章

樾謹按爲天下渾其心下河上公本有百姓皆注其耳目七字王弼本當亦有之故注云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是可證其有此句也注有各用聰明四字在爲天下渾其心句下正解百姓皆注其耳目之說而經文奪此句當據河上公本補之

入軍不被甲兵 五十章

樾謹按被河上公本作避據韓非子解老篇云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則甲兵以在己者言自當以作被爲長

子八

圭

兵無所容其刃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宐之用也兵無所容其刃言兵無所用其刃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齋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容與庸通庸爲用故容亦用也

塞其兌 五十二章

樾謹按兌當讀爲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閱來風閱從兌聲閱可設作穴兌亦可設作穴也塞其穴正與閉其門文義一律是謂盜夸 五十三章

越謹按夸字無義韓非子解老篇作盜竽其解曰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盜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蓋古本如此當從之

蜂蠶虺蛇不螫五十五章
越謹按河上公本作毒蟲不螫注云蜂蠶虺蛇不螫是此六字乃河上公注也王弼本亦當作毒蟲不螫後人誤以河上注辱人之猛獸不據

子入

古

越謹按據當作虞說文豕部虞鬪相瓦不解也从豕虎豕虎之鬪不相捨一曰虎兩足舉焚則於猛獸言不虞正與於毒蟲言不螫同今作據者段字耳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五十五章
越謹按全字之義未詳王注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說殊未安河上公本全作峻而其注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是以陰字釋峻字玉篇肉部股赤子陰也峻即股也疑王氏所據本作全者乃全字之誤全者陰之本字蓋陰陽二字作全易其從自者陽則山南水

北陰則山北水南故以地言非全易之本義也老子古本蓋從古文作全而隸書或作全武梁祠堂畫象陰字左旁作全是也全字闕壞止存上半則與全字相似因誤為全矣是故作全者老子之原文作全者全之誤字作峻者其別本也王氏據誤本作注不能訂正遂使老子原文不可復見惜之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越謹按此下本有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後人因已見於五十二章而刪去之耳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子入

五

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是古本有此二句之明證且用其光復歸其明正見物不可終壯之意故下文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今脫此二句則與下文之意不屬矣文子下德篇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元同用其光復歸其明亦有下二句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五十七章
越謹按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發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

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為章末結句是其例矣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為一章今誤合之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五十九章

樾謹按困學紀聞卷十引此文兩服字皆作復且引司馬公朱文公說竝云不遠而復又曰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為復今按韓非子解老篇曰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然則古本自是服字王說非

子人

未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六十一章

樾謹按古以字與而字通周易同人象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昭十一年左傳曰桀克有緒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孟子告子篇曰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竝以而互用是其義同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猶曰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

句文義無別疑有奪誤當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蓋即承上文而申言之一句作以一句作而以而互用正與前所引諸文一律因下文有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句兩大國字適相連屬古人遇重文每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此文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古本兩大國字不重書止作大二國二後人傳寫奪之因以大國字屬下句而以或不而取四字為句并上句小國字亦刪去之使兩句一律而其誼不可曉矣

子人

未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六十二章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人間篇引此文竝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下美字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樾謹按唐景龍碑及傅奕本竝作求以得正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當從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九字為句乃設為問辭以曉人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言人能修道則所求者可以得有罪者可以免也不曰字邪字相應猶言豈不以此邪謙不敢質言也

不云故為天下貴則自問還自答也河上公本不曰
誤作不日因曲為之說曰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
於身失其義矣
報怨以德 六十三章

越謹按論語子路篇以德報怨朱文公集注曰或人
所稱今見老氏書然老氏之意實不如此第三十六
章云將欲翁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疆之將欲
廢之必故興之第四十二章云故物或損之而益或
益之而損此云報怨以德其旨一也下文言圖難於
易為大於細夫圖難於易善於圖難者也為大於細

子八

末

善於為大者也然則報怨以德正深於報怨矣第七
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之說大抵如此
朱文公引以證論語或人所稱失老子本旨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六十四章

越謹按韓子解老篇作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
長事器異文或相傳之本異或彼涉上文事無不事
句而誤皆不可知至故能下有為字則當從之蓋成
器二字相連為文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杜注曰成國大國昭五年傳皆成縣也成縣亦
謂大縣然則成器者大器也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爾雅釋詁神重也神器為重器成器為大器
二者竝以天下言質言之則止是不敢為天下先故
能為天下長耳乃上言天不而下變文言成器古人
自有此例史記伯夷傳伯夷一齊雖賢得夫子而名
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淵所附本是
夫子因上句言夫子故下句變文言驥尾顧氏炎武
謂是同避段借之法是也自宋以來儒者不以修辭
為事莫窺斯秘矣
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八章

子八

末

句注云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三字為句注云
是乃古之極要道也然此章每句有韵前四句以武
怒與下為韵後三句以德力極為韵若以是謂配天
為句則不韵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謂配天之極六字
為句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
力其衍古字者古即天也周書周祝篇曰天為古尚
書堯典篇曰若稽古帝堯鄭注曰古天也是古與天
同義此經配天之極作本或有作配古之極者後人
傳寫誤合之耳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六十九章

樾謹按哀字無義疑襄字之誤史記梁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哀王立據竹書紀年無哀王顧氏日知錄謂哀襄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又按秦哀公陳哀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作襄公是二字之相混久矣襄者讓之假字周官保氏職鄭注襄尺釋文曰襄音讓本作讓是古襄讓通用上文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敢進寸而退尺卽所謂讓也故曰抗兵相加讓者勝矣亦卽七十三章不爭而善勝之意因段襄爲讓又誤襄爲哀故學者失其解耳

子入

幸

樾謹按上文已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則文複矣韓非子喻老篇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當從之蓋上言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無病兩意相承不病者不以爲病也韓非所謂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也韓非所謂越王之能病矣此越王所以霸武王所以王也

常有司殺者殺 第七十四章

樾謹按常當作尙與第一章非常道非常名諸常字同尙者上也上有司殺者謂天也河上公注曰司殺

首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是正作上字解
木強則兵 七十六章

樾謹按木強則兵於義難通河上公本作木強則其更無義矣老子原文本作木強則折因折字闕壞止存右旁之斤又涉上句兵強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其字則又兵字之誤也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卽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

子入

幸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七十章
樾謹按賢下當有乎字其不欲見賢乎文義方足乎者語之餘古人多不著於文字而使讀者自得之尙書西伯伐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亦有乎字而經文無有卽其例矣

無德司徹

樾謹按古字徹與徹通二十七章善行無徹迹釋文作徹引梁注曰徹應車邊今作丌者古字少也然則此文徹字亦與彼同矣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言有德之君但執左契合符信而已無德之君則皇皇然司察其徹迹也河上公解善行無徹迹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徹迹此卽可說無德司徹之義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八十章

機謹按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曰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然則什伯之器猶言什物矣其兼言伯者古制法以百人為伯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其證也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禮記祭義篇曰甸旅什伍彼言什伍此言什伯所稱有大小而無異義徐錯說文繫傳於人部伯下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用器謂兵革之屬得其解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兩

子八

圭

句一律下文云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舟輿句蒙重外不遠徙而言甲兵句蒙什伯之器不用而言文義甚明河上公本什伯下誤衍人字遂以使有什伯四字為句失之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第八十一章

機謹按此當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與下文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文法一律河上公於信者不美注云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是可證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於美言不信注云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疑

此注為後人增益其原文云美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自經文誤作美言不信後人因改注文美者為滋美之言者不詞甚矣

諸子平議卷八

子八

圭

諸子平議卷九

德清俞樾

墨子一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懃謹按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氏沅校注曰抑安也猶曰安其大醜於文義未得

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

十九

懃謹按內當作納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納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人不字說曰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殊失其旨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

懃謹按王氏念孫斷焉字下屬為句謂焉猶乃也其說是也支苟二字畢云疑誤今按支苟乃憤懣二字之假音說文未部攴攴也徐鍇曰憤懣不伸之意然則積懣者諮諮殆謂在下位者或為上所凌壓而不得伸亦必諮諮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

必有諮諮之下是也

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

懃謹按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雉此其鉅鉅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四喻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𠄎近字古文作𠄎篆書作𠄎兩形相似而誤禮記大學篇舉而不能先乃近字之誤與下退而不能遠相對成文說詳羣經平議可以與此互證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懃謹按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當為人己之已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

十九

取同已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已謂與己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為之說非是

是故谿陔者速涸逝淺者速竭

懃謹按逝當讀為澁古字通也詩有杖之杜篇噬肯適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澁猶逝之通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唯澁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澁杜預王逸注並曰澁水涯澁淺與谿陔

荆文因段逝為滌其義遂晦王氏引之謂逝當作遊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泥其形矣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併身

懃謹按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即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

子九

三

義同或它本自有作君子者而馬氏誤移作首句傳寫者乙正之仍從古本作士雖有學而篇首君子二字失於刪去耳

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懃謹按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閭無務博聞上句竝無者字是其證

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懃謹按徧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焉于三豆今文辯皆

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所染

懃謹按畢云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為卻晉有卻氏然晉有卻氏未聞有卻偃也王氏念孫曰高當作壘即城郭之郭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今按王說得之矣然必謂高是壘之誤則猶求之形而未求之聲也高與郭一聲之轉耳故從高得聲之字玉篇稿音口角切韻音口卓切齋音胡角切然則高亦可讀如郭矣詩絲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郭偃之為高偃猶郭門之為皋門也

子九

四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法儀

懃謹按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竝無五者

賊其人多故天禍之

懃謹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天福之相對

仕者待祿游者變反七患

懃謹按王氏念孫謂待當為持憂反當為愛交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按王說是矣然以憂為

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是言持祿
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
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
祿以持養之召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
竝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
此文既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
蓋本作恙交恙即養之段字古同聲而通用莊子至
樂篇若果養乎子果歡乎養當讀為恙爾雅釋詁恙
憂也故與歡為對文也此云仕者持祿游者恙交恙
當讀為養後人不達段借之旨引爾雅恙憂也之訓

子九

五

以釋之遂有改其字作憂者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
矣

所言不忠所忠不信

越謹按言乃信字之誤

二穀不收謂之旱

越謹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為一穀不收之名疑旱乃
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罕饑也
罕也皆稀少之謂饑猶饑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
作一穀不升謂之嗛嗛猶歉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
罕其義正一律矣

為者疾食者眾則歲無豐

越謹按疾當為寡為之者寡食之者眾則雖有豐年
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為者疾則不可通矣
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
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越謹按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
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
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
此文當作食也

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

辭通

子九

六

越謹按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

此非云益煖之情也

越謹按情猶實也煖之情猶言煖之實云益者有益
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煖之情猶曰此非
有益煖之實上文曰冬則輕煖夏則輕清而此獨言
煖者衣固以煖為主耳

冬則凍冰夏則飾饗

越謹按畢解飾字曰若覆食之幕然凍冰二字一義
飾饗二字亦必一義不當如畢氏說也飾疑饗字之
誤論語曰食饗而餽冬則凍冰夏則餽饗兩句文義

正一律錫字右旁之易隸書或止作弓而飾字隸書或以飭爲之兩形相近故誤耳

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三辯

樾謹按非字衍文

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第期爲茅茨然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

子九

七

宮室言也下文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今作茅茨則真無樂矣疑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

以勞殿賞

樾謹按畢云殿讀如奔而殿此殆非也論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轉文選江賦注曰殿與定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澁之與淀也詩采芣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卽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通禮記檀弓篇

主人既祖填池鄭注填池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土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而義同

舉公義辟私怨

樾謹按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惟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爲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

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子九

樾謹按畢云下疑脫一字非也施當讀爲揚尙書盤庚篇不揚于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于一人也是敬懼而施卽敬懼而揚交義已足非有闕文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 尙賢中

樾謹按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

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

樾謹按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日字為有字之誤非也日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即既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日之云疑本書皆用日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日耳

于九

九

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爾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樾謹按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尚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

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夫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

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

樾謹按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替隔句為韻中二句承嘯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友於常陽

于九

十

尚賢下

樾謹按友字之義不可曉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段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為主故止作反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

昔者伊尹為莘氏女師僕

樾謹按師當為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 尚同上

樾謹按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

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舊猶未去也

懋謹按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亦與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尙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一律可證

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懋謹按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

子九

士

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運役卽連收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尙同中

懋謹按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

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

篇靡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磨字皆磨字之誤磨卽歷之段字也說本王氏念孫此歷字誤作靡被磨字誤作磨古書之晦久矣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

懋謹按此本作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今作不避者篆文相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而辟天鬼之所憎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

懋謹按畢以幾字屬下竊獄不敢不中讀解曰幾讀

子九

士

如關市譏然關市與竊訟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爲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日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并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

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

懋謹按之衍字

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尙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懋謹按畢云而讀與能同又據文選東京賦注引此

文作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尙同是故上下通情因增入審字故字王氏念孫謂此本注是故上下請通請即情字墨子書多以請為情今仁情請為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誤入正文又衍為字耳文選注作通情者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今按其說皆是也惟以為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為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尙同為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為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為正長一句

子九

古

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為政者也然則為正長以人言為政以事言明為正長者當以尙同為政也若作尙同以為正長即失其義矣下篇云聖王皆以尙同為政故天下洽亦其證也選注刪此句畢氏王氏說亦未及故具說之

助之動作者眾即舉其事速成矣

樾謹按此本作即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即其即則古通用也今作即舉其事誤
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

樾謹按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為情中請即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為情故誤刪中字耳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中實亦即中情也
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樾謹按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為政二字當據下篇補

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尙同下

樾謹按賞下當有罰字義見上文而不可當作不可

子九

古

而猶言不可以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

樾謹按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為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為政之說乎

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尙同於天子

樾謹按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並無下義字是其證也畢校已及之矣上下文竝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猗嗟箴舞則選兮

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慨然齊等撰與選通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尙同於天

懃謹按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義見上下文

先之譽令聞先人發之

懃謹按畢校云先之二字一本作光當從之光廣古

通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

臣自愛不自愛君兼愛上

子九

五

懃謹按下自字衍文也上文子自愛不愛父弟自愛

不愛兄皆無下自字

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

懃謹按兩人字下竝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

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

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

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

身尙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

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兼愛中

懃謹按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

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柔柔篇逝

不以濯尙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卽其證也言國與國

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

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

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

此同義

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懃謹按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乃反言以

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

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

子九

末

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

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

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

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復沓矣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

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

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

之難物於故也

懃謹按君臣相愛至富不侮貧四十字本在上文人

與人相愛則不相賊之下然而今天下之士子墨子

言曰十二字當作然而今天下之君子曰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天下之難物於故也何亦難解於故二字當為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其為難物故為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

樾謹按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

子九

七

連獨無兄弟者

樾謹按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鰥或作嫠皆假音然鰥嫠三字聲皆不與連相近畢說非也連當讀為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連枯形于連嶁列峙之門高注曰連嶁猶離嶁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爛漫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連即流離也亦其證也

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兼愛下

樾謹按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

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為對文可證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必將無可焉

樾謹按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必將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

子九

天

樾謹按侍當為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為侍非是非命下篇下以待養百姓待亦當作持

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

樾謹按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

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為吾身

樾謹按為吾身上當有若字上文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是其證

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

樾謹按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

故約食爲其難爲也

樾謹按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甚難爲卽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其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

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非攻中

樾謹按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

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子九

九

樾謹按教下疑脫士子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非攻下

樾謹按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

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

樾謹按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

率不利和

樾謹按率讀爲將率之率利卽和字之誤而衍者糧食不繼係食飲之時

樾謹按之時當作不時王氏念孫已訂正矣際字王云未詳今按際卽際字張遷碑騰正之際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本作糧食不際不際卽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

子九

九

同後人不達係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繼際耳

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

樾謹按動乃重字之誤中篇曰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是其證

天不序其德

樾謹按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下文曰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序亦享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九

子九

主

諸子平議卷十

德清俞樾

墨子二

辛組不加者去之 節用上

樾謹按辛組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為黠鮮且者鮮黠也說文蕭部黠合五采鮮色從蕭盧聲詩曰衣裳黠黠鮮色謂之黠故合而言之曰鮮黠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黠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為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

子十

一

黠從盧聲盧從且聲故黠得以且為之如籀文遯小篆作退或作徂而詩溱洧篇士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即以且為之是其例矣
凡其為此物也無加用而為者

樾謹按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為者此脫不字

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

樾謹按利當作制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上當作止止當作上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文義甚明兩字互易不可通矣畢氏但訂止字未訂正上

字故為補訂之

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

節葬下

樾謹按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

之云云共六十四字畢氏謂與下文複故刪之今按

畢說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

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與此為對文可證

也然兩文均有錯誤此當云仁者將求興天下之利

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下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

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也文義方明其下云且

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

字十

十一

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正承此兩文而言又按且故

二字文義不順蓋終身勿為下舊有也字且即也字

之誤

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

樾謹按車乃庫字之誤北乃比字之誤漢書王尊傳

師古注曰比周也比乎身猶言周乎身

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

樾謹按蚤朝下版宴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

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宴退二字文義未完尚賢中

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尚賢篇

與夜寢夙興蚤出莫人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

詳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

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

樾謹按細字無義蓋即上句維字之誤而衍者維本

作紐因誤為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賦玉

篇貝部賦作郎切藏也是埋賦即埋藏也賦賦相似

因而致誤耳賦字雖說文所無然藏字亦說文所無

且從艸無義不如從貝之為勝玉篇收賦字而訓為

藏或轉為古字古義乎

字十

三

樾謹按扶字義不可通扶乃扶字之誤廣雅釋詁扶

穿也扶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宀部突穿也

又曰窆深扶也義並與扶相近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

喪之三年

樾謹按王氏念孫曰者五當為五者謂君父母妻與

後子也然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此不當

總數為五五疑二字之誤

內續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樾謹按內續奚吾四字不可解疑當為內續奚后皆

字之誤也矣后即誤詬之段音說文言部誤恥也重
文誤曰誤或從莫又曰詬誤詬恥也重文詢曰詬或
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誤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
傳作莫詬莫即誤之省墨子作矣后矣即誤之省后
即詬之省古文以釋為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誤詬
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
故茲為汙暴而不可勝禁也

無封

樾謹按畢注云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然上
云既訖畢云泚當為犯窆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

子十

四

無窆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
無窆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
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為墳無封言不為墳也檀弓
曰古也墓而不墳

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樾謹按義猶善也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瘳

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

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

樾謹按渠舊作乘畢據列子改今按史記秦本紀厲
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即此國也

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天志

樾謹按畢改兩曰字皆作口然上曰字實不誤且語
有之曰蓋述古語也言字即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曰
字當從畢改作口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
字亦為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
將惡逃避之晏者清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
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
子繆稱篇暉目知晏陰蟄知雨竝其證也此謂人苟
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逃避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

子十

五

親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
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逃避起下文
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
暮途遠是但知晏晚之義而忘天清之本訓定於墨
子之意不得矣

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樾謹按下之字當在知字下畢校已及上之字當在
夫字上屬上為句本云天子為政於三君諸侯士庶
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
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為政與天子為政相對不

當作天之爲政也畢校未及故具說之

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 天志中

樾謹按三善字皆言字之誤隸書善字或作善張遷碑有張良善用籌策靈臺碑君子善之孫叔敖碑去不善如絕紂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政也竝無

六

六

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

樾謹按臣國當爲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邀遂萬物以利之

樾謹按邀遂二字義不可通邀當爲邀疑本作邀或作邀傳寫誤合之爲邀邀而邀又誤爲遂耳邀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地是交邀古通川也邀萬物以利之即交萬物以利

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兼愛中篇曰以

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又曰況兼相愛交相利與

此異矣又曰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

利下篇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

親行之非命上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然則

愛言兼利言交固本書之通義矣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謂也

樾謹按非上脫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

天之所爲也謂當作爲古字通川下文正作爲

七

七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樾謹按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

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

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厚本從后聲故聲近而

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

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

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

之厚也竝可爲證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 天志下

樾謹按極戒即儆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

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為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為敬故亦為傲矣亟又與苟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即從苟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亟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傲相近

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

樾謹按此上脫誰為貴天為貴六字中篇曰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是其證

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

樾謹按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

子十

正作天賊

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樾謹按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並有知字而衍氏當讀為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為氏儀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為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即今是也今是即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

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寬者下當有闕文蓋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作轉語今無他據不敢臆補

比列其舟車之卒

樾謹按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即比列王氏念孫說

而況有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

樾謹按担字無義當為衍文蓋即垣字之誤而復者

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豕彘竊人之牛馬一

子十

九

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為文也下文踰人之墻垣担

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担字又下文此為踰人之墻垣

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担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

謂其脫担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

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

與角人之府車

樾謹按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內角隸書

作角兩形相似而誤

於先生之書大夏之道之然

樾謹按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六字通荀子榮辱篇曰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
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
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

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

明鬼下

樾謹按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
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
徑二字疑爲衍文

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
樾謹按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可以不
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

子十

十

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卽涉下文而行明
察此字卽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
故知此文無明字也

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
合諸侯而由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

樾謹按必使吾君知之絕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
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韋
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
可爲證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
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

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
攻篇東有甫草篤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
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卽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
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
御覽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

殊子杖揖出

樾謹按下文殊子舉揖而橐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
木作殊子揖杖出下文本作殊子舉杖而橐之尙書
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挾也此揖
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爲杖揖後人遂改下文之舉

子十

十

杖爲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橐之猶定二年左傳云
奪之杖以敵之橐卽敵之段音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情速也

樾謹按畢云品當爲盟下請字當爲情王氏引之云
上請字當爲請下請字卽情字墨子書通以請爲情
不煩改字今按二說皆是也惟先字之義尙不可曉
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
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卽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
夫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
形相似而誤

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

樾謹按董字無義疑董字之誤董借為謹言不可以

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豎水土以待乎天董尹知章

注曰董誠也訓董為誠即讀董為董也說文董古文

作董形與董相似故誤

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

樾謹按葆土無義土疑玉字之誤葆玉即寶玉也史

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即其例也

古之伐國者或取其田野或浮其寶玉故禹自言予

非爾田野寶玉之欲也

子十

圭

湯乘大贊

樾謹按畢云贊疑輦字實非也湯乘大贊即書序所

謂升自陲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陲出其不意是也呂

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閒

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即

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

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陲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

亦必以地言但不能知其在耳

自夫費之特注之汗壑而棄之也

樾謹按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

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

合驩聚眾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

注之汗壑而棄之也當據補

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

樾謹按弟兄當作兄如義見上文

仁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非樂上

樾謹按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為事者見兼愛

中篇

非直培潦水拆壤垣而為之也

樾謹按畢氏改垣為垣是也壤疑壞字之誤培者說

子十

圭

文手部云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為培拆者說文广

部云斥卻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隸變

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培取之毀壞之垣而

拆卸之不足為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為樂器豈直如

此哉故曰非直培潦水拆壤垣而為之也王氏念孫

以此二語為未詳故具說之

意舍此

樾謹按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

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

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

子部 雜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

益於飢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正墨子文法之妙王氏念孫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即我未必然也

樾謹按我下脫以為二字當據上文補

明不轉朴

樾謹按此句義不可曉下文作冒之轉朴更為無義疑眉字乃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朴亦以形似故誤朴者變之段字尚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即其例

子十

西

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昔者齊康公興樂萬

樾謹按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欽也尚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皆興揚雄勸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喜一聲之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即本篇非樂之樂萬謂萬舞也

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

樾謹按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為而廢大人

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銘莧馨以力

樾謹按畢云野于疑作于野實非也此本以啟乃淫溢康樂為句野于飲食為句野于飲食即下文所謂渝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正尚將將銘莧馨以力疑有脫文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為韻畢失其讀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百姓之諱也非命上

子十

五

樾謹按諱讀為悻說文心高悻憂也猶曰百姓之憂也故下文曰說百姓之諱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畢引爾雅諱告也釋之非是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樾謹按則上脫移字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善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念孫謂則即利字之誤而衍者非

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

樾謹按則上吾字豈上利字並衍文

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

樾謹按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為衍文說詳下

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樾謹按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為衍文蓋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

子十

七

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即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居然可見矣

今故先生對之曰 非命中

樾謹按此子墨子託為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為王非是

是故國為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 烏 樾謹按必不能曰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

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

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非命下

樾謹按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

樾謹按下文又云武王為大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二字畢云未詳竊疑是大子發之誤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為一如石鼓文小魚作魚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字是也此文大子字或合書作合其下闕壞則似合字因誤為去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天子

子十

七

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篇以天子發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為太子發以別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

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

樾謹按尚當讀為上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貴若信有命而致行之

樾謹按黃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似如也本書屢見

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非備下

樾謹按親伯父宗兄句文義未明王氏念孫謂親伯父宗兄親當為視其說是也王氏引之謂而讀為如亦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為可據今按視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即庶子乃取卑小之義信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廣雅釋詁稗小也方言曰

子十

太

稊小者謂之稊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於是稊海環之索隱曰稊海小海也漢書衛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裨王裨將一律矣

秉轡授綬如抑履親

樾謹按抑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篇以御其溝池王氏引之謂御當為抑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互證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

樾謹按此本作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服上古字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亦當作必古言古服脫下古字

巧垂作舟

樾謹按巧垂當作功垂字之誤也周官肆師職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垂即工垂也莊子法篋篇僮工倮之指釋文曰倮音垂堯時巧者也堯典咨垂女共工是稱工垂者工其官垂其名

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

樾謹按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

子十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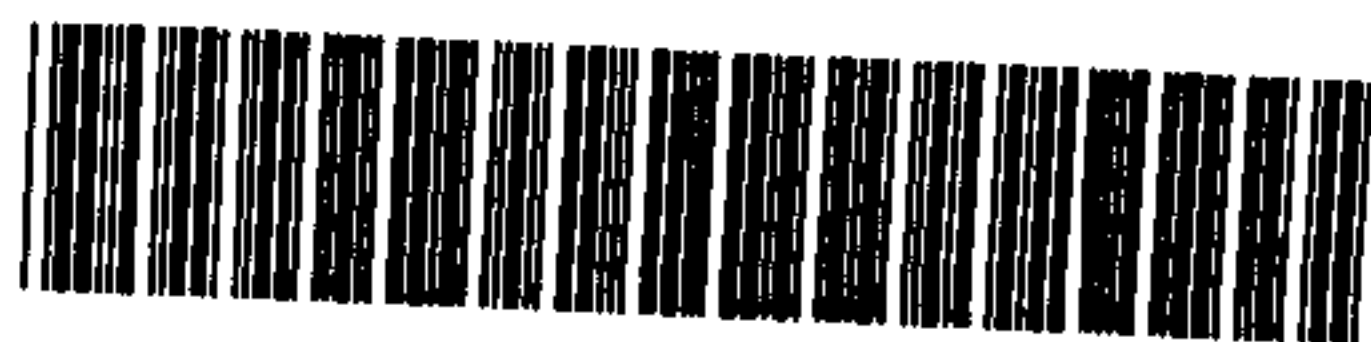
為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

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

樾謹按豫猶儲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為司寇魯之鸞牛馬者不豫買家語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則鸞牛馬者不儲買是豫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蓄其力也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失其義并失其讀

雖恐後言

樾謹按雖當作唯古字通也上文有見利二字蓋言



ZW 21101000819321

211215
15601511

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已亦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務與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

樾謹按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

致行下必於上

子十

辛

樾謹按此本作教行於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為文教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

深慮同謀以奉賊

樾謹按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對為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

其道不可以期世

樾謹按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示字之誤古文其字作示見集韻示誤為示因誤為期矣

襲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苟為說文自急救之苟而非苟且之苟謂曩以生為急今以義為急也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為苟生為苟義不言以生為急以義為急也此字仍當為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而止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並有賓為苟敬之文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為苟生為苟義正與為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臆改也淮南子

子十

圭

繆稱篇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

諸子平議卷十